寶菴集八卷

〔明〕顧紹芳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寶庵集八卷》提要

刻顧先生詩集敘

初先生讀書中秘
天子時時垂顧而四表使者至必問
先生名中外士大夫莫不以先生
為嵩矣業進 宮寮騷騷嚮用
而一旦以脩文地下去海內無不
為先生冤之先生既已死人亦可以
乃思見其言而不傳于先生為門
下士者乃至詩若干首付之剞劂
嗟嗟先生腹中如彼所貫穿駕
萬斛之舟珠玉犀貝何所不受
偃偃先生為文必且踔厲鯤鯨氣
容易接緒矣口為自鼻之語尹之
訓誥之謨說之命思與之雅歌之天

球河圖並垂萬祀乃屈於經筵
僅僅從囊臭中掇其飣餖之餘
以傳于世亦已然矣不佞每于風
清月白之时坐胡床擊唾壺高
歌一闋未嘗不悦悦淋漓泣下
亦因念　明之詩人豈直數十百
書既至中錚錚冡有名者如何
仲默徐昌穀宗子相梁公實必不
遠中壽以死豈詩固能化人耶
然二三君子之集自在至今學人
宗之是故吉于辭不於科第先
生之所以不朽者盖不在是矣
門人西晉趙標頓首譔
後學錢甫謹書

寶菴集目録

卷之一

卷之二

七言古詩二十三首

卷之三

七言古詩二十三首

卷之四

五言律詩八十四首

卷之五

五言律詩四十五首

游靈巖寺

卷之六

七言律詩七十一首

秋日山亭喜伯中見過

賦得玉河春水

得和甫書云讀書虎丘

九日張睿甫史應之萬仁甫同登總持

閣

張史萬三子約遊燈市阻雪不遂率爾

述懷

漕子運要過張常侍山莊三首

送陳卜野之新昌

不得伯任問怪之

送傅司訓之越

今年

寒夜集周光祿分得元字

病中史應之遺橘走筆爲謝

寄俞仲蔚二首

香山寺二首

寄顧山甫

送徐侍讀使楚二首

諸子遊釣臺

長安秋懷

歲杪過楊公亮招費國聘不至

伯任上計都門畏禁不見悵然賦詩

人日集馬體良

寄懷陳吉水卜野

王伯禎侍御邀飲梁園

山行道中

碧雲寺

送馬水部之南旺

送于進士使蜀南還

贈懷座主伍先生由蕭令擢守順州二

首

寄上谷張中丞二首

李武清園亭看蓮二首

將抵維楊寄李汝培侍御
元夕同孿弟奉家君及諸親故小集
郊遊
過浮佛寺書感
答寄周伯中
答寄馬水部 二首
登錫山
登惠山絶頂望太湖
外舅故孫宅遇顧始餘悵然有作

惠山遊黃顧諸家園亭
雨中度江將登金焦二山
金山
許繼顔園亭看玉蘭花
山中看梅
過外舅山中故居
答陸七丈
喜沈茂仁過訪 二首
小窻緑蕚梅盛開

夏日陳虞部園
姜仲文招集彭城諸勝處
遇蓋卿東昌
送葛大恭仁甫之山東 二首
費國聘甫入都門過訪屬予病中酙酌
小齋遂枉來什因有此贈
張質卿陸敬承費國聘馮用韞集小齋
得秋字
質卿公亮貞復國聘集蓮花菴得魚字

質卿國聘集小齋共賦槐字
韓臣書至怪不得余問賦此爲答 一
九日諸子出郊見約阻弗克赴既以重
陽登高詩相示輙用韻書懐 四首
吳仲文沈少卿集小齋看菊分得笳字
送鄒爾瞻請告南還
湖上
九日石湖讌集唱和詩
送諸進士之南陽教授

目録終

寶菴集卷之一

吳郡顧紹芳寶甫著

賦

孤燈賦

當夫羲和促駕暘景戢曜露凝霜而未飛星含芒以漸照肆目則黮黯而若迷極聽或淜呟以如咷爾乃燧人獻伎祝融效靈沃以馨蘭之膏列以黃金之檠覆以綃縠之羃然以琪華之莖續龍銜於既灰俾幽窔之大明爰有貴介公子

耽妖冶之劇游縱浩奓之至娛曲房隱閒高軒周疏左擁姣女右挾子都趾動流光齒露生姿盤辟巧笑終宵不疲玉漏漸撤猶仰餘煇又有遷臣逐客投湘竄澤猨啼兮腸斷林嘯兮夕惕淹寂寞儔面之太息亦有桀客俠朋豪舉踔厲風流相師吐辭眩日積釀成池振歌舞吹塤篪御翠尊撫琱巵爲歡未央聯翩淋漓悅修炬之爛朗佇扶桑之朝暉又有思媛戍婦神桂紫陌冤馳玄關日昃空擲良夜徒闌握金剪以凜霜

抱孤衾而盤桓睹殘燼之在壁攢哀思而長歎玆物情之詎殊亮憂愉之異觀惟余今之所覿將爲悲兮爲歡始熖熖以炤爛既幢幢而飄颻乍隱乍舒若邇若遼當隙風以披靡近閒林以泬寥於斯時也颼飀啼鴃乎其側塵坌繚繞乎其上月皎皎以奏光鴈嚦嚦而飛響悄焉孤影悽其萬狀爾乃沈酣千代咀嗽百家彤管吐精竹素揚華𥉂不知其枕席游罔借其煙霞於是孤燈亦熠熻吐氣輪囷生花似自余以知已矣

久要而靡他亂曰暌靡旻兮寠無貲徇節俠兮獨無徒褰余賤兮焉所放穆余姣兮焉所思块兮軋兮大化紛以離披乘運順流安余其居余弗知其懌又焉知其悲願優游以卒歲請終身而誦之

五言古詩

夏日山亭述懷

空翠鬱飛閣岧嶤玉山陽軒窻何悠哉巖巒互低昂纖埃絕衡門嘉樹縈曲房靈臺澹無營況

乃山風涼玆辰復何事臥起弄縑緗古人骨雖朽精神宛相望寘心探淳源庶以膏枯腸曠彼有華野鬱此南陽岡龍蛇道自殊舒卷豈有常逝矣纓組懷卒歲以徜徉

紀夢

冐此泉下人一夜一夢之素體被流黃蓁首紛葳蕤明明金釧搖裊裊珠璫垂春山淺螺黛是我畫時眉隨風忽蕩漾宛若平生姿盈盈向我語何悟生若玆結髮事君子百歲良所期上堂

奉姑嫜委曲蒙至慈娟好掌上珍況乃有諸兒一身不自由千秋長別離箧中有羅襦牀上有繡帷前軒桂朱箔四壁列圖彝事事手所置各各經心思奄忽閉泉臺一物不堪隨此物何足論但感事差池君今議娶婦樂哉新相知新知誠云樂斷憶妾曩時款款語未卒涕下不自持哀哉黃泉下永與世相辭君懷亮自堅死者復何爲

陪啓孫外舅及山甫諸君游天池

夙懷玆山美廿載苦嬰縛欣奉屨杖游一副生平約紆迴歷層巖窈窕度窮壑隴阪何青青松陰鬱成幕幽塢模仰盂穹墳象懸槖中有清泠潭灣環巧如鑿上有縹緲峰片片吐蓮萼法侶奏春茗玄房動宵酌雲林乃宿栖幷舉坐況善謔一榻翠微間身世寄寥廓明發便城市回首塵漠漠爲謝山中人更理高秋屩

寄和甫

爲客鮮懽悰寤寐歎今昔我同心人款款日

復夕連株必交柯接羽無分翮人事一以乖緇衣長安陌肆目耿故鄉落月見顏色安得仍與子化爲雙翔翼參差青雲端娛樂無終極

京洛何奕奕從風交轡纓日出理磬折日入倦逢迎攜手視纏綣豈無我友生洵美彼友生不如我弟兄流月佇孤影浮雲鬱長征觴至不願疾沈吟以屏營子爲南浦魚我爲北海萍微波通有時良會終合幷

初理小齋率爾有述

處世不諱貧甕牖固其常廣狹中所含焉繫室
與房達士侈畝宮憂人局八荒念茲忽欣然所
得固難量結廬城北陬湫隘謝廣堂所貴遠市
喧塵慮潛相忘小庭纔盈丈杲杲延日光衆卉
紛布列逢時媚春陽仰眺蒼天高雲物浩縱橫
閉門理縑帙客至復壺觴陸沈苟如此爲樂未
渠央亮哉溟池翼不能笑榆枋

秋日大風

居閒罷行遊窮巷隔連駟塊焉覽時物惻愴歲

華既商秋日馮陵春草萋以頹玄霜緬已深況
乃涼飈厲薄扉激疎櫺卷籜委深砌天吳恣洶
湧噫氣駭漂肆庭樹斂晚榮娛目徇所寄遽訝
柯條披悵無藩牆衛飛埃蕩無垠頹壁支半墜
蓬蓬從何來冥冥復何逝倏忽流雲停萬籟喑
以寐天道信有常喧寂焉所繫乘運一險夷永
言悟茲義

得家書具聞江南水勢間及時事慨焉感

述四百三十字

憶昨歲在丑欃槍西南溢光芒長竟天朝野氣
沮喪聖君儆垂裳八方頗清曠其占當云何吳
越虞漂蕩歲行卯暨辰淫潦積奔放十旦不一
晴千里靡寸暘雖謝商羊妖竟符離畢象吳中
故澤國今者益彌望青山孤蕭條白氣莽滄蕩
人家夜栖木原阜盡行舫二麥爛不收新禾弱
難上老農疲桔槔疆吏困隄防久厭玄雲屯俄
愁黑風颺蟻孔一以潰浩浩復瀼瀼沈陸竈産
蛙排窻水浮盎村路銷炊煙龍蛇鬭溟漲纍纍

溝中瘠往往魚腹葬況乃苛政猛所在吏無狀
椎剝罄膏髓露濫規府藏窮簷迫追呼餓骨供
榜掠胡此太平民道傍泣相向析楊滿我前豆
菽不充吭尚愛須臾生且賣妻孥償親盡身益
孤留生竟安仰緬懷東南區歲賦若無量貫朽
少府錢漕充大農餉惟正誠樂輸豐年理亦當
柰此歲屢凶辛酸徧千況死者已無知生者行
道創東手人不聊根本焉得壯向隅古所嗟竭
澤今豈誑民風殊悲愉國運繫衰王吾 皇濬

英姿一體奇三相寰海跂至仁有司久推廣未宛恩澤攤終然隱憂釀我聞九年水不廢康衢唱窮黎莘收卹釀化欻條暢民爲結肺肝天爲祚靈貺帝閽阻萬里耳目易以障但用水旱聞頗與雷霆抗囁嚅竟不敢緩急疇足杖深慨太史誦竊擬戾人謗吞聲讀鴻書此意但悽愴

張質卿黎陽道中詒詩見懷答寄

端居適不樂躑躅臨前除微風東南來吹墮雲中書我友金閨彥總轡大河墟洪濤浩無垠層

冰結城隅簫鼓鬨道周郡邑負弩趨所遇非舊歡含意未能舒還顧望京邑神往跡莫俱子思日以紆子車日以徂徂者不可留紆者當何如

又

及子昔婉孌會知終別離各負丈夫氣慷慨奚足悲子行未匝月三歎中自疑返顧夙昔歡十駕不得追尋歡歡無端追憂憂更隨吾輩復無情鍾情當在誰大風裂浮雲相失寧自知但勗久要誼合并良有時

詠懷

獻歲春氣發百卉潛以滋豈不慕韶豔感此流光馳枯菀雖再榮逝者寧復追身名孰爲寶伉慨有餘悲

南國有佳人容華世無匹出身事君子所慕在貞吉婉孌結素心抑首避私暱秋風彫春茗陰景代白日華色久易故但存昭昭質君心洞如鑒恐不照一室古來金石交何以保初卒

九衢如絃直駿馬若飇馳華冠高切雲鞶綬紛

陸離白皙淸且揚有美誰家兒云是金張子英英步前徽稟秀邁顏冉懷珍過和隨富貴坐相逼挺身躡天逵不謂家世豪自詫生多奇哀哉衡門士白首泣路岐

客從南方來津津道沖舉浮雲生我前白日駐我左洪崖爲我徒羨門爲我侶愧此浮世塵一息不得處駸駸百年內逝如晨風羽振衣欲從之靑天無處所躑躅歸我廬含意莫能吐運至隨物化嗒然吾焉取

白雲何天矯吾親舍其下燕吳迥相望遠在萬里者春風闔閭城蒼雪碣石野跡閡苦莫前憂來浩難寫尊爐非足懷其物聊所假

潴盆水蓄朱魚數頭

纖鱗躍朝旭清流激庭隅以彼波濤性賻此耳目娛寄虛入微島況景緣新蒲揚晉計焉適涸轍聊自蘇憂幸脫網罟理亦絕江湖泃濡既所甘局趣安可圖嗟哉溟池鯤鍛蕩驚天衢小大各有營吾亦見其吾

讀陶集有引

靖節超超高遠故自天性識者必欲以晉徵士榮之此與井蛙之見何異因爲詩解之

昔有高尚士衡門常樂饑其骨久已塵其文鬱淸徹人生百年内飄忽終風馳踯躅名利場佻巧獲險巇隋珠下高雀持此欲焉之寘心託宇宙虛名亮所唌蟻觀晉宋間安問得失誰區區徵士聲詎足潤枯骴巢由固芬芳何必兼伯夷千載堅儒口烏覩達士懷曠然諷遺編庶以明襟期

南征詩

伊昔守窮巷喟然傷肺肝身老出狙貲千時良獨難幸逢休明運寘我青雲端搖筆達禁宮緩轡黃金門路人指歎息寒士爲低顏豈不貴所遭内顧仍鮮歡讒譏紛驅迫纓組相糾纏貧賤饒外憂富貴滋内患不涉榛莽塗安覩跋躓艱細思返初服裹足甘丘園上書丐休沐恭承

明主恩爽秋戒征途旌旆從風褰白露薦新涼大河戢驚瀾故鄉雖云遠千里一望殫父母訃我程爲日遲我還親朋欣相要候我河之干日與世網疎難逾一壑閒烈士負壯圖小人規自全壽此亮已熟眷焉著斯篇

中秋夕風雨交橫舟宿不安述懷

長河驕習波遊子怨客縣狂飈欻從東雨落猛成片縱横各崩奔參錯遂搏戰疑將兩崖坼虛言厚坤奠入夜帆柂喧凌晨枕席顫積陰莽不

開二儀慘相眩宛彼雲中月翳翳莫能見飽閱
道路艱寧知風塵變怛然驚我寬七尺豈余擅
會當歸茅茨身世兩無羨

周市道中書所見

進舟沿村瀨歷歷記井廬值此刈穫後耄稚欣
相扶蕭條何古墳慘然氣不舒荒煙冒荆棘落
日來樵蘇朽骨不自保子孫知有無道傍有老
父對我仍唏噓豈無子與孫乃繫賢與愚昔者
一何賢種樹夾道衢今者一何愚斬伐成丘墟

余亦謂老父不見咸陽都茫茫五陵草漢業竟
何如萬物固同盡焉能較區區日暮無語別獨
栢寒風呼

情詩

微風吹精藍雙林澹容與幽禽喧蔾枝繁英媚
沿渚攬衣步踟蹰游目若有佇川路邈且修伊
人曠何許川長泳鱗沈路遠翔鴻阻迅陽靡停
晷感感閱寒暑信美此丘樊良辰難獨處延首
希朔風氣結不能語

夏夜與客石橋看月用月明星稀爲韻

虞淵光熹微清風散余髮陰逕忽朗然長天墮
華月舞影沈淥池歌聲出林樾主人愁空樽客
子坐不發
千山盡月出東林有餘清扣戶起僧寢推窻來
竹聲幽原散葱蒨流波蕩空明感此良夜色愜
我遺世情
夜久涼露積攬衣起復停快哉水天白中有禾
稗靑林梢出古殿澗底涵疎星一呼崆峒叟御

氣遊冥冥
衆客醉還別天清人亦稀愛月不能去猶是胸
中機空色了不染浮雲本無期俛仰羣籟絕臥
掩松間扉

寺橋待月月出歸院命酒次前一夕韻

老檜翔雲虬垂蘿亂石髮閒步無近遠虹梁遲
流月紫翠沈夕陽葱靑散陰樾目盡天東南冷
然淸光發
涼風颯林表流雲無復停中天墮一碧獨夜搖

空青欲乘漢上查手摘金光星道阻不可得且
復逃沈冥
嵇阮去我久慨然知音稀且呼空門友共釋尊
前機一醉乃今是浮生多昨非持謝溪上月莫
辭照荆扉

集王孟安池館

炎除驚桐葉時氣忽巳秋之子何嫵婉命我以
遨遊芙蕖被幽渚聚篁夾層丘奇芬襲綺疏涼
風生坐周瞻此物候嘉所遇况良儔旨酒湛尊

罍中厨豐膳羞長嘯振林木高譚激清流當暑
忘疲薾入夕尚淹留豈不惜傾倒感于義綢繆
人生百年内冉冉老即休殊方歎羇孤簪紱成
拘囚遡往既莫追撫今猶足諶洵美矧吾土不
樂行何求

秋日游行山間

高旻蕩纖雲秋氣凄以肅幽悰憺無寄有美此
林麓延巖薄層城廻谿羅羣木窈篠僊容舠險
久恒枳足衡門呀然啟虚館抗遐矚客坐臨澄

泉疎影隨修竹改席陰茂松寒濤響空谷聆我
同懷子醪茗遞相屬惠連吐清芬羊何振芳躅
沈冥理既超繾綣契尤篤去去何時忘持之謝
闤俗

自屏巖歷陽谷洞登曲巖

按圖尋名阿欣與奇勝遇窈窕縱心賞參錯艱
杖屨歸雲翠屏聳深谷陽景駐活活流山泉暖
暖動村樹覽眺未及周搦擊亦以屢飛巖絕來
蹤積莽迷往路高並獨鳥翔捷爭懸猱麼遊歷

青雲梯奇石饒傀作怪或蹲獅虬晴猶吐煙霧
一裂千仞餘側足竟膽怖湖光延暝色相狎不
能暮歸衛欣就夷去跡懷餘慕撫景知有窮徵
尚亮無數寄言同懷子千秋保襟素

思友人詩

始謁承明廬場遊碣石宮纓簪何倭遲濟濟交
變龍蘭茝揚芬芳膠漆聯心膂平旦行遨戲玄
夜復相從新聲發清商羽觴薦甘醲鼚藻鬱雲
興壯思不可窮豈伊湛大康秉德庶以同爲樂

未詎央惜哉隨飄風
飄風吹蓬梗零落在遠道余嬰幽憂疾丐身詎
云早偃息滄江濱衡門傷秋草寒暑紛遞更獨
操釣竿老有酒誰與斟古意靡共討俛仰追故
歡歷歷傷懷抱何況流光駛百年不自保
百年誠悠悠河清誰能俟念我同懷客鬱鬱成
塊壘飛沈各異勢契濶在萬里欲往從之游方
舟大江汜水深波濤惡臨發旋以止握手成須
臾飄忽焉可恃耿耿遙相詑室邇貴心邇引領

希朔風願言崇令軌

題溪雲閣卷

高閣憑清溪蒼翠日凌緬煙表抗層城林顛送
絕巘中有玄棲士遺榮薄軒冕託興溪上雲因
之共舒卷

贈僧大逋

陶公薄纓組乃從惠遠遊飽照才絕世亦復友
惠休奇情儻融契何必皆吾儔逋師叢林秀瀟
灑映清流悟身如火電觀世同蜉蝣曠朗但一
冺枯寂焉足謀青余遯闤俗栖遲蘭林幽微言
吐煙霞雅尚托樊丘此道識者稀君懷良見投
朝陰修竹園夕臨宿莽洲桂樹渺千霄梅花宛
當樓有適豈獨往無言不見酬清襟寄謔浪逸
興交觥卣豈無頭陀行空然等拘囚感此達者
風日月加綢繆何圖別君去世綱俄見收局趣
譏笅間緇塵蒙素裘陸沈幸自完歸來問鋤耰
短棹訪丹壑毶毶今白頭五十忽已至光景一
何遒稽首乞我言一言增一籌是形無不滅百

歲俱浮漚得詩亦何庸綺語翻見尤不如及生
年並作逍遙遊乘杯恣還往醉我牀前芻汝法
本自空吾欲空百憂嘯傲以彷徉焉問是與不
語罷萬籟寂湛湛高天秋

婉兒怨戲爲陸敬承賦

女蘿妾自比松栢將比郎豈意山上松化爲陌
頭楊春風一朝起飛絮逐人狂
十五過郎門十八恩寵衰妾貌詎改色郎心固
多岐新人好自愛願保白頭時

嫁壻得官人生知有根柢富貴非一心連房見
迢遞古井湛竹竿相投不到底
文君昔見疎白頭多苦聲華洛愛自渝焉能迴
至誠妾自窺明鏡中心姤未平
歡是儂家歡屋是儂家屋誰識新人來生憎寶
車猶昔作山不移今爲水長覆
雛生鳳不顧棲鸞一何孤虛爲羽族長不如屋
上烏雌雄并哺子猶得兩相於
生作蕩子婦不若委道邊蕩子意何如明月當

下弦淸光雲中發夕夕不如前
莫悲嫁征夫莫怨嫁估客儂壻不出門空房履
無跡寧作遠別離何堪眼前擲

徙宅

奕奕敞文戶峩峩聳高甍作者一胡勞居者樂
厥成蹇余寔非德負乘以屏營緬追先公烈淸
標何英英崎嶇仕中朝歷世乃彌貞庭有旋馬
窄市無丙舍贏小子何所藉居然饗其盈毀齋
殊仲寶辭宅慚晏嬰俛仰但跼蹐余衷誰能明
夙夜敬爾躬庶以貽雲仍
髫歲學古記忻然慕同居矧惟我先人家世篤
友于止宿恒共舍絲粟無別儲今我何爲者躑
躅將焉如悽悽去愛弟悵悵辭故廬子孫日以
繁食指溢周衢數椽不足庇黽勉求異閭情以
勢故闕事由俗所驅吾聞古人言徇跡乃拘儒
意氣茍不同連牀猶爲疎勗哉此明德毋或乖
前模惟有棠棣詠可以喩區區
馬鞍起天中岧岧挺蒼玉吾廬何幽哉逶迤此

山曲快意豈在他所得恒滿目曖曖三畝園借
以藏余樸喬松秀樛枝淸池皺平綠徙閣來遠
峰編籬入深竹陰徑殊嶮岈陽厓頗迴伏雖謝
愚公愚願師司馬獨臥起惟余心幽悰誰能逐
撫跡鮮故歡屏心遠氛俗幸爲卒歲謀良以明
止足

寄示小兒子

汝兄年長大好惡任渠爲汝姊他家婦妍蚩覩
母儀汝今方就傅如田始菑畬而我爲浮名桊

汝即路岐撫心還自悔回首恒嗟咨所以念汝
者豈惟兒女私念汝方稚小質性殊常兒讀書
十二行記誦了不遺側聞古嘉言大意能粗知
燈火既散塾筆墨欣相隨吾性本詳緩遇汝尤
偏慈汝亦頗謹馴痛不假罵笞問教如轉圜聽
受無所疑吾祖宗積德百餘年於茲能薄吾不
任或汝其庶幾首貴敦行誼次則攻書詩勿謂
齒尚幼築墻先立基勿謂來日長駒隙駛莫追
歷觀古名賢童丱俱岐嶷寸蘗尚不養干霄終

無期今我勤念汝汝寧不我思抑汝嬰孩心服
我肝膽訶入則順汝母出則敬汝師寧效俎豆
戲毋爲竹馬嬉詭或免豚犬業必承裘箕千里
吐至言汝宜刻骨肌俟我明年歸出袖而奏之
并示汝兄姊朂哉善自持

和王季中任城登太白樓作

岌業濟上樓興廢屢丹雘中天抗觚觀披雲肆
遐矚談彼青蓮生僊才何犖犖人與流波逝氣
共秋旻邈一爲乘高會英聲撼河嶽君亦斯人
儔璨若豐年玉盱目無凡睐投步必芳躅詒我
懷古唱言言剖荊璞曠代亮匪阻奇情遙相燭
因知高賢風千載齊寥廓

謁　闕里廟林二首

悠風問靈光煙榛共荒穢儼然　闕里宮藥辟
迴盼睐丹雘何煌煌松栢亦藹藹我行出東州
翹望如泰岱朧然諸青衿導我以釋菜攝齊升
杏壇肅若承謦欬絃歌浮除堂手澤撫遺檜冥
邈太古人清風穆然在當其歎道窮寂寞百年

內末俗見詬嗤素心不自悔刪述一以炳功與
天壤配洵知志士規要當視千代
葱葱何古林鬱鬱洙水湄四面樵采絕西風吹
枯枝中有千歲楷氣色含餘滋問此誰氏墳下
有萬世師蛻骨豈不朽芬芳良在茲生無立錐
土削迹空所之時命適大謬疇能揚其褒大道
久自彰餘光襲原陂表以萬家封冠以垂天碑
泰陵既見發漢寢荓以夷易世不自保侈心徒
一時竟此蒼天高吾道是耶非

黃河

崑崙名渺不知所届河源在其下想見狀汪濊迢迢萬餘里遠與淮泗會當其氣勢怒青天恣澎湃一決土囊口波浪騰百怪黿鼉奔巨瀉決溢失大堤徒有沈璧勞孰禦殫閭敗頃歲頗安流豫吏亦以戒胼胝不得辭補緝窮破碎難蹇淇園竹族殲瓠子慨雙堤垂長虹沮洳半溝澮秋風或誅茅春雨時秉耒轉漕江南粟千艘各成隊落日帆相銜浮雲棹俱邁鷁首鳳泗

間 祖陵屹相對襟帶儼自如王氣萬年配匪藎人事藏亮由天心愛昨聞徐州城廛市苦積滙或疑龍宮翻叵測蟻穴潰道路爭彷徨籍籍陳利害突獻徙河議未究體窒礙炙艾僅一指行將廢滎衛任事良以艱掉舌一何快我道彭城下修渠宛如帶新漲既以塞舊淩亦云殺平原見禾稼燥土出閭閻未可矜永利且當息羣喙河伯匪獨仁道謀古所誡遙尋九河蹟高頌禹功大誰知有唐仁超然決排外

大風

午出京城中見水潛相入如聞滄浪歌倏然戴簑笠南浮洪河瀾洶洶胡其每萬里注大壑一往不可禁歎欲長鯨奔蒼茫老龍泣空聞一葦抗轉見孤舟澁狂飆扇其威怒濤忽人立踴身風波間利害寄呼吸人情亦何常到此成邑邑低頭窺長年帆柁幸所習儻其一失足幾為較蝸襄流雲橫天生細雨濕我衣不惜雨能深且冀風勢戢夜半未安枕客子萬感集暗理垂堂

言來者猶可及深隱淞江湄茅堂且歸葺

飛來峰

振衣陟雲嶠崒嵂青天中石髮日夜滋芳樹何蒙茸呀然啟靈窟亦足隨玲瓏軒翥有餘勢位置無凡蹤伊昔阻西域鷲嶺相為雄何年倏來臻風雷役神工天地固一氣山河亦虛空焉知不飛去寂寞歸鴻濛

寶菴集卷之一

寶菴集卷之二

吳郡顧紹芳寶甫著

七言古詩

赴金陵別培甫兄伯見弟

余家雙白眉送余登虎丘是時祝融方退舍翩
翩逸氣凌清秋選勝輕阻絕探奇恣爽猶亭高
木末千山稠開襟片片芙蓉投琳宮入雲雲不
流闌檳貼水水不逾絲管遞進舞且謳士女雜
遝嬉相求振衣一覽狹九州仰視千載俱浮漚

昔時吳王豪盛何足數玉柙珠襦已無主寂寞
名賢曾讀書遊人尚指遺臺古丈夫窮達那必
憂龍蠖變化難爲謀乘時不免學干謁愧爾輟
贈雙吳鉤

庭前積雪作峰巒狀援筆歌之

夜半淅淅溥紙窻小婢起視天蒼黃平明門外
雪盈尺千樹萬樹紛琳琅主人不作洛陽臥呼
童掃雪庭中央巻奇峻嶒恣手腕頃刻幻出雙
峰長何年一洗黛色古入暮迴挼瑤臺光彊項
頗欲凌鴈蕩扶服便擬開羊腸能將瑩徹扶新
月只是光暉讓太陽同雲陰陰意未已青女爲
我添瑰磊對之把酒一嘯歌恍似託足煙霞裏
莫言平地生峰巒莫道明朝化成水人間萬事
無不然眼前適意聊復爾東家壘山何太豪蓬
萊鑿石千金拋此山不用一錢買請君自賞還
自嘲

歌寄周伯中

周郎行年五十大一生遭時何坎坷六上公車

不見收匹馬日向長干過大笑縱擲黃金空清
謳坐使朱顏破自言有身百不憂七尺昂藏肯
摧挫拂袖歸來劇可憐家徒四壁市西偏范丹
大有生塵甑蘇季曾無負郭田世人歎爾沈淪
久爾才豈落世人後男兒榮枯覆掌間但問當
年否存否余也別君再升殺萬里江南費心目
杖履遙憐逐老親風ㄙ幸日同撫叔蕭瑟微官
未得歸故園何處夢依依秖近老驥空羣日碣
石宮前醉落暉

集馮開之醉歌

馮生有酒誇如澠不然那肯要我飛兕觥入門仰面看數子意氣不肯辭縱横二沈濯濯月中柳士龍譚鋒復赳赳元方恍如玉樹枝顴盼光彩世無有虎頭生平號凝絶片語清風欲生咽淋漓那更問爾汝詼諧但自驕唇舌况是今宵傍三五亭亭金波入君户我不痛飲將柰何頭上清光爲誰吐君不見長安七貴羅絲簧燈明樂作夜未央又不見狹邪車馬貴公子舞者細腰歌皓齒誰知轉眼豪華空昔時亭館今蒿蓬秖應寂寞高陽侶千載我輩高其風

除夕述懷

今夕何夕一事無今夕何夕百不娱北風吹沙蔽天地屋上片片清霜孤浮雲東征歲云除衆人以歌我以吁憶時高堂錦不如華燈倒映寒珊瑚珍饌絡繹進中厨朱絲雙提白玉壺兒女雜遝笑且呼我獨胡爲天一隅丈夫有足自羈紲白日易匿朱顔徂嗚呼君不見朱顔徂白日匿京邸風塵渺何極但令綵衣長侍側卽向林皐老亦得

我今何爲更彷徨有弟往往稱琳琅大者少小相翱翔得句便擬凌池塘次者十六爲文章意氣筆底千言強最小跳地宕莫當前年送我牽我裳只今南北遙相望風雨三載違聯牀嗚呼汝曹天生總奇骨萬里風雲會超忽爾時汝兄眞長物舞衣爲爾娯華髮

兩兒風神壓秋水一女清心玉相似參差幸脱襁褓閒爾父遠客爾母死世上浮名竟何物我

今胡能子吾子嗚呼三雛愼勿苦從姑與叔就汝祖我懷鬱紆百未吐朔風冥冥夜當午

初春再飲馬體良戲成短歌

東風新吹萬楊柳白日杲杲當牕牖閉門索居苦寂莫蹩躠款段竟何走連山馬生眞我友慷慨調笑無不有昨日醉我黃金巵今日再過將奚爲客稱涸主難復留主言慢客勿辭大婦羅酒漿小婦作羹臛盤行赤玉杯傾琉璃五白

呼盧六博圍碁迫暝欲去仍趑趄握手更問重來期入言馬生不好客君不見顧生三日兩醉馬生席從今有耳不受人間譚甕頭且聽春濤溢

家弟書來知讀書七十二峰閣作歌寄之

昔我遊太湖曾登湖頭閣峩峩不知幾千尺仰拂青雲踞絕壑參差黛色枕上看日夜濤聲檻前落當時一醉楊柳洲便擬移家傍寥廓那知世網能繫人酒壚咫尺不可親何況湖山四千

里有夢欲往成逡巡吾弟翩翩有奇氣囊書直向湖千住筆底俱含山水靈胸中滿貯煙霞趣昨來報我書八行一一淸言吐雲霧嗟爾豈是山林軀秋風遲爾凌天衢爾兄沈陸了無味代爾蕭然長五湖

送伯任還南昌

青燈熒熒照孤牖與君痛飲剩門酒如何酒中輙不歡容易尊前便分手我今沈陸為羹栗爾今折腰亦五斗置身各在風塵閒七尺蒼黃為

誰有燕山二月東風來漸送青青入楊柳我不得往君不留眼底韶光坐相負關河迢遞望成塵使君來往一何頻千言呢呢難盡意欲發不發雙車輪平生結交四海士自顧肝膽無他人相知豈獨私里閈慷慨契合如有神卽今相逢又相別豫章城高江水濶試問離愁幾許多千尺浮雲起天末

謁　陵篇

漢家陵闕中天峙疊嶂崇巒幾千里北枕居庸

巨鎭開西連涿鹿層城起層城巨鎭何崔嵬鬱鬱葱葱佳氣哉百神戈劍潛呵護　九帝衣冠時往來小臣昔日攀髯哭千古橋山見黃屋玄宮寂寂閟眞龍複道沈沈走馴鹿十葉金甌轉泰平　神孫初作謁陵行霓旌迤邐淸馳道法駕霏微出上京上京佳麗佳何極儼仗乘春動春色五營列校肅勾陳百隊中官候宣敕前驅獬廌凛飛霜扈從貂蟬耀太陽金根流水香風裏赤驥游龍大道傍車馳馬驟稱豪雄繡韉雕

鞍一望同乘輿亦厭鳴鸞節親御拳毛白玉驄
玉驄去去風光好暖日祥煙媚晴昊綠堤萬樹
錦爲屏對面千峰黛如掃黃金鏁甲珊瑚鞭綏
鞚平沙儼自天三河太守行負弩上郡降胡齊
護邊長樂聯車綵茵駐椒房夾轂芳塵度八寶
流蘇溪水濱雙絲步障垂楊路垂楊直接寢園
東更有松楸望不窮咽嘶銀笙淒入夜崚嶒石
馬暗呼風雲際重重擁軒崟峰頭獵獵懸旌旆
金鼎浮煙碧落中璇階燎火繁星外陳籩奠醑

肯且鮮執玉顒相紛後先　至尊穆穆嚴對越
九廟精靈俱僾然古來人主多遊幸別殿離宮
事馳騁漢帝曾聞登岱勞秦皇亦負驅山猛
聖主端居自紫宸秖今一出展明禋在在不妨
供張薄家家仍荷復除仁此時士女歡聲溢此
時父老咸加額願祝清寧億萬年共取瑤圖比
盤石

陳園歌示沈少卿

前年陸走燕山道今年四綠燕山草款段蹴躃
風塵間煙水江南夢顛倒休文載酒呼其儔選
勝且作郊西游侯家池館連雲起五月坐覺林
塘秋珍臺曲館尋常事獨倣瀟湘寫幽意青山
遙借石泉多畫舸雙依柳陰邃虛無一一臨水
湄闌檻宛轉鏡中飛始隨漁艇尋源入旋逐僊
槎犯漢歸蕩漾中流殊未已赤板橋頭落霞紫
浮鷁曲水應暫停濯足滄浪聊復爾南人見水
心兎清南人汎船身亦輕眼前風景差自快況
乃美酒兼新聲吾家五湖空矯首拂衣未遂豈

吾有卽須乘輿還相過但問步兵厨中有酒否

送沈伯英儀部徵選八郡良家少年

犀文勑書兩龍赭吏人前驅抱盈把錦袍綠綬
雙垂魚玉勒金羈五花馬沈侯乍轂含香直八
郡良家望顏色白屋欣承禁鑾榮青春願附秦
鸞翼甲第新開連桂渚路人歎息仍私語但使
紅顏解勝人誰道生男不如女嬌童駿馬何喧
喧朝來膏沐遲輶軒且希使者垂清顧得向[illegible]
君王乞異恩君不見沈侯丰姿玉不如妙年拔

足登天衢今者擁傳出國門光彩顧盼世所無
丈夫致身合有策肯與粉黛爭頭顱嗟哉沈侯
眞丈夫

送沈少卿還吳江

六月黃塵暗天表火雲連山絕飛鳥單車却出
上東門觸熱自問江南道夫君得意兼少年朝
來行色何草草逢人恥作窮途哭歸心肯待秋
風老翩然脫屣尚書郎意氣直上干晴昊謝余
歸隱吳江頭太湖橫秋天浩浩浮沈白鳥對忘
機咫尺蒼山日堪抱草亭不題楊子玄蓬徑常

因二仲掃嘯歌往往雄風生肯學湘纍歎枯槁
誰其側目翻成恩幸可抽身詎嫌早世上腐鼠
何牽纏白頭赤紱不相捐悠悠河淸竟難俟天
公靳汝湖山緣君不見湖田可耕泉可釀沈生
正臥吳雲邊

送陸敬承還越

昔我二十八友俱時英越中四子尤錚錚婺州
陸生才最豪跌宕自喜成縱橫把臂似許山嶽
移開吻欲遣江河傾雖無使酒罵坐性其氣往
往無公卿近來中原號五子詞壇籍甚推先登
生也一一爲雌黃指顧萬里墮堅城援毫落紙
苦不休千言汩汩無留行抵掌秦漢若有餘意
乃不屑隨蠅聲亡李皆酒兼嗜游竟日闔筆嬾
所嘗當其興到偶欲吐噴珠漱玉衆始驚眼前
富貴那足道尚爾脫屣千秋名嗚呼生才有如
此淋漓六合鍾元精生年少我稱我兄我常輸
心下此生論交曠然縱爾汝謔浪久矣忘冠纓

我時醉生生醉我子夜星斗交前楹生今抗章
且得報翻然別我東南征橫山九峰高入雲秀
色蕩潏遙相迎馮生前年武林住楊生昨者歸
四明剡溪天台各步武三生倘結雲松盟手翳
丹霞吸玉液倒跨白鹿吹瑱笙嗚呼此樂世豈
有愚予涉海求蓬瀛我偕沈生尚沈陸秋風慘
送雙離旌他時爲見山頭月遙夜相思指漢京

七夕遊草橋作歌

昨遊城西芙蓉池有景醉殺江南兒今朝城南

放雙屐悅然足踏淞江湄不知何年種楊柳萬
樹團雲蔽岡阜凉飈涉水來漸多赤日行空不
相受林廻路轉秋冥冥頭上青天大于斗俯瞰
十畝涵方塘朱華翠蓋浮細香四圍清陰匼溪
障中間一片吳宮粧西來山泉瀦作谿石梁壓
拂垂虹蜺咫尺似有萬頃勢崩奔蕩潏臨前隄
葦曲名園不知數往往春風徧游屐此中一洗
薊門塵但覺蕭森起煙霧今夕七夕清且嘉綵
船搖曳雲水涯悠然載酒乘風去恐作天邊犯
斗槎

贈別龍君善

商風吹衣榭葉墮朱檻壓枝瑪瑙破玄亭蕭蕭
日欲頹誰者剥啄驚高臥武陵龍生天下奇朱
顏白皙秀兩眉二十作賦動閶闔光彩妒殺長
安兒那更憐才意無比結交盡是賢豪士亦知
世間有劉備遂使聲名忘販履兩心炯炯把臂
傾生也驚坐余倒屣小槽清酤湛於水擊缶酣
歌暮天紫皎然玉樹臨風前時人笑余兼葭倚

樂莫樂兮新相知世事翻覆無常期生今別我
向南國使我黯黯銜離悲黃山飛雲隋滄海浮
丘容成幾千載生也褰帷道其下爲余問訊今
安在二子一去秋山空萬木慘澹清霜中少年
相遇不盡醉明日風塵西復東

今昔行送侍御張質卿兼柬馬體良

張郎手持白簡如秋霜廌冠峩峩繡禰襠交龍
勑書抱盈把別我欲度淮之陽張郎張郎試停
爾驄就我夕我且爲爾歌今昔昔時中秘俱翺
翔右文幸入　熙朝格子夜書細藜火青芳春
酒泛天漿碧人人矯首摩雲霄往往論心破金
石就中與爾同門友懷抱殷勤更相惜爾過五
嶺來桂林我從三江汎震澤東西泛泛恨各天
一旦傾倒長安陌長安流光驟于電荏苒三年
散雙翮爾今繡衣儼持斧我仍金門疲執戟我
時犍戶甘寂寥爾正趨臺少閒隙昔時一日再
三見今者經月苦離索何況明朝數千里旌旆
迢迢指淮水燕山落木不堪聞楚甸飛霜又如

此飛霜落木共凄其咨爾空齋憶吾子別路驪歌太可憐宦途萍聚眞難倚君不見天邊歷落悲參商頗似人間兒女腸爾才自是濟時具要使竹帛生輝光東南民力久矣竭爾行見之心内傷輓漕轉餉責在子更有何術令時康丈夫意氣背面合萬里阻絶如聯牀我歌暫停酒暫歇幸子長發毋彷徨馬生襟期非世人與我與爾俱最親卽今持節按吳會想見風采干青旻相逢道我歌今昔語次倉皇總肝膈仰視西北雙飛鴻星斗闌干暮雲白

送莊中熈

朱櫑作花殷珊瑚灞陵千樹陰糢糊青絲手提白玉壺平明送客城南隅憶昔謁　帝承明廬五載橐筆與子俱倡女和子笙與竽子今四牡秦中驅紫書玉節黄金符雲開赤殿錦氍毹風清闌臺吹繡襦授簡錯落千明珠顧盼光彩生頭顱道經秦漢故所都太華削立青天癯朔方城頭啼夜烏賀蘭山前春草枯覽勝吊古心煩紆男子墮地懸桑弧子行萬里良壯圖武陵秋高大火徂此時彩服親庭趨金莖露色寒醍醐誰其餐者童顏朱子歸不樂將安須片片月出燕山孤東南白雲仍有無安得化爲黄鵠辭樊殺一雙刷羽投菰蒲向風送子臨交衢子行爲我遲須臾

行路難送王世周

喧喧五侯邸逸氣排雲端開閣儼珠履乘軒岌蟬冠銀鞍錦障紫騮馬瑣羹綺食黄金盤繡屏宛轉花如顏畫堂虛無六月寒自憐豪傑世無

偶自顧榮華在人手把臂深交父子驩彈冠竊附風雲友一時然諾誇如山唾贈千金了不難報恩似欲效頭頸對面便擬輸心肝世態炎凉古來有富貴生妍賤貧醜東方豎儒骨節寒敝服窺門暗搔首君不見平原賓客多於雲肉眼幾失賢豪人又不見梁生擔簦西入關五噫慷慨拂袖還人生百年但適意富貴却奪天公權太湖七十二峰鬬奇絶餐霞弄月可以終長年

送子歸去來長歌行路難行路難爲君作不知行路難焉知在家樂

郢客唱白雪和者殊寥寥自知已如此千載爲一朝海内文章競牛耳前有李何後王李眼中握管何紛紛附驥蒼蠅慕千里古人愛才心膽傾今人愛才徒噉名名位肖貌世所急蹭蹬誰復憐王生吁嗟王生已矣乎喉舌不及樓君卿頭顱不及馮子都長安風塵暗赤日埋沒萬斛驪龍珠吁嗟王生已矣乎北風揚舲從此逝仰

面一笑青天孤

送沈晴峰翰長

瑤函勅書五花馬日照宮袍一何赫鳴笳疊鼓聲喧喧送君朝發薊門野夫君意氣秋天高垂纓出入承明曾當時一獻子虛賦聲價籍甚凌雲豪明堂　天子分封日四牡紛紛使臣出紫殿初頒南土茅丹霄暫輟西崑筆琅琊古句停雙旌縣官負弩伏道迎遙指泰岱嶽雲際作礪似表千秋盟龍節親持護金冊衮冕叢中儼挺客新王拜跪不敢驕咫尺天威見顏色花開夜殿月出高香吐銀榼傾珍醪八公婆娑笑接席玉女窈窕鳴雲璈乘風逸興翩翩往日觀天門屹相向曈曨海上神光生匹練吳門破蒼莽手摘金光滿袖歸白雲片片繞慈闈已欣沆瀣來佩掌仍取煙霞傍綵衣煙霞莫戀允央渚彩服還從日邊舞　聖主終憐班馬徒詞臣共憶雲霄侶千里秋風朔鴈多平湖渺渺杳君何清宵徒倚金門月佇聽蕭蕭白玉珂

大閱應　制

瀚海烽煙淨胡空太白消普天無戰鬬千古見清朝誰道清朝可忘戰　先帝洪猷況貽燕當時一肅羽林軍今日餘威尚雷電太平　天子儼垂裳漢儀周典俱煌煌文教共知漸薄海武功仍取讋夷荒特勅春卿講軍禮還從司馬論張皇天上六軍屯細柳苑中千騎出長楊三月韶光度城北河山錦繡看如織閶道宸遊動地來長楊細柳增顏色中天縹緲開行殿晴日曈

曨明組練珥貂齊扈金根車甲馬雙懸白羽箭
壁門萬衆如雲迎令嚴不遺纖塵驚鳴鉦伐鼓
震山嶽曳轂搖旌混太清堂堂四合龍蛇陣赴
赶中分貔虎兵前偏後伍握紀律出奇入正歸
縱橫迴旋徧閱魚麗勢比耦還呈射生藝赤手
能開三石强側身似輕百步地汗血飈馳鼓聲
起猛氣人人鬬凌厲雲中一笑開天顏士女歡
呼夾道喧熊羆共荷投醪賜冠蓋親承就日恩
塞上徤兒遙賈勇漠庭番落暗驚竄驪山以來

紛黷武天討犂庭始我　祖　宣　英　穆廟
皆盛朝吉日攻車陋前古吾　皇嗣曆恢英謨
爗赫威靈滿寰宇漢水何煩洗甲兵虞階本自
崇干羽卽今一出事春蒐坐令先聲動八陬不
見嫖姚昨出塞捷書來自海東頭

寶菴集卷之二

寶菴集卷之三

吳郡顧紹芳實甫著

七言古詩

見月行寄沈茂仁 八月前望一夕作

去年月桂長松頭與子醉宿齋宮幽今年月送
長河舟征帆墮影牽離愁我歸正及江南秋丹
霞白露環滄洲憐君尚索長安米孤飛一鴈寒
雲稠惟餘寸心託明月隨我直度黃河流月照
我南照子北兩地仍懸去年色天上明月無時

無相見難期重相憶

放歌示諸僧

梅陰覆庭綠竹雨涼如秋孤雲獨來往蕭然臥
空樓嗟余牢落風塵客曾向金門疲執戟子雲
守玄空見嘲張翰思鱸且爲適當時頗怪朝市
喧邨生況負山林癖雲邊招提何悠哉讀書舊
榻今塵埃幾年夜月勞相憶一簑春雨能重來
枕簟開颯爽鐘磬清心神笑問諸老衲謂我今
何人歲星不向人間二千載飄然風流起雲海

由來龍性不可馴偶爾鴻冥又安待枕巨石漱流泉煙霞在地月在天山中之樂不可言回首畏路今茫然有手不釣任公鰲有足不登許史筵直將富貴浮雲似清淨長依般若緣

老檜行并序

浮佛寺當門老檜夭矯奇秀是數百年物往者幾不免斧斤先伯父贖而留之至今爲此寺勝觀因賦長句一首以諗寺僧存山中故事云爾

石梁秋風動地起上有老檜盤空青銅根蹙蒼怪龍勢翠蓋突兀藏雲星不知何年種此樹白頭老宿難分明憶昨曾遭烈風圻冥冥高枝墮空碧半枯却作旃檀香直上猶凌給園色神明留惜豈無意過客殷勤歎難得大厦應需梁棟材荒林詎脫樵蘇厄吾家伯父雅好奇古意未許時人知囊中錯刀棄如土買此百尺參天枝晴垂煙霧曉色動欲裂苔蘚春風滋武侯廟柏既老死昭明植檜今離披獨此亭亭亂雲日攬結元氣成嵯峨寺門悲涼秋草沒賴此幽蟄虬鸞姿我來徘徊古陰下前代高風一沾灑諸僧護樹如護法肯使叢林更如赭

月夜泛少卿邀遊長橋還登三高祠作

故人見我能眼青月下坐我臨湖亭白虹百丈垂作橋吞吐散欲無滄溟馮夷宮中正高臥澄波瀲瀲澹遙汀七十二洞何冥冥葭菼不受魚龍腥空明萬頃人影絶散亂煩宿漁家舲林疎間出岸火細水遠却借長天停江尊初肥泉釀

冽客能吳歌歌娉婷不知清興自何至常日厭醉今厭醒身不能騎龍戲太清又不能乘槎摘列星但能夜半赤脚獨扣三高扃草深地黑流山螢百代寂寞空精靈當年偶爾逃天刑豈意復有人聞名荊榛尚存古祠宇俎豆安事荒苔銘我歌未竟風冷冷松際謖謖如有聽

泛太湖覽七十二峰歌

秋天茫茫舟一葉萬頃洪濤噴寒雪就中七十二峰巒一一浮空勢相嚙誰挽銀河傾照今巖

屑瞰夕陽墮影雲鑠張明月淩波翠鬟列挂帆
中流心膽豪飛鳥不度吳雲高乾坤浩蕩盡一
瞬島岸倏忽成秋毫船欹柂側色不動長風落
落吹布袍君不見三山蒼茫五嶽汗漫尚平婚
嫁何時畢海客瀛洲信仍斷此中去家纔百里
靈境天開有如此幸可誅茅著野夫不知何似
桃源裏

華林屋洞天

乘風一鼓太湖枕種種靈蹟誰能探天下洞天

此第九覆石哆口流煙嵐下接我眉徑羅浮黯
黮不辨北與南其脊橫連太湖底風驚濤怒聲
豗酣出入其間靈威生云有神符發真函茫茫
此事四千載儼賞莫再豈有三嗟余夙負謝客
志靈怪往往寬夢躭不辭祖跣事蒐討倏忽菌
蠢身如蠶以背受石膝受水咫尺萬里投深罅
中有金僊栖作龕上透一隙天蔚藍方牀曲几
儼猶設神鬼幻化誰能諳杳渺直與凡世隔筆
墨餘泚雲相涵一時賈勇勇亦竭十步欲前九

不堪嗟哉造物閟此奇使我感歎心顏慚其諸
洞天類險絕青鞋竹杖空能擔側身悵望天漢
末安得玉斗爲我驂

平坡行

我聞平坡名還疑在平地差我鳥道到始知翠
微沈沈吐丹寺上有橫天障日之羣峰片片削
出青芙蓉下有排風簸浪山陰松亭亭百尺騰
蒼龍極目如過紫冥外置身直在鴻濛中猶憐
石磴勢迤蕩九節不借儒人節平生未敢誇勝

具却覺陡峻天無功丈夫襟期會有託培塿亦
足當五嶽馮闌大笑呼山僧馬首西來頓成覺

黃樓歌

眼前興廢何草草獨有黃樓至今好二水濤聲
逼檻喧千山黛色緣城抱學士昔軫宣房憂精
誠自致沈玉禱洪波渺渺去不還高樓迢迢入
雲造土勝眞能厭河伯詞雄況復凌穹昊沈吟
此事五百年當時諸公骨應槁文采風流猶映
發六尺殘碑世爭寶我來登樓捐遺像颯然清

颷起蘋藻嘯歌雖廢餘風神樓外河山爲君老
君不見項王之威壓山倒城闕連雲建黃蘇郎
今遺蹟淨於掃人間何物能長保

雲龍山放歌

數過彭城下未踏彭城山今日何日晴且嘉令
我覽眺開心顏上有游雲蜿蜒夭矯若雙龍偃
溟渤下爲躑躅初平羊草際離離露天骨筍輿
隨風送我上手抉雲根坐碑砚城中廬井紛如
蟻天外河流細于髮高亭縹緲雲之端落日倒

送珊瑚盤空明未了忽黯澹萬象莽互當重欄
四顧寂寞千峰巑岏絕壑欲墮松濤乍寒金罍
擲地生長歎請看突兀亞父冢王楚謀空蔽荒
茸重瞳高臺雖半存蛾眉對死今無種欲招坡
老放鶴亭白鶴影斷空山青乃知事往竟不復
詞鋒霸氣俱沉冥賴有姜生成客主瓊樹輝光
映眉宇雅語吾眞畏後生雄心爾亦兼懷古古
人蔓草縈寒灰今人何苦眉不開多遊名山飲
美酒快意且復須徘徊安能戢身待富貴此物
豈足膏枯骸掉頭長嘯下山阪月滿寒林臥僧
榻

屠生行

昨我趨承明坐席未及温屠生被甚語罷官出
國門三年不踏長安道至今澒洞黃塵暑屠生
飄然佔送者掉頭跨驢如跨馬自言歸去長五
湖寧如作吏風塵下腐鼠鴟何益鵷雛嚇
桑鴟梟嚇屠生已謝世上名世人却快屠生狀
四坐側目驚狂生恨君未識禰正平片語詞鋒

遂相亂鄭怪李生人欲殺世人欲挫屠生狂笑
馬伏櫪神飛揚一骯髒馬宕莫當世人莫忌屠
生詩虹蜺自吐青天陲五采照灼誰能知眼前
得喪何好醜蒼山白雲竟吾有左拍禰生肩右
接李公肘出不羨縱橫八騶當車前居不願嘔
啁管絃列堂後有腰背向鄉里兒留舌何慚室
中頭且將一旦讓時人但取千秋落吾手咄哉
屠生勿復言歸與白奪天公權生不見禰李同
時富貴者幾多名姓沒荒煙

杏花下作歌

君不見鄧尉山前梅十里微茫吐香雪又不見
蟠螭嶺下桃水面朝霞抱虹蜺蠟屐湖船隨所
如我自春游占奇絶一從失足長安塵邊頭風
色不婦人千緋萬紫苦難放寒沙故勒江南春
昨者朝陵了公事廻馬却踏西山路四圍逆作
青芙蓉中間一片花如霧曲江江頭錦接天僊
風顛且共班荆坐其下玉杯蒲萄莫停瀉眼底
林駘蕩飛紫煙高下巧隨山勢合參差競入東

那能負物華杖頭況不須高價遙想故山春事
多勞余悵望成流波此中不飲復不醉來日風
塵更奈何

四懷詩并序

臥痾多憂百端并集爰藉手墨勒成四
懷昔平子四愁寄深喻博余乃師其發
端約其旨調聊以破孤悶攄宿心耳若
與古人亭校工拙則我豈敢

我所懷兮石頭城形勝突兀東西京六代秋煙
蔽江白 孝陵紫氣中天橫家君雍容佐畱鑰
鈴閣無聲萬人樂故園回首衣帶水兩弟來往
如輕雀我獨胡爲滯燕山天空日薄愁朱顔人
生菽水亦自可笑殺五斗侏儒間

我所懷兮淞江陰吾家祖墓連雲深母妻冥冥
隔淺土霜楸露栢哀人心哀人心兮何極白楊
作風自南來天地爲我黯顔色

我所懷兮馬鞍曲令弟幽栖數椽屋環亭一水
明鏡開入牖奇巒湛眉綠昨日更有佳語聞墻

角新添幾簇竹汝今爲樂幸及時汝兄風塵尚
碌碌嗟哉男兒六尺不自由讀書何若長埋頭

又

我所懷兮吳山高千峰莽互干青霄此時梅花
十萬樹湖波不動香風驕輕輿小舸恣所適幾
願結屋羣山樵長安蒙華日堪詫三尺疎花吐
高價病夫常自夢江南未與朱門換良夜

送陸彥先南還

歲行在酉春二月羔鴈闔門待君發我輩爭傳

洛下名諸公擬結庭中鞦韆蓬萊宮闕浮雲平西
山秀色刺眼明琪花宛宛度韋曲玉露湛湛寒
金莖兎園叢臺何足數壯遊自合誇神京君到
神京亦云晚旋有羈心入吳苑南湖蓴羹動秋
思拂袖匆匆竟難挽自言野性百不由一日不
醉形神讋懶骨曾無跨鞍力白眼豈柰黃塵愁
青天浤浤獨鳥倦夢寐颯瑟懸滄洲相如自可
甘犢鼻馮煖何緣戀蒯緱人生意氣別有託富
貴於我如雲浮君不見去年秋風君送我慚愧

青山日相左今年秋風我送君依然納足尋真
果何須五嶽稱汗漫卽使蓬蒿非坎坷芒鞵不
踏長安春白鷗萬里誰能馴桃源只在漁舟畔
此後無人更問津

歌寄沈茂仁

薊門風光不殢客雲飛雨散常須臾我抱沈憂
下婁水君今亦臥南山隅昔時待詔銅龍署數
子聯翩振鵷鷺走馬並踏草臺春揮毫各灑長
楊賦衆中澹蕩如君稀謂余落穆心相宜芝蘭
合香出幽谷肯與凡草同榮期自詡密契長如
此豈意覆手成參差人言世路難自保共以滄
洲寄吾道卽今相望一水間兩地門庭跡如掃
男兒齷齪不稱意何況人間事顚倒武林湖山
秀可餐垂髫過此今泫然因君倘躡高秋屐余
亦乘風下越船湖中痛爲十日飮坐上對鼓鍾
期絃向來離思擲天外喚取三竺懸尊前

長安西第行

長安門西立千門家家棨戟如雲屯中有甲第

何鼎巘連房窈窕丹樓靈路人盡指丞相府丞
相沈沈作郿塢今來蕭索未堪論當日豪華眼
曾覩 九重眷顧傾累朝尺一須來稱尚父浴
日功勞在一身薰天氣勢無千古兩兒黎閣誇
能文小兒金吾猶仰乳百僚懷刺盱不前朱提
襞昔日旁午何來寒士空掃門丞相不知閽者
怒須臾罷客歸中堂娥娥紅粉迎户傍朱纓競
挽彤文鞾寶幄先薰大食香遞將琵琶徧匝地
尚苦駝錦更宜牀丞相威嚴暫心折美人旖旎

爭容悅花依粉頰柳舒眉歌闋朱唇舞迴雪子
夜初頹白玉山平明再入黃金闕自期千壽等
松喬自信恩波帶礪遙豈知世事翻覆手昨日
之日非今朝霍光勢敗尸未冷竇憲權移家頓
銷朝聞詔書削官閥暮聞詔書來籍沒珍寶連
車入尚方兒孫駢頸需黃鉞死後妻涼付一抔
生前辛苦營三窟緹騎大索高堂空銀鐺鐵鎖
官爲封積雨蝸涎時繡壁經秋狐種晝吟風大
官諱避不肯任至今門戶隨蒿蓬君不見咸陽

一片地漢家四伯秦二世長安西第何足避

玉蒼山歌爲王季中賦

仙人吹臺高刺天陽湖流波滙三川湖山相得
各吐氣下有亭館開風煙王生宵中富丘壑自
笑低眉向籬落秘笈峻嶒五嶽符奇襟澹蕩三
山約東顧海上何雄哉玉蒼之山接蓬萊雲梯
直上石壁絕海日欲動天雞催廻崖複岫不知
數蠟屐未破千年苔生也翩然結茅屋滄海爲
池白雲谷古棧迴出天台梁飛泉亂灑匡廬瀑

即今暫脫芙蓉裳染指聊期大官肉回首謝山
靈不勞移文苦相促平生自信獨往心俗士何
當論飛伏薇蕨不厭山頭雲麋鹿不厭山中草
西招幔亭伯左挾華陽君中有玉蒼子參差綠
髮凌紫氛我家亦在東海上緱嶺儼笙幸遣聞

送張伯任行邊

去年太白高秦川胡兒牧馬窺西邊邊臣但卧
款市利一旦東手開烽煙羽書颯颯隨長風
天子按劒蓬萊宮滿朝喧嘩賈生哭猛將寂寞

天山弓朝廷養士二百載風塵莽蒼思英雄黃
門自是孤蒲人矯矯意氣懸秋旻封章每廷朝
貴色素節不受長安塵昨來却作行邊使御筆
親勞定名字　九重自合稱知己邊事寧當等
兒戲遙見轅門下璽書俄看精采生旗幟即今
虜騎猶縱橫洮河蕭蕭刁斗鳴漢兵被甲不得
臥大將蒿目憂空城事去始排魏絳策時危虛
怯終軍纓禁中雍容出頗牧或有妙算驅欃槍
我歌送君青門驛雄心隨君度沙磧安得一日

胡塵清摩挲快讀燕然石

泰山吟寄何侍御

我乘長風望海岱猶隔人間一衣帶側身東愁梁父艱美人尺書墮天外發書書中何所道勸我東游拾瑤草坐令寂寞生光輝歷歷雲山吐晴昊因携阮公屐行窺泰山巔流雲半石壁漱堅交飛泉天門日觀屹相向一覽八極穹長天郄尋東封蹟七十二代俱泯然秦碑漢檢亦剥蝕但有西來黃河東注滄海日色照之怳忽潋

灩如當年古來黃屋已如此萬事自合隨雲煙此時思美人霜臺儼西巡道逢丈人峰亭亭如對君一杯一酹之兩意莫逆語不聞夕陽廻光照磐石我醉欲倒君亦醺醉中忽憶去年事賴君置我清涼雲儼巖佛窟杳莫盡至今夢寐超塵氛平生頗負名山癖嗟君愛山兼愛客贈我兩翼排晨風到處奇蹤傍泉石即今歸卧海雲東青天悵望千芙蓉因君倘過舊游處爲余仍酹丈人峰

送楊公亮兼柬馮開之

春風四綠薊門草美人別我去遠道遠道迢迢度清濟玉節翩翩向朱邸儼然使者多輝光何况壯遊仍未已行過泰山趾應登泰山巔天門日觀幾千仞頫視下界心泯然本家四明下曾遊四明山儼巖古壁窅莫盡一一可以娛心顏羨君胷中有玄理脩然屣脫長安市金莖掌露雖延年碧山風煙日堪倚余亦將從鸞鶴群來年獨棹五湖雲梯石尋山何處好爲余先訊大

馮君

初春與脩甫仁甫遊西山作長歌紀之兼柬應之

男兒生不能眷戀七尺守妻子又不願開眼紅塵中朝過侯門暮戚里獨有煙霞嗜成癖五嶽突兀胷中峙一從出作世網人黃公酒壚覺安見太湖諸峰七十二境界蒼茫落夢底昨者蒙恩得休澣正屬春和氣清美千山突兀天都西神遊其間吾久矣飛書趣召二三子聯騎直過

西山趾平湖十頃波黏天大堤千步柳如綿浮雲隨風度何處山山入眼爭新鮮碧雲壯麗稱金田石梁垂虹跨其前綠階泉聲走濺濺我借一榻春雲眠香山削立雙青蓮羣峰對抱朱闌干振衣悅欲凌飛仙俯視下界還蒼然玉泉遂窩翳荒煙功德但有長松千幽絕不減山靈權以西諸山大漠連奇峭一一名俱傳決背極望背欲穿歸來笑謂宗少微四壁丹青漫瀟灑若道名山可臥游千秋禽尚何爲者

衛河行

衛河北馳疾於箭日夜入海無休時我船泝流費牽挽南風況復當頭吹隔江黑雲塞天起水急風狂礙行李南船十步不一前北船飽飯篷底眠君看世事那不爾北船南風豈長使

寶菴集卷之三

寶菴集卷之四

吳郡顧紹芳實甫著

五言律詩

浮佛寺雜詠

寥寥西度意吾欲付禪那忍草侵階長慈雲覆座多無心安用滅是法即爲魔試閲須彌界泫泫苦海波 入定

萬箇祇園竹蒼蒼一徑封琅玕眞是玉風雨遂成龍峭倚含雲潤檀欒背日濃已憐人境遠況

復此君從 叢竹

寂寂古珠林惟聞清梵音出雲蘇病骨流月瞥禪心曉磴松風遠秋窗竹雨深蕭然聆妙理永以滌煩襟 清梵

丈室鳴琴夜聲聞豈礙禪爾時天籟發如是頴師傳渺渺雲林思泠泠山水絃曲終人語寂片月在松顛 彈琴

山僧何所供幽茗日臨綠隔竹童敲臼燒松鶴避煙綠肥春後荻寒汲雨餘泉却笑文園客清

風似玉川

況瀫山湖

言尋瀫湖曲放棹度城原雲破見孤寺樹疎浮遠村秋風蘋蓼動落日波濤翻勝事看難足漁家總不言

陸廿七文學護其女弟至郎無何告歸賦此爲贈

艱難涉長道來往愧深情得別翻爲易言歸恐未成浮名疎骨肉畏路失生平近况君應悉爲

郎倦長卿

睿甫應之仁甫偕遊摩訶菴兼贈琴僧無絃得村字

藉草此高臥稍離人境喧鳥能窺對奕雲似護開尊櫑火迎人吐松濤入座翻斜陽指歸路步步惜山村

遊詹園

敢負題門傲聊尋看竹緣馬蹄侵岸柳人語和山蟬逕盡亭臺出天孤島嶼懸但令幽意愜不

醉亦陶然

諸子夜過

空軒散秋雨入夜晚京新掃榻邀明月開尊傷故人盤餐具鄉俗譚笑出風塵共是天涯客相過莫厭頻

贈別滕山人

風高落木聞况乃悵離羣把臂經年約知心此路分寒辭劍門雪暮宿江東雲後夜停尊處沈吟應爲君

九日集梁氏園兼餞別滕山人即席賦

水淨連城堞園深繞薜蘿龍山高會後燕市酒人過斷柳懸秋色微風奏夕波淋漓吾不惜無柰別離何

至日書懷

薄祿淹歸計殘年傷一陽旅懷憎節序官舍飽風霜積思兼灰動添愁比線長猶憐老親意未敢問滄浪

暫結朝天珮方知是漢官閒憑開卷過寒仗把

杯寬玉署功名薄金閶道路難蕭條對兒女指點白雲看

西山道中

馮首萬山色蒼然石徑斜大都連梵宇時復見人家遠水煖仍凍疎林寒未花行行翠微近一榻傍煙霞

經華嚴廢寺

胡騎驚烽火祇洹付刼灰巳無飛錫住誰復布金來野草埋遺碣寒煙施古臺如諳生滅理過

客未須哀

課童子藝菊

短短籬邊菊榮枯總化工春來新見葉雨後細分叢灌溉消閒日犂鋤課小童嬾夫何所事煎茗自從容

答寄于充七叔

故園婁水曲西北是天涯吾叔一爲別春風三見花酒腸貧不減詩興老能加極月吳橋路相思寄落霞

再遊釣臺

爲有幽期在頻過亦不妨故園三歲別愛此似滄浪石澗新逾冷田禾老漸香那須憎俗客身世久相忘

風塵出郭少吾意此悠哉馬識曾遊路人登古釣臺林空聊借榻日落重銜杯欲去仍難別芙蓉寂寞開

同公亮敬承茂仁郊游

共道尋春好兼之出郭幽林塘三月暮休沐幾

人遊樹樹陰初合溪溪澹不流從來耽野趣即此是滄洲

悠然會心處晴日曩東風行酒泉聲裏停驂花影中郊原多別墅臺殿即禪宮在在堪留賞斜陽興未窮

寄家書

信使孤帆下吾家婁水西那堪萬里隔僅有數行題牢落態何甚蒼涼語未齊欲窮遊子意春草共萋萋

和袁子壽傳臚日雙燕來巢詩

海外經時別梁間此並栖正逢春社至如賀曲江題莧壘清音續穿花紫翼齊泥金倘須寄萬里報深閨

夏日閒居即事

百嬾生一靜兀然空小齋紅芳垂徑草綠雨散庭槐掩卷銷公事銜杯即壯懷倘逢詹尹卜未擬問生涯

出郭

結戀此何適悠然問滄浪林深赤日薄樹老清風香小逕夾禾黍前山混青蒼回首是城郭漫漫如隔鄉

再遊陳固安山莊

有亭還借水是逕即浮梁五月遊人少重來野趣長芙蓉嬌倚棹楊柳暗侵裳一曲波門迥那能不盡觴

表兄柴欽甫至夜話

蒼茫數年別把袂薊門塵久客逢今夜他鄉見至親話深重秉燭情到各沾巾莫作窮途恨榆關是主人

送李汝培侍御

寧親下淮海持節復秦關驄馬行邊去番人夾道攀春風茶稅早秋燧馬蹄閒莫謂書生弱飛符動八蠻

繡衣中執法白面秘書郎戀攬祁連月帷褰狄道霜秋深驅驛騎天濶限河梁儻憶雲霄侶停鞭寄八行

送柴氏表兄出塞謁張中丞

杖劒今何適邊城落照昏風塵餘短刺今古一平原重以茲遊壯兼之舊日恩那堪故園路芳草望王孫

忽憶陳廣文相距步武久不覿面悵然寄懷

萬慮兼秋動停雲想更深故人今咫尺經月廢招尋始悟絲纓累彌慚嵇呂心凉蟾遊夜好寂莫負清陰

夕眺

宿雨收虹角西風颯颯城雲消三殿出日落萬山横臨眺非吾土淒其損宦情江南何處所夢裏獨分明

送欽甫表兄南還

乍返雲州騎仍飛故里驂秋風一蕭瑟别酒不成酣萬里家何在孤鴻影共南從來多旅思相送轉難堪

卷簾

積雪長閉戶新晴一卷簾竹稍寒漸老梅蕋暗能添嬾益時情左愁仍歲序淹故園增悵望更隱信難兼

歲暮

蒼茫歲云暮何物慰愁顏多病况疎酒畏人常閉關背簷交凍雪倚杖接青山獨羨前林鳥能隨落照還

送朱可大

畏路勿復道臨岐惟黯然到家春色暮謫宦古今憐難折灞橋柳相思廬嶽天長安近於日前席定何年

沈少卿邀遊韋莊

芳樹無人到依微小寺東我來乘野興何處不春風濃淡樹分綠參差花賸紅還爲後期約試覘牡丹叢

春思

花落何人問春歸不自由酒貲安薄祿詩思入羈愁芳樹留青眼新禽喚白頭徒然稱大隱吾

計豈沈浮

喜雨

漠漠暗雲合蕭蕭客雨過向來勞旰食今此聽農歌卷幔浮凉細看花綠潤多自憐新水闊無處問漁簑

病思

淸時豈不戀行路古云難傲骨甘多病鄉心薄一官身將玄鬢住家借白雲看稍待秋風起歸歟理釣竿

即事

浮名縱沈陸久客自[illegible]心兒女殊方長風塵拙宦深山空紫芝曲秋老白雲岑慚愧嵇中散蕭條向竹林

贈金玄朗

十年吳市隱幾日到燕臺養母傭書遠逢人彈劒哀山田近無歲朝士或憐才久厭風塵色因君首重迴

初入舟即事

秋風灞陵道征旆雨中翻久宦疎行路扁舟如故園水雲前浦漫簫鼓大河喧去去班衣日天南戴 主恩

南旺道中

久厭泝流苦今朝心眼明波分南旺閘雲出濟州城岸樹將帆直江蒲引棹輕網鮮還可市一酌慰歸程

白鳥

進舟風日好白鳥故翩翩淺掠時翻水交飛屢墮舷天空任所適玉立自相鮮期爾秋江上蘆花穩共眠

鴈

颯颯滄洲晚羣飛鴈不驚伴雲疎墮影入暝暗聞聲物有催歸思人今共去程江南知自好何意戀邊城

雨中過寶應湖

搖搖湖上槳漠漠鏡中天白散孤村雨青圍衆堅煙鴈聲寒故急帆影濕難前忽聽棹歌發采

菱何處船

月夜自高郵度邵伯湖

湖光渺無際擊汰月明中遠樹微於髮長天湛若空地分淮浦闊壽接廣陵雄不涉連波險安知楫石功

愛此青天月能隨獨客舟金波窮浩漾玉塔鬪沈浮杯酒自清夜江湖仍素秋毋爲嗟水宿吾道本滄洲

九日過維揚

九日逢嘉節孤舟泛水涯空持彭澤興不醉廣陵花楚甸仍連海隋宮但落霞登高如可望雲白是吾家

冬日憩王氏山亭

步武柴門外悠然帶草堂水寒猶濺綠林澹一飄黃石逕行雙鶴陰崖宿短篁主人賢可問時許過東牆

寶華寺

乘輿尋初地千山面面幽竹深猶有徑花滿正

當樓水上白雲老林間清磬流未能從惠遠空復問滄洲

過沈氏山亭

閒居正多暇徒步訪嚴亭日落半山紫春深芳沼青花香分徑入鳥語隔雲聽稍借繩牀臥疎林酒易醒

夏日閒居

僻居人境遠高臥歲時淹桐雨清移幄梅風潤卷簾林光看更好鳥語靜翻嫌怪得逢迎少潛夫本愛潛

一丘元自許三徑與時違幽響借隣鶴清風來竹扉嬾從詩學廢閒識道心微不是抽簪易中年愛息機

西林杳不極引領望難分落日照芳草清心棲白雲無朋安用解既隱又焉文從倚復何道終然離世紛

晏起

不覺東林曙悠然夢亦稀日過高樹緩風度語

禽微古梵清禪榻流雲護竹扉却憐趨曉陛顛倒問朝衣

即事

苔沒寺門古雨深人跡稀果隨山鳥落雲帶浦鷗歸曉漲喧魚市新晴進葛衣不須尋泌水此地亦忘機

垂蘿青不盡杳靄夕陽西戶接雲俱變樓涵日月低寺貧僧出少花暝客來迷何計成長往蒼山老灌畦

一境白雲封山窗聞暮鍾炊煙出深竹殘日挂高松淨業依馴鴿雄心薄臥龍空林百無事吾亦笑吾慵

小閣上千香幽人野望遥簷雲淸曉樹疎雨緑春岧天闕前朝寺風多隔浦橋心期竟何託鐘磬日蕭蕭

舟行即事

靜愛澄波遠孤篷入夜行凉風吹雨散落日倒江明岸黍靑難盡雲山澹若迎遥看原上叟倚

杖賀新晴

雨中過浮佛寺

衝泥入古寺雙屐傍林淸松際漏天影竹間流磬聲鳥馴當食下僧狎短衣迎機事今忘盡江雲片片平

天平山

乍入天平路山深日易曛筍輿秋色裏蒼翠轉紛紜石立齊看笏泉飛半墮雲古賢祠墓在千載挹淸芬

靈巖山

複道空中峻躋攀盡落暉黃雲過嶺合白浪接天飛傾國已塵土遺蹤知是非惟餘弔古客吟眺不能歸

家弟園亭集山甫諸君得肥字

吾弟能爲圃何人解叩扉當尊白鳥下移坐緑陰肥月似私高會星還動少微經年始一醉寧惜露沾衣

野色延松徑淸言傍竹扉春波同酒湛梅雨浴

蔬肥客好如玄晏山晴近翠微奇懷各未盡臨別重牽衣

因山甫問沈少卿

不下山翁榻安知水部賢新詩能進否高飮定陶然吾道浮雲外相思落照前吳江一衣帶行泊予猷船

送十一舅之山東省覲家君

燈火夜船明依微送遠征谿因太行戀稍緩渭陽情爵何秋應老淮流勢已平關門如紫氣或

有候人迎
憲府秋霜淨嚴親旅思孤此時非骨肉何以慰
桑榆峻嶺遙分嶽飛泉競出湖殊聞饒勝賞行
矣莫躊躕
天津大風舟中雜感
屢識川原改能無客思加秋深猶道路日薄轉
風沙木落連江急灘危拒浪譁平生四方意及
此一長嗟
露下金莖迥風前畫鷁孤未能逃薄宦誰得免

長途海近濤初壯江寒日易晡遙憐望鄉處雲
物共模糊
迢迢秣陵道衰鬢復經秋起自緣 明主歸寧
失故侯我行深岵屺家在有菀裘比夜庭闈夢
憑將泝衛流
晩春同公亮敬承汝培郊游因過張惠安
園亭看海棠
易識郊原路雲深漢苑西逢青泉嶺出新綠萬
行齊度水幽尋寺看花遠就蹊何因暢心賞賴

有玉壺携
繫馬當門柳簷花與客期不妨桃李盡恰及海
棠時暖艷侵衣潤微香過蝶知忍能輕別去猶
折一枝隨
忽漫尋花至將無看竹同主休稱上客吾自忝
東風晴水恒滋碧疎畦未落紅殷勤謝春色留
貯曲闌中
映戶紅雲濕移尊繡障開從知爲春事未敢勸
登臺遠樹初浮蓋飛花競入杯茲遊蹔揮手重

問牡丹來
郭外偵花信市中逢酒人行隨綠陰遠坐得紅
芳新此地足淹日他鄉俄送春臨觴莫惜醉歸
路即風塵
進騎破晨煙廻鑣夜火前世情堪自免春興各
相先草樹深成塢雲霞暝墮川乾坤有雙屐那
可負流年
夜過莫廷韓適張賓卿賚國聘携酒成集
分韻得魚字

誰能載酒至君自草玄居泉茗夜逾碧庭花寒
漸疎宦情銷欽叚鄉思入鱸魚獨有千秋氣相
看偶未除

題費國聘市隱園

聞道林居勝青山五畝園竹深藏蔣徑花發露
秦源不淺江湖意寧知闠井喧自茲稱大隱無
復羨金門
偃蹇逢清世蕭疎遺壯心江山南紀大園圃故
鄉深高臥名愚谷忘機實漢陰因君話幽事吾

亦慕抽簪
誰云在城郭臨眺亦悠然月共荆門樹池分夢
澤天世情金馬外心事白鷗前何日相思駕凌
風度郢川

寶菴集卷之四

寶菴集卷之五

吳郡顧紹芳實甫著

五言律詩

喜陸彥先至

常憶秋風裏離尊共黯然所期寧此地相見忽
經年白眼時人過青山旅夢牽懸知有新語羞
屬蒯緱篇
何時辭茂苑幾日度盧溝客路諳垂老詩名起
壯遊未須論市駿那必愧盟鷗況有杯中物偏

能洗爾愁

陳長倩鄭文父沈少卿夜過

異國逢秋老佳期背月明猶餘尊酒興得與故
人傾落木鳴階細流雲過眼清翻憐擊筑者燕
市不藏名
浪跡依朝市幽懷傷友生巳甘身是客寧避酒
爲名天闊江鴻遠霜嚴夜柝清秋風一張翰千
古共含情

遊雙寺分得名字

欲辯招提路蕭然傷禁城樹疎銜殿影風定落
鐘聲醉即深禪悅秋能澹物情祇令心地淨不
必怨浮名

宿淨土菴

春山無盡路落日尚行吟下馬逢蘭若栖禽帶
夕陰遠峰青靄積古樹白雲深一借支公榻聞
鐘澹客心

清涼寺

日出孤峰杳諸天在眼前鐘傳萬嶺曙花散百

重煙野曠行人外雲低落鴈邊清涼誠此地吾
意欲栖禪

馮開之見訪

剡上難廻棹嵇生舊入林二毛驚久別一水慰
相尋落月窺投轄高山對鼓琴因君誇得計生
事有雲岑

山家

紆廻度山磴寥落見人家屋角參雲竹籬根綴
野花茅茨長兒女歲月換桑麻不厭畢栖拙西
鄰有地賖
家在白雲偏深居不問年湖山聊得性耕鑿但
隨緣剝果村村樹燒松戶戶煙無人會幽意風
澗一泠然

孤山問林處士故宅

行尋處士宅寂寞斷橋東道在軒裳外名參俎
豆中雲深迷放鶴天闊想冥鴻獨向空亭望晴
湖卷白虹

庚寅元旦

四十仍加四春風又卷簾眼看時態左心入道
門恬隨俗稱家慶憂時問歲占巳甘成小隱何
取吏情兼

山亭閒居

豈有避人意經秋長閉關蕭然松下戶對此城
中山得雨深林映隨雲倦鳥還漸諳丘壑理聊
復養衰顏
小築類藏蝸逶迤傍翠崖樹深三徑狹花密四
時佳列岫環虛閣流雲護半齋園丁報新景若

色雨連階
人猶艱半菽吾幸足蓴羹況以林廬僻居然枕
㰅清有園題獨樂無力愧躬耕燮理羣公在民
巖未可輕
自愜卑栖性爲園近復幽携兒能共出過雨未
妨遊低樹時巡果清池靜狎鷗平生五嶽計於
此半沈浮
岸幘此何事悠然臨高臺放懷山月出傾耳松
風來臥石平依草穿巖喜破苔無人會幽意日

日長蒿萊
孤懷但有託三畝亦名園深竹自然靜幽禽時
一喧馬鞍青作障婁水碧浮門吾計枋榆足何
心問化鯤
以此巖巒秀兼之水木澄孤雲栖自可俗客到
何曾栗里誇元亮藍田過右丞慚無二公句空
自健攀登
深衷寄巖壑頗笑愚公愚凡木刪仍補危峰仄
更扶花繁秋不斷松翠晚相紆莫作平泉誡當

坐且自娛

游金山寺

把袂金山上雙眸送斷鴻樓臺餘地少煙水極
天空壁立千秋氣瀾迴一柱功馮高意無限長
嘯領雄風
何年浮梵宇此地足漁磯白水環無盡紅塵濕
不飛雲間僧洞冷鐘度客船微獨弔遊仙子天
清鶴未歸

清河道中

客計浮難定離心悵有餘雲山去家遠風雨泊
船初漲退濤猶勁沙低樹亦疎老親時借問前
路復何如

輓周伯中 并序

伯中死十閱月余前既銘其葬矣爰自
斯人云亡知己寥絕俛仰規懷不勝黃
壚阮笛之慨無所發之北行舟中亡聊
追爲輓詩三篇援筆便成語無溢美情
不過飾驟而讀之流涕被面語云長歌

可以當哭知伯中者不可不一讀此詩

當亦不忍再讀耳

七尺今何託泉臺手自治餘生終後事一死類
前知隴樹孤難植溪流咽似悲祇應新隧道日
有碧苔滋

夙昔名家子才情故不凡生常憎白髮死未脫
青衫蔀屋今辭陋藜羹永避饑歸歟傷先骨賸
有數松杉

二十餘年長情親晚更深祇今成死別那復論

升沈墓有新留劍筵無再賞琴浮雲自飄忽天
地亦何心

憶家園

淮水長東下孤帆迅北征空紆故山月惟有暮
雲平巖樹遙憐色庭花暗識名何時賦歸去稚
子候柴荊

閘道

閘道淮徐境頻年水不驚捍堤推吏績安土見
人情野曠田廬出春深菜麥平　陵漕雙大計

大意輩　皇明

書懷示王季中何無忝

只是他鄉客難爲令節心菖蒲何處酒綵縷隔
年鍼炎日虞驕塞長河伏滯淫因誰破愁寂傾
盍足知音

清源送龔汝修之嶺南

五月披長路送君在異鄉幾年纔此會一別又
相望萬里天南節孤雲薊北裝大庾饒驛使莫
惜報春芳

臘間上人時方校刻藏經

吾聞遠公後之子嗣東林龍象能持法虛空不
住心經翻大海藏菴結五峰陰惆悵人天隔松
關未可尋

涿鹿署中遇雨

亦知　帝京近聊息雨中裝觸熱使車少浮陰
公署涼開歡背遠酒檢句倒奚囊稍怪風塵色
悠然似暫忘

葉給諫邀遊壁公莊同敬承用韞賦

豈意青雲侶能爲白社招郊園深載酒川路曲
聯鑣亂水分流碧垂楊蹴地嬌因嗟市朝裏春
思日無聊

江南二月景宛在禁城西水木澹相映山禽時
一啼遠花酣醉眼殘日送歸蹊不及衡門下春
風足杖藜

詠用韞庭花

萬戶長安道君家花滿闌歲華天澹蕩春意日
更端客綠藏鶯小新紅冒蝶殘惟應比鄰子開

落盡同看

郊游

不斷見游人遙堤樹樹新名園猶隔水幽徑不
生塵易得花前醉從拋客裏身惟應此時意暫
忘故山春

郝園看海棠

幽林一夜雨春滿海棠枝正此新晴好悠然步
屧宜日蒸紅易吐風橫艷難持垂老猶情至逢
花是醉時

題柰樹

嘉樹園如幄清陰一畝垂可憐携酒至正爾及
花時車馬春相逐風霜老自知豫章天萬里寂
寞棟梁姿

韋公寺

邦望珠林好斜通綠水灣客迷花下路僧啟松
間關春色故酣閨宦情刪愛閒盤桓殊未已歸
鳥下前山

夕眺再登抱甕亭

不盡看山意危亭送夕陽峰迴秋半色樹入雨
餘涼月出連三界鐘鳴徧下方如尋遠公榻應
記竹爲房

濟上逢敖嘉猷

濟上此何地翩然逢故歡十年一瞬過雙鬢各
驚看我狎吳山隱誰憐世路難因聲謝諸子不
獨勸加餐

阻風瓜洲

江上忽風浪孤舟空夜磯山如當客住天亦姤

人歸遠火明疎荻層波接短扉幸聞鄉語近鄰
舫晤相依
集杜句寄懷京邑同好
獻納開東觀爲僚記腐儒形容勞宇宙樸直乞
江湖書信中原闊津亭北望孤他時一笑後夢
盡失歡娛
良會不復久踟躕此驛亭聖朝無棄物漁父忌
偏醒紗帽隨鷗鳥孤槎自客星平生飛動意相
見眼終青

易識浮生理青雲亦卷舒帝鄉愁緒外中散舊
交疎晚泊登汀樹秋來把鴈書東南兩岸坼高
枕乃吾廬
繫舟今夜遠萬感集淸罇相閱征途上長懷禁
掖垣故山多藥物隨事有田園濟世宜公等吾
知養拙尊
五言排律
集周行之得懸字
策馬衝寒色相過亦偶然宦途驅日月客思滿
幽燕下榻浮塵外開尊落照前新知爭慷慨稚
子慣周旋善病疎浮白淸言傷草玄雲生齋閣
暝花入錦屏姸玉樹紛相映華燈㬥並懸物情
先令節吾意惜殘年伏臘從他易襟期且自偏
春來更有約揮手萬山煙
碧雲寺
逕遂籃輿盡天閶寶刹開石梁浮螮蝀松壑隱
風雷萬刼黃金相千盤白玉臺泉聲緣砌響樹
影抱峰廻魚競淸齋出花依煖洞栽冊梯含薜

荔朱戶繡莓苔嶺勢環如障湖光浸若杯鐘鳴
山更杳路轉月仍來欲問無生偈支公安在哉
立春侍班恭紀
昊帝司陽令彤廷肅漢儀甫從元會後況復肆
朝時路礙遙傳蹕鑾輿半護旗曙光隨鑰啟宵
漏引鐘遲日月懸丹扆雲霄敞絳帷省郎趨玉
佩中使繞金龜動地儒音奏彌空法駕移香煙
籠柱檻燭影度罘罳蒼璧凝旒見青旛匝殿披
土牛京兆進花勝內家持振鷺千班合呼嵩百

春隨東郊迎淑氣秘館貺春詞歲序雅風俗韶
華光禁苑暖歸占苑樹寒薄驗水澌子夜流芳
洽晨軒典候宜禮均三始重恩以八荒綏寶曆
鄉應萬貫圖亭正夷垂裳天表近班筆侍臣窺
淸切當螭陛榮光接鳳池平生慚駑劣遭際溢
鴻私莫問行盤菜還傾向日葵

送孫以德翰長

臨岐一把袂客思滿幽燕落木仍今夜開尊是
別筵金鑾初下直畫鷁儼成儒故里日相望離

居秋可憐白雲浮海潋芳草入吳天迢遞王孫
路棲遲傲吏緣舞衣看是綵辭戟守猶玄氣與
鵷鴻杳情將薜荔懸平津疎雨外古驛晚楓前
旅夢消征旆鄉心逐大川醉歌驪已駕明發鴈
俱還徑入延陵郭寒催蠡瀆船飛蓬驚此地接
羽定何年皎皎屋梁月寥寥山水絃風流京國
盡早散宦途偏余亦尚生侶將歸平子田本家
要水曲薄業太湖邊瑤草如堪拾相攜凌紫煙

入直應　制

帝運千齡泰天工庶績熙紫庭多暇豫淸蹕少
游嬉翰墨紆宸賞簪裾荷睿慈人當步瀛日殿
敞集賢時橐筆新恩許賡歌後命隨乾臨奎壁
府春繞鳳皇池漏永圖書靜花深劒珮移雲霄
紛接武雨露迴含滋小伎慙蟲篆神謨類管窺
唯餘丹悃在傾向一如葵

陪祀　長陵

一望橋山路乾坤儼翠屏岩嶤盤北極肅穆敞
明廷萬嶺環爲帶層巖覆若扃殿浮無限紫松

鬱自然靑混合驅元氣騰騫卜地形鹿馴窺窈
窕龍臥隔沈冥睿算高遷鼎玄宮俯建瓴當時
夷內難不日靖滄溟業本雲仍固勞曾櫛沐經
至今趨鐵馬猶自震雷霆朔漠遙維險南山豈
辨銘瓊樓標玉穴繡戶鎖金釘古隧新除草穹
階舊見蓂墮弓虛碧落埋劒颯精靈虹白低垂
牖泉哀細入汀路人瞻表石中使掃空亭雨露
深　皇慕簪裾拜大庭重宵開壯觀下國仰儀
刑仗繞蒼梧月燈懸夜蠻星天應留寶地神或

駐鸞軿四序祠官在千秋　帝鬼寧小臣歌盛
烈風栢共泠泠

舟中書懷寄同館諸君子四十韻

世網罥孤客羇愁費五年縱饒妻水夢仍隔潞
河船多病　君恩借長林野性便此生元戀闕
一賦却歸田度郭迎秋爽行舟攬靜緣汀鷗斜
照裏村塢晚霞邊挂席輕浮鷁蹄罾細得鮮吳
波將棹遠漢月倚篷圓蹇予非無適同人黯共
憐古祠縈去馬芳草面離筵把酒疎難醉分袪

暗復牽弟兄俱海內肝膽定誰專憶昔瀛洲選
光騰列宿躔鵷鸞初奉直騏驥必爭先業附青
雲起名驅白雪傳九重霑寵渥七尺仰陶甄筆
底雷春動藜端火夜然曉承中使詔月受大官
錢玉署閒繙帙金門緩著鞭豎儒慚續尾高步
幸隨肩斟酌尊頻倒探尋屐屢穿語深宮漏後
興發苑花前物態消沈陸交情寄握荃雅知容
任誕詎敢鬭嬋娟嵇呂襟期合應徐姓字連那
堪垂柳別更及早鴻天藥餌扶吾往經綸孏爾

偏氣酣歸落莫才小託迍邅跡豈乘桴者心狐
下榻賢官迭工覆鹿吾道倦游燕丘壑無多地
茆茨有數椽老親娛杖屨高臥出風煙喜奉趨
庭綵言抛執戟玄漁樵眞自狎松菊久相牽小
隱難兼吏離居祇類禪轉蓬驚未定投漆亮能
堅想像依瓊樹淋漓對錦箋溟鯤終浩蕩籬鷃
足翩翾日落供回首潮來應扣舷泒菰儻相憶
關路極三千

陳少尹園亭看菊有贈

車下閶流水城隅見小亭柏林分徑入桐戶倚
雲扃鑿沼通滄海排峰寫洞庭有懷成壘塊茲
地豁沈冥潦倒逢三益淋漓醉六經老能驅物
役窮合解天刑得士眞山斗稱余是歲星提攜
常折節爾汝遂忘形九月初繁菊重階正落蓂
懸燈交綺繡移席動芳馨爽氣標玄圃餘光掩
素屛質應空粉黛秋亦鬬娉婷歲月誇猶健江
湖厭獨醒柴桑虛寄傲甘谷謾延齡豈是今高
會勞君眼倍青

秋思

何日論長往臨風失故鄉東南自迢遞悵望益微茫薄祿依金馬流年閱草堂暮雲當戶白秋葉向人黃避客眞成隱攤書稍近忙此生扶傲骨何物借名場醉卽形神合慵甘詩謁妨世情紛餓虎吾道本相羊善病猶懷昔幽棲寔倦郎乾坤付丘壑煙水歷星霜獨把江梅老親牧晩稻香小舠縈近浦濁酒過隣墻農圃諳垂蓋衣冠屛漸荒也期歸浩蕩誰識變行藏戀 主從

交戟携家任裹糧玉京天未遠僊掌露仍凉晝直趨東觀春遊出建章秖能慚小草詎擬賦長楊乘鴈嗟徒集冥鴻意豈忘倘期投老處明月太湖傍

登六和塔

寶塔湧祇園丹梯曲自捫八窻行日月一柱竦乾坤嶺嶼遙襟帶波濤暗吐吞微茫三界接縹緲半空騫蟻垤分城市龍宮極海門鳥窺丹葉下鐘散白雲屯建刹名仍古因山勢易尊扶笻低碧落岸幘小中原翠擊每苔鎖青披薜荔軒雙林瞻領袖三竺拱兒孫地似瀕江斷天難落日昏錢塘舊形勝一覽見雄藩

新篁斐亹相對映發悠然會心爲賦新篁一篇

坐見江園裏檀欒萬竹深泥蟠終磊落雨洗忽蕭森紫蛻蒼虬甲青抽碧玉簪連雲纔一畝掃月巳千尋矯矯伸孤節亭亭抱素心乾坤淸自許霜霰老從侵古徑高衢日隣窻遠借陰參參

子猷後千古寄知音

南宮道中紀旱兼識所感

時事艱何甚人情殊自迷似聞寒見雪無復雨沾泥隴白全枯麥沙黃迥覆畦氣祲連趙魏塵土暗靑齊大氐憂懸磬誰能厭咀藜氣蒸雲似火農者貌仍黧歎息盈閭里蕭條及犬雞拊心悲稼穡延頸渴雲霓遠綠愁看樹微靑喜見稊流亡兼老稚鱗鬣困鰌鰕有市多胥井無泉不斷溪尋禜雖並舉霢霂竟猶睽 聖主求民瘼

仁風解仟跬至今虞赤地何以謝黔黎國勢方椎髓宸謨豈噬臍桑林天遠近雲漢語酸嘶大計歸廊廟餘生付粥虀如何此行役形影共栖栖

遊靈巖寺

遠岫難逢寺靈巖況有名盤空一磴出揮手萬山迎棟宇梁朝接風煙晉甸横樹隨巒壁轉天入棧雲平積蘚埋碑篆懸厓落磬聲競窺金閣麗誰悟鐵衣輕列嶂雄千雉飛泉湛一泓古林

深駐馬春壑半藏鸎竹翠含虚館霞標擁化城向來塵不到從此境長清杖屨淹留日乾坤汗漫情坐餘登岱興惆悵把行旌

寶菴集卷之五

寶菴集卷之六

吳郡顧紹芳實甫著

七言律詩

秋日山亭喜伯中見過

庭前蕭瑟見秋歸獨上高樓望翠微雲際素蟾窺樹小水邊紅葉帶螢稀深山是處堪開徑窮巷無人任掩扉君自風流解相訪焚魚呼醴逗斜暉

賦得玉河春水

誰見青皇御蹕回龍池一夜水文開似將玉露

分僊掌元並銀河接上台宮草暗歸漪影綠苑墻斜送瀑聲來臨流共有游魚羨無限恩波日泝洄

得和甫書云讀書虎丘

薊門南望客心驚汝昨因書報迺兄小隱虎丘成獨往薄遊燕市愧微名何年更擁諸姜被遲爾俱飛二陸聲山閣毋勞頻騁望煙雲或恐重含情

九日張膚甫史應之萬仁甫同登總持閣

岧嶢傈閣俯金湯結客乘秋覽大荒日抱五雲雙闕紫天留殘照萬家蒼他鄉共闘看花健此會仍誇落帽狂休沐向來同數子風流眞不負重陽

張史萬三子約遊燈市阻雪不遂率爾述懷

戸戸燈輪寶市開漢京佳麗接蓬萊相將斗酒當春醉忽漫輕鞍礙雪回綺閣夜虛千炬影芳

罇寒仗隔年杯如何咫尺繁華地不駕虹橋去復來

曹子運要過張常侍山莊

誰家别館城西頭六月觸熱來尋幽一簾槐影日亭午萬壑蟬聲山欲秋片石遙凌太湖色虛堂倒挾清池流雲林咫尺不得住安事拂衣稱壯游

面面軒窻倚淥池紅妝恰就鏡中窺餘霞暈起當尊媚遠水香生入座遲泰華峰頭天縹緲若耶溪畔錦迷離採蓮却憶江南樂簫鼓閶門[illegible]舫後

門向林中宜散髮還從臺上試披襟平原野柳村村合小徑藍輿步步陰刺眼青山新爽氣窺人黄鳥故清音翛然甃出風塵外且任明朝更陸沈

送陳卜野之新昌

長安陌上輕離別屈指逢君又送君落日亭亭一尊酒單車渺渺萬山雲南州循吏多同榜北

地賢昆雅出羣爾更風流解篤政薊門早晚頌聲聞

不得伯任問怪之

南去煙雲接豫章東風萬里坐相望郎言龍劒終雙合無那鴻書斷八行循吏聲名依日月故人情事隔星霜如論金馬蕭條意慚愧長安粟一囊

送傅司訓之越

羸馬青衫何所之南還仍度越江湄早沈崗卷

成華髮晚雁諸生得絳帳虛擬傳嚴能入夢將
無匡鼎擅譚詩刻中不盡佳山水知勝衡門抱
膝時

今年

薊北常年寒苦深今年寒色故遲侵數枝殘菊
猶傲雪一片晚霞時破陰南北土風乍相似羈
栖客子仍苦心茅齋孤影復何道但有家醪時
細斟

寒夜集周光祿分得元字

坐擁金鑪倒玉尊蕭條朔氣避朱門雲邊暝色
千家靜柝裏寒聲五夜喧此會風流仍鄴下何
人詞筆讓開元陸沈自是吾曹事星聚毋勞太
史言

病中史應之遺橘走筆爲謝

伏枕蕭條自不妨朱苞忽荷故人將洞庭千樹
知亡恙薊北三年苦未嘗摘後凌寒偏弄色剖
餘經宿尚浮香野夫消渴如相待欲傲僊人掌
上漿

寄俞仲蔚

玉山南望小于毫有客衡門獨擬騷白首文章
名轉大清時巖壑臥從高草庭花雨幽深砌茶
鼎松風暗鼓濤此際老親便杖屨想能隨意破
蓬蒿

一夜相思寒雨青浮雲碣石爲君停詩從五子
稱同調老向三吳愛獨醒生計自高文苑傳壯
心長付草玄亭憐余暫隔元方御寂寞荀家會
聚星

香山寺

松檜陰森繞百盤自扶雙屐鬬春寒高臨北極
千門敞晴指西湖匹練看石裏流泉鳴磵道雲
邊飛鳥出闌干卽今矯首諸天近何必乘風借
羽翰

手弄晴霞俯翠微坐來山色黯相依上方佛殿
峰前擁下界人家寺半圍面面風煙銷濁酒垂
垂蘿薜裊春衣尊前一片清流在可是江南舊
釣磯

寄顧山甫

薜荔蒼然一逕斜夫君寂寞擁煙霞如雲秋稼惟供酒二月春風只看花老仗詩篇雄笑傲貧將林壑闘繁華亦知無意論禽向湖上千峰總是家

送徐侍讀使楚

四牡輝光夾道喧林間清吹引朱旛卽看南紀諸侯貴自是詞垣使者尊雙屐暮雲過峴首片帆疎雨度荊門燕臺九月深秋色知倒清觴在故園

鄴下才名自數公偉長風調許誰同從知色爲觀濤起可信詩緣入郢工驛路大都春草外王程强半月明中斜陽西北如回首縹緲金莖是漢宮

諸子遊釣臺

每到林泉意便親偶逢休沐卽嘉辰滕蘿逕小恰容騎禾黍村深自少人白葛凉分巖柏細清尊香入渚蓮新婆娑但得滄洲趣金馬何曾異

隱淪

長安秋懷

碣石宮前秋氣高長林落木故蕭蕭孤雲獨鴈時來往細雨寒花共寂寥生計未應關出處野心終自便漁樵蒼茫目斷江南道愁絕嚴城起暮譙

歲杪過楊公亮招費國聘不至

百懶從教與世疎兩眉聊復爲君舒呼來竹葉寒難醉坐對梅花玉不如稚子清歌消夜半隣

家燈火逼年除高陽舊侶今星散一涉浮名恨有餘

伯任上計都門畏禁不見悵然賦詩

別後相思歲已三逢君闕下理朝簪尋常世事何須問咫尺天涯獨未甘形影久憐吾道拙風塵偏與宦途諳亦知握手還堪待春酒新來釀滿甔

人日集馬體良

紫陌東風一氣蘇草堂相對且踟蹰天涯歲序

當人日海內交遊戀酒徒雪色低垂催臘去梅花欲吐杖春扶殷勤此會仍須惜况有清酤湛玉壺

寄懷陳吉水卜野

曾記秋風別恨重只今頻見柳陰濃書來楚甸三千里家近王山第幾峰繞郭花開春寂寂雙江水煖日溶溶空梁落月相思處把筆題詩手自封

王伯楨侍御邀飲梁園

小苑春殘黯自驚樹頭花落靜無聲何來驄馬能乘興况是園亭舊有名遠水瀠瀠涵夕照垂楊歷歷映高城清歌綠酒休辭醉向此蕭然少吏情

山行道中

一一山光墮馬前大堤千步渺風煙卽看眼底饒靈境莫惜春來費酒錢夾岸垂楊飛綠雨半塘新水湛青天曾遊此地今如夢彷彿韶華勝往年

碧雲寺

石子班班小徑成寺門雙抱翠微橫疎簾月蕩峰巒影曲檻泉飛日夜聲步步芳菲春後劇紛紛車馬畫中行平生苦覺浮名累莫向山僧道姓名

送馬水部之南旺

簫鼓喧喧畫色昏風流水部問河源從知官舍無公事高臥泉頭卽 主恩東去名山雄岱嶽南來家信近吳門何時更具平原飲我欲高尋

日觀捫 與水部有泰山之約

送于進士使薊南還

貰酒禪宮破別愁翩翩雙旆指檀州軍中刁斗烽煙淨南下帆檣日夜浮楊子渡頭天似水茅君壇上月橫秋毋煩故里多留戀遲爾雲霄接羽遊

贈懷座主伍先生由蕭令擢守順州

白下秋風三上時雄心半在半堪疑平生辛苦河東賦此日吹噓國士知雨露幸隨桃李後雲

霄終愧鳳麟奇惟餘一寸銜恩意迢遞能過泗水湄

蕭子城邊芳草斑浮雲雙旆指公山鶴川風俗猶存古竹馬兒童半雜蠻劒氣乍開豐令去棠陰雖在沛宮閒何時天上徵書下棘府清光此再攀

寄上谷張中丞

幕府高臨紫塞廻翩翩節制走風雷雲州自古多形勝鎖鑰于今有異材白羽晝閒邊壘靜赤

城春曉戟門開從知雅負襄陽癖鈴閣芸編取次裁

憶昔中丞建畫旛叨從弱冠客平原崎嶔自合書生相顧聆終銜國士恩春雨訟棠陰不改秋霜臺栢老逾尊燕關北望無多地絳帳風流未可論

李武清園亭看蓮

楊柳城陰小徑通芙蕖千片點晴空當尊野色滄波外隔岸人家夕照中太液池邊分曉露若耶溪上醉秋風自憐官冷便休沐常伴鷗羣戀碧叢

東傍禪宮西草做地分清敘占漁磯波間菡萏晴相媚簾外鳧鷖晚故飛盡日林光搖古堞方秋水氣上嚴扉淹留縱酒不知暝行趂前村月色歸

送楮司理之武昌

武昌城枕大江流風土于今似石頭到日使君停棒檄經秋父老候行舟問俗時過漢陽郭披

襟應上庾公樓遙知佐郡還多效江左才名屬楮裒

秋日書懷

淅淅商飈驚綺疏問余秋意欲何如翻因肺病能耽酒不為窮愁學著書花藥幸隨薄宦東南雲白是吾廬寧憂三徑荒蕪久老父明農手自鋤

徐司寇詒詩家君見懷述感

當年躡蹀薊門塵把臂風期共老親宦跡升沈

餘二紀天涯故舊更何人靑雲轉積窮交戀白雪遙飛上苑春却笑古來山吏部不知中散性難馴

十五夜獨酌

横吐金波散紫氛淸觴寂寞歎離羣一年獨占今宵月萬里空瞻故國雲薊苑風煙秋漸老漢宮砧杵夜初分南樓客思眞無賴長嘯人間未可聞

陸敬承自彭城詒詩見懷次韻答寄

向晚西風落木深故人相憶大河陰酒徒別後空燕市魚素傳來尚越吟高臥宦情秋索莫未歸身計日侵尋何時把臂桐江上明月孤懸照兩心

九日小齋枯坐

深秋落木徧平蕪悵望燕臺客思孤未老風煙欺鬢髮幾年兄弟隔茱萸天廻夕照空齋冷雲盡高城朔鴈呼病骨此時增偃蹇燈前花影倩相扶

九日柬沈少卿

片雲孤館不勝秋黯黯寒花伴獨愁多病異鄉仍令節故人今日自風流能無對酒知饒菊可當登高況有樓敢望白衣來小徑扶筇倘許後時遊

冬日閒居

凍雨冥冥吐積寒掩關脉脉起愁端側身天地成孤客失足風塵爲一官北望羽書虛借箸南來魚素勸加餐毋言避世堪金馬動是人間行路難

萬里西風吹敝廬東南歲事近何如亦知堯世頻憂水無那吳民半已魚宵旰總勤　明主顧輓漕仍急大農儲只今禁苑多供奉誰寫豳風進屬車

親舍迢迢五湖曲白雲堪望不堪依常年逐宦身如寄永夜思家夢是歸客路音書遲鴈到秋風甘旨憶鱸肥自緣羈思同零落豈有高情與世違

小至前一日述懷

雪孕風高西日垂晚晴如報一陽曦故園梅柳今何似帝里年光又此時濁酒不妨澆磊塊畏途難自脫羈縻平生憂國兼懷土未老令人鬢巳絲

至日大雪和費國聘

曙雪蒼蒼迷四隣靜看雲物又玆辰乾坤暗入初陽律節序頻驚久客身薄宦行藏宵酩酊寒家庭戶玉嶙峋無由隔屋相呼飲漫發狂歌和

郢人

與國聘過駲象公署看雪茂仁携酒偕集

他鄉見雪倍多情駐馬銜杯望玉京澹蕩乾坤仍不夜虛無臺館忽疑晴常餘莽莽雲邊色似有蕭蕭木末聲相對那愁寒入骨君家宿釀頗偏嬴

徐少司寇簡拜宗伯喜而有賦

履聲初下五雲平建禮雍容衆所榮　聖主自高宗伯選先朝曾重侍祠名文章白首酬經濟冠冕濟時見老成南國衰顏想開慰故人今巳佐熙明

沈陳二子集小齋

九衢風色藹平沙二妙相過問歲華客久漸甘燕市酒春來仍對故園花淸歌渺渺城烏起雙樹沈沈山月斜縱有玄亭但堪醉時人虛擬子雲家

國聘臨別贈我小桃盆草走筆爲謝

草色桃香點座隅贈余不減海南珠葱青歲暮

終相保爛熳春風肯未蘇去住總教懸遠志浮沈何必問玄都寒齋楚楚成幽賞可勝空梁落月無

送朱子得之懷慶

五馬翩翩出上都春風萬里散平蕪楚材舊起明光草漢吏新分虎竹符王屋雲高詩並秀太河月落夢還孤縣知郡閣登臨處直北金莖乍有無

恭題　御藏商喜畫鹿

攸伏曾聞育鎬京披圖意態悅生成天垂雨露
眞咸若地絕虞羅永不驚日出長松窺鼠過春
深豐草引麛行共欣　聖德弘開網跂喙熙然
樂太平

送何啓範

石頭山下鴈高飛申伯臺前落照微當日投繻
曾意氣只今負弩更光輝秋來壽酒分仙露天
上宮袍作舞衣獨有薊門留滯者白雲南望正
依依

花下集同世周賦

落照殘紅暮景懸小庭相對澹風煙避人門巷
時耽靜入眼葵榴也自鮮物色他鄉宜雨後客
途何處勝尊前惟憐明月滹沱棹不得留君一
愴然

端陽同王世周小酌

寂寞誰堪大隱誇每逢芳節怨天涯囊符兒女
存風俗蒲黍盤餐改歲華萬里羈心牽桂樹一
時幽賞對榴花相看賴有情親在小酌清言日
易斜

即席送王世周得登字

亭亭片月花間升耿耿離愁拋未能憐君傲骨
倦爲客況我孤懷常似僧尊前靑眼二三子別
後白雲千萬層留取吳山九秋色遲余一嘯凌
風登

懷費國聘

翩翩意氣比金蘭忽漫分飛獬豸冠豈是郢歌
偏和寡能無蜀道始知難異時碣石風流盡中

夜峩眉月色寒萬里題詩倘相憶五湖秋草問
漁竿

沈少卿見過

五月炎塵耐可當掩關甘與世途忘科頭見客
青天小把臂圍棊白日長芳樹茂紅扶酒醆古
槐濃碧墮繩牀殷勤笑口何容易別後相思更
渺茫

萬仁甫餉薏酒

近來止酒學陶公似是兵厨醞漸窮門外賴能

尋五柳杖頭那必指新豐天連金掌看成露月洗水壺映若空抱甕題詩一相憶自瞪聾眼醉東風

費國聘詒詩見懷次韻答寄

千騎南方晝錦歸津頭相送淚沾衣知心我輩無今古拊掌浮名有是非月在上林孤鴈起春深湘浦萬花飛遙憐回首悲歌地縹緲金莖落照微

紫氣蒼茫晤 帝閽乍分龍劒詎無神幾從宦海悲微祿況復春風送故人交態閱來偏感舊物情隨處又成新于今事事歡娛盡不獨當年漉酒巾

吳儂歸興逐蓴絲楚客懷人正此時雙鯉乍傳加飯字一麾眞與夢刀期爭憐吾黨生平氣各繫中原別後思萬里春明休感慨那能蝸角定雄雌

游草橋

別墅蒼然野徑通迴塘十畝宛垂虹林端不隱

松杉日天外常吹菡萏風未擬勝懷多病減劇憐幽景故鄉同當尊乍可拋塵網細逐清歌倒碧筒

層岡曲抱水涓涓鏡裏垂楊盡倒懸晴晝有時飛綠雨濃陰無地豁青天游人𢨤席偏依樹稚子移舟戲採蓮高會只今容把臂可將河朔傲當年

悶

久耽微祿擬何爲暫鬱歸心可自持萬事依人難肆志一身作客易攢眉天涯兒女仍今夜湖上尊罏正此時槭槭空庭聞落木不禁羈思共凄其

茂仁見過讀余悶詩遂枉和什再用前韻

賦答

憐余何事苦吟爲縱有清酤嬾獨持相憶故人能把臂未歸愁客一舒眉還當落月聽鴻處預數西風泛鷁時即此尊前堪惜別那須數問夜何其

沈茂仁夜集分韻得分字

遠漏沈沈漢苑分小庭月出照微醺如看酒態差堪賞但語離愁未忍聞清夜尚交牛斗氣故園行傷鹿麋羣尊前把臂休辭數別後千山斷白雲

寶菴集卷之六

寶菴集卷之七

吳郡顧紹芳寶甫著

七言律詩

萬壽節恭于舟次瞻拜述感

幾年端笏侍金鑾曾奉　君王萬歲歡紫氣曉瞻天北遠布帆秋自日南看鵷行漫擬陪嵩壽虎拜猶能似漢官怪道子牟偏戀闕五湖雲壑聖恩寬

任城道中

秋草依微落照明川原歷歷總關情千家網罟魚成市兩岸菰蘆水向城白泛鷗羣將棹去青懸樹色帶帆行雲邊暗指淮徐近十日遙拚盡旅程

彭城懷古

山外高城接斷虹千秋感慨夕陽中大河天闢遙當險壯士時來各自雄戲馬舊臺荒宿草逝騅遺響動悲風乾坤不盡興亡恨泗水滔滔繞沛宮

得沈君典書知未有北上意却寄

泗水孤帆落鴈前故人書札到愁邊夜懸燕市相思月天闊清江獨釣船偃蹇尚耽安石臥浮沈不借子雲玄秋風我亦歸田者拙宦行藏總自憐

将抵維楊寄李汝培侍御

湖波欲盡見維楊柱史郊居苑在望別緒舊懸淮浦樹浮踪真憶薊門觴偶緣同病偏相惜但隔長江是兩鄉無恙布帆從此去可憐囘首更

蒼蒼

元夕同襲弟奉家君及諸親故小集

久客初歸戀歲華草堂燈火燦於霞斑衣對舞今何夕玉樹相看是一家漸捲暮雲爭擁月乍晴春雪尚沾花老親近況寬行樂有酒留賓可待賖

郊游

小舸林中數問津偶逢佳處即留賓一尊天地容疎放雙屐江山借隱淪雲石背城晴更好桃花臨水晚逾新朝來莫怪耽遊賞客夢時牽故國春

過浮佛寺書感

愛弟昔年同隱處重來九度見春風即看耆宿頭爭白依舊戎葵花自紅靜以道心皈大士譚於名理得支公莫言未老輕投紱漸悟人間萬事空

答寄周伯中

自愛禪堂五月秋敢云吾道在滄洲故人天闊

能相憶此地雲深不可求徑入妙香花是雨榻懸空翠竹爲樓東林好景依然在何必青衫愧比丘

答寄馬水部

秋草門前宿釣艭坐驚飛札問蓬窻家園勝事能粗道世路雄心已半降明月向來懸濟水春風亦自繞吳江殘陽寂寞虛囘首愧爾沙鷗隊隊雙

隔年曾醉美人觴夜色依微度石梁吾道白雲

歸去晚巽時青眼意何長書來動是陽春曲名
下誰如水部郎莫怪野夫訓和少嫺心兼復厥
篇章

登錫山

青山無伴獨成游籃輿凌風况及秋萬井自懸
高嶂曉千帆如織大河流浮圖倒影橫丹鷲古
殿無人卧石牛彝勝那知行近遠野心何地不
滄洲

登惠山絕頂望太湖

閣道崔嵬未着梯仙人玉杖暫能攜盪胸秋色
浮雲外指掌山形大澤西白浪驟翻諸島出青
天忽壓衆峰低夕陽樵採依稀絕萬木風前虎
豹啼

外舅敀孫宅遇顧始餘悵然有作

契闊林泉及數秋只今邂逅緩離憂哦詩湖上
記青眼把臂燈前驚白頭遠岸燒殘樵響斷古
橋楓冷夜堂幽平原耆舊嗟何在西積山空草
樹愁

惠山遊黃顧諸家園亭

窈窕春山幽復幽短筇偏得恣冥搜家家華館
依峰出步步清泉抱檻流乘興偶然同看竹忘
機復爾混眠鷗此中大有玄棲境何日雲邊占
一丘

雨中度江將登金焦二山

鷁首輕帆向曉開指麾飛度大江隈山隨海氣
冥冥至雨挾濤聲隱隱來巳道清時虛擊楫可
容佳境負銜杯還看把臂層巔上形勝東南一

快哉

金山

玉華高館淨無埃萬里風煙迥自開江勢漸窮
廻砥柱山形如削擁樓臺雲留絕頂終爲雨龍
臥空池或起雷斜日振衣聊一瞬壯遊仍得幾
回來

許繼顏園亭看玉蘭花

城頭楊柳漸如絲城曲名園事事宜花信正當
春半好酒人能赴月明期香分楚畹杯前度色

借藍田暝後窺入眼韶華最堪惜可教風雨裏
相思

山中看梅

百日春陰暖漸開自扶雙屐破莓苔忽驚眼底
遥成雪爲道山中盡種梅澹蕩湖風香作浪紆
廻村塢玉爲臺十年夢想今初到休覆殷勤掌
上杯

過外舅山中故居

滿屋湖山酒百巡可憐意氣一時新只今高士

知何在空自梅花相向春徑有蓬蒿長積雨堂
無圖史暗流塵凄京絶似西州道便欲廻車別
問津

答陸七丈

百事中年嬾便辭祇餘行樂未言疲青春物色
濃相媚白日花陰醉亦宜羯鼓不須催落照羽
觴偏得映繁枝憑君莫作風塵語丘壑中間合
置誰 時有勸駕語

喜沈茂仁過訪

星軺六月下滹沱計日遲君訪薜蘿久別故情
應不忘乍逢秋色爲誰多城隅緑樹孤帆宿屋
底青山小騎過試問南天重把臂可如西陌共
鳴珂

忽漫相逢裏水湄却憐爲別薊門時終然吾黨
成龍劒共歎長安似奕碁窻中風雨聞桐葉江
上芙蓉引釣絲縱飲莫辭今夕醉郭隗臺畔隔
年期

小窻緑萼梅盛開

小樹繁英亞竹闌巡簷時借一枝看香浮片月
娟娟淨弱倚輕風颭颭寒直有春陽施翠黛虚
疑夜色混琅玕仙根窈窕人間見轉向蓬山憶
羽翰

夏日陳虞部園 故周太守園

石逕陰陰迴隔塵不煩張坐有莎茵重過藥館
驚新土漸老松篁是故人慷慨百年堪縱酒蕭
森一壑稱垂綸玄雲暮色催歸興取次尋花叩
戸頻

姜仲文招集彭城諸勝處

久向長淮厭溯湍應攀玉樹罷愁端天容鞭弭周旋約地盡河山表裏觀片月自懸空霸壘野雲猶在護詞壇相逢懷古成蕭瑟況復風塵把臂難

過蓋卿東昌

逢君此地客愁寬累歲相思兩鬢看同學尚宗牛耳約幾時重合鳳池歡尊前濟水流難住別後燕雲望自寒莫以時平輕建節祗如吾嬾亦

彈冠

送萬大參仁甫之山東

薊門花發又花飛晚閣登臨戀夕暉天外豈堪垂老別省中嗟已故人稀丹泥尚濕新題疏紫霧常縈舊賜衣何日棠陰成蔽芾好從 明主賛樞機

柳岸春風潞水流使君旌旆去悠悠東方開府元千騎三十專城更上游闕里文章歸大雅岱宗風雨入冥搜惟應臥閣無他事指點停雲動別愁

費國聘雨入都門過訪屬余病中留酌小齋遂枉來什因有此贈

吳楚風煙繫遠思薊門相見喜成悲肯緣久別疎知己共對清觴憶往時蜀道縱難官未左文園如故病何辭惟憐夙昔襟期在握手匆匆各賦詩

張賓卿陸敬承費國聘馮用韞集小齋得秋字

紫苔門巷不勝幽卽有招尋總舊遊十載襟期常卜夜一尊風雨便成秋翻將白眼窮歡笑各吐清言佐拍浮可憶年時離別否萬家砧杵動生愁

賓卿公亮貞復國聘集蓮花菴得魚字

芙蓉池閣錦爲居不遣秋風日夜疎垂柳古城堪駐馬倚綸高檻莫驚魚昆明草樹分慈舊銅狄雲霞對卷舒漫道後期花事晚一枝留賞倍踟躕

賀卿國聘集小齋共賦槐字

積雨空庭漸長苔聯鑣或恐問奇來絺衣月色凉侵戶人語秋聲暗入槐畏路同心猶未失淸時笑口幸頻開當尊磊塊澆難盡莫聽高城急柝催

韓臣書至恠不得余問賦此爲答

珍重三栽薊北書知君情事不爲疎乾坤自著嵇生懶歲月仍深楊子居汀樹水雲空悵望酒船茗椀近何如莫言少日飛翻意取次人間萬

念除

九日諸子出郊見約阻弗克赴既以重陽登高詩相示輙用韻書懷

病骨年來萬事慵却逢佳節罷扶笻浮名尚戀金門戟遠興仍違野寺鍾籬菊待霜黃未吐煙林落日翠還重難將雙眼隨君去卽恐鄕心望裏濃

木葉蕭蕭下夕陽踈簾颯颯晚生凉掩關把酒有何意出郭登臺倘自妨黃菊幾家當令節靑山無數只他鄕惟憐吾黨風流甚浪說千秋落帽狂

常緣散署聯鑣出更想高臺立馬登過雨山容應倍好滿天秋色似初澄銜杯定可淹林月歸路何妨借佛燈會有重陽閏月也拚擕與白雲層

不盡風塵長二毛邪堪秋思復牢騷天邊有弟来貧隔眼底何人杖屨豪已道勝遊成載酒兼聞佳句競題餻蓬蒿徑裏無餘事卧看凉雲片

片高

吳仲文沈少卿集小齋看菊分得笳字

雲物蕭條日易斜卷簾邀客覽成譁夜長空館偏宜酒秋老寒城尚有花自訝年光隨轉燭可憐月色向鳴笳相逢不醉緣何事却恐西風上鬢華

送鄒爾瞻請告南還

曾看九死爲批鱗忽漫雲霄又乞身豈有 聖朝踈直道祇應華髮戀慈親十年客夢燕山路

萬里鄉心楚水濵嬾病自嗟人事絕灞陵空復
望行塵

湖上

晴壁幽泉百道開平湖十里碧於苔晴沙不動
白鷗起遠寺猶微青嶂來跳地柳陰相映帶連
雲麥隴自縈迴江南風物何如此立馬鄉心轉
自猜

九日石湖燕集唱和詩

水面秋雲礴日黃競扶籃轝叩僧堂那期燕市

分裾後重見龍山落帽狂叢菊且拚開病眼千
峰直取佐清觴使君標舉能超俗始笑從前吏
道忙

送諸進士之南陽教授

蚤聞優詔下江干從此天衢縱羽翰 聖主自
來容折檻同人今已競彈冠名高不入芙蓉府
祿薄聊供苜蓿盤諸葛祠前春草色千秋仍與
臥龍蟠

天竺寺

開山何日刱珠林入寺翻容上翠岑松檜老成
祇苑樹石泉喧作海濤音風吹寶界三花落日
射丹樓萬竹深習靜不妨來此住白雲常自護
禪心

九里松

高松一一拄秋旻九里垂陰路不塵天與冰霜
扶正直地分泉石漱清真尋常梁棟難爲用天
矯虬龍未可馴回首五株參泰岱虛名無賴辱
函秦

寄馮開之

古徑蒼苔愛獨行却憐雲霧擁高城青山縱自
成賓主白社猶堪憶弟兄樹引晴峰煙漠漠天
橫秋水月盈盈即今慚負連牀約汗漫虛稱五
嶽盟

游招隱寺

複谷松長草徑迴最深重見寺門開天排複嶺
成雙嶂地縮澄江浸一杯石裏幽泉喧客屐巖
間新綠隱花臺山空路僻人稀到誰更明朝載

酒來

維揚贈李汝培冏卿

與君追數秘書時一一風流惱夢思玉署銅龍天不遠苑花宮樹日相隨已嗟靈劒分燕市况值飛蓬落海涯聚首不堪成黯澹廣陵煙柳共低垂

曾從白簡一蜚聲立掃妖氛見太平去國肯孤魚水眷避人聊逐海鷗盟懷將楚璞愁難辨佩有吳鉤拭自明遥想賜環應不久可容吾黨看崢嶸

贈陳從訓

草樹菲菲島嶼陰美人踪跡近中林冥鴻不在青天外隱豹長依紫霧深小西圖書仍素業南徐山水寄玄心憐余獨往成疎懶遲暮從君始盍簪

珍重高風未可攀千門落日抱玄關簾前秋倚王猷竹屋後晴開謝朓山生白齋虚甘自老殺青編就許誰刪風塵小草成何事羨爾沈冥一壑間

度龍泉關

嵜崟鳥道接邊城行李蕭蕭朔馬輕翠嶂宿雲平地出綠陰飛雨半天橫褰帷日散千峰紫吹角風踈萬壑聲欲寫丹青入歸槖臥遊他日似宗生

南臺

[illegible]旦名山起道場曼殊靈蹟寄蒼蒼圓巖似覆千秋鉢異卉時飛百和香日出羣峰當碣塊天低六月下風霜懸知三昧存千刼儻許凡夫見佛光

中臺

廻巒無樹亦冥冥窣堵波高碧落停千界佛光時見白四圍山色盡環青横天飛鷲中峰秀出鉢潛龍太華靈禪榻蕭條心似水臥聞清唄發嚴扃　臺上有太華池

西臺

崔嵬扶杖白雲巔一望乾坤曲檻前清夜半峰

畱落月夕陽雙嶺界寒煙平臨北嶽青冥合極
眺重關紫塞連寄語安禪須此地西來應更近
西天

北臺

北極仙巒百丈懸郎看雙袖破風煙高雲片片
凉生雨絕頂沈沈晴吐泉磵道層氷餘太古巖
扉落日到居延浮生未作栖禪計已覺諸天在
眼前

東臺

平巖歷盡見崯岈指點扶桑路不賒大海波濤
先浴日亂山煙霧獨蒸霞峯浮鼇背連雙闕徑
入雞園繞萬花不向乾坤試寥廓寧知世界有
恒沙

清凉寺

窈窕迴峰衆木陰憑陵雙屐片雲深千盤磴裏
開僧寺萬壑泉中出梵音室利西來曾示迹清
凉此地足栖心何年世網還拋却一鉢蕭然倚
道林

曲陽謁北嶽廟

香火崇祠晝不扃遙瞻北嶽峙冥冥穹碑代落
名公筆飛石人驚太古靈接影松楸昏日月凌
空臺殿鬱丹青何時直躡恒峰頂手抉浮雲叩
紫庭

入都補故官效長慶體

四千里外帝京路九十日餘遊子程差幸老親
天與健未携妻子累猶輕幾年穩臥滄江色何
物仍聯玉署名出處　聖朝無一補較來長策

是歸耕

九日摩訶菴作

十年漫作林中别九日閒銷陌上塵給苑舊陰
如遲客山僧新句忽驚人臺臨寶刹懸青漢徑
入瓊泉隔紫鈎誰道漢京佳麗地不禁鄉思逐
鱸蓴

秋望

秋老燕臺落日陰一尊何處快登臨蕭條黄菊
自賓主蒼莽山河成古今萬里未休秦塞甲千

門不斷漢宮砧江南諸弟應相憶愁絶孤鴻海
上音

送姜仲文視學關西

年少曾高視草名璽書新拜領諸生臨岐燕市
空車馬改歲秦人望旆旌四顧河山雄左輔中
興文學在西京還應矯首浮雲外突兀憂時意
未平

三十橫金衆所誇翩翩雙騎去凌霞千門朔雪
辭華省二月春風敞絳紗天外黃河朝度馬城

頭蓮嶽晚當衙傳經世業君堪繼不用瞻雲苦
憶家

蒙 恩予告給驛

多病無能合罷官虛蒙賜傳 主恩寬由來禮
數橫經渥無復間關行路難稚子解誇新雨露
長年如狎舊風湍空然戀闕成何事早晚滄江
一釣竿

登岱

震嶽居然五嶽尊中峰忽爾衆峰蹲天含萬象
平開闔海浴雙丸對吐吞終古松蘿清石骨有
時巉嶒暗雲根秦皇宋障俱陳迹鳴咽幽泉與
細論

六龍馳道出雲邊絶頂峩嵯更可憐何閣迴開
羣帝府晴闌微辨九州煙即看嵩華疑無地却
借滄溟別有天凝道蓬萊應只尺茂陵松栢正
凄然

矯首初驚積翠流俯身如揖萬山稠經過不盡
前朝色蒼蕩眞成五月秋齊魯片雲隨倚杖乾

坤雙眼在登樓休論汗漫如翕尚已薄張衡賦
四愁

西望迴巒綴夕曛振衣猶得破氤氳空中復磴
懸疑斷樹杪飛泉杳自聞歲月暗銷秦碣字陰
崝不改漢封雲清朝久讓云亭事司馬何勞草
禪文

酬徐宗伯過訪山園

自愛衡門遠市諠偶逢盤鑾破蓬麻迴舟却笑
山陰雪倒載眞迷漢渚花月出峰巒低枕席秋

來草樹鬱煙霞從今相送還相望歸有園頭路未除（宗伯以歸有名園）

七言排律

游惠山

九度惠山游自慨于今信宿更堪誇凉當水榭狂呼酒巧直巖亭飽看花露下清歌聲似玉燈前紅粉氣如霞春憐青眼歸仍綬月笑酡顏起便斜臥石且停蕭寺履汲泉重試虎丘茶翻因小草窮靈境莫倚長繩繫歲華興到肯辭杯斝數醉深從趣管絃譁惟愁握手明朝別渺渺風

塵獨憶家

游韋公寺因懷沈少卿

九市飛沙晝亦昏卽看韋曲似秦源清波渺渺廻山雨綠樹沈沈到寺門紫馬不驚芳草路玉壺遙駐浣花村從來久客耽鄉思乍到空林澹客魂楊柳梢頭天幷碧海棠枝上月生痕二毛未覺多情減一壑終慙此道尊却憶同游十年事故人牢落臥江樊

送袁子壽

滹沱楊柳暗嗚榔遙指金陵落日黃如爾才名眞武庫此邦形勝自　高皇請看定鼎雄龍虎還擬登臺識鳳皇閶闔靜分楊子月長干曾貯今君香豪華振古成都會風物宜人近故鄉六代宮煙移畫艇萬家秋色對胡牀平明拄笏當鍾阜薄暮垂鞭度雀桁宦計去來同混世　主恩南北並爲郎三山未老仍逢謝兩賦俱傳倘似張爲憶薊門留滯者好因雙鯉問行藏

寶菴集卷之七

寶菴集卷之八

吳郡顧紹芳實甫著

五言絕句

子夜四時歌

歡似枝上花隨風落誰家儂似花下枝花去終不移

種荷荷不花翠葉空田田莫怨不成荷有藕終自蓮

手種黃蘗樹須臾鬱成林西風吹空房容易多

苦心

朝看地上雪暮看雪上跡從朝看至暮門前雪三尺

除夕

自作燕市人今夕幾除夕無夜不夢家何言四年隔

山瓶貯美酒婢子且莫斟有酒不成醉應知羈旅心

晨起即事二絕句

一宵風稍緊八月草全腓未是清霜候閨中已授衣

昔日矜朱華今時墜黃葉莫恨西風吹長門閉嬌妾

舟行即事

願得三千里飛帆一夜還生憎衛河水十步九成灣

白日鬱不開輕舟蕩煙渚不見行舟人但聽煙中語

葭菼兩岸闊日出片帆過坐覺前溪漲夜來秋雨多

即事

落日人煙少臨江惟數家篷窗試一望寒色滿平沙

枕外江流駛燈前客夢殘豈堪重入聽一一鴈聲寒

題敬承來奕臺以西山朝來致有爽氣為韻

却月臺高起披雲望不迷萬山無限好只在赤
闌西
下界疑無地浮空祇見山自來青眼色祇寄白
雲間
片雨犁峰出清秋萬木凋芙蓉千古色最好是
今朝
有酒常玩世無金仍築臺自稱方朔隱誰問郭
生來
支頤看青山飽飯無餘事咫尺官道傍誰知此

中致
拄笏秋天空犁山落吾手偶爾逃醉鄉嗒然復
何有
高臺生雄風披襟對颯爽但撫少文琴當令衆
山響
可憐車馬間自挾煙霞氣却問山中人爭言出
山貴

夜歸淨慈寺

連波曜積雪明月到湖心十里南屏寺山僧臥
正深
山深斷行跡宿鳥亦無喧相送前村月殷勤到
寺門

拙圃雜詠

枝撐藥蒙茸垂陰宛如蓋髙枝驚飛濤清風自
天外 松益巖
平巖何所見此西山陲悠然會心處多在夕
陽時 夕佳巖
誇他歲寒色愛此庭中樹五月噉楊梅艤帆過

玄墓 楊梅塢
斜陽媚幽石相礴不能去主人抱書眠松風獨
知處 畱暉洞
一夜春風生中庭萬花坼惟有巖間松不借春
風色 看花巖
磊磊山頭石鬱鬱崖畔栢并入池水中逋天作
深碧 影碧池
谷上爲盤峰峰下卽盤谷中有幽人居白雲逗
喬木 盤峰

修嶺跨虹梁望望情何極青山出林端蒼然翳秋色

餘清嶺

泓澄洞中水月明浮蒼玉寄語高尚人何須鑑湖曲

浮玉洞

欲攬衆山色不借葛陂龍登樓卷簾坐面面青芙蓉

皆山樓

小齋無長物經卷共蒲團欲問安心法無心那用安

超然齋

宿獅雲庵

日出霧露稀青松澹於沐偶然禽語喧尚有幽人宿

芒鞵青嶂遠草榻白雲寒不盡殘陽色鐘聲自掩關

車中雜言

六月車中坐觸熱良苦辛未識熱中熱試問將車人

上山復下山人憊馬亦憊賴有馬頭山觸目能醒睡

無事高山頭屯兵費倉粟自不識邊烽迎官下山麓

山中泉汩汩山下聲嘈嘈丁寧出山去莫便作波濤

青山臨大道寂寞長荊榛行人自來去誰是愛山人

臥石臨丹壑長松結翠嵐龍泉關外路步步小江南

五臺高何如迴車出雲根千盤下坡路猶未到平原

白雲從何來又復從何去切勿妄舒卷時人知汝處

古意

春雪何狼籍春風鬱未開梅花纔半吐應待可人來

空疑聞白苧真自隔青山不及雲中月流光照玉顏

六言絕句

夢菴詩爲周吳生賦

覆鹿元爲新者化蝶卽是莊周莫問誰眞誰妄
白眼天地悠悠
長嘯五湖秋色高臥千峰白雲處世同歸大夢
何人淸夢如君

園居戲題

前林竹聲暗起半畝桐陰漸凉三徑未通求仲
北窓自傲羲皇
閒雲往來曲渚落日晻冉巖扃消盡三杯白墮

看殘一卷黃庭
竹林沈湎太豪三閭獨醒坎坷意在醉醒之間
自笑古人無我
靑草漸迷竹徑白雲長護柴門春來些子公事
抱甕朝朝灌園
案頭翰墨塵滿閭左親朋面生諸君莫怪我嬾
不嬾應至公卿

七言絕句

紫薇花

紫薇開徧一庭花開逐東風檻外斜夢起漸憐
身是客却驚花影是儂家

獨酌有感

孤影銜杯送夕曛秋風落木靜中聞人生骨肉
東西去世上浮名解誤君

遊浮佛寺有感

獨遊山寺宵成趣松桂蒼浪和夕煙老衲伴余
良久立兩年情事曲闌前

歲暮送友人歸

忽聞歲盡轉陽春漂泊天涯一病身無限關山
煙雨裏臨岐先送故鄉人

別王三

眼中年少紛紛是誰似阿戎風骨奇看取別來
煙水闊月明何地不相思
一棹翩翩水上雲故人應自惜離羣無情最是
前溪水流下扁舟不見君

閨怨

夫壻長安遊俠時黃金不惜醉花枝那知故國

三千里日日閨中待畫眉

旅思

看花遥指鳳臺登鄉思如雲日日增昨夜夢䰟中斷處半江風雨下毘陵

楊柳

楊柳春來映遠山一身憔悴寄禪關無人更上樓頭望陌上青青只自閒

長門怨

鳳闕千官早罷朝金輿自向主家邀誰憐深鎖

長門者即是當年舊阿嬌

送張伯任

握手燕山道上時共言南北兩相思使君但有飛凫術何必尊前悵別離

我住京華君獨歸君歸仍向大江西臨岐爲報親知道從此生涯信馬蹄

除夕口占

小坐寒窗近一更山妻供酒話羈情不知今夕爲何夕賴有鄰家爆竹聲

黄金雖盡未言貧祇歎三千里外身此際高堂燈火下停尊應自爲征人

小女燈前笑語譁汝兄汝姊在天涯不知兄姊今宵會可解含情憶汝爺

遼陽凱歌

榆關一夜掃胡塵白纛風清喜氣新　聖主祗令優汗馬將軍寧復讓麒麟

西去呼韓款未央東來遼水得名王不須更挽天河水瀚海從今罷戰塲

燕來

薊門春老見花稀夜夜家園夢裏歸惆悵堂前雙燕子朝來能傍舊巢飛

送王詹録使閩

碣石宮前楊柳青依依偏自傍離亭長安正爾愁今雨南部遥應指一星

鴈去君來潞水濱鴈來君去又當春莫言來去風塵苦雨露隨君徧七閩

三十六峰溪九曲知君到處愛登臨山中倘遇

傒人在爲道東方正陸沈

問開之疾戲題

北風蕭蕭走燕市十日高臥九不起因君笑謝當壚人邪吏文園病相似

送黃律元舍人

遥驅六傳下三吳回首燕臺落照孤一自使星南度後金門還識歳星無

別酒凄其竟不酣朔風歸騎自驂驔憐君一似隨陽鳥纔見寒雲又向南

我自因君悵別離君歸應不解相思江南二月閶門道楊柳春風徧酒旗

和外舅陸翁山居雜詠

不向叢林師遠公閒翻貝葉悟三空人間縱有無窮業總入毘盧覺海中 看經

莫歎支離一病身病中翻得見天眞縱然藥裹無錢買芝朮山頭歳歳春 [illegible]

柴門不掩萬山幽有客相過自勸酬休是蓬蒿三徑滿也知無意避羊裘 對客

但飲何須較聖賢三杯常得醉中禪從今萬事都休問且課兒童種秫田 飲酒

枕開窗夢不醒醉鄉深處自沈冥山中久與塵寰隔太史何勞奏客星 高臥

送馮開之

鴻首南浮落照孤片心終自傷江湖如何無限金莖露消渴秋風竟未蘇

青草春風點地斑浮雲不度薊門關故園楊柳初舒眼恰見征夫萬里還

與君今作別離身別後風流事事新三竺六橋春似錦那能不妬獨遊人

檇李千峰刺眼青越王臺畔暮雲停宮袍畫舫攜歸路却笑金門老歳星

一曲驪歌響入雲濯纓亭畔思氛氳尊前請看金堤水流出青門尚不分

上巳郊遊絕句同楊公亮陸敬承賦

蒼煙白日野泬泬立馬高原問古牆遺跡漸隨青草沒路人猶自說昭王

窈窕雲林總不迷春風偏繞劍城西桃花望裏
三千樹步步紅香襯馬蹄
隄下流波瀉蕩時倒垂楊柳綠煙絲東風半似
江南道只是前村無酒旗
萬白千紅釀彩霞杖頭錢盡酒還賒春光何處
最堪惜明日不知今日花
無邊芳草綠如雲點點香泥屐齒芬十里春波
渾似鏡就中偏映石榴裙
胡姬半醉嚲雙鬟也向江頭祓禊還女伴穿林

又相喚競將花瓣鬬紅顏

秋江曲

畫船秋浦泛新紅水面羅裙妬晚風不分夫容
能並蒂歸來惆悵月明中

中秋獨酌

今夜長安月正圓小庭寂寞倒清尊已知萬里
身為客却怪清光似故園

觀泉亭

蒼崖石竇古時泉溅溅循除幽可憐昔日引泉
人不見祇今泉響自年年

送姜仲文

長向燕山望白雲那堪春色重離羣天涯把贈
無餘物一片鄉心遠送君
二月東風吹柳絲滹沱南下片帆遲丹陽郭裏
花如錦正及仙郎晝錦時
錦袍玉笏擁前旌六傳光輝動舊京夾道行人
齊拍手當年即是棄繻生

桃花

小窗微雨潤輕紗一樹芳菲似彩霞誰道劍門
春事少梅花纔落又桃花

春山曲

亂山高下碧嶙峋古路無人可問津但少太湖
千頃玉恍然疑是洞庭春
山下凄凄芳草春依微一徑似通秦此中莫道
無相識樹樹桃花欲向人
芙蓉朵朵白雲層指點西方問老僧怪得連天
常紫氣萬山如帶是諸陵

西去名山隔洛塵一年一見一回新山靈不似
山僧懶更刱千峰作主人

籃輿步步踏香塵拂袖空辭洞口春千樹桃花
渾欲醉那能不笑獨醒人

一瓣蓮峰着地垂蒼然秀色上鬚眉遊人乍見
驚相賞盡日山僧看不知

南岸澄湖北岸山柳條新綠板橋灣風塵來往
人如織不及羣鷗隊隊閒

送曾直卿

紫書玉節下承明天上詞臣晝錦行不獨縣官
親負弩故園花發待雙旌

秋風嫋嫋動三湘迴鴈峰頭夜有霜此際思君
千里夢還隨明月到衡陽

燕子樓

門鎖殘陽暗草茅千秋寂寞舞衣拋樓頭燕子
能懐古歲歲春風入舊巢

江村

野花如繡菜花黄十里春畦步步香遲日暖風
無一事自移輕舫過橫塘

芳洲楊柳緑毿毿千樹桃花盡倒涵莫向武陵
求別業儂家元自住江南

壽隱者

抱甕當年并息機龐眉鶴頂世人稀夜來柱杖
看南斗似有祥光指少微

題孤鴈圖

獵獵寒蘆風倒吹南鴻獨宿晚江湄何時天際
冥冥去不向人間貢羽儀

舟行遇雨 時吳中又大水

水雲濺濺黑風旋篙師繫船古柳邊行人不度
住亦得簑笠老農泣向天

湖波將雨接堤平何處田家不望晴一曲農歌
聽未了桔槔千轉盡愁聲

傅伯俊明府邀遊石湖因訪王玄靜抵暮
云別

十里澄湖畫鷁浮主人高論客能酬不妨廚傳
朝來薄面面青山供案頭

使君行部挾春風宛轉蘭橈處處通不但勝懷
能獨往自來公事了湖中
五柳當門隱石湖千竿小隊隔林呼徵君頗似
陶彭澤爲問江州餉酒無
汝憑官事入名山我楚辭官亦不閒湖上夕陽
分手後晚潮相送下胥關

南旺逢翟處士

一片羇心折五湖逢君客路漫踟躕關頭此別
如流水半入幽州半入吳

憐君頭白始歸耕陽羨青山寄此生回首少年
無限事五陵裘馬五侯鯖

送金玄朗

薊門落魄劒歌微自合青山老布衣作客問君
今幾歲可知萬事不如歸
潞水流澌暖自開蹄心暗逐早春迴也知不獨
蓴鱸美玄墓峰前十里梅
五噫歌罷出燕關猿鶴林中待客還明月灞橋
天萬里不知何處是吳山

朝　陵曲

形勝天開萬載安　九朝於此葬衣冠雲爲寶
幄垂垂下山作青龍曲曲盤
一自髯龍入杳冥遺弓雖在閉空亭祇應寂寞
橋山下夜夜風雷走萬靈
戍削千峰繞御臺中天日月寶城開清宵不斷
松濤沸疑是駿駿羽衛來
複嶂連天展翠屏世人無路拜玄扃偶因祭掃
開門入得見長松分外青

如聞遺令欲卑宮流水因山制未崇試看咸陽
秋草没霸陵無恙在西風　景陵
黃雲渺渺連黃屋翠巘重重起翠臺莫訝此中
多瑞氣　神孫新謁寢園來
陰森寢殿遙傳鑰肅穆靈宮儼奉祠絳節雲中
似來下可能猶憶受朝時
紫荊關北古風沙二月春深柳未芽却向九陵
回首望萬株文杏一時花

曉行聞西苑荷香

玉露濛濛水殿凉内家相向鬬紅粧亦知無限
葳蕤鎖不鎖秋風菡萏香
上苑芙蓉覆曲池暗香遥待馬頭吹雙橈舊倚
横塘路隔浦風廻似此時

中秋病中口占

竹牀如水不勝寒檻外明蟾耐可看猶有少年
心未盡自扶孱骨倚闌干
往往追歡怯獨酬祇今多病托沈冥姮娥誤記
年時約猶送清光到小庭

送陳伯符

風塵渺渺復漫漫許大長安着眼難何似掉頭
秋色裏五湖天際不勝寛
燕市悲歌不可聞片帆明月悵離羣祇餘禁苑
城邊御無限風流總似君
北風初起送歸橈故國清歡未寂寥明月晩鴻
何憶處鴛鴦湖上赤欄橋

游天池山

下榻何方認竹亭風塵回首愧山靈迢迢十五
年前事依舊茶煙一縷青

哭沈茂仁

籍籍才名在漢京蕭蕭白髮返浮生山中馬鬣
新封墓海外芙蓉別作城
劍門一別渺相望從此青天斷鴈行處處爲君
垻墮淚不須鄰笛起山陽
一掬相知淚不收草堂無復舊風流孤菟似憶
中原飲凍斷寒江十日舟（余哭茂仁阻凍嘉禾道中数日）
曾向金門指歳星只今埋玉更無靈鴛鴦湖上

春風起依舊王孫草又青
堂前垂白對蕭疏地下沈沈恨有餘欲向門人
寄心事平生不作小郗書

湖上曲

不耐春遊動地喧愛他秋色静林樊猶嫌十里
芙蓉岸露藥煙枝斷客蒐

別家

老妻應怪別離輕萬里匆匆拂袖行觧道少年
心未盡不知何事戀微名

題鶴林寺 寺即古竹院

纔到鶴林尋竹院又隨籃轝過前山縱然身在
風塵外難筭人間半日閒

別戈生

擬唱陽關調不成船頭相望眼波明憐他江水
無情物也作潺湲送客聲

送客歸後泊舟江頭

欲焦相向揷波微伴我船窗送落暉惆悵身如
兩山寺昨來遊客盡辭歸

三月晦日度江

瓜步柳陰如碧幢也能相送到蓬窗可憐春色
留難住一似輕帆曉度江

寄和甫弟

何事拋家別弟昆一時無語鬪銷魂於今客夢
千餘里猶在惠山山下園 與和甫別于惠山

午睡

嫩綠陰成靜卷簾圍碁罷局卷拙籤如今蓬底
無餘事學得騰騰午睡甜

水程空向長年探漸遠家鄉我自諳怪得遡來
貪午睡夢中常得到江南

新月

黃河無岸水漫漫不作風波膽亦寒瞥見船頭
新月墮故園人在畫闌看

清江夜雨

枕畔燈前夢不成暗風吹雨助濤生故園竹下
蕭蕭聽不似清江此夜聲

閱元微之集有醉題詩十二首舟中枯悶

無聊悉爲和之因寄所知

不惜歌喉接曉雞此時消得醉如泥無端酩酊
三杯後自訝新來酒戶低 先醉

客帆搖曳向淸淮回首同人各一涯不願獨醒
翻獨醉醒來無事可安排 獨醉

鼕鼕畫鼓報船開紅日穿窗困眼迴非是酒醲
成宿醉自緣情少杜深杯 宿醉

透船明月照空觴未敢將心縱酒腸借問醉來
何所懼懼他淸夢不還鄉 懼醉

三杯自勸只醒然燈影濤聲共一船羨殺舊時花下飲玉山頹向玉峰前 羨醉

生平痛飲復何疑月下花前少定期一自別家難取醉依稀憶得惠山時 憶醉

儂病自知非爲酒病來如與醉相讐何當家釀持爲藥醉倒春風病亦瘳 病醉

十里梅花鬬早春一庭松月更清眞此時不飲寧消得擬乞閒身作醉人 擬醉

浮生三萬六千朝何苦歎娛換寂寥人言酒是

銷愁物試取愁來爲爾銷 銷醉

止酒陶公漫自訶劉生荷鍤也從他明朝決棄抽身去白眼長酣柰我何 任醉

甕頭春酒誰同醉吾弟休文近結隣憶自野夫投世網不知充替是何人 同醉

金谷千花擁綠珠醉來豈自命狂奴于今獨酌狂何似高詠新詩擊唾壺 狂醉

阜平道中戲嘲山民

一望平沙地有餘疏泉決石便堪鋤閒田好種無人種笑殺山農嬾不如

代山民答

半菽充厨飽即餘山田堪種不教鋤老農自嬾君何健六月長驅冀北車

戲嘲山兵

築堡山頭號備胡時遭縣尉一追呼平生不擬黃金印辛苦經年自荷殳

代山兵答

淸時未免荷殳勤也向蒼厓領白雲世路風塵

君自見可能回首北山文

淸凉石偈

何年厓畔臥頑石奔走愚夫繭足孶那知秘密淸凉藏不在臺山只在心

山寺見芍藥花

誰破深山六月寒數枝紅藥映朱闌應憐游子抛家去償與春風一度看

定州道中

長堤雨過暗塵銷垂柳千行蔭板橋最是此時

情不惡尚廻鄉夢入蘭橈

送王季中

洛子翩翩散五陵尊鱸秋興正堪乘那知回首
風塵裏猶有未歸張季鷹

此去不妨仍隱豹舊遊何日更登龍與君心擬
相逢地鴈宕雲邊第一峰

君歸彩服過庭時倘問孤蒲舊所知為道十年
京洛客素衣猶幸未爲緇

送何無咎

殘月猶堪盡一巵西風況是別離時長安塵土
難留客莫訝梁鴻賦五噫

楊柳蕭蕭覆荻花灞陵亭外問歸槎今朝相送
還相望一片寒雲接永嘉

塞上謠

虜帳千羣控北沙黃雲白草動鳴笳洮州入犯
雲州貢誰道胡兒是一家

少婦年年嫁虜酋穩眠氊帳馲駝輕雲中城裏
三千戶半與胡人敘舅甥

考鼓縱金制府開萬人齊擲氣如雷放衙長日
無餘事隊隊胡兒受賞廻

眼有金寶向胡中月餉消磨到骨窮主將不知
捫腹苦曉來催赴築墻工

幕府春風客曳裾馬頭光彩有誰如轅門將士
吞祭問留乞中朝大老書

萬里無烽戍甲閒秦城空自壓千山重門不下
葳蕤鎖怕有胡人夜叩關

昨夜關頭胡騎囂朝來市罷散空庵可憐漢地

黃金賤博得邊城馬骨高

身沒胡庭廿載餘屠酥長醉卧穹廬南雲亦自
時回首聞道中原未可居

送王侍御之關中

秦川遙見使星高況復才名起佩刀胡虜只今
先破膽秋風不敢近臨洮

勅護西南塞上夷轅門日夜望旌麾從今天馬
來西極不用軍前拜貳師

薊門雙騎快凌秋秦地寒雲想獨愁夜夜柏臺

天似水不知誰與唱涼州

韋公寺海棠

東林小徑漸成蹊雨後重來花已齊忽憶故園春未老一枝斜臥曲池西

寶菴集卷之八

左春坊左贊善兼翰林院編修承務郎學海

顧君墓誌銘

宮贊學海顧君以癸巳二月二十二日卒于家其孤縣學生同德以父友都諫可菴張君狀走書乞予銘嗚呼余何忍不銘君顧君官不澈才年不竟志可思者什九而可述者什一予所爲躊躇執筆而不忍下者恐天下之以吾銘盡吾顧君也君司馬公長子幼有雋稱以孝友學行聞于世母王淑人歿時君才九歲哭甚毀已而念生不逮母則事繼母孫淑人益加嚴每逡巡盤辟以陰伺淑人顏志要于無違淑人亦憐愛君忘其非已出也孫淑人有二子紹芾紹芬小于君十餘歲君皆弟畜而師教之而從弟孝廉君紹夔司馬公所字亡兄之孤也與君齒差輩行友愛尤篤與共臥起相切磋人亦忘其爲異父母兄弟也君既以弱冠補弟子員焚舊所著文盡發古人書讀之學益疾力文益老丙子遂舉于

鄉其明年成進士選爲庶吉士以湛思朗識
秀密溫富之詞爲館中最而會司馬公以藩
憲請告家居君亦卽移疾歸侍滫瀡壺觴之
外父子間自爲師友相與揚榷典章討論當
世之故甚具越三年司馬公起長憲山東尋
晋今官而君亦會告滿乃起補檢討與修
大明會典丙戌南宮與校士稱得士君深居簡
出不爲緒使無域外竿牘之問而淸望都焉
俄而司馬卒于官訃至君哭幾絶出都門之

二

日色深墨流涕被面觀者皆爲感動迨服闋
當北上君戀孫淑人不欲行淑人曰而忘五
年前先大夫所以教子者乎盍趣爲裝君乃
勉奉淑人行而淑人故虔事佛欲以其便紆
道五臺山禮文殊君念不可中止又念非道
五臺則淑人固不行欲依違從之而交游間
皆切諫將毋遠游以禮文殊爲名不可且爲
君累而君則謂柰何以巳故重違慈母心卒
奉以行然淑人雅耽薰修厭市囂意獨登五

臺止耳苦不欲居長安君涕泣留之不獲與
其初念違意巳不自得會進
經筵日講官遷左春坊左贊善兼翰林院編脩
管理
制誥而爾時
天子方決事齋居不出御外朝君念巳職講讀
而徒默默旅進退不能簪筆槖簡有所關說
失職甚意逌不自得遂具病牒當事者當事
者不可議予之假乃請假歸不兩年竟死君

三

未死前朝議欲用君又恐君不起欲暫用之
留京其爲人所急若此而君且不克待矣嗟
乎君哉葢君通仕籍十七年里居居半而又
適當恭默之朝爲
天子侍從臣故其可記述止於此而君之幸不
幸何如也君性絜廉一介不苟取與念祖父
世淸白吏得第後毫末無所增加巳而小築
于崑山之陽讀書吟嘯其中輙復心口自訟
以爲場圃踰前人得無乃過其刻身自好如

此里人有募夜懷金囑君居間公事者君叱之去顔其堂曰遺淸以見志逮卒之日而私橐如洗幾且無以爲斂也人始知君生平且因而歎息司馬公有泣下者然君雖廉而貧獨好行義常立義學教族人卹稱貸應戚黨緩急無所恡居常雖絶跡公府里中繇賦不便者趨詣有司平亭之又出私囷若干爲助役倡人益以此多君焉余與君有世好丁丑余在館謬爲君師君雖不數數造請然每見君未嘗不心下也間而與君談軍國事及世道士風之變未嘗不蒿目內憂彈指而三歎也而今以誰正哉且夫今之循嘿漁忍與權奇佻佚者更相笑也兩似不能相勝計必天下有眞恬淡乃勝僞隱眞練達乃勝僞才余耄且倦不勝任後來者其在君乎而君不幸死矣然使君不死旦暮居余地操一無名之樸以當衆庻求多之心人之知君惜君或亦未必如今日時然則君之幸不幸未可量也

君諱紹芳字實甫別號學海生於嘉靖丁未十二月初八日卒于萬曆癸巳二月二十二日享年四十有七所著有寶菴集藏于家娶周氏先君卒贈孺人繼陸氏封孺人子男二同德縣學生娶于周周出同應府學生聘沈娶何陸出女三適縣學生金履莊周出次歸余從弟太學生元爵次適金壇縣學生于玉理陸出孫男三緝聘許維雲孫俱未聘同德等卜以萬曆二十一年十月二十九日葬君于六保尚書浦君父司馬公諱章志祖爲刑科給事中諱濟皆以淸直著聲爲名公卿自有誌不具論銘曰

丞相宛宛導厥美七徙而昆德山歸五傳于婁澤流水冠冕詩書世其里直躬寅淸秉倫執貴而不富道所履賢而不壽天曷以子子孫孫勿忘此惟其有之是以似

賜進士及第光祿大夫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知

制誥
經筵事
國史
玉牒總裁太原王錫爵撰
賜進士出身通議大夫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
侍讀學士前
賜一品服充使編修修撰侍講春坊諭德同修
兩朝實錄　大明會典兼理文官
誥勑武職貼黃　起居章奏國子監祭酒南京
禮部侍郎
召教庶吉士掌翰林院事知　起居注
經筵日講官長洲韓世能篆蓋
賜進士出身中憲大夫陜西按察司副使奉
勑提督學校前工部虞衡司郎中奉
勑專理河道年弟松陵沈季文書丹
初先君叨歡
講之列今蒙
恩賜祭一壇葢異數也而求誌在
請祭之前故誌中不具錄亦不敢擅自增入
云
不肖男同德泣血謹識
左春坊左贊善兼翰林院編修學海顧君行
狀
萬曆癸巳二月二十又二日左春坊左贊善
兼翰林院編修顧君卒遺孤煢煢若不可以
爲生稍解則來謀葬余旣趣使決矣無復何
來跽以泣曰孤先君之不幸也年不逾下壽
志不酬平生有子不能爲而翁重今且就葬
矣遂使泯泯與下中同草木腐乎孤將謀諸
當世之名史官志其墓而願吾子狀厥行吾
子知先君非吾子莫能狀先君非吾子狀先
君無以昭可信嗟乎悲哉余忍狀君哉然余
實知君余郎旦夕不忘君則狀君奚辭于是
考君世系葢顧自晉來相雍顯於吳而吳之
顧氏特爲巨族族旣繁衍後遂徙而滁陽又
徙而崇明又徙而崑山是爲君之始祖伯善

則顧氏爲崑山人伯善生榮二榮二生觀勝
國時官市舶司正觀凡五傳而生珩于時割
崑山之東爲太倉則顧氏又爲太倉人而兩
家焉珩生鑑封刑科給事中鑑生濟
敎皇帝朝爲刑科給事中以直聲聞濟二子長
樅太學生仲章志南京兵部右侍郎贈都察
院右都御史是爲君父司馬公司馬公元配
王淑人實生君君生而卓穎雖弱不勝禮然
神采奕奕人固已目屬之矣王淑人歿君才
九歲卽哭毀如禮司馬公旣傷王淑人見君
哭輒加損又不忍見君哭以毀更撫而慰之
稍長益敦內行諄諄人倫司馬公繼孫淑人
君嘗以不及終事王淑人爲恨則以其所以
事王淑人者事孫淑人孫淑人性方嚴間有
小迕君爲之瞶蹴含匕箸孫淑人解頤而君
始食之甘也孫淑人且多君之孝不必自巳
出而司馬公亦自多其閨闥之內無間言甫
弱冠以明經補博士弟子員試輒高等諸博
士弟子咸折年輩而讓君君則愈復下帷盡
發先秦古書而讀之與從弟進士君紹夔刻
厲切劘居閒寒暑益紹夔卽太學生樅之子
樅歿而司馬公子視之唯君益篤友愛人莫
知其爲異父母兄弟矣君旣肆力於學則其
學日長進而文亦日爾雅丙子遂領應天鄉
薦其明年丁丑登進士第選爲庶常吉士故
事吉士入館雖設有專督亦屬輔臣考校掄
其儁授史職而君婁校獲儁卒授翰林院檢
討居京邸日閉戶讀書懶事還往獨念司
馬公不朝夕少置時司馬公爲外憲方請告
家居君亦竟移疾歸歸而侍司馬公討論經
籍評隲典故考鏡古今治亂興亡之迹以資
用世暇則與一二同志相羊山水酒酣耳熱
矢口嘔吟人往往相傳誦之三年滿告起補
檢討預修
大明會典丙戌南宮校士共以識鑒推君拭目
君所拔果得名下士若干人一時時望翕然

歸君而司馬公訃忽至君躃踊長號欲絕者
再伏
闕上書請
賜贈葬
天子許之奔訃之日涕泗滂沱目眥盡瘇道路
觀者無不欷歔淚下比渡江石尤阻作來舟
鱗次莫敢進而君竟渡竟以無恙人謂孝感
所致云居喪悉遵古禮拮据庀窆以安司
馬公而所以事孫淑人愈加謹孫淑人二子
曰紹芾紹芬君親愛之教誨之不獨以弟視
之而已紹芾嘗有疾幾殆孫淑人泣君亦泣
至調聲色而入視履屐不及限夜再三起無
息而紹芾疾亦尋愈迨當服闋君戀戀孫淑
人不欲行孫淑人固勉之謂家世受
國恩司馬公未究其施先朝露以待而後人而
忘之者非孝也君不得已奉孫淑人以行孫
淑人雅信因果行將紆道五臺山禮文殊君
既重違其意而交遊間以爲奉老親涉遠道

非計且禮文殊不可爲名致煩官轍恐爲君
累君伏自念吾於親承志之謂何藉令身負
累而可以得親吾又何悔卒奉孫淑人行乃
孫淑人結念在五臺無意入長安也君辛苦
留之不從則含淚而送之孫淑人歸而君嘿
嘿不自得既補檢討遂進
經筵日講官尋以纂修功遷左春坊左贊善兼
翰林院編修管理
制誥歲當秋闈校士時又屬意於君若以爲三
輔重地非君不可而君意正不爾是時
天子方深居密勿簡御
朝講言者屢請不得報君自以不當言路耻爲
出位之言而鬱有湛思儗在
講筵陳危論引經批根以感動
君心迄未有會會北虜擾亂廷議紛紜君重傷
時事之多艱未有能爲
國家効死力者而徒持寸管侍
文石食大官猶爲不得其職於是去志遂决具

疏乞假
天子以請讀恩
賜馳驛歸蓋君入仕凡十有七年一以艱再以
告退而里居者且八年立
朝不爲矯矯以飾名而一念悃誠可貫金石乃
其刻廉介潔則又無論也已君之始入仕則
茂苑爲主師其入史館則婁江爲館師二公
皆同里閈兼戚黨先後柄
國人爭趨焉而君自落落於尋常公會外絕無
私謁即二公亦終敬畏君君初謀歸已具病
牒不可始就假知君者謂君之歸意念深矣
君歸葢杜門謝事築圃山陽而爲樓居雜卉
木竹石環之登樓啟牖則朝爽當前圖史映
後偃仰歌嘯無不得也唯遇伏臘一登有司
之堂有司非時請見多謝不與見俗故澆淳
薄莫夜懷金以求居間於有司高貲輩不悉
君輙亦詰君君詫恚大叫柰何以阿堵汙我
家世淸白耶因顏其堂爲遺淸以見志先是

司馬公稱淸白吏無厚遺所居逼隘至不能
容食指君既盡推與二弟而別購山陽之居
居後築圃庶幾苟完已内自訟此固司馬公
生平所不能得者驟而得之亡乃浮吾量乎
司馬公拓産無逾中人君寧自取其瀉鹵而
盡割其腴以贍二弟祖挈所入幾無以供歲
將而於門戶之事又悉自一人肩之不煩二
弟曰吾恐妨而緩學爲先大夫辱也紹興之
同父母姊二長適於周遺家中落生無以存
死無以葬君一一爲之經紀而次適於金善
病病且瀕危君憂甚計畫無復之爲撫諸甥
不遺餘力三族内外星處崑山太倉之間實
繁有貧者咸待君舉火君皆曲爲週全雖昏
莫叩門亡不應也而自以垂橐稱貸四出亦
所勿惜族子弟有有志可教者君爲立義學
聚而教之親爲督課如已子弟里有繇苦不
支因緩急於君君即爲有司陳其疾苦調停
處置以就輕減所不可減者則又建助役之

議竭私庾以繼之里之人共德焉君不自德
也蓋君至性孝友砥節修正居恒愳愳温和
與人不設畦畛峭塹而胷中磈磊堅確非其
義毛髪不可干嘗謂士君子立身必先根本
本之則亡而徒飾虛形詭以務名高也者此
世俗之厖薄吾弗爲之矣亦以誡其子云君
在
朝則重於
朝在野則重於野世方以大用期之而不圖其
遽止於斯也君卒之日子弟相與哭於位支
屬相與哭於寢宗黨相與哭於廟肺附相與
哭於庭交遊相與哭於門外而至於田夫厮
叟公輿私隷無不相與咨嗟痛悼謂天道無
知哲人已矣於乎此可以知君矣而訃聞
天子傷之
特勅守臣祭之㢟隧人共歆爲異數云君諱紹
芳字實甫生於嘉靖丁未十二月初八日享
年四十有七所著有寶菴集藏於家娶周氏

先君卒贈孺人繼陸氏封孺人子男二同德
縣學生娶于周周出同應府學生聘于沈娶
何陸出女三適縣學生金履莊周出次適太
學生王元爵次適金壇縣學生于玉理陸出
孫男三緝聘許維雲孫俱未聘同德等卜以
萬暦二十一年十月二十九日葬君于六保
尚書浦鳴字圩之祖塋余與君雖非總角交
而自丙子同薦迄今十八年臭味相投襟期
相許殆無形骸爾我之迹矣余性剛褊遇人
間不平事輙瞋目髪上指冠而君時引之屏
處而數之與爾然信以死者豈謂是與君誠
余之益友也因憶長安邸舍早晚過從偶談
說當世立言君子每每爲人諛墓不辭用佞
共穢唾之余今日狀君而忍負此言以負君
哉第据實次第如右以告執筆者

同里友人張棟謹譔

寶庵集八卷 江蘇周厚堉家藏本

明顧紹芳撰紹芳字實甫太倉人萬歷丁丑進士官至左春坊左贊善是編前有馮琦三太史集序一篇稱紹芳及王敬卿葛仲明之詩皆所手定則此集爲三家之一種也朱彝尊靜志居詩話云實甫詩工於五律不露新穎矜鍊以出之頗有近於孟襄陽高蘇門者今觀其集終覺意境未深也

石雲居文集十五卷

〔清〕陳名夏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順治三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石雲居士集十五卷詩七卷》提要

陳百史文序

余未弱舘學爲古文辭好空同弇州之集
朱黄成誦能闇記其行墨每有撰述刻意
模倣以爲古文之道如是而已長而從嘉
定諸君子游皆及見震川先生之門人傳
習其風流遺書久之飜然大悔屏去所讀
之書盡焚其所爲詩文壹意從事于古學

衰遲腕晚力不從心世故荏苒酬應牽率
每一搦管愧汗涔淫與墨瀋相漬流傳人
間浪得讀歎輒慚悪累日門生故人收四
十以後未焚之藁刻成一百卷會有國難
棄置墻壁不復省視甲申三月以後誓斷
筆硯士友過從絕口不及文事非敢享其
敝帚故自矜重誠以少而失學老多遺忘

墻高於基名浮其實庶幾晩年刋落重自懺悔不知後世有和凝鏤版之誚也今年入燕平陵陳百史先生以詩文見示讀其自序推許遵巖荆川震川諸家而深以俗學爲詬病于吾心有戚戚焉已而卒業其書知其好學深思自出手眼矜慎持擇卓然有志于古學者也辱不余鄙折節下問

且屬爲其序余滋媿焉然而不能無一言以復也泰昌記元之歲與秦人文太青齊人王季木譚文左掖門下各持所見斷斷不相下余曰子亦知道家結胎之說乎古之學者六經爲經三史六子爲緯包孕陶鑄精氣結轖發爲詩文譬之道家聖胎已就飛昇出神無所不可今人認俗學爲古

學安身立命于其中凡胎俗骨一成不可變望其輕身霞舉其將能乎太清喟然曰善哉雖然吾不能舍所學而從子矣讀百史之文追憶三十年之緒言輒書以復于百史并以爲讀百史之文者告焉百史之學已成其文可以傳矣吾所謂就聖胎者信矣自時厥復願一努力自任以汲古去

俗爲能事余老且賤不敢如先正所云以斯文付子庶幾正告海內曰當今不得不以此事推百史余自此益絕意翰墨不復以隻字落人世豈不快哉

順治三年二月　譙序于

城南之桂王館

自序

遵巖王公爲荆川唐公序其古文辭至比之季子予游氏謂南方之學得其精華荆川則抑抑然不欲以文示人且云刻文爲士人無廉耻之一節痛哉斯言進乎道矣予素好遵巖諸家能拔古作者之旨歸乎六經頗好之者少後遂剽奪支離而不可

訓其能與荆川相上下鹿門震川耳震川序項思堯集云一二妄庸子妄詆歐曾葢指弇州輩而言也弇州晁輕震川晚年獨推服爲近代名手摹震川小像自作贊詞有云千載有公繼韓歐陽予起異趨久而始傷予既服震川不惑于時俗所爲古文又服弇州公能服震川也服震川則又可以無間于遵巖荆川矣古人學問眞不可及如此予著古文辭凡十餘卷甲申之變流落舘中無一存者乙酉居長安偶得序記若干篇輒付梓人予非不知蹈荆川所謂無耻之足戒然亦不敢逆天下知弇州不知震川也有能爲遵巖荆川鹿門震川之文者必能起而教我矣于是乎書

順治三年三月陳名夏書於五雲堂

石雲居文集目錄卷之一

序

序

芝山陳名夏著

錢玄溪文集序

予讀漢書至梅子眞上書譏王氏擅權干政一不用乃棄妻子變姓名隱于吳門市未嘗不感慨欷歔想像其衣冠笑語以爲海上安期羨門之流及予登里中芝山父老傳聞爲子眞隱居之地竊怪而異之以爲予里有上世仙人之跡後之人可以興起矣及予讀邑志又盛稱九龍盤白諸勝黄鶴眞人養禽種藥

一旦乘絳雲而去益可怪也豈傳者之誕耶抑上世多隱君子如子眞有托而逃耶抑後之人思其人而不得遂傳以爲仙去耶錢公玄溪秉時名慕高隱著述文章以自娛老又喜周旋世外之士平時公卿罕得見其面年至八十而有嬰兒之色然公固書生又未嘗言飛昇黄白之術其得仙與不得仙未可知也而今之人聞其風而悦之登青山之巓望天非白雲之舍安知不疑公爲神仙也哉予將與公徘徊石門洮湖之間覩子眞之舊跡弔黄鶴之高風至于伍大夫投金報恩之處爲一大招招尋諸諸人而告之曰今 國家政由上出長令盡一彼挾持七首叱詫剌仇如取諸寄苟能爲國家驅銅馬赤眉而刃之格之古烈士何多讓乎公必且有勃然于中談劍色動者乎是以知公非一行之士也然則世所傳爲仙去者皆誣也其郎公類與予讀公古文詩賦而爲之序如此

送呂霖生仕崑山博士序

丁丑呂子霖生既不得志乃就吏部詔選得崑山學博士秩比歸友人陳名夏送之爲言曰吾子亦知博士之責之重乎詩曰思樂泮水薄采其芹又曰敬愼威儀維民之則此欲于泮宮而稱頌之詞也我 國

家右文崇儒俾天下士執經問道于聖人之廟寢邑擇一人以爲之師朝夕振鐸以警其情每朔望盥沐既畢潔衣冠率諸士拜先師洎諸賢者如師弟子問起居禮諸弟子亦皆以博士爲師平立長跪不敢傲睨言視有悖者能抗于法如童子受外傳時甚則能以文移懲父之故悚然懼豈非威儀所自出乎師道之不立久矣然僅見諸博士諸弟子之間可不重哉況夫學聖人之道官于堂室馮于俎豆豈不以與文章倡仁義使民之則之後見師道之盛哉故博士位雖卑比于小臣苟能淑人于道雖高位通顯或以此

訓霖生抑無意于此乎霖生少慷慨尚名節讀古忠孝之篇發爲文章思意横厲覩掇一第甚易及屢困憤然去爲博士師霖生固著稱賢豪間今一旦有志于聖人之學務抑抑其容謙謙其詞告予曰吾將于六籍之書程朱諸儒問荅者而從事焉若此者其可鄙乎哉退之爲博士多稱韓門弟子陽城爲司業多直言敢諫之士胡安定爲教授文正須其式于諸州邑弟子多至大官皆有法度以成其名師道之重如此霖生豈肯讓而不爲使民則威儀者昔在民而今不在士哉

送施玄度治兵江上序

大中丞張公開督府江上率水師敎授方畧聞吾友施玄度善談兵事以勇氣冠于時乃檄以請玄度戒行李詣道上謁張公論議欵洽毅然擐甲贊謀畫儼如大帥玄度固諸生也嘗爲予言古人戰守攻陣諸要槃槃如古人臨敵而畫予已服其學爲士又學爲將然未敢必玄度果能躬詣行閒樂用士卒乃玄度伏自思儒者盛飾容服抗談古昔試之多事咸逡儒規避以爲不能至于朝廷之上皆有輕天下士之心士寔自輕耳吾安得踆逡南畝之間游戲寬閒之野不一發憤任天下事乎此玄度所以應張公之檄而起也玄度事親孝事兄敬又嘗率二子從有道之士鏗陶仁義講貫德業居恒凜凜向敵今將有將帥任矣江關萬里姦宄竊發軍實頹敗人無戰心惡之則如羈馬緩之則如靡羊玄度將易幟變壘以勵其進耶抑堅中室瑕以固其志耶吾聞之善將者在善養士之怒氣使之百戰而不挫一有百戰不挫之氣而後可以不戰而屈人之兵均其丼苦時其糗糧則士可怒敎其作止習其耳目則士可怒慷慨誓師憤不與賊俱生則士可怒惜乎士有可怒者以應將帥而將帥不能用其怒且至于反爲敵用而莫可誰何但

竊歎天下事果不易爲可慨也吾聞之藺相如叱秦伯于殿上曹沬執桓公于盟壇彼一時節俠之流猶足以成功名而耶垂史册況玄度學聖賢之道發中正之怒此良平之所不得而爭智賁育之所不得而爭勇慶忌之所不得而爭捷者也豈非氣有以勝之耶予爲玄度歌六月之詩曰王于出征以匡王國其後章云侯誰在矣張仲孝友今大中丞承
天子命治兵于江請玄度自助將有以敵王所愾非私辟召也至于功成喜燕有玄度孝友其人則詩之

所榮也若玄虔豈不足以交驩中丞哉以
天子之命畀孝友之人予知其必有成功云

送謝中丞招撫廣西序

今上之二年既定江南改爲省逕道府鎮撫之湖廣
江西浙江皆隸版圖其間命稍稍後不欲勤以兵命
諸臣招撫慕化者中府都督僉事謝公請廣西制曰
該部乃命吏兵部臣議加文武職兵部加左都督吏
部加都察院副都御史以行陳子既壯公行不畏險
阻能爲　國家建非常之功又以公久與處眞有道
君子于其行也安得嘿嘿不以言乎予嘗過公所府

第厮傳荒落矣其隸府籍者灌餘地爲畦蒔菜雜植
而公坐臥其中感物微吟又喜臨池效古人盤脫淋
漓之致客至設枰按壘勝敗不以動其心予習公儒
者也旣而稍叩公所以歷勳階貴顯矣或喜與時浮
沉無所短長以自效乎然公數佩上將印屯列要害
諸所遮殺捍禦功次鑿鑿可暗記然公旣恬讓不假
黃金交驩貴人輙不得侯而公數向予摹畫九邊之
虛實諸督撫之成敗與夫機宜之呼吸變詭未嘗不
願躍馬橫戈備緩急之用予聞而爲之色動乃知公
眞可大用者顧念公老矣雖然以予觀于故將軍孰
如公矍鑠哉公適得廣西命又爲予思言臣蓉遽入案
府江陽朔徭獞雜處大征多不能服前朝韓襄毅王文
成僅能勝之官茲土者無事則懼土官梗義變革之
後倚兕子諸岩負固莫可誰何彼貿未知天威指戈
所向莫敵而又未有人諭父老所以不加兵之意若
者非恬終後至也予聞公言乃知公撫必有成矣予
又竊按古大將敦詩書悅禮義漢晉以來或雅歌投
壺或輕裘緩帶或好讀左氏春秋或攜圖書數篋皆
表表爲後所稱述藉弟當公豈在諸公下哉

賀宛平馬先生序

國家初定鼎燕都人材幅輳焉我田先生武功焜燿
特貳冢宰先生視國事如家視同官如左右手
上察其通敏愼勤勞而有成錫腴地若干頃遂其祖
兆域而環爲址禁樵採護松檟俾世世毋有奪先生
向闕下舞蹈以祝如天之祠詩曰豈弟君子胡不萬
年今之錫地而先生喜者豈非萬年之事乎予竊謂
先生可以使天下服又可以使天下愧先生世爲都
亭豪有力之家姻黨游從殺錯而趾接也其不能不
句請于銓選之門亦人情則然夏從先生署紙押名
見其所以告冢宰者未嘗私一人而亦無一人求先

生之私之此尤難者昔有今日故人朋日拔部而不
敢私者猶曰劫以法也昔有求使相不與而卒陰以
成之者猶曰權于才也若先生不私一人而人亦不
求私于先生豈不難哉故曰可以使天下服夏因先
生而竊竊然有感矣或有握手撫心之歎而變爲含
沙下石之計或有杵臼縞帶之好而漸至于鉤黨羅
織之毒蓋勢相均則軋名相等則訹束帯而爲同氣
及唇而爲寇仇不可勝道而先生視予及雪堂子也
豈有異于詩人之所謂伯氏吹塤仲氏吹篪者乎不
惟是也凡小宰而下豈有異于詩人之所謂勿金玉

爾音而有遐心者乎故曰可以使天下愧先生功日
益高服者益衆愧者日變　國家必有異數之賞矣
諸雅歌傳諸金石而予叨從文學侍從之班又不自
量而好爲古文必不能已于贈言今且以錫地爲之
端云

送郝崑岳大中丞序

京師肘腋宿勁兵處恒陽滹沱之間一都會也先是
中丞建幕府于保定隸六府非素具文武材有丰采
可畏愛則不以予是任會王清遠中丞總制淮揚漕
務廷議難其代屆指崑岳郝公吏部列狀以聞制曰
可而公裒然以兵部侍郎右副都御史行凡屬公所
轄郡邑官于朝者欣欣加額執爵獻俯𦙶願交歡公
而予係公同門之雅效古人贈言之義則出祖道左
而告之曰公知
天子所以倚毗公與夫諸縉紳大夫所以願執鞭之意
乎予竊計今日之爲保定撫也有三難矣其一在民
喜爲賊而不喜爲民初則豪者習衆守土以恣武斷
已而官吏搆禍爭探赤白丸而起而貧無立錐與遊
手持梃之人爭出其部署之下以緩須臾必移兵則
傷衆姑息則養寇而惟恐卒有意外之事此治寇難

也其一在去賊而爲兵而又復借兵以爲賊方其馳
馬郊外刼奪貨財固渠魁也及有司踪跡其事則皆
帳前健兒操刀挾箙叱詑云捕賊如一槩繩以法使
胠篋斬關之雄無所托足爲憂方大及此而縱養以
朝廷之餉小民之膏髓之日飼虎狼而不知何所藉
此治兵難也至于諸郡邑長吏俔俔伈伈無所短長
若撟犍吏黠悍于文網不顧弹射以私其橐皆民之
蠹而盜之招耳此其人必能善事上官反黑爲白以
故貪汗暴横之毀靡由而至于中丞之前而治化不
進民日以偷賢不肖混處淄澠此治吏難也雖然于

公何難哉公嘗爲諫官爲京兆所彈劾按治不避權貴又爲刑部侍郎多所平反一時民自以爲不冤以不避權貴者出而司紀綱以多所平反者出而辨枉抑而三難者之不爲三易也有之乎善夫詩美仲山甫之德也曰柔亦不吐剛亦不茹公剛以持己柔以愛物將見釋萑苻而執田野之器日以多而且歌曰公實芟薙而㬉咻之又見秣斡之夫勤齊步伐賡輔德心爲公執殳而捍災除患且歌曰公實飽騰而腹心之至于抱牘署考而進者知公稟關西之知我而又怡怡如家人父子靡所督切則皆易心濯慮而群

如析之警籟之宜也又歌曰公實敎誨而輔翼之若是而公名溢三河間何讓仲山甫哉予將以公三易者告諸君子撫覡方國且慶
朝廷用公之明與交歡公者非私也

贈僉憲徐公序

賢者之遇合顯榮于世也由于道不由于人由于人者揄揚之汲引之而受者躍喜不能自制其或揄揚汲引所不能及則必怨誹懟恨獨處嗚嗚遇人狺狺不識其來何自其苦何端若而人者未嘗有北山北門之勞謫而反同于訃無復之倒行逆施之流也豈不亦可笑矣若夫揄揚汲引所不及未嘗怨形于言以爲彼或溥乎我也一旦躋榮仕未嘗賓賓然以爲彼有德于我恭自信其道如是遇合顯榮不足以間其所守耳今見于僉憲徐先生矣先生令于吳幾年禁猾而豪者不獲逞志于埶埶之子至今誦其德不衰而形爲歌咏之詞人而爲侍御主計事則正色侃論行葦折服考核繡衣行郡縣者必署其手裁舉動無愧與否而不敢予以私今　國家初定加意中丞之選皆心屬先生爲無愧其任矣會予以南人司小宰未敢公言于家宰之前大理丞高谷虛予生平所

敬事乃舉以應予雖幸谷虛予有同調而終以畏人之耳目遂置先生然而先生不怒也及冢宰獨許先生僉憲議始定一切會推文法皆置不行是時傳冢宰知人而先生亦未嘗詣讌予且向予稱谷虛子如初嗟乎豈非當世之賢者遠過于人萬萬哉予嘗讀史李克論相于文侯未言魏成子而文侯已得其相若予既知先生爲令則賢令爲御史則賢御史又以人言雜沓之故胸中㥾有先生而不敢言末世尸舌所以可畏而予不亦愧李克遠哉雖然今先生既膺憲職必能發抒其生平之積使予愧心若聞天下有

慨如予而不敢言者必以予為戒然又欲天下聞先
生之風而有以自安于揄揚推引之勿及則知賢者
之過人顯榮果由乎道而不由乎人也

賀熊雪堂任吏部右侍郎序

予友雪堂子為吏部郎會冢宰知其才聞于 上
一月陞通政右使旋擢吏部右侍郎制下之日凡有
聲聞相及者則皆踸然以喜其或有不能下雪堂者
亦色沮氣索而不能張一辭彼素不能下者毋具論
以予觀夫踸然以喜者不過 喜雪堂子能厲聲談
事于公卿之前慷慨舉動無所顧瞻低徊于人情反

覆之間又嘗見雪堂子胸懷坦坦不設城府水火之
形迭方來就官者俾各有彈冠而奉朝請之度耳然
則踸然以喜者將謂雪堂子帶劍具櫑口頌手批一
高材生雄特自命者哉予竊從雪堂子游最久知雪
堂子最深其才可見其志不可見以可見者應紛糾
盤錯而有餘以不可見者從事于微言大義而侃然
願得聖人而為之師願得古人而為之友非朝夕之
事也人見其厲聲而談而予謂雪堂子終日默而辭
帝之號者也人見其慷慨奮袂而能任事而予謂雪
堂子如紀渻子養雞而去其虛憍疾鬬之氣者也人

見雪堂子曲當人情各厭所欲而予謂雪堂子樹人
百年過于樹木舉世怨誹而不加懼即舉世依歸而
不加喜者也然則人之踸然喜者何足以盡之而予
豈不有獨見其不可見者乎雪堂子守一疲且數饑
之肥水與百萬之賊騎爭一旦之命事勢岌岌乎不
可支雪堂子手一編而朗朗誦讀于枹鼓煙火之衝
而賊亦稍稍解去矣至趨走公府之役日爍泥淖之
苦與夫簿書鞅掌夙猾鉤棘窺伺短長莫不束手坐
困雪堂子手一編如故入而上計進而銓衡雪堂子
手一編如故甲申之變同朝受辱各家所蓄皆以星

散火焚而雪堂子熒熒守其四壁獨百計購書以共
晨夕雞鳴燈火書聲時徹戶外皆服其有書生百倍
之勤嗟乎此雪堂子之所以不可見而為可見者也
予數欲問昔時父老子弟環對橋門考課辟雍武夫
世胄裒然受經尚未可得即一二號為通敏沉慱之
才未免以為得全當世實有天幸又有覬覦 朝廷
之官得而喜失而怨怨而挑隙厚毒以媒人之中其
機而困之睚眦投之衷甲甚可畏也誠于今日求如
雪堂子豈可得哉雪堂子可見者在人耳目其不可
見者靜如山深如淵予且知天下必爽然愧其見之

未盡也

刻告祠關侯祠序

靈國王子能締完孤城當賊數十萬環攻無玼蟒蟻子之援卒挫若鋒不獲逞志先是偵賊必乘間蹈籍乃倣庇關侯祠宇嚴肅陀伻萃士出入仰覩慷慨勇氣雷動洒誠堂階間者莫不泣下誓死矣嗚呼士以義怒何敵不摧王子一處事侯若致其靈爽如此真雄矣哉然予尤善王子以春秋討賊之義嵩爲侯許也方侯詘勢下邳崎嶇不測之危已乃跳身歸漢大節若且至今兒童父老燁燁說如天人豈徒以萬人

敵哉亦察其心神終不欲留與侯志在討賊凡討賊皆侯志也然則後世已實不能討賊反因之以爲利而又騰張口說以汙避賊而欲討賊者之名豈不大有愧于侯哉王子刻所告侯者如此春秋大復仇故云然且以愧夫爲人臣而不知春秋者

青雷集序

吾宗自太丘長而後皆有賢父子後先相繼晋公恕起于江寧彝公康伯起于豫章宋尤稱盛彝公後居溧子安世爲奉議族遂大衍今江南祖義門益實自奉議始毘陵一宗最久且著厥方伊庵公舉孝廉第一成名進士爲一時聞人之冠不幸不獲大用且下世矣文章之士思公之名惟恐公之後未即張于天地之間則儼然戴公如太丘矣越數年而青雷子復與予輩爲癸未同年生凡獲見青雷之文與交青雷之人者莫不遜避折服以致其敬愛如伊庵公嗟乎吾宗父子相繼之美其在毘陵乎青雷多才博通著古文辭萬餘言嚴律之學退之所謂餘事然已不懈而及于古矣予乃遡太丘之苗裔以至有宋之譜系使知青雷父子兄弟之間可以光顯吾宗必人傳陳氏如太丘耳若予遭歷轗難憂傷以老發爲文辭寔

無足稱不及青雷遠矣青雷其亦悲予心哉

方直之詩序

龍眠方子密之年十八游吳越間詩名大著吾友朱雲子婆娑漢魏六朝良久一當密之遂有攻學密之之嘆雲間陳卧子喜爲閎麗之言倔強儕輩亦自嘆密之爲不可及也最後予復與密之介弟直之遊直之所爲詩畧相上下予竊服方氏兄弟不易得但予見直之有可涕者三予初見直之從兄移家白門會桐城有冠焚之變中丞公定亂于家人方伺其雛而中之密之思中丞公鬚髮爲白予風雨中肴屐覓居

停俘寄之匯太學程士章所直之隨王毋匿吳太學所予時視寄之直之直家弟也越五年予又見直之從中丞公居湖上中丞撫楚中武林相國之忌功高爲罪謫戍於越寄之時巳爲名進士然直之留中時有荷戈之慨方娛侍中丞而予適至則直之遂予壻次兒結婚好也閱五年江南降帆出予歸治喪又見直之于白門予避賊而南避仇而北一身行萬里如湖海莫知所届自顧形影遂絶生理直之適擔簦躡蹻而至言及中丞公麻衣草屐守太夫人喪寄之儆服遠游輙泣下沾裳矣嗟乎予與直之周旋久多不

復記憶此乃記其大者凡予與直之相見皆有患難生死之感又有國家存亡之事曾幾何時渺然隔世而予亦將老矣讀直之詩其可以覩人可以覩世也夫

送去亢陳公巡撫淮揚序

夫人之所就于終身者至難知也予謂覩其所與覩其所交此古今相士而得其天機之說也古詩人稱美吉甫車馬鐃鼓炳炳煌煌功成飲至炮鱉膾鯉乎時將率皆不能與獨有孝友張仲當左席列上賓而後世有能畵者細及堂階酒饌盃斚之事疑張公燁若天神然吉甫張仲固交相與以有成也今中丞去亢陳公有吉甫之賢而予亦樂進吉甫之詩則以公能交我友張爾公云爾公事父孝與弟友推其孝友之德以及于游從朋好之輩常有天下共號爲君公厨顧聚黨立幟遇爾公則諱言其所爲一時諸名公弟子稍稍出爾公門下動有師法與把持標榜絶不相類予嘗以漢之徐孺子黃叔度歸吾爾公天下不疑予言乃公所與友且爲其子之師者爾公也公豈可易及哉公勤兵事當賊數戰輙勝旣當

新朝龍興則悉甲以降爲他人倡　朝廷美其功授

以節鉞俾覩江淮之間將藉以息枹鼓馴萑苻屹爲南北公侯干城而予謂此非公難事也于公之友張子爾公知之公友爾公則能訓有司如爾公者而薦之其或有不如爾公者則教訓而督責之楨幹之士用其怒不用其暴湯火之民不畏賊亦不畏兵若是頌以吉甫何疑之有予爲公頌得孝友之友使天下知予重公者在此而不在彼也

彭爵五文序

予游武昌得黃鶴僊人之樓覩長江之渺渺帆檣鱗集上下皆閒行春樹芳草間詢求山川舊蹟往往得

竒字古篆爲風雨苔蘚之所不能蝕蘚則又慨然以思千餘年登陟諷覽不知幾何氏至今稱崔李不衰豈非地以人重耶今孝感彭子畸五若木燃石竹林賢者東橐渡江居停于此儼然爲汗山主人予數過三子三子乃出其所著于篇者俾予序而張之豈非予所謂人能重地者耶三子數告予錢塘之游退翁一巘先生讀其文而好之今先生旣殉濟南難矣先生之門人賓客又嘗謂先生手一編以益其徒者子制兹也其事與彭子同其情與彭子同則又相向于邑人桑之感不能禁涕之沾襟也嗟乎人之相知誰

定吾文昔人以此難其人矣今彭子適一遇于冠環道路烽火鉦鼓怦怦不絶之時而又皆思相知定文者良不易得則予能忘情于彭子哉彭子曰子猶可定吾文者予非皇甫士安何足爲太冲重抑使楚游之士釆芳佩蘭遇彭子如崔李之徒反以文章益我褰而去也

高太常從祀序

君子之能致人之情也豈不甚難矣哉仕者承簡書儼然居上能使人歷堦前而謦欬德居天下隆重烜赫之名而君子以爲無與乎我之事也在位則與去位則不與人之情也仕者旣能自振拔于流俗之中無蒞苴鄙瑣之行爲士林所譏射一時羣奉于俎豆之列矣而君子亦以爲未盡乎道也去位則德之久則忘之亦人之情也若夫居位而有來庶之思去位而有借寇之感始則如赤子離父母之側久則如後世懐高曾之武亦君子之所自爲者耳君子不以勢位動人而必能致人之情君子不以一時盡分爲幸而必久而致人之情此三代之所以可復大道之所以可行而君子之樂盡其道者益善致乎人之情者也予讀安陽之祠太常高公也安陽之情則致于公

矣而公之致安陽之情豈可易及也乎公在安陽安陽曰此予父母也枯者以澤瘠者以肥汙約者以安全并燕者以戢歛天下知有安陽之政者公也公去位則仰而思曰此予父母也澤者誰爲澤之肥者誰爲肥之安全戢歛者誰爲安全戢歛之天下不㪅如安陽之政者公也閲數十年又仰而思曰此予父母也澤者肥者安全戢歛者更世變矣長子孫矣公未嘗一日去安陽也天下知安陽之不忘公者亦公也公能致人之情者如此朱邑治桐鄉謂後世子孫奉嘗我不若桐鄉民召信臣治南陽吏民親愛立祠祀

之公之治不讓朱邑召信臣而安陽又遜桐鄉南陽乎雖然公列御史臺晉秩容臺歸來丘樹其盡道皆安陽若也若公者豈可及乎哉予兄給諫雲韓向予稱公爲一代偉人薦之于朝而予友孫二如先生當世老成人又向予稱公既下世後人愛慕不衰予常以不獲見公輩爲恨會公子侍御君督學南省試既竣則授予安陽祠事公而見諸文檄者余讀之而嘆曰侍御君可謂孝矣侍御善致諸士之情與公正同其將以表世德爲天下訓乎余與侍御君爲同好之友而又習聞雲韓二如之言輒執筆序之以見仰止于公之意云

送謝寤雲都督還山陰序

陳子曰進退得失之間豈不係夫學問之道哉進若得者時爲之也君子之道亦有以致之也而揚揚然竊以爲頤指氣使之具甚而假陸沉澳阿之行以固其位而槃其藏則喜心見于顏面矣退者失者時爲之也君子之道當有以安之也一旦蹇産濩落則戚戚然若家人有交謫之情游從有棄予之嘆視人之有名位而相與繾綣留連者皆無可以歡其心而平其氣其或托于恣睢猖狂酣歌恒舞以發其侘傺無聊之思而不知古人閉戶自咎周身之防何如其至尤君子之所不取也舍人爲晏子御而有自得之色其妻鄙之楊惲家居治生産而有南山落萁之歌其友孫會宗戒之今之可鄙可戒者予未敢言也每翹然以思君子能去其鄙與戒而齊之以懼懼夫進與得之不合于道也尤懼夫退與失之足以累道也乃見之謝公寤雲矣公以高才沲通舉武科第一人歷仕幕府輕裘緩帶讀書誦詩寒儉如故予見公歸輒嘆當吾世而獲見元紫芝眞可以無生平之恨然公嘗任招撫桂林諸郡撰行李戒時日予身往返數千里將率未敢以饋遺及公公之懼心見于此矣公適

以官蘖之誤司馬議落職還里公恬然來揖予曰將歸于稽山之廬矣然竊見公色愈莊氣愈和不爲小夫窮日之力公之懼心又見于此矣嗟乎公所謂齊之以懼而大異于鄙且戒者乎公行矣公携詩百篇其有寓意于鄙與戒者如美人夫君之不淫于情也香草芳蘭之不慕于君也如曾氏之窮餓而出金石之歌也予又悄然以思公得于學問之道非特其少無宦情如醉鄉之徒有托而逃也予固公友也其于鄙且戒者相去之遠又竢公他日賦予之懼心矣

送梅公李司馬序

少司馬李梅公先生既觧職留長安旬月而後治行行之日友人某惜先生之去而又重其能盡道也乃贈之以言曰先生不可以去而去者命也先生可以去而不即去者道也先生之爲司馬也　朝廷知其才同輩服其誠入有寅恭老成之蹇蹇退有委蛇欿食之衎衎忽以謝餽軍牒之誤遂致司馬歸洛矣君子于此將以爲　朝廷棄之耶抑所以息老致逸耶故曰命也先生罷樞府之柄闔宅思過始而慄然天顏只尺也既而怡然眷眷然耻爲窮日之力也君子

于此以爲大臣去國志在君父而不忍懟也故曰道也予于先生惜以命而重以道則私願先生復致通顯終留闕下然後命詘而道伸而或有進予者曰是豈足以方先生哉有印而纍纍者綬而若若者富貴顯榮若將終身而至于成理萬物之事如育無以與于觀辯無以與于聽道不在則然若夫解組遺榮困窮汙約處世所不堪之遇而至于息虛曠之宅解鴆毒之溺如魚游于水鳥戾于空何其優優而自得也道在則然也先生在位則盡在位之道去位則盡去位之道先生去國而知　朝廷之愛臣子先生遲遲去國而知臣子之愛君父命何嘗不詘而道何嘗不伸耶抑予又觀疏仲翁偕兄子移病乞歸公卿大夫故人邑子設祖東門外車馬餞送觀者嘆賢泣下太史公又思善盡者圖爲光榮賀知章歸四明請爲道士天子錫以鏡湖羣公祖以詩以寵其行疏爲見幾賀爲辭榮如一當盡道之先生又將抗古人而出其上矣今日嘆賢者幾何人送詩者幾何人予獨以惜命重道之說佐先生行索尚不及或者見先生之大若是乎古今人果不相及而先生又奚藉于予言也乎

程其相制義序

桐城江上雄邑也地當天柱之勝翳雲涯湖詫爲名山大川往往有至人伏處不見予數欲往觀之而未果蔫數百年英傑蔚起紆青拖紫者可當江上諸邑之半其邑人士愽學好古又能自張敲名于天地之間如仁植中丞坦庵詹事容之太史仕而著文以生符采爲諸生祭酒又如農父默公諸人里巷普鳴互爲雄長一時彬彬稱盛矣今又得吾程子其相裒然爲選首豈非天哉程子對大廷予抱卷而質諸先生必指爲端人學士既相見詢其相第宅必在龍眠左

右其相唯唯予既知其相之人又知其相之地劉子蜕曰地能助人信然哉其相有友王定爾方吉偶皆富年著書數萬言者豈不尤異哉其相處諸先生之後會一時同人之美又嘗予兩據知人知地之譽其相勉乎哉

胡秋卿制義序

胡子秋卿以制義雄長于時久矣然猶逡巡諸生間歲得制義百餘篇合爲一卷以秋卿自視其文氣勢震動不肯爲人下矣及予過鹿城又偕予抗議古文自宋潛溪而下無慮百家而作者以雲蒸霞蔚虎視

鷙擊之才所傳聞異詞所見異詞其間奇正虛實之相間攻堅取傷之相反益不啻邯鄲九道之師昆陽百萬之衆相爲馳且驟而搏擊也乃秋卿爲之按其戰壘分其部曲使夫爭道而馳者得秋卿一言而翕然以定何其雄也且世之捷得功名者多矣彼以功名惟人所欲但揣摩于章句殼容非有義理深長之味而有司尺度如此而足則遇者勝而不遇者不勝矣至于功名之得世稱以爲榮而反至獲罪于聖賢苟能爲理義之文則有功于聖賢矣而有司不能得之以此失其明天下不能得之以此失其治而識者

又從旁感慨而爲不平之鳴如北門之咏榛苓之思是也又可謂遇者勝而不遇者亦勝矣有不善處不遇者一不得志輒怨誹不已再則憂傷之至呼天搶地而不能以自存或者矯枉太過如醉鄉之徒托于酒而逃之而韓子悲其不得聖人爲之師故至于頹放若此又況于怨誹憂傷幾幾小夫之一不合而見于顏面者乎若我秋卿固無慮老而不遇也公孫兩對賢良而爲相買臣五十而後富貴逡少之于耆高蹉之于詩皆以暮年而得盛名而至于蚤遇者往往不幸秋卿豈不識乎況秋卿又將遇矣夫伯樂之所不顧匠石之所不採非下駟則散才矣若伯樂匠石

之顧與採則國馬千里之技而豫章萬世之用也今之張宗琥顧瑞屏兩先生豈非當世伯樂乎匠石乎其于秋卿也匪惟譽之而且傳其文以爲不遇者之鉅公又且傳其文以爲遇者之明鑑而予也從事于文詞有年矣乃一見秋卿之文譬之觀馬于天閑擇木于鄧林但有忻慕而已彼夫不知秋卿者將視予于秋卿何如哉

汪雨若虎丘延義序

新安天都爲南方之山最奇者又爲宗坡遠其諸峰

涵衍元氣變化幻詭萬𦶉翳雲石關空而変不測之谿谷仙人釋氏之所宅而藏車馬之士罕至焉山旣負勝窮絕人跡自外氏而外必多雄傑魁岸學道有得之人予未嘗一至其地是以不可見會汪子雨若自新安來于吳之虎丘吳中多名士交遊敬問被于四方千里文士皆裹粮過姓氏然或不逾時而返猶數見遠人之踪跡乃汪子處吳旣數月閉戶為文百餘篇未嘗一伺候他人亦奇矣予遊于吳見而定交且知汪子嬰家難生產式微氣專而容寂不屑屑于此乃一意學為作者文辭閎然抱素食蔬求進長雖處交游殷鬧之地不為之稍稍動豈非予所謂雄奇魁岸學古有得者耶予又因汪子馳心于黃山之巖矣

沈無封制義序

予交無封三年矣無封為文章屢示予予心畏服其能又時求予叙予輒遲遲無以應予或有論著多未及無封無封不以怨知予之畏服其能將以傳其學深其識毋取乎朝成一文旋即登于木以傳市之人取而觀其姓名也然無封益自刻厲扃戶不出非親交至容罕得通問予後先至吳無封即挾所為文就予次第其得失匪惟不以怨且幾于古人所稱知已矣數為予勞問慼遇周旋友朋如同室之親而又時時嘆慨友朋之變朝握手夕下石反覆變幻如鬼神之不可測乃各發憤肆力于文若文以外置勿問可耳嗟乎無封豈惟不以怨且敘我矣若無封何有于予哉左太冲三都賦成得皇甫士安為序一時紙貴今考士安傳不及太冲遠甚當日能重太冲何也豈士安固長于論人耶予之于無封亦猶恐如士安之于太冲也故不敢速為之然予不敢避而竟為之序其果足重無封耶嗟乎無封之可以怨予者屢矣而必以予言為請予幸遇若人即疎慢有過猶相諒如此此賢者之廣大也安得遇人皆無封其人而無怨予者哉

侍衛齒錄序

今上五年公卿子以侍衛恩咸獲就吏部以次授府若州縣之貳年未及仕者予歸旣定選格諸子恐一受職各散去或不能舉姓氏乃謀彷兩闈以齒錄云錄成予為之序曰予讀漢史至張安世金日磾侍衛者勞辭爵讓賢之間何闇闇也則慨然想見其為人可以為　朝廷左右臣之法乃者諸子由父任廷賞

恩意甚盛前此未有騎馬帶劍揮貂垂帶率先羽林諸兒者僅數月一旦膺眷輒奉朝請沾一命佐大吏以行比之出入禁闥數十年周密無過始勞苦將軍假休沐榮子孫者勞逸又倍遠矣諸子咸拜手作頌曰　朝廷待臣子之厚如此其試以民事之速如此其優求及仕之年又如此所不靖乃心者有如日故錄以歯不以位以忠勸也先以讓教也諸子又復進言于予曰某某述家世父母比弟俾如伯仲倡和願天下太平俊乘星發使人稱公卿子以文學進身不擇美仕視古不習事能自立如此不署曹在從史行

漢詔曰善善及後世若玆行常在朕躬其在斯乎其在斯乎至于諸子退然吶然勤宣令德篤鴻序去智色摩揉道德浸漬庭誨慕傚甯平秺侯之小心亦云久矣國恩不可負毋曠而官也毋溺而職也是錄也諸子以身所為將推美于父母厥幾相與以有成哉

金豈凡先生息齋集

豈凡先生外集者先生與浮屠氏愽山雪關等微言往還及夫倡導里巷勇于為善破吝除貪從不惜財力始者也先生為學內朗外通其為文錯綜古昔澤于仁義之指今之後生小子望見顏色咸以為闢闠滌浴之倚若外集者何為示人耶嗚呼此先生所以不可及也予見世號為儒者浸淫勢利日深月異反不若深山學道之外氏能淡泊攻苦以有得于性命而乃隨衆附和虛稱壇宇輕詆二氏為世道人心之害抑可嘆也又有黠者自詡恭承絕學明悟宗旨翻然返于古今以來之聖人以廣大歸于吾儒又謂前此非謬也乃狹也予考其定則猶然大雄氏之賓主機用耳入室而操戈果衛道耶抑好儒名耶韓退之毀佛骨一疏表裏孟子至其稱大顛曰外形骸以義理自勝是韓子未嘗諱言佛氏之徒也而何儒者諱

言之甚乎惟其諱也是學儒學佛兩無得也豈凡先生曰吾所不必為者髡與緇耳求福田利益耳若夫號為傳心得法者即謂聖人之徒亦可而又何攻諱言外集耶予聞豈凡言乃為序其集以告夫學道而無所諱者亦韓子之學也

李叔則制義序

李子叔則由閩中浙江而南蓋將盡見洞庭錢塘之勝而後入北都試焉予既遇之金陵歡如平生數讀其古今文辭數萬言竊嘆叔則天下士今所云地能助人是耶否耶燕州之域井鬼之野山川旁滸而鬱

積如泰鴻衣冠元氣曼衍毋有佻掟猥給之氣得以詭陳其下英傑附離而起皆能别異同立名寔于聖賢之後　明興崆峒諸子其尤著者也雖南山之學號得其英華莫不逡巡推遜以爲不可及數十年間三吳以制義科第手劍而盟而至于名山大川諸士領袖一至吳會徃徃可與爲援亦未嘗以名相軋也豈地勢使然抑彼不屑與文士爭一旦之技且不樂有其名與然于覩李子何藉于遊于南也哉李子之于古文辭也既已閎其中而肆其外矣及其應有司尺度則又能以文物俊采照耀江左其有能傲李子

以所不及爲者乎予友張爾公劉宗方富之所謂南方之學然一遇李子皆以未至渭南關門爲憾若因之思其地與其中之人物焉以李子其才豈限于南北者哉李子將公車行矣昔之儒者奏雅歌張盛業倘　國家金石之宣而太史公留滯周南以漢家之封不得與從事爲憾今李子挾持大業必有侍從之臣矢其和平之音于廟履細旃之上如柳子以文章報國矣可不謂遭遇哉抑遐鄉邑之士復以予言告之使知南北里道相望而不可以交識也則地能限人之說又當信其然也

黄銓士制義序

乙酉歲大比士黄子銓士偕淮安劉子義烏朱子問業于五雲堂已受司命之知裒然爲名孝廉而黄子攜其所著數萬言向予道其思意求所以張之予于黄子益信文章遇合之權在我而不在人也在人者有司困人以所不能矣在我者勝而不敗得而不失合于聖賢之義理通于當世之務有司雖欲困以所不能而我之文章足以奪其權而歸于相信此即韓子君相能爲時而學斯勝乎己之說也若有司之能棄人必不引以爲己咎而妄予以不能之名進而就

有司之尺度者不知求勝乎己而妄予有司以困人不能之權將謂利目懸于造物之不可知富貴福澤參差授受于世俗之萍聚而覆舟也豈足以勸天下勸學好問之心乎黄子一爲文而予曰必有遇合果遇合矣黄子爲友皆如黄子求勝乎己者而予曰必有遇合又遇合矣予非深知黄子之勝乎己而能必予言之幸而中乎然黄子之重于予者豈獨以文哉甲申之變黄子尊甫恭庭先生留北都是時南北足跡未接畏江河不肯前而黄子處于舍未嘗通四方風俗言語一旦拜毋而行履霜雪之途觸鋒鏑之驚

舟陸兼程乘橐而當胠篋之騖走親友惘惘有難色而黄子呼天而號若一見親萬萬無悔嗟乎黄子眞孝哉予又因黄子竊自悲予志也予北歸歷七省走萬里今又得黄子而與之友以文章上下其論議而乃識恭庭先生于旮祑招撫之時前此南之縣者托言予實左右恭庭磨勘闒牘奸人得金遂將株連求報今已成進事矣嗟乎彼寔不知黄子求勝乎已而又不知恭庭父子之間相見在患難之後讀黄子文可以愢而思矣

彭于民小試文序

予聞之昔人以爲晁董公孫皆有科舉之累故爲文至于小試則皆鄙爲小技而去古遠矣我　國家限取士之法甲乙兩試稱爲大比以至郡縣較文而錄之學使者别其文而畧之則皆稱小試漢時如諸家上書廷見置對會公卿召問得失至爲隆重今之廷對猶存此意若小試諸士林立戰藝束筆而前鴈次坐廡下竟日傴坐畢題義而退其爲文格惟貫流麗可喜作者觀者不求深義將去古益遠乎永叔讀古本韓文乃悔少時成進士之文有類于俳優者之詞其送曾子固也則又數感慨于有司之尺度彼如見近世有司小試之尺度所以約束天下之才與智如是則合不如是則不合者其感慨又不知何如也然則應試之文遂可廢乎士由郡縣學使者然後列名甲乙榜猶夫好古學道自少及博自淺及深且上之人賢者出而爲文章司命則下之士奔走于風簷之間亦必有英華果銳之氣異于庸庸之流抑下之士寔能好古學道凡遇小試又輒見知于有司安知他日者不且如永叔之自悔苟如永叔之自悔則小試之文又安足廢也彭子于民承吾友古臣家學之美近復于吳子見末共研席所見所聞皆先輩法言大

義兹刻其小試文若干篇此非合于有司之尺度者耶抑猶有永叔之自悔者在其後耶張子厚曰賢人務爲天下所知于民其卽此意也夫

顧晋昭制義序

顧子晋昭旣舉于鄉友人章子拙生旣評其制義而予爲之序曰君子之未知其文也觀其人未知其人也覘其友予知晋昭之人與文自吾友拙生也拙生修儒者之業服聖賢之訓獨行不惑于敬事之不敢失言矣然拙生數爲予言晋昭名家子博物洽聞志意抑抑自下未有驕人之色嗟乎此實難矣况晋昭

又兼有文辭之美哉易曰吉人之辭寡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今覩晉昭抑抑如此由志意達之威儀出威儀達之詞章且有朋友明于義理日進其所未至豈不抗古昔懷風雅卓然稱仁人君子哉董仲舒曰高山不弛似仁人君子又曰所不爲而勿爲是聖人之寔也予覩晉昭所爲者求已之學也所不爲者驕人之氣也予庶幾得良友哉

祝尊光集序

戊寅余遊越凡五月從海上歸遇友人祝子尊光于聖水盡讀其著述數萬言竊嘆予所嘗遊者皆在焉

古司馬放遊東南網羅舊聞其事作史記也婁云至其地又云聞諸某生傳其人記其事如接言語笑貌後世嘆以爲奇且以爲遊助平子太冲賦京都閉戶精思多歷年而後成唐劉子蛻亦云文有天助此爲好遊者言耶抑爲未嘗遊者言耶以予覩于祝子制義之偉人也傳聞立言戢戢于函則已盡得山川之勝矣凡予所常遊如錢塘之怒潮桐廬之客星縉雲諸山彷彿帝鴻衣冠抗立其上鴈蕩龍湫石橋華頂神僊隱士相招爲宅又時時遇之而予以祝子之文擧所謂怒潮客星仙子隠士海上諸奇一旦盡有于文而人不敢爭今天下之爭者衆矣若夫名山大川無是非毀譽以擾其體無賢愚妍醜以亂其中故能爲然沛然以獨全其功名雖有盛車騎美容服之士間一至者然而不得而有焉祝子無事搢簦躡屩彷徨山澤之間述其所志詠其所見而一旦盡有諸勝卽予且驅馳數月一遇祝子所謂予得其形祝子并得其意也若是祝子且得天助哉雖然予重祝子不以是祝子爲人道腴于中文見于外不忍獨賢獨智以私其身仁義之言藹如也行且登玉堂陪侍從列風俗献箴規先天下而憂後天下而樂可以感而興矣

區區詞章之美予唱嘆張大其事當亦東都主人之所唱嘆安處先生之所莞爾而笑也

王元倬制義序

予少時聞金陵王子元倬爲諸生有聲最後予獲識元倬于杏園卽爲縞帶之交每讀其所爲文章竊嘆元倬負才如此然不獲中有司尺度以致其婆娑褰涟欝欝不得志甚可怪也乃者朝廷思得茂才異等洎能任劇郡鞭笞冦盜者當事上元倬姓名應明詔同輩喜相賀以爲盛事然元倬自惟攻擧子業數十年卒不得中有司以見其能乃從布衣得辟仕豈眞

天幸耶以故元倬發憤下帷獨處攝山婁月甫竣闈事持文示予且示予以必勝意予亦知元倬屡擯于前將收功于後也今元倬果勝矣然元倬何以自信不疑如此予嘗按永叔讀李翶幽懷賦每置書而嘆嘆已復讀恨不得生翶時與翶上下其論其賦曰衆嚣嚣而雜處咸嗟老而嘆卑惟予心之不然慮行道之猶非永叔習見嗟老嘆卑者徃徃而是得一翶不以嗟老嘆卑為心故為之嘆服欲見其為人若夫士之一再不遇輙頹廢于殺伎歌讌不復自振甚者憂憤之過至于舉世不容何其愚也有如易其嗟老嘆

卑之心以學道續文為已任安知其終不一遇輙益厲其氣養其力必竢其後故得之足重也予觀漢時循吏如汲鄭龔黄罕兼文學儒術如賈董卒不得大用後世惜之今元倬既應賢良之詔復歌鹿鳴而至闕下試于禮部擢上第必為侍從之臣必當得大用可以無賈董不遇之感又可以無罕兼文學之譏壯哉予既喜元倬久而獲遇又喜元倬數不遇能自振以及于遇今觀其文辭當必有如永叔之讀李翶之賦而稱服者然又欲同輩之士如元倬易其嗟老嘆卑之心處可為賢良出可為文學未有久而不遇者也

王楚蒙詩序

予客括蒼門人王子心宁數為予言從祖楚蒙奇士也楚蒙學為儒輙不喜伍諸童子操筆就有司試魚立鶩行佖首俛氣一旦棄去遊于越賦性疎簡不喜問生業耗羨好與諸侫少馳騎挾箙有冒矢石立戰鬪風而楚蒙數任俠喜事遇人之急義形于色雖日飲醇酒狎戲市上葢有托而逃于醉鄉之意也以故能張其殼名于甌海之間予至甌楚蒙高冠長佩謁予河干予心儀其人久矣已乃數過予數同予奕雖

小劣于予而色不挫氣不辱與之飲醉則仰天嘯咏旁若無人射猳弹棊無不奇中一座嘆以為絶倫無何楚蒙高誦三巖之詩沉壯可喜予就詢作者楚蒙自已所為予初疑之楚蒙憤恚甚乃復益誦其平昔數十百言皆有今人之所不及予以此益奇楚蒙頗疑楚蒙如禰明之流姑浮湛當世使人驚愕歟抑如建安才子傅粉調朱為一時風流之冠及與之陳帝王之道談天人之理若裒衣博帶容與翶翔于廣厦細旃之上抗首而談雖老師宿儒莫敢詰難歟予又讀古游俠傳如朱家郭解之流以睚眦中人傷義犯

禁其事不足道太史公自傷予交游之莫贖其葬也予彼能緩急人者盛為稱引使後世讀之如見其慷慨之狀且能令人輕財賄慕烈丈夫焉今楚蒙生于新安之華冑挾有父兄之貲又有少伯計然之策樂豪侈恣騁馳然獨能與物無競坦然而游諸所游從爭附楚蒙故賓客日進而未聞有志仇報復之事特其謹重然諾有類于游俠者楚蒙復能脫穎濡毫爭詩人文士一日之短長俗人知其易與有道者亦歎然盃酒而不忍去輿會所寄發為吟咏文采人物照耀江左豈如朱家郭解待馬遷後傳耶楚蒙真奇士

哉抑予聞之楚蒙上世有十岳太古兩公皆與汪司馬唱和里門司馬後先七子以文章起家學者望之如泰山北斗而十岳太古起而為之友豈非太史公所云附青雲之士哉楚蒙為中岳孫其才若此為之友者又不知誰為汪司馬也汪氏世有才人令聞不墜其烏衣馬巷之苗裔乎

劉阮仙詩序

予學詩二十年餘矣白門交方子密之乃大悔所為詩飾虛捕影近于時人所稱意陵之體竟陵兩君好以方言俚語瀨易才情其派也薄而輕佻而瑣識者知風氣之日下也是時沛上閻子用卿吳門朱子雲子貴池劉子伯宗獨深信密之彼能信予悔若知名之士狂酲不醒且笑罵予輩為狂生予不以此介介也故後乃交潛江劉阮仙于密之所密之時為秀才雖尚遠遁顯然席父兄貴盛之勢挾聲氣之盟能奔走天下士而密之素倘脫或不及成賓主以去獨與阮仙綢繆如雁行予怪之既與阮仙聽則阮仙早已颯颯乎進江漢之雄風于和平窈渺之中矣予竊謂阮仙楚人也其能不為竟陵之詩甚難阮仙生潛江去竟陵數舍而又有門第游從之舊宜乎予望阮仙

輙料其必為竟陵詩乃阮仙卓然獨立徒步江左得密之以為之友而予亦因以去其所大悔于昔者嗟乎阮仙豈易及哉阮仙既成進士讀書館閣出而銜鑒南國學日富文日積詩日益工恐予之所大悔于密之者又將大悔于阮仙也楚有三先生黄岡王夢澤興國吳明卿京山李本寧今又得阮仙云

甲戌文明序

予讀密之房書其有憂患之心哉先是宜興溧陽變數起桐城踵其事操戈向諸姓如戰場鉦鼓不絕主者大創之而後稍稍定密之奉大母挈幼弟居金陵

恒念尊人仁榆先生以王臣義守屽邑廢寢食者月餘又時聞流言感世道之衰慷慨于邑爰爲之且白劉伯宗蘇武子見而泣下以故著述文章非其好矣初坊人迎寄之于江上後乃見此事強卒業寄之姑爲之以應其請豈不多𠞰畧乎雖然世稱能言家孰過寄之哉寄之少慱學揚厲賈馬翺翔崔蔡天下士聞其風而宗師之者衆矣乃者寄之之論制舉業也稍得其大意耳弗以士律也而且有所正焉寄之同爲敎然如此抑寄之自悔其說與嗟乎世稱能言家好自是其說而不變且曰此人之異于我也而我何

異乎求一二自悔者不可得矣況夫說之至美尤不易變者哉寄之經歷大變發憤爲文章一意于温厚和平置少作不復道天下士讀寄之所自著述原本古今可以覩其志焉至于房書中或是或非亦已泯滅光釆與人無憾矣寄之其有憂患之心哉

單賢生詩序

予友賢生以虎視鷹揚之才兼馬卿枚叔厲文遲速之長年壯氣盛著詩歌百餘篇皆可讀單子當世所謂高才生然察其志意復抑抑有以自下以覩夫才士善刺譏雖然而爭者何有哉單子兩上春官渡江涉淮泗過鄒魯之鄉覩仲尼師弟講業之堂秩秩如也已而聞易水北士之悲歌習幽燕老將之猛鬱淵遻有所感焉今國家隆平洽久矣文藻蔚起問昔時所號爲棄繻生發勇開門繫南越倒月氏徘徊下位其或伏歷林灌幽翳之中則單子方鏗陶渤嶰如大殿呼之而立見釆于京都覡飛冠蓋車馬雷動雲委乎子太冲之流覃思研苦乃成篇章而單子躡衣擔簦驅車而前抗手奮筆備有國容比聞其詞章之美如登王會相與麟集而翺翔者皆金馬門之英銳宜夫山澤之癯望之而却步也予既將置單子于石

渠虎觀之間而又欲以世外仙人石林雲館之寂窈秦鳳猴鶴之杳冥以爲此足窮單子所未有矣予閱歷海上諸山凡旬月而歸過單子于湖上竊讀單子之詩文但見其鏤物肖形瓌峰飛瀑如揖我于鴈蕩龍湫駿發夌厲橫絕區宇又如逍遥于赤城華頂旁皇乎葯房桂棟矣單子殆先得勝遊哉長安都會宦貴功名軫相接也然諸客子所遊歷則皆偬偬勞苦罕所進長今單子克自容蓄而兼擅世外之勝如此其于世人洎予輩度量相越何如哉

夌二吉制義序

予游吳一年將歸而婁子二吉挾所爲文謁予虎丘執弟子之禮甚恭若予好言先正之法其于今之多智自將者未有不笑之以爲迂矣而二吉乃能不顧流俗之議而樂與予遊豈不誠有大過人者哉雖然予尤願二吉之堅其志而勿有他徙以求進于道可也韓退之弟子曰李翶張籍者嘗以友待退之而不以師待退之其與陸修書曰我友韓愈薦所知于張徐州又曰昌黎韓愈而翶之言又曰如師之于門人則名之于朋友則字而不名稱之于師雖朋友亦名之既名愈則不師可知矣豈翶未嘗師退之耶抑翶始則事退之而終以爲耻耶翶固賢者也或傳之者

妄耶夫以退之之學問退之之言論辨說而其門人不無畔而去之者師道之不易立也可知矣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天下治故古之人不能逆其門人之不畔而去也而抗顏爲之師凡以名聖人之道于天下也如今之制舉業本聖人之言以爲言學者專一于孔孟思曾所以爲立言之本宋之儒者可謂最有功于聖人而世乃陰斥程朱而欲以文辭之浮誕不經者強而求勝之亦不思而已矣故欲明聖人之道雖以此召當世之侮而不敢不以師之道自任者誠有所不得已也今天下文辭競勝有堅而僻者乘聖道之不明而以邪說爲訓其爲人心之害不可勝窮矣而有一二賢者出而救之其爲力甚艱難矣予能無望于同志之士無惑于所向而且自以爲障也哉婁子之文多不背于理而予爲言師弟子之義當慎之于名稱之間又欲二吉勉之又勉以求至于儒者之學毋爲邪說所中而莫知其所終也

李舜良制義序

予少時聞方孟旋先生稱嘉定婁子柔當世之曾子固也則心識其名久矣其後予游吳中交子柔先生

之同鄉王子魯克沈子無封同年友傅子令融乃獲讀先生古文詞二十餘卷又時時聞諸友談先生徃事及從陸子履常觀先生法書每恨予生之晚未及見先生一坐其堂與之上下論議作者之意其樂不知如何也然先生同時多聞人如李先生長蘅皆制義之鉅公也最後予獲交長蘅之從孫舜良會一時鄉邦父毋暨學使者皆賢而能文得舜良文輙相嘆駭以爲天下之奇舜良年二十而能以高等出諸英儁之上亦云屡矣竊私計舜良殷震動當必有趣時之技好爲新穀曼詞使觀之者耳目眩怪托爲非常

之物而予讀舜良之文則斷然不出于此抑所謂雄偉不羣者與予觀古文至今日衰敝甚矣稍有才力之士皆至于摹擬而失眞如子由之所慨于剽奪珠貝綴飾口耳者耳其不及者則空談以爲迂覽重復以爲游行而古作者之意蕩然盡矣予于王文成王遵巖茅鹿門唐荊川而下獨推服子柔以爲得之而今且見舜良之可爲子柔也則舜良日求所以爲子柔之道豈區區制義足以測其所至哉問子柔與李公長蘅相友甚善而子柔之嗣婁思修卓然與舜良並揠文譽眷克令嗣履常無封諸子又能先舜良而

推明子柔之古文以及于制義者也然則舜良尤可敬者在能爲子柔先生之古文詞而同于思修之將以古文詞之世其家也予好古文詞有年矣因讀舜良稿序之使人知予敬舜良者如此

程仲孚搜原集序

程子仲孚閎覽博物善言當世之務既憤其身未即見用向　闕下抗陳得失乃著書數百篇凡屯田馬政海防兵制鑿鑿言之皆得要領尤熟于形家言子午斜直坎離補互以至天星卦氣之書靡不碎究仲孚儼然拒長沙諸子與之同列哉昔蘇允明作權書自居賈子以爲有其志又有其才欲以強主弱國附三表五餌懾伏匈奴諸策之後然卒荏苒以老于修禊之役至今惜之今仲孚年壯氣盛適逢　國家采擇奇才下公卿責保任議旦晚之間必有以仲孚應是選竊計今天下蓋用程子亟亟矣程子之言曰天下栗賤而金貴金貴而民貧莫如墾土棄金不用然予聞之兗豫地多于民荊揚諸郡民多于地至乎沿邊上下虎落榆塹既已撤扳武剛偏箱明哨暗哨又多不講敵至如風馳波移飄忽震盪安得土著爲我屯種又曰閩廣私市但嚴爲稽察陰有以相縻耳

嘉靖中如徐海汪五峰輩突入海上諸邑豈皆有司之過耶又如馬市不可罷之說云絕之則相惡懷之則相畏然彼以疲馬當我上駟我金緋不甚惜將遂空其廐耶凡此者當世士觀望揣摩不敢出鷇息程子明著于篇若操蕩尺之綆以級重淵之水砰水得而後知其所操者非他人耳目之事也然此非程子之新說也塞下人不田則金不可得而輕江南之財不可得而羨也又聞漢武時縣官常自漁海魚亦不出復許弛與民魚乃出又聞昔人因糧于敵我國家因馬于市我得其馬則彼之長技皆爲我有先臣許

言之矣程子探國初之成法以救今日之疲敝有立言之利而如予之所疑而不敢試者程子必有以處此嗟乎士患不知先王之法度耳封建井田治世之典要雖千萬年不可易而郴子以封建爲非聖人之得已樂于自伸其說而以郡縣爲天下之始則何怪乎變法者之紛紛也嗟乎如程子者豈常人也哉

胡進也制義序

君子之爲學也虛其轂而具其輪說在郴子之說車也君子之取友也聞道先而術業工說在紀昌之學射也君子之澤文也泛覽探幽索隱必不爲飄風過耳之言臧沒不傳說在永叔之送徐無黨也君子之擇地也賢人聚處氣俯而恭誂呼婥直一倡百集說在太史之過鄒魯墨子之廻車朝歌也胡子進也何予言曰高山景行夫非昔人不能至而竊欣慕者乎可謂恂恂然有學道之風矣又曰東北海心同理同吾不難跋涉以從之游豈寶山在望而下同徑寸之得乎可謂超然求友于時俗之外矣又曰文者載道之器器不用則蝕文不精則朽藏之名山傳之國都猗頓不敵君山賁育不及子雲吾其求諸美而傳者乎可謂有立言不朽之志矣又曰學者所見異

詞所傳聞異詞幼閑一室長不通方此蟪蛄不知春秋耳吾其去而適都大邑以聽先生長者之言乎可謂有居而能遷之智今觀進也挾持文章事吾友楊維斗由新安而來與門問叙于予其文可重其言可重故因而叙之

余大徵中台制義序

余讀韓退之送王含序云欲張醉鄉之子孫又覩予贈三槐銘于晉國王公洎王文正公數世貴盛留連感歎稱不易得凡巨公偉人德望丰采既已見于當世而後之人思而慕之苟得見其子孫之賢者以爲此忠孝之所由萃也此列聖涵濡之恩所以成其門第也故古之君子往往喜接其賢者稱道盛事使人聞風而思以震耀後世如同社友大徵中台兩君冢宰余公之後人也余公以名御史歷位公卿又生考亭朱子之邦發明理學予嘗思慕遺烈足以爲力學之助而又獲見其子孫爲能張大祖德以有文辭之美乃伏而嘆曰兩君將得無典起乎哉予嘗論之文之不易工者以其易心也或者貧而在下歷危處困以故鑱發思慮磨礲萬物之情狀至于貴家世冑稍雜嗜好遊遨冶罕能大肆力于文章今觀兩君席先

世貴盛非貧而仕者比而其志意經營▯發爲文章皆危苦之士之所不及也豈不異哉两君言予予曰今之爲文者日夸以奪而中無所主也其求之宋人乎宋之理學莫盛于程朱而两君固朱子鄉人也是以守師說者要道而又時以永叔子固爲文之法以游其所欲言之意誠哉其合于道矣語云百川學海而至于海韓子亦曰外慕徙業皆不發其堂者也如充两君所志雖以至于聖賢不難也而况區區辭章比偶乎哉予獨羨余公歷通顯克以理學振于時爲之子孫者復連翩有聲鄉國間柳子厚所謂以

文章報國此其時矣予知两君將如魏公文正家學特盛何至如退之發憤于醉鄉之後世也哉

王穆如制義序

予從豫章楊維節先生讀金陵王穆如制義以爲古作者之流其後維節既逝穆如連不得志于有司又復居憂抑志無時俗聲名之好類深山學道者抑何困也予數䛀穆如論議覩其所爲文何其閎以肆也然則予之所謂不得志者乃其所以自振也與詩云鼓鐘于宮聲聞于外鶴鳴于九皐聲聞于天此言其寔有諸己之應也天下至遼遠廓落矣雖有巧曆不能紀毫釐其遁而去者幾何而學士家以鏤刻萬物之情接以濛積而遂能使遼遠郭落之中若有聲氣呼吸而不可間此即蒙莊所謂在堂滿堂之說也今覩穆如處窮而道不詘孑立而神不懼此其自信者非常人之能故視天下之浮名泡滅而不䘏以爲已有者直等飄風之過耳而已矣而諓諓者又奚測其文辭之所至乎穀梁子曰心志既通而聞譽不彰此朋友之過然穆如自振如此恐不逃名耳何必近名哉

送周子靜序

吳門周子靜補青州兵備副使過予求所以贈言者青州山東要地也副使外臺之貳　也周子久仕益能其官而予交周子歷二十餘年以交之久而當周子歷仕之久此豈易爲言哉予亦告周子以儒者之道仁者之學乎仁者視其隷于籍屬于治者非異姓之各居折㸑也其家之主伯亞旅也而仁者視夫銜命驅車朱服丹轂而爲之大吏者非他人之徵召期會也乃其家之父母師保也有不便于民者不俟號呼于我之側而必使螟賊去于田射工去于澤不如

是雖日有寵金加秩而不樂也若有便于民者力之所致勢之所圖惟日恐後至于上有所掣下有所牽望恩急惠之夫背諒我飲食調饑之切切而引以爲愧使上無施德之名而下有蒙德之實不如是雖日有歌誦嘆美如詩人所云百福而不樂也甘棠召伯之思南山君子之詠以至于吳公謹身庶乎從化率教次公不失賢者之言仲卿篤于故舊之情渤海以安民爲勝九江以均水息爭傳之史冊赫赫如昨仁心爲質功效如此試與嚴酷武健比絜短長何必以彼而易此也以予觀周子之於青州也將從吾仁者之說耶抑謂守常以文濟亂以武或與時推移術稍近文法吏耶予知周子之治開封矣鑿泉而飲治蔬而食去則泣來則喜父老拜庭兒童迎路親愛視他郡莫與爲比周子之於荆西也如其治開封時則周子之於青州也又必如其治開封時然予知周子又不以開封而荆西而至於今之青州也周子爲文學游從徧天下習見貴游陵轢之勢刀筆刻深之毒數數向予太息以爲法令滋張盜賊多有制治不於其源猶衆火而欲止沸也予是時游吳中與周子登覽千人之石俯仰龍池鶴澗之旁則皆願爲循良吏撫

綏赤子蚤見太平不使召伯以後諸名卿得專其美而予既衰老蒙恩閒廁不能復張言天下事矣周子治青州其尚思昔遊與今日所以相期之言哉

黃竝瞻詩叙

温陵黃子竝瞻自閩陟仙霞嶺徑衢下蘭溪俳佪七里瀨吊富春客星與所謂披裘而漁者未見其人古今不相及久矣渡錢塘渉大江以北登黃河岸買騎走風塵中至止長安共得詩若干篇問序於予將謂予可以張黃子哉穀梁子曰心志既通而聞譽不彰友朋之過也黃子所爲詩貌癯而澤氣潔而和充其

志意學問不倦可以抗行作者之壇矣若是猶役役感慨旅食京華經營當世之務未得一試必有延而任其咎者抑予又聞之郴州曰健者非梯舉足愈多身愈高人愈仰之道不倦矣勤而不忘斯可也子之鄉王遵巖先生以道德仁義之言貫通韓歐曾王諸家以破除當世之誣詞勦說其所爲詩雖退之所謂餘事作詩人亦已的然可傳矣予於黃子輙言遵巖亦予之待予者如郴子非梯之說至學詩而及於文學文而成於仁義道德則天下之善言詩者恐不得以予言爲不足信也子其信予言否耶

史扶九制義序

予少時偕吳子見末爲文章之友因游于孟旋先生之門其後十年而得于章子佩又十年而得史子扶九扶九爲諸生試高等洎成進士時則抗顏爲人師久矣扶九史侯裔也自漢而下宰相一人拜武功封爵者數十人成進士孝廉數十百人嘉靖間史公燕峰名特著燕峰富而好行其德鄉人賴之又嘗事甘泉陽明先生講道慕義有古人風晚故蟬脫利名游衍山谷至今傳以神仙中人以此益張史氏前此富貴赫奕者皆不與焉今扶九習聞上世蟬聯之盛又承燕峰諸公道德之美計所以張大門戶發耀鄉里皆扶九所不必爲而扶九子獨正襟端坐揖予而言文章予亦願扶九深靜學古刻厲名節以自表見且告之曰子以教人者治人以爲師者爲仕則無不可矣扶九色婉容欣然承教毫無拂逆然後知扶九所宜果在此而不在彼也至于扶九文章簡而有體淡而有情望而知爲端人正士可以使天下尊望史氏者又在扶九能不爲世俗之文此則人人能言之矣扶九與見末于章同登壬辰榜爲予佩親族故樂言史氏扶九勉乎哉

金豈凡先生集敘

晉江王道思先生嘗稱有吳三千年之久傳者三人季子子游與唐應德而三予嘆服以爲知言其後有文章名莫如司寇王元美元美頗薄唐公不足爲然予實不好其文顧獨嚴重歸熙甫太僕以爲有唐宋大家之風洎吏部周恭肅氏公用而已熙甫名籍籍一時元美晚年益自傷不及熙甫見于題公像有繼韓歐陽之語人皆知熙甫獨周公之文竟無尸之者良可嘆也今又得豈凡先生云予自諸生時則知先生以名進士歷爲知府兵備卓然有聲實未見其文

同朝縉紳亦以吏治推服不及于文及余同官而先生文稍稍出知先生文自予始先生又語予曰文者載道之器也言者心之聲也言不根于心必支文不幾于道必誕支與誕所不敢爲吾擇其雅馴者而卒業焉是以先生文大者炳炳烺烺小者謹嚴法度尺寸不苟此歐陽子之文也知先生文如歐陽子亦自予始嗟乎文難言矣人尤不易知哉文如先生其好學深思揣摩古人積有歲年而予顧不及知乃僅知之同官之時數十年間號爲名公鉅卿察其文曾不足當先生之毫末而名反出其上何也雖然山高可

以致祥羊淵深可以致沈玉績學可以永久比于金石先生之志固在此不在彼也先生於周恭肅爲同邑有葭莩之誼又於茅觀察鹿門爲曾外孫先生之文所從來如此然則讀先生文而信予稱爲歐陽子者其必如予之信王道思也乎

彭于民制義序

壬午之役彭子于民爲南國第十二人予見試錄于金華郡中喜告友人王諧五徐貞庵曰此予同年友古臣之家學也㬤予讀其文則已信其英華果銳之氣騰躍而出如風胡初拭赤堇之精九方皋馳驟褭[illegible]之步至于獨賞物色不可以備其貌而盡其長矣及今三試而冠都人士視予言若券風檐而上樂虛而窮本秀于高山而玉潤于深淵名如是也實如是也雖侍從有司欲絕天下之智勇而于民恢恢與與掄先而拔之若手劍而盟壇上諸侯屏息而觀無敢歷階登者抑何壯與雖然予敬于民不以是予友古臣事親孝事兄友生平定交急然諾出肺腑仁篤于中義形於色當世所謂篤行君子也予既友古臣而又喜于民氏光大其學益張其聲于德門馬巷之間能使承命而酬士者舉手加額曰此其人必端良

謹厚可屬大事又使吳越績文好學好論議辨說之士咸相告曰此其人必端良謹厚不以小技眩主司之目而欺天下于民豈猶夫今之文辭哉唐初四傑赫然賈浮譽於天下而識者嗤爲浮薄之體率以見詘彼浮薄者何足當吾于民哉予邑自湛甘泉錢緒山兩先生過而倡道于嘉義書院蓋將百年矣必有能爲聖人之徒者出以文章明道爲已任其在于民與其在于民與今于民文刻既成而予述其所以告諸五貞庵者爲之序予敬古臣父子家學不必爲夸詞也

賀成青壇冢宰叙

今上之九年青壇成公晉位吏部尚書人情咸喜
朝廷得人公門下士尤以公得行其志爲望謂予宜爲言布于堂稱盛事焉予不能辭而告諸子曰青壇公前相國文穆公之中子也宋呂公文穆以器量爲一代賢宰相其居維也子孫環列迭奉壽觴其宗至幸其第問諸子孰賢文穆獨舉姪夷簡爲宰相材夷簡由是大用崇禎朝成文穆公在内閣時救主事李其蛻中左門日晏竟免主事众時以方呂文穆公而青壇公復繼文穆公爲冢宰可謂盛矣青壇公務爲

編修恪供史職既爲學士率友侍院務和平而通理以至冢宰晉今官統均百官遇同列抑抑自下人皆曰青壇器量不可及公何以得此于人哉公自少奉文穆公京邸親見文穆公長者行友愛無間以爲傾危之習勿自我輩開之翰林官習爲謙讓拜一官讓不敢當不欲人諂諛謂爭得美仕及遇門下士一進于道未嘗私議一人謂可中以危法奪其秩而有之青壇公薰其德淑其行既深且久是以外無赫赫之名而内有昭昭之行進則侃侃論事私居則安安自得一與公接見議論則欣然喜相告曰公實親我即素倚公者對公和氣愉色亦且踧循遜避不敢彼以惡以予觀公所爲可不謂古之大臣哉

朝廷親臨太學命祭酒講義諸生徒青衿儒冠侍階下聽誦說盖盛世君臣之道將尊天下于父兄之教習爲仁人長者之行使干戈戢風俗美也如我青壇公一命少宰兼學士又申以學士爲冢宰
朝廷所以重公與所以用公者豈非大臣之事哉予從青壇公遊喜公將得位行道也爲述文穆公以見公有家學而又以所聞于呂文穆子孫林盛爲宋右族者迄今數百年盖有兩文穆矣青壇公子方爲翰

林三世詞臣此亦呂公所不能得者以此頌青壇公庶幾其可乎諸門人曰敬聞命矣遂書爲序

石雲居文集目錄卷之二

序

序　　芝山陳名夏著

吳封君壽序

有吳之盛能盡通詩書禮樂之微聘問上國名者春秋莫如季子不有其國託于延陵而以久特問當時叔向子產告以國事孔子喜其來其聞道之蚤慕義無窮凡有所爲矢心合理數千年之後稱道勿絕其舉人之情願登公堂祝眉壽無害者未可知也予嘗以此陰求天下之士有合于季子之行誠所願見

爲之執鞭今于公之子孫如其公者則庶幾季子之風哉此可以觀德矣公席門第之盛擅通敏之才掇拾青紫愉快生平其所促爲公率棄去若不肯竟學視夫抱知自將爭執有司尺度以爲功名之事得之則生故汲汲焉而公不屑也公豈非有慨于中而然耶及公子貴爲名侍御直言敢論同朝壯之公爲鄉邦祭酒矣鼎革之後諸世家大族多掎齕之者引繩排根靡所懇言公視之如身受射工之爲中而烏鴉之爲譭也則數向有司直其誣枉賴以安業而率無毫髮居間得貨有壽公者公曰吾直心許之耳此亦慨慨乎季子之後繩武扶行者哉夫古今不相及感慨之詞也至于公而始知其說未盡其指未詳則如公可以仕而不仕可以取而不取謂是天性然耶抑得之學問耶予謂公所爲益難矣夫科第顯榮有于乘之得失而排難解紛之惠有易見之德色而公泊乎無有淡乎若虛則予之稱爲季子之風也實也非諛也予又習公扶杖引盼乘舟自得俯震澤之浩渺揆神液之泉流振揚伯鸞之高蹈使人望之如黃髮老成之貴以爲公必能樂引久視而孰知公又不屑意于此殆有春秋卿大夫之所稱而聖賢之徒之所

許者公壽其有艾乎某月公年七十而侍御君謀所以稱觴于公之前謂予能爲言若子之德者也予亦言公爲延陵之後人以爲公祝頌百福而已若夫以不材全其天年瞻然山澤之臞無所緩急於己得矣于公猶失也不足爲公道也

思齋黃公壽叙

天之所以與人者德也而非爾也箕子叙疇申明皇極以覍言視聽準諸雨暘寒燠其爲壽福康寧皆人所自致此善言天者也古之詩人於豈弟君子則祝以萬年百祿松栢岡陵如造物錫齡增筭之事皆人情所得而取携以歸于有德之人此善言福者也至于人子欲壽其親謹其績也戴其厚也百行之原也而子必欲以壽親者使親所自致之壽符于箕子所陳之理而爲壽親者代致祝頌之詞必如詩人推衍其彌性昌熾之由然後舉觴獻觥可以無愧三代而

後世族之家鮮克由禮求是以爲壽也不亦難乎以予所覩黃公思齋行事爲詳是可以爲壽矣公父文簡公以篤學寔行爲名公卿諸子多任子之榮封君之貴成進士者二人諸孫成進士者三人長孫之子復成進士爲編修門第之盛甲于郡邑而公以貴公子翺翔兄弟間其氣穆然以深其志凝然以遠若山澤之癯翛然引杖于丘巷而不知功名富貴之足以震耀也若學道績文之士鏤刻萬物之情狀接以藻繢而不知時俗戟手捽臂之爲何事也剛柔之性旣倘于中韋弦之訓復佩于身倘于中者不爲矯而爲順佩于躬者古爲貌而天爲徒無貴盛之色則無彫伐之虛無功名之累則無困苦之情心和者形固氣平者神定若是則與之以壽福康寧而天有所不能吝也譬之以萬年百福岡陵松栢而非人所能私也而又奚美乎熊經鳥伸引年久視以爲得全之術乎某月公年六十矣公子太僕方需次大用竟發其所摩而太僕爲侍御時嘗昌言貪酷吏大壞吏治爲擊邪首倡時論歸直然太僕君中正發憤無所矜忌凡與太僕君游者皆知陶煦醇懿思齋公之源深而流長也由六十而進之抑抑于威儀而秩秩于德音積

而期頤猶是也公年其可量也哉予爲公言天人之際而又言太僕所以行公之志于立朝正論之時予蓋自比于詩人而使天下言福者必言德云

王太公雙壽序

予讀三原冢宰端毅公司農康僖公傳輒願見其子孫而張之今戶部王某二公之裔也自三原徙滇凡數世君尊甫贍雲公以文章顯于時試爲令入爲比部郎又能自致聲名承倣祖德滇稱家學必自公始戶部君承公之教舉乙科棄書遊長安仕金部稍稍露丰采得僚屬心將復如僑向縮帶交而公與孺人亦已偕老稱七十壽矣于是王子調樅華進而請于予曰不可以無言也予將稱君所以致于親者官階之榮祿糈之養及夫僚僎執爵推召賓客而進斝階

前者乎此丈夫得志于時之所爲也予將又爲君稱所以致乎公者如歲星南極之杳渺金光瑶草之陸離以爲不朽者名不衰者壽三見滄桑閱視人世幾于安期羨門之屬乎然公固通儒也予又何必以世俗驚怪不可得之數爲公祝也予但以公所自爲壽者爲戶部君致之而已公在滇日西向而問端毅康僖之丘樹茂落何若端毅康僖公之從昆弟之子孫盛衰何若又日率其子弟而告之曰野人不知父母何本子夏之所譏也教授河汾而不忘銅川府君孝子之志也予乃知公所自爲壽者可以教後人而君之所以致于公者果不在世俗所爲壽矣君但以公不忘端毅康僖者望滇而祝曰日南蒼山之間老成忠厚之遺覩時而服安身而處吾親在其可以嬾若職而墮若業乎君但以公之率子弟而相告者又望滇而祝曰滇去京師萬里父兄教而子弟謹必無兵革戰鬭之虞反復攻取之勢吾親在其可以不駭衆而無煩兵乎公聞之必解顏怡色而進一餐若此者皆公所自爲壽也予于公先世記其事慨其人願見而不可得而獲從調樅之請爲公祝頌之詞以廣不以文以理不以數公其以予爲友乎

許徙之壽序

予交許徙之二十年矣徙之名家子居金陵習見其族黨姻戚皆貴且盛以豪侈相尚徙之泊然非其所好也顧日鍵戶樂琴書延賓教其子自辰至酉危坐聽講說無倦色徙之能文章嘗爲儒生祭酒衡例當得郡縣貳又念母孺人春秋八十高矣以爲一日之養雖三公莫能易自是絕意仕進云生平寡合客獨好予予至未嘗不設醴率以數器予過飲亦不自知其歡然而醉也若徙之者豈惟今之人不能望其津涯抱其器量乎予因交徙之竊嘆慨豫章之木以材

而伐荊山之玉以美而剖嶰谷之竹以殺音而辭其節而又習見古之有托而遊者往往頽放于當世之所不屑以自全于譏刺仇怨之時然而君子悲其志亦悲其跡于道矣若居山林而色不稿居市朝而身不辱彼夫所謂射工黎丘一旦自絀其技惟恭謹寡怨之道得耳以予覩于徙之其斯人乎其斯人乎

華楚望壽序

楚望先生年邵而望重于鄉長公華子渚之友洎華子之門人相率爲歌詩玏華子擧觴悅其親已得數

百首乃集爲卷命予序之盛哉予竊惟孝子之悅其親也非榮顯貴盛之難而獲令名之難閥閱之家輝煌俎席醼陳優舞毋召客數十百以爲閭里光榮之事其中狎暱者輒据摭南極老人西崑王毋之詞稱擧于前而居之者不以其寔譽之者不以其情此相爲設欺而已矣若華子有道君子也楚望先生倡明家學與華子言者皆前輩篤行可敬華子有所請益則馳驟于同工異曲之間若聚百萬之衆聯絡形勢鈎盤奇正而未嘗稍稍有孤虛游墮之氣亂其中心故華子推此以爲友則友而善交矣推此以爲師則師而善誨矣而爲華子之友華子之門人者感華子之教則楚望先生不可忘也進而有箴箴之將焉進而有文辭之祝焉而先生與華子得之無愧愿之色其友與門人亦無阿華子之譏然則人之愛敬有道君子者豈不在富貴之上耶天下事親者如華子則可以無愧矣天下譽事親者皆如譽華子則可以無愧矣是華子一擧親觴而天下之有愧與無愧者皆由此而辨之華子之于人相去何如哉

壽艾封翁序

檢討艾君長人以省親請于

朝得
俞肯乘傳歸里其月朔日適介艾翁誕辰門下士艾輩謀所以佐檢討君奉觴爲壽謂予好爲古文辭多以文予人子能祝頌親年者必爲吾師一言何能辭予從山東諸前輩長老遊好問其人物里第懿行姱修表樹末俗竊志而藏之則知太翁爲濟上聞人云翁令沙河循循禮要訟獄毋擾俾虎冠爲民蠹者咸拔去不致滋蔓邑號大治旱魃爲虐蝗棲畝食稼至南門居民畏欲走而太翁出請命于神即遽飛而去此與反風滅火虎渡河者何異然翁不欲張大其事稟

德讓君子也予心屬翁如司馬氏所記循吏而翁竟移疾歸益因翁有所感矣俗吏武健嚴酷好爲虛名使人畏不能使人愛親其牙爪叛其子弟毫不顧恤至于儒生一行作吏奔走周章耳目旁午使人玩不能使人信雖不致上探下急如束溼之流其于豈弟君子胡不萬年之頌未嘗獲一進階前也此孰得孰失耶太翁爲令距予所聞見不過數年而時事變換求如翁者不可多見矣翁春秋高頎徙仮策杖遊行有人問爲令時治狀何似輙不荅意念深矣翁諸子儼皆能成立檢討君探中秘書網羅前代吏治之

美擄爲芳詞次公穎川少卿渤海有味乎其言之也益翁家學然耳次君治傳士言實大啟弘援拾青紫拭目待之而翁號鄉邦老成賓社祭酒沙河民思而不忘士君子相傳以爲美談予未奉翁杖履爲翁指次行事有過于目見者翁雖不言必且莞爾一笑者謂當世尚知我也予且因祝翁以告天下之爲吏者

金公壽叙

維南北爲衝咸詡滁稱勝地其林壑邃窈窕出奇其扼敵緯文雄概吞吐數爲有道君子所慕處或慨然而賦豐樂之亭古今不同久矣然士生其間必言朴固忠信魁奇傳碩足以傑于地靈者而予則欣欣願從之游今乃得于金公公少而開敏于當世榮顯嶷可以掇之公若遊于邸曠潛于冥冥獨督修內行以無悖于長厚老成者流此其志不在小也凡以爲夸名無定必什于鑑錯拥俗乘會必不能有游于鄴難銅鞮伯華多聞內植莫不稱之公何愧于不仕哉其將策杖散游叟廢而歌金石放意于褒城之野其茨之區而衆滁之山公亢爽高明之所有也滁之泉公停泓湛徹之所汩汩而鳴也滁之風物車馬里巷社會賓客姻戚公之所以古處而與天爲徒也若是

則願從公遊者豈惟予也而公亦既老矣公年九十子貴爲吏部郎諸孫九人皆能以文章名世則予將頌公朱衣象笏祭酒于鄉以鳴得意乎公神明炯炯步徙如壯夫齒髮兒齒期頤未艾則更將頌公以海上安期羨門乎此亦世俗所爲壽予壽公不以是觴弘農刺潭以東堂歸于戴氏梆子目山若闢而深水若闢而廣歐陽永叔治滁之年太守游而賓客從必能如戴氏足以重東堂者今之滁猶昔之滁也予必以公爲能有滁之勝者富壽康寧地戶見榮何誰戴氏又何必他求賓客哉嘗吾之世而有永叔其人且

登公堂而酌春酒以介眉壽也

黄恭庭序

吾友恭庭子覽揆之辰長君太史門下士謂予知恭庭子久咸造門求一言以祝之予何能辭予竊謂恭庭子貴盛無驕色仕進無卑志貞不絕俗義不癸行俾諸子歡然從太史君後長跪奉觴莊莊融融可謂盛矣天下最難得者諸士之歡心耳諸子自學官弟子以文章尺度遇衡鑒者之采而錄之號爲師弟子豈非名與位然耶然師所取不知其人弟子所受不本于師以名與位收之亦以名與位應之至于以天

從地義至德要道歡然于父母之心致之其師以進于其父兄不可易得也恭庭子何以得此于諸士哉恭庭子由璽卿被命招撫行其行也材官蹶張呼嗔奏技恭庭子謂予曰吾志在安反側耳于千騎之從負弩之迎何有恭庭子既毅招撫旋需次補京朝官從行者多至惘惘失意恭庭怡然不以動心頃擢用爲納言將日踐華要矣恭庭子侃直引大義不可犯以色其實煦和樂易惟恐抱牘而進者失其所懷來也恭庭子以身爲律度如此太史君則而行之諸士望而敬之以覲于聯袂振履願助太史君壽其親者盍進于道矣豈徒以名與位然耶漢重師法其弟子顯名于朝拜爵榮受車馬必曰吾師其如鍾輿于丁恭張禹魯伯于施讐至今傳之乃恭庭子方壯從之年兄弟鵲起之勢太史君闢關闖越省覲于都門一年咸進士四年授編修爲考官得士一百五十人多成進士爲大官又不待互相推引此更過漢代師弟之遇矣諸子曰如先生言德門鄭鄉風㪅不逮位不稱道猶有餘慽若世濟其美必在吾師父子間乎予曰然遂書之爲恭庭祝

賀翟長離年兄壽誕序

古者無爲壽之禮而愛君子之豈弟正直則欣然願祝焉年百祿祝者與受祝者皆不爲誇誕非分之事是以君子可爲壽也或有年未及篤老而人之祝之者出于誠一而不僞則爲頌嵩高生民之詩于其始生也推原祖德闡繹令緒此惟子弟祝父兄弟子祝其師爲然君子因人情而許之以爲無譏也今乃見于吾年友翟長離之受祝于門人矣長離年方強仕晋秩尚書即位將日高名將日著何美乎人之壽之也長離大父教授公父文學公績文力學未致通顯長離成進士俯仰堂階方與諸弟孝廉君感慕起家

其又何羨乎人之趨而稱述于懸弧之日也門人則進言于予曰壽我師宜有待門下士以稱述生日爲壽詩人之所許也古聖賢之所不禁也且予亦旣稱述之矣長離君比部祭其心必寔求生活人者又不以簿書訟獄爲儒者所不道言簡而慈貌恭而厚日以惟刑之靜告人而君子以爲推是心也于公之陰德不疑之平反張廷尉之不冤長離似之有之惟其有之可以壽天下而予則又有深感嘆于長離者他人于巳所生日也管絃嘈嘈賓客雜進盈珍于庖貫游獻諛以此鳴得意而誇當世長離爽然有所不屑

顧獨喜有道而能文者爲之發揚潜德之光以隱寄其不逮先志之感足以傳其寔而快其願此則長離眞有大過人者矣宜其不羨乎人之壽而又若不怠乎人之稱述其祖父兄弟也于其不羨乎人之壽也可以知長離之位與名未有艾也譬之採木于山探珠于海日有所取而不窮也其不怠人之稱述祖父與兄弟也可以知長離必至于乞言授杖如三代盛時之公卿也獨愧予也言之不文行之不遠竊欲自附于詩人萬年百祿松高生民之義以應諸門人之請而安得謂作頌肆好穆如清風爲長離仁心爲質

義形于色者乘觴而前乎

李封君七十壽序

大行李君敬奉　朝廷追封尊號詔旨布告江南計竣事獲省碧螺翁于里居用是趨程踴躍惟恐後先爲山雨樓記乞言爲翁祝予覩李子所述竊知翁先世家吳中遷六合竹里鎮自翁父占籍焉鎮故號士林比于南岡士宦王謝子弟居之率文學進身以武科拜爵綰綬則自翁始也又述翁旣仕棄去歸里門伏讀陰符書夜時時擊劍自娛抑何壯也楚豫盜起翁護諸將士杖策從幕府一當賊戰輒能殲厥魁張

吾軍會大帥不知倚公爲干城翁垂手而還及兵譁羣不逞橫行數百里翁潜避山谷皆能識故將卒定愛我以此全其家奇矣翁喜論議爲文章又時教授大行君以故不廢學成名進士士林以進士起家自翁之子始也翁七十春秋高矣可以頌而傳矣翁處世在仕隱間而翁之遭遇也一張一弛文武互用其乞歸著書似虞卿壯心猛氣排難解紛而無所取似魯仲連敦詩書悅禮義德謀智府委蛇容與又似祭遵羊祜諸人公且冉冉老謂是山澤之癯耶抑如子眞谷口陶令栗里至德可師耶昔唐有張萬福以老

將徧拜陽城等序裴延齡事舞蹈閤下至今赫赫傳之史册翁今日親見　朝廷隆尚典禮上尊號滌洗牙孽與百姓更始而大行君捧持德音諭告父老子弟咸知一代所尚務以厚風俗而美教化如此翁衆手加慶更過張公矣然則翁之獲百福而康寧也不亦宜乎予聞公生平仕不遠親貞不絕俗則願從公挾履效童子嬉遊丘樹又願從公泛洞庭陟包山登縹渺之巔覩七十二峰之勝探丈人寃委之藏不識翁能許我否也大行君試以予言告之色益腴氣益和輾然引滿歌啟如出金石使人望之如造物與游而古人爲徒其將笑予碌碌徒矣言溯從一方也乎

王太夫人壽序

王君我涵拜武功爵十年之間致位上將軍佩印鎮井陘要地天下所謂精兵處也其後鼎革束身歸
朝廷從恭順王征西粤不庭者歸而書績司馬門公卿或藉藉王將軍能自立功名如此無何督府請蘇州總兵下廷臣會衆又咸拜手稱王將軍宜任是職制曰可遂秩都督僉事以行一時君將佐從百戰未散去及君故舊知君太夫人居廣陵君便道泉觴爲人生不易得之事皆頌爲君致祝頌之辭君又能使人致孝于親如此予尤知太夫人賢有家學教子有據人之稱之也有以也太夫人爲進士祝公之女孫歸太學生岳王公席內外家姻戚之貴盛濳素不事華飾率先諸婦雞鳴勤苦不懈教諸子二十餘年王將軍特以智勇聞于時予習君書生也當守其定時巨寇寶訌人心靡定君跳身山谷間爲游兵扼賊不肯屈何其壯也予以此多君則數從君游言笑歡好詢其家狀君慷慨言太夫人名家子敦舉大義教誨諸兒毋過忠臣孝子未嘗不向君嘆息也君不敢負太夫人遂擐甲挾弩嬰城堞肌鋒鏑恒山以北晏然歸
朝廷矣此固君才豈非太夫人之賢不可及耶詩不云乎樂只君子邦家之基又曰樂只君子萬壽無期言人君用得賢人爲邦家造締根本增益人壽而賢人之壽考百福與賢人之親壽考百福又可知也閟宮之詩魯侯燕喜壽毋及子宜大夫庶士言能合大夫士庶之歡心以事其親也今國家昭格天地肇舉典禮追隆慈極覃恩方內而王君以南國干城之任適當太夫人皤然含飴弄孫之期豈非臣子顯揚其親與國家德澤相應耶王君行益懋乃績銘之太常天下望君名願爲祝太夫人壽如詩人者正多也其以

予文爲始事也乎

洪太夫人壽序

八月八日吾師洪母太夫人之誕辰也諸門下上謀所以娛吾師家庭之歡竊計筐篚卑脆諸儀弗獲登于師門惟是稱述太夫人盛德康寧壽考貴盛不渝患難不懲備有諸福古今所難必莞爾受之宜莫若夏爲文辭其居江寧年餘熟師招撫諸事爲　朝廷新附士民保愛生全類于慈父母之不忍撻抉諸子也則從吾師詢太夫人起居有家人告語之義無何閫內稱大帥承命鎮撫護太夫人洎諸子婦歸于邸

舍夏爲吾師驚喜倍常是時人聞吾師母子相見于十年之後或有泣下者云江以南歸命朝廷土寇竊發吾師數治其魁翕然以定諸所全活供力役粟米使戶口不耗不下若干人則仰而祝曰太夫人其第錄爾康含飴弄孫庶幾我公效舞衣于前乎洎吾師解兵柄入贊機務謀國諸大畧不具論入典闈試求得眞才晨夕靡倦旣畢試進諸子敎以忠孝大義人人以爲親已也則又仰而祝曰庶幾太夫人從七箸受祿養膺國家殊等異數使小子輩知所贈依乎益吾師能合諸士之歡心以事其親如此昔之詩人頌僖公更治有壽母之祝至其所以壽母以宜民人士庶之故也吾師鎮江南而民人士庶宜之旣歸朝而民人士庶又宜之如所謂仰祝者益至于千萬人未艾也何其盛也夏于吾師母子相見之樂則如禰莫師若矣在內在外皆仰祝太夫人以致其敬愛于吾師則德又莫師若矣于太夫人來京侍養朝廷寵意隆盛莫與爲比于吾師奉養承意使人知事親不貴華腴浮飾貴得民人士庶之歡心則人人皆知所以自致至于太夫人敎吾師以忠恕存心不苛煩細在服官之日數十年如在膝下及師遭逢盛朝更立功

名太夫人方率子婦辟處方隅偃蹇戚家毫無愁苦之容乖離復合皆時會適然其太夫人智知吾師能全其母德能自全使吾師有母子之樂夏敢自附于昔之詩人以祝吾太夫人壽併著吾師忠孝大節云

賀黃陽眉太史生日序

詩人之美甫申也推厥嵩岳降生以篤其祐而降其德韓侯之受命錫土也亦盛言梁山禹甸以志其功與山川並也益賢人君子生也不偶出也有爲以不偶有爲之身上足以修袞補闕下足以救召後學之文章俾有師法人皆樂致百福之譽豈第萬年之祝

因以顯榮其親此天下最善事也予今得之太史黃君銓士云銓士伏處閩海之濱足跡不出門外聞尊甫恭庭留燕乃孑身行兵戈離亂中垂槖達燕與一見親而旋此脐憂形于色重繭不前豈料登第高等入館閣爲侍從羅畿輔人才獻之闕下哉君成進士遴選入翰林戊子爲主考黜浮崇雅使文章日下之勢障其狂瀾可謂大力一時翕然稱爲山斗凡屬門下士莫不願得以爲師而又願太史君强盛而躋公輔安朗而著經史侍尊甫恭庭公之福履父子官于京朝前後追隨比于石建之事萬石君可謂美矣然

諸士所致于太史君者未已也于是升堂長跪咸奉觴稱君壽于覽揆之辰相率而告予曰吾師之孝也不避難行也吾師之出不違君退不違親能盡道也吾師之能知人能下士也有三善焉文以載道道以論才才以全用王師旦正文體于貞觀陸宣公著文悉于崔韓之徒今日僅見一太史君耳太史君盛年強力而諸子事之以黃髮鮐背之禮太史君抑抑自下而諸子事之以几杖劍履之尊禮無爲壽而持觴者在前雍容挹注儀觀甚偉絕可圖畫太史君從恭庭後效童子舞衣豈非盛事與予奔走萬里始入長安與太史君同然予所遭遇皆人世所未有者若太史君父子伯叔爲京朝官北闈弟子英立自齊咸從太史君遊予視太史君何相去遠甚也太史君不忝所生以附于古之申甫諸子以師弟子之義附于古之　詩人而予與恭庭友故知太史君深于諸子文章淵源匪一朝夕則夫爲太史君祝其生也不偶而出也有爲者非予而誰也

賀王太夫人壽序

歲予奉
命旋里歷淮揚覲見清遠王公迎養太夫人于江上藩

鷁雲舉帆戟如羽行者莫不咨嗟嘆息相與道稱爲子當如是公諸屬吏請爲文紀其盛以佐公舉觴太夫人前然予所遭歷大異于公其詞荒畧不足存也既太夫人來居京師長君又轉官翰林學士地益親近縉紳交歡公咸登堂效詩人壽考之祝授簡及予予不能辭而復以詹詹之言欲比于管箴玉帛籩豆酒漿不可得也今又爲長公巳丑所貢舉士抒寫歡心踴躍堂階與太夫人色和神怡健飰含哺俾長公喜次君亦喜豈易得哉然太夫人之德則既知之詳矣太夫人于長公始出閩督勤冢婦鷄鳴寒暑十餘

年如一日閭里之間姑婦慈孝日以著聞躬教次君至壯有室成立門戶不悚不仆以至于今稱難弟此非世俗健婦可同日語太夫人旣貴有封號從長公食大官俸甲第成列歲時貴游族黨來集問起居孫子蘭茁玉聯可供瑜快鳴得意矣太夫人老而益勤縫紉不已織細必親率諸女婦以指爲績不令有惰容又嘗奉竺乾之教善施予毋吝然賦性方嚴不出閫域凡婦人女子驚駭非常者靡由至其前可謂不惑于流俗矣以前所稱處困而亨以後所傳述嚼然不以富貴動其心遇險而順此令人學道所難能

者太夫人益以身爲教云予輩祿祿仕宦實不聞道寵辱驚心聞太夫人之風豈不知所愧哉予辱與長公稱莫逆是以一書再書而不能已也至于言之不文則益加愧矣

送呂錫聲南歸序

中書舍人呂子錫聲請假南歸予忝爲舅氏行於其行不可以無言呂子尊甫吏部君於甲申之變投河罪志爲賊所執備極困辱乘間南歸遂棄去家人產泊裝中裝數千金游方之外緇衣芒鞋苦行霜雪中陸走匡廬諸山舟渡錢塘彭蠡諸水一瓢一笠雜[illegible]禪者不復知爲貴官達人矣吏部君旣放棄名利遊心寂寞縱跡去住罕有知者錫聲聞而悲啼晨夕幾不欲生予見而憐之會院中諸先生亦憐呂子乃復以省親歸今

天子仁孝慈愛體悉臣子有以子情請輒得俞旨而呂子爲焉豈非異數耶呂子將戒行李而南矣抑馳驟車馬赫奕僕從以爲榮耶抑如古之棄繻關外抱牘公車衣不華飾食不甘腴亟奉承膝下以爲愉樂耶然予知吏部君所以教子備于其自治者矣吏部君所皇皇而求者非世俗之事也所與爲借行者非世

俗之友也其視昔華秩顯名如掉頭洗耳之欲避也其縱覽山水如擠夫取人之歷道里不以爲憊也然則子之歸也又何必以世俗之事親者事吏部君也予爲子計之入子里巷拜抑其容見子游從秩秩其音不以名閭爲釣奇有曾違之不取不以作使爲吐氣有晏子之自下若是子可謂善學吏部君而予又願吏部君更有進焉是予已無待于外清其質不必濁其文儒者之道通天地萬爲一體一體之義以是生以是死天地之始終萬物之榮枯與我同耳而禪者必謂天地未有父母未生使賢智之士樂而趨之

豈復有過于儒者之道耶吏部君亦可以反求矣雖然吏部君立志之堅操行之潔安知不釋其名而儒其實哉子歸以予言告之其有合乎否也

送少叅于靜菴先生序

宣府古上谷地東接大寧西接獨石距居庸數百里國家藩衛宗要地也總督重臣駐陽和遥控三關宣府一鎮又特設布政叅議以轄兵民員缺吏部愼重其選必得文武互用平昔治行表著者乃上請報可奉璽書以往鎮撫之比者于公靜菴實蒞是任同朝與公友善咸執爵祖道述朝廷所以待公之意以壯

公行焉于公嘗爲巡撫中丞矣叅議亞叅知爲中書行省官其與中丞秉憲樹勳同也宣府一鎮轄州縣以統于總督其與中丞專城而居撫綏一方同也且公自家居以來間府官吏或皆擢顯秩而公尚翱翔一藩司聞命之日公速治行持僕馬赴鎮未嘗有幾微不平之色又嘗語所知曰邊圉無事務傍兵如戰城堡完固軍實既張務收民心以壯也食此豈優游閒地任我坐食待美仕遷去耶公於是取其素所著治辦于眞定大名黄河以北太行以東者經營宣布于西北邊備厨傳節送迎閱尺籍嚴卒吏飭各堡戍吏之法申擧役隸名之實賢否精明而佐助大吏耕買雜殖而克實荒徼凡此者公所以報朝廷亦朝廷所以待公之意也何今昔殊仕之感乎予聞之御馬者馳騁康莊如組如舞及與之臨登道經羊腸莫不惕心駭目而馬力不竭人智有餘誠不以險易動其心也今于公之閱世深矣覩物審矣掾作其智府而擴發其德心亦已久矣試之于彼而應以服試之于此而功以聞如公者豈復使我疑耶酌公者既信予之言以壯其行而又爲公頌蒸民之詩出則經營四方入則典司政本公能柔不吐剛不茹克擧職業

予當宁而思夙夜匪懈以事一人者其在公乎其在公乎

黄亶瞻詩序

溫陵黄子亶瞻來長安閱歴江南北郡邑與夫山經地志所傳述人物里巷戰鬬遺蹟一切悲歌慷慨之事黄子盡發之于詩予讀其詩輒爲道其所以謂黄子文人之雄不得志于有司尺度乃俯仰而爲不平之鳴耳及予見鴟眉史氏則數數稱黄子智深勇沉呼吸應變經營當世之務儼然公卿之望而黄子澹乎其懷粹乎其容恂恂乎其議論若無所見知于人

何其閎以深也然後予恢前者失言而又歎黃子之
不可及也黃子得予序未嘗一自言氣勢竟藏之篋
袖而去魏舒不以射名而鍾毓不能盡其才王湛不
以騎名而王濟不能測其技其黃子之謂乎黃子歸
里門將刻其詩而予言所愧者如彼所歎者又如此
黃子雖欲逃名胡可得哉

少宰佟公生子序

詩人之善頌君子也其燦然爲華而凝然爲基以此
見其佐聖國家延眉壽而茂德音未已也必祝其保
艾爾後焉國家既成太平之業一時名公巨卿皆有

賢子以世其家以大其傳如斯千之什吉夢既醉之
錫爾類所謂厚積而光遠者理固然也今少宰佟公
方以六典貳天官天下想望風釆壬辰之秋始誕育
令嗣盎公于是年五十餘矣先是習公者皆謂公長
者必有後又以公爲磐石之宗文章武功後先輝映
祝諸世族最者公居已潔與人以厚與公[illegible]交莫不
以爲公視我共何疑于穀詒孫子乃遲遲而得之何
也萬物之生莫貴乎其本而天之生物必因乎其材
是故昆崙之脊磅礴萬里于是乎域中有方岳黃河
之源不出于宿海逾于析木則不足以歷龍門長四
濬黃木之說也嘉禾秀草辨壤除莠黃茂於樂郊蚪
芽於瑞庭因材之說也公之立本固矣又封而植之
矣則後之碩大蕃衍也安得不遲遲而得之乎抑公
嘗爲予言服官必先存仁心始可以奉公濟物非仁
心爲質者未能爲斯語也夫心爲生理而仁仰人之
所受以生者也由其善端擴而充之若汲河取燧何
窮之有至是公果舉丈夫子其體貌聲音大非凡兒
可位一時知公者莫不深爲公喜且以予言信而有
徵因備修酌者之詞以進公堂爲異日允宗券余惟
國家之典肇迹之地恆爲間氣鍾萃類有濟美顯世

之士克生其際紀傳所載未易更僕數以予所聞佟
公家世自曾大父拜爵顯貴至於少宰簪纓蟬聯雖
稱世族定有世德焉予從諸公知公之生平復因公
之言竊有見其用心商瞿之卜未有艾也延世之賞
累葉益盛則願附於南山詩人之說者衆矣

關中文叙

予交關中李叔則劉克生束雲雛諸君皆當世所謂
高材生也獨數聞韓子聖秋曾聖秋寓金陵爲幕府
重客未及見壬辰六月聖秋來予松亭相得甚歡且
出其所刻關中李空同康武功王永寧泊文太青諸

先生文俾予序之聖秋以予爲諸先生之文耶抑謬稱予所爲有不同於諸先生者耶空同子龍驤虎躍溥視漢以後人發爲詩歌沈雄悲壯紹述少林何其壯也至于碑傳序記之文合者半離者半其遇莊渠而悔不聞道此空同之所以爲空同也予讀空同則互見是非以求爲空同千百年之知已空同如此他又可知後空同永寧氏假著稍變空同之音節而激昂其辭餘姚孫司馬以爲此足伯矣而予則曰空同之流亞也至于太青史纂組文心肇績學海一時奔走門下皆知勇絕倫之士何待予之助其瀾而張其燄

乎然予自少學爲古文辭即不肯屈太青下數言之友人或疑或信予置之勿復道乙酉與錢牧齋先生論文牧齋先生之言實與予同牧齋所與友多震川之門人宜其深見文章之本末源流不苟同于俗人也予雖與東卿厚善虞山往復論議而天下疑信東卿虞山者亦畧與予同甚空同永寧即制藝苑久矣弇州自雄于時亦推空同首功而太青以艱深之辭荒誕之氣破裂體裁陷一家言儒者畏怖其言猶河漢而靡極也然則聖秋何取於予言爲哉雖然聖秋向予稱牧齋文則聖秋推張其泰之有是人與文而非謂文章家必同于諸先生也予是以畧述其概以俟後之君子有[illegible]定論焉至于三原公之治蹟范洛公之博通史臣有紀傳不具論予獨論喜爲文章者數家云

賀內院范公次君舉孝廉序

今上八年順天舉鄉試始合滿漢士子之傑者爲一榜元輔范公次君首以文學表見舉孝廉爲冊臺冠都人士盛稱次君能文章合于尺度爲人循謹以法度自閑不知其爲貴公子也凡官于翰林者師我范公視次君如朋行則益大喜願與次君游者日益進

謂予好爲文辭宜賀以言而予不能辭予初謁公于廷及公家洎予從公內院前後凡八年薰其德以和親其教以善韓子所謂不知視昔人何如也次君少而績文不出戶庭公教以言之文行之遠矣次君三試而三勝人不能先公教以信在我者信在人矣次君偕諸友生揖讓傴僂禮進而恭公教以君子大成矣公所教次君所學豈惟予知之又不知視漢韋氏所云高山企而者何如也先是公之曾大父大司馬公諫武宗南巡指斥近倖直聲滿天下巡祀淮揚特祠祀之百餘年不替豈易得耶後之人懷司馬公之

遺烈聞公佐國家定制經營庶務皆喜而相告曰司馬公其有後乎及次君舉于鄉聲聞不戒而孚則又必喜而告曰司馬公後人祖孫父子其繼美乎又不知視文正公諸子家法又何如也予既喜公有次君以大其業而又喜次君入聞教誨出見人情始知廉吏可為仁人有後所謂人定者勝天非與公以予言為然遂書之

熊次侯制義序

予嘗游漢陽一識次侯子則心奇其文次侯入長安出所為文示予益奇之予言於彥升宗伯宗伯以為然然知次侯者獨予與宗伯耳而次侯亦不屑屑求

人之知之也次侯既成進士高等吳越之士聞次侯名爭讀其文願一通姓氏為門下弟子不可勝數文章之遇至于名實兼備可謂榮矣次侯又不屑屑於此居一室不妄游從與雜沓宴會之事日取前此秕莠諸公所為登壇手劍以發其伯心勇氣者比而觀之又成文數十篇豈特予謂為不如宗伯衡量古今少所許可于守溪則以為唐之初體于宣城則以為非古人之法獨心服次侯能自立為一家言矣孰謂古今人相去之遠耶雖然次侯之文予能言之天下之所知也次侯淇思學道心通義理一見之於文章此予所未言也天下或自予所已言而求予所未言則皆可以與乎次侯之文矣

壽梛毓華敘

會稽毓華梛君年躋七十客于都門都人士與君子弟游皆欣欣願祝君眉壽而予與君交最久親厚無間何能已於言予重君之義懷君之德而又愧多過之身人言叢集不及君之寬閒自得淑其身以教後人而行乎不爭之途處乎不競之道宜其神明益康色澤益腴克有此壽也予固習公平時持數千金橐

權衡子母錢會甲申之變同舍金皆攫去不可問君亦落落無所怨悱及事定客持空券索前所分直君悉橐償之不以肚饐為辭然人皆知公之義不肯負人如此也公既償負而貧會有天幸不至乏絕長君克自立雄于羣賈人之間然公好交天下士聞公慈惠和易爭仰就之以故遇人厄輒寢食俱廢百方經畫償其逋負與衣食之資室人謫之友朋戒之公未嘗少變也所謂好行其德者非耶行君之義施君之德或者疑君為善近名約己利人則必損其思慮勞其作止疑夫有為而為之者然而察公所以自處與

其所以處家償所有于人而不求詭異激昂之名通所無於已而不責其慷慨懷報之重與人言依放乎道德仁義而莫不蕭其和飲其醇如嬰兒之與游也與人交布衣而有宗公之砦處士而有朝廷之行不震悚于勢利不回惑于患難如傳大眞人之藏于無何有而御于無窮也此則君之所以大過人者而以稱曰今日之仁者其不信乎公大父某爲都昌訓文長先生書其詩以示後人君父一時聞人其門下弟子多至大官至君之子兄之子皆揚眉吐氣以文學進身則皆願君之後人大其門戶傳其經術使知栩氏

家法如是而予則以盛大顯榮之事聽之天之自定惟言君之義君之德與君之不爭不競而善自全其天年爲合于古人之道此則君所爲自致于悠遠安寧而非他人所得肆爲誕罔之辭以取悅耳目也予與君言出而莫逆于心且㬥開以來惟君與晨夕何敢以誕罔之言望君進一觴哉

王太古詩集叙

予居金陵蓋聞有詩人王太古云太古源太原生新安王村爲著姓旣壯游金陵數十年以老子孫家焉予嘗系之以金陵詩人矣太古以髙材生棄舉子業多讀書學無所不通尤精内典金陵焦澹園先生文章道德如太山北斗負笈摳衣而問字者踵相接也先生獨器重太古以故太古之名重天下七子而後李本寧先生官金陵益與太古往還唱和如爾汝交天下知有二先生者皆知有太古氏一時英傑以大雅自命必之太古氏焉太古所爲詩有桐花吹劍諸刻講臺天闕遊覽勝集登高而賦臨流而詠及夫贈貽酬和之什大率金陵之貴游布衣名山川也雖欲不系以金陵詩人可乎然太古名旣高年齒八十爲詩文祭酒又多爲縉紳重客而太古深自挹損敝車

羸馬家無百金之儲其人可貴重如此則其詩可知矣太古之族有十岳先生者偕山陰徐文長客于總制胡梅林慕府文長負才倔強獨兄事十岳氏汪南明司馬有盛名亦稱服十岳今又得太古詩而讀之何王氏之盛也嗚呼甲申之變新安擁厚貲雄鄉里者多散爲單寒之子不可復道而王氏詩書科第數百年不絕又聞廣陵有隱君子喜著述暇則搦筆豎易金意氣豪上甚恭之久而知爲吾友王尊素也尊素於太古爲親族故及之以見予之喜言王氏之盛且以張金陵也

賀侍御魏昭華序

侍御魏昭華先生誕辰其門下士白孝廉夢鼐等謀所以壽其師向予請爲文予于侍御友善久何能辭先是侍御督學江南進予䘵歲科兩試矯持繩墨一時貴人不敢干以私侍御又貽書于余曰言文而不及理是無文也王道從何而興此文中子所以擬梁而歌也侍御所取士大抵平正簡要與言文而不及理者有別士子蒸蒸然咸一意義理之學矣侍御既竣事入臺班大中丞疏薦俾掌河南道以肅察正綱

特緊焉豈惟門下士欲壽其師哉侍御望日崇從游日多然察其中淵乎若谷撥其貌冲乎若虛就而與言依放乎仁義道德之旨藹如也以名位如彼以德業如此將有爲侍御述南山君子之詩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光言侍御豈弟之德能致壽考以佐助太平也將有爲侍御頌蒸民之詩曰柔不茹剛不吐侍御之生也不偶出也有爲能備剛柔之德保身補闕以紹成文武之業者也若若于廷者讓其能紘紘于野者懷其德驕語貧賤高尚可則者莫不奉以有道仁人發于性情止于理義其詩孔碩其風肆好天下皆能頌侍御矣而或有爲氷雪綽約物無疵癘之說爲放而已或有爲金盤玉杯三見渝桑之說爲妄而已侍御之前斥此不復進予所謂門下士壽其師皆未嘗顧以此爲獻莫若衆天下所公言者爲之迓百福祝百祿然後知淵乎若谷者豈擠而能受也冲乎若虛者隨所應而無所底滯也仁義道德之言藹如者薰天下以善良而幾幾乎大道之行也侍御之年從此未有量矣予以侍御論文章貴近理者亦以近理之言進庶幾自居於詩人之義哉

李徙伯詩序

予遊楚二年識楚士能文章者爲多最後識山知州

招入沔陽而潛江李徙伯投予詩箋有既見全鮮處士殺之句頗冐其人亦天下壯徙男子也無何而賊亂楚徙伯挾妻子展轉山谷間亂既定予數問昔時徙伯何狀云徙伯病死矣傷哉徙伯既死生平所爲文章皆散逸不可收拾顧徙伯喜吟僕其獨喜誦主人詩猶口述數十篇或有簡脫者奇矣徙伯死于畏亂其詩具在如徙伯不死然徙伯所以不死乃不死于其僕之口述其詩也昔蕭穎士有僕杜亮雖受撻楚愛其博與不忍去今又過之矣嗚呼屈大夫而後楚士以孤憤流離而死者多不其論顧予所見聞如

周伯嚳夭歿王在明容貞王屺生歿于水易曦俟汪亦嘗歿于賊今徙伯又繼諸君而歿所可幸者其僕也然則士不得志窮愁著書如徙伯者豈少哉予序徙伯詩亟傳其僕或有聞而涕下者云

王梅和詩序

毘陵唐荊川先生嘗取杜工部以下洎王荊公邵康節陳白沙王陽明莊定山諸先生之詩題爲二妙集蓋取白沙先生理與法俱妙之句也萬厯安宗伯刻之嶺南嗚呼詩至正嘉之間李何王李爭帝側秇苑以爲天下詩人之雄而自有道者視之玩物丧志終

不聞道竟何益乎空同所以遇魏莊渠悔不早學元美讀熙甫集而自傷異趣也後之學者不知空同之悔與元美之自傷而但取其末知悔與傷者自李也王也豈不大相剌謬耶予于二妙集初不甚好今而知先生言道也非徒論詩也予則因是以爲論詩之法矣凡鍜刻景物彫飾偶對高談日月河山而不切于事情者謂之妄其爲虛矯俗空疎固陋不顧尺度武斷横視者謂之常所謂今日之儒也妄常以儒爲諱病也或有當世之盛名高爵足以夸耀末俗奔走後生小子而予直以妄常棄之似不爲過最後予始讀王公梅和之詩公成進士高等所至有能聲爲大吏入筦計都人咸知其爲篤誠君子若予知公爲詩則自公解職居京師始今公詩具在質而不華平而不佻有和平中正之風無怨怒噍急之思庶幾荊川所謂二妙乎公善爲詩如此知者絕少予交公久而後得之王湛牀頭著易王濟自視缺然謂家有名士三十年而不知魏舒爲鍾毓長史初不知其善射舒容範閑雅發無不中毓始嘆曰吾不足以盡卿才如此射矣人之難知知之不盡豈特公哉公侍老親居斗室讀書自娛平時僚友罕驅車過而問者公自如

也公殆進于道矣予論公詩恐不如荊川之知諸公而或使妄常者猶疑予說也

河雒解序

予嘗讀易至河圖洛書之說嘗疑于中久矣其曰龍馬負圖伏羲則之畫卦神龜負文大禹演疇者孔安國也其曰洛書有字可視者劉歆也其曰河圖有九篇雒書有六篇本諸緯書者鄭康成也歆不足道而鄭亦爲之豈非符命天書所祖述者哉至于邵子尭夫先天後天有圖對待流行有義得不傳之秘于希夷之徒劉牧范諤昌皆號闚明精蘊而朱子文公以

十爲河圖九爲洛書圖相生書相克虛其中總其實何言之詳也夫子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紛紛如此不幾于太玄潛虛之攡幽莫測者乎及予讀歐陽永叔所著童子或問以謂凖圖書作易與仰觀俯察遠取近取始作八卦及生蓍倚數三說相反非聖人之言傳者各以已意增入耳則心竊竊喜永叔能以易論易而不以諸子之易論易也然永叔每謂已發此論安知後無知者荆公子因著洪範不言雒書歸熙甫亦不以雒書洪範並論然後予之所疑者稍稍知合于古人之一二而未敢公言之于人也吾友胡

孝緒年兄倡明絕學考索易傳一日以圖書觧示予其言圖者自一至十之數鬼神自行變化自成非五行生成有一定不易之法也其言書者陰陽之原五行之本天道本乎陽人道始乎陰非諸家以相克爲主右旋一周而附合于五行之方位也觀河圖必以夫子之言觀洛書必以箕子之言先生則已探象數之源于一畫之初矣由此推之作易于易而不作易于圖叙疇于疇而不叙疇于書陰陽一太極也太極即萬物也有以見此心此理之大全而不惑于紛紛圖書之說然後予豁然無復有疑義也雖然此非獨吾友言之也象山先生曰河圖屬象雒書屬數先天圖非聖人作易之本旨有據之以說易者陋矣陸子之學得文成先生而益著陸子謂友人曾學禪宗平時私其說以自好及教學者則又往往秘此而多說文義陸子不肯爲禪學如此若深信圖書作易經緯表裏與夫河圖相生洛書相克者皆希夷之徒老氏之教也學者能信象山則能信吾友矣能信吾友所已言者必能信吾友所未言者矣

吳際飛詩序

詩之有北地信陽也是詩之盛也詩之有竟陵也是詩之衰也而予猶竊怪夫爲詩者旣能矯然知竟陵能禍天下則皆好敲律對偶以庶幾所謂北地信陽者固宜登作者之壇手劍而盟矣然而詩之衰如故也以培塿爲高其基下以坳堂爲深其流隘而予爲之說曰是有賦而無比興者也三百篇而後楚屈氏獨行騷賦遭讒而怨慕君而吟蘭芷菉葹不一其辭夫君公子不一其思以至于幻眇挑招之說鬼神恠迂之狀使人敷讀慷慨欲涕豈非得比興之體者耶若胡子際飛則可爲北地信陽而予又將進以比興

之意者也胡子舉孝廉高等秉時應變爲李官子其鄉衛能脅秩整容吟咏不輟此其才力真有大過人者管子曰山高而不崩則祈羊至矣淵深而不涸則沉玉極矣如胡子之才而縱之使高使深豈培塿之阜于汙瀆而幻空之皆于沉溢也乎胡子又將任衡州矣長沙桂陽之屬洞庭瀟湘之間雄風香草可以感而興矣胡子又幸有風人之地如此予其樂觀詩之盛哉

京衛鄉試武舉錄序

我

國家定鼎數

部上將軍發兵討逷方不庭赫啟濯靈亦既柔輯虔秉自有武事未能與比迺更

注意京衛諸士以近地濡磨忠勇所嚮振而藻之皆可以敵所愾于是舉武試準鄉比選士之法而三試之例右司戎分董其事既竣進諸士而告之曰上之所以求士與士之所以應上豈惟耑事決機鬬勝哉兩軍營陳多筭奇正惟強者制人耳若材官蹶張羽林佽飛角力剛之力惟是控大黃持繁弱發必中中必洞貫決拾既同亦已足矣乃復沾沾如文士條畫時宜必有先事制勝未發屆人觀其方略考其心術發策得全方克上選此何爲也旦

國家文武互用爲憲萬邦其求士以道歟求以技應以技則技或有時而窮求以道者應以道道無時而或窮也戰勝攻取其鋭可不恃善養氣者必讓讓無恃弗徂只尺拳勇超距其鋒不可犯善藏用者必守如處女不震不竦是以敵交于前兵刃互接鉦鼓銜哭而士之有道者若無敵焉安節而振響容與而馳執不待見敵而負勝于帷幄之中矣然則士之所重者技耶道耶技者上之所以待將才道

者所以待將將者在昔荀子之論儒將也儒者陳先王道古昔於禮循義所謂迂濶而反出智勇之上豈非道可以用技而技不可盡道耶觀士之道其言不誣者必能料情其言不忍者必能安下其言有倫有次者必能明于節制至于有道君子韜鈐其學軼聲其備孔武其容本仁祖義觀天察地若未可旦莽過矣而臣深異于此詞陳策之中或得一二人以仰荅旁求京衛諸士之意尤勉諸士其進于道使天下知求士以技而仰以道文爲經武爲緯庶幾頌詩奏雅相與樂太平之盛云

課士錄序

歐陽永叔稱孫明復石守道胡安定師嚴而道尊安定之徒尤盛教授湖中弟子嘗數十百人其爲人爲文皆有法程不問而知出于安定之門天子開天章閣詔天下興學取湖中條教頒之太學而安定復以太學侍讀稱名臣至于今誦其教不衰嗚呼師道不立久矣吾友胡孝緒今日之安定也孝緒由檢討晉秩大司成其志必爲聖人其敎人爲聖人以明善誠身爲本進六館之士月有課日有程而先閑之以文辭謂夫文者載道之器也書載堯舜易載九聖詩載

商周春秋載是非賞罰之法記載朝廟經曲之典孟荀載六經之旨騷之詞載忠愛風雅漢之徒載時主殿名文物之盛今之爲文辭者安所載耶孝緒于諸士之文辭必取其載道而可以明善者其有不合于道者棄弗錄始而謙然以爲迂濶難行之事繼而學者翕然尊師之亦不問而知爲孝緒之弟子與弟子之文也即同年袁卿孝緒亦仰如泰山北斗矣若使孝緒太學教人之法下之于各郡邑弟子之文各郡邑懸以爲式將見善人多而天下治功豈在安定下哉孝緒于安定爲同姓又同官學爲聖人又同道也于其試諸士之文辭也故云

史氏詩序

今與人言富貴家簪纓蟬聯之盛第宅如雲如茀之美歌鐘宵旦不絕于耳賓客雜遝環獻薄技童僕千指呼諾當前中朝貴人莫不噓吸相左右此亦人世之所健羨以爲大光榮矣而儒者鄙之爲不足道且謂貧賤驕人耳至于吾邑史氏在嘉隆間號爲極盛縣前所稱皆史氏所有縣于不足道者皆史氏所無足以史氏之名甲天下至于今不衰云史氏始于漢封溧陽侯自晉魏而下代有顯者四十餘傳而爲給

事知山後公太僕玉暘公際實大其家玉暘公既成進士任吏部文選特轉翰林侍書清紀卽會免歸用討然策致少伯之金累裒累散好行其德救荒則壞汙萊之涂講學則搆嘉義之院分產給族人于粟食諸生江以南名山如句曲儒館玉女潭上諸方外釋子羽士所不能爲者率歸玉暘公然玉暘公抱材以老實欝欝不得試嘉靖倭大入剽掠徐海其通倭之黠者總督巡撫延挨會勦未克而玉暘公方家居號召拳勇教以作止擊刺身親行間出橐餉士士皆怒願戰一敗之於舊縣再敗之於皂林盡殲焉以故寇大

劍不復登岸胡公上其事于朝晉官大僕詡史鄉老乃官其子若孫世錦衣職嗟乎如玉陽公者功名富貴盎可忽乎哉古之以貨殖起家者多至數千萬南陽之宛孫巴蜀之程鄭氏山東之刀間宣曲之任氏或以鹽鐵或以販脂賣漿或以灑削胃脯甚者賤而馬醫擊鐘又甚者椎埋博戲皆比于素封然要非本富聚致鼎食今人不能道姓字爲有道君子所羞稱安能與史氏比絜短長耶史侯封溧陽至玉陽公益大其子若孫流傳枝葉咸祖侯史而義與金壇與邑史氏最爲親屬皆謂史氏能大其家不與他富貴家

等玉陽之曾孫史君鼎以文學爲邑令賢而能文尤長于詩乃前刻知山公玉陽公園居詩及都指揮使雲津公詩附君詩于後予讀而序之欲天下讀史氏詩者知史氏二千餘年名族天下史氏水源木本其道德文章世以爲訓云

送周農父序

兵部尚書右副都御史馬公我田出鎮真定總督三省聞吾友周子農父懷抱利器浮湛長安親執幣聘卜日造請招農父于幕府農父即日撰行李載書册從大司馬陳子名夏送之張掖門外而告之曰昔韓愈氏送董邵南爲燕趙之辭語以天子在上可以出而仕蓋河朔盧龍之間藩鎮跋扈已久適兹土者類有輕朝廷之心韓公以此爲諷耳其後公從董丞相于汴從張建封於徐則皆辟召書記之事烏重胤鎮河陽羅致洛南北石生温生韓公張其辭以爲相與有成蓋和陽節度使出自朝廷號令非單士擁立留後之比也今我 國家統一區宇整齊士民先是山東羣不逞伏匿跳梁 朝廷亟思所以刬平之乃簡大司馬以行與唐節度無興而周子農父從之行庶幾復見韓公文章功業炳爍汴徐間若石生温生又

不足道也農父行矣抑爲我告司馬公曰山以東日苦寇又日苦剿寇之兵苦寇則民不肯爲寇苦兵則民反願爲寇而况苦兵之外又在諸有司乎司馬公必有道以處此農父蔡仁彊義經營當世之務二十餘年必有以佐司馬公如韓公所謂相與有成者豈如董邵南不得志于有司而後遊燕趙耶農父將發都人士莫不欣喜予爲文章以送之又不識與韓公送石生温生二處士何如也

送諦先上人歸西湖序

昭慶浮屠氏諦先從其師炤元來長安見予炤元既

容死而諦先徒步千里必見予以言其師不忘予也居數月將歸于杭諦先又竊竊頗予一言以貽之又恐予不易爲言則就吾友沈元子代予爲之諦先歸雖爲諦先請猶不能不言況市藉之友哉則予何以與諦先言亦言其所以必見予與不必代予爲言者而已爲諦先之師者曰毋僭其名也必學道而有得也諦先承其師之教曰非敢僭其名必學道而有得也學道必期得夫道猶之欲見予則必見予矣自杭而江自江而河自車馬之塵以至于盜賊兵火之驚饑寒生死之苦諦先以爲艱難不前則不克見予既

能見予則推之見夫妙員道者又何難也予既喜諦先之能見予矣而又欲絕其代言之請以堅其見道之心夫天下事安往而可代也車馬紛如也盜賊兵火饑寒生死可怖可畏也然而諦先不以爲艱難不前也誰代之乎緣此不畏車馬盜賊兵火與夫饑寒生死者又誰能代之乎諦先之得于不代者已如此而又何以代予言爲哉愚公移山竭其力以移之又欲其無窮之子若孫以移之安見其不可移也故欲諦先以見予者爲愚公之移山也即心是道即梟是悟即（泚離）困頓是解脫知慧古人有斷臂以求道者彼不知其身之猶可代也故願諦先毋求代言也湖上學佛者皆與予有往還之雅試以此言告之必能感而興矣

吳見末制義序

吳子見末以公車業部予松亭嘗相謂曰予文當必傳若閩中臉過黃岡劉克猶定不復舍去矣其後榜發而見末登第果爲克猶所賞識見末之文凡經數變予皆能道其所以在前序中予竊自惟數十年以來里門好友落落如將旦之星頗獨深念吳子若得一第長安朝夕與共論議上下採錄古今出處之跡得失之數及夫山經海志稗官野史可怪可愕之事

勒爲一書吟咏以老洎予筱廁班行晨入酉出率以爲常欲搆一文動淹旬日吳子起家比部獨能以餘力應酬文章之請可謂才思過予甚遠而吳子又不能忘其所爲制舉之文復刻以傳如吳子者豈特以此傳耶雖然吳子之文實又有遠過于人者予嘗評曰茅鹿門長于詠歎歸震川善于設端吳子視兩公實有兼長嘗與克猶言之克猶以爲然天下士亦以爲然然吳子所爲文尚有未盡之才又將望吳子著書立言相與有成以釋數十年之願則予之稱述吳

子者其亦籍以自廣也乎

司農祝公生日序

司農祝公懸弧之辰都人士咸願矢音以頌之授簡于予予交公久矣知公敏而能勤淸而能愼佐大司農出入錢穀纖悉燭照數討辰入酉出歲以爲常公仁心爲質平易近人四方水旱報聞下部議仰承朝廷德意僉同衆謀不病國而能力民者必爲之然公小心謹畏推賢讓能不敢私其功于已未嘗出以告

人人亦不及知也推是心也可以壽天下矣予因以壽公之言進以予所聞山谷之人頹放形骸願養天年其有淵潛晦處與天爲徒不勞其形不搰其精乘六氣之正御無窮之門所謂古今旦暮天地蘧廬或庶幾以久特問而公則拮据公事惟日不足寒暑侵廹同事者佟息爭去公獨倚几措辦神明炯然勞耳目而不牿于欲紫經畫而不捽于勢又何與恬澹冲漠者有間乎公所處者朝廷會計之事也公所難爲者上下俱益之事也若公惟恐拮据勞瘁其處鈍守拙與時推移悠優而得康裕矣其或謂劉晏顯于唐廹開顯于宋不過轉輸盡能筭與不匱何民瘼是問而公曰否國家愛養赤子林林總總千萬其姓實一其心生遂其身實永其命萬國之歡以事一人仁壽之福以及天下而在位老臣眉壽無害保介景福不亦休乎是以公孜孜報國不出于彼而出于此予雖欲頌公亦莫知公所爲自頌也公嘗語予于朝曰人患不聞過責我言是但當反已公又嘗語予于家曰朝廷之事知無不爲知而不以告朋友之過也公又嘗語予于途曰爲朝廷嘗實計國家應用錢穀幾何其餘皆可在民不可在官在官則吏胥侵漁不可究

詰矣如公所言予所以謂公可以壽天下能壽天下之人豈不如詩人之歌萬福祝百祿者乎予知公之德又述公之言以爲有位而欲壽天下之勸亦以見予頌公在此而不在彼也

自題石雲居制義序

予十歲即知爲制舉業從里中得所艷稱南宮第一人稱而好之手自抄錄朝暮成誦數年當湖過公來督學上江試予文大爲稱許以爲有宜城會稽之風會予師湯築夫先生與崑山顧宗伯友善偕至宗伯所問宗伯師事西安方孟旋先生先生方爲禮部郎

顧一見之宗伯爲致書先生先生見予文則大喜過望謂予文詞勝于詞法勝于才予因從先生下帷卒業先生雖卿署官儼然公卿偉望門下士造請無虛日然先生實謂晚得予也先生旣歿諸君子各散去予獨好爲高潔絕俗之文知己甚少予立里中形影自歎會金沙太倉爭相標榜趨和有徒而予不肯爲之下然屢試輒蹶輕薄子私傳其文以相非笑併及吾友茵子歲尹一二主持文章之事者或更敬畏如得一敵矣予遊山東侍御褚君俾諸子從予學予爲唐宋大家之文每成一篇多至千餘言時人皆以爲

能凡出遊數年歸來白門宗兄旻昭談文甚洽楊維節來華陽評予文告揭于日予嘗以此爲式癸酉榜發予幸附榜中方密之劉伯宗張爾公皆謂予文以少爲貴如先正云予實好爲長言非其志也甲戌落試坊人童仲虞以書將逆予有房書之役予爲辨列是非無假借先是號相敬愛者或更詆毀有水火之爭予不小屈抑所執持如故及相見歡然如楊子吳子旅商所爲文且謂予佇立有古人風此又不可知也予爲孝廉久遠不得志于南宮則思放遊山川以終其胸懷溯九江登黃樓窺樊鄧湖沅之遺風煙波

浩渺之勢作爲文章行止轉側若不經意一旦在癸丑手數武立揮而就予最苦于文乃流迅如此癸未項師于場中得予卷定爲予文或曰陳子以先輩徵立言久矣豈其然耶項師曰知陳子審矣其後拆卷得予名一時大喜呼啟直徹門外嗟夫予何足當知遇然項師以文章能信予如此此誠不可知也予居長安逮集制舉業分爲三集一擬古一擬先正一擬闈題方欲事而甲申之難作生平所爲古文辭零落館中不復收拾予旣北來復稍稍理前業凡遇部試及館闈中試提學御史等官皆一裁以制義而予友

素庵宗伯素以博雅名當世諸子英立退食之暇輒倚案成文呼諸子與評文旣成又携過我所商略不倦而予適有文十篇宗伯見而好之北海蓬玄俗與諸先生又復有同稱程其相劉克猶能次侯諸君謂宜公之天下予近疎無似實無一長獨好爲文章雖至謬司選人吟咏前輩日孰凡衆制舉業與古文辭畧相等予爲文凡數變丙辰丁巳之間慕擬元稍差肖其似癸亥甲子汎覽諸先輩以義法兼到爲宗旣恐質實太過篇不及格稍縱而爲博大之言癸酉旣成孝廉遊道日廣馳騁百家畧以歐曾法試之比偶

又嘗以生平閱歷使一見之文章則不知其言之何以反覆不窮矣其所經歷數萬里其所師事爲孟旋先生其一時知予文有交道張賓王韓求仲曹根遂姜崙愚翁一桓方容之劉伯宗張爾公張公亮周簡臣楊太冲凌蒼舒家侍御兄旻昭徐思曠楊惠連至如散見諸刻如予常麟士諸君皆未及握手論議故不書而予書此姓名仰吾兄披臣臧之使知文章之道師友之功積數十年之勤苦非滂然爲之可以求一言之合于道也

自訂義序

予既評成弘迄今文共五十卷又合選一卷復取予癸酉所爲文更定之癸酉前後備錄者僅十之二耳一刻于金陵張爾公方爾止客之爲序一刻于央門顧天渠爲序散見行卷者周介生楊子常顧麟士錢吉士御左之各有評劉伯宗尤好予長篇爲序二刻特詳張爾公今文辨大旨與伯宗同乃者更定百餘篇予竊嘆制義之難矣自制義而外如詩賦雜著或得之于羈寓奔走感慨俯仰之間他如盃酒流連友朋執手抑至贈遺問荅長言泳泆而工此者反以偶然而得之若予所謂制義之難求之于心而發之于言以學者之言而代聖賢之心其義可謂深矣道可謂廣矣而欲以偶然而得之豈可幾乎故學者之言如此而聖賢之心如彼此叛道而去不足數者也即言或有當于聖人矣以至于內外淺深幾微杪忽有一之不當于聖賢或其言則是而其人則非而識者且有以知其言之未嘗是也此其故與夫人之言未有不似其人者誠能惕之以聖賢陳之以萬物依乎和平止乎理義行文之時凡坐一室以己之心與聖賢之心相與問荅授受于百千載之上漸得其所謂合一無間而後發之爲詞章乃可以爲制義之至乃

可以爲言是而人亦是否則神之齒也氣之滴也其言則是而人則非去叛道者不能以寸矣求如向之所謂羈寓奔走感慨俯仰盃酒流連友朋執手而詩賦觚工者今皆不可得矣若是其難哉予自束髮習舉子業揣摹先正十餘年更歷患難饑寒困苦去之齊魯之邦泝黃河登泰岱縱觀闕里禮樂威儀之盛徘徊不能舍止于嶧之南常者三年有意爲一家之言而未得其道歸游巳山獨處華陽之巔寂無交遊音問之跡時從暇隙與羽客釋子談世外之事予又不樂有其術以故游心于寬閒之野凡天下之美好

皆不足以動其心及當一廵之命輒痛疾浮游刻苦自厲既得窔居深山無奔走之艱苦意有所動盡發之于文章而至于流連執手者又無從而聞之是以得文最多而予亦稍稍喜有一言之當乎聖賢可以免于叛道而去之譏若古人之文以貫道也非徒以尚詞說也則竭終身之力以從事焉而已矣故自以爲是也而不見予之不足也哉

石雲居文集目錄卷之三

序

石雲居文集卷之三

序

送楊教諭序

芝山陳名夏著

古今之爲人師者何相遠也三代而後漢爲近古治經博士各有當師如田何之于易轅固生之于詩伏生之于書高堂生之于禮董子之于春秋師以此教其弟子弟子以此事其師雖至受爵爲大官必曰吾師其師道之尊如此然爲師者非數十年下帷之功當門之勤未嘗輕使人北面而事我而有孟子好爲人師之患與韓子取譏召侮之說也師道之難又如此

今之爲師者邑設一學學設一教諭一訓導益以師爲官矣非以道也以茂才衰邁得側任矣非以明經爲當路所推擇也既無漢儒經學之勤而亦不食漢人受爵不忘之報豈非與古相遠哉雖然以賢者而居教諭之任則謂之相遠者又非通論也賢者處學宮如登闕里之堂朔望拜跪如侍夫子于杏壇之上課程諸士以微言大義如揣聞琴瑟之音于顏閔侍側之頃雖謂仲尼至今存可也而較之漢人之尊且盛者又安足遜謝乎楊子其從予學號有志于學者于其任教諭也既告以古今之相遠必不安于今日

之爲師者又告以宣將在聖聖人可爲之道必將不
收不及于古之爲師者使古今相送之說從是而益則予有厚幸矣

送浙江諸學博序

浙之士以明經試　闕下若干人秩縣令者三其餘
成秩訓導去金公豈凡其鄉人也以文張諸子而進
于道謂予不可無言乃告之曰古之詩人于城闕挑
達之風若罪子衿之嗣音而知考道問業鄉校不可
廢也泮林集鳥食椹懷音若望人就我以善而知師
道不可不立也學校之中萃秀良爲弟子員以十百
計爲之師者侶同類變好音其位卑而尊其業専而

重誠難之也有人焉道彌乎中而藝襮于外藜藿爲
食而有猗頓之富弱不勝衣而有賁育之勇可謂大
過于人矣彼不知天下有不及我者而我得據席登
壇而抗顏後學之上以使人之北面而事之曰師也
弟子也然道德之積也久而蔽聞之及也遠于是乎
一人倡而衆人和遂有師弟子之樂比于群公德讓
之美嗚呼何其盛哉今之諸子儼然爲人師矣果何
道以處此耶服官之日有先生長者之稱自　朝廷
予之同時治文績學咸紬于弟子列亦自　朝廷予
之諸子得此爲師將以爲富貴資耶雖然　朝廷之

上命大臣覩諸子之文以考其行諸子屛息魚貫執
筆就試各出其文以言其志于其鄉有學而未得師
者列名選格俾掌邦教而褒文治旣與之以功名復
許之以道德旣以文學進身又以聖賢敎人使挑達
不刺于老成好音不感于噴廢如三代之人才出于
學而又如漢人之經說出于師此諸子今日事也諸
子鄉之先輩孰爵贈言如金公者颺言一時之盛有
學官之贈而過于詩人諷刺之意豈不與有光榮哉

送孫長君序

孫長君以侍衛恩秩泰州州同以行吾友金豈凡爲

祖之以文辭皆予所欲言者北海先生告予曰將以
公輩言載之家乘予竊歎先生愛長君而義方之訓
如此其深以篤也予何以益長君哉然聞之君子學
以用世雖布衣之賤藜藿之養而寔有成理萬物之
具何則其素所蓄積而期待者先定于胸中也故有
人焉皇皇然惟恐赤子疾苦不獲聞天下太平不早
見其責任未畀而若已受之其名譽未隆而若已肩
之術名者方以爲杞人之憂出位之慮而君子曰位
在人道在我吾盡其在我者耳是以州之貳非顯仕
華階召呼赫耀之官也長君習父兄姻戚公卿之貴

親侍 天子于只尺一行爲吏或覬爲閒曹無所事亦非大吏有督責之意也長君爲此誠無難于抵巇譽而避怨怒者予則以長君北海先生之家學也吳傑願以文章自試者也長君爲諸生予必知其發天下之憂而不敢惡出位之譏兗州之貳所守爲理俾人仰而歌之曰此道勝位也豈不美哉今日之泰州倍難矣泰隸于揚而濱于海治鹽筴者擭利如鶩鶩少年持梃縛草而起號爲難治守有虛已者惟長君是聽長君更何以應之昔者成縉坐嘯宗資畫諾岑公孝范孟博两賢爲之功曹也同知去守不遠以

古之爲豈遂不復見于今日乎古之吏治本于爱人爱人本于學道不學書而治民人社稷孔子之所惡也韓魏公謂介甫當讀書亦此意也予何以益長君哉亦思孔子所惡于子路與魏公所以教介甫以盡其道之在我庶幾用世之學乎北海先生謂予曰子言何與豈凡同也遂書以送之

送周子靜明府序

余遊吳時子靜周子隱于講堂之前從萬峰禪者談無生之義具通辨之才以故予屢就之既而周子名日著交日廣又爲苕上茂才予又知周子能文章矣甲申之變吾師項公以中鄉人之忌多文致其事者友朋散去獨子靜素知諸貴人能鈎致其情爲居間抑奇矣南中貴人敗大兵將抵姑蘇子靜恒深念吳人毅然任招撫以行兼程至吳向之渝渝詘訛于項公目周子爲黨者且長跪乞憐于周子之庭而周子怡然曰吾活此一方民耳尚肯以私怨仇若輩哉諸人愧而感抑又奇矣子靜功既在吳應得擬仕入長安

朝廷勞其來歸之誠特畀以開封守開封諸縉紳咸喜有良二千石而予告之曰子其毋忘昔日之爲周子者乎始而隱且外其身安問世既而士且呫囁

爲經生言安問仕子靜旁觀友變遭讒毀譏顧獨能奮身使吳人無反側者以爲仲連雖不仕寔爲人排難解紛矣豈料 朝廷必能尊顯之哉然而守開封矣所謂寔大者殼宏積厚者流光耶以子之隱者爲守不求赫赫之名者也以子之士者爲守所謂經術飾吏治也以子之不負友不罔民者爲守是次公之寬靜野王之明恕也故曰毋忘周子也周子行矣予數見周子而知周子如此周子其亦毋忘予言也哉

送姪令滕縣序

予宗曰穎川徙江寧爲晉公晉公孫徙居豫章宋紹

典初魯公從如臨安長子學正公居奉安鄉丁溪由丁溪而後前馬者凡二十餘世族屬數千指大以蕃矣然自學正公而後世耕讀爲業茂才高等有文名無顯仕明代鉞公成進士爲吏部善公舉孝廉以武公爵拜衛指揮者一居盧龍一居遼東予大父猶數言遼東支最親而伯父來南猶識其祖宗丘樹而去歸予稍長音問寥濶不可復言家人事會　國家定鼎于燕伯兄偕予任皆從予入長安問昔時南來伯父之後始知伯兄德軒克自振立且日望族人之相見予見伯兄伯兄喜諸兄子亦喜其下僮僕皆喜而

第三任一正適以特試貢士授滕陽令予喜而告伯兄曰陳氏其將興乎會滕陽美太史　寶庵海寧學士彥升皆集　闕下皆登伯兄之堂亦喜而告伯兄曰陳氏今日其庶幾復見元方季方乎伯兄爲江南布政長子爲遊擊將軍次爲武功四品行三者爲令而予輩一時兄弟皆幸君餙閣侍從適見子弟英英而起豈非天厚陳氏哉子行當知自勉矣陳氏渡江居江寧又居豫章自豫章而溧陽又分而盧龍遼東凡數百年而復合于長安豈非天厚陳氏哉吾子念祖宗詩書之澤追惟大父歸里不忘丘墓之心則勉力爲令不負　朝廷以毋負予輩祖行之詞此子之事也豈惟滕之民實賴之晋公魯公實厚望吾子矣予共重思予言哉

送王雪園巡按上江序

君子之居位而任事也其名已立而名之立者不至于損其功已著而功之著者不至于狹此非學道而有志于爲仁者不能也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藏于中者願使天下各得其所而出于政事者能使人親而愛之夫親愛之心天地所以長有萬物所以各正而一旦集于貴人大吏之躬如山之必極于嵩岳水之必谷于江海人品之必遠企三代之英而豈有

以柯易葉之患乎若吾友王子雪園所謂名立功著而不患于損且狹者也雪園官侍御容貌悄然如布衣山谷刻苦厲操一切嗜好不足以動其心雪園告我曰淡于嗜好踈于應試一意朴野此學道始事不足以造微而極變也治天下以道學道以仁仁無不愛愛無不治愛而不得其道與不愛同愛一人而不能使天下人皆可愛其過更甚于不愛雪園子是以竊竊懼之朝而問道于師暮而問道于友無厭色無倦心予是以知雪園子名立而不至于損功著而不

至于狹也昔黃次公以治行爲天下第一而入爲宰相則敗名損于治郡其仁不足于相也此豈知力不足哉雪岡按浙而浙之民慶于野浙之士慶于舍浙之縉紳慶于朝皆曰雪岡仁人也豈有仁人而損于名狹于功哉雪岡又發觀上江行矣予知雪岡之于江也如其爲浙也豈惟是繡衣使者之任宰天下亦如其治浙也予樂吾里有仁人而重美之以文辭然雪岡之志方邇孔孟以來不傳之緒而求其至也又何有于予之文辭哉

送王少司空序

鍊山王公疏辭工部侍郎忤旨去一時從公游者咸祖以詩予受而讀之竊歎 朝廷共任事而惡虛名非斥公也斥夫不如公而效公去者故聽公去而公之志逺未嘗去 朝廷也惡夫言去而終無一去者故公一辭而即去公之來也同里之人慶于同舍縉紳如名者慶于大庭廣衆之前公任山東都御史盜賊不敢入郡邑其素托公寧宇者尤舉手加額喜其來而悲其晚也而公遂去矣宜夫都人士愛之敬之則相與惜之而又相與思之慇勞不已而咨嗟咨嗟不已而慷慨咏歌其事公得友如此亦奇矣昔漢之世天下有大災異必策免三公以應之三公位至重而責之備也然以備位之三公而強責以陰陽水旱隕星盲霧之事漢法于是失倫今 國家定鼎以來布政寬大未嘗一行督責而在廷之臣亦未聞引咎責躬如漢故事公曰朝廷待臣子如此其厚而臣子報朝廷以淹留不去之身豈任事無過真過于漢人耶是以朝下命而夕拜疏必欲一去以明臣子不敢貪位而公遂去矣然則公之去也公之報朝廷也朝廷斥公而因以重公也夫如是安得不惜之思之而載歌白駒之章也乎予數年以來遊歷患難胸懷若

悒無可告人病臥累月不能興起分毫無所補益徒虛縻大官之俸哀泣乞身其道無由今尚從諸君子之後爲公言其所以去者亦深可愧矣

送若水序

若水以戶部郎榷稅蕪湖請一言于予予告之曰子知國家之所取于商者將以病之耶抑以通之耶古者山澤之利弛以取民而上不與下爭利其後豪強逐末棄本貲雄鄉里號爲封君且以日張其貽籍蓬戶編氓之勢而人遂不安于土著亦不能一意于畊故設官而稅之將謂彼竭其心智我收其羸餘以之

佐寬大之令行減租之澤是商者民之餘也而又有病商之說者曰居則列第行則導騎徜游站廛沾沾自得雖盡吾取之之術毋傷也而豈知病商即以病民乎安邑之棗燕秦之栗犍爲之木江陵之橘淮北常山以南河濟之間凡萩漆桑麻竹箭與蔬茜莖悲之具産于其地未必用于其人而既有病商之法矣則將使傚稱羨魚火耕水耨者皆身有處士之義而無藉于鬪智爭時者耶漢之鹽也或以鐵冶或以魚鹽或以販脂賣漿皆累鉅萬然未聞盡法籠取俾商賈誠一權計之所致下與姦富同科其後窮事征討

國用不足孔僅桑弘羊之徒紛紛用事筭舟車筭緡錢析及秋毫雖有饒用之名寔不足也然則病民不可而病商亦不可莫若以不病之者爲通之也若水以經術起家非言利之臣之比而其役于蕪湖也當商賈轉輸之始又非居奇積貨之比爲國家懷遠賈之人如行子之游里巷也爲百姓通本末之利如子弟之貯藏于父兄也若水不欲朝廷之上與賈人爭利而又肯借朝廷通商之法以爲病商之法哉若水行而予告若水如此天下皆知若水可與言也

峨眉山序

予讀班氏紀廣郡南賈滇僰北近邛筰會文翁倡教相如嚴遵揚雄之徒以文章顯天下彬彬比于齊魯都會矣心竊向之然未能至焉又聞峨眉爲宗最遠綾觚峻削藍起天外雲雨之所蔽虧神仙之所窟宅金光瑤草旄牛碧雞可以誇世所未有是以予尤願徒步而前一覩峨眉之勝或遇相如嚴遵揚雄之徒以覩其言語文章然竟未能至徒想望見之以爲神山云胡菊灘先生居長安先後游峨眉者三項槩唐宋諸公詠什洎石湖范公紀凡有鏤刻情狀于峨者皆得書而先生所謂詩各載日月皆備而書之又

爲分畫里道部署名勝有峽者崛者突者崒者虎豹蹲而伏者此覷嗷而飲者曰是山之鑽雲綴日也有童童者有蔎蔎者有龍門百尺豫章千尋者曰是山之真材壽木也有翼然堂紀者有藹然衡芽者有憑虛而凌倒景鑿坏而流仙鼎者曰是山之樊桐玄圃也有類唐而糾髮青噓者有乘鹿而飛彈遨遊者有巖居谷飲而壽至數百歲不死者曰是山之神明隩衛也討投跋以嵩繚屋以黟炫奇以惝恍襄城之野孤憏以日月避行之上泰人攻戰而後屬郡邑漢人文諭而後爲天府凡盜竊名字皆不能久據此山之

勝胡先生一旦使是山情狀盡出于文章俾不及相如嚴遵揚雄者皆不得而爭先生之所有亦奇矣先生不予鄙輒以詠岷記岷者示予汎覽使予不出戶庭而獲比于放游名山大川之人然後竊嘆予向徃不能至者遇先生晚也先生有相如嚴遵揚雄之文章能使予不能至者如見其人如見其地讀先生者其又為今日之班氏乎先生聞予言而嘆曰予非蜀人也而能語蜀山也曷書以序譯游予何能辭哉予何能辭哉

詩序

退之之稱李杜也曰李杜文章光燄萬丈李杜可見于世者以詩耳而退之以為文章然則退之所謂餘事作詩人者又何說也豈非詩如李杜則可以文章稱之李杜而下詩與文章必有間與夫子刪定六經四始六義附如易明如禮紀事如書咏善懲惡如春秋而後之人志之所之稱詩以諭得失于是乎考盛衰于是乎覩何其重也若夫彫刻景物滛泆失指穿鑿假偎泛然無所感觸于聖人之義但以駢偶俳儷為詩也何足望于退之以文為詩者哉以文為詩者本之易以著其深本之禮以著其寔本之書以著其實本之春秋以著其變雄剛如遷固溫醇如孟荀淵切如孫吳皆能陳其義悉其辭舉天下悲愉得喪之事一發之詩而後杜李可幾也吾友巘雄子之于詩也儘以詩稱巘雄耶抑如退之所謂文為詩耶巘雄嘗仕貴公卿也間館中王先生執持文章之柄而受之慕之與之周旋晨夕探討幽渺久而不倦而予習古文辭二十餘年獨好自持其說拘守尺寸幾于操瑟而立齊門不顧人之好竽也而巘雄又從而悅之氣韻和言藹簡其志抑抑有以自下予知巘雄如此然猶未見其詩也及巘雄以詩示予予遂無疑于退

之文章光燄之說而巘雄可謂卓然獨行其志者乎讀登臨贈行諸詩如登高顧盼而有所思焉如持綆探不測之淵而慄慄以懼焉颯颯乎將使懷鉛吮墨列于廊廡之間其人不沒其氣不浮巘雄但自成其為詩而止世豈無知之者乎予謂巘雄以文為詩豈謂予阿所好乎巘雄以文為詩將有合于退之之稱李杜者使天下不敢以詩為餘事發乎性情止于義理因文見道進乎聖人之學使予不能盡知巘雄譬之酌江海之流採鄧林之材未嘗不爽然自失矣

送王侍御拔下江序

江南上下巡江之任重任也今　上命吏部封司撰科書以侍御史徙拔部視繡衣持斧行乘刺事而又爲其責于江上江得王君雪岡予與豈几子則大喜序以送之旣又得王弼廷侍御爲下江予與豈几子則大喜過望　朝廷加惠江南如此豈易得耶弼廷當世所謂仁人長者也有人于此使虎而冠者侵漁寔甚使貪婪而緩者接踵不能去豈其智勇不足耶乘其詡詡爲智勇而智且怯勇且懦也是本末不相應之術也有人于此以躁歷爲鎮攝以師帥爲父母宣著朝廷究大之事惟恐旦夕之緩視赤子如在己

懷抱惟恐不及三代之世議論以朴操持以謹不變擧擊之名不擾弾劾之譽予謂此天下大智大勇修之于內足乎己而無刻薄微之于外親乎人而無傲忌此本末相應之學也昔暴公子以威嚴逐捕督課而不疑有太剛則折之戒張子高表賢顯善不用誅罰而有過于廣漢之績然則仁人長者以視詡詡智勇得失懸殊矣而君子之所重果不在彼而在此也今弼廷侍御豈特予重之哉弼廷與王子雪岡學道有得講明義理恥天下好言吏治而不出于聖人之學就雪岡如伯仲一時繼出爲江上使者都人士愛慕不已予與豈几子喜而效贈言之義願使天下愛慕智勇之心不過于仁人長者之心願使天下視感朝廷加惠之德皆如弼廷不恃智勇之德不亦盛哉侍御行矣予友沈元子言江防事甚詳予皆不具論但論侍御之學云

陸長年集序

陽羨友人陸玄成嘗過予欲令其子長年出予門下予知其能制擧業也今長年旣早世玄成子有迎時之思至于伏枕枕醫藥者數矣稍稍愈有唁慰者輒痛不自勝予將以彭殤同觀之說解之一日玄成子

手一編俾予讀則長年所撰著爲古文詩賦予始驚嘆玄成有子才而弗克永其美誠足悲已是時玄成子泣予亦泣文章能移情如此哉明興以來弘演六藝之指而接以濬永淵者之說莫如王遵巖唐荆川歸震川諸先生然而賦詩則與古人有間矣上而斟酌漢魏下而綦組三唐莫如李北地何信陽王太倉李歷下諸先生然而文辭則與古人又間矣若夫能爲李何七子之詩賦而又能爲韓歐蘇曾之文辭求之當世蓋亦如秇門鸑鳳之音可得而聞不可得而見其人也何幸于長年見之長年少年成古文辭若

千卷又成詩賦若干卷嗟乎天假長年以年予將見李何諸子之所不能兼有其長者而皆如承蜩羙丸于長年之手矣然如是以終焉豈不痛哉雖然㸌生亦大矣與其龎眉皓髮無所短長終與草木同腐孰若雋志秉翰出風入雅以其能為者傳之後人使人稱小年不若大年也哉長年著述如此則長年不朽于天地之間猶日侍玄成子于里巷丘樹也玄成子其將反其悲者而滋以喜乎

賀大司馬玉翁次君序

大司馬玉翁劉公克褒武功震耀四國抗直引大體訢訢秩秩則數為頌文武為憲之詩翁之殁次君槖筆戰秇擬麟經高苐孝廉同朝縉紳榮之羨之皆願有美詞進公授簡及予謂予稔知公予何能辭哉猶憶公為南京兆尹提調闈中一聞人登榜其文稿墨本實無點畫公憐其才乃命易成之人罕有知者公亦不言也公好行其德而無責報于人之心類如此蓋公嘗仕晉仕豫仕浙而晉豫與浙之前輩向予頌公柔不茹剛不吐行德于人惟恐人知之又類如此宜乎次君英年夙知一出而驚人鳴也夫造物之富貴利澤若以為人間不恒有之遇而仁人君子或至

厚集一門先後濟美如鼓鐘殸聞有内形外所謂華才産于鄧林夜光潤于深淵匠師工人求天下之至寶必于其地豈不信然與予既知公有厚德必有厚福而又知次君以福事公科名之榮也以德事公文章經世之業也且次君豈屑以世俗浮游不根之談寒華振釆而擬世資哉次君以諸生應尺度而前為之司命者方奉　朝廷命正文體遴真才稍不如式者損弗錄獨向予稱次君學問原本探究義與他日必能為名臣云然則予重次君儲在科名也次君方成孝廉宜淬勵不怠務求言合乎道從司馬公之後穆乎其容温乎其文使人不可測其度如千頃之波靡不停泓涵演而無獨仁獨知之行他日稱次君又如予稱司馬公一二軼事古今人相去遠矣韋相之明經萬石之恭謹其在司馬公父子間乎

房書序

文章之權在下則亂在上則治在下者鄉國諸士子唱和提撥互為標榜以為某某君公也廚顧也名浮于實議過于行此禍患之所以相尋而不已也在上者羅士則曰帝網掞奇則曰國書列甲乙則曰王制文章侍從之臣既殫其天機相其寂寞而天下以為

人倫楷模也學者山斗也文如其人人如其心此事功之所以日增昭著也若丙戌之役吾友蔣赤臣房書之選文章之權其在上乎天下其將治乎上之求乎下者不求非常可喜之論而必以發揚乎義理動盪乎和平者如鳳之鳴而鶴之和而下之應乎上者不敢有僥倖以得功名之心而必以無詭託無匿采如陳廣野之奏而諧明庚之風乎故曰文章之權在上矣抑文章在下旣久而返其權于在上此時爲之予時者心所寄也而天下治文章之心天地之間所以能爲時者也升而爲雲旭而爲日聚而爲星蒸而

爲陽散而爲玄雪峙而爲山嶽流而爲江海遇之成響觸之諧殼皆此心也豈非樂之出虛而蒸之成菌乎翕藁于神明微妙之中而充滿于安危鼎革之際聚百英傑才能之氣而皆有當于聖賢知行之理天下不知其所以然而見之于文予亦不知其所以然但見其文之治而不亂豈非權在上而不在下也哉文章之權在上而治則夫权在下以歸之在上者此亦臣責也予將覩厥成矣

朱先生詩序

予友金沙張子公亮數向予稱縉紳先生折節愛慕其文者予竊笑高材生抵掌自譽故態耳然口晝沐浴起先生如古韓歐能成其門下士之殷名于天下則願執鞭以從而靡由睹其面以爲嚮嚮也令先生抱牘至京過吏部予從匯堂後實以致遜謝前輩之敬且將出而語所聞于張子者求先生不我遐執知先生久爲吾師乎先生戊辰闈中以曲臺禮扱黃岡王宜蘇師師予固王師所得士以故益愧事先生稍晚矣然先生匪但不我遐也而暱愛如受業者進而翼之敎之又以予好治古文辭輒就論識出其素所著萬言俾予讀而序之此眞暱愛予也予嘗論之漢

人尚經學而守師說久而不變弟子轉相教授以至于爲大官于是有田何施孟之易伏生歐陽生大小夏侯之書大小戴之禮申公轅固之詩董子胡子都之春秋可謂彬彬矣若朝廷有大事則各以其師說爲對如張禹鼻伯之于施讎鍾興之于丁恭一受爵不忘其所自必曰吾師其共何其盛也今先生以六經之文崛起河汾蚤致通顯翱翔乎金馬石渠數召讌侮而道日以高名益以著無待于弟子推明其教而予也知有先生二十年尚不知爲吾師之師豈不大有愧于漢人之受爵不忘所自者乎幸而先生暱

愛予又習見其坦坦乎無町畦也雍雍乎其與人言
論而歸于大義也則予但聞師說以應國家之事可
也而先生非徒以言教也實以身教之韓子曰仁義
道德之言藹如也微先生孰爲教而又孰爲聞乎先
生富于詩文太青雕刻象義張公亮敷陳詭特言之
詳矣予皆可以不言予言其問于公亮者如彼知先
生爲師而雖愛予者如此是公亮不能獨有師說而
予亦藉是以知師弟子之淵源當如漢人受爵不忘
所自毋如予愧則進于道哉

天咫樓會課序

姚子仙期會義成問序于予予知姚子之文矣既知
其人又知其友與弟子之文予皆不可以無言而爲
之序曰夫學者之文豈不以敬肆分得失哉主敬則
神凝神凝則氣定神與氣相守而後發之爲文詞章
何斷斷可以入聖人之道古人所以積之數十年之
力使其存于中者旣已旁皇周浹而無淺近拘畏之
病及乎放而爲言不敢有叫號嘻戲之習必正襟危
坐兢兢尋尺寸而後得之何也道非文不載文非道
弗貴六經而下如韓歐諸君子覩其所以自明立言
之意何其艱難而不苟也故曰文之至者敬之至也

今之習舉業者分比偶之體習漫漶之詞以爲朝學
爲文而暮卽成既不必用力數十年其行文之時又
復率意爲之惟以狹書勝人至于學者功名得失之
關惟係學使者之進退則稍稍屏息柔氣以庶幾盡
去其叫號嬉戲如處女之畏人以自幸無過而外此
如郡縣之試則不復有敬心之存矣及按其應學試
之文又多習爲軟熟柔便之詞惴惴焉惟恐褫辱之
加而其文輙不得工則其所爲敬者皆出于一時之
勉強而不得其自然是以氣雖小歛而求如古人之
內外如一始終無間沛然幽然言不盡而意有餘者

不可得也姚子負通敏之才擢鄉黨之譽發憤于屢
試之後悔少作之不工欲進其文于古人而操之以
敬然性固喜豪上又時以多言犯人之怨怒而又恐
一人之所爲是坐而馳也乃若欲進其文于古人則
以學使者之法繩其弟子而兼以自懼月之朔集弟
子于庭相向長揖姚子居上坐弟子各以序揖向而
坐姚子先擬論孟諸題置竹筒中臨期掣一籤令一
人爲題乃宣言曰某題題既列諸弟子各伏几案研
思罔敢出聲息有回視側坐者皆罰其友丘天民齊
拙生張玉賢聞而悅之時時往視焉予來吳中姚子

于會日予過其處坐中多熟識未敢有作禮者予待之終日竢戰甚畢乃成賓主而退姚子之嚴而可畏如此予爲諸生十餘年就歲科兩試凡有七寒暑每期每雞鳴振搮觚挈餅請文憑廡下使者端擁絳紗丰采凜肅卒吏搜剔諸生恐有挾文者每厲聲以壯其威乃入坐惟恐犯諸罰惟因喜動自辰至酉不獲欠伸呻吟一出而戀甚此非學使者之困我也予無以習之乎常耳今覩姚子令必行罰必嚴率諸弟子日成五義乃行之一年未見有叛而去之者豈非始之不便久而相忘也哉此姚子之善偕諸弟子于主

敬之學而一旦臨學使之試可以知其循循焉油油焉而惟恐褫辱而文不得工者必不然矣然予于姚子又有不可測者章子拙生丘子天民學聖人之道躬蹈仁義之行倡明儒術之大坐而可則行而若思而姚子素爲知交之最暱每相遇于宴會之間必盛氣厲詞與之相抗予常比之以爲宋儒之陳同父今覩其所爲如此則豈惟文辭之工姚子亦將變而入于聖人之道矣李贄皇曰士無義氣雖學殊門亦不足貴況夫學聖人者乎若姚子可謂有義氣者拙生天民于姚子能合與以爲同姚子能操心以入道爲姚子之弟子如其其能因姚子之教以弗叛于拙生天民是皆今日之師友所僅有者也予交姚子以其不強同于拙生天民而率能自立如此彼天下之強附嚴名而自失其所以入聖人之道者亦可聞吾說而愧矣

擬陝西試錄序

今上御極之五年臣某受　命偕臣某往典試陝西提學某既遴士若干進之棘院巡按臣復遴　新令擇有司教諭之才者爲同考官内外加倣三試拔士若干人刻其文以獻而臣序諸首簡曰　國家右文

崇道俾登事進身咸專一于科舉正文體端士習黜一二浮說相高務得通經學古之儒而尊顯之豈非文章盛衰關係氣運因言知人亦因人知治哉關中人才一都會也其山川龐厚而雄特其風氣端朴而駁急前此爲文者左右班揚輘轢崔蔡皆有一時鷹揚虎視之意及隸我　國家兩應戰甚魚魚雅雅質有其文可謂盛矣諸子既藉地靈礪勉先民潤澤于仁義道德不敢違經畔聖以取悅時人之耳目今又惕息功令務竭其渟莊和厚者與政事經緯與斂氣旁薄與一代統一聖真之訓相表裏非是雖有其辭

不合程度皆棄弗錄臣豈敢謂文章之盛覩豸熙文學吳越秀民由一二臣掞藻采珍之力哉凡此者所以奉揚德音宣明文治爲　國家求多英傑也抑臣爲諸子慮者諸子伏處緼樞甕牖困頓儕士之業勤而不矯勵而不惰一旦成孝廉由此登文石之陛集金馬之門以公車牘上詔陳策亦嘗顧孝廉名義乎孝者天之經也地之義也廉者周官所以六計獎群吏也諸子于此盍作夜思以求爲眞孝廉者抑相告曰　朝廷所敬求主司所對揚士子所以賡歌康續者皆孝廉出則地里教化因仍漸更不足恃也卽依

彷微言使人驚聖老成猶未足稱塞　明詔也必勵爾躬乎拉爾德乎靜有山之容動有淵之智乎然後無愧于孝廉之名亦無愧于以人事君之義區區寵貴顯榮豈諸子之心哉臣取諸子以文也又以行也諸子所以受知于臣以文也又將以行也言不幾于道而謬收之臣用是以懼言幾于道而勉之于後以爲關中人才之光諸子得不以是懼乎詩曰藹藹王多吉士惟君子使媚于天子此言多士翊運而興如此其盛也今諸子當　國家鼎興之運又當關中鵠鳴鳳和之後使臣收之不爲失言他日效用登進不爲失人臣能無厚望哉臣敬言其盛又言其當懼者爲得賢須而兼以規云

試卷序

陳道莊先生旣兩試士拔其尤者以應兩闈之選而又遴其受知之文梓而公于世予讀而嘆曰此可以覩道又可以覩世已道蘊于精神性術之微而發于語言殺氣之表世極于治亂因革之變而藏于音節抑揚之中道與世交爲應而又與爲無窮則夫文者載道之器而逆世之本也文不求于道騁技雕鏤克脊于繁縟使人有感于是非之未明矣文不關乎世

則離跂于方隅震盪于水火使人有感于前後不相及矣如能雅厚而爲經疏明而爲傳部署按次典重盡情而爲唐宋諸家道同而不見有異世治而不知有亂讀戶氏之書如見一心經兩代之變如遇一時此非有仁義道德之師主持論議于上而英華果銳之士善相風氣于下不能盡一其守而大洽其化也道莊先生之試士與士之就試于先生者尙有是非不明而先後不相及者乎抑亦如予所謂如見一心如遇一時者乎　興朝渡江武功脊揚崇尙文治兩行科舉或將從士子之文出于疑投未必出于靜深

應以才智未必應以性情乃兩試之文浩浩乎如河漢而靡極也坦坦乎如歷四達之衢而不躓也又如古之儒者容與端嚴宴言癖歌而未嘗有兵革戰鬪之事也衷乎道故道可以變亦可以常閼乎世故世可以因亦可以革道莊先生其大有功于斯道斯世哉昔李漢序韓退之文比于武事擺闔廓清雄偉不羣予于道非先生亦云然矣

乙酉程墨選序

王荆公以經義取士議者詆不足以得士掫思變科舉爲選舉之格者如欲挽長河之溜而逆流也且予之爲是說者匪以勢不可返而實以道不可易勢不可返者君相能自爲權一更令而下已靡然道不可易者不操于君相之權而操于孔孟以來人人能爲聖賢之心所爲聖賢之心者能言仁義道德者是也故取士之法一斷于經義非聖賢之心不可以代孔曾思孟而爲言非仁義道德之言不可以代孔曾思孟而又不可以見收于求爲孔曾思孟之言者如語孟 詁書語約而膚義深而顯試以周秦諸子之詭怪誕肆者與之相絜幾于瓊之去霄黑之北自矣諸士爲經義者註疏取于漢之老儒修辭敷引則取于

孟韓之溫醇試以詩賦之駢偶纂略之剽掠與之相絜其如秫秸之去文雅金音之比元靛矣若是又何譏于經義取士之格乎雖然有譏也今之爲經義者不言聖賢言奸雄耳不言仁義道德言機械變詐耳故有聖賢定靜安慮之學而謬及于摯鳥伏擊之術聖賢布帛菽粟之教而借爲吹竹震獸之音至于增益何讀經省字義合比對偶如狂酲不醒作者不識所由來而有司目詫心搖私爲帳中之寶而收之抑知其足惑人心禍當世而莫之救哉嗟乎此有司不知經義之過非以經義取士之過也有人于此噎而廢食而食可廢乎有司實不知經義而廢經義可乎經義取士者先王所以一道德同風俗濟選舉之窮而使人因言以見道之具也故曰聖人之道得經義取士而後尊而予竊嘆荆公之所謂新法者皆聖人之道也青苗之錢以貸得民準于周禮之以國服爲息保甲之法民自衛而力強準于周礼之士大夫爲什伍顧役即應人在官之義均輸即日中爲市之遺戶馬綱科賦保馬綱征役即成周丘甸之所出至于變詩賦爲經義則予必曰聖人之道所以常明常行者此耳而後之人不察王荆公之有功于聖人而耳

食以為詆訶且謂經義不足以取士而欲變之豈非聖賢之罪人哉予非知文者若此遐其亦荊公之意也夫

陳士偉詩序

予交士偉蓋十年餘矣士偉家貧能行古道予資敬之如師長不敢有輕略之意予嘗讀史至魯仲連先生排難解紛一無所取慨然想見其為人非獨慷慨自勝亦聖賢之學然耳又思當世有能為仲連者得若人遇諸困窮患難幽疾鰥寡日勞且怨弗克自振者咸有賴以存豈不為高世絕俗慕義無窮哉今惟

士偉可以語此士偉無中人之産僦屋以居罕有數援如古金張據要津噓吹私意可以動人然嘗見士偉有所許諾雖有力者莫不靡靡奉其言而士偉又能不盡人之歡以故人爭效托都人士與士偉遊姓字皆喜士偉固儒者任俠喜闘罡勿道推其成功困窮者給之患難者平之幽疾鰥寡者皆無憂傷之心古游俠視此抑末矣士偉誠當世之仲連也哉士偉親客莫如滇南唐大來唐子去家萬里徧覩十五國山川絕奇者十年以歸著書百餘卷士偉兄大來往來論議星夜不輟大來別去萬里之外士偉見予輩言之哽咽稍稍見之于詩念彼伊人躊躕握手而不得其詩可以覩矣然則讀士偉之詩者或以慷慨稱之豈知士偉哉

王守溪先生制義序

予按古作者之指如韓歐諸人其于序事以感慨辨析義理以曲折可謂沨沨乎六經之遺矣然考其篇目既繁其為體甚博意之所之旁及百家之書而援引譬喻蓋不能以一辭至于制舉業既入夫子諸子之意之後則皆代聖賢而為言而學者苟不能専一于孔孟曾思之道雖有雄才博辨將安用之守溪先

生豈非一代制義之大成哉洪永而後諸將相附麗而起功業丰采照耀前代然或學者白首而不能舉其一二而至于守溪之制義且自少至老自名公鉅卿以至于老夫童子莫不高其文辭以為訓此唐宋大家之不能得于當時之人者而守溪何以服人無異詞如此士窮經義者試凡三歲中是科者人以為能且光榮極矣豈非使人専一于孔孟之道者耶守溪以前僅僅數公有文名而猶半涉宋體至于守溪而洪始備嗚呼盛哉

明朝大家制義序

制義者士之所以進身而爲之贄也古者見君之禮必以贄我國家士非由科第雖有長才異能亦無從而進故制義之道君子重之然君子尤惡士之無禮于始也其求制義者甚詳嗚呼一代之得失盛衰見于是矣乃今之爲說者制義求爲科第何必工將以悅時人之耳目將以悅時目而得顯官高第耳將以得顯官高第而榮其身家以及其後人耳苟獲成科第而去者是亦足矣抑思時人者聖人之身也高第顯官者時王之制也身家後人又人心善端之克也三者皆將于制義求之而顧汲汲焉爲一旦之術而

忘其所自是何貧于制義者甚重以周而士之爲之甚輕以約也嘗聞之源深則流長土沃則根茂黃河之水萬里滔滔而不知其所終豫章之木千尋蔽雲而求棟梁者必任之如水無本木無根盈而竭華而萎所謂以一旦計者也故君子甚亟亟乎溯其未流之源而培其未茂之根然所謂溯之培之道何居見君國者惡無禮于其始而先之以贄士之贄也以制義若士之贄以求科第而君子斷斷歸之有禮所以示之以水之源木之根也而君子之起而溯之培之亦惟求之于心而已矣今有人爲語以上世五帝三

王之事方內萬物之數明而日月星辰幽而鬼神以至禮樂刑政百家之書此巧曆所不能計而學者一心實足以管之始而無形聲句讀也而諷詠之義起始而無格律意思也而比偶之義起若制義之形殼句讀格律意思與唐宋以來之爲古文者畧相殊矣而先輩之傑者又兼而有之凡五帝三王著其畧方內萬物緯其迺日月星辰經其度禮樂刑政百氏之書錯綜而不越傑者又于制義兼而有之是制義之道之大而君子以爲心之能則夫先輩之燦而可見者其跡也而微而莫測者其心也人以心爲心而君

子以心爲天君事吾心如對吾君然則學者服習制舉之時師以此授其弟父以此戒其子所以教之爲事心之法也亦所以教之爲事君之法也有言之欺于心者即爲有欺于君欺君者謂之無禮君子見無禮于君者則惡而逐之如梟音之不祥而無禮于君自欺君始欺君自欺其心始商君說秦三見而三變其說卒用以富強其國而秦亦以大亂此欺其心者之罪也抑嘗論之時人之饑寒死而望救于天下之士顯官高第如此其光榮而待天下之士士之思榮身家以及後人者又如此之多憑藉也而顧以欺心

之旨欺其君而身冒于始進之無禮如三見而三變
其説者豈不深可痛歟故君子以爲夫輕制義者皆
欺其心而遂以欺其君而無禮者也予又嘗論之行
文之要莫若存心先輩自守溪而下其勲業表表卓
冠當世或見于館閣侍從或見于疆埸荒域或見于
藩司守令可謂盛矣然以予觀其行文及嘗考其師
友淵源莫不相戒勿爲慢易無稽之辭以欺其心而
又以爲身旣見用于時以至榮身家而及後人者皆
至爲是則君之所以待士者旣盛矣區區以詞章之
學而得之而又皆爲其易者不能求之于古作者之

指以發明聖賢之道豈可謂之仁人乎哉先輩諸君
子道德積于中而英華見于外應時王之制而克其
任天下愛民物之心予竊慕其人焉慕其人而欲天
下因其言以求其見君之始如水之赴于海木之藉
于土而流長枝茂莫可得而掩之抑之阻絕之者蓋
有自也陸賈曰梧之以文章陸機曰文扶質以立幹
文垂條以結繁而韓退之曰閎中肆外蘇子瞻曰行
當行止當止古人之論也可謂詳矣若制義之于形
殼句讀格律意思兼古今之文法又爲特詳而今之
言之日以益衆予皆不具論獨以先輩存心之學告

天下使天下知夫存其言者所以學文而卽所以學
道成人非徒尚詞家之能也

錢鶴灘先生制義序

予見鶴灘之文于文紀者幾三百餘篇存諸集者僅
三十餘不幾闕畧乎予曰不然鶴灘長于用寔而不
長于用虛此制義初體也一篇之中有排股有排句
此古人之所謂四六體也永叔少成進士久乃自厭
其文類于俳優者之辭後得古本韓文始爲古文卽
其所爲四六體者轉折員動大槩本諸宣公之奏議
而稍稍紀律之蘇子瞻最善用此法然終非其好也

況制擧業者爲論語之文大而渾爲大學中庸之文
微而切爲孟子之文醇而婉而必以四六之體行之
役使經義強就比偶豈足傳世久遠而無敝乎故曰
鶴灘之文初體也神而明之存乎其人

李崆峒先生制義序

先生者可不謂有浩然之氣者哉方先生以小臣而
抗疏斥大奸幾危其身然先生由是益肆力于古文
詞目益有名其爲歌行古風沉雄悲壯有杜少陵之
遺及觀先生所評杜本似更過之制義亦奇動以氣
勝者也　國家英傑蔚起盛著作然至于崆峒如嵩

嶽在望不能悅易稱曰李北地豈易言哉

王陽明先生制義序

昔人有稱先生事功而識其講學予心折先生惟講學乃有事功亦惟講學乃有文章茅鹿門于本朝獨愛文成公論學諸書及記學記尊經閣諸文以爲程朱所欲爲而不能又稱撫田州等疏唐陸宣公宋李忠定所未逮又稱其浰頭桶岡軍功等疏條次兵情如指諸掌人皆稱先生倡明絕學使數百年知有師弟子之樂矣而孰知其古文辭乃可爲古八家之續乎予既讀其古文辭而又欲傳其制義區區制義之

工與否何足以論文成然制義亦自殊絕矣夫子曰有德者必有言其文成之謂與

董中峰先生制義序

昔人稱中峰之文無他長惟熟于朱子或問耳或問一書朱子殫厥心力考據詳審而中峰讀之以名家然則後之人何爲棄而不覩也雖然註疏者所以貫道者也學者之心又所以貫註疏也不求其本而徒掇註疏以爲文是又中峰之所大懼矣

唐荆川先生制義序

先生爲古文辭後于王遵巖若制舉業之名之盛守溪而下未有及先生者茅鹿門亦嘗推之爲本朝第一將不得爲定論耶予何敢再議雖然陳唐宋大家之文于前而辨其孰爲六經之文孰爲六朝之文孰爲戰國縱橫之文如韓子稱儒宗者而後之人猶評之曰諸誌銘不及史遷柳子厚奇峭削騷賦有餘爲序記不足且以偶麗不得與韓歐蘇子制策卓然爲古今之冠而至于撰次名臣言行亦不獲詳而盡後之聞此言者不以爲怪而且以爲論之至當若荆川先生之時文不過韓柳蘇之文而荆川之名亦不過此諸人後之人有議其制義必以爲狂誕而不之

信是何人之敢于議唐宋大家而不敢議荆川先生耶先生之文誠大家矣如以予所評者或未進于古法耳先生中年學歐曾之文惡知先生不悔其少作耶然先生古文辭則善于用古法者矣學者不得其古文而覩之而以制義盡先生予恐先生亦不以爲知己也

諸理齋先生制義序

理齋先生文中逸品也萬物之情各有其至不得其至者雖絢爛于釆色汗浩于篇什徒取憎耳譬之畫水者不能狀其洶湧澎湃噴啖鬬弄之景而僅僅舉

刻一二紋折以爲盡水之道此意與法俱失者也若理齋與得其至者矣

薛方山先生制義序

先儒曰士先器識而後文藝視士之器識又須仰以文藝觀之西漢文辭最爲近古老師宿儒尊守經義一時公卿稽古在位考諸功烈赫然金石矣浸淫及晉魏綴浮靡之詞飾比偶之體本之不立末于何附文采日卑大雅淪喪其宜然哉方山先生多容善蓄爲諸生時穀聞隆赫諸大家與之隱若敵國一旦釋褐爲臣無有人物之鑒至今誦之親其文寧失之板重毋失之佻達器識裕如也寧止一世之士與

茅鹿門先生制義序

先生真文人之雄也予嘗讀白華樓古文辭蓋歐曾以下一二人耳本朝李于鱗王遵巖唐荊川諸人皆不及也先生尤長于兵事熟古戰陳方畧爲憲使以此奏奇功然卒不獲大用以此益鬱鬱不得志時見其感慨欷歔之氣效古之屈史被放斥而工于文辭者之所爲亦可悲其志矣先生于制義最服荊川而予以爲荊川之文時文也先生之文古文也王唐四家並稱于世既久予一旦易之而冠之以鹿門震川兩家世必有狂笑而欲走者然先生之文具在將無有以予言爲然者乎先生集中汲汲師事陽明而不得以爲遺恨故制義長于序事而短于說理若先生得陽明而事之其所以造就豈在游夏後哉

瞿昆湖先生制義序

時文之有四家猶之乎古文中之有韓柳諸家矣諸先生何以得此聲于天地之間耶夫人之力亦視其尚與否耳李杜尚于詩韓柳諸家尚于古文後人起而爲之卒無有過者若昆湖之于時文亦可謂尚矣當昆湖時坊刻未布學者尊尚經術以故賢而少文者有之而以予觀昆湖則以爲文之變而入于時者矣況乎後之浸淫詭僻而不可訓耶

王方麓先生制義序

方麓之文理學之文也予嘗得其全稿于其族孫王滸室盟之笥中甚夥乃逸去不可得今刻諸集者僅十之二耳雖然先生又何以多言爲哉顏氏之子學聖人之道未嘗有語言政事之可見而仲尼贊嘆之爲德行之首科曾閔游夏之徒皆遜謝而不敢當又如漢季黃叔度一時名高諸人莫不有顏子之稱而至于所爲徵君者皆僞筆耳然至今學士大夫誦之

不襄此非有大服乎人者而能然耶然則方麓先生又奚俟以多言爲

周萊峰先生制義序

學者睹記制義八股之法而忽有萊峰數輩之文豈不錯愕可怪乎夏蟲篤于時曲士拘于墟其所習者非所見而所見者非所習夫安得不錯愕可怪之甚也然余以此信萊峰之文必傳毛穎傳人皆怪之柳子厚獨稱韓子怪于文今觀韓子所爲傳司馬遷以後一人耳而當時不能知惟子厚爲之稱道文如萊峰又何傷于人之不知

錢兼山先生制義序

有善爲比偶之文者自以爲至足矣及以古歐曾諸家相比而論如遇執雕虎試象力雖矜踔而終不能前故先輩起而惡之乃稍稍變而入于古彼以其整我以其散彼以其詞說我以其氣格所謂氣格者胸中渾渾自行自止理之所御氣之所之者是也苟非理深而氣悍而欲以古人之段落行之不幾如屠筋緩肉之夫精神不能守勉強步趨數武而蹶烏足以致遠乎予于茅歸之下而得一錢兼山先生蓋庶幾理與氣相配而行者矣

王荆石先生制義序

荆石先生少以雄才稱其文何淹通而多思也然予之所存者有二一爲諸生之文雍和容與稱名家矣其一爲宦成之文取材汎濫而又多矣之不雅馴者此荆石游戲之筆而學者斤斤奉之以爲帳中之寶不幾欲南而北其轅乎諸生之文心細而手和宦成之文心粗而手滑予是以去彼而取此東坡海外文此其頹然自放時也而或者以爲有加于少作有是理哉

許敬廬先生制義序

或問曰文人有過乎曰有之如遇湯武之事必微文刺譏以佐後世滑稽之雄如遇夫出處之事必掇拾六朝之殘瀋以恣其諧謔之談甚者借聖賢之言以爲翻案假二氏之放以壞義理若是者皆讀書不窮理而過之莫大者也免于此者其惟先輩乎先輩讀程朱之書以發明六經之旨非聖者弗陳于目而無忌憚之小人又無由至其前是以根據深厚而詞章坦坦莫得而攻其隙也若敬廬先生之文則先輩中尤合乎道者矣

歸震川先生制義序

予嘗論學者曰陳六藝之遺文而覩之其中禮樂人物之數天地陰陽之變興亡治亂之感可謂詳而明矣因其義以考其事論其世以及其人宜乎見諸言行辨說之間者遠無所禦而近無所遺然後可以爲文人之雄間嘗上下比而求之其以行諸制義者蓋鮮矣制義之法以聖賢之言爲言而弇比屬對則六朝詞賦之遺耳有工者婉以麗矣其于古作者渾渾灝灝之氣不已失之遠乎而下此則僅有句讀耳震川先生憫俗學之日非有意爲一家之言始稍稍變而傳大其辭以紹述歐曾之遺法一時名逹多起而

議之閱數十年後乃稱道無異詞豈先生文固怪于一時而傳于後世耶以予覩之其傳于後世宜也若一時怪之則不知其何說矣江海之水沉濫涵演小夫望之而不知其涯涘徒驚絕耳若震川之文而欲以尋常之尺度求之宜其望洋而返也世稱王唐予稱茅歸不知後世定論何如

胡思泉先生制義序

文章家繼王唐四家而稱者必曰歸胡歸震川純乎歐曾矣思泉先生未免夾雜時體而其氣特雄厚于文之美境無所不有洵不易得爲一澗一沚之水藻荇紋石澄映取妍浮塵撼之幾不可覩矣若夫黃河之水排龍門而下千里爲曲萬里爲濤豈與尺涔爭潔清哉讀思泉文者當作是觀

鄧定宇先生制義序

文潔爲辛未第一人今讀其文眞第一人也嘉之季靡極矣文潔起而振之蘊含其義清鴻其辭以覩古作者何多讓與然予于文潔有不敢同人附和者退之以六經之文爲諸儒倡而傳銘不及司馬氏蘇家長于制策而紀載鉅公行事多至千言然皆不失爲大家予于文潔互有去取其即此意與

黃葵陽先生制義序

予嘗過嘉禾求葵陽先生遺稿皆散失不可得最後乃獲見其館中稿總計諸集得二十餘首此亦足以傳先生矣先生爲諸生時即以第一人自待試南宮竟屈于文潔之下然後之學先生者輙以此得元聞開之先生入會場論先生行卷不置況其他乎杜預曰言高則旨遠辭約則義微惟先生似之他如摘藻之家其文則工美矣而罕得其要予無取焉

孫月峰先生制義序

月峰文僅數義耳而世之稱之者謂其品在蕭淡沖

李九我之上然則文固有以少爲貴者耶文者士子英豪之氣也平居學義牀于本原發爲文辭靡靡漫漫識者譏其英華竭矣雖多亦奚以爲孔明出師二表可與說命相表裏彼工于文者終不敢望其萬一豈非道德積于中而英華發于外者耶予于月峰之文知其歷年久而無惡于人矣

趙儕鶴先生制義序

儕鶴先生嘗示門人引陸士衡選義按部考詞就班二語以爲訓凡曰部也者若軍法之有部伍班也者若朝典之有班行夫莫嚴于師旅之會士卒狥大帥莫敢失堂陛之間百官盛容服以對一人而行文之時或得之几席或得之比試而先輩乃行以軍國之法甚矣其重于行文而惡近日之譙亂也予嘗論行文以敬爲主不敬則氣懈氣懈則支吾于詞說先輩論學道者必曰正襟危坐予以爲學文亦然讀儕鶴先生文并紀其論文數則使天下知先生不輕爲文如此也

馮具區先生制義序

徃予學爲文時世所號爲能文者其其然直一時悅之耳其力不能以久遠其文亦不能無遺議是以殼

聞艷甚而數年之間澌滅殆盡可嘆也已若具區之文童而習之知其爲大家也置之于諸大家之中而亦知其爲大家也數十年文人代與而先生之名終不可易豈位分使然與蓋其文有久遠之力故耳具區行誼最高嘉禾之人猶能言之古今以來未有其人不足傳而猶傳其文者幸而傳適以叢之刺耳予于具區重有感矣

蘇紫溪先生制義序

方孟旋先生爲予言紫溪爲兩浙學使者凡諸生試高等莫不成科第凡有獎許後莫不驗至今傳以爲奇予嘗讀其易義數十首綽有大家之風矣惜乎諸孟之文不多見也予于諸集中得十二義喜而付之梓私自惟士予白首窮經生得知遇或者鬱鬱以至不卒其業且逃于世之外氏者多矣安得如紫溪先生爲之懸百不失一之鑑而使伏而處者揚眉吐氣于戰藝之地乎

楊貞復先生制義序

評貞復先生文有周海門先生馮具區先生具區之評曰游戲生天此真善狀先生之文矣邇者豫章艾千子以爲先生之文不免于爲外氏之學其果然耶

否耶以予觀之先生益求聖道而過于自信者也前刻中所爲證道書義真有先儒之所未發者而惟其過于自信不免爲一偏之說若直捷若痛快以自見其漸漸于章句文義之外而其流也廢註疏而尚解脫是則千子之所大懼而故駁其文以爲不可訓也然先生發明性情之旨益皆聖賢之微言矣故予評貞復文必合其區諸公之評而後定也嗚呼貞復本原儒術而猶不免遺議如此立言可不慎與

顧涇陽先生制義序

制義自鹿門震川之後罕有爲古體者若涇陽先生

真雄偉不羣者矣夫聖賢之言求肖似甚難戰國之書軼于理六朝之文浮于辭此皆背聖道而去者也求其肖似者程朱之論議乎然程朱之言與聖賢肖似矣而或有所欲言而不能言惟歐曾之法足以演明而光大之故先輩有取于此法取于歐曾而理取于程朱其于聖賢庶幾肖似矣故予亟服涇陽之能爲古人也

湯若望先生制義序

先生詞家之冠絕者矣今觀其古文辭及諸制義巧心駿發鮮采動人魏晉諸名士不足多也爲魏晉者有真有僞學既荒塞取資偶麗貌既痺惡而粉飾盛容此有識者之所過而羞也若先生文有其質言有其則鍥刻萬物之形巧奪前人之義雖未純乎大雅豈不卓然領袖于英華之苑哉

李九我先生制義序

凡言之不可以久者其中先不足而故求之深詭秘怪惝恍無涯之說以爲天下卒無有加于我者而君子之起而鄙之者益已甚矣曾子固曰誦其說者如出乎其時求其旨者如即乎其人君子之文辭與與如也何貴乎深詭秘怪惝恍無涯者爲耶九我先生

起于晉江一時游從皆海內知名之士其所爲文大者及于古小者亦高出時體矣而以予讀之所謂出乎時如見乎人者先生有焉先生立朝丰采巖毅人不可干以私卒觀其文溫厚和平有作者之風矣太史公疑張子房爲壯夫而有不然者噫人可易知也哉

鄒泗山先生制義序

予讀癸未之文何其盛也九我泗山名位相伯仲文亦略似豈非時爲之耶泗山之文傳于世者久矣乃者思復古昔制義必以泗山爲宗其名又似出九我

之上然則文之傳與否又豈不以人耶雖然予不敢軒泗山而輊九我也鹿門先生論曾子固折衷于大道而不失其正然其才或疲薾而不能副泗山則誠有然者矣

萬二愚先生制義序

文之以識勝者萬二愚先生也正嘉諸公雖極博洽然多者千餘言少八九百言㴱靡極矣二愚乃稍稍變其法以簡削居勝其後數十年乃有黃貞甫方孟旋兩先生文心文法畧與之相似其他不敢望也嗚呼亦異哉

郭明龍先生制義序

明龍先生之文何其坦直而易明也于經史則富矣于才情則壯矣富于經史而裁割成說者無之壯于才情而横生巳見者無之蘇子瞻譏揚子雲以艱深之辭文淺易之說誠以爲文無取于艱深云也子雲好湛深之思漢人稱之以爲文中之烏獲而卒不免貽譏如此豈非布帛菽粟易爲衣食如火浣龍鮓饑寒者不可過而問哉明龍文以予論之其亦李九我之流亞與

葉永溪先生制義序

予于癸未得五先生焉九我泗山明龍人皆有知之者若士則巳有大家之稱矣乃未有及永溪者何與嗟夫文章之顯晦蓋亦有時矣韓子没數百年而後有歐陽子歐陽得古本韓文悦其文辭而後韓子之道益明曾王蘇氏相繼倡和猗與盛哉今覩永溪所爲文逼于諸雄之間尚能卓然見其光輝不少挫抑予論次如左必有爲廬陵者

陶欣庵先生制義序

登高山者覩其下之人物宫室若野鳥氤氳于虚空之中而不得其名狀以是爲文章覩止矣然彼惝恍怪誕之言又將靡一切之紀律而求之譬之馳追日景中道不及而速之斃也有韓子登華山之慟而又有謝安石晏游東山照耀江左之意其于文也庶幾得之不然夸而靡實博而寡要儒者病之若欣庵之爲文有二長而無兩病矣

董思白先生制義序

先生精釋氏之學其爲制舉業也醇乎醇者也豈始之持論甚正而後乃浸淫焉如子瞻所與了元諸人耶然先生文嘗自稱叅曹洞語録而始悟行文之妙豈釋氏之學足以助之耶抑先生别有不傳者在而

故托于此耶若其文則𧷤可以傳矣

郝楚望先生制義序

先生位不甚顯而其爲文也有大人長者之容天啟甲子間予由及聞先生爲留都大行欲索所爲文往見之而卒不果嗚呼士困于有司貧賤艱若望見能文之大人長者如神人在絳霄如名位卑卑可以就見議論而終不獲有姓名之通豈非學者之大懼哉予讀先生文而好之爲紀其事願天下有能文者知天下有欲見之人而不可得也

吳因之先生制義序

世傳因之先生歸瘍入藝耳予至吳中獲觀其前後稿何閎以深與予又聞先生爲人嫉惡甚嚴罕謁見公府方正峭與人不敢狎而求之當吾之世而有賢豪如此真師表也先生年既老家居闇然予仰止切矣未能一歷階前太史公願爲晏子執鞭夫亦重有所感云若予之于先生徒以風流節俠相尚哉

顧開雍先生制義序

張懋元勵志詩曰研精躭道安有幽深又云水積而成川土積而成山言學者之致于道不可不力也今人學制舉業始爲之不甚力倖而售世志盈氣溢樂有先輩長老之稱其于文也朝華而夕落而已矣豈可久乎開雍先生少負俊才比壯益苦心舉業又聞之鹿城有人云先生老而家居日起行千百回壁間皆有箕數備其思索其爲文大率如此嗚呼後之人不欲爲可傳之文則已耳如欲爲可傳之文而又無有先生之苦心其可乎哉

沈何山先生制義序

作者竭終身之力成制義數百首後之人簡之又簡以至于可存者益寡矣然又有存之集中者必爲推其深索其隱以發其毫厘之謬而不復護先輩之短

一何刻也若夫可存者則已如咸英部護之樂可以降神人和萬物使學者聞聲而思旁皇而不得其處故人之愛先輩之文勝于先輩之自愛其文而其文乃常存于天地之間何山先生之文所謂常存于天地之間者也壬辰迄今數十年文章變化未有涯涘而至于何山先生之文遝家百出而終不能合去若是者又何慮于後之人論文之刻也

舒碣石先生制義序

豫章友人蘇武子言碣石先生行誼甚高卑官樂道有古人之風尤喜著文辭老而尤篤客有攜文就教

者語之卂移日嗚呼文生于好好生于誠陳聖賢之義發古今之辭苟非殚心勞思鷄鳴風雨罔有二三者其能使文采見于世哉今之學者輒曰時文必不傳何爲敝敝聊以見其能耳此賊道之言也碣石先生年既老猶不能忘時義如此請其文可以恥矣

湯宣城先生制義序

先生有自訂百藝予盡選入集中又爲之分别其是非以見宣城之足重者如此萬曆之季尊重宣城太過以宣城之文爲前朝第一矣天啟子丑之間學者又惡言宣城體予以爲皆非也夫宣城亦成其爲一人之文而已矣先生常自言以奇崛奥動者見諸古文辭以負美秀善者見諸制義古文之法自王陽明上遡巖茅鹿門歸震川而後益難言之若時文則眞可謂負矣善矣宣城有洮子眉生其文之博大典雅浸浸乎不儕于古矣人知宣城之文而是之非之至于眉生之文或有知者有知之而能置之霍林之上耶予是以欷歔于士之不遇也

石雲居文集目錄卷之四

記

石雲居文集卷之四

記

息齋記

芝山陳名夏著

豈凡先生于室之西偏命予題曰息齋葢先生從署歸而讀書其中無襍賓無物玩取古韓歐曾王蘇氏父子兄弟之文朝誦夕批置之几案毫不涉外事間作爲文章以示予或他人所不及見可謂勞而勤矣何取于息之義耶吁此先生所以爲息也先生服官中外二十餘年所至輒令人思未嘗投刺長安貴游爲辟援乃卒至大官可謂息于仕矣先生教諸子恂

恂儒者告以義理之言成茂才高等與孝廉世其家諸子環侍未嘗一言及家人生產可謂息于所愛矣先生貳天官熟典故文移應答如飛清而通端而和同朝搢紳各爭致先生爲重客俾予從先生晉親人召飲必陶陶然未發一醉諾予竊嘆先生神全于酒矣先生告予曰予將息于酒耶醉鄉之徒予悲其志焉先生遂偕予所絕酒約深居少出日以讀書續文爲事有叩門上謁者先生且攢眉曰吾方與聖賢對何暇與人親耶以故學日進文日多思意風發泉湧而澤于仁義之旨醇如也先生殆將息于道哉予于先生有所感矣少年仕宦騎馬走塵如鶩卒探竊世事相見縱談又喜耳語以爲智計揣摩傲人以所不能若此輩者不憚煩也予見其勤勞在貴人耳口之前而不得息也何不過息齋一問先生所以命名爲息之義乎

吏部藤樹偶記

蘇州吳文定于吏部堂右手植藤樹二株歷百餘年根榦碩大其枝纏附糾曲有虬龍脊鱗怒攫凌虛直上之勢夏初花放香過蘭茝容舫其下如騷人之佩扶留采捋車而雜薰以博爐百和也吏部郎龔君嘗爲予言于瓜州趙氏之所閱數年予始第時入翰林

又不能來部中然與予所云藤樹輒欣願從坐臥焉甲申之變都城第宅園樹多被焚而侯家中貴能植芳樹名花矜奇鬬艷于古之梨園金谷者百無一二存甚可痛也比予任吏部左侍郎而友人熊雪堂爲右遂得日摩挲以爲兩人几案之具青蒙樾蔭森森如故豈非物有幸不幸耶予更有所感矣瓜州趙氏素多金今以貧落與君亦物故而予來往都門又已爲隔世人友朋散去但有熊先生數輩在耳此予之所以于邑而不能出辭也然予又何以解于文定哉

單臣素画記

沛湯沐邑也漢興一時諸侯王將相附星月起越數千年閭子用卿始克以經術文章鬱然爲時聞人予嘗後先用卿至歌臺之下數就沛父老問諸侯王將相樓臺邸第子孫丘墓皆已荒榛翳䕒于沙風塵磧之間百無一二存者然風俗語言悍武猛惡有椎屠立閩之遺盡國家文教翔洽久矣閭子用卿一旦憤發爲學盡奄天下榮名而有之交用卿竊竊嘆以爲不可及亦其時固然歟予既交用卿會單子臣素亦以善画顯于時遊京師卿交當世賢公卿吳中文湛持姚孟長兩先生各有贈言廣輔臣素之氣勢興哉

嗟乎武功文學先後相去天下後世稱引閭子將如漢興諸人而單子臣素亦以此顯豈非天哉豈非天哉

吏部右堂藤樹記

江南多藤樹葉緑如染茜花紫有香如豆竹木凋落或寄生焉或卧地爲虬龍待人傴坐人不以爲貴也而狎之若藤在吏部堂之右者不可狎而可貴矣藤始生一条木之小者既歷年所蔚邑榮澤條攀斜幹與他木附麗終不能舍去俯仰松木亭亭獨立多辱之以小人曲士既受玆辱亦不能辭若藤在玆堂之右者不可辱而可貴矣其不可狎者堂亜數百年藤亦數百年無敢柯易葉之慮孰得而狎之其不可辱者藤二株交互曲摺如相揖立計盤錯數十丈春夏之交蔽虧繁陰可以坐蔭可以濯凉不知有夏日之可畏也及木晩商飈歸然傴仰霜雪無所損滅入其庭如深山高流休猿食氣有把臂入林之象向辱爲小人曲士者大謬藤以吏部重耶吏部亦以藤重耶君子有黨小人無朋孰得而辱之嗚呼藤亦有遇不遇哉植藤者吳文定公圖爲卷册者徐文敏公爲藤樹築墻則金公豈凡與予也豈凡既陟大司空而予與張公遂玄高公岱輿日夕友之遂書以紀

陶家祠記

予邑陶氏自漢世徐州牧陶恭祖謙破西羌功封溧陽侯子孫因家焉恭祖墓即今大石山麓石馬或欹墮荆莽中鄉人不敢樵牧望而敬之以爲故侯云侯在徐有功德于民後世若其若貞白先生皆隷丹陽豈非其苗裔耶然自齊梁而後千餘年未有聞者抑又何也然聞諸陶氏或本丹陽或别爲溧陽氏未有知丹陽之爲溧陽者以故侯墓歲久卒不顯著于時萬曆之季匏宇公父子起家成進士兒子之郎舉孝廉溧陽之陶遂與諸陶等孝廉大父某公父某會以

陶氏族屬散處未有恭祀特祀先是請祀于鄉不果
乃于西門之左宅匠數楹老樹數株皆數百年間物
遂祠恭祖侯侯以後世次多闕畧其有名字爵位卒
葬者始設主附祀侯生平表表爲漢艮牧至今墜墓
久而不廢然陶氏之可知于譜系者自其代以上無
聞焉宗法之不立久矣宗法不立則族屬無紀族屬
無紀則子孫散處如路人祠之立所以寄宗法于千
百之中而使千百世之子孫咸知所本也寅九公治
諸生有聲後好飮至醉不辭鄉人言俗事者與之飮
酒皆不復閒口而一時父執洎朋輩與孝廉徙還諸

子弟皆謂寅九公姑託于酒以全其神志於如是之
間然公舍他事不務獨汲汲于立祠故侯且告孝廉
曰此汝大父某公志也亦汝伯父魏宇有志而未逮
者也嗚呼公可謂恭祖之孝子慈孫矣祠既成孝廉
請予爲記予言侯之功德與陶氏之廢興寅九之愛
祖敬宗則陶氏皆知丹陽爲郡溧陽爲墓溧陽之陶
實爲陶始可以感而興矣

吏部藤花卷記

吳中吳文定公官吏部右侍郎手植藤樹二本其後
王文恪繼之文恪甥徐文敏又繼之文敏作藤花詩
一時和者有顧未齋李空同王雅宜兄弟陸包山書
畫精妙絕倫世傳爲文敏家物甲申吳中數苦于兵
世家大族所寶以爲璽玭拱璧者皆化爲烏有矣藤
花卷展轉流傳以及于予予珍喜過望客至出以相
示王尚書覺斯又爲五言古四七律一七言詩二
書法細小爽奕有神氣卷益增重然予故疎嬾生平
無所藏友人借觀輒付之無難色而此卷遂不可問
孫北海數向予歎息予告之曰楚人失弓人得
我何與哉李贊皇于平泉草木愛不能忘詔子孫
不可棄他人不可奪文章如贊皇功業如贊皇而瑣

瑣如此何其愚也予于藤花卷不能自置一旎而他
人以爲我之旎他人珍重此卷令長留于天地之間
其爲我之所有者又何其久而廣極也北海子曰夫
子曰去其楚而可矣老子曰去其人而可矣子其學
孔氏者乎

石雲居文集目錄卷之五

傳

湯築夫先生傳

築夫先生生年既老將歸隱新安天都峰之下一時識知欲盡其生平傳之各有一事在本序中夏師事先生十年悉其生平著作數十萬言當在魏晉間尤難其貧而好施云李太白上裴長史書云以三十萬立散維揚蘇子瞻以五百緡卜居陽羨老嫗夜慟卽券不受金而去夫世之人得失一金牽毛髮割肺腑膠膠動色信然爭之而有所不顧何其愚也太白子瞻棄三十萬五百緡如屣豈不誠毅然稱大丈夫哉雖然兩先生者得名于時甚盛雖風尚高潔無所取然

人爭附之以致此三十萬五百緡或易易耳如我築夫先生少不治生產家所餘悉以推諸兄子然治百家之言爲一時長者每儉衣蔬食急人之厄義形于色此深足難者先生徃南都道中遇少年與一婦哭其哀旁一翁叱之先生驚問故少年曰家貧負富人債將棄婦以償婦不忍棄故泣又驚問叱者少年曰婦之父也渠利嫁若語畢復重泣先生盡出槖金與之一友人曰與以半可先生曰彼負債而棄婦將以自存也如所與者僅償債而不足以自存猶之乎不與也遂盡與之且囑曰汝不獲已問吾姓名來城中

必終濟若其比若亦愧謝嗟乎先生眞仁人哉先生少慷慨凡存活者不可勝紀及老矣貧且甚猶能道路間活一夫一婦愧一老而忍者且始得其實無市義心終亦有濟無倦施心先生眞仁人哉

施巖閒傳

吾鄉自國初迄今日俗以貲雄喜訟鬬若夫彬彬稱文學者不數見予將采摭溧陽前輩言行著爲錄以予所聞施公巖閒行誼甚高殆有道君子也大父云唯父前岡嘗交好于鄉先達通守曾同者述公逮事諸公發憤爲學試童子科輒高等凌見頭角無何前

岡公歿家日落寡毋依倚公泣告諸兄曰奈何令吾毋勞如此而子猶待他日榮耶公遂絕意進取學爲賈歲時伏臘烹鮮擊肥娛事毋氏鄉里以孝聞公嘗自憤曰吾以事毋故守村舍數十年今老矣宇內名山大川迥出見聞之外而吾輩齪齪人世未嘗一至其地且未得訪求安期尚平之流里中芝山相傳爲梅子眞隱居于此豈後無其人耶抑有之未獲見耶公于是改號巖閒以見志云公于方外友無不善又素好山水如強鹿崖諸鈞巷皆得法于米氏父子鹿崖先公卒購得其畫不吝厚值若鈞巷則猶及與遊時與公談神僊軼事爲作林木甚多公且出素所蓄積令鈞巷辨識公曰吾老不及策杖遠行然心切嚮往之存此以當卧遊也若公者可謂超然于流俗者矣凡今之人多積貨賄罔有厭極其子若孫不能守適以召侮取亂耳而好古之家窮索畢寶誇示塵俗惟公事寡毋棄儒業治生產勤渠苦勞以得毋之歡心即寄托于山水之間思老氏之玄虛慷僊人之遐跡庶幾一遇之要之不以外物動其心誠爲有道之士者也公五十始舉一子諱其賓好施有父風

沛姜君傳

沛姜君上桂以從遊故鄉士人素狎與遊志名字不忌私謚爲靖節先生從其稱也謚八九年會沛無顯者守令未有以　上聞予來沛沛人言姜君泫然涕下爲之傳謹按君父某爲州庠生家夏陽舉君及君季君少孤依毋劉氏少倜儻不治家生產工文詞雄桀峭削有提戈千里之氣君父執賀應魁謹舍事之以故君得大肆力于學年三十二始補邑弟子員君慷慨自許讀書畧觀大意每同儕輩語及當世事憮然曰大丈夫不能殺賊即罵賊死安能從兒女子乎繾綣枕席作牽衣流連情狀哉君稍稍放于酒不

肯卒學。醉則仰天嗚嗚，人或嗤以狂，君不恤也。及逆死寇夏陽，君居北庄村，里人挾瓜走迎賊，君以義爭之，里人怒，白諸賊，賊執君及君子。君謂其子曰：「吾得死所矣。吾爲國諸生，不能伍行間捍賊鋒，又不能畚自引決去，然終不能婴伏偷請以幾一生。凡死死數吾死死義等死耳，將辱之？」君遂詬駡賊不絕口。君之子亦義不屈。賊愕顧曰：「此狂生，易舍諸。」因紿曰：「汝醉矣。」君益厲聲曰：「吾以義死于賊，其肯以醉死我哉！」遂遇害，時君年五十也。太史氏曰：甚矣姜君之似古人也。方賊之寇夏陽也，勢熛疾，闔境娶婁挈妻子逝，君

能去，可得不死；里人以瓜遺賊，君弗訴詈，彼亦可得不死；賊執君矣，君諸生耳，非賊所甘心，弗痛辱之，君與子俱可得不死；賊以醉紿君，將生君也，君稍示沉湎，又可得不死。君何以死爲哉？雖然，天下可以死而不死者，猒心之尤也；君可以不死而必死，深足以愧天下之可以死而不死者。君可以不死而死矣，而事後論君，不知君所以必死之心，猶腆顔鼓舌詞君爲可以不死，此之死君，更甚于賊矣。古人如顔卲段義，不與賊俱生，何其壯也。設姜君後先其間，豈當可以死而猶不死者哉？甚矣君之似古人也。

蕭縣寇五傳

予往來徐沛間，則知蕭縣有寇生，其云蘇州洮山人孟有口辯，善摹畫人笑語，數爲予言寇生之奇。及予願交寇生而已，不幸罹禍以死，悲夫。寇生行第五，伯兄尊生有聲江淮間，嘉定婁子柔有詩稱焉。家故饒，能致客。尊生既死，無子，家人産皆歸寇生，生則益大喜任俠，振人急，出于天性。又能詩，書讀已，擊劍自豪。又喜飲，飲輒醉，遂所不足，輒詬譲；若素所雅敬，則笑事兄事，抑抑能自下，多不可及者。泰夏生率閉戶不出，祭上樹書數千卷，標識成誦。二麥登，歳得千金。秋

冬之交，生輒出游，遇人窮乏，輒出橐金與之。嘗鮮衣行市中，見故人無衣，輒解衣，或至裸體。生又好吟詩，喜詩，詩成覓側理投贈。游倦必至罄橐匄貸，然後歸里門。江淵老儒走糊口于齊豫之鄉，皆館于生家，或至數歳不厭。生嘗一應童子試，州守大奇其文，將置第一。生即棄原卷曰：「予于制義無不能，此以文自娛耳。局趣效轅下駒，無以爲也。且與人爭名，非所好。」顧袖而出，州守大笑，如其言。生嘗偕諸賓客馳馬芒碭山中，奴子挾旅被短衣執壺榼以從，生箕踞呼嘯，仰視浮雲，不可一世，旁若見之辟易而去。生又好擊

剌戉多集無賴少年博塞爲娛性素剛不能受人色
小不如意輒思報之舍旁富兒辱其客誣以胠篋客
訴生大怒乃令諸從者火其居富人訴諸道府遂案
責客生又匿客令不對簿有司怒生所爲武斷匿客
無三尺法遂併治之逮繫州獄其後多言生有義氣
者令責保狀歸其家會李賊破歸德諸郡掠徐方聞
生名令卒縛而生致之將以爲前鋒生大恚曰吾家
世文學恨不得當以報國家乃反爲賊用耶行山徑
酒濉諸賊皆刃之次逃而歸諸州守請復入獄然州
守不能知生義聽之且有文致其罪者久不脫而生

病瘦死矣悲夫生就治之月諸客願百其身以贖及
死則又皆流涕不能止生既死而徐沛之間亦無有
能養客者

陳子曰予不識生何狀然聞之洮山人云豈非古
之義士哉方其馳馬芒碭賓從如雲揮金縱酒意
氣自得何其壯也而卒以喜俠扞罔不獲蒙宥至
其脫賊之脅從而俯身就法可謂志操子然矣當
世有氣力者不引之以爲友而反擠之至死雖有
文采不克表見乎未嘗不爲生涕泗也生既死矣
山人言生如見其人生又幸得一山人也生養客

其傳以容有以夫

謝公素庵傳

公諱天遷號素庵新昌里人也公少好學治舉子業
隨棄去學爲古文詩歌遂以詩名家邑人士皆稱詩
人素庵云予師湯策夫多世外交數詢所厚善輒舉
素庵予欣然從先生過素庵所留三日不去素庵偶
素知予使其子問業焉予山城必過素庵予好遊既
歸邑中素庵必過予如是者十年予真隱于芝山太
白遊于石屋此後寥寥矣不圖今日復見武陵居人
娛樂也猶憶予將赴金華主人招素庵呼相謂曰予

行矣求山水勿求金錢公教我如此其後予客西子
湖夢公向予求輓詩夢中曾得數語寤而忘之及歸
里公逝矣公逝三年而予舉南宮第一成進士第三
人歷官編修修撰戶兵兩科都給事中甲申三月之
變間道南歸馬阮難作跳身行萬里皆公所不及見
設公親見予避賊而南避佹而北其爲予慷慨涕泣
又不知如何也公生平孝友不妄交著有詩集若干
卷藏于家所與交者湯策夫先生錢玄溪兄弟劉雪
符數人後惟予然予欲傳公則益愧而又恐後之人
不知有公也乃述予辱交于公公死實見于夢然則

千里素車豈漫不可信耶

劉雪鈞傳

劉雪鈞諱邦本溧水人也少習醫學旣精熟素問諸書乃居溧陽西城予見雪鈞子則年六十餘矣雪鈞子旣老于醫一時業醫者皆不能及然雪鈞旣不能大顯其技所居僅河上一壓上漏下濕風雨不蔽所賣藥僅足糊口或數審不能出門戶生平所與游從莫逆惟錢玄溪湯築夫謝素庵數人然予獨心知雪鈞子爲良醫也雪鈞子喜爲詩又爲對偶誇其智中所蓄積又喜奕晨起與客奕或有問疾者輒曰我方

奕何濶我爲以故鄉里人稍稍引去雪鈞于疾病家數多齟齬投劑先効者其後庸醫敗之必歸咎于雪鈞子或有不可治之症雪鈞子應手而愈必曰前此藥有後效非雪鈞子能雪鈞子怡然然予獨心憐雪鈞子數游如此也予游廣陵瓜步雪鈞子偕至日坐趙氏樓舍而耽奕諸家以予益重敬雪鈞子以疾來求診視者立抉隱微洞貫受傷之故授藥少許霍然矣瓜步皆稱雪鈞子爲神仙云吏部龔昔庵自淮來渡江一見雪鈞子大喜過望遂邀去景陵雪鈞子涕下不能別予予慰勞之曰君于吾邑有知己而無人情貧困甕牖無爲也龔君雅重君其妻婀宜子者皆待君爲大父行老人不憂衣食宜得多壽數年復過問予可也予楚游又見龔君問雪鈞子近狀龔君則泫然流涕不能已雪鈞遂物故嗚呼可悲也已龔君親爲治喪事築墓于其原魏華山爲之題主觀者歎息皆指爲通儒劉公雪鈞之墓云史氏陳其年予悲雪鈞子未嘗不以其命之窮也居予邑旣不獲沾潤自適及依附貴人多持金購劉公藥者又不幸客死或者謂雪鈞子貧困當得長年抑然耶雪鈞子有道君子也其貧與死皆能齊視一志爲之悲者陋也予過

江上夢雪鈞子大笑求予詩是可傳也夫

胡泌水傳

予癸酉舉孝廉來試南宮則聞有泌水胡君談星命多奇中名籍甚公卿間予訪泌水於家一見以第一人奇之甲戌丁丑皆落第君復竊歎其術課不驗鬱鬱者久之癸未予來長安泌水喜迎告予曰子不爲第一人當下第輟講耳是時予果舉南宮第一成進士第三讀書翰林都人士以故益稱泌水胡先生云甲申之變予自南而北泌水來相見狀甚敦過予輒呼飲吸茗無趨詞狀數爲予言星命輒依切乎仁義

道德或泛及前代報應吉凶之事以相懲戒未嘗私有所居間也泌水既賑予惟恐人不知予輒向人指天日甚以諸子爲誓必欲人知予爲廉官而後已及予遭張氏搆難詰責對簿禁私令未得出入友朋叛去或令沙中人無所顧忌辭及泌水泌水訶斥之又爲予布策憤古書易辭之吉者令門者致予嗚呼泌水于予何如也壬辰正月予奉命入旗下泌水憐之路驢過我猶索書前日所贈詩而去而泌水年老不耐事腑中多所不平遂卧病予嘗至一歲家辦也迎之而泌水辭然不詣其竟至死也死之日神明烱烱

預治含殮諸具呼二子至前教以爲善無妄求名利語畢而逝泌水是時年八十有六矣予聞訃涕不能已將俟其子之狀銘其墓予先爲之傳蓋知泌水者莫若予也論曰人莫不走利其皇皇求仁義者卿大夫之行也亦不可槩矣以視于胡君身爲處士能使貴者色下之不可狎侮及得金以恤貧苦衆賤毫無吝惜然飭躬介嚴少于諧未聞曲意事人可謂獨立不懼也况悱惻艮朋金不不渝出于天性哉

施順衡傳

順衡居士者姓施名其予所傳瀛閑子居士生而體弱棄舉業顧獨好岐黃之書手抄數百卷尤精小兒醫里中小兒有痘疹者皆延居士到家治視立效其症危者居士聞出浙意獲甦咸稱居士授其人書予里一幼子痘白色如灰羣醫望却走居士來醫者視良久云可活謂其子一身痘皆灰尾間一痘紅鮮有根古書名草裏珠居士投藥少許果愈矣居士治痘里中兒貧不能藥者居士輒與不吝以故呼爲施父然居士好居鄉足跡不出數十里外城邑薦紳家來致居士輒不往嘗告予以爲已福薄僅可茹素食淡報謝無厚儀物則可受若久淵富貴人恐減筭也居

士獨行其志類如此居士晚年故雁予一歲之中數過予所巷夕談世外事與有尚平五岳之願而居士衰老不復能徙步矣予遊楚三年居士歿于家聞其歿之時口中時念予遠道但問予歸否其後云云居士予亦不能述也陳子曰居士治予痘及諸兒女痘凡數世云予嘗叩居士術居士曰治痘無他謀巧惟小心謹視症候知其虛實寒熱而已居士言近道理謂受書與人者妄也然居士歿所言不可述予則已知之矣予則已知之矣

戴巳陽傳

何容戴君諱文冠號巳陽既歿十年其友人陳名夏掇拾其一二事稍稍爲詮次使人皆知有戴君云君弱冠爲諸生有聲爲文簡辭刻思有前人風度一時聞人張賓王曹四如黃爭延爲子弟師君家近華陽上下兩峰之間比年開館教授生徒至數十百人成彬彬多文雅矣然君喜自負一再不第即慷慨言曰士君子束髮授書不能早擬科名爲國家用而坐困諸生仰屋咨嗟計畫勞拙甚恥之遂輟業椎子姓術不數年起家貲千金君又能爲鄉人排難解紛就君臨者日十餘輩皆喜爲君間或得金贏甚鄉人心感

其侃直曲中故就君如府邑令長焉君既饒于財好行其德君所居旁有田數千頃水澤所鍾草不能薙然流者易竭沮洳而赤墳矣君乃出橐金率先鄉人立水閘旱則決淮澇則洩救數千頃盡爲肥田至今稱爲戴君田君之弟得罪邑令學使者怒秀才把持多事不可解君請相君孔玉衡所稱引古義相君立爲白其事君家居从執經弟子及同學友爭勸君或稍稍覬几案可得科名或有惜其大才小用者君笑曰吾正恐富貴耳何以此爲君晚年喜博諸博徒能詭獲過君輒不勝或問君故君曰汝輩博而獲勝必多計畫有喜心一不勝則恐恐然是以率不勝我我以氣攝之于博徒何有君既多嗜好及遇事剖別曲直亦未至廢事以故賓客日進君亦侵尋老病矣既卒之日鄉人聞而走哭者如市四方之士聞戴君行義多至流下嗚呼此所以爲戴君巳史氏陳名夏曰君長予十餘歲相敬如老友予少爲文不爲流俗人所喜有聚而訕笑者必正色爭之予嘗以歲試居下等留滯華陽山中君來執手稱予文持酒食慰勞惟恐予介介嗚呼君可謂知我矣予舉孝廉君則大喜予成進士更歷患難君皆不及見然以君之精爽必

谿谷華陽相遇如一日事也予何能重君姑誌其一二事俾君之子若孫以見予與戴君相知如此

石雲居文集目錄卷之六

銘

炤磨胡明府君墓誌銘

處吉士胡君之駿書來長安請予誌其先太華府君之墓謂府君位不及才而君祿又不及養則愴然泣不能已冀獲予文納諸壙使後世皆知有太華府君云予按狀府君諱某號太華爵出安定先生子英由海陵徙山陽諸牒亡逸不及詳凡二十傳始傳雲川翁府君父也雲川翁年四十始舉府君府君生而有異質不好嬉戲學爲古今文日有聲嘗從雲川翁薄宦閩中雲川翁墜車傷其足僦旅舍養痾數櫟釜矣府君以童子能文奏技于長老先生之前爭出金贈之雲川翁無恙遂之任及爲治粟主簿邑有大事獨雲川翁文不害悉府君發策有以中之其後雲川翁歸里始補博士弟子員屢試稱高材生鄉里輒屈指必得顯仕府君尤傷雲川翁以吏隱也遂入國子卒業所與交皆一時賢而有文者聲名藉甚安酋倡亂黔中諸縉紳計得有方畧者參贊軍事咸交手屬府君遂參蔡中丞幕中丞得府君歡甚多口畫奇計罕有知之府君亦不言也奢平告歸中丞亟稱于朝然亦倦游矣會　朝廷徵賢良方正咸推讓爲選首府君既老貴游散去少有氣力爲之推挽僅得按察司

炤磨以行大吏知翁名檄署興安又署脩仁脩仁嶷
邑也徑徭雜處胠篋者往往見告號爲難治府君故
嘗隨從雲川翁持善吏治以故視眞令狀爲最一時
巡撫都御史巡按御史交章願授府君别駕而府君
又以勞致病而歸日督課諸子曰願無墮先人之志
則數舉雲川翁及生平所爲趨走伺候大吏狀雖猾
猾著治行非所好也或吏泣下云及長君中甲乙科
選爲庶吉士方臥床褥蹶然起作書遺吉士君曰吾
家安定以師道尊一代洎後徙淮無顯者自予父始
仕予又不幸躑躅以老子其勉之授書而逝府君生

其年卒某年享壽七十有三元配朱氏雨夫教子學
問有賢行先府君某年卒子三長即吉士君也次曰
之驌曰之駉女三皆適士族孫某某府君生平孝友
出于天性居父母喪哀毁骨立如孺子泣叔三華即
世推財讓宅皆今人所難者奕其原　銘曰安定
之後宅于淮鄉頎然一儒抱器而光從父厥秩爲善
則長泮林懷音疇遜俊良既升六館蔚典譽望中丞
定亂維客孔揚拂衣績業下帷含章鄉舉里選爰慰
遠猷既茂令德遄歸梓桑從諸父老集飲成行嗣君
奮跡蔚茁其芳士而爲仕乃垂後慶遠同穿封爲銘
天臧

外舅德新强公偕湯孺人墓誌銘

予外舅德新强公既下世數年權厝祖塋湯孺人繼
歿葬浮江浙阡長君之翰謀合葬來長安請銘于予
予壻於强氏方五六歲計予至婦家數自武則時時
過之覓棗栗嬉戲爲常其後婦既歸予又數遊出外
婦率偕子女往依外父母予亦以爲家也竊知公與
孺人行事爲詳然則銘何能已公父子才公治生産
屢致千金至公始讀書爲儒予才公變輟業一意于
農歲之晴雨穀之豐儉公占決不爽晨起親挑田器

或荷蓑戴笠率諸僕往芟荒鬭汙老農率無以過家
用益饒給予以童子侍公每矜述父師所訓公爲是
正句讀向予談忠孝節義娓不失一字予驚嘆公非
徒農云公既以農起家性樂易好施予鄉里貸公錢
貧不能償未嘗一開口放世俗索逋狀往往焚其券
一時有善人之稱公善飲至醉益恭謹無頼年少或
馳騁意氣目憮公公言笑自若卒解去無如公何然
公所居奉安里素健訟伺人短長攫其所有以爲能
公多受侮辱卒不報坐是家中落失其故業處之怡
然公常以田假人業未受若直後田益腴諸子以索

亟爲請其人惟恐奪之願輸直以謝公徐曰我與若田下產也今取之何名即昔券歸其人公病亟呼諸子曰汝輩勉强爲善耳毋以貧故改行且貧富何常之有公不肯欺人雖垂歿不亂如此湯孺人相公治家晨夕勤苦婉德于公多育諸女覩乳之得諸子歲逮及公歿諸子方克樹立前所失者皆復得排擠歲可入粟數百石孺人喜又竊竊傷公不及待也孺人病猶日爲幼兒經理其家數念予婦居江寧强病一往相見及歸家遂不起蓋後公三年云德新公諱某生于某年卒于某年享年若干孺人生某年卒某年

享年若干子三之翰之林之方女三一適西管管某一適上沛施某長即予婦封夫人强氏先世錢塘里人宋南渡某始徙溧陽至今名强埠强氏爲里中望族凡經十數傳至德新公公初艱子嗣日與湯孺人蹙額相向謂多女無益也予慰之曰仁人必有後無何連舉三丈夫子之翰尤老成謹慎甲申之變馬士英佐予乃跳身出走波及之翰累係御史臺受朴杖亦不予怨公不及見此苦孺人及見之涕下沾衣然卒未怨爲女子家事也今幸解免孺人又下世矣傷哉予少貧嘗絕糧不備朝夕貸外父母令婢裂飯覘其女以爲常予成進士又以患難及外兄弟何以爲報耶然之翰兄弟皆有子必能大强氏之門戶者予牽連往事書之使後世知我兩家患難相顧不可諼也

銘曰惟强之族公爲宗惟公之家不轂農農定阜財德有容惟母愛女子能從後人門第瞻喬松作爲銘詞藏幽封

叔象熙公墓誌銘

叔氏象熙公歿八年矣卜藏其原未有片石誌其生平泊鬱鬱飲泣至死狀後世何由知叔氏名夏又何以辭過也乃泣而爲之摭拾遺事焉叔氏少孤事寡

母孝幼弟友愛無間得長者餅果輒餉弟多恐飯豎水就外傅予曾祖隆山公見而哀憐之稍長知讀書爲文頗異大過羣兒鄉人邀至館穀抗顏爲師嚴厲不苟其門下弟子多成名士歲所得金輒予弟易錢粟出入雖析著不私爲己有如是者三十餘年公既以高文賓于貴家視青紫如俯地拾芥耳屢試學使者蹶不前歸益憤發攻舉子業舍中蓋茅盈把呼夏爲文章風刺雨漏皆不輟易及夏登賢書時公傷不遇久矣癸未某舉南宫第一成進士第三人公色喜與先君飲至醉甲申之變夏間道南歸公抱持慟哭焉

阮難作夏出走在外偵捕者累及父子公匿影金陵輿得間觧柄臣忌乞生活其數向豪家卑辭下氣公性固侃直不耐詬辱奔走數百里口卒瘏足重繭遂遘疾臥床凡十餘日不復具食淚簌簌下念夏遠道秖篤何所一子少多病一子方懷抱數月公皆不問也公遂不起嗚呼痛哉公于文章可以自致通顯以數奇故廢而又不幸以門戶之故受人顏色與詬侮竟至于死夏之哭公尚有已時哉然公既死又不見夏之爲長安人也誠足悲矣公年五十有三歿之後長子名復北徙如有力人且生子次子名廣數歲能讀

書必能大陳氏公可以慰于九泉矣夏拭淚而爲之銘曰惟公之生以孤而若也惟公之死以難而懼也尚有後人可以衍厥緒也銘之于幽俾知爲兄子之故也

象賓公墓誌銘

叔象熙公既歿三年象賓公又不克登上壽十年之內予父兄背逝喪二叔皆不克親承唅殮一慟几筵尚可以爲人哉然夏正不敢不述叔氏之行以告後人也象賓公初與其同學讀書數十葉過目能誦然象熙公方負笈在外公事老母課童僕田時遂棄舉子業一專意于農公最強有力族中爲行戲摒擊皆出其下同里強氏糾衆傷辱陳氏指宅後阜爲祖朝奉墓又集無賴少年輿得當示氣勢公忿然怒形于色手折樹一枝向強氏曰汝等將祈得志耶衆畏公勇跋巡退公躡之有脫履遁去者此後諸豪咸斂手矣然公固恂恂德讓長者與人遊處不妄言語惟恐人怒我如馬少遊所云稱善人足矣至于大義所在輒奮不顧身以此阻抑橫逆可謂大勇其後夏匿影北來長子名亮中危疾不愈公朝夕欝欝遂以病卒公年方五十餘也豈不悲哉公孝弟出于天性生平加

飲能至數升客至坦然無復城府未嘗有一欺人語而壽止于斯豈非天哉公配強氏子三長名亮邑庠生復公卒次名襄再次名登貢監生來長安將葬公于其原而夏爲之銘其不及知公者多矣銘曰公之能學也而力畊不已公之能勇也而退讓無伎公之宜獲上壽也而復止于是予爲之銘將以使後世子若孫皆知叔氏也

亡弟金穀墓誌銘

予弟金穀諱名亮象賓公長子也邑諸生年三十有四卒于順治辛卯年未有嗣以弟之子爲嗣將葬于

其鄉其原予恐弟歿而弟之美行人罕知者故列而論之君少從予學爲制舉業獨好茅鹿門歸震川兩家其行文頗有大家之風一試即靑其衿學使者大奇之予甚喜家有賢子弟云予旣舉孝廉成進士移家江寧君仍居里門嚴督童僕毋效豪家縱奴子爲暴狀弟尤謹行潔已不肯爲人居間得所壽金田宅如平時有人謂君宜厚自封殖君曰吾不忍以此汙兄廉名也鄉人咸稱仲氏之賢矣君嘗偕宋乃成一來長安即舍時歲除閩爐買醪蔬用笑語爲樂臨以謹視田園待予歸老及君別去宋竟遂暴歿君得

疾數年不離牀第亦歿矣嗚呼豈不悲哉君生平孝友二弟析著田取其瘠者僕取其老者與人友善終身無間言有負君者君悉隱忍不以告人君歿之日竟無中產此足以知君矣然使君見予未能歸將從長安老君不知如何怛怛也爲之銘曰富于文貧于身篤于義及于儕猶子嗣知所親爲銘詞詔後人

處士兌陽汪公暨元配蒲孺人合葬墓誌銘

公諱應秋字陽卿號兌陽其先出于唐越國公爲唐模汪氏孫唐模別居十有六族公之祖諱浚始遷鄣岐至於公凡十四世云公十歲而孤依族毋家貧不克竟學學爲賈涉錢塘上吳會偕鄉人主鹽筴貲浙起然公雖中賈耳多長者遊未嘗一日不揖客也以故諸大賈皆出公下嘗遊中州縉紳先生叙飲投壺公一見遂精其技飛矢命中魚魚雅雅人皆不能及也然公雖賈顧獨雅好儒者之行數致千金急人之厄隨手散去而公亦倦思歸矣歸與族子謀所居環水爲阜俾鍾美秀以張其後人又爲營數世兆域備諸勞苦弗恤也公慕義好行其德鄉人敬事其身蒲祖義卜其毋所藏處豪者覬爲吉將奪之畏公一言而止嗚呼此可以知公矣公得壽若干云配蒲公

女佐公奉姑以孝稱內外咸皆知其賢後公十九年而卒子兆奎合葬于覇王山之陽而予爲之銘曰維山則高惟水則長惟公之墓卜云其臧此何待卜以觀厥祥刻予銘詞後世莫忘

芝田蔣公墓誌銘

芝田蔣公旣歿之三年孫修撰君起持兪事君行狀來長安向予求銘謂非予銘無以稱祖德報父命也予於修撰父子師友之義勤勤懇懇何能辭謹按狀蔣氏爲東漢九侯苗裔宋元豐間義與觀文學士文忠公而亭侯故著文忠孫應龍始徙金壇朱林沒塘

劉公作義莊記焉應龍生覩覩生禮父子好施予建
茅山殿造東壧橋亦有碑記荒年出穀數十石賑饑
民受七品散官禮之子爲志順志順之子爲瑞瑞之
子爲漪漪卽芝田公父也公生十三歲失怙依毋倪
氏同毋兄二人與毋兄于析者時予公樓三間廢敗
漏濕比於露處毋倪憐幼子泣不已公獨身弆屋奉
毋未嘗忍諸兄也歲歉諸兄缺毋養毋或譏議督過
至詩語不應公曰有兒在何必以五子養公于是棄
儒生言一專意于農公爲農親執耒耜雜傭作不輟
歲所收入率倍他農養毋必得其旨怡如也然公憤

棄儒而農喜儒生言更甚又時時陳說所受經明曉
成熟老師宿儒不能難是時僉事君方七歲督習句
讀稍長爲文章公卽令與里中名士遊文會必佐飲
食不少倦僉事君因小試公曰患業不成耳何患世
無知者其後僉事三試冠軍補弟子員期而食餼期
而選貢又期而登賢書公又命僉事君爲遠道之游
歸德侯祭酒黃州劉中丞爭致爲館賓丁丑成進士
高等公于僉事君大小試率具數十人食以待報名
者人或哂笑公不以爲意至是果券其所期也僉事
君任台州司理署臨海多惠政皆公所指教台州臨

海至今德之僉事君既貴入爲諫垣益顯凡公所爲
治農之具益織悉督諸童僕力于耕作如平時徒步
入城無態色遇耆老賓客款款而語申旦不倦猝遇
人之厄義形於色居家未嘗屏人而食有徵召竟席
未嘗倦歸至於方外羽士釋子之所求地里橋梁之
所需請公必滿願公曰此吾家法也公年已八十矣
僉事君在山東念公春秋高乃乞歸孫修撰君乞假
歸一時祖孫父子融融家庭皤然執杖孫子侍履里
巷榮之望如神仙中人無何公病而卒語未嘗及家
人事人皆知公爲生順歿寧云公生於某年卒於某

年享壽八十有四先封給事中繼覃恩未封訛其贈
相太子振其家封宜人子一僉事君丁丑進士鳴玉
孫二長卽修撰超次某婚嫁皆名族備載行狀中孫
獨稱公所爲皆人所不能爲如外大父韓寄金若干
公還其幼子憐毋號呼於蚊者撤巳帷與之族子或
有欺公語終愛而敎之不棄其人此皆公所不言人
所不知而僉事君不敢隱其德以附于先世義莊之
後者也甲申乙酉之間方茅賊起攻城鄉人之貧者
掠公家所有事平令將置于法公悉置不較此尤難
哉此尤難哉當時爭名利者辛一毛髮狺狺立鬭乘

危擠井而下石方自快得計視公所爲賢不肖相去何如也淳于恭荒年挺穀謂人曰我縱不得食他人食之庸何傷嗚呼如公篤誠愷悌可謂近之矣銘曰維公爲農以篤其孝維公爲儒以廣其敎攷行無遺食天之報施及孫子被以華誥門閥旣張德業斯邵貴不殊昔稱壽安寧委化自然不怛不驚刻銘于幽鬱鬱佳城

蔣公墓誌銘

刑部主事蔣君之紱書來長安乞予銘君父某公之墓而紱之言曰先人少而好義不治生產壯而好游徙還河淮間老而好讀書談說古人格言懿行後輩咸敬事之伺公出樂與之遊焉嗚呼公所謂有道君子耶公生徐州籍洞庭西山山多豪于貲輒經紀于毋錢而徐亦南北都會也輪蹄交錯帆檣輻輳居者習遊閒又時時有鬭雞走狗之遺趨便乘利尚機巧相豪長公治如也顧獨登龍山之嶺尋放鶴之跡慨然而賦戲馬之臺間一返吳會携杖兩山乘舟一往比公所爲止于此矣予聞公行義甚高泊司馬王公孝廉萬君所述將有不勝書者然公年五十餘春秋未老將從公杖屨扣公所得或以許我而公遂下世蘇源明以猶及見元紫芝爲不愧然則予之有歎于不及見公者又何如也公出而亭喬十餘傳某公占籍西山至公以孝弟聞稱一時家法之最配某氏皆克莊事公子四之紱成進士授主事以病告歸卜公兆域于某山之陽予爲之銘曰塞其身坦其履吳之賢徐之士歷河淮皆企爾不遺親惟公子刻銘詞壽不已

湯築夫先生墓誌銘

築夫先生溧陽桂壽里人也姓湯氏初諱霖羨後更帝賚邑人士皆稱爲築夫先生云先生少穎異讀書數行下年十八補博士弟子即能爲古文詩歌嶄然崖異不苟同于時俗會邑令某于府試卷塲用關節通于京兆就試者莫不諱然指令劣狀先生于是日輟文弗爲立草一陳情表又賦一詩有滄風滿穀吳牛徙踏月空塵蘋焉關之句時論狀之然令遂憤恚中傷先生以諸生好謠歌被黜而一時同研爲友意氣横厲或各引去未能爲先生嘗救先生更號無朋以見志焉然先生名日益著學日益高令旣滿秋亦旋悔嘗日失此高材生給諫玉池史公知先生名請爲諸子師遂獲入邑庠更名帝賚敎授生徒嘗數十

百人多至爲大官其平居論議文章一以玉瞿爲宗
尤惡時人工巧偶麗之習凡爲文斤斤尺度不問而
知爲先生子弟也先生七試南國竟不遇然皆知先
生非不能于文者先生入華陽山采藥又嘗過黄山
登天都峯將謁長生可期神仙可立致然先生疾病
數月而卒可悲也已先生性至孝居親喪遇朔望祭
祀日流涕滿面如嬰兒諸兄弟貧窘先生出橐金與
共未嘗獨私衣食朋友與交久益篤愛其有患難者
即百計求脫免至寢食俱廢鄉里有饑寒苦困去妻
易子泣告先生者多方卹之務完其室家恩愛而後
已或不知其姓名葢天性然也先生尤好罷後進者
有一言合乎道必津津向人道之惟恐不爲人所知
辛巳之歲予楚遊先生過予家送之河上云予速歸
歲荒年老幸早歸視我傜息黙然而別及予歸而先
生逝矣悲哉聞先生下世一時邑人士莫不流涕葯
予城獨拜墓長號云二子早卒一孫名其稚厝于嵩
里之祖塋予將爲先生卜地改葬是以銘之曰維邑
文學昔人挈持鼓舞大雅一掃糠粃旣會羣彥又壯
穀施覃厥惠心沾慨如馳旣老不遇探息嬰兒三芽
之嘲排抗雲旗疾病于室不驗所爲德全于天實聚
人所神明不夙欝然令儀攺宅于楚以酎凮翔小子
作銘百世不移

念臣棺誌

第五兒念臣生于順治之丁亥年壬子月巳巳日丁
亥時正月十三日以痘殤長安之邸兒母李氏哭泣
失聲李氏從我後遭難南歸獨居翰林院玉雲堂都
人士聞而傳之乙酉北來再舉汝我實不德累汝殤
惜事如此可憫也汝一歲有餘能言矣能舉步行矣
我又恐汝不能言乃書一紙付之置棺中過執游註
入生夙者長跪叩首或念我父子關切再來爲喜或

汝父罪過已深恩義當斷須乞憐轉輪王度生德門
長壽多福不至夭折致父母慟汝汝性聰慧半歲能
呼及一歲步履如成人我晨起署歸每抱汝着放鴿
笑語食餅餌率以爲常此必有宿根者今巳矣悲夫
生夙轉瞬前因後報歷歷分明若未即轉生魂依父
母雞鳴爲宿切勿驚心我當誓行萬善返歸汝魄于
曾父母之墓或可嬉遊松楸間也汝勿悲森羅殿前
貌似可畏其實豈弟如人父母呼而必應汝勿以年
小郤步必深憐汝汝勿悲同年戴君之妹爲蔣探花
側室賢而有義柩厝琉璃街今以汝依之一老一幼

與其晨夕必能提携汝來我夢寐必能令汝持此紙乞憐涙與塈併不知所云矣

姜夫人墓誌銘

予友岱輿先生悼其夫人之亡也爲予述請予爲銘以藏于墓予不能以不文辭謹按夫人姜氏故都察院僉都御史撫治鄖陽某公之曾孫女杭州知府某公之女夫人生十九歲而歸于岱輿先生以
朝廷親政恩覃恩封一品夫人二子某某舉人得年若干而卒夫人生于貴族又有
寵命之榮令子承家之美可謂備具諸福矣予友岡汲稱述惟恐其無聞于後世者何其悲也予竊知其意焉先是岱輿先生困公車久或冒見貴遊之子假借貲甚未免懷抱欝欝向夫人談說如牛衣對泣之狀夫人顧迎慰曰何以此爲其砥而學以掇科名乎自是岱輿先生大肆力文章成進士第三人讀中秘書十年以來致位公輔皆姜夫人有以成之而一旦遘病以歿宜乎夫子之悲之也然夫人之賢又有進于是者夫人生而喪毋事後毋以孝聞其既字也事舅姑一以事父毋者事之夫人爲婦以順稱及其教子也又一以舅姑之教其子者教之其尤難者側室有子愛如己子凡內外姻黨往來報施僕婢之賤飲食衣服莫不周恤詳至可謂有均平之心而又有慈下之德矣卒之日夫子泣長君失毋幾不欲生而一時來唁者咸咨嗟涕淚以聽長君之哀嗚呼賢如姜夫人生與歿皆可稱如此其子女嫁娶皆名族予不具述但述予友所以深悲夫人之意而賢言之且以慰長君之孝思也銘曰覩其爲女知其爲婦覩其爲婦知其爲毋生也有封歿也有後刻此銘詞以垂永久

姚毋倪孺人墓誌銘

予覩古孝子之事其親也毋氏思其子嚙指而子心動亟歸而毋語以思子也精誠感通如此其至未嘗不三復流涕也今都諫姚君文然方以伉直引義爲當世所推遽請疏假歸其假歸疏中又乞終養部覆奉
命假歸而君毋倪孺人之訃遂至嗚呼豈非心動而亟歸耶都諫君哀毀骨立幾不欲生苦次狀孺人行寔請予銘墓予又讀而哀其心焉以予覩于君所爲狀孺人爲女于家稱孝爲婦于姑于庶姑稱孝于夫子稱順爲毋于諸子及庶子稱慈皆人情所難然都諫

君所重哀及予所不忍述又不能不傳於人者惟是甲申之變都諫君間道南歸會南柄臣脅力擢推戚畔殺人其心左三山侍御侍御故嘗爲君父平東陽許都之亂于朝將中左侍御以危法辭連君父以爲侍御姻家也都諫君兄弟求括間柄臣脫父于難而柄臣吒傺曰吾于若何佹借若激變以殺左其耳汝能疏事係某則可免坐君兄弟歸告孺人孺人怒呼君兄弟責之曰孺子其何以爲是言哉汝父義不負左侍御不負而共死生也負而生死也孺子勿復言會柄臣出兵江上而敗敗而遁去君父與左侍御生獲免嗚呼此非獨孺人智其賢過于人遠矣夫致生患難人情所難言聞孺人之風而有相負者真可愧死孺人智而有德如此宜登上壽祝偕老矣乃得微疾而發發前數日獨深念都諫君及君新婦疾雙瞽以未能一見爲言嗚呼此即都諫君心動而請假請養時也孺人某公之子某公之妹觀察公之中婦蘭溪公之妻而孝廉貢生給諫及諸生之母貴而能下貧而能安相夫有成教子有方可謂備福所不足者壽耳其子女嫁娶皆名族不具述卜葬于某原予獨悲都諫君述孺人之于死生患難者而爲之銘曰凡人之智利惟身圖即損于人不欲與俱况在死生有避有避南之食人借口肆捕以及姚公謂當保軀惟母之義教子勿虞天定勝人大患以徂其誠貫石其德格魚不足于壽神遊于虛心動子歸今古同符作爲銘詞以昭令模

石雲居文集目録卷之七

都給諫梁君素洲墓表

都諫梁君病卒于京師予數過泣旁視者皆嘆息既而編修君清克請爲銘墓予曰宗伯王覺斯先生爲之又請爲傳予曰宗伯陳彥升先生爲之乃復以墓表請予不能辭其生平昌言正論備載銘傳不具述予但言君所爲相信不惑非人情所有是以深爲君悲也君初以中書與考選予實拔之上卷授給事中君獨深自念選不以格以其人選不以名以其文遂有知己之感每向同輩言事必曰吾師以爲何如及見予于庭則逡巡退讓未嘗不側席委曲言其所以

余思之如在予目也君家世貴顯有劉姓者乘甲申之亂將搆君于難會邑人士知君侃直卒脫之君所素莫逆游在父子間或不能大聲呼救君疑恨彼意在得金則切向予言若必得當以甘心焉予每以言觧之觧之不得則數以危言撼之稍稍色沮然未嘗謂予私其所仇也予數好論議文章長公以南國鄉進士文俾予流覽予特稱其清約簡貴之文間有一二選華敷藻時輩所許予不敢苟同輙摘其疵病以告于長公時或謂予論文何執拗無所徇豈君所樂聞然君私詣予論文誠當雖不同何傷君過予商畧

今古如舊無幾微不平之色予就君所談他事又抵掌拊合也以故有讒間兩家之交者竟不行無何君病君病數月予詢其狀則整衣出迎勞曰恐與吾師已矣不復能事吾師矣泣下沾裳予愚謂君善自養毋憂傷以老執意君遂不可起悲夫凡君所爲皆人情所難而予又竊見世之有氣力號爲相知者同則言異則排戈矛生于議論傾危見于一旦朝而管鮑暮而蘇張如鬼如蜮不可究詰聞君之風豈不愧死如予者倀倀孑行四顧但儔求如君能容狂論不至中爲怨毒者可再得耶君疏請立學教養然後爲吏

經筵日講育成　聖德爲百姓求恩澤識之不忍遺黄兩宗伯言之詳人皆能知之予獨言其人所不知及原予如此者俾刻之石以見君有古人之行云

衛封侍御公暨太孺人墓表

封侍御某公既下世之二十餘年元配　孺人亦卒大理少卿君周胤文暨君周祚列狀請銘于大宗伯王覺斯先生又俾予書其墓上之石予竊嘆封侍御公潛德弗耀克傳于子孫人相之以有成多人所不及知者云封侍御公棄儒家章句不爲獨身遠賈江淮間以爲乘便闘捷用計然三策娶致千金易耳然公意不在是遇人之厄義形于色解囊與之若無所吝過修武容遺金數十斤公慨然歸其人嗚呼此豈區區智計逐末利者哉公好飲尤好與故人賓客飲飲輒醉醉輒縱談名理娓娓雖老師宿儒莫以過也公固自負其豪宕不羈之氣可以致身青雲之上然議論列當世之務旁若無人而不獲如其志乃躑躅效賈人所爲宜其有托于酒而以自適也然公生平嘗孫上壽稱鄉邦有道君子而不幸客江西以病卒深可悲已太孺人稱未亡人者三十年朝夕將二子以文學進身毋進而誡之曰此衛氏家學也其後兩

君成進士有穀人皆謂太孺人榮福逌于人矣然孺人于大理君之司李金華也則教以善理冤抑哀民不擾及爲大理多所平反則喜如不疑之母焉夫世俗之情既見其子成立矣貴顯矣惟豐厚華侈是望孰能督責若此孺人性情柔嘉媚于內則嘗從封侍御公舟車數千里凡城郭宮室人民風物莫不諳悉俯懷覩遂來家如鳥伏鷙擊摧貴徵賤皆勸封侍御公不爲然有天幸亦不至有匱乏此皆壯徙男子所不能爲者封侍御公旣寄藏遠道而孺人歸故里勤苦教誨字下操家數十年如一日貧不能生活者輒

㑹之其婢僕有過則忍之次君文選即嗣叔父其必告以善事父母毋以老人爲念此尤人所難者歿久誦竺乾内經多所開則孺人慈儉葢天性然也孺人病作呼文選君至前汝諳而兄惟報國恩而已嗚呼此豈婦人女子所能及哉少卿君聞訃之日號痛毀瘠擗踊言歸予于少卿君爲同門友而文選君爲予爲其仰封侍御與太孺人之行特詳封侍御君祖父皆以儒術進身爲教諭太孺人出某家代有陰德備載銘誌中不具述但傳其人所不及知者使人知衛氏之興以德不以位爲之列叙如左而予之報于衛君者亦以實而不以文也輿

石雲居文集目錄卷之八

碑文

石雲居集卷之八

玄武廟碑文

夫衍析木之次其神玄冥犖于泰漢作北時相傳北爲玄武太乙帝庭有閣道焉及按禮典武當神明與匯祠特著以至郡縣遠方民各自奉祀不原于天子之祀官往往祠玄帝皂旗靈文光華燁燁動人愈信尊事之至于今不廢云司農祝公所稱述長君萬年童時卧病夢神廟圯以手扶之覺而禱于玄帝宇下尋愈亦奇矣甲申患蹕入京師兎椒玄帝廟歲久而壞如前所夢公遂出俸金若干簽祓從事撓鈌者隆

起剥啄者丹采新甙入廟稽首威神與神慶斯下然神實見夢遊左豈于此徵符耶夫天與人相去遠矣理同則神怪不惑心同則感應不爽天之心陰隲于人水之道流行于地豈非神將大庇殺民吾俾安有寧宇神人不相瀆亂乃假手祝君以見于宮室之事耶惟神不以祝君之疾而不施惟祝君不以神之賜而不報詩云神之聽之終和且平言其德和平斯聽之矣子子孫孫勿替引之言祭祀順時于後不廢而引長之也以予覩于祝氏其君官也盡其職其交神明也恪其事可謂古之恭人矣廟落成請一言以紀夫冉強紫虛之說圖記者文既不經君子所不道李梁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于神司農公裕國阜民至廢寢食益瘁不少輟令子成本家訓事神益虔誠可紀者昔羅池柳侯夢告歐陽翼曰必館我于羅池又能驚動其民禍福之以食其土況神聰明正直仗鉞帝用止戈爲武福善禍淫如有命誠宜導此役也庶幾仰佐國家神道設教之意矣或曰神出樂清傳其奇鄉櫛之事強志猜業極命拈木此道家言予但述天人之同者志與廢之大而繫之以辭曰泰元惟尊兆位北紀天一所生萬物繁祉執柄握魁圖時先開

靈龜蟠蛇蜿蜿斯來藏險于順布昭聖武削除繁穢祛妖封尸翼翼廟貌歲久而湮民所彿則風雨以愆子之致誠曰惟厥職忠蹕惠來稍神永錫甃兎易揃折腐更陳孔煥其容有赫其聲詞予史臣式吉瞻對捐辭貞珉虔事不懈崇廟洋洋帨宣淑嘉民用太和天瑞物華

石雲居文集目錄卷之九

祭文

祭項宮詹老師文

嗚呼夏之去吾師也甲申七月長興之合溪嶺也夏之哭吾師于吳門也丙戌之十二月也三載患難音問阻絕夏幸而再生將謂從乞歸里巷進侍函丈而豈料哭吾父又哭吾師耶天道其有知耶其無知耶如吾師報國之忠周身之智而弗克臻上壽耶痛哉甲申之春賊乘勢窺京師在廷無敢畫一策吾師奮不顧身倡議儲君南守會有黠者嗾言官執以守之說以與之抗方旬而破始悔不蚤從師言晚矣師議行如奉天之難乘輿播遷忠義因緣響應大物未有改也豈料讒夫之勢張而反使南之人因之以爲利耶城既破賊既入都張官置吏師偕子匿詹事府小吏家乘間出城而南央踵繭足日無加飯集同志檄討賊天地鬼神實鑒此衷豈料馬阮輩惡聞南宮無恙之說而反欲加之罪耶夏師之門人而桐城方密之之戚友也豈料獻媚于馬阮者并心欲殺師而及于夏耶師匿隱武林夏則從師過給諫兄雲龢所夏則從師病臥九龍之峰靜山張氏之堂夏則從無何偵捕者四出討從合溪舟行而宜興羣惡來攫金予遂與師南北矣予旣北行父子受誣辱官府恣魚肉

言之傷我心也師入圖室而佹者方肆其爪牙以快其胷臆其不死者亦幸耳大兵渡宵人遁降帆四出橫議消阻師寃白矣豈料師不死佹乃死賊哉妄言居守惧國家事無如吾師之智門開數千里饑餓無侮無如吾師之忠生平不負友不侮人報以橫逆而無怨言怒色田産漁奪而不拾奸人之名無如吾師之恕而不克終如此天道其有知耶無知耶毋見當世好爲議論貌爲曾史反唇鼓舌自許古人察其舉動多非人類所有其媿吾師又何如耶靈几在堂霜露方凝九原可作庶聞夏言兩子執贄門戶衰薄皆夏事也吾師名在天壤心在國家萬死避賊一身誰賊北廷諸臣皆能言之鬼神實陰鑒之此天下後世有心人事也吾師或可以釋然于地下乎夏也與師同難與師同避賊而父死師死皆不能一見夏尚何言哉師又將憐予矣嗚呼尚饗

祭劉年伯文

嗚呼公之德粹乎其有諸躬者也公之學卓然其可見諸世者也公不仕而隱固宜超搖丘樹之附亭有國家仁壽之福乃遂舍吾友而長逝哉悲夫予昔從公省試遊于白下南岡之門第王謝衣冠浮雲蔓草慷慨登覽爲歡無間是時推公爲文行祭酒矣公猶予悲生已見頭角公子方就外傅而公之季與夏間鹿鳴歌則觀公方厚顏也閱十年季成進士矣予與公子又同試南宮金玉堂矣予方幸與公通家兩世也甲申之變予北歸柄臣忌而將執之出走萬里間公子幾不免虎尸匿跡絀守柄臣敗公徙跡之大慟而返丙戌之春予又嬰父喪南歸就見公合執手慰勞惻惻如隔世人因告予曰談其當與君偕出哉予友進扶策人春明還職內翰方謀歸養而公訃適至公子泣幾不欲生公猶子泣予亦泣予與公爲同年

友爲公子同難友又同爲執贄子能不悲哉龍眠之蘢樅陽之滸公魂氣無不之也寞靈千歲蟪蛄春秋公明識洞達能齊化而不恒也公子歸矣夏與公少而有縮帶之交繼而申負劍之誼易代而又有車過之痛曾幾何時而公爲古人予又爲病夫不能從公于南效束芻之敬也公其知予耿耿哉嗚呼尚饗

公祭劉年伯文

嗚呼我公誕生華胄蔚爲聞人方伯爲父侍御爲兄武選爲弟庶常爲子可謂天下之至榮矣公廓父兄之勢而生産不踰中人膺封君之號而傴僂比于寒

煮可謂居天下之至約矣公若一出而饋玉堂登文陛揚扢風雅鼓吹休明誰能出公右而公僾游南澗東山之間棄諸生錙銖之業思老氏之玄虛效仲生之樂志固宜偃仰松雲謳仰泉石有金石之壽無欽沂之虞乃年方及艾一旦嬰疾下世哉公少喜嘉隱延慕榛禪幻脫死生中無怛化獨庶常君旅食京華一子煢煢靡從呼而易簀也悲夫予輩于庶常君隰行也庶常君悲行寡言則思公之敬慎威儀矣庶常君淡懷操守則思公之清白傳家矣庶常君富年積學長夕靡倦則又思公之悱通猶直矣其輩將拜公于堂進君子觴年之祝效通家循子之敬而號慧哲人云亡邈然隔世哉庶常君行矣麻衣苴杖衰腸霜雪見若莫不墮涕况其輩乎生芻絮酒雞歌黯然公其知耶否耶然孝子在茔側馴烏擾鹿他日傳公兆域比于高山則仰止若多矣又奚羨夫榮名與歲月也哉

祭王母太夫人

惟太夫人秉德之順相夫之勤鶚侍鵠峙鳳鳴鸞儀承冠佩之榮齊綵帷之盛壽登上算秩秩嶷堤一旦委順而逝與造化俱如太夫人遭遇可謂無憾矣乃

侍御君茁次失毅承望德音者則怡然而悲設位而享摅為唁辭珈侍御之哀抑又何也侍御初任銓司潛氷玉之潔繼列蘭臺仰風霜之氣新膺
簡命按部三吳江之南北咸喜相告曰侍御行有司其勵暮夜乎小吏其因敢彈文滾獄乎瘡痍百姓其安視食息操蹄而為車幕之祝乎背隸仕籍者其將懷德沐休處嶼埜乎而侍御以太夫人下世遂不獲造吾吳而歸廬也是太夫人未畢之願侍御未行之軒其輩眷眷而不獲之望也能不悲哉能不悲哉君子不能無故而出涕在位不能均感而致情侍御與大率而推原毋德如出一口感慨仁人之私如失所恃侍御可謂能以衆人之哀致之太夫人矣太夫人靈座將發祇瞻囑辭其鑒侍御不匱之孝哉嗚呼尚饗

祭徐印海中丞文

嗚呼徐中丞方蒞院十餘日遂得血疾卧邸中予往省視公猶數問江南事計公年未及艾當郎霍然乃公竟死矣悲哉予知公最久公晉位僉都由冢宰公予執筆為序致賀于公且以志知公而避嫌之愧公聞之則大喜數向予索槻予友雪堂子亦數謂予宜

以文向公床第間俾一讀之予日逡巡未暇將攸公
延而讀予文于寢言宴笑之時孰謂公竟未一讀而
歿哉此予之所以涕下如縻也甲申之變故人良友
生死暌世情狀慘黯不可復問而予以萬里來歸于
北一時執手話疇昔摧心于含沙射影之小夫者不
過同鄉數人耳數人之中多以病乞去幾如將旦之
星而公又歿矣然則孰爲予燕其迷眛平其怨毒而
左右之如家人相告耶悲哉悲哉猶憶公語予曰子
今日任一事不負一事用一人即不負一人毋忮毋
懼予唯唯今公已矣大江之西匡廬之右星分翼軫
英爽特達公且返而宅寧而神以合于太虛之氤氳
而游于無窮而獨予與二三子則深痛公未盡其經
耆之志以是爲天下人才之遺恨也清酒饌饈遐湘
而勵公其有知尚如病中欲讀予文時耶

祭亡兒彝臣

嗚呼長子彝臣生于壬申二月我在南亡于癸酉十
一月十二日我如來北地两地乖違生歿未及一見
痛哉憶汝母時予伶仃在外形影子然方懷汝汲
即南去聞舉汝汝大父毋喜汝嫡毋喜汝長二姊亦
喜鄉里豪強作難予未及來見致汝歸今癸酉十二
月入長安來北地汝大父毋汝嫡毋汝長二姊喜相
謂曰當速致汝歸十二月之二日渡江十日過淮泗
諸山道路勞苦宿桃山夜夢汝向我泣不已初未識
面以彝臣呼之即應汝年甚幼豈遂能懷我耶及過
汝毋家果不見汝索見汝云病甚恐予悲也再四問
汝則云汝歿矣痛哉汝生毋瘞汝于北山之原汝幼
而殤又弗克歸葬汝于高曾父母之傍令汝魂魄有
所依附雖然汝勿悲天地幻化人生草露長老何存
貴莚何益汝雖幼然能言語矣能步履矣其毋怨我
之生歲弗一見也汝毋明歲可南歸當歲遣人祝汝
墓視汝外祖及舅氏嗚呼汝有知耶汝無知耶我忘
汝耶我不忘汝耶痛哉

祭孫二如中丞

嗚呼予友二如孫公歿矣予之交於公也自乙酉二
月來官吏部也予初以書生貳天官秩濎然無所知
識然獨心倚公爲不欺人公時爲考功即知予之信
其不欺也亦遂謂交予晚人之知已貴心相知也其
後予南歸治裝事公出爲卿寺每寄予書輒指陳古
今人物與得失狀惟恐予之不知也幼子朅卷長安
公數過視之惟恐貧無以爲養也比予北來公位漸

尊覩予如故毎過從輒竟日論議不少休息予嘗伏
病几不少怪頃之復理前說如燭炤數計終不能易
也時有何予短公者予曰豈有此人叔子殺人曾參
者哉亦不以問于公君無何公病矣公病始下血予
雖不知醫理頗知老人中補爲宜投寒凉則傷氣傷
氣則中虛虛則敗體銷沉不可復治則切切向公言
之公是予言而不知其誤聽庸醫之再事克伐也公
竟病矣公將病數日猶作書乞銘其太公洎夫人之
病難又爲地方經畫機宜鑿鑿可聽予方目病未及
以應而公竟病矣嗚呼痛哉予子然一身萬病羈臣

遭逢盛朝三歲三遷志長才短晨夕靡遑誰爲告予
得失如伯仲急難者乎誰爲不容人過使予畏得老
友乎誰爲諾人周恤羨形于色如公告誡我家人者
乎予生平好爲文章好言尺度數斥排偶之文六朝
之習爲衰世之音譁然者甚多公獨深信之不疑公
有所著述時令予覩而後存之予爲一文公亦必極
其商確而今已矣將起公于九原而問之耶嗚呼痛
哉至于公侃直不畏強禦操持不媿古人不苟游從
不妄許諾不輕論議是非兩主關事以人報國質有
其文諸君子皆能言之予獨言公不欺如此予與公

交猶不能逐庸醫以致公病如此豈非命爲之耶公
歿之日邀棺痛泣寘寘古今失我良友同官其其皆
同心同泣者謂予宜爲文嗚呼公其知予文之悲也
哉

祭梁眉居侍郎文

嗚呼惟公挺脩大梁盛朝作楨來歸自南司命持盈
亦既遂止知我拙誠溯源師席儼如弟兄公暇退食
築室依城錫名銀灣森樹敷榮悲我不鄙召我遊行
列酒數爵高談逾傾式燕以敖相忘送迎矜式公度
佩敬心徵不知著作經史深閎有王夫子告我先民

乃探公筍森森甲兵鷹揚虎視行龍莫京以坊衆喙
大雅特鳴澄泓不滓星麗秋清我愧寡偶待公定評
願共晨夕析義惟精無何遘病中心怦怦亟望顏色
淡慮寡營實謂無恙天遺老成忽捐館舍摧傷我情
豈惟我情實同友生束芻憑棺莫不涕盈斯文所托
龍蛇歲征騎箕在天遐矣于旌公嗣篤孝哀毀惸惸
請于公朝貲壤易名傳公之德與金石并張公之文
以遒菁英公不朽矣慰此絫焱嗚呼尚饗

祭洪母太夫人文

惟太夫人挹貞傃德毓祥名門克相君子掞作鳳與

誕懷碩輔致以有成派離末季子在盛京倚門涕淚
含飴耳孫惟太夫人備有純福大師專征閫鉞顧指
田野釋兵煌煌令嗣出鎮秣陵義不顧家孝則指心
撫廓帝網無忝所生剪克除兇道路以平舟車驛發
引杖不賊績勞凭鑰爰卜揚庭惟太夫人入朝祿養
于諸房營思慕皆里遄發帝城長跪請留謂子勿驚
辟氣完固飲食維均既登墟墓請掃門庭膝前有子
討日來迎惟太夫人慈愛教忠上壽克臻頤養天年
屑然寵榮炭在龍軌西池作賓青鳥沛沛玄旌紛紛
本觴王母生瞯殘尊元臣擗踊嬰痛陳情帝用震悼

錫禮寵并祭壇三加兆域攸寧惟太夫人有子錫類
胥珈哀恍大夫士庶絮酒致馨攄爲唁詞以永不金
沐浴教澤遠瞻丘墳惠來格斯几筵式憑尚饗

祭王太夫人文

惟太夫人德門毓秀內則抱貞來歸作室相夫屏營
既育諸孤皆誨有穀儒業弗毀守家勸耕云胡將惡
穴鼠吞鯨實繁有衆眈眈是爭惟夫人子畏此縱橫
跳身避舍遂底盛京小夫孔張謂弟非兄可以魚肉
不能抗衡惟夫人智戢厥心兵挐勸子婦含飴嘯明
姑抑是毋婦代兄行外則禦侮煢煢錚錚幼子既壯
狄甫九齡惟夫人慈念子遠征倚門瞻望恐傷婦德
一十八載姑婦歡生天容厚德長君甚英庖蹕討賊
子劍而盟既殿爾疆遂總恒兵帝曰淮南粟米如縈
惟夫人子控制百城大兵龍驤于越斯平道里既騆
按圖奉迎飛翳雲來盡戟虎畀拜毋于堂喜與淚并
提挈女孫從養帝城惟夫人儉紡績夜更不以子貴
有失持盈茹素持梵刻勵清淡惟夫人德金盤玉杯
青鳥翠鳴壽降麻姑飯食菁精胡天降割嬰病弗寧
夫人逆睨匪藥所傾賓于西池宅于紫清孝子嬰擗
不能出殿大夫士庶罕哭深摧非子是私實佩淑令

惟夫人哀惟夫人榮福祿攸宜在後如彬作爲玄辭
絮酒炙羹龍章寵錫貢其作城告于几筵極其孔誠

祭熊太翁文

維公豫章之材軫翼之英少壯篤學迄于有成既獲
時舉益森令名不慕圭組討論而聊篤生象賢敎以
深闈登秩服諳道守和平術仰大儒患難與并爲柞
日交出金不殺遐變守常抱德秉貞出入丘樹等于
天祇嗣君登朝望重諸卿公如不有陶然自鳴嗣君
侍養節杖扶行健飯善步三老五更
帝念厥嗣起握銓衡公勉報國勿慮葬奠時維六月閏

公歿寧嗣君哀毀泣歸陳情

帝眷舊學寵錫卹塋與公子友涕泣縱橫公德旣邵公年必盈耒及百歲奄遊化城西山之雲南浦之霧昔公坦游吞吐昏明國有隆恩鄉有定評騎箕天上御風玉京神氣所之旁皇太淸古今旦暮何作何騖[illegible]欽陳辭公靈如生

祭劉母太夫人文

劉母太淑人卒于京師同年生兄事學士君牲酒旣陳侑之以文謂夏交學士君久知其家事詳不能辭不爲嗚呼太淑人之德于女則婦行備美臻善于教

子義訓惟直惟悶治家以勤御下以慈閭閈來吳從養京邸貴不慕勢老不忘勞固宜享罔陵之福百年之祝子婦負杖于晨夕翟車照耀于閭里以康以寧問爲學士君之子弟稱觴而前必色喜加餐矣太淑人入都卽病伏枕醫藥數進竟罔效學士君不交睫不解帶涕泣告天求代家人莫不悲之而太淑人不可起學士君泣繼以血幾有滅性之虞苴杖苫塊煢煢餘息顧告諸友曰吾母宜登上壽而弗獲以上壽終子之罪不可逭也諸君又言于學士君曰親之于子天之于人理一心通嚙指而痛捧杖而悲誠感于躍魚馴雀至于臻美錫齡以學士君之苦慤精誠與太淑人之生而不可得也孰謂天道可問哉雖然太淑人之殁學士君執行喪禮皆非世俗之所能爲而爲學士之友哭太淑人于几筵悵悵不知其涕之何從也此亦非世俗之所有也以太淑人之賢而教學士君有不言躬行之美以太淑人之賢而教學士君之友皆有升堂拜母之感德撒永逝克歸厥宅可以無憾于懷矣惟夏誼屬猶子逍歷困苦太淑人過江寧問予家有學士音問與否恭知予與學士君未能忘親以行其所志也予兩人有愧太淑人多矣能

不悲哉

祭祖夫人文

惟夫人之淑善乃秉靈于德門羌修禮而孝謹範閫閫而如賓愼言色兮愉愉詠雞鳴兮晨興克厥家兮翼翼相君子以有成惟夫人之令子紛容與其振英來若木以迎旭采金莖以流瀣統均軸于保傅錫翟車于恩榮宜百福兮相那羌上壽之克臻何造物之弗吊遘嬰病之難忱豈西池之弭節抑上玄之靈所告去旌以沛沛乘縢下而長突夫子慟其內友孝子泣以失聲僕婢掩袂而於邑親黨聞而悼驚惟世好

之篤切乃篤性而設尊惟夫人之孫化一炊生而來

歆

祭姚太孺人文

嗚呼於惟孺人順慎和恭克相夫子福祿之崇實生賢嗣教誨必躬振振昆季文章所宗凡我友生佩言于公潤其自寥歸美廉窮子寶篤孝心動于中抗疏乞歸侍親養終既奉

命旨欣然遂東忽傳家報摧痛罔窮實不欲生斯氏是從哭泣失聲傷不明晨不來永訣遂隔慈容凡我友生助哀實同惟孺人賢乘化充融惟令子孝馴鹿倚松竹錫

寵章以賁幽封

石雲居文集目錄卷之十

論

禘論

說若曰魯禘非禮也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矣予曰此言之妄也葢不達于古聖賢光明洞㵿之心而偶執一二書記微文遂依緣附會而輕訾之夫魯禘安得謂非禮哉周公以叔父之親而行負扆之權制禮作樂太平歸之孺子王其有功德于天下後世甚大成王于公之歿也賜以天子之禮樂以示其不忍臣公意誰曰不宜而後之說者必欲依言附會輕訾成王伯禽豈非小儒曲說卑習耳目之見聞而不知其妄也哉然則夫子覲魯禘祭而曰周公其衰又曰吾

不欲觀者何居葢夫子望魯之子孫如周公而不得不勝慨焉而爲此語也曷言乎夫子望魯之子孫如周公也武王歿成王于幼公于斯時儼然南面而朝諸侯管叔流言而不顧召公不悅而不顧卒能隱忍推挽而天下翕然以定可謂善行聖人之權者矣魯周公之後也文武之裔也周天子號令不行于天下責緊惟魯魯能以周公之治治周者治之何患乎楸之東而鼎之遷也然而魯君臣且不能以公之治周者治魯矣其于天下又惡克有濟哉以周公之志行桓文之事舍魯不可而魯卒不能又日敝也夫子心傷之故覲于禘而嘆魯之可爲周公而不能爲周公也不然夫子心非魯安能起成王伯禽九原而問之哉是何異論夫子于衛事而謂其去輒迎蒯之爲正名也正名之說夫子必有以處此如待子爲政之人夫子肯奪其位而痛絕之彼拒父者安能降心而從乎魯禘相沿數十世以祀周公而配文王非魯侯之祭也非魯之祭而謂魯禘非禮其然乎禮樂征伐自天子出陳恒弒君夫子請討明以天子征伐之權予魯矣以征伐之權予魯而又訾其不當用禮樂豈不大相剌謬乎哉魯頌曰白牡騂剛魯不用赤色以班宋也

魯禘非禮不益妄哉

宰相須用讀書人論

讀宋史竇儀辨乾德爲僞號帝稱之曰宰相須用讀書人嗟乎古今人何不相及哉天下安危注意將相而古之爲說者曰將特一人有司之任耳安得與相倫豈非以責宰相甚重禮宰相甚優耶然稱爲宰相者果安坐徒食行嘯諾于庭而不懟者耶抑光榮厥位而將以有爲也試語人曰相其能光榮厥位而將以有爲者也則歡欣鼓舞惟恐其人之不爲宰相也而墜之以辱矣試語人曰相其僅安坐徒食行嘯諾

于庭而已矣則羣起而惡之惟恐其人奄然而處此而或隨之以譏矣譏之誠是也則恐又將語人曰是夫不學無術者耳嗟乎號爲能學者而遂幾幾免乎三代而後相業莫盛于漢蕭何起刀筆曹參起行間薛宣奮于僚佐衛綰拔于車徒以至傲召鄧通之申徒嘉不問牛喘之丙吉或以小臣或以獄吏不聞其盡以讀書也然而天下之言相業者必歸焉自漢而唐宋詩書盛行家傳戶說少而習句讀長而明經術有茂才通識者出而網羅散失縱橫史傳旁究諸子百氏之書講天下之事諳當世之典可謂周且悉矣

辛至功業卑卑文采不施尚不能與小臣獄吏等況猶表表者歟嗟乎古今人不相及竟如此哉以愚論之凡不讀書而能具相業者必其識義理者也讀書而無相業者必其不識義理者也古聖人慮天下後世之讀書而不識義理也成之以學校之以師稽之鄉黨之月旦其或才且賢則不惜爵祿以勸之而不然則將有刑法之加焉夫如是安得不急急焉激發于爲善以幾古聖人所謂義理之意其微也父兄之所以教子弟子弟之所以奉父兄以至朋友親黨相羨相誘以求爲科第之學甚者朝勤而暮劾而學者習見爵祿之可倖致也遂相率苟簡狃以爲此而不顧其他嗟乎天下之學者幾何不背而求爵祿以至于無恥也夫以求爵祿而無恥之人雖與之以郡守牧伯而能堪此者無什之一二矣雖與之以庶長廝役千夫百夫之官而能堪此者又無什之一二矣況宰相重任也優禮也而以求爵祿而無恥者爲之其可也哉當宋之世有讀論語致太平者終不能爲托孤之人以觀後世如此者豈少也哉愚故考漢之不讀書而具相業如彼後世讀書而無相業者如此又考聖人之教人識義理如彼而後世不能識義理如

此嗟乎得吾說而存之可以慨然觀世變矣

唐論

司馬文正以禁門喋血推刃同氣貽譏千古此儒者之正論非當日之事也唐高祖之有天下太宗功也建成以長爲太子使不聽元吉之謀親愛其弟管蔡之變豈復見于時哉乃賄張婕妤尹德妃宮禁深秘舉動非常幾不可問勑教往來嫌隙遂成遂日以殺弟爲事矣馳射則乘以蹶馬召飲則飲以毒酖雉陽則阻其封僚屬則陷以罪至于王珪告變伏壯士坑謀將謀既成惡既著太宗岌岌乎殆哉太宗欲誅其

發以義討之藹然惻然可以對天地質鬼神非恐于推亦其兄也而建成則旣發矣不殺建成唐之爲唐未可知也李靖李世勣之辭以事在骨肉之間也房玄齡杜如晦之不敢入秦府也惟恐幾不容之失身也豈謂太宗不當先發制人乎唐起州將爲天子收長安擒王世充平劉黑闥誅竇建德平突厥鐵勒封蟲兹高昌吐谷渾大小百餘戰所謂以馬上得之非有深仁厚澤使百姓得其所懷來而不忍去也若建成之謀覆行而元吉又復紾兄之臂而奪之以暴繼暴安得傳世四百與漢同久也　如儒者所云太宗守子臧之節效季子之讓是何異謂漢高帝不當負項羽而諸葛孔明不當勸昭烈取璋也

石雲居文集目錄卷之十一

議

瀨上水利議

某伏謁老父毋時數言邑中形勢皆蒙採聽以爲可行蒔南省以來東藁北上念與老父毋日遠而又不能躬詣里巷細商蓄水瀉流之法顧念敝邑父兄子弟苦旱甚于潦困窮日甚請得詳言其故衷申文諸臺爲敝邑貽百世之利也某竊讀古人水利書如宋之郟大夫亶君鍔皆爭以開瀉下流使水不爲害是皆有得于三江既入震澤底定之說而善用其逆挽順泄之法矣明與夏忠宣公治水于吳　朝廷錫以水利書要亦郟氏單氏所斟酌留貽者耳某獨爲敝

邑之水與蘇松稍異蘇松之水宜泄于江湖敝邑之水宜蓄于泖與淞江宜承太湖之水以出于海獨敝邑之水宜承伍牙廣通鎮及四十八港之水以行于支河而不遽出于河何也邑有東南西北而西鄉如奉安桂壽明義從山諸鄉皆給仰于三塔漾之水古所謂梁成湖也漾水泛則淹田圍埂皆敗漾水泄則長河生塵桔槔無所施而西鄉之民田子粒不登矣此非獨西鄉也卽東鄉一帶至縣自縣治以至宜興接壤之所亦少潤澤矣此曷故也源之深者其流自長積之厚者其發必久天下之事有蓄而後有泄有

聚而後有分非獨水也若西鄉之水非不泄之爲田害也不蓄之爲田害也不蓄則旱爲田害潦亦爲田害蓄則旱不能害田潦亦不能　害田梁湖之水自伍牙注而下過鎮注而下皆總聚壩口壩口直泄其水而無安頓之處是以潦則破敗田埂衝突激射旱則焦枯如火蝗蝻易生豈非不蓄之爲害乎壩口者諸水出口處也若于壩口築隄防或櫟置水閘遊支河以抑其流紓其勢毋論旱之時易于取水而田不枯卽潦之時隄防既以漸循支流而不怒又安見蓄水之爲害乎此非獨西鄉也壩口之上既有梁成壩

口之下復有南渡河兩水蓄積流衍無窮東鄉有不並受其利者乎水之宜曲而不宜直也水之宜長而不宜涸也夫人而知之也而邑中數百年以來獨不知蓄壩口之水間有舉行者又有一二人倡爲西鄉截水之說以惑東鄉之聽而水終不蓄矣嗟乎是豈知水利者哉昔魏王召史起問漳水可以灌田不史起曰臣爲之民必大怨大者死其次籍臣願王之使他人遂之也王曰諾使之爲鄴令史起因往爲之鄴民大怨欲籍史起起不敢出而避之王乃使他人遂爲之水已行民大得其利由此言之與百世之功者

豈顧流俗之訾議乎況墾口不可不蓄舉邑之人皆知其有利而無害皆知其利于西又利于東而獨有一二人忌西鄉之得水利耳又何恤哉管見如此謹書之以備採擇北行舟中附此不宜

人才議一

銓衡之重于天下也用人以成功分司以蒞職人才之所覘以爲消長有無也言消長則人才分大小矣言有無則人才更分治亂矣無才者何也自內廷以至外郡印纍纍綬若若而縻大官之俸以號于人曰我儼然貴重又將率天下耳目之衆而畏之避之此

夫臨我者也能生死我者也能禍澤威惕我者也若是才之果足用于天下也而予直謂之無才非無才也非銓衡者之心所由以鼓舞震動而循資墨守以遞至于大官小吏是有才而無才也有才者何也百僚之長控執官人之權豈必日索某郡某邑牧民者如何而進之某郡某邑害民者如何而去之豈必日索言官之敢言如何而告以言皆實事部官外官之行事何如而告以行皆實事乃田畝嬉游而無催呼豪猾屏遠而無奸蠹班行媿寒蟬而不畏仗馬百執效運斤而不居肉食未嘗家諭而戶曉也未嘗耳提而面命也未嘗日督其功過之格而暴其所欲焉以使人效之也然而卒能以銓衡者之所欲爲而爲之如是謂之有才矣前此勞而罔功今則要而無舉此何故哉蓋銓衡者之心爲　朝廷長養其才爲百姓諏考其才爲天下後世豫備其才鼓舞而不倦震動而不窮是以才足以用而謂之有才也至于鼓舞震動之方則又得詳言之才有用而後見者有未用而見者用而後見其勢在彼未用而見其勢在我在我之與在彼功相倍而不可計數古之人才有用于草野汙約鼓刀販負之流而又有用于瑣細談笑私尼

交游之項我既知其操持堅白則以風憲與之胸懷坦坦而無城府能直言敢諫則以言官與之才畧經營宜于邊圉宜于內地民牧則分內外以與之如遇一員缺遇一推補之事出其夾袋所藏之姓名應之而有餘矣如遇一員缺遇一推補之事而後採訪可用之人疾則僨事緩則滋譏論卽稍稍按資格以應最關係之官爲賢于請託情面而若人之心志未見其鼓舞震動安能以頹然之氣視國事如身家事乎今吏部方急用人而予竊自惟人人當有開創之心人人當有開創之事惟在銓衡獨斷獨裁以行開創

之時之鼓舞震動而已予安得不以百世樹人之功望同人而又敢以衆人自待也哉

接見議二

予既謂鼓舞震動之說可使人才足于用矣或有詰予者曰人隱其才猶夫山之藏玉淵之藏珠也何由而別其大小勤惰也乎予應之曰人何難知知人生于愛人耳有愛人之心者立于朝廷之上則天地必多生英傑以亟一代之經營人才必叠出而不窮以備內外之職業愛則虚公虚公則通明通明則變化敎誨不一其術其有大才而小用者又有勤學而可

以刮目相待者又有于此合于彼不宜如黄覇之善治郡廉頗之思用趙人者彼何能藏于無何有之鄉以困我之智計而不可火視燭炤也乎老先生眞可謂有愛人之心矣愛以全知知以達愛莫若稍定每月數日與京朝官論議大事即凡一命出而任郡縣者皆得望見顏色先生因坐而詢其胸中所懷何事口中所稱述何事氣象語言出于誠出于僞可一望而知也說在李克之論相曰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爲貧視其所不取此可以行之京朝官者說在易繫曰吉人之詞寡躁人之詞多而汝南月旦司馬水鑑皆能決人生平于立談面目之間此可以行之受命而出者久之而内外之人才皆爲心腑之所有國家有大事則任其某有小事則任其某如是或滋議論而生黨同朮之有也今天下需才亟矣與其廻翔愼重于一命之禁不如早使人才奏一日之用與其聽成敗得失于御史年終之文移不如早見人才于聽選之日老先生以天下人才爲任以天下安定爲心彼之趨蹌堂下者敎以清敎以愼勤敎以不必善事上官而善養百姓過京朝官又復相勗以公忘私國忘家之道如先生之敎

人者以敎其率屬如此而衆賢和于朝衆賢和于郡邑豈非百年樹人之計哉予習見前此爲大官者峻經門墻其實營長物耳何益于　國家事願老先生知此陋習慨然以身先之接見賢士大夫此又鼓舞震動中之大端也

持大體議三

予侍左右輒見老先生諸事詳審凡半通之綸以至府史胥徒汰之不以侵大官之俸倘之以勸任事之能始嘆前朝敗壞由于大僚不習事多爲下所蒙欺
國家之典以老先生貴重之臣而勤勞如此眞足

使同朝各勉勉于職業矣而予則更抒一得以獻敬之王翌之重不敢同于唯唯以取容巳耳予嘗考之周禮矣天官冢宰帥其屬而掌邦治以佐王均邦國六典八法八則八柄八統九職九賦九式九貢若是其重蓋儼然舉諸卿之事而挈其綱領數其條目使知冢宰之爲表于天下也老先生爲　國家開創之始畀而用人之一人則予嘗事先生以周禮之所以長百官者若一官一事之能非敢爲先生告也撥亂世集大勳亦在乎持大體而巳矣天下之人各有求于功名之所自出而天下之事亦且日新月異係乎

銓衡用人才以辨之而予曰先生毋勞先生毋以有司之職掌爲職掌豈好逸而惡勞哉蓋一人之才力智討用之則易竭不用以爲用則至于百變而不窮不用以爲用用之大者也先生自度門庭之高而無投慕夜之金一矢之儥而人比黃河之清諸爲屬者或拔于久在薰陶之下或進于品望特起之中則皆與先生同心同德者先生又何難而不使之各盡其才以稍稍見其素所樹立也乎且諸司之才皆先生才也諸司之樹立皆先生樹立也不惟諸司內而卿寺外而中丞直指郡邑之才與樹立皆先生之才力智討也然則先生但爲各司擇賢者而尊禮但爲內外擇賢者而天下之事數其名在用人其實在用人而予之所謂持大體之急亦惟有用人其餘則有司之事也匠氏手不執斧斤目未睹繩墨儘儘指畫成室之左右何者宜棟梁何者宜楶梲何者宜榱角室成而他人不能與匠氏學姓名之刻書其上今先生固昔者之匠氏也諸司則執斧斤遞繩墨者也如是則不勞而功成矣予是以不避愚拙而以持大體之說進

廉官議四

議者曰吏部按資推補按文之等第爲推知之遞其人賢不肖撫按舉劾巳定不過從其咨部文移畧爲陞降是吏部僅司官而不司賢不肖也何以得廉官而重之予比訂吏部有可以使爲廉官者惟開創之時爲政可以責成效于下何以明其然也承平久而吏治玩上下習文法上責下之供應如意下惟上之意指是聽以是爲非以非爲是顛倒黑白雖有曾史之行顏淵子奇之才不能駕而出于善事上官之上幾何不胥而爲不肖也天下砌定事從簡人從新執文法以求下之供應者有罰執文法以聽上之意指

者有罰而苟得一畫一之令使人勸于庶而懲于貪
其孰肯挾持繞掊柔韌之氣而卦為盛世之所屏逐
賊惡也予乎知天下重廉官在今日矣重廉官莫若
為廉官械其撫而臨者之役屬使不得肆其牙爪莫
若為廉官滅其虐民之役屬使不得張其苛歛每見
州縣有司供上官者半供上官之役屬者供其已所
役屬者又半如是民安得不困而官安得見廉比見
老先生裁劃堂吏其詳其重竊謂此法可以行之外
郡邑矣省官以省民害省吏以省廉官之害至如驛
騎之當約其數也富戶之不目以均灘馬戶也里甲

之不虛派雜徭役也錢粮之不容洒寄飛詭也而又
且嚴上司生辰月節之餽往來迎送之煩俾得專意
于撫字而不至以催科為民之攫肉之烏潁川桐鄉
不絕于世非老先生為之鼓舞震動而能有此盛事
哉吏治庶貪非細故也前朝盛賄賂胥文法以至于
為賊所戮辱亡之髮可以上指今且解而更張之矣
然予自南渡江輒見委署者樂于目前姑為不肖一
二久任者輒苦上官之役屬詰責如臨奴僕彼且儼
然驅五馬侯百里而反不若役屬之英猛一徃而無
前予是以竊嘆慨吏治之衰而一二為廉吏者又有
如此之苦也為今之計莫若以省吏之法行之各省
更以省吏便官之意敎受官而去者使彼自安畲豁
既無上官之擾而又不為巳之役屬私其耳目也則
是治其上而又治下也

薦舉議五

科目取士之陋識者早知其有盜賊之變矣前朝末
年稍更令薦舉做古徵聘乃閭部鄉官洎撫按各處
郡邑紛紛挾所知以請甚有納金投賄昭著耳目受
譴責者而諸應命之人冐濫無足比數及厭之或多
罷去而薦舉之路又塞矣予竊議薦舉之事尚重經

術文章可也工戰陣之言必試之戰陣而後知其勇
倘郡邑之能必試之郡邑而後知其仁所謂下採末
然之事以急上之功名而上又慮懸夫未然之事以
待下之覬覦蓋兩遇而兩失之道也若夫明于經術
善于文章當龍興定鼎之初景附末光依托芳風豈
無伏生轅固可以受
上之蒲輪束帛豈無相如子雲可以備
上之簪筆給札者哉引經義貫涉諸家臨翰墨滋通
三篋此其人藏之名山歷有年所而不得賢公卿為
之鼓舞震動則但能鉛槧方言錯綜舊聞效虞卿之

窮愁著書而已予竊爲天下惜之且其人不苟爲應世之文以求悅時人之耳目則必有戰陣之勇與撫字郡邑之仁而當世有司曾未以此急求天下之人才以備　新朝鋪揚戰功鼓吹休明之用豈所謂倥偬未明耶然而予之謂薦舉之說者實有見于定天下之勢在于此加之意也南北嚴閏相及有如經術文章者有司以殊禮羅而致之　闕下則天下士必且欣相告而願出于
皇上之朝又使知空羣之馬伯樂顧盼千金之劍薛卞珍晳而尚有畏險阻而不前者予勿敢以爲然二老歸周而王業定四皓歸漢而太子安嗟乎天下之得失豈不以人才也哉

加惠議六

予觀臺臣一疏爲東江米巷商人捐錢三十萬以助出痘之徙而遠去者予竊高其行義而重惜此事當自　朝廷行之臺臣言之不宜以撫愛民心之嘉惠出自一商人也今日城居之民困敝極矣始而毀城外屋繼而有黃戶出痘又遠去三十里民不樂數遷且殺其子女以安一歷又有委棄道路聽其子女自死商人遂不惜三十萬請之御史一家徙予錢一千甚可感也而予嘗謂當自　朝廷行之者何也　朝廷惠民至矣蠲宿逋負數百萬計安插滿州俾不擾民若有以百姓畏遷之苦與夫自殺子女之故泣訴于
皇上之前豈吝此三十萬之錢而使商人居德哉善則歸君過歸己此事君之道也古之人臣有一德澤必請自上出而不敢貪以爲功故勿謂蠲錢爲細事也誠得百萬之錢惠出痘之家俾之遠去如歸子女保全依其父母生育數十年戶口益增皆　朝廷赤子遠近之民聞之見之必有感而泣下者且夫小民最易見德矣一事失業雖有隱痛不敢言一事加惠則欣然頌美而不能已爲人臣者遇有見德之時可以加惠之事而竟無有以告
皇上者豈直闕于大體抑亦不識開國之始以安定人心爲上策也予居老先生左右但日料理部務以受教于先生綜理之密衡鑑之虛而輒言及此備位卿貳當以古義至治匡補王國願
皇上惻隱之心大布于下不待一行之夫感激行善此亦開創之斷必爭者非旁觀出位而爲言也

體統議七

天下所以久安長治而無變亂之患者恃有體統爲
之維係耳我 國家誅逆賊犂巢燕都官用新舊禮
部煩僞亦既燦然可以暗記而予尚欲以肅體統之
說請于老先生者非儒生迂緩而不切于事情也吏
部者人才銓衡之地天下耳目攸聚體統肅各部皆
肅體統褻各部皆褻予受命侍左右以來但日飲長
安水前授兩科于交際往來餽遺之事久已屏而絕
之獨出行則張帷扇從人役呼擁如故予非不願從
脫略簡易也竊計治天下之始必使人愛功名而重
功名之所自出一日之事後世之事也一人之事天
下人之事也推其舉動盛其威儀人望而知爲天下
功名之所由出則吏部重非重部也重 朝廷也予
晨而赴部酉而歸翰林 日見滿州之騎者步者遍
輿大譟且學役者呼擁之狀以傳南人之一笑且以
見其豪于不畏法而南人習見此等之情狀逡巡下
馬皆曰法尚爲吾輩設耳至于尤可異者則南人之
托于滿州者矣臣部如此各部可知城中如此城外
可知前此奉有明 旨不論滿漢官有犯者送禮部
今誰敢送禮部哉此事至小而至大至緩而至急一
不避官長耳使長安耳目不知 朝廷愛養士大夫

之心使道路傳聞不知 朝廷殷重臣民體統之法
人且聚而相告曰功名果不足重也豈不亦輕 朝
廷而羞當世之士哉漢臣如中居嘉折鄧通于殿上
袁盎嘗引卻慎夫人坐帝所愛幸而申屠嘉袁盎無
所畏忌果于大義體統明也我 國家德威之盛前
代無比豈不樂與諸臣惜此體統耶老先生嘗以近
事告之
皇上者爲令漢官出無論滿漢皆當旁行遠避犯者送
部朴責又願老先生于馬前用銜門擁從二人使南
人見而不敢驕趨于長者之前則體統立矣體統立
而 朝廷重矣前此開創伊始猶云官制未定今天
下大勢已定願立功名者爭致闕下予是以不憚瑣
瑣向老先生言之將使人知愛重功名之所自出也

門戶議八

門戶之說明末年特盛以至于李賊虔劉戮辱振古
未有思之痛心欲死幸而有 新朝德威逐殺禍明
者燕京底定 戰下太原再戰平關中張皇義憤而
天地震動使因以爲利者縮舌而不敢吐一辭脫諸
臣子于湯火之餘予以安全予以爵祿奉朝請凡在
同志當捐軀勵業痛前難則涕泣之不暇感 新恩

則鼓舞之不暇而尤恐以再生之身嘗試于玄黄水火之中哉比者持門戶之說甚堅其爲計甚毒其爲身謀又甚愚也始而創立門戶之說者其意在得美官耳不得則怨怨則挑隙以危言把持而又恐人之知其挑隙也則托言于其宜巡撫其宜御史何以外任乘此以甚銓選之過而喜可知也故曰持門戶之說甚堅也不得所欲爲之官非疾痛害事也而若以爲疾痛害事也特恩出　朝廷事無可議加以賄賂不得加以情面不得是以聚族而謀出于門戶之說以相傾而已不居名人且受禍故曰其爲計甚毒也

雖然天日可畏　朝廷可畏以門戶傾人毒必流于子孫矣無門戶而強門戶毒亦必流子孫矣爲法自斃諸君子豈未讀商君列傳耶故曰甚愚也嗟乎彼爲門戶之說而我必求所以勝之是兩敗之道也喪亂之後僅存數人何忍爲此然不敢不言于老先生前恃老先生可以破門戶而廓成大公無我之世也以甚堅之說而挾以甚毒之計門戶何由而破其必以職業相勗乎職業人所自盡非可以口舌告語也如唐虞之世官各一事而無所爭執一事以終其身而無所覬何獨至今日朝拜官而夕思陞任乎彼既視朝廷之官爲意中所欲得之物而老先生又復循資格以予之毋惑乎其得隴而望蜀也先生于各部寺察其能盡職業者幾何人藏之心中有遷轉則因其職業之能盡非因其人也此即向者鼓舞震動之說而予又詳言之以爲破門戶之說莫若此之虛而公也予受知最深將來府怨不淺必至數受詬責然而先生既知予之孤苦間關矣既知予之矢晢潔操矣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先生相視莫逆予但聽彼之自爲門戶而已又何尤哉

石雲居文集卷之十二

芝山陳名夏著

說

哦松說

崔斯立爲藍田丞儒者韓退之稱其人庭有二松日哦咏不輟後有贈丞者必托于哦松云然則丞何背負人哉吏部役者某服勤既久擢獲鹿丞來端拱堂長跪乞予書予即書哦松二大字與之予竊嘆人負丞若多矣丞于職爲八品甚卑貳于令則鄉邦父毋也豈不有乳虎而乘此假翼者乎豈不有濫觴而浸淫渙網者乎豈不有令則壅閼而望愬言者乎豈不有私其喜怒而伉于法者乎若此者皆丞責也其道莫若静而有守動而有謀有守者何也如松之挺起雪霜稜稜而具虬龍在山之勢使人凛不可犯但與栢爲友與桂爲隣雖有惡木之蔭而君子不居也有謀者何也如松之流膏升液佐神仙服食以速化而又能扶疎枝葉使人望而有萬間之庇乘飈氣噴波濤照明月轉車輪雖有旦夕槿榆柔靭之物而君子勿貴也此丞之所以有取于哦松也雖然豈惟丞哉等而上之直而幹無曲而斜附老而成用毋夭而彫

坏沃而實毋槃而隕落豈惟丞當哦松哉予著是說以待後之爲丞與不爲丞者哦予言于松下

石雲居文集目錄卷之十三

疏

紫霄宮疏

紫霄宮羽士劉某以文疏請予將搆室于宮之左將求大姓長者樂襄厥美以故必求予言告之予學聖人之道有年矣惡能以禍田利益之事倡導鄉里俾之趨予說以滋其惑哉雖然此固不可以例論也予邑數百年來三歲賓興邑父母率導從鼓吹請紫霄宮父母立中階執爵進諸士立廡下次相序無敢譁亂諸士咸向父母前酬三爵畢揖讓而後退識者于其地觀賢父母敎士以禮與夫士之事父母以禮者焉敎以禮敎以始進之禮也事以禮亦事以始進之

禮也始進不正則以不正繼之者多矣是故君子莫重乎始進而惟禮可以治已治人如老子之敎淸靜無爲又云道失而後有仁仁失而後有義此有激乎其言之也考其指歸乃在明禮告夫子曰去子之驕心可謂有得于聖人無驕之訓矣夫子入周問禮其亦深取此與紫霄宮爲賢父母與諸士觀禮之地而又將使學爲外氏者求合于老子當日明禮之意至于有激而言者或稍稍衰止以歸于聖人之道焉羽士新搆室而請序于予亦可以觀禮矣然則學聖人之道而卒以無禮終者寧無愧于外氏哉

放生大殿疏

予邑數千年民至老死不見兵革甲申變亂以後丘里蹂躪未有或艾則工含沙以中人械獲劫去以報讐甚者嘯聚白晝膏血青野使百里烟火至于短狐之鳴而黎丘之嗥也下河居人聚處雜作有放生之社又有大雄氏糾宇之舉僧某來請予言予喟然此役也邑其有瘳乎天道惡殺而好生殺則以殺報之生則以生報之此非浮屠氏之言也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豈謂天道遠而不可知哉故邑有攻殺劫掠之事予斷其必始于一二

好殺之人其人予不欲言也邑有生育敎化之事予又斷其必始于一二好生之人其人予欲言之而未及見也以好殺之人聽之于既往好生之人望之于將來是外氏大有造于予邑者也若夫香城之妙理金河之與說雜園提唱鹿苑輪轉當有外形骸以義理自勝者出而振名德紹微言予日望之予不必言也但言其好生惡殺有造于邑使邑將有瘳而已或亦聞予言而無旋于天道哉

靈官疏文

吾邑素徙武喜鬭然頗信巫鬼奔走禱祀靡靡然諸

名山大川或以時興替最虔事者莫如呼祭祀禦惡泥刀斧鐶跪肅肅向人則稱曰將軍纓絡璧珥則眺凝縞柔旼昜與村里老婦祭從尸祝則稱曰天妃或稱曰水母或稱曰某女子過令時操豚蹄豆觴前致辭恐稍稍闕失陰受譴罰以故吾邑雖徒武喜鬬卒可恐以神城之西居人以廣濟通惠寺靈官訣常祭索予言予謂居人曰儒者誦法仲尼未嘗言福田利益之事至求福田利益于靈官抑愚矣雖然聞居人言靈官能附人言禍福又能使人恐怖不能祖禳故尊信之嗟乎蘇子瞻以文章名顯天下紫姑神待之

作記則靈官其即此類與抑鄉之正直聰明應得祀典乃厄于時食姑假聲靈以俾居人之尊信之而祀之與不然有道之世其鬼不靈胡爲言禍福禁禁又能中人隱事脅居人恐怖而尊信之而祀之也昔有入樊將軍之廟刎神之腹既而大風雨壞近郊之田麥苗皆死人咸以爲侯怒故及此君子曰適會民之月災耳此儒者之常道也父言慈子言孝庭戶之中百福滾滾又安能言福田利益哉居人然予言予當進而告其所以是爲疏

千佛閣疏

距南常里許有觀音大士堂里人王成道之所歷募而鳩以幾于成者也厥位亢爽厥材精良事大士甚謹復謀堂左爲千佛閣本大士千手千目之義以事千佛者事大士云某將求天下能文章士引其疏端告四方俾耶所所工力所米粟布帛謬諸予某謂余曰某少習舉子業不成棄去念昔所與同遊皆已出爲名士大夫某遂將借草木委蕪以應故發憤其所爲祠宇宮室以幾後之人過其地而嘆其之有托而逃也又謂余曰某成大士堂計糾工若干度視材木革石若干某從旁授時日關方位有紀有堂有廡有

廡凡運斤手墁以所能受償去又謂余曰吾能成大士堂閣視此而倍焉閣之南則微子之澤也是昔之客而不臣而後世相與慕效斂其衣冠劍履之處也又有爲之說者是微子之所懸而封也閣之東則岱澤之間古聖賢生斯卒斯歌斯哭斯之地也他如泰漢諸山列峨而峙有關爭狀又慨然有古今陵谷滄桑之感焉登是閣也可以作而興矣余聞其言似知道者不得志于時并爲外氏學誠可憫且痛至于有發必成有成必大成又欲登是閣者知所觀感油然爲善而不已是誠不悖于聖人之道者矣世如不農

不賦私立淫祀俾其聚徒而處以惑世誣民乎哉況用人之財而不以爲私用人之功力而不以爲勞用人之布帛米粟而不以爲無成其存于方之內外者乎

冶山疏

既冶子鑄劍于平陵石屋俗傳冶山者是巳冶山昔拖茷牢頗閎麗不識始何代今所藏雲磬猶唐式或者唐興有此名然不可考矣冶山當九龍盤折而下象蠑獅嶺遂深糾屈仙靈釋子之所宅也山多奇樹千百本爪牙陰森而飛勁如張蓋執戈狀人至其地罔不清肅顧棄人間從之老焉冶山居僧玄同者又將闢薪除道而更張大之今 國家太平久矣敬名文物江左留盛處則有甲第歌鐘之美出則有輪轅騎從之樂數百年來民至老死不識兵火問昔時擾劍之雄心爭盟之勁智費直百萬冶鑄神物左干將右莫邪陸刺虎豹水斷蛟龍侈哉今皆巳莽蕩杳冥星移物換不可復見矣豈非 明聖御曆四海同道長吏柔安百姓沐浴故能傲游梵教恬養世外歟玄同既精釋氏之說兼據有冶山之勝嘗向予一發其胸中頗能以義理自持此緇流中不易得者予重喜之意相謂曰今之有此冶山甚不易也子其念之其毋徒華致世資以教爲市也哉予又聞冶山之側多魁梧奇碩之士伏匿不出窮愁著書感世道之日下悼性命之月失求如玄同爲外氏之學者而不可得且聞磬敲而太息矣玄同尚無負予心哉至于四方樂功破除貪心可以入道賢智當自勉爲之毋勞予言也

祈晴文

嗚呼恭惟神明長我一方軒衣華旗宇崇而光歲時奔祝乃潔厥觴乃陳肥腯群從孔皆惟神之靈勿借勿忘允職維序秩此衆常丙子余月困敦歲陽黍落苗似霖潦維殃農夫馳走室隅傍徨高高上帝衆彪而傷維神司命籲言于堂代請玄冥邮視窮鄉約束豐隆蟄息太芒昭融旭日鄣波降康積陰渙散萬物之慶維神覽揆牖以[illegible]筐式歌且舞用祈厤衆小子獻詞在上在旁赫濯聲靈鑒哉其皇

石雲居文集目錄卷之十四

跋

題陳白室先生卷

白室先生裸非游名山大川所至爭容之得其筆墨如璽虬拱璧藏中後致數千金隨手散去既老歸隱虎丘貴人姻家構室以安先生予就詢之未嘗一及貴人姓氏予以此徵先生真有道者先生于世利淡然不以動其心顧獨愛予過西巖進予飲予至今不敢忘予既周旋久獲覩先生山水筆墨不媿古大家然先生老矣輒不敢開口求一爲之獨問答書法細及毫末予所珍重耳蛩雲上人稱虎溪智慧得詩數十首真書一卷寒月木脫展示窓几祭其神理悉緬

鈎盤簡潔詳到今日能手無此腕力昔人覩山陰書煥若神明予于先生亦云然蛩聞徵君題詞云早不知先生能詩然先生不使人知者多矣

宋張公告身跋

張公告身一通歷宋乾道洎今數百年墨迹完好洵爲寶訓前列職銜爲陳公俊卿虞公允文當國時所給予陳公出予還深如祖康伯清字公族虞公諸子世居瀬西今族凡蕃大予既覩張氏舊物又竊見陳虞兩公姓字一爲予族一爲予族先輩戚友數百年間如一日事張氏爲潤州望族又能以數千告身求

能文者屢書其後是皆可傳也卜子夏曰野人不知父毋何本盖傷之也張氏珍重告身如此其孝子之志歟

書曾子固先生詩後

世傳曾子固不能詩以爲三恨之一此何異聾者無以與乎鐘鼓之音盲者無以與乎文采之施也哉予讀子固古詩朴而深該而徤大者少陵退之矣次亦不失爲元與白天下必有然予言者子固之文辭本經術之醇蔚起藻績後人罕能窺見其門戶晉江王遵巖毘陵唐荆川知而好之而子固遂與退之諸人

相伯仲稱文章大家而獨于子固詩未有深信篤嗜焉抑何也王逸少在晉惡人以虛遠自際實有出而經世之才今但傳其能書耳然則子固亦以其文故掩其詩乎退之曰餘事作詩人子固有焉予故表而出之毋使耳食者詆訶古人如所云蚍蜉撼大樹也

題邢子愿帖後

昔人論文有臺閣山林二則論書亦然臺閣之體多莊多勁其流也市夫而衿帶矣山林之體多婉多逸其流也羽衣而冶異矣然又有好用拙筆以自全于爭伎傾危之時書家亦有幸不幸哉濟上子愿先生殺名藉甚曾一時耳目清要士大夫嵩攻文墨復無以短長相軋子愿蕭人乃獲得諸葛筆椾中書若令不可復得子愿矣予涉河北猶及見此卷臺閣耶山林耶必有能辨之者開劵閱摘梁武論書有云吳興小兒河朔少年者當取以贈先生所謂意在山水乎願於先生時而能以山林自處合長就短更不可及予感先生之有天幸而又欲覩書者知先生舍長就短可也

題梁少保銘李將軍戰功卷後

退之平淮西碑表裏訓誥武夫爲李愬稱功而搭其

石乃令段文昌更爲之今誰傳文昌哉李商隱詩退之與日月爭光矣少保梁公銘詞不讓退之而當時又無文昌輩敢以文辭相抗何其盛也新安太傅循云武功不及漢世豈非有慊于李將軍耶將軍身當壯戰凡百有奇覆捕功或失其實故太傅微文譏之然不能獨袒燕然銘于梁公之上矣公爲予年家大父行敬其言且喜附公以傳姓名云

書吳吏目事

夫人之賢不肖豈不以立志哉孔門于諸弟子侍坐從游之頃則必令發其胷懷素所蓄積以堅其趣而

動其不爲不已之勢是以賢者益安于賢而人亦可勉而至賢恃有夫子以爲誘進而相告語也今有人于此有必爲賢者之志名不列于顯貴人徒幽潜自喜或趨走爲小吏仰視氣息于無其志而有其位之人惜乎未遇孔子之徒爲之稱引而底于成也以予觀吳吏目豈非有必爲賢者之志哉吏目從予項師非久甲申之變先生偕予逃而南而吳中數佻項師者犖金用事要津以阱予師至毀廬夸生産未已而必欲殺之門下士散而去不復能相問矣予入都吏目向予泣且將南跡師所之已聞并及吏目家乃止

然過予未嘗不涕泗交頤也予以故益重吏目而吏目就選格得耀州吏目治裝行之日乃封其所貿千金託其戚以歸于師絶無纎毫乾没如他人之忘故而私其橐嗟乎此尤人情所難也吏目當寇掠都城尚能保千金如故可謂智矣予師旣詘辱皇皇無家而吏目獨以千金歸之未嘗因以爲利可謂忠矣智以自全忠以不私如吏目者豈特予重之蓋卑然不惑于流俗不染于勢利而不爲賢者其志不已者也天下有願爲聖人之徒者能舍吳吏目哉吏目將見大吏而願毋以卑官而忽之也著其事

書張二岑壽卷後

癸未九月同年友以寧覲示其輩爲詩歌效南山之祝者多矣而張年伯慎軒公春秋高蓋八十有五云會一時館中士洎謁選未旋里皆徒美我公旣壽而康嗣君二岑成進士高等歸而舞衣娛側何其盛也甲申之變予跳身以南自四月迄十二月復凋敝于當事之網羅迫而及之乃孑行而趨河北將拜公于堂而公長逝矣嗚呼悲哉予旣留二岑所乃就詢當日壽公諸君子之篇什側理完好獲以錦章予讀之輒涕下沾衣也方都門楊下得人倍勝往昔或翱翔

金馬或馳騁郡縣師門相望交騎握手稱公壽者尚有若而人曾幾何時而諸子各變姓名以去其獲過嶷棘徘徊于煙荒蕪雲之間予一人耳然予始而欲爲藏孤之事不果而逝旣而爲張儉之亡命又出身至河朔間使公未下世當必握手太息有過人之情而今已矣予是以且蘇惶懼而不能已也又嘗考秦焚書爲今孝經藏河間顏氏家今之壽慎軒公者遁歷兵火而二岑守之不失可以稱孝也夫

題成大愚先生像贊

壬申留都予方以諸生一謁先生先生直予所懇言

甫成案而中予者求解十年佩懷莫由殷與癸未與青壇同年同館望而知爲先生季也甲申渉河北先生適徵慈未敢請高軒通問青壇出一小像索予題望而知爲先生也昔人云誰謂山高度其企而敬爲先生誦而贊曰瞻彼漳水白華萩芳燦燦倩倩玄衣綷裳言念君子德音弗忘惠我南國奠服都彊功高儉守爵然思敝貴而能下謙而益光爵時作詩以方贊皇俯然天貌示我周行猗與降岳邦家之祥

書唐宜之祭張㧖公文後

蓬玄先生以唐宜之哀嗣君㧖公文示予讀嗟乎友

朋道喪予至今日方恨不及見㧖公也宜之爲長史襄陽難作崎嶇就吏訊計天下緩急無足恃乃馳請㧖公以㧖公必能生之宜之果生矣宜之于㧖公殁述其遺僕贈金情事如此蓋爲天下友朋告也予自南阮爲仇跳身闘越閒昔時門下士皆散去匿影不復見未有敢通姓名者況望其急人之厄義形于色哉此司馬所以發憤報任少卿書劉孝標所以著論絶交也俯今追昔不勝泣下若蚤從㧖公游豈至予慨然而發巷無居人之詠乎王成偕李燮爲酒家傭孫嵩藏匿趙岐令以㧖公當之可爲伯仲予讀宜之所爲文既爲宜之幸又自恨未有㧖公其人與共晨夕也此豈友朋之過哉予不及交㧖公及獲與蓬玄先生爲同官又嘗評㧖公房書誰謂予未交㧖公耶㧖公往矣諸公子英立特起以文學世其家當知㧖公之交在窮愁患難之宜之而他人不能與也書此識之亦以爲天下朋友告也夫

偶記讀史書後

天下未嘗有難治之日也苟有欲治天下之心出而任事之難者鉅者畢其才智洪纖無絲粟藏匿而不試于用則治矣苟有欲治天下之心出而與人傾葢

而交歡贈帯而言好至于一切仇恩德怨之情形靜如秋之涯而萎如木之脱也則治矣任事以作其勤而與人以廣其益斯以謂之欲治天下耳予謂任事難與人尤難與人者將與我所暱就扳援者乎抑與我意氣不相下者乎抑與我相反相成者乎如今之所與則知我者與之而殺我者必不能與贖我者與之之而絶我者必不能與如古之所與則殺我者與之猶之知我者與之也絶我者與之猶之贖我者與之也魯施伯不欲梟遺弃以管仲非不知仲也當日未聞仲之報施伯也亦未聞仲之必報鮑叔之知也越

石父請絕于晏子非徒以脫驂感恩報晏子當爪矣聞晏子之不敬越石父也如是則善與人者矣克其能與欲殺之人則小有不合于我者皆足與尤其能與欲絕之人則重有不合于我者益足與蘇章曰今日蘇孺文與故人飲者私恩也明日冀州刺史按事者公法也由今觀之可謂蘇章不善與人乎武威太守怙權貴恣暴從事蘇正和案致其罪刺史梁鵠懼權貴恨欲殺正和以為悅計于蓋勳勳素與正和怨念以為謀事殺良非忠乘人之危非仁乃諫鵠曰夫繼食鷹隼欲其鷙也鷙而烹之將安用鷙正和得免請勳謝勳不見曰吾為使君謀非為正和也怨之如初由今觀之可謂蓋勳不善與人乎蘇張之不私故人蓋勳之怨人如初鮑叔之不望報晏子之不廢禮此往昔盛事哉若求天下之治必自一二人不私其怨始予願執鞭數君子久矣

曲周劉半舫先生詩跋

予童子時聞半舫先生為文章龍虎滑稽計入都過平原與盧紫房侍御十日飲酒賦詩佐娛樂輒稱服先生真有前輩之法恨未一識其面閱十年予遊江南而北計秋初歷嘉平凡五月計程凡九千餘里始獲抵曲周登先生堂聞孫出大父所告誡詩則先生忤時相以河事入圜中書以紀事者也予再四讀之輒為泣下王逸少云死生亦大矣若怨毒傾軋末世尤甚宜乎先生有不平之鳴而予既聞關為欲趨避汙人之塵併目作餘粱寒無衣遂蒿走兇人影希絕子然以一逋臣踯躅于戈猾爭之中情事悃悃如偶世人尚忍讀先生詩乎雖然事久論定天下皆知先生究而予以國變願捐軀藏命予會謀泄乃跳身去同官諸人皆能言之予又因先生自解免也燕脳不文聊記姓名反藉劉君藏予拙勿輕以示人耳

題熊謙夫像

讀豫章蘇武子為其鄉人熊謙夫像贊謙夫古隱君子也善伺人疾病活人無筭武子故善病謙夫數診視投劑輒愈抑奇矣武子學古讀書著古文詞百餘篇體小却予嘗愛其不永尤好遊名山川寒暑廼切恐復困之以故思得古倉公淳于意其人與之遊即善病可立愈謙夫豈讓古人哉謙夫名家子通儒者之書去業為醫幸托武子以自見予尤敬謙夫之善所托也

題王覺斯書卷後

予嘗與友人論文輙舉王元美先生讀書後稱服歸熙甫者以示之元美老而好學故能于熙甫傾賛有我豈異趣久而始傷之語今人不知元美之所以自傷而故拾四部之唾餘以矜炫博雅此大可嘆息書法亦然書法有用勁筆柔毫二種用勁筆者以偏側取勢以流迅見力以牽連爲得法未免墮入惡道用柔毫者每筆停搆點畫分明有意無意姿態橫生此固可與知者也雪航於書艷慕大宗伯王覺斯先生先生入秦蜀諸山諸札侍御集之成卷珍重如拱璧矣一日述友人謂予識王先生爲不知用筆予與先

生特酌風雅揚扢古今號稱莫逆此傳者之妄至予揮毫相對予執持所問者互爲譏可于宋書稱蔡蘇而不及米氏父子于明書稱貢士婁子柔文學許西蒙而不及衡山雅宜諸人此用勁筆與柔毫之異也則予所以願進于先生者可知矣先生書予臨右軍帖亦謬許以柔濟沉刻予不敢當孰謂先生以予言爲非耶先生詩與少陵空同當厲行古文辭未免有生吞活剝之病予嘗評論唐宋以來爲真史漢者爲宋潛溪王陽明羅圭峰王遵巖唐荊川周恭肅歸震川茅鹿門董中峰楊文忠如李空同何大復王元美汪司馬李于鱗吳明卿崔子鍾李本寧諸集此以史漢字句爲文者也如丘毛伯文太青鍾伯敬諸人或以方言入文或以譎詭爭勝又卑卑不足道矣覺斯先生論文有與予同者亦有與予異者當兩存之予與先生文俱有集以俟天下後世之同者異者亦予所不得而知也予與侍御論書併及文章之事以人之論先生者未若予之詳也

題張進士書卷

予評甲戌房書竊服桃公爲文必端人正士也既讀唐宜之哀辭則又深恨不及交桃公如昔人所云得

一人爲知己矣蓮玄先生一日示桃公書數十年中家庭母子流離患難手書問慰性情篤切此與嚙指心動者何異孝弟之德通乎神明桃公宜上壽厚秩稱國之老成鄉之祭酒不及艾而歿誠足悲巳桃公作書字畫端妍有晉唐人風而桃公少無宦情形于篇什者又多世外蕭遠之意宜其書超逸不群也王逸少雅善許玄屏意仕進作誓墓文以見志會稽葬年妙跡湮絕桃公曰不作官一也無官可作二也作官三也嗟乎桃公與逸少同矣桃公書學實出于此頭還山陰觀耶書非小道俗人必不能工也予今于

恍公得其文得其人復得其書然則予如鍾㼆者蓋
不知幾舒多矣

題武穆王卷

武穆死且數百年矣而後之人欲生武穆者數百年
如一日也由數百年以至于無窮亦如一日也豈非
天之報施善人也或不于其身而必藉人心愛慕感
慨以行其所不逮與高宗南而不北秦檜北而無南
心武穆不死將安置之金牌召還而黄龍不飲三字
成獄而二聖非我武侯死矣後之人過湯陰之里憑
弔侯當日百戰之處與夫墓門石馬莫不唏嘘泣下

至夫尸祝俎豆徙徙而是持帛獻醴奔走神潞肅肅
沛沛恍若遇之生爲忠臣死爲明神抑何壯也然則
侯果死耶否耶予讀公傳願讀公書拜公像又願得
公之字畫珍重寶之又願見公之子若孫予今乃有
三幸矣同年太史氏臣六侯子孫也貌公像如生魁
梧壯偉美好如儒者及侯手書許將軍數字節中王
先生號博通草籍之英放恣爲九歌之章狀其精壘
發其駿抒寫其高冠長佩之好旁皇于神來神去之
間然後知楚大夫日月爭光者侯之友也予豈惟邀
有三幸又將使王先生輩爲 天下後世之公言皆如
侯之所自書與侯之所自爲操筆染翰而他人不得
以彷述侯者爲足以重侯也悲夫

石雲居文集目錄卷之十五

書

答盧紫房侍御

入都來數欲奏牘門下竊以再世困苦纏縷難盡且未敢以鄙懷仰瀆長者聽也頃接手示知己之思語言吞吐讀而泣下門下方抗塵俗而游從古人如泰山北斗之尊遇河汾昌黎或當稱晚學耳乃下及于僕僕何人斯敢當此稱謂哉門下其以世法鄙夷我乎媿悚如何僕生平敬事門下卽近日出處亦必告于門下甲申之三月僕以新進三階與聞兵馬錢粮之數知賊勢積重不若南去以待援師與闖師爭之與司馬泊京營主者爭之竟皆坐書生浮游妄爲正

論者悞大事矣都城既破僕百計求死而方密之密托以大事中貴人則持泣會極門囑以委曲存孤僕遂收淚抑氣寢不敢死此同朝同官所共知見者乃事既不果碎心痛哭無可如何閒道求脫賊境從海上借師以殲之此時賊擐甲而圍守城門數十萬從賊者方張官置吏方謂一紙書能立致江南降服若仇不戴天義不顧身冐萬死求一生惟僕與項水心師方密之實有同心以故跳身而南而南人因君死爲利不諒僕苦心反以無金錢相結將置之法嗟乎何其忍也僕非不能死者也亦非無所爲而不死者也不死而逃于賊勢方張之時或猶可得當以報者也然而言門戶恩仇者遂不能舍一僕嗟乎何其忍也昔裴諝陷身史思明以蠟丸致書而唐人稱其忠況僕輩卑避賊而去豈遂出裴諝下哉僕南歸獲見老親蒙死不悔既聞偵捕四出家居必及于難與其身名俱辱何若去之閩中太姥山遇密之知賊西遁僕遂徒步萬里來歸于北冐霜雪之途履棠棘狐兎之徑日不見煙火夜不得枕席幸而得生僕豈討求美官哉僕知南必不立稍托于故人能爲北游賓石者以救之又將待北地知我者或紀其何以不死何

以逃賊何以北而南南而又北足矣會王中丞以姓名聞而僕寢奮然于執君仇者吾君也遂入長安朝廷不以僕不肖拔之佐銓僕踈迂日甚不及盧李諸人遠矣平原有紫房先生當舉以自代而門下又復重以疾辭嗟乎如僕者尚何言哉尚何言哉雖然僕竊恭教于君子矣城破而死義也人人皆死誰與圖未死之孤避賊而逃亦義也如不可死而死誰與白必死之志僕之出處如此門下終不以夏爲不肖尚思讀僕之文章又與僕商腹心則僕其幸矣猶憶公車過德水遇門下如登龍啟戶握手星夜論詩中

且不佞至今詠淮南叢桂向曾招隱士登壇今始認將軍之句如昨日事然則門下今日猶以將軍待僕耶抑眞幸矣僕與門下同世而處未能易地皆然僕更何言哉獨生平爲古文辭詩歌二十年篇什皆焚于賊經歷患難此心耿耿竊自惟年力未至衰耗尚可肆力文章以發思意之鬱結幸得一身則願以文士之習供後世之是非或侍門下一二人憐僕出處知僕固能死者則僕尚不至與草木同腐也秋深舘居木葉將脫門下祠杜氏頽然相對若能念索居請爲數寄好音無遐心可乎臨楮哽咽瞻企之至

寄宋其武年兄書

去歲南歸苦心絕少知者日望年兄來里門爲我解嘲不謂人言如沸生平相厚善稱父子游皆掉臂不一顧嗟乎交情交態古今不可復問者多矣近從弟一身見之是以仰天椎心泣繼以血千載而下願爲太史公韋執鞭也嗟乎如弟者尚何言哉尚何言哉竊伏自惟身名俱全上也次則名辱矣或有察其心神者下此則身名俱辱一死不足塞責徒滋詬厲何爲乎僕前朝遷官十日與閣中爭遷徙不聽與江北爭椎宜又不聽與司馬商城守巷戰如木偶人毫不見省而僕之力殫矣已而中官持我泣遲我有所爲又不果乃決去于賊勢衆盛之時此年兄所知九門兵刃相接乘間跳身寄命如髮伏行城野夜以爲晝幸天假餘息歸見老父一面而舊日仇我師友者必甘心于僕又素忌僕稍稍持論不畏強禦亦必甘心于僕漢陳蕃疏曰今天下獄由怨起爵以賄成此之謂也嗟乎僕何仇于彼乃相加已甚如此哉逆知人情既極反覆偵捕且不時至老父堅不欲他徙僕恐身辱無補乃挈一兒躑躅效伍大夫托齊鮑氏痴兒戀毋泣求歸勉強聽之嘆其爲時命使然耳此後門下信益急方直之殊深念告以爲當亡命江湖間僕無金錢足自結無交游爲我出一語盼盼年兄無由縮地愬言初尚不敢惜死貽老父辱既而思市夫朝聚暮散且不相顧飼行道施其何能久不若逃世外以俟之決策行海上邑捕者聞又躡追龍游袁君所又至括蒼山王君所嗟乎張儉亡命望門投止何此輩亦不容一逋臣哉太姥山遇寄之得金作糧遂從越入閩而豫章而楚武昌假道麻黃僅停一宿家三日歷商城固始又折而南潁州上睢州渡河既渡河即隸大名府大名同年成青壇方治行僕乃知南中多

有官此地者矣嗟乎自七月至十一月步行萬里涉
虎豹之穴淩蒙茸之徑百里無人毒霧陰崖阽阽欲
墮既入楚豫狐兎橫走蓬蒿執戈者擄掠行客僕越
布单衣面月黧黑幸而無猜至成子所更無他願與
乞稍稍得衣食埋名北山之北中丞王清遠直指衛
台孫卽以報聞而靑壇亦不能爲北海賓石藏客矣
僕至河北網羅不及卽當委身事之李賊竊據尚有
喜其帝制而因以爲利者君乆之謂何哉大兵戰太
原戰關中渡江南平李賊之餘黨數月間指揮大定
豈非大績在天地王者起而逃收之哉然則僕將驕

語又何重輕耶入京苟爲五雲舊書生索米無饑乆
而
朝廷寵錫來歸之義突予以佐銓之任隆恩莫與爲比
僕蔵昇夜金茹淡飲氷而都城內外稍稍知僕表裏
他日或不貽知己羞但南轅北轍徃徃而是予立無
援恃有方寸以報國家因而叢怨不小疎遠如沈延
州才智如熊堊堂或斥去或自求解任僕又何能久
居此位不識何時避賢者耳雖然如僕者尚何言哉
僕偷生當世便思盡職誠足以發大君子之一笑而
僕前事既不爲所諒又不能枯槁效一行愛恩 新
朝若更懦下無束脩之意益可愧矣僕是以區區明
告年兄與兄遇父老子弟宜明此意他日蒙恩賜歸
里巷尚可追隨賢者與言及此弟不能禁失聲矣瀨
上近江南年兄科名最著將終爲孤臣耶抑有志濟
世耶撫按泰行催文必督促赴京 新朝尤恨覬望
年兄當先驅車來毋使人得開口也張燈作書不覺
縷縷老伯安福泊令郎君益長進爲問臨楮不勝眷
注

寄呂大司馬書

客歲拜違左右越江河而北逖次了然寢夢溧溧雖

鳴風雨未嘗輟行覗他同袍稱壯遊者不等矣夏少
貧且昔立身行已稍稍自知法度前者見先生之時
願以此相質惟我先生界分而篤義嚴外而和中其
于夏也惠進而教之敢慢于奉持以蹈之愆哉夏私
念古人以天下爲已任尤加意人才苟不得志不能
登崇良善則又數致書于有氣力有道德之人以爲
言而不見聽與能聽言而不言者罪則同故古人必
言之必再三委曲言之幸得深智沉勇能任厥事恐
令默默處此且穪項黄巤以終莫爲之一引手也哉
夏今有其人矣沙溝守備倪鸞出身行間于三年中

乎復曹濮諸劇賊累功致仕其人善騎射絕勇慷慨
以身許國登萊變起強賊據城虎視諸道徵兵數十
萬日費金錢無成功督鎮以倪鑾為材調署新營統
領夷漢諸遊兵夷漢兵敗將某之棄兵也悍而散悍
則難率以守散則難率以戰于倪鑾無難色甫就列
諭以忠義甘苦惟均始戢戢無跳驅之志馴伏虎狼
奮然同仇轉戰百圍頭顱被砲石左手被重創然猶
密計祖帥夜半伺敵忽督諸將入壞城賊持萬弩趨
下猶負痛大呼先登祖兵于東甬角繼之已兵于西
梁繼之活擒賊領二人斬首無筭賊始環潰逃入水

城仍督兵擊水城賊首尾支應始有航海之計噤嗟
遁廣陷沒諸將不知兵法遇敵至則望風潰無一敢
言戰者間有一二敢戰法令束縛不得動行然亦幾
盡矣以夏所聞見如倪鑾能戢戰能立奇功可謂不
惜死及登岡辭序次戰功倪鑾又居下賞不踰百緡
爵不過三級深可慨嘆惟先生文武為急國家攸賴
可謂有氣力而有道德其欲聞倪鑾之戰功耶否耶
夏知賢公卿為　國家惜才苟得倪鑾其人自不吝
達之　聖明授之以節鉞之任但下僚卑末雖有
殊功茂才弗克陳告當事耳夏過沙灘度歲諸士人

為夏言之又考諸同守登城者復如是言以是益知
倪鑾之可用也知倪鑾之可用而不以言之于先生
仁人君子之所不敢出也夏與倪鑾無盃酒情面之
緣而獨于先生有師友道德之義故敢告所聞所見
以備採擇不忍湮沒天下長技人才消長天地鬼神
陰騭主者故承先生不棄夏言廉其實而引用焉

寄王清遠總制

春仲僅兩接教既閩撫覲各郡邑遂不敢屢佈鄙懷
弟與兄年齒相若幕府長跪且定伯仲之好雖道修
達問政如千里而談耳關中初定在廷嚴名無敢出

兄上界以節制仿古命將耑制閫外弟初為恒陽念
代任殊難又竊嘆定秦民于難後擒李冠于方奔非
兄不可而不揣愚陋竊有所陳願兄翁收召英傑使
為國家用保愛良百姓勿為郡邑豪役所魚肉而已
英傑者宜使之踊然而望得朝廷之功名而三秦故
秦漢所拔壘而宿勁兵處其人悍勇自將必多潛伏
山林不苟為賊用或有外委身于賊而能保全鄉里
者此其行義尤在一行之上兄翁儼然古方伯連帥
之任下車即訪求父老諮其人望清德厚為禮貌之
甚者暴其才畧俾著于朝廷豈不有欣欣感動于大

將軍之拊客者乎他如瑣細胥徒之屬稍有能者有司州自彔敘不以煩指揮也如此則英傑皆爭出幕府而可以免于秦無人之譏矣百姓于秦中爲尤苦初苦孫督斂財養兵繼苦賊入養兵疲民大兵既數戰大勝賊遁賊之步騎委棄鋒鏑而居民不獲保全室家亦十而六而朝廷未卽布置各有司其豪猾者必能惑亂署官之耳目私忿傾家訛言激變深可痛恨今以數千里之脊億萬載之封疆付託大君子俾開府坐鎮必不忍亦子之頻遭湯火而無告也羊叔子都督荊襄孔明屯兵渭南兵農雜聚安堵如故人

望兩公如神明不可測其實推誠以待物養德以惠民敵人之所相望以爲父毋師保也而又何戰乎弟屢以安百姓之言爲救時之要務而重借遠人不足爲重無所以發抒胸臆乃不向兄一發抒也其恐乎哉弟才鈍志懦碌碌無所短長徒有羞惡尚望兄不忽知巳之言爲弟憫惜効忠之心俾爲下之質因鞭策而致千里是兄之大有造于弟也縷縷塵聽伏惟鑒採不勝依切之至

寄[illegible][illegible]劉先生

不奉教言數更寒暑然未嘗不懷左右也聞流言困折長者至于就訊江寧同朝知契莫不爲老先生危之有語夏者夏獨謂先生文章規模原本不讓遵巖荊川震川三先生必能履尾不咥蹈阱不陷况兩朝老成暮歲優游田間當愛之重之何至以不根之謗使從吏議耶須援手示勤切逾分更悉當事深炤前誣然夏實從尊集知之不待後來欣慰矣承教選定諸家古文集更善震川先生之後學者爭趨詭傍後來漸染偶麗抄襲四六自擬古體豈特悖謬震川卽王李諸公亦不以爲知巳王元美有一詩題云恭陪郊壇其下遂云戲呈其其爲于麟傳也前有數史漢

句後忽用時文軟熟之句眞不可解今之以偶麗爲史漢者直坐此病吾友艾千子號西江衆能爲永叔之文者特小嫌爲有摹擬然巳超絕吳越諸子矣其二時年最少而能文者獨有蘇武子桓武子炏方二十餘歲今遺集刻江寧可取而覩也貴池吳次尾有樓山集殊有八家之意氣格小弱不能自振劉伯宗能擬漢其于歐曾亦有契入惜未多見其文桐山方密之一時才子其有韻之言出入漢魏三唐當爲一朝之冠古文辭常用鄧潛谷斷章取義之法輒不得佳甚矣難其人也夏于近日文章家獨心服先生

為震川以後一人夏好用長句而先生集中間用勁
句未免小異要之言必近道不以剽掠古字古句為
工此則大同耳貴鄉先達有周公用者其文簡要折
入古蘊名反出元美子威之下近時友人豈凡司空
辨析體裁夷然入雅海寧彥升宗伯多容善蓄能以
陡健見長著述甚多可方李贄皇其餘掉鞅文藝夏
求及見亦不及知私心所見如此恨不能與先生而
談耳吳中朱雲子風雅閎博罕得倫等若明詩平論
之選大非詩家所宜有竟陵惡習滿紙可厭如夏少
作甚可笑亦半入集中何也雲子初為偶麗之文其

後漸行汰去雖未可徑許古人亦目前之傑然者乃
論詩泛濫無所隄防心竊慮之先生論文之暇當併
正之令郎下第不必鬱鬱年富力強于古學何難更
勉其勿為時說所惑寢食誦讀八家之書古今文同
一氣格更無他道也江寧顧與治兄東橋後人詩與
書法卓然名世高淳邢生孟貞頗能為七言歌行曾
入謁否但老成凋謝遠想殷然當世有一先生後人
學為文章者定當奉為指南是以汲汲願請教臨楮
有便與示佳音惟節愛自重不宣

寄劉伯宗

九子峰頭遍開十丈知為老兄青玉案矣莫土人能
不心折耶鴈行無幾山林著述終當讓兄願益矜身
進業毋使後來少俊不見貴池名山藏也珍重珍重

寄朱雲子

汪星聚至廣陵得仁兄書問為慰抵白下後即來詢
吾師舊日門巷不知如何慟哭也猶憶長安集敘師
弟子攄席而談少所當意獨稱服我雲子為吾國顏
子欣然願往從于西山之麓今則吾師渺渺為隔世
人矣世兄過宿先君兩家患難正同九原之痛亦同
不知何以為生也溥儀聊佐山中松夜讀耳幸努之

寄吳昭大兄書

甲申中國難延為家難獨能破悠悠之口以白弟苦心
者兄與蓉舒數人耳天下方羨陳氏有兩君子而弟
遂嬰多口瀕死莫救傷哉一日三階何以塞責賊入
不死何以遲回避賊潛逃何以得當圖報乃南人不
知我心必殺之為快兄左右史閣部並陳本末使知
申包胥必從楚而魯連不帝秦閣部感動涕下沾裳
矣兄之骨肉弟也豈待言說哉

與姜雲滄年兄

台旌抵江北即為地方拜疏情見乎辭同朝皆知老

公祖所欲言者尚不止此也喜慰無似滄桑之後小民易與爲非尤易與爲德紛紛委署如王中丞所云出身不正者近且如何沛邑闔孝廉諱爾梅者閎博通敏當世罕得倫等前苦署令摧折棄家出走弟廿年賜行閒之于邑倘能爲弟物色勝弟受萬間之德矣大京兆陳心田弟同里同宗親愛比于骨肉負氣任事尤可敬畏降補海州心田自能言之托在宇下心田必能隨地敬共以自效而老公祖𤅪注老成于體有加尤弟所切望也生平無他係心獨朋友出處安危每飯不忘冀再生之後以數子爲同氣者乎

答朱勞九

足下新擬科名于世態不患不熱但患不冷于交情不患不濃但患不淡冷則隨所處而安淡則擇所從而久若謂科名既得不妨寬縱優游日復一日學問既不進長從此多與則多求多求則多怨併生平所謂貧賤之交亦議我輩改易情面矣弟經歷患難此中耿耿乃明見世路是非皆由我造惟靜處一室可以讀書長智亦可以寡過僕何足比數年過四十尚未有聞此心未敢自已足下年富力強立身伊始何得不奮然求爲聖賢之學乎歲月流迅良友寥落僕所望于足下者非區區科名耳

寄朱滄起先生

先生以長房之杖致張何兩大雅于黃金之𡋯眞人浮游挾羽都亭又復洒洒出氷雪肝腸照瑩門下士使食氣撈嚼如得方平行厨精華香潔不饑不渴解骰以從奚羨夫賓賓燁燁者爲哉惠叙稱江南三子不敢當然吾師屈尊行下掖吳蒙輒盛爲稱引遠想慨然昔蘇源明恨不見古人所不恨者獲見元紫芝耳繼山雲璈蘇門鸞鳳今乃親承下風豈非天幸夏好爲古文辭二十餘年實見韓歐尺度流澌殆盡一二剽掠史漢者觳調卑下流爲六朝未免小見强作解事夏有友艾千子張爾公實能劃然中解今又得先生推許大河之間君子深思豈易易哉簡中又及釋袂行果旬日拜表耶他日奉杖屨而遊者必夏也幸以山中白雲招我而贈之

答王覺斯宗伯書

夏從事文墨輒思就正先生則嘗私評王先生之詩沉雄而奇核遠則少陵近則空同而又習見先生法書轉側縱横合乎古人特未見先生古文辭則夏又奚自論議王李綴拾史漢詩而多僞毘陵晋江鹿門

震川數先生怲怲乎能鏤刻萬物之情狀而接以蕩續矣二十餘年慕義不倦恨不一當先生發我胸中之所言先生雖未見夏恐亦不能舍爲後學之穀氣不幸而遭甲申之變有所待而不死賊方盛而必逃先生聞之必于邑感悼亟引手而呼之語何至如來示所云乘危而擠井下石也哉此傳者盛其辭夏實未聞也況如先生所云則夏果在先生包容之中矣夏竊論古今以文章自雄壇宇者必無殺人之心易世再生目中英傑所存有幾紛紛怨毒相傾遂至徒資非笑苟有豈弟君子何忍復以方寸之地特起五

嶽而使人迴車塞産徒有不平之鳴乎兢見不遠先此佈復

與宋轅文論文書

昨示一序一傳讀竟即點次奉上尚有不盡言者轅文爲常給事序藴深涵澹直入古人奥域矣若近日之文似有舊序在胸未能舍去以斷句爲勁以離句爲古此弇州史料之論斷也其去古人遠矣若我所謂斷者全氣推衍行止自如譬之江河之水隨山石曲折而成波非一往不復之水也我所謂離者篇法先尚提挈次則敷陳其後迴抱前意使人知立言不盡之法非忽而入史忽而入傳之爲離也至于摹擬之文則出新意亦自可觀然不足貴也毛穎傳終當单行近日于鱗以呂相絕秦書裁節爲絕謝茂秦書直以文爲戲矣不必効也況嫫毋者黃帝使訓宮人而有淑德者豈可移其名爲楚醜婦之通稱耶美惡比形自不害理但以之作傳未免唐突古賢婦耳僕于古文辭不敢謂能嘗奉敎于君子矣寧避毋捷寧拙毋巧寧切近毋浮誇或稍稍不失古人尺度然時俗方尚偶麗而僕欲自伸其書生所守之說其不叛而去者少矣私心竊計轅文讀古人書作爲文章必

盡得其本末源流斟酌醖釀放而爲言然後可以盡洗惡習是以于轅文之文娓娓言之不敢匿而不告也友朋道喪虛譽相高未有真能摩切講究者僕與轅文何等相期而出于此轅文其然我言否耶

寄吳昭侍御兄

讀大兄荅老人十問可謂微妙員通但不識來荅之先果能不由擬議既荅之後果能不落影響如所云廓然燬然否學禪者以父毋未生爲前以末後一語爲後得弟指切則必逃爲無前無後之説以自拼其門庭自張其武斷謂儒者支離甚耳然終不能使與

定人無疑義也弟今年多病病中無世俗思慮惟摩切聖賢到今一線不斷一脉不隔之處天地萬物與我同體只爲己私不化遂成鈌陷學道之人未言克己卽言歸仁未言先難卽言獲未言事卽言得此古今通患知己之爲害于天下又能知己之爲害于己而用大師之力不可奪之勇以廓除之由內及外由親及疏由赤子知能至大人變化終日所言皆是也終日所行以是也知至知終渾合無間此易之所謂元善春秋之所謂春王也兄以弟言爲然耶否耶姊兒老人與人議論多與王心齋羅近溪有不言之

契非老人援儒以入釋也兄以老人爲眞釋弟寔以老人爲眞儒耳言至于此非當面商量幾虛一生而前此在家混從地師閒遊山川今番小有所見又不得與兄寔究微言大義慚愧不能已已若蒙放歸田里追隨杖屨必不敢虛負知己拳拳也老人道體何似念之弟未卽通候老人素念弟如骨肉必以爲布臆千萬語矣此中相信深切不妄語者惟老人及吾弟兄耳李聖一年少有古學高才老識罕得倫等頃因旋里乃托布所見如此兄有眞切論亦須寄來也

與周生於

門下數致書皆不識所言何意大率如韓子所云不爲衣食所困得以大肆其力于文章耳雖然衣食能困人不困之時其困人愈甚如門下奇才刻思何微不入何堅不破乃不用之于學道而猶有世俗之見也願門下思吾言也守亮招來問業甚慰遠思惟門下持論平處世和毋輕見人之不是毋偏執己見虛心體貼論孟學庸語皆學者對症之藥此外更無所謂博學詳說也僕老矣頭重目昏惟日夜摩切義理他無所與望念與門下二十年貧賤困苦之師弟而不以此心此言告之我則不仁矣門下其棄我言耶

抑有以復我耶

寄馬總督擎宇

企懷山斗數年于玆兒子家問洎南中友人有相及者莫不感荷高深之澤詩人所咏樂只君子邦家之光敬爲頌述台階矣其固陋無似側聞德音如躬承披拂然未敢以一函輕瀆左右跡淵之罪夫復何言公和風慈守弟在數千里之外有溯從伊人之思正不以世俗往來頻數爲歡好無間也老成碩德覩如冬日弟寔以公爲同心同氣不識許我納交否兒子愚劣督責不能及賴我公雲蔭之下安守門戶其爲

惠于弟者豈言語所能鳴謝耶大行李君南來肅候
台前附陳鄙意不盡依切之至

荅鄭兵憲

秋初接一函知門下信道益篤守巳益嚴必期不負
官以見相成之意若師帥父母皆存此心皆寔行此
事何憂吏治不及古人哉願門下勉之小兒遠居江
寧惟敎以杜門不通一問庶幾不得罪于長者人之
相知貴相知心不用情乃用情之至吾輩交做勿失
可也

荅州牧琊先生

前承惠示即致報書中有論文頗與時人好尚不同
就正先生以令即舟行遲遲奥從陸路畨達若無便
人遂浮沉筒中此心奉敎左右雖達道如几席諒不
以疏濶見過也聞老先生選定前代詩已有成稿不
識于古文辭亦相因付刻否夏二十年來與友人論
議宋文憲王忠文方正學王陽明王遵巖唐荆川歸
震川諸先生爲文有法度有含蓄當彙爲一編其中
神合古人不減史漢矣如李空同何大復王浚川王
弇州李于鱗汪南明諸家或摹擬史漢或綴屬左國
雖有離合之不同然去古人亦遠矣其餘不能如潛

溪諸家之學空同諸家之才竊取浮名妄庸何疑公
安竟陵其尤也不辨體裁不求雅馴滿紙機鋒韻態
一匯一段狂肆詆訶託爲神解稍黠者習求對偶麗
雜浮濶以爲史漢典厚當如是眞東書不覩之人也
又嘗彙爲一集三集成學者于文章知所去取矣先
生以爲然乎幸有以示我夏年來多病苦無良劑靜
夜思維情識流浪何時可巳聖賢之心傳諸論語大
學諸書而學者不能反求之于心是聖賢日以言語
告人而我不知其故也猛自省察眞無地可以自容
頃聞有小明願與友朋摩切又不能向先生道其所
以悵惘未可言喻聞先生益精養生家言神仙可立
成豈參究參同悟眞而有得于眞陰陽之說耶抑如
丹士所云服食長生耶先生于夏有不言之契在世
俗離合之外必悉心告我無隱令即學業何似讀書
爲制業當力追作者毋謂時趨如是姑寄託以取功
名也取功名而非名理合道之言其事業可知矣願
令即勉副先生所期耳天氣增寒百倍珍攝爲慰

荅李映午

王生埽附致一書未悉所懷也氷玉之操近益著聞
撫定山巢輟戈事䏻眞實豈弟自生智勇學道君子

與俗吏相去萬萬耳天啓公祖交門下甚密不勝欣慰賢者雖有愛民濟世之心而總統方略提衡師帥者掣權忌能何以克濟今旣兩賢相遇而相須之殷矣何憂盜賊勿戢民生勿遂耶願門下益勉力任事公論在人擇材任　朝廷未有才如門下而闇晉不昭昭者也孟旋先師後人何似前以佈聞當日從遊之誼及患難奔走不及過問之故矣

與趙丙三

門下來知我困如山居人欣然所索而返此近月友朋最難得者共望我甚奢而責我甚重以為投足太策之門便可立致青雲下此亦得潤色得李而不知不肖謹守法度惟恐有負　國恩敢私徇情面乎門下能不為流俗人所惑相慰別去如馳數月間正不能不賦秦風白露之章也眉老益深靜自得大可繳愛令日驕語岩谷者多是惟恐人不知我之心求人知便多憤激多憤激便多喜好藏身不因學術不純不足比跡古人僕生平數愛爾公伯宗眉生三君子正以其讀書學古大過時人交情友誼有金石之堅芝蘭之好耽世而不耽心恐潛而實有情他日定當傳諸君懷我耳門下能從微君遊薰德沐教日新月

異使我遠道欣慰比匪則傷從善則吉與有道君子最久論議尚矣締交要津立身公府孝哉

寄李操江

遠道絕者數年而不敢以一函輕瀆左右非自蹈疎遠之罪也恐鄙聞浮沉知已如公定心相照耳江上久困兵火民無寧宇公開幕府以來官廉士肅文武為德風聲所樹莫不瞻望山斗況弟素辱知愛比丁為行耶兒子居江寧小婿方仁植之孫托在宇下尚祈曲注教誨遠道不能經營家事所恃以無恐者恃為公夙契必不使之舉動失宜以召致侮辱耳大行

李生年少古學論事鑿鑿過貴治喜見顏色而又託隴西一源共歎然可知也秋風高張聊乘鴻便不勝馳念之至

與諦先

自諦先旋武林而二如華竹來都門以貧無脫粟之官而當諸門人絡繹之求人之患在好為人師此不特為滿足不求進道若戒宛恐世路多荊難于支應人情也令師旣得實山便須畢此大事宗門無但化更不必旁求只此足矣諦先係佛門弟子當思令師付託之意精進猛力拔塵修覺方是出世人豪耶以

招徒置産爲足恥支持門戶事也日復一日少壯者老大矣僕日夕痛悼四十餘年淚如醉夢不能爲儒者游嘗遠大虛負知覺言之可爲泣下君輩既無佑累已有却一半掃除而復紛紛紜紜比有宦家者更甚此名爲僧實非僧也以諦先大有根器切切言之更望勸守本業毋以多識官府爲能事也公朗太史來武林便附此音

答吳駿公先生

良每擬制義中有震川先生後人萬萬不可追及于序論朋友之文申明此意及讀先生墨義與房書行世者輒嘆服震川之文爲不孤矣震川制義茫無涯涘若大海之淵嘯魚龍而盪日月也其爲古文特謹嚴尺度援引古人與人相稱與巳意相接大洗剽掠摹擬之病宜乎王長公之久而始傷也今之爲文者不知長公之所以自傷與㝎泓朗者之稱而徒效長公少年詆訶煕甫以爲文章在沉愽雄麗耳此豈可謂知文者乎良讀先生制義竊妄意先生必能爲震川之古文恨無由相見一快生平所愛慕而僅從雲子所選詩平論得先生吟咏數章庶幾大雅復作矣良猶謂雲子論一時英傑之詩多取其近于竟陵者

殊不可解則心竊憂之曾投書錢牧齋先生知其將有不起之疾也而雲子果下世矣良友幾何堪此淪喪又恨前此未能因雲子盡發先生所爲文惟待異日奉杖屨請教耳乃先生不我遐棄稱引拙文寔發胷懷何以得此于先生耶良于制義日竟數義于古文或有數日或有經月未成忽伸紙草就大意寧拙毋巧寧遲毋速寧拘毋泛當世所謂高材雄辨不過四六之雄或以論議不相上下遂至多忤今良亦自悔文辭爲累玩物喪志藏之不復書以示人而先生言之若有所深信不疑者良又因先生賈勇奮筆習氣復萌矣豈非知巳之言重于金玉耶先生家居著述自娛日望惠教而良亦求先生一序言述其所以庶幾古人末面之交尚有心相期許如今日婁江之與瀬上也秋風高張有懷道㕔惟德音錫示爲慰

答蔣侍御

年兄直嚴正氣上薄雲霄弟方幸從賢者游而甲申之變任事數日而敗閶關萬死而逃仇者借端設阱遂至經年風雹艱苦備嘗懷我知巳想言靡從迄今事定思痛徒令涕如綆縻耳先君大故皆弟宿愆所致煢煢草土不比人數乃猶辱垂注耶肯慰交切敢

不佩德項下地牛渚日以爲歲不識何時獲晤言也

寄王大中丞

歸後日思淮南矣省下食指多而米價昂田園荒蕪又久煢煢之子百事艱苦不若寄托宇下時支持斷易乃悔此番移家真多事也仙霞之事想見塘報矣奸人厚毒當世善類凋落真足泣下今旣殞于厲鬼江南老少莫不歡舞相告人心怨怒同然如此天道可畏尤可信也

荅朱先生

閣中閱貢卷出始讀吾師手書南華秋水望之而歎

庶幾博大真人哉文序及進乎道者此非夏之言也昌黎子送張童子之言亦孔孟以來諸儒相傳之言也道大而無外小而無間儒者于此條貫統理而後不爲虛無澹泊之旨浸淫而潰其隄溺其醇則我有所以知之明守之篤也知所知守所守是以道在我而物莫能勝此其說端在師弟子之授受而朋友倡和如伯叔者猶不得而並之今之爲師弟子者果以名乎位乎抑以道乎如以名位則名位所在而我師之苟名位一旦出于其上而諱言師某者甚多也如以道則以道之所在而我師之雖名位差遠必言師某相見請待爾夫避人不敢指名張籍輩名韓愈豈籍非韓公門人耶且夏見有受先生之恩者避人而名小有患難則諱言師某斯人也實不能爲先生欒入室之戈而下同于陌路之悠悠泛泛者夏抱痛于心竊歎今日爲師弟子如此而已是以有受爵不忘而進于道之說受爵不忘一班俗人之所能爲而賢智反有所未盡則夏之立言誠言其切近而非過耳至于先生齊物我忘得失等蒙山于毫末幻古今于旦暮此眞名實情遊物外夏未能得其解但能知所知守所守以求不悖于孔孟而已矣力小任重惟有

退步然亦不敢後先生也勉首屢賜爲望

荅錢大鶴職方

褎蔵出走閩奧門師友盡被幽拘與脫賤軀使鼠輩遠難成案計幸中而獄甫脫集聚有期延佇不已何則吾師復罹網羅江南賊起望座斬關佻如山海委于草莽煢煢此身何以爲情讀老門翁手疏陳義逾分覬不敢當患難相同相慰喜至展視同人涕淚且纏麋忠別諭奸人之尤假藉清議以伸宿憾無良至此惟有仰天歎息然向之所謂忠臣義士者適足賁後人笑柄狂瞪不醒流毒安忍生平號文子游間皆

尊爵反辱黄池伯宗貴里要予貞得立塵表不謂同
爵又得衆尹也賭開乞致節懷滄桑之後怨毒宜氷
雪消融而好善之懷知我之感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若能矢爲詩歌當令後世尚知執鞭孫賓石諸人耳

寄覺浪大師

去冬讀大師一書泣喜交集旣恨情識流涙向虚空
中點綴人我又念人天雙眼燗燗六朝風雨兵火之
後猶不忍舍一焚焚子獨語無佀慰藉拗引倍于座
下當幾者豈非大師與佛孫肩之願力耶是以始而
泣再而繼之以喜也其實喜者仍是可泣大師何以

教之入長安病甚萬里行路疾嚮巳久旣脫網又復
猾濡情緣染不能割以此一旦周作血痰迸下粒米
進輙嘔出旬月伏枕百藥不效病夫于此小有安欲
然因病得安欲卽因安欲得病占先生操持氷雪能
人之所不能共終身是病耳疾痛在身頓見身世都
幻果幻耶而此遮掩文飾至此伎倆窮矣大師具無
上智慧開拓學人如江如河若蒙指示病中尚能承
當耳蘇子捨所愛作供養不孝慳愧之甚長安門庭
比于世外不肯讓萬松老人一步然病矣病亦病也
安欲亦病也知安欲是病亦病也大師何以藥之家

大兒是大士熱斧斤手不孝豈慮其機熟成習數晨
夕時知不惜智拔吾家弟兄也瞻望江干不勝依切
之至

答陸玄成

老友相别淮南有懷無巳旬日歸不識道履何似書
問甚艱得來示伏枕生喜病久未愈請歸不獲藥物
無資焚焚歎慨慎祕兄惠顧與否以此日懸懸也龍
池山固佳但開山田衙去三百畝僅存百畝以百畝
而派三百畝之糧一不便也爲畝之山無人看管茶
笋之利不足償税二不便也卽有他可管而入山甚

艱護持少人三不便也爲今之計莫若盡捨入龍池
寺中以爲香火之資貴邑縉紳不忌而他日入山不
爲生客此最便事幸卽圖之若寺中不須此山徑還
原主不孝無藉此也

寄宋年伯

不孝與令郎年兄科名姻婭遂中輕薄兒之忌乘間
投金必置不孝于死地而後巳昨歲獲拜床下真隔
世事矣老伯愛不孝如子出入必問休戚相關嬰變
歸里慰勞有加不孝所以晨夕涕下願讀太史公書
矣遽顏失血數斗伏枕爲苦豕頓旬月每懷道履悵

不挾長房杖縮地以從陳情乞身又有在京調理之
旨嘗世老成幾何而睽阻若此徒自傷煢煢耳近履想
益康勝手中鴻戲具有神力幸多爲之不識尚肯悉
示不孝否年兄棲息何所令孫學業何似此時以承
奉菽水爲貴萬勿遠遊貽慮也忝在至戚故敢直布

復李世臣中丞

春初過鄱湖企望道駁弗及就見悵惘如何長安從
令姪兩接書問感慨當路殺人媚人此弟所悉于北
來者不待言而知其人矣文定先生以厚德貽子孫
之澤而親翁革端行顯爵柱石江左反令含沙之衆
能折隕玉樹憊于吏訊行者莫不傷心如弟遭歷患
難更切憤激但愧言未足重無能爲令姪生氣勢耳
然弟切效于左右者不共之仇兩令姪必不忘報然
以意見定人指使莁無實據又恐仇者日深反激衆
怒能報仇之人必不見有報之迹必不輕出一報之
言如令姪舉動恐反多特獲老親翁共詳以此言示
之氣誼相關不覺縷縷滄桑之敘變異萬端在高門
世族或當婉曲以竢天道之報施耳鄙衷幸察之欲
言不盡

荅方坦菴先生

白門日擬趨教山行委頓希見長者羈車長安翹悵
失此良晤令郎親丈不孝竊識之于衆口如波之時
十年名場不得姓氏私心怏怏豈相士術疏耶抑才
人杜德幾耶南國揚發高門得三從郎中與次公歎
論森然武庫更過夙昔言念前期風雨睽阻再世集
聚珍如夜光相對未嘗不泣下也試中願得杳名卿
附不朽短識庸從遠覽遂致就選人格賦詩言別歷
歷以政事文章發皇家學爲嚼耳承手示婉委情至
歉以戲鴻之筆下覡煢煢晨夕珍玩不能釋已入夏
苦病血粒米不進伏枕旬月乞身未得奉荅遲緩歎
罪如何老親翁先生望重東山進留周南同龍尊顔
切何當事言之未得見光霽引自媿言不足重敢辱
老親翁推許過盛耶氷如年兄家居安否爲行多尨
遠望神傷幸老親翁時有以慰之客之令姪有歸信
否直之來南更望提撕高門子弟皆異人絕遠時俗
愛而教之此其時也伏枕奉修寸羽致我繾綣惟德
音勿遐爲禱

荅狄秋水工部

邑中數十年來不聞有廉吏可爲之說獨門下信道
甚篤守己甚嚴真不愧水部矣書來益悉夏陽居民

鮮少近增樂聚又知部中託名避役者丞之使去自
有水部未能如此之清肅也[illegible]部武官再四存
逆雖退閑自廢又喜里巷有同心耳徐州楊生渺不
得問豐董兄亦僅持一紙李五官不識治生何狀歲
暮行事俱待秋登數千里盼盼乞一速之俞善長子
乞爲丞汪沛邑諸君入京未有通問者人情如此當
不足怪也

答聖秋書

汪廣文來獲讀門下來書爲沛生號呼乞引手辭旨
悲切可泣鬼神交道浮薄而念友如此僕稍服門下

有古人之風矣但情事諱忌難辭覼縷是以敢爲門
下細陳之僕與某交有年胷中多容善蓄博聞強記
罕得倫等洎所著述初好新超稍進洸深曠渺成一
家言僕心實畏其能每與桐山言之此亦門下所知
也某衆孝廉僕猶爲諸生見其得意豪舉輒數進戒
某叱之曰迂儒也僕于甲戌偕上公車議論抵捂遂
從此辭此沛人所知而門下未及知也丙戌僕過豐
縣豐距某非五里馳刺來見僕引避疾驅而前比歲
入長安三及門僕拒不與過此都人所知亦門下所
知也然則僕之見絕于某也亦已久矣僕得過之時

闔門皇皇百口爲累未嘗有一人爲僕訟言者嗟乎
人情反覆瞬目倚肩皆成陷阱僕竊自惟[illegible]莊過延
命實爲之于人何尤若有如門下慷慨急難疾聲大
呼爲某論冤狀豈不毅然稱丈夫哉門下謂僕不出
一言而某冤似若僕可以生某而不爲之一言也則
誠過矣僕與某雖參商十年愛惜高材生不肯棄去
設生所犯事畧可開口論列僕且[illegible]不發嚴息此獄
彼之傾危而孫龐之反覆也以大義責僕更何辭若
生所自爲狀乃連飛語陰陽徒黨偷國之徒伏莽嘯
息當事勘驗情實不有株連豈肯輕殺一書生而必

責僕以排難解紛將託之華札耶抑傳之口語耶僕
恐生亦不得顧而僕重得禍患昔人親在不肯許友以
死甲申之變老父尚無恙僕偷生跳驅避賊而南尚
未能死又肯輕爲發憤于非常之事哉嗟乎僕之心
誠未易爲門下言也僕比年多難游從叛散摒井下
石反而負心皆平昔握手歎好之人幸蒙
恩宥放歸旗下足不敢出城户不敢言事春秋祭祀子
立几筵不能呼諸子以從父母丘壠在江寧山攏未
能贖視松栢數千里舍音問塽絕已易寒暑病妻幼
子比涕下中夜推痛僕何以爲人趨走入朝比肩貴

刪獄笑尉勉及獨居一室百憂叢集嗟乎門下視僕何以爲情乃又責僕以出言救生哉僕于幕府雖有同官之雅出鎮要地不奉顏笑已久其能望以不可挽回之事乎生之生死聽所供虛實僕之不德重絕朋友又承門下之責備惟矢此心于天日鬼神耳門下所引救夾槻爲緯真盧生以酒得禍于潞縣令謝茂秦流于庭陸吏部殷其役非緯真氏也胡公宗憲號梅林殷徐文長于死非胡梅也文氣類古讀之不覺其誤然亦須考証明確也門下勿罪我言幸甚

與共相

昨匆匆奉答言不能詳張生口無妄語足無妄動邑中迺家子莫不矜式小兒業師芮君號稱老成亦心折以爲老成人唐定西所云實彼惑于舊師入館見妒而不知其故也虛中傳識如門下而亦輕爲逬逐之語耶張生師事門下道義不薄而亦有三至之疑耶嗟乎爲張生者實難矣僕自得過以來人言叢至幾如經秋之葉賴有數知己慷慨別白稍有生氣邊延至今望見天日張生以督責生徒蒙此詬語門下不爲慰勉乃亦有惑志耶張御史外任于本院而揑詞吏部陰授線索襲少常力爭其革職而反顏下石幾不能生亡金失牛豈獨古人多不自哉僕親受之中夜痛心疾首至人前勉爲笑語僕既自傷又傷張生同此矣至如門下所云逬逐少年益爲可怪坐松亭者一爲芮君小兒師一爲王君故人子顧我於患難者也頃歸矣一爲弟一爲猶子從江南來長安周旋悅旅食維艱勉強過我許求若爲許石城之後人僕過金陵數主其家豈至今日不能授餐耶僕不知門下所云少年者何所指也然門下愛僕之意過于尋常萬萬謂之知僕則未也事關張生生平不覺縷縷及此幸以此書悶之坤老親翁若候年丈毋謂僕

開罪于定西也幸甚

寄馬章民

燕磯別有六載而兄丈文章日係僕懷讀茅山詩如共策杖于三峰之上矣孟河先生詩實比肩空同而七子標位不及私心恨之今得兄丈爲後賢不患有美弗傳也聞讀禮爲怡然尊公先生盛德和風邑中前輩之遺古道日遠後人何所瞻仰若不棄固陋當附一傳以不朽也楊文宗識文名久矣新有著述幸一寄之春來孝履何似郵便示我不勝懸切

與馬嶲長

聖天子臨太學環階聽講經義數十百子弟恨我兄丈未能與此盛事也昆仲稱邑中高材生屡困于秋試殊不可觧若早來長安偕諸英傑抵掌論議必更有萬丈光燄又以讀禮留　里門深爲歎息顧丈善自愛甭雲之翼歷九萬里風斯在下豈只尺觀乎坐卧松亭懷人瀨上不識何時握手道宿昔也

荅王清遠

春來正須便郵奉達書問而南旋者多從陸懸懸如何頃接手教知老兄之不棄弟而實有過人之情也弟益老矣比來目如霧飲食减昔半非大用蔓附不

可而附子求至兩許者竟空諸市價矣以此益信藥物之難也晨入申出日以爲常幸從諸君子後可幸無過但當

聖明切切圖治之時固陋如弟有懷莫展而恩眷之隆愧無可補兄其何以教我乎日望兒子來長安而延遲不發甚爲可恨兄幸與舉老公祖言之假以一舟便可移家也舍弟來長安貧無可贈舊有房一所在淮城中尚有求兄之價萬祈與劉种實年丈言之至于兄爲行之義久而靡篤特令舍弟致我鄙懷伏惟興居萬福爲慰不宣

與吳邸大兄

弟聞大兄聞道之心更過于己道無人我聞無先後弟與兄同學同志經歷患難知愛耿耿誰謂兄獨行山徑對坐天空木脫將耶弟亦老矣人言之後閉門日多痛悔前此役使知識不能討抉本源毀譽浮動實未安穩受用將誰欺乎數書請益竟未見報不知兄何以辭我蓬心也兒子質近豈弟亦無世俗利祿在念但語言失次第舉動不誠實皆心地不明之故有母有子勢不能不令之歸此後督責望兄以慈心毋手卅兼而行若少壯流浪老大無成是亦大兄之

憂也覺公近益深到姑孰淹留得自在神通當事大功德與雪園前案正同莫錯認也晤時乞致相懷更與手示近日道體何似秋深吾兄爲道自玉

又

一年中僅得字亮來一書前此數有請益竟不見報豈未達兄前耶學道之心老而益切望大兄精進亦如弟本分事斷游想省應酬語朴實無能不爲人役使雖未聞道從此入手是爲究竟文靖公爲無尸䰟不爲籠罩籠罩二字眞學人病根也不識兄以爲然否覺老大有見地實能蹈諸佛頂額弟亦不肯作嬾

人視竭也長安馬塵與深山何異大兄不以弟為妄
言欺人矣兒子南來專望責成此子有餐性而無學
問漸以名教樂地則閒雜之人退矣老年兄弟真實
關切想不待再三囑也

答張按院

豫章吏治之獘百姓之苦正非一日而門下與撫公
所見諸彈章者能使人心震動從此有更生之望矣
欣慰如何僕經人言之後自知積有怨怒閉門思過
又念
聖明在上太平可計日而効如門下諸公各能經營料

理不畏難不狥情其于國家事大有裨益真足以起
我衰媮且知廵方也僕更感佩門下矣南昌徐巨源
宜春張爾公諸君何似東鄉文集有全稿否乞留意

答方仁植先生

接數書知太親翁發憤于此輩者深矣身受羣小之
口侮辱家世八年來痛定思痛寧不傷心然不肖有
所啟于左右者江海必有風波人間必有恩怨恩不
可忘怨則可已人之加我者皆本分應得之事而我
之不必憾人者非故為迂濶不情之論也諸孫英立

不墜家學太親翁何介介于人情哉至于不肖少年
倔強名場妄持議論避賊而南應受阮馬之毒矣幸
而[illegible]自愛皆本朝再生之德迂拙多患又賴
聖明昭雪朝夕言念感極涕下一官甚貪實願小有報
效裨益生民其于隔世怨毒直一笑置之太親翁道
學淵源仁心為質胸中尚不能容若輩耶諸人得志
仍非爪牙此亦聽之天道耳何容心哉問令孫能文
喜甚德門子弟前程遠大太親翁督課娛老又安問
生平有不平事也骨肉至誼敢布區區惟不責愚戇
為幸

又答馬擎老

方訊元駉太史一致書問而貴次仁年丈復來典闈
試諸君子獲進台階傾吐所懷如弟親侍左右矣入
署以來益企道履聞老祖臺于弟多難之日眠食都
廢非知巳道義關切何以有此友朋依藉嚴若一巨
緩急掉臂不顧反脣相譏真可慨歎老祖臺不以弟
爲不肖而進之於同氣之列可謂一時心相知者但
有感佩而已屢求出示實不得巳小兒來長安親族
無賴尤當豫防生事耳

答張完真總督

賊巢既破望風飛解數年根株不拔者一旦釋戈就睸仁兄于百姓有更生之德矣弟更有所慮者黄河北向濟運道無損總河先生以數十萬之金錢與全河爭長流之勢果能挽而入舊河耶抑勞而罔功耶弟考漕運全圖七十二泉滙而成流昭陽微山諸湖蓄而待洩加河之口自宿遷入前此漕運之船避河之險急于入口豈至今日反欲趨險以爲功耶役動民夫久疲不止河上人來皆爭言河勢未能如人意也總河先生未聞有一語商畧正恐數千里之楊揶不能應付數年之下帑民力既竭賊盜因以煽從爲

憂不細此仁兄所管轄事敬因使者之便佈于左右若河未可急同功未能猝就漕運未至大有阻碍當在下流開濬使入海路寬不當在上流逆拒使全河足以困我民力也近日無水利諳家之學又無善治水之人是以一倡百和日河宜使之南行而弟獨以爲不南行無碍于漕今日已見端矣此肓可採仁兄當于總河言之日抱杞憂不能默默惟仁兄報我

馬擎宇總督

比來不敢與他人通書問惟老祖臺之愛之素中有所懷輒思傾吐然又以數千里遠道不敢信無浮沉也前北元昭想已遂覽弟有所囑者敝里民困于解役久矣前此一條鞭之法民納銀免役今則法廢而民少役多矣民何以少以避役而少役何以多以求避役而益多如紅花顏料上馬豆黄蠟之類每一差出小民百計求脱溫厚之家善事上官而免中戶臨期飭點竭力挪移而免其所不免者單丁貧戶矣單丁貧戶不勝此役必至賣田宅鬻妻子而向之所謂溫厚與夫中戶足以自活經數年之推敲亦幾于盡矣如此民安得不困藩司既不以折色上請縣官又不設法豫備各項解頭更換點差不如愛惜各上司提解役人乘馬至敝里官長剥鄉民解之課不過一

百金而數十金虎役之橐尚張目怒眉以爲不足也兵火之餘小民僅存皮骨百方休養未能增益而乃以一解役之故重致摧傷今日所恃以更生者惟我老祖臺一人其安忍不爲之一恕言于左右乎元二年之間山中嘯聚寔繁有徒分兵彈壓誠爲善策上年議裁兵而敝邑有馬副將之揭呈實以馬君賢將也然有兵少例雖馬君賢能使其不譁而求食予如弟所聞鄉民薪米入城兵先要于路以賤價奪之忽而入城則昂價以與人矣他物稱是小民盼盼莫敢

誰何有司知而不問勢必鄕民交易隔絶豈地方之
利耶況營兵放債厚息估計家資十空八九其有蓮
年文契及紙上虛銀民間勢所不能得者莫不投營
借威逼取無厭是漂陽有兵而無民也馬君雖謙謹
清慎能盡除此情弊乎前留兵者不敢再言不肯留
兵者必重怨前此鄕紳士民之多事貽害也閱邸報
又增添四百名原數未移動者已不可支而數百名
之兵不知何以爲居又不知何以爲食也惟老祖臺
詳以示我弟居長安去家日遠于邑中諸事實不能
悉擇其目前所最爲民害者謹告之老祖臺不棄鄙

言檄行屬吏爲公派之法使民不苦解役將士有安
頓之法使民不受魚肉在公一指揮間耳事關桑梓
幸賜裁察

答京穀

老弟雖病必不死以先世之德與弟之爲人知之也
乞善自調攝老年兄弟不過數人患難憂傷衰白之
狀益非昔比若蒙恩放歸田里獲與弟韋坐對茂樹
持節觀良苗新麥與鄕里人言往事于願足矣家人
生産不敢問也

與袁將軍

宇兗來聞足下爲我責家奴之生事者喜甚如此相
關方不負患難與共之義世俗悠悠何足論也更望
始終督責㢘使奴子輩皆知所畏耳明老地理之[illegible]
當世罕得倫等前有論地九說竟未見報也相晤非
遙率復不盡

示兒書

汝到天津李儲丈寄到汝信有談因果報應而爲善
益堅之說深爲可喜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
善之家必有餘殃聖人之言深切著明如此豈可以
報應爲誕妄之事乎人生一心與造化相通漸染世

味漸失本性夢中援掇毫不寧怙此日夜之報應也
知日夜則知一生之日夜矣知一生之日夜則知生
死矣天日鬼神昭昭視聽若不猛發深省錯動一念
罪過自受不可不知汝既悟前非不患道心不充滿
也十月間汝六妹竟以痘殤此女三歲能懷父母能
使諸母得其歡心殤之後舉家痛哭前年五官之痘
與今六妹痘皆是元氣虛弱有藥莫救以此淚眼欲
枯矣汝兄弟成行我何苦爲一女傷悲如此但痛念
人言被拘之時汝妹日倚門而呼及蒙恩釋喜躍抱
我頸如此天性孝愛豈不是有夙根之女又自傷年

將五十而不聞道虛糜官俸毫無補益于人世而生平積聚愆尤以致降罰見女得此奇疾目中罕見尤不能不涕下沾裳也寒來有此傷心日見衰老告歸之念益切將激切陳情矣汝六弟幸得笑語稍破愁城可向汝毋言之函山地須託玄卿事大伯須恭謹覺老人近況何似併當問之

荅李玄佩公祖

讀近刻諸門人文其湛思厚力足以擴却前此之狂毒惡醜而又能不與清溥者爲隣使我華數十年夢寐于文章之事可以無遺憾矣南榜發知名者絕少

豈南國以嚴名爲戒昔幽潛自喜耶然聞合尺度者昔簡少爲貴正與老祖臺賞識不遠也黙公高擬甚可喜有才如此無徃不妝並見之矣寒來殤女爲苦多患之後以庭前笑語稍解憂傷忽棄老親而去淚眼昏昏何以不能忘情如此學道雖久于安身立命處無所得哀樂過分理所固然又以此益深自責也

荅寶颺兒

數問吾兒浮寓京口豈鶴林北固之佳勝足供泳游耶抑多故人與共晨夕耶比來不得書問抑以弟多患之後棄置不足論耶使來持一函至既自喜又自傷也官貧如水兒女相依寒初雪深處一刻女淚眼枯矣猶憶拘守時裳思釋歸女兒而大喜就懷中扯携曾幾何時而委之荒野我實不德以致罰及骨肉女得不憂傷以老乎弟傳有氣疾近益增劇胸臆作痛目昏如霧兀坐如枯禪求如仁兒放浪形骸且不可得矣厚行關切故悉陳之詢使知非虛語也千萬節愛自玉

荅鍾文子

年來不得老門翁一問或較士各郡評文爲勞耶得手示何勝欣慰吳門師門下士落落如將旦之星而石栗枯

門翁獨以文章之事宜揚義理使齊魯之士咸有法程視弟輩作食中書無所短長相去又何如也耶子愿畏妙但見其刻帖若得手書行草一種更爲合作門翁上書法故及之寒深與道腋飾愛不宜

與黙公

官以吾勞事以長智黙公文章妙一世能時如玉瑩之謹畏溫恭則進乎道矣數日不敢集聚患難之後實畏多口且議論發于比近尤難防禦惟萬分謹嫌乃可不爲所中况黙公才名既著從旁忌者亦復不少此時正當靜黙多讀書耳古文辭當力求體裁深

千古文則博于時文矣

寄馬將軍

丈以精修佛事之心慈愛邑中赤子此真學道人分量也富家之豪擁黃金自潤惟恐年不荒歉惟恐米價不貴此何心哉聞親丈行誼當愧死矣言之敝鄉大司馬莫不起敬起愛誰謂當世無公論耶新命之頒願益鼓舞使部下士皆知與民友耶則爲利于地方永弗諼矣

寄楊培庵方伯

老親翁以厚德篤行懸車鄉里令孫來長安習爲長

者之事纔祖武矣爲之欣慰風雪載途馳騎歸侍左右心竊念之夏初入都便可畢試也僕近狀無可舉似多患之後幼女疽殤入聞泣殺何以爲情乃知忘情之學恭觀無始幻視天地塵視萬物亦不易言僕又自愧顛倒情識學道未成耳老親翁健餘安步望之如神仙中人必有微窮妙道其肯悉以語我否耶冬來風高雪寒顏色凋枯何時獲奉道履于石湖之上攜節杖縱談今古爲樂也

與姜耶侍御兄

兒子來侍左右願更切切以其親見患難又聞罔桀之事于李太史若迎機引道或可銷鎔浮氣增長道心失此又是數年流轉矣大兄近日如何大事只在明心心無其心是謂安心其于吾儒同耶異耶弟謂兒公是近溪復所二大儒之學未見有復我者亦未見兒公肯吾言否再及之以俟三平侍者之智投我也

與北海少宰

年來同好惟我兩人此心無間紛紛是非人我皆屬妄境而聰明才智過人之士往往爲人所愚矣而不自知覺其愚矣人者又反以爲人惟我使可以得志

不知其喪失本心良可哀也老兒舟還良久未容致商一須心之事而口語究不能止我輩實已止之矣道服入署與道一談雪中殤女了却後來牽繫而舉家涕淚殷久不輟于此難言忘情且自傷學道無成多積愆尤罰及兒女矣

寄胡共章

淮南裁附報書既浹年室栖息丘園流觀山海必有古人鏤刻萬物之能藏之名山傳之國都爲同輩不朽盛事已而慮家食既久不耕胡獲罕得游從耶長氣勢安石且老于東山向平徒慕乎五岳茲抱愧多

矣才如年臺好言論辨說如年臺度可以上下作者與之並驅比肩正不以彼易此也敝宗某謁選得州守矣爲海上稱賢父母都門相見輒詢邑中老成則首舉毅公先生老年臺以對問又爲某言東南民力之竭者皆由于民自民而我自我也若以我爲父母民爲子則困苦疾痛安全利賴皆非百姓之事某聞此言不禁淚下貴州得禍崖惠臨而年臺又有風雅之才其于南山君子之咏必先爲諸人倡矣

寄張公亮

虎臣歸附悉悵恩秋風漸高木脫微吟知老年兄多

不怠知已也隱賊者竟係何人才如采張朝夕杖履大有進益役世使人稱某某與公亮游處甚善是一不朽之事彼夫遂不計及此耶然願老年兄不介諸懷不形諸口桑田滄海事事變易男兒重意氣何用錢刀爲年兄必再四啄歎耳弟近況無可舉似老如六七十人貧如世外苦行食指數十口衣食維艱然亦已安之矣但此役不知何如經畫也因遠念併及之

復與父母

與令叔柳梅先生同朝厚善仰聞諸從多世其家學者老父母英毅特著敝里何幸獲藉名賢于兵火之後也家叔來京備悉善狀役者復持台翰惠示憑音真如金玉矣尚有一二事關係民生者敢爲老父臺陳之一曰衙役結黨之爲害也深城甚小向爲某氏諸僕橫據西門招納無賴橫索民財而主人方且爲得意其後乘亂反戈燼其室辱其主言之髮指然誰階之厲哉此事深可痛恨不謂此風教創不變而大姓諸從者又復踵而行之宜與金理之倡亂不可復佳者呈身某某始求庇護繼而聚黨揷血歃金私鬪有一詞在臺下者即陽與處分不問公斷曲直是非

誑云我輩在此不容空過嗟乎此尚有人心乎尚有法度乎斗大之邑而饑而噬人之虎豺不下數百輩小民莫敢如何士大夫知而不言兵火餘生何以存活願門下銷萌杜隙使不能聚而思逞則地方利賴多矣且賜盜賊隱憂不獨爲小民觸強暴也一曰酒館之宜禁也敝城十年前僅有一二館而鄉民入城者知沽酒市坊不知有所謂館也兩漢賜至而酒價十年矣至今開張未見改易前此士讀農畊人家殷富市飲者反少今幾何民哉貧富交困十室九空而酣歌恒舞不息豈風俗使然耶酒館既設鄉民有詞

訟入城捕役入舘動費數金惡少年聚集把持號召
招納爲禍滋大一酒舘也準之甚易仍之爲甚害老
父臺必慮及此尚可使酒海肉林復見于斗大之邑
耶一曰總書之宜去也本邑米數共計若干石耗米
若干石沙荒若何載在賦役書乃者會計不發上下
通同作弊爲奸有一里長加至數石者有里長數百
石竟折入零米不須納兌者彼此飛詭甲乙那移曾
不恩小民升斗之粟輸納之苦而總書之欲如壑幾
何而民不爲盜也糧房承行儘足銷筭下兌文册當
自內發總書何能必不可少老父臺洞見其弊矣尚

可須臾留滯耶一曰解戶之宜豫備也邑中數十年
不知有解戶之苦者張文忠公一條鞭之法爲之也
如上馬豆如紅花顏料等項名目不一僉派不常黠
者求脫愚者承役紛紛展轉害在民而利歸吏胥今
日屢苦此役矣上司嵩求本色而解戶必至破家蕩
産然則將如之何惟在設法早僉派均庶幾不至大
爲民害耳計一歲之中解本色者幾何計費用若干
金先于正頂錢糧每零加幾何以備僉解之需則民
之出者無不平而民之解者亦不至太難矣此亦一
時權宜之策也以上數事因仍已久爲害日滋前此

數告于父臺之前毫不省憶伏實自愧徒抱區區梓
里之憂其如言不足垂何幸過賢父臺文學之舊愷
弟君子之德又能虛已而問敢不直述所懷幸賜採
擇焉

荅王安之方伯

前候門下書托在夙好直述所懷門下不以爲迂闊
無當而于卷冊有珍重之意以此知陳義日上也吾
邑如何可言頃復接示蜀地多虎騰傷人甚多駭歎
以之兵火之後民匿山谷田荒不耕蒿萊滿眼宜若
此種門下悉力驅逐更不可緩又須慈和平易馴民

如子力行承流宣化之事彼饑而噬人者寧不一旦
釋其爪牙耶前史反風滅火虎渡河正非偶然可致
在門下自勉之耳賤辰何足勞念謹璧盛儀但達空
函可也

荅李玄佩

前惠書郎與使者持報而待之遲久竟不可得旬月
來又不知文旌照耀何所思與嚮積如何可言文體
還醇反正病眼頓豁此非孫舉學者至今日始知代
聖賢爲言當純熟義理非可抄錄艷句摘段錦也
生平苦心爲文欲以歐曾之筆掃除一切偶對今日

得良友開導多矣願老祖臺勿畏人言行以巳意振孤寒拔淹滯當路自有公論豈肯以士子之功名供他人情面乎敝邑文平雅是其本拔更進以豪宕則企乎大家矣

寄侍御吳昭兄

兒與覺公念弟之至又念小子慈悲如此能不感涕父母皆下世能見父母方是孝子見父母能斷除一切愛好妄想求見父母不可然斷除而非斷除求見而終不見此處困苦自知很非歲長于虛度好日與言及此發一慟矣兒子開歲省母囑彼無外交游無他記誦但知切學道毋如弟事後追悔可耳更望寄

諭覺老人願力廣大何以使弟得見父母又何以使弟蚤得歸來見父母也滿州四兒乃弟家遷去者其人朴誠可敬屢言大兄矣

寄覺退和尚

病中得覺公大導師書提唱醉夢得大歡喜歷劫亂位以文字緣收拾諸方聰明伎倆獨見公耳鄙陋無識生死心切願見一百尺竿頭精進之人乃旦暮遇之入冬更又遠去數千里何以慈悲我耶兒子明歲四月當侍座下出見紛華而悅入聞道義而悅二者

交戰于中能戰則能勝能戰勝則可以不戰而勝矣童子嬉游尚不知痛苦發願馳馬射獵息不能脫公為我發其蓮心可也長于為名總堕字幸念此兵火流離之後諸佛子饑寒相聚大有因緣萬勿飛錫他所使後學瞻望不及

寄吳昭侍御兄

數得書聞吾兄與老人磨切甚勤若白日易過大道難聞惟兒不肯負却此生耳講會聚更須位置若無一人饑飽是細事其言雖正足懼也兒智慧所及必能使學道人無取譏孫餅之事矣真切真切兒

子欲留長安讀書而恐毋之心切切未可強之案頭乃令歸里兒子性浮動不常好馳馬試劍好高談濶論擺擺如不繫之舟幸有學道種子不斷聞人歸向亦復作念大兄今之侍側或可因道促為沈實也其師須擇一老而有品行而有學者專一課字義不在文采弟遠隔數千里此子成敗全在今年其書室當在侍處上江王公祖曾有一日之雅其人刻苦學道熟聞大兒倂欲探討覺老人微言也金陵當事皆賢世外人尤借金湯矣

答李君

門下能于文章變爲四六之時獨拔古今以來作者之旨使諸生言義理不言椎變言聖賢不言椎奸粹然一出于正文人能事幾爭光日月矣僕娄娄此中甚久近丁王七襄學使者言之甚力與從變亂之後復歸正始而北方之習喜于抄舊喜于好用不可讀之句與字破承便成對偶中後無一虛字可笑可怪至此徒有慨歎耳入署官人毫無補益強言談文益足非笑然能使後生小子稍知先輩之法雖召侮取譏不敢悔也門下衛道切而求士急此非僕所當深言者耶惟門下勿怠勿懦惠教越士一意通今學古

摧陷廓清之功豈在退之下哉

荅魏昭華

昔永叔知貢舉黜劉幾之爲天地軋萬物茁者若今日之四六之文文心淪喪爲患不小併不及劉君遠矣幾更名煇即以純正見收爲四六者即能不爲四六人才何嘗在當世有永叔耳老祖臺豈猶讓永叔耶昨澈邑人至傳示歲試五名皆平昔不爲四六者喜慰無似近年文體敗壞皆由二三好名以不知義理之言捷收科第之效遂至相煽成風相誘成習而不知其非五經性理諸書束之高閣而巧襲六朝五季之浮艷夫如是安得不日尋于干戈變亂也乎今獲遇老祖臺左提右挈收召後學使爲文皆有法程功豈在禹下哉周鏃被黜初不知其故既而得何公祖之書乃知爲何容宅也亡友仲馭獎買李氏之宅閎壯堅麗甲于邑中前任方君以周鏃中文各院以此宅公作官舍夏歸里中爲力言本末于高公祖始得還業仲馭公子湄張公亮書此屋券及夏蓋惟恐方君之藉爲公物也何公祖知此房有屬遂有借住之約夏竭以居停則可入官則不可有出價者其價數千金價不足者何公祖榮任後宅歸陳陳仍歸周

此金沙人人所知也不識鏃何故而發言又不識鏃何故而發言于何公祖入宅爲公者方君乘鏃之匿跡也存宅而何公祖借居者夏之大有益于周而毫無所私也青天白日仲馭歿矣孤兒寡婦行者心惻豈容他人入室耶鏃之舉動真可怪矣然鏃書生也彼豈知蘇公還宅之義其孟浪可笑其顛倒可憫始終欲存宅以還周多言不必討也近已移書何公祖矣若事有定議仍望老公祖收以學官使彼自知愧服可也長安如水事事爲人而猶不能見亮于鏃此吾輩之過于鏃何尤忝附而愛縷悉胸懷不勝愧悚

寄吳昭兄

天童博山三峰諸老人皆實實擔承生死之事而門下弟子竊得法者摶沙作餅饑不可食虛空影响認賊作子吾黨黠人假召敵氣誤人自阱幸有大兄以大智慧發大勇猛于六朝風雨戰鬭之後護持精藍宣揚導師能使吝者舍忍者慈疑者信信者疑因疑得悟因小悟得大悟又遂有覺公振鐸長千賓主不立中邊皆徹其受三平之智拔者不知幾何矣而弟從卧病之餘得覺公大兄兩書所謂得未曾有沉酣溺夢冷水澆背兄之念弟無如以來種此骨肉因非尋常偶行也雪菴諸公俱乞致意世外盤旋毋忽脈歲不易得耳茲以宋婿婦便附問大兄道履不書

答魏昭華

春初奉報之後忽困血疾旬月伏枕企想文旌嘉惠南國竟未獲附奏記室恃老祖臺知我多病嬾廢也頃勉力入署數次委頓大減眠食正望天際瓊音鄙我鬱結而役者持函至真如面語縮帶之交道阻且修几席間耳制義之道潰亂已極比日崇尚偶對詭爲雕龍繡虎其實敗絮朽質安所用之學問義理長其拘拘尺度好言事功權變聖賢體用毫無體究崇尚濟伏權奸不問何題望而知爲帝王大物矣不知何解望而知爲圭璧琬琰矣前輩篇法蕩然無一存者而南國得氣之士多用此技間有二三古學不惑于流俗者又因坊刻衰落不能廣布同好以此益歎維挽之難矣老祖臺力以斯文爲已任既而訓之又拔其能古學不惑流俗者以風之天地乾萬物崇之劉生仰他日歐公門下士也士風庶幾稍更耳僕追念喪亂之端起于文心之陂險毋不揣固陋陳說再三而不與文章進退之權輙私致悒恨今得老祖臺司命于上爝爝乎正始之音哉不孝婆娑此道二十餘年間于諸刻本外又自訂一集中分三集共一以古文爲文絕去對偶專于斷落處見其本懷共一以先輩法爲文寧淡毋濃寧不足毋有餘共一爲臨場文恐前此二者不入時目則斟酌于古今之間效時人所爲整裕者然猶未至流入惡道也刻成而遭變屢雖坊間人藏其板未一行世私心切痛之束髮受書年非行文自謂恨古人不見我而我之可見古人又何如耶言念徒自傷矣老祖臺垂問拙作謹以新義十作持上其識相愛相知之深雖不足觀或未大遠謬所云請自隗始耳惟老祖臺有以教之

寄呂蒼忱

別後兩得兄書愛踰骨肉讀而涕下僕非不知賤體久病須滋味補助再用薓木克實元氣此得志于時者之福也僕豈能望此哉僕自念遭棄先人未克成葬權厝于永興寺之後山風雨之夜誰為抱樹而號者恩之摧割兼以受國家厚恩位歷宮保不能進賢退不肖助成一代休明之業竊祿任事循例署紙坐視吏治頹倒無所補益又不能引去田間日增愧恧乃激而自罰自苦枯槁形骸臣苦衣食以稍見臣子不敢負國家之心也若借債不已至于買居生活勉

從節省又是餘事矣然年兄厚意則已藏之中心矣

答李耿午

讀門下書憂民之切愛我之深情見乎辭游從中能為廉吏能為古人者惟門下耳衢郡接閩大師駐節及側漸安門下德惠如春風扇物拭目觀政成矣西安方孟旋老師文章司命流風不墜僕受知最深前從避南阮之難匿身貴治地名仙姑巖曾為其羽客題一疏其中感慨皆以不及登先師里門問先師後人為恨事然亦未嘗敢書僕姓名也先師以文章為性命生產微薄嗣子字子玉未識其近况何似竊竊念之不禁涕下蓋痛先師教愛比于幼子反以忠難之故徒有瞻望不獲拜奠一慟至今猶期乞放時與此耿耿也門下來示義則師弟云云僕何敢當若門下果以千古自命果以瀨上鄙人之言為足發明義理則師門淵源實在青嶼之山昔一再顧盻其後人使天下稱門下因師以及其師不亦可乎寒風逆道鄙不他及專為先師切切言之雖數千里亦如面相訂也

答沈眉生

數年不得書問懷我良朋在九峰之間雲煙吞吐猿鶴狎遊讀書課兒氣收而深自知疎潤無足勞念兩

仁兄晉示實以應行待之昔謂知我者四人伯宗爾公雲子泊我眉生今益信耳遠在天際仁兄靜以勝熱貞以耐寒希可得聞身不可見悠悠河山豈能靡停雲榮木之詠耶勉加餐併多所著述若不棄夙昔之雅尚能為稱道盛業也丙三家日落而慕義如昨相見喜極欲舞但弟署枯與仁兄深山相似蓋無儲粟幾無餘錢何以贈之徒自羞一貧如此令弟即致所知矣

寄安邱侍御兄

覺老人伸廣長舌嚼破空虛日向竿頭進步翻身萬
仞提出千古殺賊公案而不知者以爲世外人共此
毒手非毒手不能證道也然覺老人道奢受用與經
行霜雪相似東折枯枝凝寒徹底大有煖氣世俗作
磋當機錯過耳如弟遭阨難萬里山海跋到步下入
海不畏波見虎不畏炎真生平未易得之事及今思
難既遠漸熟情緣生趣漸濃學道無成負造化爐錘
矣言之痛心涕下欲寄語老人佛成佛必魔先成佛
八功德水當以此爲第一功德也弟年四十六月昏
頭童百事頹嫩學道一心百折不回不識何時始獲

與老人面語也弟刻苦七年實恐有負盛朝特眷其
實從所閱歷得困苦從困苦得安臥長物何益毫不
動心但家中接濟甚難友朋以硜執無所關說遂至
無可假貸舉家衣食豈能點金秋冬間定當陳情乞
歸猶悶悶因爲治生計耳此數千里苦情惟大兄能
知我也兒子輩動多乖望時時督之猶子之義兄肯
讓古人耶南中但親翁大能苦行精進甚敬之聆聞
乞爲致意

示掖臣

兀耶歸矣患難之中能不變心者一二人耳汝當速
見覺老人收攝身心有入路則有出路今日能爲吾
儒之學者覺公也年復一年茫茫無所得力然後悔
不精進晚矣游戲無益歲月可惜慎之思之勿謂我
言爲迂濶也　大房大叔病體如何須一照管來京

寄通邑孝廉諸君

長安中僕以先伯祖怡山公事實詳告諸年翁之前
祭祀大典百世瞻仰苟非賢之天理而安達之人情
而順雖子孫力可乞請不敢強附先正之後雖邑中

親友情好加密亦不能以情面而妄譽朋友之先世
也如怡山公內行醇備文采博通僕幼侍先大父尚
得詳聞之公父與豪有力者爲難困于祠堂公年二
十補博士弟子員奮然詣長安抗疏白父冤備歷諸
苦有非後世子孫所及知者鄉人莫不稱孝矣家難
釋攻苦學問試高等食餼學官從游者日衆每歲自
廩入之外縣令鄉大夫售文多金皆以奉親贍弟至
于已有饑色怡然也鄉人莫不稱弟矣公以諸生登
隆兆文譽著怡山集若干卷可謂德成而見諸言矣
公有故友葛倰園先與公結子女姻倰園貧而子有

不起之疾每向公言不如勿婚公門人皆曰此出爲
公意何不成之公毅然以爲不可鄉人莫不稱公長
者矣公有甥馬敘園氏家貧至不能舉火公輒分以
給之公好施惠及親友者類如此公應學使者選貢
試當首列會有力者將以要津竿牘得之諸同試者
咸側公當共告所以公不應曰功名造物主之吾輩
何爲捐人短耶及貢試畢有力者果得正而公得副
且諸生間屢試不第而貢志以歿矣豈不悲哉公孝
友出于天性德量本于涵養乃淹忽數世不列學宫
俎豆此子孫之羞也諸年丈皆知公之德無愧于鄉
之賢者發揚幽潛光寵陳氏正在今日能不爲僕家
世一乘德音乎僕閱歷多難因苦備嘗何足動諸年
丈之聽聞而竊附夙昔綿帶之歡不能淹沒祖宗之
善敢告同志公出一呈廣使邑父母據以申文學憲
據以入告先伯祖入祀學宫陳氏世世子孫必不能
忘諸年丈之大惠也

答張二唯戸部

得門下煙霞之筆如涼風之滌塵襟也爲謝無似一
詠奉酬雅意恐青山無價此中佳處未許我輩問和

耳

寄張公亮

老年兄伏處里門而文思益沉壯莫敵有心者慕愛
不暇乃復遨遊上君子因苦應吏耶人情黨惡良可
歎慨然年兄抱有古今文人之嗟多取造化過于猗
頓豈輕薄子所能貧賤義命自安粗遣歲月正不必
彷彿也虎臣太史歸里楚珍可謂至樂且館中府古
不倦有前輩風其書法娟妙獨絕雲間尚書後又有
虎臣父爲有數子得此繼起英傑不勝色喜更念令
公子久稱高才何爲尚困諸生也豈皆慕高隱耶近
歲貧苦如山中力作餬口非放徒有懷入胸臆

耳

石雲居士集十五卷詩七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陳名夏撰。名夏字百史，溧陽人。前明崇禎癸未進士，授翰林院編修。入國朝，官至大學士，緣事伏誅。此集卷首有名夏順治三年自序，而集中賀成青氈冢宰序稱順治九年，則集成之後又有所增續矣。集中祭其師項煜文，歷稱煜之智與煜之忠。又云吾師不死於仇而死於賊，殊乖公論。厥後歸命

漣漪堂遺稿三卷

〔清〕沈峻曾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漣漪堂遺稿二卷》提要

序

沈子甋菴稱學績文有年順治甲午以鄉薦副車入雍嗣屢試報罷遂絕意仕進揣摩理學大旨兼致力詩古文詞聲稱籍甚余抵杭往來無間甋菴與余宗鹿菴相友善故余因得亦交鹿菴二人者年與余相上下每縱酒劇飲鹿菴輒乘醉嫚罵甋菴則娓娓辯論理學無少差失余以爲皆當世奇士陶然與晨夕留連顛倒而不厭茲歲正月鹿菴歿余聞訃往哭悲不能已越數月甋菴使其弟堯章持其平日所著詩古文詞若干卷相質且云臥病日久余亟趨唁瞠然堅握余手亂釋數自指其心有欲吐而不能即吐之語余如甋菴所以屬余之意蓋有在矣歸讀所著見其豎義之確晰理之精多前人所未發而其文之曲折酣適又足以達其意至於閱歷世故之語大約得諸拂逆顛躓中可爲後人韋弦之佩非數十年揣摩得力未易幾此余又知讀其文者或歌或泣必當如見其人是甋菴之精神恆獨往獨來於天地間與左國史漢唐宋諸大家作者千古猶生而目前之修短

存亡遐之造化皆可以無餘憾也嗚呼余衰矣資以待老者惟此一二良友乃鹿菴既歿而麻菴復臥病如此二人者與余年相上下也余何以自保乎前既序鹿菴而傳之今亟序麻菴猶幸其及見亦以明余不負見屬之意若將來知余而傳余者悠悠斯世又不知當誰屬也安能無自顧而悲哉是爲序

康熙戊辰端陽日晉安同學弟林雲銘拜撰

序

戊辰沈麻菴卽世僕製哀詞謂麻菴自甲午與史及趙蔡石公撥就思文戰慄中副車發憤再舉走京闈副車如故麻菴不肯負三北之恥遂棄舉子業肆力於詩古文詞卽世先日屬三山林西仲論定僕爲序今麻菴墓草再宿遺集遝致僕得卒讀爲麻菴之序余伯文宋勉夫也謂宜以神明性情之語置一集不得以應酬者竄入其間卽其所論人者以觀麻菴豈目疑者哉故所著詩文雖有所不得志托之以自見而其境苦其志哀且熟於古今成敗之數而歸本於道不失尺寸者也其寓言於文士放情於山水固所謂不得其平則鳴然其撰著諸傳則誠有憂愁幽思悲憫於師友骨肉之間而不能自已者非苐然也論宋明以來事則又言成敗如指掌非空文無裨實用卽所參參於言行理學尤爲有體之儒而其他雜著輒多見道則所裒然成帙者皆我麻菴之神明性情也又讀所著詩則惟七律也古詩三千刪以三百有六義焉賦比與風雅頌蓋斷斷如是義者卽詩人之

科律也故虞伯生最擅近體嘗自比漢廷老吏謂深於法律耳又獨註杜律一帙少陵題桃樹前輩每謂不可解自伯生發明其旨乃曉然於仁民愛物及感嘆之意始繙寂菴之詩其即神明性情之所在乎惜也西仲爲之選僕爲之序而無人焉爲之註釋惟僕後之覽觀者得之耳僕前所製哀詞得其槩矣猶淺之乎窺我寂菴也

康熙庚午暮春同學弟陸堦拜撰

序

嗚呼予忍序吾寂菴兄詩也乎寂菴與予同學道二十餘年寂菴清修絕俗壁立萬仞每怪余柔葸不自勝痛加指摘有古人所難及者其詩超遠瀟逸腑有所觸悟境清寂登眺遊覽憤懣幽憂感嘆不平亦時時發於吟咏篇什之際憶余丁卯冬走別寂菴寂菴曰子無以得失介懷陳江門養親故事不可法耶僕老病且衰相見無期雖然死生聚散委順而已豈足道哉握手不忍去乃寂菴竟以戊辰六月死矣嗚呼

吾黨亡矣其孰有箴余過而進以善者哉今年春其弟亮章出所藏稿七言律五千餘首示余曰兄志也兄文既屬林先生西仲序行之詩必以聆嗣裁定余捧讀失聲不自知涕之無從也寂菴嘗兩中副車舉明經高第年未五十棄去舉子業每託詩以自况慷慨歷落視富貴豪華淡然不一動其心諷刺流連止乎禮義酒酣脫帽鬢髮皓白予固已嘆寂菴之瀞於名利而悲其早衰不意其遂死也豈其中有不自得雖學道之人有不能自免者耶嗚呼可哀也已獨恨

以佳之鄙拙而友朋筱過之言爲難得將終於悠悠
而無成也是余所深痛也夫昔人論詩有曰康節白
沙天真爛熳非雕琢可及若厰巷之詩則幾幾近之
矣
康熙己巳仲冬同學愚弟佳頓首題

漣漪堂遺稿

晉安林雲銘西仲選　婿陸正夫殿貞　姪燿生合輝　校閱
仁和沈峻曾厰巷著　男　鳳起逸久編輯

文

明儒言行錄序

古人之文皆古人之言行也然而粹美者鮮矣自紫陽夫子有宋名臣言行錄而言行錄之見於後人者亦有數家大都古今文字經紫陽手筆如臨淮入汾陽軍壁壘一新氣象嚴肅不可移易即如言行錄一書出之紫陽者有觀止之嘆而他人爲之者皆不足觀吾弟聰嗣向與應嗣寅先生欲分輯古史爲言行錄數年未果而聰嗣多病且丁外艱居喪哀毀骨立葬而後始能讀禮其於他書且不暇覽又何能分類而編葺之獨是有明以來諸大儒皆素所仰止而誦述者其言語行事往往不能釋於心澂苦枕塊一念孝思與薛吳諸先生寤寐不遠噫思儒者之言行儒者之事親喪固所自盡也諸先生且若式憑焉且

若鑒觀焉由是而編之並之於前禮又何疑焉今戊申四月朔明儒言行錄成因先示余余向與聡嗣有志於斯者聡嗣一往邁詣强立不返而余年來悠悠忽忽不力修持對此汗面芒背悚然不寧勉志以讀讀數日始竟慨然嘆曰嗚呼聡嗣之勤敏如此夫夫明儒之支系卽宋儒之支系也自宋有朱陸之明亦有薛王之分敬軒學朱者也從是而嚴整力行者皆朱學也陽明學陸者也從是而淸虛簡易者皆陸學也行莫端於薛言莫妙於王薛王之所分朱陸之所分也薛王之所合朱陸之所合也同學堯舜同師孔孟異苔同岑異流同源於是而由繹之繩法之皆吾師也又何殊焉且編中手筆斬然取其要而刪其繁得其精而遺其粗彼魚兎而忘筌蹄將與紫陽之書並傳噫予則已矣以聡嗣之年行聡嗣之學其與諸先生並耀其言並循其行吾又安知聡嗣非此中之一人哉是爲序

理言彙纂序

道之不明也久矣自危微精一之傳六經四子昭然如日星照於天下心在是道在是言理之家雖縱橫百端不能出其範圍然則理又安在多言哉 國家設制科取天下士人人讀其書講習其說在上者知有位祿在下者知有功利舉而聞其心多有不可言者卽士大夫著書立言往往探淵源鈎遠奧及觀其行事悖謬殊甚言亦何益焉世理言亦何裨於若人哉河東孫子聡玆以理言彙纂一書梓而問世嗚呼世之不樂莊言也在昔已然毋乃齊門鼓瑟枘鑿而不合乎非然也人心之不明聖賢不得已以言救之諸儒廣其說於後世如病患之必資於藥石病愈多藥愈多立方著書以救天下之呼號悲楚於枕席者彼諱疾忌醫毋論已症在必死亦毋論已餘則尚可以針砭湯飲療之九死一生庶幾仁者之用心乎聡玆之苦心集是書也仁人之用心也凡可以生天下者不憚痛哭流涕家喩而戶曉之務使其明吾心行吾理油油然於彝倫日用之中而不復背馳於聖經

賢說其功豈淺鮮哉余向與張子赤師徐子古周家弟眙嗣有志於斯因與吾鄉應徵君嗣寅先生反覆辨論以求其旨歸數十年來先生與張徐二子相繼棄世眙嗣僕僕公車余身在市廛謀生無術向之春風中今若河漢讀理言一昔愧怍若芒背然何孫子能孜孜於是不懈也孫子友人劑甫陳君時往來浙中以其書梓於坊人且言孫子為納言先生佳公子性至孝少失恃哀毀幾滅性以是多病病中時取古昔精言以為參术其書之成成於伏枕中噫斯人也

而有斯疾也彼蒼者天曷可問哉吾友林子鹿巷序言於首余得樂而和之

宋勉夫詩序

宋勉夫先生余眙嗣弟湄陽也嘗明末與余同為諸生余時年方弱象先生歲在強壯及　鼎革余猶從俗習舉子業而先生蕭然方外矣兩人時事各異不相見者幾二十餘年吾家兄弟中惟眙嗣弟與余有水乳之合眙嗣弟每論學及談詩古文必亟言先生於是余更得交於先生先生不鄙棄予兼友余友張赤師嗣後每山巔水涯促膝把臂莫逆於心者惟茲四人焉嗚呼世以攻取熱中紛然於蠻觸之間

而乃有寒蛩冷雁呼號於枯稿寂寞之鄉者不笑其為愚則疑其為詐矣未幾何而赤師張子一入長安經年卯死余三人益信天之所與有不可強者眙嗣研精於理學余則與世浮沉勉夫先生數歲間掐入嘐城幕中及歸出詩一帙示余曰此余不得已而鳴者也盍為我序焉噫先生身隱矣安用文亦安用詩然詩以窮而後工先生之境窮矣先生之詩工矣余讀終卷為状先生之神明性情之語而歌之讀之三復替歎而蹈舞之若夫泛泛與世應酬者此雖先生

之詩而非先生神明性情之語也則願焚之棄之或姑置一集以聽世之呼牛呼馬人云則云爾余固佷佷然不辨此者以先生許我姑妄言而妄對之則斯序也亦妄對之一端爾

何巽子詩序

詩以言情而往往不愿其情者其辭愈工詩以言志而往往不獲其志者其境愈妙余友何巽子以英敏特達之才少年即登賢書方之途窮未偶數奇不達者其情與志不可謂不得矣然七上公車未成進士玆以安定之教司鐸章安余知其情固抑鬱於胸中而其志且困阨於廡下嗚呼生無氈盤無肉此少陵所致歎於鄭廣文者而不意於巽子遇之則其詩窮而愈工阨而愈妙有不待見而可知者矣余以壬子

冬日與韓子儀京唐子芳洲有石梁之遊因訪之於台郡公署巽子出詩一帙屬余序焉余讀之即夙昔客遊之作也憶余自庚子春偕巽子旅邸長安即同舟南旋聆其宮商挹其珠玉久已不忘於寤寐矣而今又三復焉其思致綿渺委婉流麗若陽春白雪出於嬋娟婉孌之口雖不知音者方將一唱三歎而况得其肯綮者乎昔之辭若是而今之辭益可知矣昔之境且然而今之境有不待言矣然巽子殊各其金玉錦繡不即以今日之詩示我而以昔日之詩示我

余將索其奚囊。發其佳句。與赤城所獲溪山雲濕。并入於火袋中。歸而與石家珊瑚。王家錦幛。爭奇鬭富。吳子且柰我何。余行矣。無以爲歸計矣。盍即以新詩。贈我。

余伯文詩文序

情至而文生焉。文生乎情者也。詩言志。歌永言。詩歌本乎志者也。然不讀六經子史。文不知古人之爲情不讀三百篇及漢魏晉唐詩。不知古人之爲志。體格未精。求聲律不熟究。吾不知文之爲文者何。情詩之爲詩者何志也。江皐余伯文先生。錢塘老儒也。余自垂髮之年。即見先生於江上。是時先生即以詩文鳴及壬子夏。余四十三年矣。先生歲七十。望其形神動靜。依然三十年前人也。莊生之。故吾吾。不知其翛然否而遽子之。知非日化。又踰十春秋。則先生之學。可知矣。先生之爲詩爲文者。又可知矣。暇過余館中。以冰雪一卷屬余評閱之。余適與及門習舉子業。時方棖黄。不能免俗。隨行逐隊。吚唔揣摩。未即觀先生詩與文。及揚屋報罷。更與同志入天台石梁。又未即觀先生詩與文。今則癸丑春日載陽矣。乃始讀先生詩再讀先生文。嗚呼。先生之學博矣。先生之年高矣。精言之。使人油油然自得者。其托寄性情者也。泛言之使人欠伸欲臥者。其應酬世俗者也。余謂先生可各

罷一集。不必雜金玉於瓦礫中。夫人之精神。豈能肆應。酬酢於外。則必僞。必諛。未有諛僞於外。而能有情有。志者也。未有無情。無志。而可以爲詩。爲文者也。世之僞者。大莫若仕宦。次莫若優伶。終日磬折。傴僂。悲啼。歡笑。於吾眞何與焉。先生已矣。先生好禪。禪學近多僞。吾將取德山。藤條。高峰。柳棵。盡逐。野狐輩。入無字。窟中。還取本來眞面目。詩與文。亦猶是也。有眞志眞情。方有眞面目。取眞而去僞。此還家事也。余之所爲評閱者如是矣。先生其以爲然乎否耶。

德星堂詩序

詩。心聲也。感乎物而有聲。猶萬籟之動乎風也。音和者。出於自然。不得其平而鳴者。出於不得不然。然自三百篇以及漢魏唐宋。諸各因其時。其傳者類皆言深。而辭。琢。無。徑。情。率。意。而。出。者。讀孫子昭玆德星堂詩草。吾有以知其人矣。其人蓋仁人孝子也。靜而合乎道者也。觀其心。心則本於自然。而其聲。聲則出於不得不然。目擊道存。可以忘言矣。得魚獲兔。可以釋筌蹄矣。又何以詩爲哉。然竊有進焉。古人之詩。不可不學也。今人之詩。不可不讀也。去其率意徑情而合乎古。深。辭。琢。者。則。有。加。矣。若夫刻燭扣槃。得意疾書。意不求雅。何不求工。巴人下里。吾不知之矣。吳晉數千里。交情何時。請以質之孫子。

送天施弟復入長安序

天地之風霜甚於雨露人患艱苦之境勝於逸樂然必有能受之者則其才堅而質厚而後大用於世而不窮」往余與家漢乙兄天施弟同入長安舟行河阻漢乙躍馬登陸去而余與天施守舟中自張秋抵天津幾一月是時北河水發逆流難上凡同舟之人皆策蹇陸行余與天施不能自立亦相隨往方三伏炎暑火能蒸骨勞苦不勝而執鞭者必以百里爲程不容少息天將暮微風拂面心始欣然忽霹雷驟雨

淋灑三十里衣裝盡濕困殆無極抵店余身首作熱將不復生黎明復促行披水衣跣而乘驢渡河數次足蹈芒刺痛楚難狀余目視有生之苦無踰於斯矣而天施怡然豈非其材堅而質厚耶」及過張灣漢乙遣僕夫迎於路余急下馬趨宿寓中而天施復行六十里至京師嗚呼患難艱苦人孰不嘗而余獨若更甚者平生逸樂累之也自思陸行二日已困頓若此漢乙衝暑騾背行千餘里僅止八日更當何如哉入京聞漢乙各訴其苦而余更自愧三年以來余棲遲鄕里每念此行魂夢猶驚而天施弟者自去秋旋南今秋復將入北斯行也毋忘往昔之役乎異日材愈堅而質愈厚其後不可量無若余之輕脆無用仰屋竊歎也

送閻槎度遊南鄭序

士不得志而遠遊。則烏乎可。曰。吾未見其可也。志亦何常之有。苟得乎志。安往而不可。苟不得乎志。安往而可。君子生斯世也。富貴貧賤。安逸勞苦。聽天而已不得與焉。所可與者。吾志也。志不爲境。所奪而後無往而不快。吾心苟不其然。則貧賤勞苦云不得志者世比比然也。即富貴安逸而志之不存。豪傑有爲之士。亦心竊羞之。槎度閻子。有志士也。其與世之得意則喜失意則悲者。未可同日語也。然數年以來。貧困勞其心。憂傷瘁其神。并其分之所當然。而理之所可必者。一旦而失之。舉君親家國之所遭。皆外視可喜而內則隱然。其可憂。世不知也。而一二知已之士則知之。嗟乎。爲槎度者。志亦難矣。今乙巳之夏。將策騎爲南鄭遊。南鄭之地。介乎秦楚蜀之交。棧道連雲。山川修阻。以槎度目前之事觀之。眞其境也。憂傷貧困殆有甚焉。雖然。勢不極。不變。厄不極。不奮。吾視槎度之精神器識。皆將大有見於異日。而未可收近效於當時者。夫天下之大觀。莫過於秦楚。槎度前遊於楚。今復入秦。車轍馬跡半天下。其耳之所聞。目之所見。往昔詩書所載。登臨視覽。藏之胸中。亦足以自快矣。然則今之遠遊也。雖言得志。亦何不可哉。

送宋勉夫遊山左序

宋勉夫之遊於齊也。就余言別。余問之曰。子之遊何爲也。曰。吾何爲哉。吾以救吾貧而已矣。夫。貧者。士之常。遊者。聖賢之所。不廢。貧不能不謀生。遊不能不藉乎人。以貧而遊。古之君子有之矣。然而今昔之異。將爲子言之。士與商賈異。貧而謀生。其不能經營於貨殖之場。心計於錐刀之末。亦可知矣。遊而藉乎人。其不能卓然自異於庸俗之中。悠然自放於風塵之外。又可知矣。遊物忤世。則乖戾之氣多。浮沉俯仰。則恥辱之心勝。昔之遊也以道。今之遊也以利。昔人之貧。可以仕。可以教。今人之貧。仕則不能。教人則無學者。輕去其鄉而遊於四方。四方之人。猶之鄉人也。往而遊於王公大人之門。王公大人之門。猶之鄉人也。於鄉。不能救貧。而他可救貧乎哉。宋子曰。吾非貿貿而往也。吾因人以遊。人不吾欺也。貧而遊。遊不能救貧。斯亦天也。吾敢多望哉。曰。若是則可矣。子之於齊也。浮江河。歷泰岱。覩乎營丘曲阜之墟。周公太公之風。其有存焉者乎。抵於泗濱。歷下之間。孔孟皇皇轍環之迹。其有見焉者乎。古之人席不暇煖。朝不遑夕。其果爲貧者乎。其不爲貧者乎。是必有得矣。遊而歸。盍以告我。

雲居寺記

山之在城者孰有名而杭郡吳山則稱最焉橫斜數峰左江右湖樓臺亭榭掩映於深篁茂樹之中使人應接不暇斯吾郡之大觀也山之陰有寺曰雲居元中峯大師化城也負楓林帶郡城就山腰築數百武爲長廊僧廬上下各當其勝蓋吳山多道院而祇園十僅居一道院喧雜冠蓋車騎相望於道遊觀士女駢集其間而羽客居停者日傴僂逢迎莫知勞苦營謀金錢不殊市井幾不知有虛靜一教以此恒富於

僧而心俗於僧爲雲居僧者雖甚貧顧甚樂也夫二氏之富厚者厭與儒生相親每見章甫縫掖必退舍避之而世之爲士者亦多不肖好訟樂鬬以侵漁老釋爲事溯其淵源皆不知其道若何惟跡相爭若水火嗚呼陋矣雲居寺僧貧與士類其氣乃合士蘄書好靜者往往棲其中攻苦茹淡亦與僧類兩者乃大安余嘗在寺中數年習知僧貧苦不以募化爲業而學岐黃以治生其亦賢於丐而貪者遠矣昔伽文立教鉢飯衲衣求於無求今之爲伽文者有田有庾庫

累巖餘裂錦繡以成水田累伊蒲而儲香積高軒結駟頡頏其間娥眉嬋娟目成於前其能不動心否乎是不若提囊而賣藥者猶存其風也常笑富貴家頭會箕斂不仁之甚而乃誘於桑門之說輦金輸粟以徼幸於身後無罪希冀福緣造寺塑像佞佛拜僧身同婦女嗚呼佛果有知耶寧空四大而戀此土木瓦礫耶其無知耶黃金其髓而丹碧其宮亦何爲哉今觀雲居亦僧寺也而宮殿日益頹佛像歲益圮世無過而問之者其僧之不求耶抑亦他寺之佛獨能爲

富貴者有功而此寺之佛不能爲富貴者懺罪耶吾不知之矣寺以貧得靜以靜得貧者益安其中富所不爭貴所不念吾儕得與二三友人日遨遊於此間噫亦樂矣當深秋而登楓林則天地皆文繡也於夜月而遊長廊則湖山皆琉璃也出寺門數武鏡湖一曲迴城如帶萬峰疊翠所云山陰道上恐不能勝此況乎烟雨空濛春花冬雪景無盡樂亦無盡語云入山惟恐不深人生而家世爲累父母妻子是繫其又何能孑然高蹈乎無已則若雲居者吾將老焉亦莫

快於斯矣

寶雲菴記

西湖棲霞山有菴曰寶雲山僧瞿梅雪印之所築也菴依靈芝若負峰面湖初結一室僅可十笏瞿梅素善醫臂一絳大商疾瘳因捐金爲建精舍菴始成搆亭而登整池而飲竹樹邃密花果扶疎觀者忘歸商居停余家歲供伊蒲金若干自余之尊人與絳貢之客杭者咸施助焉瞿梅樸厚誠篤年耄怡然若孺子雪印好學能詩兼善心計兩人交資以棲此菴者幾三十年余同余紫方從速朽師寓是菴三年又同刪槎度在是菴二年或刺舟湖上或策杖峰頭或聽梵唱於松間或共酌盃於月下爲神仙中人者約千餘日視瞿梅挑藥裹救人而雪印雙瞽苦吟不衰亦足樂也山交葛嶺僧廬上下七十餘舍各當共勝晨鐘夕磬泠然會心即不立禪入定而縈山一會宛然於瘖瘂中也嗜人世朱門畵閣曲院重樓自吾登山而望之烟火蒼茫萬家鱗錯不啻蜂房燕巢也百雉金城千屯細柳自吾從高而臨之隍池烽堠井竈帳幕不啻蟻封蝸角也紛紛攘攘逐利趨名伺間投隙好

惡不寧。自吾靜觀而思之。榮辱交於瞬息。利害成於俄頃。不啻勞蛣螂而鬬蟋蟀也。常與槎度南望江湖。鏡開練繞。西瞻鷲竺。翠峙蒼凝。大海接天於東。原田界綠於北。鼓掌長嘯。如在天上。彼富貴利達。詎足介懷哉。嗚呼。數年以來。馬首長安。雞聲茅店。回視此境。恍如隔世。而兩老僧亦相繼化去。那影空山。舍悽往事。桃源雖在。而漁津不可問焉。則余也終何所託足哉。

遊南北兩山記

甲辰季秋。余喪子後。不勝悲痛。張赤師來約余同入寶雲。適寶雲僧爲毋薙髮。折簡招余。余遂入山。出錢塘門。從石塔瀏葛嶺而上。一帶湖光掩映。樓閣參差。而余痛楚之情。殊不滅也。抵寶雲日暮。呼僮沽白酒兩人對酌山齋。未幾而明月上矣。梵聲初罷。松影滿堦。懷抱始釋。就榻恬睡。詰朝乘拉山僧樵雲爲南山之遊。由蘇堤出定香橋。至高麗寺。問田家得路。沿石屋烟霞。入山十餘里。峰廻溪折。高樹參天。則理安寺也。寺向爲箬菴禪師道場。路口則樵豊會餐之地。樹頭飯甕。石邊茶甕。纍纍不絕。從此徑愈幽邃。門左即禪師藏蛻石塔。拾級而登。入寺。過微笑堂。由香積囷。轉入禪室。聞經行屐聲。此中選佛場也。不敢窺覘。悄行登樓。樓中貝葉數大廚。綾錦縹緗。光照四壁。內則禪師影室。形像淸古。使人敬畏。窗外山環樹繞。眞勝境也。下樓從後山上。一泉泓然。山逕紆數十折。足力甚疲。屢坐屢行。路盡。忽得一小菴。扃鑰不啓。赤師先踰垣入。余與樵雲從之。菴最精潔。亦禪師靜息地也。

惣對空江。余三人坐憩片時。不覺形神俱寂。如在義皇世界。下視茂樹叢密。鐘聲隱然。頗指理安蓮峰。又出化城矣。噫。余十年來緬懷九溪十八澗之勝。徒以俗事所牽。未獲遂願。今以西河之痛。乃始一遊。失於彼者償於此耶。下山出寺。腹已餒。歸路始覺崎嶇。勉行至點石菴。燕雲叩菴僧索茶餅。雲門趙州。幷作一餐。不覺大笑。食飽。看水樂洞。洞中水聲潺湲。真山水有清音也。別菴僧。乃由于忠肅公祠畔沿湖而歸。仍宿寶雲。次日又同赤師往鷲山觀蓮峰紅葉。丹黃紺綠。粲麗照人。入靈隱寺。從大殿至法堂。歷羅漢堂。金碧炫燿。殊可厭俗。由寺後登北高峰。僧倦甚。以昨行過多也。至峰巔少憩。因訪山後團瓢老僧無垢。無垢年八十餘。貌蒼古。浙安人。獨居此山。不記歲月。詢之有道人也。常言一冬大雪。山谷瀰漫。不辨路逕。而菴中火絕數日。計無可如何。忽視雪中獸跡。策杖尋蹤而往。得至峰頭神廟乞火而歸。然雪甚深。而獸跡僅寸餘。不墮。事亦奇絕。傍菴一泉。向潛龍子。背黑腹朱。翻復可觀。今隱不見。余自戊戌孟冬。同徐子古周來。

今五年矣。而老僧猶然記憶。相見喜甚。汲泉炊茗。佐以糕餌。其輕健不減當年。豺虎魍魎之地。人跡所不交。乃能孑然孤處。若是豈非異人哉。茶罷。由北峰下。石徑遶滑。余與赤師扪蘿坐試。驚畏異常。懸崖撒手。更當何日。道逢周老狀而下之。周老蓋石佛僧房攏皮鞋者。余兩人又坐冷泉亭片刻。夕陽半規。復歸臥寶雲。明早始入城。時九月望後也。

遊橫山記

橫山之麓有沈氏草堂蓋我生伯之舊宅也我生伯移家於城而山中歲或一二至焉寅上兄弟常挈余爲橫山之遊余自乙未庚子已再往矣今甲辰十月我生伯葬其從兄呂明於山中余往會葬因同寅上羽超于息五與出郭至江上而吳子子穀亦來偕登舟江行數十里及暮始抵山居天施在焉是夜自釀山蔬歡飲甚醉夙起尚有餘酲寅上泊兩弟祭墓墓去山居二十餘里道遠不能隨余與子穀至長壽山

房山房即子穀別墅也坐久倦極覓一臥處了不可得子穀言一菴可憩偕行里許渡一溪橋溪流潺湲過溪紅葉數樹掩映曲水水中小洲殊可築亭山中人不解此未免爲之太息

又過一小橋見竹籬茅屋菴名一花堦前黃菊雞冠燦爛五色門有流泉一泓澄碧可掬菴僧高臥未起聞余兩人來始披衣出余亦不暇通賓主徑就榻睡睡少頃起視牕前萬山廻環若翠欲滴扶桑所耀隱顯殊方僧烹泉瀹茗數杯之後此心洸然太古矣遙憶湖上諸峰雖佳然去城市甚近何如此間相隔殷遥人語不聞雞犬亦息苟可超然高舉吾舍此將安歸子穀亦爲之嘆息焉及歸山居寅上兄弟亦至相與言此菴之勝嘖嘖不置云

明晨挈往會葬往來山巔道傍短松殊類天目者初擬午後入城以暮不及也又次日出大嶺至西溪約二十里兩山皆竹中惟一逕人行空翠中蒼茫無際不減渭濱瀟湘數里一亭每坐亭中溪聲鳥聲交快于心寅上喟然作出世之想各流連不忍遽去午抵西溪買魚沽酒飲一山家覓舟而歸日暮幾不能

入城舍舟疾趨進武林門抵家已黃昏矣

在山信宿天氣澄爽較前兩遊更佳或謂山行不可期必不可吝戀相訂即行行即返不然未有不櫛風沐雨者若橫山此遊幸有天助雖然勝遊若是即風雨亦豈足阻興哉

速朽師小傳

師徐姓諱騰字面上錢塘人也少讀書甚穎悟然不能強記以是恒刻苦十七補博士弟子仰斷髮登玉皇山頂坐臥一茅菴曰吾學不成誓不歸取五經諸子史百家讀之編摩簡練晝夜不休一年學果成宿儒老學咸推服之師爲人敦友誼緩急必應始以橐裝繼則田宅至於閨閣簪珥悉傾囊與之無少吝色以是破家一王姓友學博數奇貧甚師割宅居之聘其女爲子婦推轂其才爲人師王素精岐黃術盡師

之知交病無不飲其藥也師爲友大都如此不能備述明末杭歲歉甚師兄弟生業困乏皆藉師舉火其季弟并失先人之廬師復拓之同居并室而處自安湫隘弗顧也時師父仰渠公先棄世母居孺人在堂奉甘旨順顏色孝友之聲遠近推之夫古游俠者流鳴鐘列鼎以事親排難解紛以結客彼以多貲故能之而師家無負郭囊無十金徒以設館授弟子斂伏臘脯修而與田仲朱家爭賢難矣師少多病藥餌不釋口與枕簟相習處羸以朝夕誦讀懨懨一息也偃蹇場屋幾二十年四十始遇一學使者奇其才拔置冠軍衛時聲名藉甚門人日益進錢塘令顧漢石負人倫鑒得師握手甚驩後顧以國難師高蹈遠遊語云文章有神交有道泂然哉數歲丁內艱哀毀殊甚乙酉夏大將軍貝勒統兵入浙中不多殺人羣望歸之一時士大夫咸贄策躧軍門師慨然曰嗟乎國家三百年養士風斯掃地矣吾雖不能死吾將逝矣即翕然訣妻子棄廬宅從土橋老瞿曇新大師削髮受具通教典與隱君江道信徐世臣王聖翼及方外道

人蓼破一衲本金訂蓮社尋廬山故事時雲門石雨以曹洞宗住皋亭山師往訪之語下有契遂信直指人心撤翻窠臼爲大丈夫事視講師習訓詁家言不屑也於是一意南宗投棲復精舍持不語戒七日觀堦前花恍然大悟往謁石雨雨亟許可之時有持鏤竹紗扇者命賦此題座中緇素皆吮毫苦思師立成一絕曰鏤空寫畫圖捉影愈模糊看到風生處方知竹也無雨閱箋驚歎意欲以白拂授記爲忌者所沮不及也師既悟大道往印證多方無不脗合然以多

病不能持頭陀行以故遨佛場欲久留而未逮暮年歸江上築小菴顏曰一宿字曰死菴以終老於此不再出也造一龕妥息其中曰吾將歸休於此庚子十月果病亟書一偈示弟子擲筆而化其家人竟以棺殮之師法諱智瑛一字玉華一字速朽師與家大人同婿於唐姨母長吾母幼兄弟深相愛而家大人與師復相愛師子淮從家大人學治生家大人命峻曾從師讀書余從師最久自少至入國學幾十年兩妹婿余庚韓藻咸受業焉庚子娶余入長安而師逝矣傷哉生及其門而死不及哭其靈雖築室之慟亦已晚矣爰賦詩三章復爲之傳

贊曰常讀襄陽龐蘊傳若有感於師也師視疑後一長女先化去爲纊之際忽悟此身爲外物母兄夫婿哭之笑曰勿悞吾今非故吾也作吉辭臥而歿師適在嘉禾不及見之後語此事曰吾不及也然居恒性端重寡言喜怒不形庶靈照之流亞歟次女適何氏知衛生之道治家少煩仰默然靜坐皆未嘗有所學也余表兄南仲天性直慤好觀性理諸書余常與張

赤師讀儒學宗傳一時輩相非笑而南仲獨欣然與問難子夜每靜坐收放心嗜慕之切豈其性然哉姨母性明決覘人有蹝仰得其意師平生所爲事姨母恒先識之故撒手出門未嘗有一兒女戀戀情吾謂龐公之悟殆龐媼成之也

張師傳

張師諱光國字斌如仁和人也家素貧父兄皆治生無讀書者師始刻勵爲學誦讀不倦時余大父延朱士美先生誨余伯父及家大人師負笈來從同學數年歡相得也及壯入泮丁外艱家益蕭條絕謀生之策客有爲長安遊者謂師曰京師善地公卿貴人間傳經授徒歲可得百金予何營營於家室耶師聞之欣然與偕抵都半歲無所遇而返歸又逢母喪囊空壁立不能治後事家君往弔因厚賻之師於苫塊中泣謝曰吾子之恩不敢忘也吾子有子吾願敎之藉以報君時余生八齡矣丙子春家君延師至家命余受業焉師之訓蒙也盡其道誠樸與摯提携敎養不啻慈母余出就外櫛縰飲食師皆躬親當明末士風澆薄師道凌夷而張師屹立其中不少詭隨至今在門者猶思其風在余家六年家君重師脯修之禮歲益加厚而鄉里不肖者爭慕緇衣嫉師之久欲爲流言中傷之然師人品素潔無可污者詆其文章迂腐不合時宜師心不安遂辭去鄰有唐翁余父執也因

館師焉復十餘年師名益重後朱士美先生及師姻家陸氏皆爭延師惟恐不得蓋師之敎人惟養其蒙心而返乎淳樸煦煦和藹斐楚不施於童子尤宜凡在師門者恆依依不忍舍去去則痛哭失聲若嬰兒之戀其乳也師雖勤學善敎然更虛心常以其文就質於徐師而上徐師摘其字句刪其陳言師歎然悅服即力變舊習渙然從新如出兩手時徐師年小於師歎師之勇於從善如此嗣後諸試皆利辛卯學使者校士以第二人補廩其文章如洪河巨川洶湧不可遏抑常與弟子揣摩同作七藝中夜之後弟子皆閣筆欲睡而師方精神炯炯吮毫搆思不少倦息文成浮觴鯨飲意興愈豪人望其爲申公伏生將有見於興日初不意其老諸生也累試報罷於邑不得志乘以體肥胃疾中風辛丑之夏病遂不起楬余從長安歸視師已痰迷不省叩之數四始脫目一視曰予開先乎吾與子把酒論文不可得矣欷歔不勝八月望後適師六十壽且及門登堂往祝師不能起其長子錫朋負師出坐視羣弟子拜跽口不得言淚游游

下也及來歲人日師竟長逝猶憶元旦同余弟亮章往視師已羸瘦非復故形易簀前兩夕飲泣不自止嗟乎師明達人也死生之理詎不能知而哀痛若此其胸中豈有所不能忘者哉

孫彦皋傳

吾友孫子彦皋錢塘文學也貌魁梧性倜儻言論爽直不避畏權勢與人交初若可駭久之未有不樂其爲人者胸無城府無宿物人有隱微過失面折之不少假及夫親戚朋友少有患難訟獄則奮不顧身挺然爲之禦侮雖慴之以貴要有力益憤懣怒詈以死誓之是以不爲顯達者所推許而士之貧賤懦弱往往藉其力焉余與彦皋交十年喜其伉直每抑鬱不平之際一聞其言心即爽然常見其爲友急難於千百人中躍身而出直指傖家率口痛罵其形偉辭高望者辟易驚走且熟知所詆者爲豪惡縉紳驚指搖首莫不傾慮而彦皋自如也歲在丙申常與讀書南屏酒酣耳熱擊缶嘯歌或泛棹於藕花之中或提壺於丘壑之畔彦皋每醉必歌歌後復拈毫苦吟自擬工部與余恒滑稽爲勝負殊不滅優孟東方也嘗余兩遊京師彦皋亦落魄無偶時遊酒人博徒中抱甕吸精遨床呼盧以發其困抑不中之氣苦形肥大不耐暑熱炎夏穴土布席喘息其上婢僕交扇汗流浹

體嗟乎此豈復能長年者乎」戊戌余在靈隱山中序
皇時過余極言累試不第治生無術兼喪長子不勝
悲痛余訝序皇素豪達西河之傷牛衣之泣皆所不
宜且好友日疎室人交謫對此茫茫百端交集形神
不巳瘁乎八月之望序皇方值歲試余抱病臥家試
後來視余疾余留小飲序皇長吸大嚼如常不少衰
惟語余此後當改業謀生終身不入城市與良友長
別未知晤對何日序皇言素不羈余不甚念不知其
言之為讖也」不數日而序皇病病不數日而歿余負

疾往哭同人悲號皆失聲且聞之屬纊之前念與諸
友訣不得夢遊天帝庭以知巳名姓達之蒼穹悲歌
長嘆唱楚王霸業成灰之曲曲終而歿」悲乎夫人生
死之際眷戀家室斷腸兒女賣履分香姦雄不免而
序皇心獨在於友朋志猶存於吾黨豈非烈丈夫哉
歿後數年余嘗夢之晤對如生乎夢中余且知其死
彼且自述死後之狀爽直不諱同人亦多夢之者豈
非其靈氣不昧神來數數乎嗚呼鄂王墓畔武安祠
中其柩在焉意者英爽或隨二王長嘯於烟波之上

明月之間吾知西陵一帶當必有震風怒雷轟轟而
過也鴟夷之潮寧獨錢唐江上哉

沈叔度傳

沈子曰富貴之於人甚矣哉朝廷設科第以奔走天下士自隋唐以來士榮辱死生困頓升華於其間者幾千百年矣使有志之士揣摩射覆如獵之聚蟻附之聚魚終身不敢舍此而他務悲哉世之興也道德功名文章品節生其中爲而主司之所取者在乎得聖賢之大意而已矣世之衰也公卿之子弟鄉里之富豪與初識章句之童子生其中爲而主司之所取者在乎得已之所欲而已矣與國家同盛衰陰陽齊氣運有不知其所以然者然而抱才負學之士不生於盛明而生於季世累世而不得一第得第矣而一榜之中僅數人抑鬱憔悴坎壈扼腕而死者比比然也世之堅賢書舉春官者豈不難哉吾友叔度余同姓也甲午之役與余同舉副車遊太學知其人蓄才積學者也有志而負氣者也時同舟北行余固淡然而叔度已病矣入都覲曲江諸貴人車騎赫奕往還其間未嘗不憤然恨悴然悲也居數月共南歸余偶染疾而叔度病悠殊甚夷門之別回首黯然未半歲

而叔度竟不起傷哉斯人不可得矣余傷夫人之數奇不逢時也志嚮往而未學乎道也天命之不猶也已焉哉吾求乎我者斯可耳俗學之誤人世習之欺也已詎有涯乎以叔度之質質淳而不漓以叔度之志志進而不退使遊聖賢之軌寧中道息哉余傷其人爲之立傳

寤伊先生傳

寤伊先生余伯父也昔余大父瞀山公娶大母王早縲因客於吳又娶楊生公公天性峭直使酒尚氣少讀書仰喜論難不屑屑爲章句學每從師辨問師輙爲屈公志經濟一切訓詁舉子業皆略弗顧十七補博士弟子仰遭內艱繼瞀山公棄世公失怙恃不善治生家益貧常舟行遇大盜求之故弁也連訟十餘年凡浙之大俠與監司郡守貪而受賕者皆力摧公公不爲少撓或爲居間莫夜持金來欲爲盜弁緩須臾死公峻拒不受以是危險瀕死亡者屢矣時明末風俗尚重士公子然一子矜獨以氣節爲當事所高屈而時伸危而復安卒正大盜罪識者稱之生平無他嗜好恒忿疾時事磊塊抑鬱不能自釋放情於酒飲輙醉醉輙呼天白眼視世脂韋齷齪輩遇輙大罵甲申賊人燕京懷宗死社稷公聞之一慟幾絕設木主里社中旦夕哭臨時以爲狂公自若也及福王立江南公建數策欲上書執政走金陵聞君相日昏湎卽買舟歸携家入鄉告宗族曰事不可爲矣閉戶著

書殫精力於易說樂律兵法編爲圖經數卷以授其子因名子曰敬圖云　鼎革後二年乃歿易簀之際執家大人手口後事累弟復問所言曰余孔孟一念猶存尚當再來嗚呼當國家多難縉紳士大夫苟免偷生安樂則同悲難則避者北北然也公以膠庠一生君死而不欲生國亡而不欲存其爲義烈何如哉是爲傳

仲妹傳

同氣之摧。能勿傷乎。手足之殘。能無痛乎。人不幸而多見兄弟殀殤者。中心悲裂。亦何可言。余家慈入乳。僅生余一男子。爲余女兄者二。爲余女弟者五。二女兄先殤。二女弟繼殤。僅存者余與三女弟。撫生悲歿。不慰慈母之心久矣。天又復去其一。摧殘特甚焉。余仲妹次余而生。十六歲歸余紫方。天性孝友。秉質柔善。其在家事父母。愛兄弟。其于歸敬舅姑。相夫子。均有稱焉。不幸二十二歲病瘵而亡。亡後數年。余氏之舅姑恒拊膺太息曰。吾家當衰。孝婦先逝。靈時體物。若有鬼神。非其至性常存者乎。當余年十九病瘧危甚。昏然如夢中人。過弗識也。妹歸寧見之。悲哀特甚。癸巳之秋。妹疾深矣。時在余家。余科試後偶受寒。腹痛幾死。妹猶起視。相顧涕泣。未一月而妹竟不起。悲乎命也。作詩十絶挽之。見者皆酸鼻云。丙申秋附葬於方井余氏之祖塋。生二子一女。皆不育。余紫方諱庚。錢唐文學。與余垂髫友。同師徐師

元配王少君傳 附二女

余室王。外父塔之公長女也。十五歸余。性聰慧明決。善心計。目之所覽。耳之所聞。雖終身弗忘也。外父母深愛之。恒委以家政。不失一事。歸余之後。忽忽如失左右手。常曰。吾有男若女。無憂矣。余少健忘。精室人爲記。得無遺失。克相之功多焉。然質弱多病。藥餌不釋口。雖困殆之際。每整容儀。危坐閨中。未嘗少自飲飼。生平寡言笑。御下嚴有威。雖子女不假也。識字知書。紡織之暇。手一編不置。字余十二年。余値家多事。盡所聘衣飾釵釧。無吝色。乙未余以副車舉明經。入太學。資斧蕭然。計無所出。室人百計爲謀。典褻中裝。兼告貸外家。約有餘金佐余行。及丁酉再入長安。而天涯悵望。掩淚深閨。雞骨支床。玉容消減。精神內耗。病入膏肓矣。兼以兩女相繼而亡。死離生別。痛摧肝腸。失音者一年。雖參苓不釋爐。偏相望。病亦無救矣。余於是冬歸。相視惟涕泣而已。猶憶一詩曰。病婦餘生雞骨存。孤燈無語坐黃昏。春來幾許傷心事。寂寂梨花獨掩門。誠傷之也。戊戌正月。歸寧外家。余數見

婦女病弱無燚者而余外父母猶延巫醫卜筮龜無寧日病危矣勉留不歸竟卒於外氏屬纊前夕危坐一榻與余言生平絕不及後事至曉而瞑目長逝矣是日也風雨晦冥舉室悲號天地亦若慘然者

嗟乎余之不幸可勝道哉昔潘岳有悼亡之詠子荊作除服之詩雁行中斷比翼分飛言念前人情何能已有鰥之後入山數月夢寐宛然彼哀蟬落葉豈欺予哉未幾何而病病而歸歸而復娶相去僅七月有情者如是乎古云死者復生生者不愧余亦難言矣

長女貞戊子八月生性端重慧婉一二齡舉止言語即肅然如老成人徐師常館余家見其凝靜戲謂曰汝豈老姆耶胡莊重若此寡默識往事洞曉人情且甚孝母病啼泣不止然余婦嚴過於督責七歲得疾枯瘠柴立余常抱至醫家自言其病瞭瞭不滯觀者咤異偶小失意啼母又欲責之余攜手以止貞微笑曰爹亦善作人耶乙未余入長安貞病危其母向之悲哭乃慰母曰幸有妹勿戀我殤之日適佛誕辰也僅八齡余從北歸於途夢之形若土色歸果化去余忽忽如失者旬日

次女順甲午十月生生後其母多病家慈僱乳嫗乳焉形性似予予深愛之姊亡珍惜過甚然性端慧類姊常至外家立諸舅中挺然鶴峙余室外祖母李謂余室人曰汝小女復早慧恐又不壽四歲痘殤果如其言憶丁酉余自都旋南時余婦病急矣謂余曰吾死僅留此一息不意其先母而去也臨歿猶呼余不置云

破甑翁傳

破甑翁者何。翁自稱也。破甑翁傳者何。翁自傳也。翁若曰。自吾生而有身。身一甑也。有身而有身外之人。人一甑也。有身而有身外之物。物一甑也。彼泛泛焉散處而不與吾相關切者。是其爲甑。完與破吾不得而與焉者也。物爲吾所有。則爲吾之甑矣。人爲吾所親。則爲吾之甑矣。於是形屬而情生。欲其完。不欲其破者。天下之心皆然也。人生百年。其爲甑亦多矣。無有完而不破者。然完與破多寡之數。視人之運數。天

與之厚薄差等之。亦未有皆破而不一完者。我則不然。終其身一破甑而已。少而喪弟妹。是弟妹之甑無完者。長而喪妻子。是妻子之甑無完者。老而喪朋友。是朋友之甑無完者。四入長安。十遊場屋。仕宦之途。不得一與名焉。家業屢空。負累日積。是名與利之甑無完者。且少好二氏之學。長愛聖賢之書。究不得其肯綮。浮沈於塵俗中。是性命之甑無完者。不僅此也。凡吾心有所期。事必無成。念有所屬。勢必不就。於是喟然嘆曰。吾終身一破甑而已。復何他求焉。古之破

甑者。不屑屑然回首一視。以是成其名。是破甑而完甑也。吾終身破甑。終身視之。於是名亦同甑。皆破而已。然則爲之傳者。得無有冀天下後世之知乎。是不然。天將破之。必使人焚其書。投之洞。然後快。嗚呼。

老唐傳

家有僕者曰老唐。若人也。在余家二十餘年。凡家之嬰孺。無不從其提抱者。其愛嬰兒。不啻慈母。嬰兒亦愛之若慈母焉。失而啼。得而嬉。就其懷。俯其肩背。繞其膝者纍纍也。一菓餌之甘。一糕糜之餘。不私食。必以與嬰兒始適。余憶自斷乳。老唐仰抱負不置。其愛念愈甚。及少知覺。仰以古善事相規勸。八歲就外傳。諄諄勉余讀書。人竊非笑之。喟然嘆曰。吾老矣。所望小主人。豈得已哉。余幼樂嬉遊。或過相箴規。恒怒罵之。彼亦不慍也。時余師張師。館於門之樓。司關之暇。授餐執盥。躬服勞不衰。張師亦甚重之。猶憶篝燈夜坐時。輙言家兩大人起家茶苦。拮据綢繆。使余不忘。雖督史不過也。余舞象入泮宮。老唐年七十矣。始欣然。

門革之後。以耄告歸鄉里。期年卒於鄉。余痛哭之。家羣兒長者。亦無不相向哭也。嗟乎。馬牛之力盡矣。家獨無一地。以爲彼歸休之所。使之犢首丘。村僻生享其勞。而歿不及余襚之賵。敝帷。敝蓋。君子傷之。予之罪也。因誌其行事有大過人者。庶幾李善

阿奇之風乎。壬寅仲春。讀谷風棄予之詩。戚然感焉。是爲傳。

文士論上

內樂於其心。而外有天下後世之名。其樂非耳目口鼻聲色貨利之樂也。其名亦非富貴功業高奇隱怪之名也。偶動於中而淵源所出。若江海之流。浩浩乎無窮焉。偶感於物而勃鬱所生。若春夏之氣。蒸蒸然無已焉。若是者非人也。天也。天之所與。如是其厚。而受者。乃以之。爲薄。如是。其大。而受者。乃以之。爲小。如是其難。而受者。乃以之。爲易。伥伥然入於富人之中。而不樂曰彼何富。吾何貧。而不知富人者有所不足於心也。伥伥然入於貴人之中。而不樂曰彼何貴。吾何賤。而不知貴人者有所不足於心也。上下古今。而見乎功業者。高奇者。隱怪者。而不樂曰。彼何遇天而若是。吾何失天而更若是。而不知功業高奇隱怪者皆有所不足於中。而以艱危疾苦成天下後世之名者也。於是求之耳。耳無可喜之聲。求之目。目無可愛之色。求之口。口無可嗜之飲食。求之鼻。鼻無可悅之馨香。求之形骸。一切所遇之物。皆無可適吾四體之安佚。且蒿目所觀。內而父子兄弟妻子。外而朋友宗

族鄉黨君臣。皆有所不合於心。困窮迫厄舉動若礙。饑餓困乏交於一身。自天下觀之。亦若天之有不足於斯人者。其故何哉。吾告之曰。子。蓋愛於天而不知天之所私子者。厚大且難。天亦有所不樂於中。是以加。子者。視人。爲不足也。然則如何而可。曰子。樂。其所樂者。而愛護。愼惜。此天下後世之名。無輕許。無過激。深。藏。若虛。盛德。若愚。亦庶乎其可以答天矣。由是而富貴貧賤。榮辱安危。舉不足以動其心。求乎內無求乎外。責乎我無責乎物。亦安往而有所不足哉。

文士論中

天下之物。莫不近利。而惟文與利爲甚遠。天下之人。莫不好利。而惟儒者與利爲不親。故凡有文於天地間者。皆於利有齟齬扞格之勢生。而有身爲儒者。亦於利有參商水火之情。今入市而觀之。何者不有。亦何者不爲人之所好。朝取而暮售。暮取而朝售。無久淹留者。獨有高館精舍。門庭寂然。人有過其門而不入者。亦有一入而仰出者。仰有入而論價。主人有速售之色。客有不欲得之情。往問之。則藏書之宅也。吾以是。知文之不近利明矣。且今之富貴者。有子有女。擇所婚嫁之門。褰修過而問焉。必曰某富者。某貴者。其所以致富貴之源流不問也。爲農爲工爲商。亦弗論也。倉卒不討失口而言儒生。則其翁媼怒於色。厲於聲。瞋目斥娭曰。奈何言是踽踽涼涼者。吾以是知儒生之不親於利明矣。聞嘗遊於富貴之家。問其富貴所自來。曰由粃粉。由商賈。由纖織。且詢其世。曰一世矣。二世矣。三世矣。其一世者。則剏業者也。主人營什一。較錙銖。子弟多愚拙。不喜讀書。然其昌熾之勢

未艾也。其二世者。則繼起者也。家習於富豪。多與仕宦遊。於是入太學。爲貲郎。和其中無有也。而其家多不貧。其三世者。祖積金穴矣。父遊鵷鷺矣。孫讀書能文章。往往英秀者出焉。然而疾病死亡困厄窮苦相因。而至漸家徒四壁。甕牖桑樞。而其人始得號於膠庠。曰儒生。嗟乎。儒生之能文者固若是哉。彼習文而求利者。吾不知之矣。以習文而求利者。亦可自知矣。倘往而不返。堅而自持。吾他日以俟之首陽之下。

文士論下

天之生人萬殊而智愚之分則有所獨多者矣肢體之分則有所獨厚者矣然有全與者有偏與者有受之數多者有受之數寡者有終身困苦昏昧而不得一者人則不可以不知天人生而爲儒生天所與第一流也粗足衣食幸得餘暇以從事於詩書天所與第一境也經史諸子二氏百家得其所至精者而快吾身心天所與第一樂也此外雖貴爲帝王卿相吾不得而有焉富若陶猗程卓吾不得而有焉多子若孫螽斯瓜瓞吾不得而有焉然則吾亦安敢厚望於天哉樂吾之所有忘吾之所無如是而已矣設有爲之慮者曰天將以其所無易其所有子將柰何余悚然懼惕然思曰古無是人吾可以不憂

宋太祖論

天子之有天下天與之人與之非可以尋常論也顧其心何如耳心存於無欲二帝三王之道也心存於有欲漢唐宋明之術也自秦以後凡有天下者莫大於漢唐則可以爲漢而以粉飾悞之莫易於宋明則可以過宋而以殺戮悞之宋太祖之得天下也陳橋反兵黄袍覆體論者謂其篡周而致疑於平日之用心嗚呼是不原其本末表裏而爲一切刻深之言烏足以服宋祖之心哉唐之亡也朱溫以賊臣篡弑不足論已李存勗報君父之仇告廟納矢功孰有大於此者柰何驕侈殞身後若晉若漢若周皆以篡弑爲故事當時之君臣幾不可問立天子者不以德功而以羣小之勢故加黄袍於宋祖之身猶之加黄袍於周太祖之身也不仁之例非義之貺習焉而不察以爲天子得失之權吾儕六軍可以得而主之此自唐末藩鎮已然非獨周之諸將特呼號推擁於今日也宋不幸適當其時耳人偶膺位之加雖一命再命不能急流勇退者多矣況乎天下之大天子之貴哉非

時之富貴加人。如醉夢昏迷。求其一息之覺悟。不可得也。太祖擁馬而南。念念顧其太后主上。惟恐恢傷以得罪於天地鬼神。後世開三百忠厚之風。理學諸公如周程張朱相繼而出。非此幾微之報哉。吾故曰宋太祖之有天下。人心惟危。太祖不忘故國之君后。道心惟微也。雖不幸而蒙簒位之名。而二帝三王之心。以一語見於當日重門洞開。此如我心。世慎無以莽操疑太祖也。嗚呼。

宋高宗論

宋高宗不報父兄之仇。臣事讐國。以區區和議。苟安江左。殺戮忠勇。崇信姦回。其罪大矣。然其心亦有可原者。蓋其戀戀一生母。韋太后於胸中。太后不歸。此情自不能已。故秦檜及主和諸人。深知其心。獨於面對之際。遲回鈎距。至再至三。堅其欲和之心者。豈有他故哉。亦曰和則母歸。不和則母斷不得歸也。金兀朮以蠟丸達臨安曰。不殺岳飛。則斷不可和。此書私與檜耳。人誰知之。史臣亦誰知之。及王鵬見告訐獄

成。檜以此殺飛。舉朝忠義者憤憤。內而國家。外而天下。亦莫不憤憤也。高宗豈昏憒若是。聽其殺干城大將而不一問乎。吾有以知其故矣。兀朮書來。檜必以是獻之天子。爲高宗者。深念其母之不得歸。爲恨每飯不忘和議。檜必恫喝驚駭。佯爲舉措無端者。以邀高宗之疑慮。然後駕爲虛辭若曰。飛之好戰。豈顧帝母哉。彼徒擁大兵於外。以收人心。而爲自重之勢。勝金。必使金殺帝母而歸罪於君。不勝金。則與晉陽之甲。爲苗劉故事。使高宗深信重怒。然後斷然殺之而

不復疑也夫人爲其母之故而忘其祖宗父兄之仇天下國家之仇是非禽犢之愛哉然高宗實有所不知也孺子得乳則吮不得則啼高宗之心一孺子之心也心雖有可原而得罪於名教得罪於天下後世惜也不知其推此心而達於祖宗父兄天下國家也然則前之人有若此者乎曰有之魯莊公是也莊公但知有文姜而忘桓公薨齊之讐後之人有若此者乎曰有之明世宗是也世宗但知奉母蔣后於宮中而不顧大宗之絕祖訓之垂凡此者皆知有母而不知有祖宗父兄天下國家者也後世原其心不能原其罪不學無術寧區區爲霍博陸言哉

明太祖論

有明建文之失國燕王之得天下議者咸追咎齊黃諸臣謀國不臧變亂制度此皆事後之談非探本溯源之論也蓋建文之失國失於都金陵燕王之得天下得於據河朔此皆高皇帝貽謀無術有以致之非南國君臣之罪也人主之治天下如人治其一家主家者晝居於外夜寢於內夜而寢外晝之可也晝而居內問其疾可也自古有天下者其建都之地必擇形勝險阻而毋近於逸樂及後凌夷衰頹然後偏安

於一隅如漢之蜀晉之江南宋之錢塘此皆不得已而爲然者也豈有創業一統之君自安於建業不爲子孫慮深長久遠哉天下大勢中原如堂皇燕秦若門戶吳蜀則內室婦女之所居豈有徒步成家者日寢處於內而不覆敗者乎明有天下幾三百年其亦幸而復都北平氣勁人強國祚綿永幾於漢唐不然建文雖不亡一世二世必有啣璧輿櫬青蓋入洛者嗚呼試觀亡國之君生於西北者多死社稷或播遷流移而後始盡生於東南者敵師朝渡江宗廟社稷

莽卽毀滅降旗樹於石頭三宮舉而北轅無不盡然者明太祖亦人傑也豈不知其子若孫者以强弱之燕王居之北平善弱之皇孫帝之白下而使亂臣賊子篡弑國家殲戮忠烈幾變天地之常經也哀哉

于太傅論

土木之難微少保于公有明之天下爲東晉爲南宋吾不得而知也成天下之大功者不及其餘犯天下之大難者不慮其後譬傾危之器舉而正之不致毀敗是亦已矣遑問其他哉說者謂英宗南宮之錮憲宗廢而見濟立以公不能微言於景帝交相責之非也人主之私情動與人知彼誠不知其非可以諫而悟也知其非而畏疾忌醫當時雖十于公不能回天鄒端簡舉張子房漢高之說斯言得之矣故凡以立

子易儲之說責公者皆非也公是時爲兵部尚書正六師捍寇敵斯吾事耳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他何預焉然吾獨有所不足于公者在奪門一事耳景帝病於宮中諸臣謀於倉卒天子之門可奪北門鎖鑰伊誰筦之此時幸而弟歸於兄天下猶明之天下耳設如曹吉祥張軏之變任其覆敗而吾不知亦何用樞臣爲哉故吾謂徐石之謀成亦公之討疎也彼英宗者一失於王振倘再失於曹張有明之天下仍未可知也公爲樞臣兵戎操縱在我而不在人使當時稍

如其謀或豫爲之防即不然外延獲擁吾總羽林以保宮闈彼雖衆安能爲哉不如出此而殺其身使景帝不得其死雖天命有然然公之爲公圖人事者固不當委之於天也故人責公於建儲之不言而吾獨責公於奪門之不備爲天下者可幾微疎忽哉

聖學說

聖人之學將以適夫用也然而世之以學爲無用者何也聖人之學將以返乎眞也然而世之以學爲僞者何也夫學之而無用學之而僞聖人亦何樂乎使人爲學也彼世之所爲無用所爲僞者亦未必皆無用也皆僞也人而爲學苟隨世之見以動其心則亦不可與言學矣然則果無無用者乎果無僞者乎曰有之其無用者必其才識淺薄者也必其得寸而止一齊而足者也是其於學未造其精微而求其濟

世可乎其僞者必外取其名之形似而內懷吾利之可圖或吾君吾相有志於學而將矯飾以爲位祿之資或鄉里風俗相須於學而乃假借以爲逢世之具是其於學先以背馳而指其爲僞者可乎然天下亦有向往於學而不克盡其紛華靡麗之心研精於學而乃流於訓詁辭章之習二者亦近僞與無用此亦不可不辨也夫聖人之學至純而不雜至大而無間未底乎淵深而通乎萬物亦未有不識其後者也彼世之人不知學者固無論矣或忌疾之或厭憎之如

魑魅之畏鏡鵂鶹之昧日其爲毀謗又何論哉然則在今之世其學而無用者有之矣其學而僞者斷斷然未必有也世方以學爲忌僞者何所利而爲之小人以世風爲趨向名利兩無所在是不爲之吾於今而知聖人之學可以自信可以不必疑人也

仙乩說

吾鄉張碩存先生君子人也其生平耿直惇篤通國信之捐館之後不數年有祈請仙乩者忽自書張先生下壇今爲九天符命使者爲上帝敕以周行勸善嗟乎仙乩之說吾不知其有無苐先生生而神明歿而靈響亦無足怪信者信於其理而可矣夫福善禍淫天之道也吾儒六經四子彝彝言之然亦僅微其理至若二氏則神道設教兩奇變幻不可名狀先生去世而爲神此吾儒之正理也先生去世而稱九天符命使者此二氏之神言也理不可以諭俗姑神言之可乎今村嫗俗子聚族爲謀曉以經正之說則欠伸欲睡震以幽冥鬼神感應變化之奇則肅然聽之且喜傳樂道入於人心出於人口速於郵驛甚矣人之難以莊言而理格也使此氓蚩之輩於夙夜之中果於爲善憚於爲惡一念之非一行之詭常若張先生鑒觀其上則九天使者之一言也其利溥而澤大矣吾又何必辨其是非有無以嘵嘵於世也哉

燒蟻說

吾平生性惡傷物。然物之有害於人者。必欲殺之。而往往悞者多矣。當弱冠時。家後園竹上生毛蟲。亦未嘗有所害於人也。悞以爲蜇見則取以投火中。亦不知其多少也。後數年。每當盛夏之際。頭面身背生癤。磊千百。醫所謂撒麻疔也。其疼痛莫可形容。夜臥不能就枕。如百萬熱油釘。釘於頭腦。因悟此燒蟲之報也。夫蟲本不害人。何罪而投之火。人與萬物同體。燒物之身與燒吾頭面何異焉。一夏之罪而以數夏報之。天之報施。詎云無哉。然天不重加之於其後而卽輕施之於其前。猶恕余悞之一念耶。今歲讀書顧向中閣。四月之望。視羣蟻緣堦而行。心恐其傷之。屢以法祛之不去。薄暮與向中劇談。偶一遺忘。悞蹈死數十蟻。猶幸向中急言回步快疾。不盡損蟻命。不然則不知其數千百矣。嗚呼。悞之一念。可常聽之耶。夫悞之罪。因輕於怙非者。然心之不存。所害實大。古之以悞言悞行而遺害天下者。不少矣。一悞爲甚。詎可再乎。爰書以爲戒

趙九門友弟說

人莫不愛其身。思身之所由來。則凡同此身於父母者。其能愛之乎。人莫不愛其所生。思生之所淵源。則凡共此生於父母者。其能愛之乎。故有同父同母者。吾兄弟也。亦有同父異母者。亦吾兄弟也。形此形之所分。氣亦此氣之所分。爾我彼此。可不必分也。嗜好憎惡。亦可不必分也。然世有友愛兄弟者矣。亦有憎惡兄弟者矣。有兄弟交相愛者矣。亦有兄弟交相惡者矣。有兄愛而弟不愛者矣。有弟愛而兄不愛者矣。其故維何。豈性然哉。曰非也。或以人間之。或以物間之。物間之者何也。曰財是也。人間之者何也。曰妻子朋友是也。其能相好無尤。終身靡間者。蓋亦鮮矣。河東九門趙君客於浙上。與余家爲世交。常聞其人孝友人也。弱冠失怙恃。撫其繼母之二弟。自數齡以迄於成立有室。無斯須不本此愛者。嗚呼。彼非性然哉。三晉之人交稱之。君獨戚戚然曰。吾懼吾愛之不終也。吾懼吾兄弟之有間此愛者也。鬩墻操戈。世皆有之。寧保吾身之終無此乎。余聞之太息曰。趙君眞孝

友人矣終身保此孝友者其惟趙君乎君兄弟之成立君之功也君不自有其功而乃惴惴惟恐過是愼君之兄弟當交相感矣人惟克己之學無所往而不合焉君克己君兄弟獨不能克己乎交相克己豈惟物不能間之人亦不能間之豈惟人不能間之將天地鬼神實護持之君之父母將含笑於九原矣敬書此以慰君君自此可無憂矣

朋友人合辨

昔人云父子兄弟天合者也朋友人合者也余以爲不然人誰無父子兄弟苟性情不同志慮各别雖日夕處一堂而神明所隔有遥遥若河漢者惟朋友非其類不合非其心不交遐遠數千百里上下數千百年讀其書聞其言一端之投嘵然相思而況乎交臂覿面者哉故以身論人父子兄弟固天矣以心論人朋友亦天矣然則論天者以身乎以心乎當必有辨

嚴子陵辨

天下有不必然之事。在昔人有是言。而可姑存其說以風後世者。若巢父許由牽牛洗耳之說是也。天下有不盡然之事。在昔人有是書。而可神明其意以勵風俗者。若光武子陵客星犯帝座之說是也。善讀書者。不必泥其事。而第觀其意趣。不必執其言。而但求其旨歸。則六經諸子一部十七史。事事皆通。語語皆活矣。不然。以文害辭。以辭害意。周餘黎民之詩。可不讀也。吾鄉友人有作書譏嚴子陵者。以其加足帝腹為傲德。未免有闇然媚世之意。不覺失笑。

題郭臨吾扁額

高宗聖主而有孝己之傷。吉甫賢相而有伯奇之嘆。故喪偶不續。惟高識卓行者能之。郭翁悼亡後。存鰥者三十四年。立志不娶。求之古人中。殆難其匹矣。夫再娶為無後也。有子而娶。可以已矣。然而主蘋蘩在中饋者。不能免焉。郭翁斷斷然孤處孑立數十年如一日。其亦可以風矣。因書數言。謹志其額。

題金友莊扇

盡天下皆界田院也。盡天下有求於人者皆乞兒也。乞於外。不藏於內。皆之理。賢豪傑毅然爲之不屑。屑於當世之非笑。乞於內。修飾於外。於是爭榮慕勢。蠅集蟻附。衆凡一切有勢力者。皆投入其中而不自知。噫。可悲甚矣。世無不求之地。亦無無求之人。吾欲洗盡乞兒肺腸。改盡乞兒面目。非不衣不食。蹈西山東游而死者。亦烏能爲之。苐深愧夫遷掩覆藏。折腰屈膝。巧擇夫人所不見不聞之地而施其術者。友莊金

子舉扇頭示余。其所繪畫則乞兒親迎圖也。親迎之禮。世多不舉。而茲獨繪於斯扇。意禮失而求諸野乎。結縭者何人。委禽者何人。合巹奠鴈者又何人。盡舉而歸之鳩形鵠面牽犬弄猴之輩。嗚呼。士無贄而仕。女無媒而嫁。苞苴風行。簠簋不飭。昏夜乞哀。驕人白日。從終南捷徑中。亦何辨夫天知地知子知我知者。是皆向火乞兒與斯圖之乞兒。不幾霄壤哉。友莊向入長安。從狹邪幹婦遊。圖中抱琵琶而持杖者其斯人乎。

春晴啼鳥話向南竹寺仟迴一往還知爾情懷類
載酒放解儀陪登山雲霄若士遊邀上江海浮鷗
指顧向醉臥孤舟氏夢不知身世是塵寰

漣漪堂遺稿

晉安林雲銘西仲選

仁和沈峻曾敦菴著

壻陸正夫履貞 校閱
姪 燿生舍輝
男 嶽起逸久編輯

詩

贈吳塞翁山濤

不扶高蹤三十年。舊時風範尚依然。詩成翰墨傳珠玉。興到門前見洞天。種秫餘杭非愛酒。拂衣同谷似登仙。鬢有霜雪衣冠古。何異商山對昔賢。

其二

歸來陶令不嫌貧。卜築溪山寄此身。一舉鴻飛高羽翮。十年蟬蛻出風塵。尋源大滌烟霞癖。載酒湖南杭李春。先輩風流今絕少。滄桑變後見斯人。

其三 好詩一首

把臂深秋氣益豪。對杯仙院興猶高。天餘風雅留公輩。境老窮愁屬我曹。車馬館前喧北海。樽罍物外醉東皋。屏除俗客存耆舊。圖畫何妨試綵毫。

贈徐州菴 州菴和韻四十首

翠巖懸知第一流。高風不減昔南州。無家隨地仙源近。得句論心明月投。對酒那知人醉醒。支頤不與世沈浮。相期五嶽同禽向。可許陳蕃下榻留。

其二

風塵溷俗許誰同。羨爾冥冥寄漢中。一坐衣冠驚綺季。五噫騷雅屬梁鴻。著書採藥青雲近。泛宅浮家滄海通。不待古星觀紫氣。懸知避世在墻東。

贈林西仲

咫尺龍門寄大賢。爰瞻紫氣識真詮。著書不盡窮愁日。學易先從仕宦年。百死場中空大夢。三生石上悟前緣。一言指月羣疑破。螢獨餘光照萬川。

其二

湛深衆妙醸微言。蝶夢初回悟漆園。九死一生夷險閱。浮家泛宅懶攀援。秋風瑟瑟尊鱸思。宦興蕭蕭丘壑存。嗒爾相忘無可語。好從聲欬扣淵源。

其三

艱危萬境老英雄。入世人高出世風。學道心經生死際。破家身在有無中。浮雲聚散傳名宦。玉樹青葱起

聖諭柱下書成五千字早如令尹候關來

△其四

胸如淵海探無涯舌有青蓮筆夢花倒峽豈徒傾萬斛研幾直是合三家海南說鬼將成集枕上遊仙若泛槎閱歷非常疑造化何年採藥飯胡麻

亭都魏貽士以文集見投賦答

廻翔今古嘆才難誰向君家次第看額上星辰移斗合東山蘭玉滿庭端翠微著易參同合耕廡論文冰雪寒試柱西園公子駕夾門高士亦彈冠

坐貽嗣弟山亭小酌觀梅

一亭丘壑坐憑闌况有梅花遶屋看半世風塵憐歲暮片時杯酒禦春寒芳菲相傍形骸穢珠玉頻傾和更難自昔同心兄弟少清言深覺臭如蘭

過天施弟齋頭有贈

紆廻花巷隱君家小構亭軒數樹花相望河橋依水際轉看裘馬在天涯清言冰玉人如昔雅奏塤篪調未遐不減春深韋杜曲芳菲照眼欲停車

△安平泉次蘇長公原韻

花城何處是眞源一酌清流更宛然古碣題詩稱記歲蒼松遶逕不知年隨分石乳頻貽客偶吸金莖果欲仙試列茶經應第一何須陸羽品名泉

重遊伯兄園

春園芳樹喜相親結伴經過不厭頻幽意每懷吟澤畔晴光倍惜看花辰鶯聲嚦嚦開歌吹柳色陰陰解笑顰池上儵魚遊正樂相忘不必更投綸

遊吳園

城陰流水入寒塘野老開園傍水鄉曲曲籬邊花窈窕溶溶池畔竹蒼涼遠峰翠黛凝高閣隔岸雲霞照

草堂相約春深來再訪携琴載酒共飛觴

萬松書院 范中丞重修祀宣聖者

重開書院萬峰中靜憶松濤夜發風聯覩迴依嶺上下亭臺相傍石玲瓏低徊俎豆神如在顧盼江湖境愈空登陟自應天下小莫言泰岱峙齊東

飲諸秋鶴齋頭兼讀其文集

花下相宜問醉鄉孟公留客共飛觴深陰拂拂梧桐院積翠重重薜荔墻珠玉當筵隨謦欬星辰入夜照

滄浪樓頭尚有藏書閣暇日還來叩墨莊

洛陽花 卽不竹別種

一叢疎翠蕊輕柔五色分花密並頭不勝綺羅寧著繡還疑蛺蝶自爭留卷舒應日知晨夕爛熳臨風及夏秋何事洛陽名獨擅蛾眉妬處莫含羞

茉莉花

閩海移來一片香炎洲處處舞霓裳依稀髣髴嬋娟艷露入氷壺沆瀣涼翡翠盤堆青玉案溫柔人在白雲鄉曉來纖手紛紛摘齒頰何由得並芳

北行未果賦懷

倦遊司馬意何如豈戀文園欲著書蹤跡浮沉燕客情形骸慵懶散故人疎朱門日遠無須問白髮時添不勝梳強欲趨橋京維去可堪乘駟駕高車

家要璐叔宅居北郭有池塘竹樹之勝夏日過訪卽事因成二律 此二首存诗言竹樹之勝

水竹蒼涼帳夏遊孝廉門第自清幽臨流照影芙蕖映倚檻忘機鷗鷺浮數叠峰巒三徑月一軒圖史五湖舟阮公作達能分席願作平原十日留

其二

棲遲城郭問滄浪尚有吳興舊草堂叢竹深陰能避客小橋流水可浮觴笳歌不礙秋蟬響衽露相宜夏日涼但許北窻高枕臥悠然一夢在羲皇

夏日泛舟湖南山寺

一棹湖南放眼青萬山蒼翠擁南屏挺波蓮葉香無際繞院松風靜可聽紺殿頓忘三伏暑朱龕深積兩朝經當年蹤跡還堪憶載酒看花聚客星

放鶴亭

種梅道士築孤亭掩映湖山鏡裏青舊日閒籠放白鶴今來倚檻讀黃庭烟波自合容高隱臺閣翻嫌列使星安得當年三百樹暗香疎影亂西泠

貽嗣亭柱大放招陪應嗣寅先生

一樽清酒共高賢便覺園亭別有天年似水和重雅集音聞正始復欣然孤松夭矯雲霄上叢桂芳香樓閣前白鹿鵝湖思往事豈同觴詠暫流連

應嗣寅先生索詩賦贈

先生樂善意無涯不厭巴吟重嘆嗟久跂青雲思沆

遙敢從玉樹倚蒹葭笙竽未協千家律歌吹還如兩
部蛙何幸飛聲遍一顧春風桃李欲生花

王倩修自中州歸家有祝融之災賦以慰之

梁園遊倦賦歸來秋興蕭條亦可哀故國河山同擊
耕荒原不黍獨登臺一帆無恙歸行役三徑堪嗟剩
劫灰寄宅還能仍種竹烏衣舊巷滿蒿萊

春雪同程度眙嗣天施飲西軒 眙嗣詩先成賦答

積雪誰能汗漫遊草堂樽酒羽觴浮相看伯仲皆同
調自笑風塵早白頭丘壑何年消塊磊江湖無地任

淹留惟有獨唱陽春曲欲和其如下里羞

眙嗣以梅花數枝見贈 好詩一首△

眙我羅浮幾樹香宛如邂逅遇清揚紅丁分瓣凝春
色綠向含苞吐異光頓盼琴書生燦爛歌吟翰墨有
芬芳瓊瑤投贈如何報更索驪珠一擅場

元夕飲眙嗣池亭觀梅

雨中燈火寂春城蒲徧梅花照眼明傾倒芳尊能盡
醉嚶鳴啼鳥解求聲驚心湖海逢多難把臂池亭証
有情暫寄愁懷依樂境遂茅未必悞浮生

雪湖泛舟

一湖積雪未消殘其奈舟行霧裏看杳靄疑將介天
地微茫乍可辨峰巒聲傳爆竹頻驚歲歌發陽春不
解寒移纜斷橋空悵望浮圖漠漠倚嶒岏

泛舟阜亭觀桃花 觀桃花詩一首△

阜亭春煖放扁舟桃李花開四度遊水寺尋源同問
徑谿橋人勝獨登樓高低錦障迷千曲約宛霞城見
十洲樂事恐多疑不勝浮沉且暫學沙鷗

其二

花源深處引輕舟萬點飛花漾水流乍見每憐風雨
妬頻來還似燕鶯留傾樽綠酒添春色過岸紅妝出
畫樓行樂少年須及早頹然霜鬢更何求

其三

半山山寺望無涯與客登臨頓盼賒野外江河遥入
海春深桃李遍開花烽烟萬里迷朝霧歌吹連舟接
暮笳欲向仙源覓歸路白雲深處少人家

其四

偶然一棹入花谿重問仙源路即迷谷口殘紅飄綠

樹山中疎雨叫黃鸝烟波滿眼連滄海城郭新年動鼓鼙任興携樽自來往石橋精舍且留題

其五

花時載酒蕩孤舟脉脉含情共此遊積素飛紅千樹曲亂雲飄雨數峰頭芳菲幾日啼春鳥潦倒頻年狎海鷗隔岸青帘相掩映不妨貰酒解輕裘

其六

水鄉山徑結祇園宛是當年桃李源瓊玉重重鋪翡翠芳香片片落潺湲坐無支遁誰揮塵室有維摩可

不言一笑拈花深悟後趙州茶熟又開軒

同楊千波胡冊五王芬叔董羽九朱寧文羅懋貽諸子集飲孤山竹閣

孤山竹院俯明湖高飲凭闌任醉呼入叆綠陰迷遠岫倚天丹閣出浮圖偶逢讌會同佳客重歷滄桑嘆故吾四望烟波皆浩淼宛然駕鶴上蓬壺

同儕如伯貽嗣弟飲秋鶴亭上

樂境斯須暫解愁孤亭樽酒好淹留虛窻疎竹搖青影倚石雙桐照碧流觴詠寄懷空物外池臺托興即

仙洲主人百甓能延客日夕相期汗漫遊

其二

興至何須列綺筵提壺可滅杖頭錢坐無俗客能忘世境入仙源不計年薜荔滿垣高翠嶂梧桐擁閣上青天携君詩卷當儕立應擬紅牙奏管絃是日黃秋鶴新詩

其三

樽罍同心不厭頻綠陰疎雨兩三人暫依梧石閒亭宴一飲醇醪樹我春戎馬關山何日靜迷蒿翰聚逐時新醉鄉浩蕩能忘世不似桃源只避秦

其四

頻飲君厨酒益醉麴生風味果然眞且看渭畝龍吟竹兼飽湘湖雉尾蓴朱篆丹砂精道術黃冠白袷指迷津秋鶴善符篆兼有方外冠服迎貓更有鴟夷贈秋鶴贈家釀以易二貍奴抱甕歸來好漉巾

同婁瘠叔顧向中登秋鶴芙蓉樓

芙蓉樓上一憑闌百尺藤蘿信曲盤遠徑深陰遮院綠滿空蒼翠逼人寒禪心映月孤懸鏡仙骨臨風九轉丹寄語元龍且高臥愼教風雨出泥蟠

聆嗣集同人雅飲見招適有齋會未赴

萃賢雅集興如何俗境羈人未得過逆社偶然遊嬾詠竹林從此若山河謝家入夢池塘迥前一夕方夢聆嗣顧墅閒吟丘壑多更聞流觴詩幾許不辭風雨覓烟蘿

梅雨

江南無奈黃梅雨雲氣迷離天地間懸瀑空階多積水閒門伏枕卧深山新醅榴火紛紛落不禁苔痕片片斑掩卷焚香人寂寞只疑有客叩柴關

其二

積雨蒼茫烟樹浮水聲彌耳若溪鷗湖邊高士長浮宅世外仙人亦愛樓把釣孤舟應荷笠負薪五月好披裘如何得向名山住坐對龍湫瀑布流

聆嗣弟園桂大放集飲學士樓中　吳慶伯同席

小山叢桂發三秋刼遇花時醉此樓盃接金莖仙露潤人同玉樹瑞香留池塘康樂喧歌吹縞紵延陵藉獻酬敢惜踈慵虛好會頹然直與附青流

題關蕉鹿先生小像

閱歷滄桑得自然神凝氣靜任遊仙箯輿再見陶元亮海上重逢爵仲連叢桂兩行分玉樹靈臺萬頃谿茶天披圖宛覯真人氣象緯還如天漢懸

其二

解組歸來世已非秋風不黍淚沾衣染鴻瓮不因人熱李耳言惟知我希不厭高深真渾璞直從風雅探淵微長懷杖屨瞻圖畫但覺先生道勝肥

南軒堂柳陰竹色奇懷

何物同余寄草堂一叢修竹伴垂楊子猷此日仍留盼張緒當年欲斷腸夜月從教倚翠袖春風宛若舞霓裳孤雲爲爾情牽惹未得悠然返帝鄉

棋盤山

突兀城西起數峰仙枰高絳曉雲中縱橫星斗速行落勝負河山幾局空苔蘚霜華分黑白春風秋雨辨雌雄介何爛盡誰人識惟有雙丸日月紅

棋盤山下石潭

澄潭石壁接平原造化介無斧鑿痕百尺寒巖能響答一泓春水有淵源誰將筆架開圖畫好與溪山共語言尋勝採奇心乍會此來端不負攀援

遊紫雲嶺北鳩諸精舍

紫雲嶺北路蜿蜒。折入仙源別一天。蒼翠迷空如隔世。幽深隨地可安禪。心從魚鳥同丘壑。夢與羲皇共歲年。暫得閒遊樂無際。況來蘭若借高眠。

中隱菴

大隱山居不厭深。就中精舍自堪尋。高臺迴合峰巒影。修竹瑽吹鸞鳳音。貝葉蒲團空俗慮。晨鐘夕磬悟人心。玄關咫尺同棲許。洗耳何須梁父吟。

近谿菴

一憩空門百念休。近溪菴畔聽溪流。何疑莊子聞天籟。頓悟生公點石頭。響谷禽聲和梵唄。參天樹杪結僧樓。枕流漱石斯吾志。不讓東林老比丘。

無門洞 一名黃龍院後倚白鶴峰

無門洞裏洞無門。主客何由向此存。曲曲分波流水靜。亭亭獨立化身尊。風雲缽底黃龍躍。花雨峰頭白鶴騫。頻問西來復何意。禪機妙處總無言。

其二

遨遊一宿總浮漚。是相皆空何所求。大士有身因說法。山僧邀客喜相留。譜微花發巖中閣。鐘磬聲聞池上樓。高隱長聞北山北。任君携伴再來遊。

白蓮菴

攬秋孤峰試一登。偶從蓮社訪高僧。閒瓢翠擁千林竹。石壁青蟠萬歲藤。江海津梁乘筏渡。雲霄羽翮御風升。片時坐對情忘倦。况有機緣續五燈。

寥菴

無涯妙境待時開。巧幻深知造化才。雲盡水窮藏世界。花間竹外湧樓臺。誰將別墅傳圖畫。倘有伊人願溯洄。遙念蘭亭千載後。相期此地再浮杯。

其二

湖南一徑有仙源。上巳浮觴憶昔言。片片石林皆窈窕。澄澄鏡水忽潺湲。詩成任客驪珠採。醉後惟吾丘壑存。可得飛仙同夜月。洞簫吹處鶴高騫。

赤壁菴

一峰精舍逈臨風。傍有危巖倚半空。城郭含烟秋氣白。江湖返照暮天紅。携兒極目雲霄上。與客登高圖画中。他日提壺來此地。歌吟天際和飛鴻。

擘竹菴

策杖重來祇樹林何年擘竹悟禪心四山寂寂禽來語萬籟蕭蕭龍夜吟車過王猷應獨嘯人逢支遁欲披襟徘徊未解西來意幾度拈花對綠岑

南山丘菴

路入風篁徑轉幽山過龍井溪爭流一溪橋接深陰寺千嶂屏圍積翠樓境靜有僧閒自社心空何地不虛舟相期靈鷲看峰色紅葉蕭蕭已暮秋

鉢池菴

一泓澄碧鉢爲池欲探淵源僧不知卓地遙思飛錫日安禪重念化龍時蘿迎洞壑誰能画樹杪樓臺盡入詩萬籟不聞人境絶悠然古竺是吾師

一片雲

南山怪石兩溪分兀突遙看一片雲不藉峰巒偏獨秀登緣薜荔自空亭亭迥挹烟霞癖寂寂深含錦繡文如爾孤危應似我行年五十總無聞

金鼓洞

高下松陰入洞天丹巖繡壁自孤懸僧居不畏空中闘客至頻炊雨後泉心愛烟霞隨興地耳聞金鼓是何年買山若許巢由隱莫惜嘉賓百萬錢

懶雲窩

岫裏孤雲任卷舒懶隨風雨賦居諸身將黙鉢文爲用天與黎阿樂自如習定蒲團依繡佛移情丘壑泳儵魚高深不厭真吾意願近禪關結草廬

龍潭

棲霞嶺上有龍潭潭畔桃花傍小菴俯視軒楹如洞壑到來風雨出烟嵐布金剎擲僧由北撒手懸崖道

自南馴性安禪知一理豈須貝葉滿琅函

南高峰

寤寐南峰二十年登臨此日若飛仙秋光滿眼難題盡秀色移情醉可餐三折江流青入海萬重山影翠迷天此間呼吸還通帝何論齊州九點烟

石屋僧房觀菊

山僧愛菊與悠然引客拈花一悟禪彭澤開樽無別友匡廬結社有諸賢空明洞窈神仙境窈窕香生錦繡天相對怡情不能去禪床願得幾廻眠

新菴

滄桑何地不興衰。精舍今從異昔來。頓盼更疑新洞窟，追尋非復舊樓臺。高吟攜客賡詩句，雅飲臨流泛酒盃。谷口桃花若相笑，直教劉阮老天台。

紫林菴 菴係范開二將軍施金建造

北山精舍逼雲岑。逍勝新開紫竹林。窗外江湖殊浩森，巖中樓閣自高深。旛幢香藹揮塵巧，藥花開好瀹心。細柳將軍今學佛，給孤園地滿黃金。

寶雲菴

桃源何處問棲霞。再過重重岫嶺遮。樹盡空山誰隱鹿，松餘深壑尚啼鴉。雙懸石墻高僧墓，幾宿芝巖開上家。指點禪機雙柱下，吾無隱爾一拈花。

其二

春來禪院雨經過。舊事重提感慨多。松竹風中酣午夢，桂花香裏引清歌。同心偕衆題丘壑，伯仲壺觴醉薜蘿。彈指十年如隔世，蕭然一榻剩維摩。

點石菴

猗與何處息休丘。水夾釣天石點頭。僧臥竹林篤午夢，客來遊社醉深秋。香生叢桂思招隱，身在花源欲枕流。安得白雲迷谷口，悠然洞壑仰神洲。

雨後飲芝巖

雨餘懶上最高峰。觴詠芝巖卒興濃。萬樹綠陰花寂寂，六橋芳草水溶溶。遊仙逝後空飛鶴，梁父吟成有臥龍。老大長懷年少夢，南屏午夜一聲鐘。

雨中臥寶雲山

化城初雨鵓山陰。一枕羲皇慨我心。竹外白雲相掩映，窗前翠嶂倚高深。塵囂絕盡聞天籟，鐘磬聲調合梵音。栩栩自然身似蝶，不如身世有浮沉。

冷泉亭

歲歲遊春坐此亭。亭前澗水照空青。悠然魚樂知吾樂。便是南濱徙北溟。洞壑呼猿驚卓錫，市朝過客聚浮萍。籃輿到處題詩在，誰與高歌上翠屏。

寶雲菴桃花

祇園偶至遇春晴。滿徑桃花解笑迎。樹下觥籌多醉客，山中時和有流鶯。仙源一棹知何處，方外頻來寄此生。不異匡廬遊社會，但教沽酒待淵明。

同林鹿菴吳子穀家漢乙寅上入瀏南祀亡友於香隱菴

屈指重遊三十年。松筠一夢尚依然。老僧白髮人如舊。故友炭星影自憐。丘壑圖中秋醉月。芰荷香裏夜行船。再來何日能如約。相訂同人莫後先。

飲霖鶯山莊

逍遙山館自清幽。與客携樽並倚樓。率爾狂言題粉壁。頹然醉影漾溪流。人嗟逝者如斯已。峰指飛來獨久留。良會轉教心感慨。仙源可許續重遊。

其二

看山亭上看萃山。一片繁陰溪澗間。猿隱白雲迷霧鬟。魚翻綠沼戲游淺。興酣不覺壺觴促。形痒何疑鬢髮斑。總向烟霞得眞趣。浮沉益自薄塵寰。

陸左城自楚中回贈螺壁筆峰及水石賦謝

彩毫疑有白雲封。螺壁烟霞贈數峰。坐對溪山時得句。摩娑丘壑頓扶笻。翠微忽照硏中水。嵐靄俄飛器上龍。夢裏江淹花蕊發。可知玉井出芙蓉。

三生石

怪石亭亭列翠巖。騎牛人去隔仙凡。因緣吳越逢三世。烟棹瞿塘掛一帆。月滿峰頭寒玉露。猿啼洞口濕青衫。幻身早覺常存性。半偈微吟勝萬函。

夏日坐冷泉亭

夏樹陰陰千嶂青。一泓潤水枕孤亭。坐空身世消炎熱。臥對溪山看醉醒。豈是飛來天竺國。當由高隱少微星。泉聲瑟瑟皆天籟。洗耳何妨日夕聽。

遣愁

先輩風流尚醉鄉。糟丘築就日翶翔。萃疑醒眼吾寧醒。不飲狂泉心未狂。名教淵源眞樂地。養生呼吸是仙方。諸公任達休相誚。我愛清眠一枕長。

其二

長生無術作飛仙。地近華胥得自然。勘破浮雲終一夢。漸如垂柳日三眠。盈虛自昔皆隨客。生死于今亦任天。放下萬緣隨聚散。何須冉冉駐殘年。

其三

百念憧憧只益愁。謀生無術但嗟吁。身當患難思游俠。世見貧寒薄腐儒。飛隼乘風皆飽颺。鳴蟬吸露亦

饑驅總爲萬物由天命罔象何時覓智珠

其四

漸笑窮愁詩與無何堪贈答共吾徒鏡中霜雪誰言痒世上炎涼早集枯搔首未知天可問捫心寧有伯爲呼獨嫌困阨當涯葬惆悵秋聲聽蟪蛄

賦懷

壯不如人老益灰絕塵千里讓龍媒研精未遂平生志守拙全無入世才仕宦早知爲外物生涯一任所由來三緘但慎金人口任運浮沉不用猜

其二

一念嗔癡衆惡歸相將四十九年非忽聞鬼囡須知岸莫想天花再染衣沉湎樽罍真禍水恣睢筆舌足危機海鷗上下相忘處始信參天鴻鵠飛

其三

孤憤安能老此生迂疎豈復學縱橫人情大抵背趨薄世上于今不好名狡兎早爲三穴計哀禽未擇一枝鳴囊空莫羨乘軒客五嶽相將問向平

其四

萬境無如不動心百端横逆任相侵夢中有我終爲累酒後多言莫去尋福業于今全破壞家緣從此任浮沉死生公案提教醒何俟遨遊學向禽

其五

鬢眉霜雪遠文壇袖手今爲壁上觀眼底浮雲終日有枕中佳夢片時難升沉自昔同苛壞出處非關問羽翰從此灰心待明月薇山笙鶴勝長安

感懷

甚矣吾衰可柰何茫茫苦雨境難過有身慣懶長思睡無興吟詩強欲歌一縷餘香觀變化滿園積水動烟波偶然習靜添昏散屈指遊仙夢更多

其二

困頓生騷夢亦然忽乘風雨欲升天稍留鴻鵠遐冲乘變化蛟龍積歲年聞闘何能驅虎豹華胥尚可學神仙有時任我高飛去臥看雲霄日月懸

雨中同韓儀京唐元英至國清寺訪祖意禪師

寒雨凄風過化城名山尚見古先生峰開五染攢雲秀澗合雙流入壑清丈室猶聞天籟響石臺遥憶雨

花平鑑與久欲隨蓮社願向東林載姓名

石梁

萬山深處歷迢遥乍見横空百尺橋不斷氷簾懸洞壑恍疑雪浪織鮫綃樓中寂静鶯風雨夢裏聲聞盡海潮誰信人間有此境十年心已斷塵囂

其二

面裏飛梁在半空我來絶頂俯蒼虹身從樓閣高低望心在烟嵐縹緲中懸瀑幾源龍化雨衡雲翠殿鶴凌風詩成直與丹青辨筆墨爭如造化功

阻雨石梁信宿

一行作客逑山縣幾日尋源坐雨中古澗頻懸新漲雪疎林非復舊時紅謝公未遂登臨興阮籍還愁道路窮寄語扶桑出朝旭頓收烟霧散虛空

△萬年寺

萃嵂開處儼若天古寺端然是萬年閣上前朝藏貝葉橋邊積雨響清泉風搖老翠杉陰合日照丹青塔影懸相見山僧如舊識伊蒲一供亦前緣

和僑如伯梨花詩二律步原韻

不與繁華競曉春恰如高士獨披襟迴風舞雪千枝秀對月臨池一片心絲洒洗粧飛粉蝶冰壺濯魄試琴音孤山梅樹還同調放鶴歸來仔細吟

其二

池塘幾樹梨花發疑是瑤天鷺滿汀帝子臨波還賦洛嫦娥對鏡獨羞那娟娟素影嬋光艷栩栩芳心蝶夢冷試與按圖評國色人間未必有娉婷

翠梅

百種秋花各有名獨憐翡翠自傾城枝枝月上春山遠片片烟横鏡水清螺黛匀來殊掩映蛾眉畫出更分明宮袍若令分顏色好看青雲足下生

清明日遊湖上

湖上春光倍可憐况于寒食遇晴天峰巒積翠藏紅寺桃李飛花入画船黄鳥枝頭間睍睆紫騮堤畔載嬋娟繁華滿眼誰堪羨欲叩僧關飲石泉

九日送余紫方之京師

攜手河梁興黯然况逢重九菊花天茱萸把酒三秋思鴻雁垂雲萬里牽戲馬臺邊空冀北登高峰上望

幽燕此行直欲看蘇季好取黃金附後懸

關樓度司鐸姚江寄懷

千里相思命駕難談經人在冬星山絃歌無地誰分宅苜蓿盈盤自閉關把酒遥憐紅樹外登高長憶白雲間不妨乘興尋安道擬約扁舟一往還

其二

遥莽悲秋不可禁那堪良友隔商參青楓關塞幾迴夢白露蒹葭三復吟兩地蕭疎分匹練雙魚寂寞間同心姚江可有蘇司業酒渴時時寄好音

送孫宇台至淡典

蘇門高士謫仙人入幕頻年不解貧南浦舟行方擊楫梨關花發又逢春無諸關海烟波靜江令溪山筆夢新碧水丹峰隨處有仙源如在好尋津

送韓贈五歸河東

白下相將賦索居西園傾蓋近何如千金不惜王孫報五嶽空懸公子書河上仙舟今送客江邊芳樹更愁余數行倘得秋風寄爲發盤中雙鯉魚

讀宗嚴再姪續齊諧樂府賦以贈之

不得其平物自鳴齊諧可續古人情補天再見星辰爛擲地殊聞金石聲秋水清言疑我離騷醉讀便成名廣陵散後漁陽鼓老嫗何須詠洛生

崇先寺桃李花

卑亭山下崇先寺十里桃花間李花碧水灣頭餘白雪青峰影裏遍紅霞舟行小港無多路人過孤村有幾家疑是天台仙徑近飛花片片雜胡麻

咏簾屏

錦屏圖畫爛雲霞巧製湘簾透絳紗月下漣漪紋似水燈前窈窕影如花人分雲母原非隔風畏琉璃不用遮試看高堂椒酒會春光一半在君家

同家弟亮章及韓儀京遊西溪陸高士莊

末典寺畔烟雲裏流水溪橋是陸莊謖謖長松遮草屋絲絲天棘上蕣墻主人倒屣攜桃設野客科頭禮法忘常就機雲難伯仲客於端復喜滄浪

仲夏苦雨之作

積雨江城五月涼家家門裏有池塘水聲不斷烟雲徑苔色全侵薜荔墻自可著書消晝永何人着屐探

湖光怜愁蹬步遲無恙一任枝頭椰子黃

河曲泛舟

水鄉紆曲一舟迴來往烟波似御風樹色茶茫山影裏櫓聲欸乃月明中天邊歷歷星河白岸上熒熒燈火紅若氣漸消涼欲寐浮家泛宅任西東

徐象也軒倚河流偏舟過訪有作

故人軒外自臨流不出門前上釣舟早脫樊籠如野鹿更依烟水狎浮鷗壺中有酒還招伙江上登樓可共遊放浪不須談鵠蓋尋源再與約深秋

懷徐古周

覓橋五里椰花埭河曲桑陰孺子村長日閉吟依竹徑終年無客掩柴門蒲團一榻蟬嘶露叢桂三秋香滿閣安得長提玉麈尾與君竟夕共清言

毛稚黃五十臥病往探

詩人病後厭餘情一榻維摩論養生丹問藥成從靜悟黃庭念斷得虛明揣摩不學逢時術著述何須後世名四十九年非盡識相期五嶽採雲英

遊五雲山

高秋山色萬重寒策杖同登絕頂看松影參天千樹秀江流到海幾迴盤崎嶇已歷蠶叢險曲折都忘鳥道難俯視羣峰天下小果然身在五雲端

徐象也邀遊雲棲寺

春晴啼鳥聽間關竹寺紆迴一往還知爾情懷頻載酒敢辭厭倦強登山雲霄若士道遙上江海浮鷗指顧間醉臥孤舟成好夢不知身世是塵寰

玉池山精舍

玉池蘭若一峰懸重叩柴關三十年牕外空江遙入海巖前雙桂近參天翩翩飛鳥啣山果隱隱遊魚戲石泉回憶兩朝如昨日老僧歷歷指桑田

山遊

翠微幾日一登臨漸有詩懷次第吟寄托雲霄從變化棲遲江海任浮沉綠隨春在人間世紅逐觴飛天外心拚得晴遊勞屐齒不愁積水沮竹陰

遊南山點石菴有作

路入淡南林壑幽何人卓錫此淹留尋源洞底問天籟說法巖前點石頭山鳥不時啼竹徑雨花無數落

經棲我來又值清明後一盞新茶問趙州

遊沈園攀海棠一枝供齋玩

採得春園花半枝相攜庭畔幾多時絲絲帶雨胭脂濕葉葉迎風翡翠垂到眼自然迷蝶夢入宮眞欲妬蛾眉始知工部難題詠遊遍西川無一詩

半晦嗣池亭有懷

東山絲竹咲西州池上猶然學士樓窈窕小亭千石秀滄浪水榭一天浮惠連同調隨時往孺子高蹤幾歲留直探淵源眞有托好同海客狎浮鷗

同亮章弟雨中入山

萬疊千峰烟樹迷籃輿十里路高低迷天嵐氣雲成海奔澗濤聲雪漲溪靑石橋邊亭寂寞玉泉山畔寺淒其分明一幅瀟湘画那得移將謝朓題

其二

溪山初歷妙難窮况在瀟瀟烟雨中一片水田縈左右許多苍翠入虛空澗邊簑笠人如画耳畔波濤客御風此地令心眞不淺更從何處問鴻濛

秋夜坐月

五雲開處月初明忽颳微風水鏡清天末疎星橫北極池邊叢竹動秋聲夌虛豈欲逃空谷避者還將入化城但使緣山乘鶴去不須身世戀浮名

倪稀玉攜樽同遊南山看桂花

軒軒石戶向雲開秋靜招提此日來一洞幽深通海國千巖廻抱冷琴臺君天待駕仙人鶴叢桂應留逋客盃總為山遊不如俗非關濟勝有餘材

其二

洞天敞處萬峰攢野寺登臨一倚闌行客道傍秋尚著山僧樓上夏猶寒斧柯未爛仙杯在薜荔徒縈鳥篆殘歸徑開樽相盡醉更來門外看飛湍

詠白菊

陶令東籬花未黃白衣送酒過柴桑乍疑九月還飛雪錯認江南早見霜明月照來同一色美人如在並含香移將庭下悠然對恰似丹成見玉光

九日同二倪子登玉皇山　禹珍　稀玉

名巒直上最高峰天際璇宮萬象宗曉日霞開紅瑪瑙秋山雲遶翠芙蓉流連洞壑仙人遠提挈壺觴弟

予從故喜登臨逢霽色一年好景倍從容

旻夜飲倪氏江樓

頻年授館江頭住幾日啣杯江上樓月色滿窗人似玉濤聲入夜旻乘秋海門浩淼孤帆遠越岫參差萬翠浮更得陳蕃能下榻莫疑孺子不淹留

蓮花峰紅葉

岡頭秋色萬山空祇見蓮花第一峰黃葉未飛青嶂外丹楓漸放白雲封化城片片來靈鷲碧澗溶溶隱臥龍欲覓中公開講地烟夜深處數聲鐘

蔣伯先韻書泥龍菴過訪有作

俛仰祇園普門關一樓終日對青山窗前古樹禽聲樂籬畔溪潭雲影閒詩思若來天地外禪機拈在有無間片時暫坐維摩榻靜與孤雲自往還

遠企亭

南山佳處出孤亭一覽湖山眼倍青廻抱萬峰凝翠黛微茫匹練見滄溟堤橋桃柳環明月城郭人家聚列星自視飛仙殊不異寧須內景學黃庭

大音兄以茭郡廣文轉令滇南過別賦贈

江皋一別十年餘日坐春風我不如濂雒關閩傳所學皋夔稷契讀何書來甚滇海爲廉吏何日南山歸散處自昔升沉皆有命同心出處好相於

其二

簿書鞅掌最爲煩小邑何須騁士元金馬碧雞聞嘯詠昆明星宿探淵源秋田莫念歸來賦粉署宜新何陋軒百里鳴琴覩雅化蠻方從此識微言

三山薛依南以文集見投賦贈

世遠龍門笑石渠名山今日有傳書光投明月人誰識歌出陽春和不如彤管芳香生腕下南窗珠玉剩焚餘夜來劍氣高牛斗薛燭神光照草廬

其二

探穴浮湘賦遠遊陳蕃下榻爲南州絃歌花裏餘杭酒洞壑雲間大滌秋翰墨揣摩惟簡鍊鬚眉布置自風流三山雖近莫歸去雙目登臨勝十洲

毛令侯過訪賦贈

馬蹄春雨賦高軒願見無由今在門君有星辰貫綵筆我從風雅識微言折腰未欲隨時學避地何容返

故園咫尺相過晨夕共好尋河海探淵源

其二 毛稚黃若吳山與令侯爲伯仲

大雅誰言此日空詩人又見兩毛公非關仕宦名偏
重豈爲窮愁句益工夜綺飛光明曉日松皐憂韻響
秋風螺峰高處相酬唱一曲陽春和更同

毛令侯以釣笠圖索題

蓑笠垂綸可若何浮沈仕宦亦烟波五湖秋去尊鱸
好一葉春來風雨多荻岸蘆洲同曉夢酒尊詩卷任
高歌醉醒清濁何須問泛宅浮家張志和

喜霽

慣聽潺湲風雨聲忽驚曉夢有啼鶯湖西翠嶺層層
見天際紅霞片片生夜半久無千里月春來乍得一
朝晴遙知古竺先生意不樂吳山日送迎杭俗雨暘迎送天竺大士

讀鴻逸堂稿贈王不菴

與書讀罷念伊人恍在名山僻市塵洞壑嶒岏峻格
上烟雲出沒寄君身生涯想已留蕭寺風雅今猶見
蘊中倘得南州能惠我北門携手喜相親

北軒自笑

破屋欹斜性亦安頹然容我更何難圖書左右如形
影花竹扶疏若羽翰三徑尚爲方外笑片時不耐富
家看梓人莫便加丹漆留與貧儒保歲寒

其二

突兀遙知世不容不容何病任孤蹤同心相指泉中
友大隱移情海外峰恨有身難變化長慨無我自
從容春來桃李多搖落小圃添栽三兩松

其三

寂寂空齋風雨多故人伊邇不相過黃金儘買長門
賦白雪共知郢上歌三徑就荒安可問孤雲無託更
如何論文聚酒吾儕事招隱還須[illegible]蘿

其四

有弟勞生我獨閒漫言避世入深山材甘樗櫟寧無
事身歷饑虛可閉關雨部草深蛙鼓吹一隱竹密鳥
綿蠻惟餘器供驅使何用撐持天地間

種松

斷除瓜蔓種長松老友而今有臥龍風雨莫教歸大

海烟霞今且對孤峰樓迎落子詩群靜月下飛花香
氣濃待我携歸天上去不須泰岱白雲封

其二

楚楚青松亦可憐他時堂榭得參天清流深欲加培
護俗物何緣若來損影動蛟龍遮夏日枝寒霜雪歷
榛年遥知化石吾仙去萬籟風生明月懸

詠竹

琅玕蒼翠遶山樓恰似湘簾不上鈎萬籟秋聲高士
嘯一湖鏡影美人留誰來悠忽稽中散尚有蕭疎王

子猷牕下品題方外傳此君第一是清流

東郭

東郭棲遲野興長北牕高枕近羲皇青蔬白酒留佳
客箕踞科頭坐草堂機杼聲中忘歲月桑麻影裏見
池塘分明一幅桃源畫但恐人來說漢唐

雪夜

積雪樓前不夜天絕無聲色老殘年萬家城郭參差
合一片河山上下連映月梨花餐沆瀣因風柳絮賦
嬋娟茫茫虛白渾難畫何處寒江有釣船

同許升年家漢乙雪中遊三竺兼訪侯亭大師

遺情無奈恣遨遊雪裏看山且自由珠玉[illegible]峰皆三
竺琉璃一水泛扁舟胡姬村店留中聖高士祇園擬
上流待欲連床依古竺寒深那得鷓鴣裘

其二

登眺從來知己難同心相訪雪中看旗亭買酒何辭
醉蕭寺尋僧不畏寒皎皎江湖天一片茫茫峰嶺路
千盤籃輿迥出風塵外莫必凌霄借羽翰

梅雨　甲子

江南五月黃梅雨日夕潮聲天地浮高望人家皆大
壑靜觀身世亦虛舟功𢌿造化愁無術身繫蒼生念
有秋一榻涂柔勞夢醒烟雲萬里滿神州

其二

積雨川原漫阡陌烟波森森正愁人池魚盡已歸東
海星斗其如望北辰念此蒼生同解網莫教漁父獨
投綸南溟直有扶搖上萬里風雲化錦鱗

其三

心嫌塵俗喜孤清梅子黃時合我情高望樓臺疑海

市過看榆柳出江城非仙身有烟雲氣入夢魂消風雨聲剩此劫灰都化盡好同古竺説無生

眉山望雪孫百斯留飲

春城飛雪此登山一片茫茫天地閒孤閣高懸餘嘯詠萬峰空盡失迴槃江瑶乳酪金莖露竹馬鳩車玉笋班留待紅霞射窻外千林粉黛更開顔

同舍輝姪往孫氏妹家留飲

稍子追隨女弟家開軒雞黍樂無涯三槐入夏能忘暑叢桂深秋待放花膝上雙珠光夜月尊前清酒射

朝霞綠陰一片遮人影歌吹何妨兩部蛙

其二 咏嘯臺一律

宅市安知人境閒嘯臺迴出小眉山千峰翠倚人家外萬籟風清竹樹間樓閣雲中詩唱和池塘雨後水潺湲興酣不厭頻來往月下花前莫閉關

洗硯

心空物物厭塵埃宿垢都除水鏡開鸜鵒眼因無垢活蚯蚓王亦爲魚來頻年緣筆餘文繡此日天河浄劫灰餘器光中珍片玉好將待詔入蘭臺

眉山紀遊 賦贈孫百斯

蕭瑟空林春鳥啼梅花如雪滿亭西環山不覺千枝繞隔水偏能數樹低醉後芳香逃入夢夜來燈火早燃藜莫教風雨摧殘盡尚欲携樽細品題

其二

名園俯仰勝投林避暑涼生竹樹陰心在羲皇超世遠身携枕簟臥雲深影移夏樹簾前綠風動秋潮江上音一覺蘧然忘衕我花間尚有蝶相尋

其三

相看不厭敬亭山對此渾忘今昔間乘興孤雲隨處宿倦遊飛鳥早知還青蓮花放芙蓉採金粟香飄叢桂攀酒熟詩成人已醉那知身世是塵寰

其四 嘯臺返照

君喜看山對夕陽我來高閣望餘光題詩射影搖桐葉乘酒流霞入羽觴近聽秋聲鳴竹樹遥觀村舍下牛羊桑榆樂事惟吾友謝傳年宜在醉鄉

題画 好詩者

羅浮仙海森無涯天際樓臺是我家靜裏參存生夜

月光中玉樹射朝霞飛來六出瑶池雪煉就九還丹
丹砂一似青蓮心不染両圓處處有梅花

秋葵

庭院涼生玉露侵亭亭彈秀出秋林乘時乍見黃金
色當午孤懸白日心儘教扶疎同逸散豈知躑路長
高深清齋詩客長松下會有幽風七月吟

西風錦 別名老少年雁來黃十樣錦

學圃開畦百卉生一叢紅紫照添明誰看老至人猶
少未及秋來雁有情吳苑花生江令筆劉江霞照錦
官城含情爲爾多留意好與霜楓共老成

吳子穀招飲花下同林鹿菴汪曉來家寅上

放言何幸遇知音况有名花共賞心劇飲豈容觀醉
醒嘯懷真不厭高深喜君卜宅隣蓮社愧我携琴到
竹林池畔羽觴浮綠水相宜次第有佳吟

羅隨園招飲湖舟同許潄石林西仲毛稚黃丁
藥園假亭和尚

祭軍醉客木蘭舟坐上羣公第一流人望登仙浮李
郭我來揮麈語王劉金牛湖上同看鶴叢桂園中徜
徜樓此日賢星當聚會直教太史奏杭州

△闕蕉鹿年伯招飲賦謝

先輩風流已杳然何期今日醉花前謝公別墅情猶
昔白傅香山人共仙賓從于今皆白髮兒孫依舊共
青氈傾樽且復爲歡笑好對寒香樂暮年

游呂黃裔玉過訪留飲投句爲和

濁酒枯魚醉此辰倦遊猶憶昔風塵翱翔鴻鵠心何
壯呼集送高意轉親誰向青雲隨驥尾敢將巴曲和
陽春與酬笑論當年事較固中公有幾人

山行遇雨

春山風雨亦何多探勝尋源可奈何曲徑千峰迷翠
黛孤舟一葉蕩烟波好看霞齒隨簑笠漫聽溪聲和
嘯歌三五少年跨捷足笑余緩步更蹉跎

種花失意

老圃頻年愛種花秋深籬畔望朝霞天心未得從吾
好佳種偏多在別家仲子枯桿間嘆息伯倫荷鍤亦
吞嗟不如放下無些子混沌鄉中老歲華

其二

毎念經營事不成何須花木更勞生摧殘屢見癡無盡愛戀誰言覺有情天女飛來皆幻影長安看遍亦浮名從今更息移春夢高枕安然風雨聲

仲夏苦雨

魚服飯人是也非巢居樹宿念高飛粲川處處疑塗游州霧重重掩翠微行見苦痕堆袚齒坐鶯粉蛀繡羅衣尚懷江上州波客綠笠青簑龍釣歸

其二

無可如何老歲年初寒苦雨任蒼天懷山有恨千家哭積水無秋萬室懸六月披裘人不笑三旬蝇屐我猶憐儒生蒿目終何用白首窮途一黯然

秋雨

積水蒼茫夏未消秋來十日雨如潮遥知澤國還江游何處高原秀黍苗樓外梧桐間葉響山中叢桂惜香飄乘槎更欲浮天漢直上雲虛望斗杓

贈趙月潭太史

先生聲價重歐陽避跡東陵号已霜舊日著書傳洛下當年草詔侍明光尊罏正及秋歸去蕉鹿何堪夢短長顧我自慚名下士汝南許已外驪黃

月月紅

一卷南樓靜對中隔隱花影露深紅芳心欲許含朝雨春色初濃動曉風未免有情憐獨立豈能無意許相通夜來皎月如窺鏡照徹含香錦繡叢

杜鵑花

春暮聲聲杜宇紅啼魂飛入此花中階前數尺珊瑚樹湖上千山錦繡叢望帝神歸猿峽斷美人仙去鵲林空樓頭曉起遥相望萬片明霞日在東

瓶梅

瓶底含香疎影斜硯頭點點是梅花春生烟水歆山畔夢入羅浮臥酒家珠玉光飛吹夜月嬋娟醉舞散朝霞還愁零落經時盡宛若伊人天一涯

岳鄂王

樹上南枝泣杜鵑將軍如在更凄然未成報國心猶壯何以家為話足傳二帝歸魂羞五國孤墳瘞骨重千年獄成三字欺天下鬼蜮君臣亦可憐

于太傅

功成身死答蒼天始得歌成氣浩然笑入白雲安社稷名高青史重山川不愁諸葛英雄恨好共文山日月懸事就無名爭欲殺南遷幾欲悞當年

王貞女

改玉惟聞長樂風誰知名教在閨中啼痕盡是萇弘碧繡帨逼憐杜宇紅鼓子泉臺猶望宋鵑茲岵屺欲從翁傷心五日飛鳧合不獨歌騷弔郢中

其二

天將多難歷諸艱成就芳名宇宙間九死不忘遺父命三生定化望夫山吳宮紫玉猶非類江上曹娥是一班烏自高飛羅不得翱翔胥漢出人寰

無題

舒卷無由笑此身孤雲何日出風塵吹殘紅葉秋前老剩却青山雨後新丹竈未成鬚髮變神明惟覺靜虛說等閒鶯燕勞人夢悞我仙源桃李春

其二

入市逃名笑我癡迂疎原不合時宜溪山終老漁樵夢鴻鵠何須燕雀知諧俗敢辭忘世酒寄懷任作放

言詩幾人落落堪吾侶開卷逼知友在斯

其三

宛然一片白雲鄉路入仙源景倍常自是壺中有天地豈知人世閱滄桑名山抱倚容懷遠高枕遊春每擅場萬境盡疎同幻化華胥深處得清涼

五日觀競渡

五日飛鳧合楚聲河舟一葉往來輕笙歌乍有辰星聚粉黛初逢月旦評諧俗浮沉皆醉眼投湘今古總傷情詩人蘇筆凌胥漢好為三閭賦不平

同林鹿菴徐綃菴小飲

不合時宜有幾人白頭傾蓋轉相親狂言出口多驚世青眼論交若飲醇天遠鴻飛高羽翮露寒蟬蛻出風塵于心莫逆成三笑圖畫何人得我真

其二

自分遊方老此生欣逢知己愜吾情閒從丘壑思同調靜對壺觴合友聲豪氣漸消還造化浮名俱盡剩孤清酢鄉不厭人來往營得糟丘是化城

題八駿圖

移王仙去老蓬壺誰紛當年八駿圖蹁躚影迸光如鶩
鶴奔香絕地勝飛鳬陰陰桃柳阜亭路漠漠烟波西
子湖此日江南皆洗馬漫教松雪擅東吳

水中文石

俯仰難窮天地文盤中怪石有奇紋璇璣片片秦中
錦蛟蜃油油夏日雲光自女媧天上落章應星漢巧
中分研前丘壑勝珠玉自忱何須持贈君

楊太史端臣自河東來信宿余家

視草西清姓氏高何緣車騎到蓬蒿鄉關夢斷江南

雨觴咏情深海上濤漫說文星依北斗誰知學士在
東皐題詩翰墨懸珠玉愧爾瓊瑤報木桃

其二

三晉賢書第一人看花上苑曲江春名高鼇禁金蓮
耀家近龍門綵筆新仙掌雲中分沆瀣瓊林物外出
風塵相忘富貴還相拔把臂秋風一飲醇

陸太史義山過訪

長安邸舍讀君詩高望雲霄集鳳池邂逅何年成漢
史蓴鱸忽憶及秋時九天朝罷聞歌咏萬里歸來悼

別離賦就長傷人未識千秋遇合在玄際

其二

絕意名場丘壑存高軒何意及衡門當年年見雲中
鶴此日重看北海鯤綵筆飛花曾入夢玉壺映月好
傾尊石渠風雅貧如昔尚得棲遲戀故園

河東孫聯茲以德星堂草見寄賦答

孤鴻雙鯉未相期千里遙傳一卷詩白雪歌成誰與
和驪珠探後少人知研幾自得逆源樂陟屺長懷將
母悲多病文園何所好空諸所有是吾師

長嘯空齋雙眼青誰人問字子雲亭終天有恨懷萱
草千里何年聚德星北海傾樽時好客維摩伏枕欲
傳經遙遙三晉來鱗羽天籟移情試一聽

其三

學詩渾似學神仙九轉丹成不計年蟬蛻鴻飛多變
化桑田滄海幾更遷故吾已盡兼無我人境皆窮忽
見天洗髓伐毛魂魄鍊浣花溪上杜陵傳

武塘蔣公堂朱昔臣過訪賦贈

老至蕭條誰復否謝家子弟有芝蘭故人身後荒三
徑高士車前憶二難偶設壺觴開甕牖長懷風雨阻
河干秋風萬里橫鷹隼拭目雲霄望羽翰

同林鹿菴張叔貽飲雀子厚齋頭

埼徑開樽風雨中鬚眉如雪對華公檐前松柏無心
翠堦下葵榴着意紅風雅于今皆落魄[刪尚]高士不解復
飄蓬如何得似黃金客謝絶文人勝送窮

鴛湖趙張高士祠徵詩賦寄和韻

扁舟一葉早登仙泛宅浮家不計年世外漁樵同白

鷺雨中簑笠冒茶烟太虛明月長爲客流水桃花別
有天遥念鴛湖臺閣上詞人得句向誰與

其二　祠有平波臺

臺湧平波高士塘湖迴秋水宛中央仙人自向三山
去熱客誰知九夏涼浮席翩翩雲鶴舞流觴泛泛芰
荷香清風吹動滄浪嘯一似釣天奏羽商

南屏

路入南屏深寺中吹香不斷藕花風漣漪水色搖枝
綠蒼翠山光照影紅僧院樓臺皆入畫浮鷗烏雀自

麥空宗雷舊社今何在虛寂遥知近遠公

河東王循如招飲江樓觀潮

鶴蓋城南十里遥臨波高館接江橋珠連星聚河東
客酒熟觴飛海上潮浴水畫眉啼舌巧插瓶丹桂亂
香飄主人倒屣情無倦屈指秋深歲歲招

新塘古社

新塘蕭寺傍烽樓門外池塘漾碧流祇樹花飛天女
下趙州茶罷老僧留庭梅橫影偏宜月圃竹搖聲又
報秋遥念昔遊經數歲風塵早已白人頭

過徐子研廬齋頭賦贈

北城池館絶塵氛樂境誰人得似君樓閣涵虛分水
月圖書入妙聚星文怡情松桂逢青眼醉客壺觴臥
白雲靜對黃庭摩翰墨硯田納稼勝耕耘

題呂吉文画

峰巒忽出画圖開未必人間有此山樓閣半空飛突
兀溪雲萬丈瀉潺湲仙人採藥騎蒼鹿高士開籠放
白鷴倘可相從丘壑裏與書滿架掩柴關

贈鄭七生　近學、養生

猥巧應知性所無他醇寺襆是工夫夜光會聚星辰
地仙露長飛日月湖圖裏煙霞浴濟勝胸中丘壑好
飛鳧莫嫌蓬鈍難逢世河上千金重一壺

卓圃梅山　答卓路黃

宅市風塵那得開偶來投刺忽登山萬家俯視池塘
外千嶂遙依竹樹間官閣春來添繡夢琴臺月上照
來遊文星聚處觀燈火奎壁光懸玉筍班西望貢院舉子場屋歷歷可數

登寶雲天香閣

身世飄流一水涯中峰又見築飛樓䆫搖竹籟秋聲
動山靜波雲天影浮坐月蒲團輕蝶夢談茶塵尾紀
仙遊化城蜃閣須分別借宿蘧廬可自由

唐若廸池樓

宅畔初開池上樓疎簾曲檻倚清流幾家楊柳懸新
月何處芙蓉發暮秋翰墨自將詩思遠琴樽雅有故
人留濠梁樂處君知否對此還如非惠遊

遣懷

截境浮雲不可留孤提一念老春秋夜光但照空天

地秋水長懸射斗牛總有葛藤須斷絕莫教脂粉亞
綢繆牧牛圖上雙忘處撒手歸來始罷休

○放生池

蕭蕭水寺一湖中我念浮生與此同月滿翠山歸寂
靜雨連滄海盡虛空雁聲不避千峰雪魚樂寧須萬
里風瓢鉢無餘何所有客來客去任西東

其二

水寺朱闌百尺橋主人清舫一相招魚忘網罟爭芳
餌客狎州波觀翠翹綠蟻傾樽思待月紅牙度曲憶
吹簫廢興轉盼為三嘆況爾浮雲變市朝

湖心亭

水面樓臺跨太湖黃梅雨後少人行芙蕖花裏千峰
照楊柳陰中一棹橫鳥語蛙聲猶着耳桑田滄海尚
題名趙州茶是投錢渚瀛得山僧解送迎

何翼子索詩因憶客冬遊台郡仿廣文齋頭數
日賦以謝之

蕭然山郡擁寒氈客到傾尊主自賢隊隊鳧鷖使泮
水青青芹藻入賓筵囊空幾積諸生貨酒盡誰斯可

業錢鶴旅得君殊見慰相看搖落更相憐

其二

誰能失意重周旋知巳天涯早後先慷慨豈因人吟熱歌呼頻爲我留連高吟不惜投珠玉雅飲何須奏管絃三醉清齋賦歸去故鄉握手是殘年

羅泰軍以詩箋見投兼係萱花賦謝

貽我瓊瑤報木桃名花作句勝投醪忘憂護草含仙露解語清風動彩毫飛翰乍驚觀采妙宜男更得慰年高使君交久忘車笠縞紵論心與自豪

孤山何舍白以白箋画梅見贈賦謝

腕下春風着意吹江南人送隴頭枝遙思東閣詩成日近憶孤山月上時玉樹瓊林人夢杳暗香疎影蝶來遲九還七返花開日恭在君心知不知

其二

長安花裏淡浮名獨此香中不勝情對月盈盈神黯澹臨波脈脈影縱橫瓊瑤投贈飛紈素水雪清涼出管城身在西陵三百樹開能放鶴見先生

闢隣巷除地一律

煩喧無奈慕清涼乍得隣居闢草堂一似孤雲歸近岫恰如春燕息高梁闢書披閱人千世花竹扶疎影半墻更喜同心相過問尊美笋脯共飛觴

飲唐若魁別業 偕呼賽西湖

仍是高陽舊酒徒池臺讌會勝西湖孤亭一望皆烟水小閣凌空入画圖郭外千峰雲作幔床前五木雉爲盧而今風氣從游俠何用緗縹學腐儒

祝淵潭留京師數年始歸過談戲贈

長安君自喜淹留我昔驅馳早倦遊懷璧徒携青玉案上書空敝黑貂裘雲霄惆悵成孤憤江海歸來賦四愁乍慰言旋重握手不須投筆羨封侯

紫陽菴

鶴去遊東幾日還石欄精舍不知年仙人化去留蟬蛻怪石飛來覆洞天春樹綠含千嶂翠江城氣合萬家烟此中慵散誰人識大道由來本自然

萬花居

萬花湖上歲田田菡萏重興又幾年舊日樓臺窺鏡水新來竹樹繞波天火城石馬今非昔海鶴山僧去

復遊回首淤条重歎息衛公何術保平泉

其二

小築招提寄北孤喜從竹外望明湖漫尋鷗鷺分沙
席好與烟波作釣徒夜磬晨鐘人避世浮家泛宅客
從吾直教心化形何在風雨聲中任有無

亮章弟招遊寶雲山歸飲南軒

山行尚剩杖頭錢乘興飛蚨酒若泉北海樽罍多醉
客南軒竹樹半遮天携琴丘壑來中散得句池塘有
惠連艮會無將須秉燭春園桃李是何年

掃仲妹墓

荒草孤墳三十年重來灑酒一潸然春秋祭祀誰爲
主夫婿參商各一天冀北孳兒皆未識閨中女弟獨
稱賢白頭老母遙相憶淚滴須知到九泉

懷余紫方客燕山

乖礬連璧在春風豈識窮愁老更同乍接雙魚如從
膝遙憐一夢轉飛蓬棲遲馬櫪人難問咫尺銅龍路
不通千里五噫歌欲絕不堪廡下看梁鴻

飲方井山家

欣然初夏綠陰濃小飲山家共老農竹路迂迴風設
設溪田高下水溶溶濁醪醉客餘三斗青眼留人有
數峰過嶺桃源纔咫尺問津長恐白雲封

鄭七生画松麓岡投贈賦謝

解衣磅礴與何窮筆墨脩然有化工知我神明通物
外精神丘壑在胸中亭前長嘯應空谷松下飛身好
御風画裏無人須爾我烟霞泉石志相同

木香屏

一屏曉露透香風綠雪如山間粉紅何得恰從無字
裏情深更在不言中蛾眉必合憐雙美粉黛無嫌在
六宮小雨初晴珠玉潤夜光紫紫月朦朧

題王文伯画蝶

栩栩輕揚蕩午風尋芳覓艷百花中携將窈窕人間
翠分得溫柔綱裏紅高下不知身是夢飛翔但覺世
皆空逍遙恰似蒙莊意不戀春深錦繡叢

於陵鄭懷范白山東來賦贈　同梁甲午副車

握手長安三十年而今髮鬢各蕭然傳經竹入扶風
帳學稼惟耕谷口田長白山中雲霧盡於陵城畔水

潺湲相呼共集悲鳴鳥搖落秋風欲問天

北郭

北城一曲似山村處處人家水遶門叢竹深陰迷徑路小橋幽靜撥花源門青隨境拱闕兩觴詠臨流可賦詩卜築自宜高士宅素心長對絕攀援

坐徐彥將池樓

水上危樓一鏡中清虛浩淼思無窮會心濠濮因人遠避世仙源有路通隔岸亭臺連白社傍籬松菊雜丹楓浮沉鷗鷺長相狎高舉青冥羨隱鴻

遊吳山飲雲居中麓房

性喜登峰不憚勞提壺精舍興猶豪城邊綠樹遮湖影天際滄洲射海濤鬧沸茶聲烹石乳颸餘竹色透松醪求羊舊伴今安在短髮何愁有二毛

江洲

乍見江心塞一洲青青芳草任沉浮射潮未許鷗爽過填石還疑精衛留滄海桑田同變幻太虛渣滓等浮漚彈丸想作中流柱風雨遙知起蜃樓

贈陳天敍

迂拙謀生共黯然祇因同病更相憐維摩但有談空室彭澤今無負郭田五馬僅添廉吏傳三生欲話老僧緣相期霄漢追鴻鵠撒手何須論後先

遊吳山紫陽道院

仙去三山有洞天我來春日臥林泉危橋縹緲凌虛跨飛石玲瓏向下懸順逆兩忘高野鶴繁華都盡嘆啼鵑風塵不了人間事願托烟霞八十年

韓瞻五招飲雲居山房

春山不厭日經過有客攜樽共薜蘿峰頂臨風人世小壺中把臂醉鄉多雨花未許殘紅樹積靄其如掩翠螺梵閣高懸留卜夜久將一榻待維摩

其二

小雨催人竟日遊興來隨地是滄洲城開湖鏡丹樓湧山展楓天綠樹浮放眼漸空千里外提壺歷遍數峰頭主人舊是河東客馴狎幾如海上鷗

劉舜陽招遊雲居山

重愛吳山不厭登竹陰深處往尋僧社容詩酒來元亮盤介蓴鱸念季鷹閣外綠天湖一曲城頭翠嶂樹

千竹葛巾葵扇能忘暑。雲外孤峰次第升。

玉泉觀魚

俯仰羣峰興有餘。尚來泉上看遊魚。泉噴珠玉清難似。魚戲丹青樂自如。宅市頻年甘混濁。尋源偶爾覓空虛。相忘未遂江湖志。蓮社聊爲駐筍輿。

韜光

峰中樓閣樹蒼蒼。尺五捫天近上方。鉛閃丹成祠羽客。蓮花滴滴悟空王。江。湖。出。海。三。山。曉。巘。墜。飛。泉。九。夏。涼。劉竹淵源知在邇。浮雲一任變滄桑。

韓儀京遷居河東村

無從出郭謝繁喧。美爾攜家水竹園。荷芰池邊宜待月。薔薇花下好傾樽。近。山。烟。雨。迷。春。樹。隔。水。漁。樵。入。曉。村。覓渡橋邊城不遠。輕舟頻欲到君門。

其二

廬舍何處覓清幽。竹塢花村遂所求。天。外。數。峰。猶。倚。郭。門。前。一。水。自。通。舟。好勸稼穡占風雨。莫辨星雲覘斗牛。更日涼陰堪避暑。好來下榻待高秋。

雪堂弟招飲賦謝 林子玉送有西河之痛時與同席故末二語及之

種秋須教釀百壺。與來次第可相呼。狂添白眼新詩客。醉舞高陽舊酒徒。蓮社羣賢期入會。竹溪六逸任爲閒。情。鍾。我。輩。如。何。遣。試。問。安。豐。淚。有。無。

泊舟湖南

南屏蓮渚一停舟。掩映花開及暮秋。葵扇葛巾難解客。青簾白舫未舒愁。疎。鐘。當。午。聞。蕭。寺。古。樹。凌。空。傍。小。樓。我欲垂綸觀鏡水。儵魚樂處更何求。

雨中登清平山僧舍

梵閣凌空不掩關。興來偏愛雨中山。萬。家。城。郭。蒼。茫。裏。一。片。江。湖。烟。樹。間。物化高僧志聚散。浮漚狂客樂虛閒。攢眉還笑陶元亮。沾酒何妨再往還。

觀典山僧舍麻姑葛刺佛像

何異安知事有無。何年鑿石現浮屠。不。殊。恢。數。開。新。劫。盡。埽。慈。悲。失。故。吾。變相由來與酷吏。屠刀或可醒愚夫。中。韓。莊。老。原。同。傳。識。破。機。關。不。待。呼。

徐象也乘六溪絲蟒諸子招飲江舟

三五同心一葉舟。烟波江上醉新秋。海。門。匹。練。潮。聲。動。越。浦。丁。峰。翠。影。浮。鼓棹登仙同李郭。飛觴待月有

芊求莫疑蓬島青雲客。咫尺三山十二樓。

贈鄭夫非筆峰昔關子樣度所貽者

研岬孤峰一片雲。故人貽我我貽君。非關丘壑情逾遠。那得煙霞志不分。藉爾清肉應作作。嗟余塵俗更離羣。相看便有雲霄隔。突兀花開共典墳。

湖南蒿園

蒿花深處自脩然。別墅重開小有天。一棹曙香浮夜月。半池流水響春泉。樹傾北海長邀客。寺近南屏好問禪。隨地漁樵相問答。杜門高隱不知年。

蓮花峰

仙岫飛來歲月遐。宛然片片石蓮花。一亭綠潤鳴春水。千樹丹楓射晚霞。洞口藤蘿迷採藥。峰頭星漢許乘槎。懸崖撒手吾猶畏。補缺天空愧女媧。

飲林玉逵宅觀雞冠叢菊

盈盈小圃遍秋花。小酌開軒樹樹霞。太史書將分逸傳。賢人星應聚君家。蓬蒿尚有雲茶擁。簡鍊何妨錦繡誇。加爾筆端江夢在。好看艷冶寫龍蛇。

秋深苦雨

深望農書大有秋。尚憐稻蟹戲清流。諜生自昔愁鮮食。苦雨于今嘆敝裘。湖上烟波迷遠岫。田間蓑笠蕩輕舟。貧儒补手終無用。迂拙長為天下憂。

張家寺

南渡江山非宋室。北城蕭寺有張家。簾深香幞飛紅雨。天半松亭化彩霞。雙樹談經翻貝葉。六時清滿滴蓮花。英雄撒手留千古。腸斷冬青叫暮鴉。

賦領向中橋西草堂

毎艤橋西舊草堂。門前終日對滄浪。柳陰艤棹歸元亮。竹徑停車看群疆。十載參苓勞伏枕。一樽風雨夢連床。終南捷徑人爭羨。何似新詩賦幾行。

同毛馳黃林玉逵丁弋雲丁素涵聞樣度陸梯霞登楓林

吳山突兀白雲中。况有丹楓照眼紅。遠地江湖窺浩森。環城樓閣入虛空。飛鳴孤雁將投渚。觴咏羣賢欲御風。携手長廊共明月。莫教車馬各西東。

唐芳洲自閩中遠寄鳳來柑賦謝

閩海傳柑識鳳來。聞緘香與字俱開。九苞飛自從丹

穴千里情如寄驛梅春色釀成看夢醒鷓聲啼後聽徘徊木奴洲上皆緣素為問衆年舊樹栽

毛稚黃移宅吳山賦贈

才人今合老空山坐嘯螺峰歲月閒天際江湖青嶂外仙家雞犬白雲間五千柱史能忘世一榻維摩善閉關安得同心滿林麓攜琴載酒共追攀

飲雪堂弟宅賦贈

頻來脫帽飲君家術髩蕭蕭老歲華天上酒星長在柳人間雅會續看花庭階光冷三更月夜滿聲推兩

部蛙鴝政數廻同主客僊僊舞影任攲斜

三竺雜咏

年入南山又北山春遊似覺此身閒相看盡逐風塵老豈與徒勞丘壑間久狎海鷗經歲月非關夢蝶遠塵寰夜來風雨飄搖甚河渚梅花不可攀

皐亭雜詠

梅盡西溪樹樹青桃花又復遍皐亭人於海上占仙氣春在江南入画屏短笛橫斜鳴泉籟青簾白舫聚浮萍會心屈指當年事知己寥寥向曙星

其二

爛熳皐亭桃李花年年春日欲浮家溪山但放漁人棹星漢誰乘博望槎水寺松風殊俗境仙舟人影隔天涯飛觴倘得同心語不問高城起暮霞

其三

一春端不負花時載酒扁舟且賦詩但醉莫愁非我輩論心長嘆少人知芳非解語凌波笑粉黛迷情着眼癡強欲浮沉從世俗近疎終不類鴟夷

折柳

寒食家家插柳枝愁余高樹絕垂絲芳非偶見無多日攀折從來不後時欲舞春風羞宛轉待遮夏日恨羈遲人間俗例難除盡三嘆長吟敗興詩

其二

飛花片片已傷春折柳絲絲更惱人見慣總來非我有愁多究竟為誰顰風流在昔憐張緒窈窕何年賦洛神一遇劫灰風雅盡桃源若處覓漁津

雨中泛湖

聖湖烟雨興悠然獨放中流一葉船何處仙山浮大

游絶無人世見空天塵情都盡兼遺我虛靜渾忘詮是禪列子御風莊夢蝶爲飛樂境去言銓

雷峰

峰上浮圖老歲年僧廬佛蛻尚依然燒空劫火知何日倒影寒波別有天神物逢時能變化金仙出世任推遷重來登眺兼諸子指點南湖遍画船

遊東嶽

相期五嶽興何窮春碁登山拜岱宗千畝但餘高士竹萬年長憶大夫松潺湲不斷溪中水突兀孤懸雲外峰莫說東封小天下江南羣岫早從龍

其二

春來時泛木蘭舟携酒因人汗漫遊紅樹臨波堪嘯咏翠微是處可淹留會心伊邇何須遠得句徐吟不用酧湖上笙歌多俗調友聲他日一相求

其三

脉脉河流一線通扁舟載酒興何窮仙家有婦同丹竈天際無雲翠碧空岱廟前溪眠竹影秦亭古社醉松風登臨豈必隨人興心在高山大壑中

有懷山居不遂

窈窕名山遍馬蹄高人何處得幽棲難將懸瀑當空賜欲吐重雲着路迷海外三神高自浪寰中五嶽絶丹梯飛仙上下隨風雨可似蒙莊物我齊

索章子鶴画扇上武夷

寄將一筵画仙山九曲經營方寸間舟入幔亭峰幾叠臺高飛鳥水三灣神巖洞壑臨風覩掌握煙霞取徑攀傳語南陽宗處士興來筆墨莫空閒

寄實章弟

欲從虛靜探淵源舉世茫茫誰與言思入池塘生午夢情如桃李宴春園相輝棣萼花連萼合調塤箎中奐垻但狎海鷗人不識吾知爾意自高騫

芙蓉石

萬壑千巖憶翠華含香署裏石蓮花歌吟此日人題句牛斗當年客泛槎突兀花間消粉黛嵯峨溪畔臥烟霞好將白雪陽春曲任作龍門砥柱誇

其二

南渡繁華事已寒却留片石紀冬官烟霞未可須臾

臥霖雨當山虜寸看誰探驪珠稱獨絕頓教白雪和
猶難亭亭池畔孤峰立突兀其如天地寛

同王文伯家寅上飲金友莊花下

百畹疎崗千樹櫛水仙不耐後春開疑爲蓬島羣仙宅忽約香山九老來一開嘯歌鳴水竹幾人閒两在池臺年年此際遊君圃誰是西園作賦才

張伏生徐野君過訪

迸茅久未過高軒長者車聲忽在門一望鬚眉瞻古色爰從風雅識微言客來顏水羣星聚社訂香山二

老尊杖履追隨欣有獲豈徒章句探淵源

徐浩軒太史同唐奚二子登西津橋見懷答和

原韻

壯遊身已在雲霄彩筆重題百尺橋擊楫孤舟非寡和懐人千里欲相招溪山客路春多雨桃李仙源花未飄玄暢樓中成八詠可知瘦減沈郎腰

其二

白下言旋歳已寒春來又復上新安迂廻岡㘭千餘里高下烟波三百灘勝地情移仙入夢同心調合氣

如蘭寄將珠玉懸明月一曲陽春索和難

雨霽出遊湖上

風雨江南無定期偶逢霽即良時伯倫自愛花前酒摩詰長吟畫裏詩遠近看山皆翡翠低徊臨水盡漣漪扁舟一葉爲君醉鷗鷺浮沉總不辭

夏日坐寶雲菴

與俗浮沉狎游鷗幾希自問莫隨流不迷風雨孤雲住但坐蒲團明月投大夢頻年忘造化醉鄉何日遠温柔賦詩咫尺陶元亮方外還從慧遠遊

金子旦子峻招飲梅亭

經營別墅有君家幾度相招爲看花三逕芳香璨粉黛一亭丘壑帶烟霞直看神似非形似敢以無涯累有涯猶憶板橋秋水漲夜深鼓棹入蒹葭

九日登高

九日携囊賦彩毫初陽臺上一登高天邊鴻鵠瀰秋影樹裏烟波靜海濤有客臨風追戯馬何人分韻畏題糕不知陶令東籬菊相望悠然醉濁醪

賦懐

精神非昔淡浮名市隱頹然任此生醉酒看花因客興登山臨水寄吾情田園未遂歸陶令婚嫁何時學向平欲覓知心希我輩漫從鴻雁聽秋聲

夏日遊靈鷲三竺　同河東楊太史端臣

放懷丘壑是何年梅雨溪山別有天蚱畔風雷銀漢冊峰腰樓閣綠陰連登臨乘興從作客觴詠忘情似昔賢相見老僧驚白髮向倚無日斷塵緣

同徐猶菴入寶雲山探王不菴

願耳微言異所聞名山何幸得逢君談經此席飛花雨破壁當年出典墳轉覺清涼生洞壑莫教河漢動星文條然莫逆風塵外坐臥孤峰對夕曛

無門洞菊逸禪師過訪未答

未入匡廬叩遠公頻勞飛錫過城東繽紛花雨香非染咫尺津梁路欲通揮麈五燈懸皎月談經三徑有清風虎溪他日籃輿至直探淵源辯不窮

蓮居式如大師招入放生社

老至身安祗樹林城東蓮社好追尋雞鳴天上留仙境魚樂濠梁獲我心陶令籃輿從偃仰謝公曲笠任

浮沉劫灰無盡悲朝菌梵唄聲中悟好音

贈雲間楊鍊師

久客燕山臥白雲華亭鶴唳始逢君蒲團夜吐琉璃月彩筆朝書丹篆文秋水方瞳神炯炯玉光照髮雪紛紛欲求真訣無何有肯使仙家岐路分

其二

閱歷滄桑八十年舊家燕子隔山川遊仙枕上長爲夢賣藥壺中別有天河朔猶身思化鶴江南歸老聽啼鵑吳峰洞壑餘真境好覓烟霞結一椽

漣漪堂遺稿

晉安林雲銘西仲選　晉陵正夫殷貞　校閱
仁和沈峻曾寂菴著　姪　燦生含輝
男　鳳起逸久編輯

理言

天積氣也地積形也形附乎氣故天包乎地氣附乎形則包乎天外者何物乎氣之中有形故地在天中形之中有氣則運乎地中者何境乎然則天之外又有地也地之中又有天也如人之一身物之一體其中有形有氣則皆有天地存焉故天地之中有人物人物之中又有天地窮其大大不可窮極其小小不可極吾何以知之吾何以言之彼莊列之虛誕古竺之浩淼泰西之推測其說不同吾亦信乎其理而已矣否則六合之外存而不論可也

天地之有無儒者亦與之爲有無焉此道之常者也老氏則不然凡吾所有者息之於無吾所無者忽生而有釋氏更不然凡天下所有者盡指之爲無天下所無者歷指之爲有此道之變者也

富貴壽考及有子孫人受命於天不全與也一有不足雖竭吾情之所趨奮吾力之所必盡終其身貿貿焉而究不能全日此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人固可與天爭哉或日修德以俟之或日吾盡其所當爲者夫德之所至至乎如天而已耳盡所當爲盡乎命之所在而止耳彼不我與而强求之求人且不可而况天乎强求之不可而始安於命如殘者有所不爲而謂他人可爲之哉吾固日此當獨斷於心不以人言爲去就求其在我無求其在外者

福善禍淫之理有之乎日有之有之奚爲而世不然也隱微之所圖人不盡知而天知之遲速之所施人不及見而天見之未可以目前論也氣運之所乘如行舟遇風順逆因非人所能爲者及勢窮事極而天見焉福之禍之有昭昭不爽者人亦自盡其道而已矣修善去惡斷斷然仰有望於天若人者亦烏可與言

吾所愛者天若奪而去之吾所惡者天若取而親之吾有所求事必無成吾有所厭境必不合然則吾何

以處之哉曰愼毋動其心亦安之而已
天地之所重朝廷因而重之人不得而輕也天地之所輕朝廷因而輕之人不得而重也惟聖賢爲能權衡在我外聽於命而內斷於心
抒抒大夢一覺即無紛紛雜念一覺頓息如以明鏡照形利劒吹毛可以斷除一切但當勇猛精進毫忽毋自欺爲妙
靜而存焉動則違之非也獨行而有合焉應物則失之亦非也

天下之事何所不有禍患之所加何所不至勿以時未來而忽之勿以勢未集而遺之刀鋸斧鉞安知其不加於吾身疾病死亡安知其不逆於今日此戒愼恐懼之當念念惕於心虎尾春冰之當息息顧其後也
禍無巧至切莫倖邀禍每忽然時宜警省
老以虛靜爲主歸於無而已矣釋以寂滅爲主歸於空而已矣然不知虛空之中皆一氣爲之故氣寒則空皆寒氣暑則空皆暑氣明則空皆明氣晦則空皆晦人心亦然有無虛實執一不得離一不得不若兩忘而化於道
人偶不禁於酒色而與小人作緣漸漸微逐墮入非類者敗名裂行荊棘中擺脫不能始悔而欲決亦已晚矣劉尹一言其庶幾乎
酒禍大矣引於嗜慾近於刀兵凡殺身害人未有不始於酒者
飲食所以養身稍不謹即害身凡一飲一食當入口三思

格物致知先儒言之詳矣後世似無容置喙然亦不必他求也在止於至善一說也發而皆中節一說也學而時習之一說也孟曰集義易曰精義皆是此理聖賢橫說豎說總不出此中眼前一事一物確有把捉何事他求
梁武帝好佛不知佛者也宋徽宗好仙不知仙者也
如葉公好龍好夫似龍而非真龍者也果能好其真則吾儒六經返而求之足矣彼好僞而不好真則好儒亦僞嗚呼三代而下人主知此理者有幾人哉

中無涵養純以氣質用事一有不平即怨恨怒罵粗疎勃發本念頓忘此靜存之不如動察也

寒暑者天地之大陰陽也呼吸者人身之小陰陽也一寒一暑而歲成焉一呼一吸而息行焉故天地之可知者寒暑而所以運寒暑者不可知也人身之可知者呼吸而所以運呼吸者不可知也其可知者陰陽而不可知者道朱紫陽曰陰陽亦形而下者誠然誠然

有身而私其一身身不可私也可生可死非吾有也

由是而知私其身者非也有家而私其一家家不可私也或聚或散非吾有也由是而知私其家者非也有國與天下而私其國與天下國與天下不可私也或得或失非吾有也由是而知私其國與天下者亦非也觀乎此則知身外之物身後之名君子不以動其心焉格物以致知精義以入神素位而行不願乎外終其身亦如是而已矣

火照於外見其物矣而未嘗見其光也見其光矣而未嘗見其火也人心亦然鏡照於內見其形矣而未嘗見其明也見其明矣而未嘗見其鏡也人心亦然

理猶衡也心猶權也天下之事事物物皆有輕重分量惟聖人爲能銖毫不爽而一當乎權衡格物致知者亦若是而已矣又何疑焉

晝動蕃茂夜臥則息焉夜夢萬端晝寤則息焉此可見道

天之蒼蒼其正色耶其遠而無所至極耶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莊生此言恰合蘇長公廬山一詩廬山詩云橫看成嶺側成峰到處看山盡不同不識廬

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凡人讀書觀理須用此法必須身入其中更須身觀其外遠近上下看得透徹不滯一理不執一法方妙不然不爲蘇公之觀山即如王荊公之觀塔相輪了了而此中究未進一階也

言性太深求道太遠此是大罪過事吾儒開口只易簡二字有何虛極靜篤有何最上乘不可思議第一義今且切實指之曰道路也性知也率性謂道不過知此理而行之如此知路走去便是但不可差了但

不可不走。一日之間，五倫日用，一事之中，始終內外，總能盡吾心之所當行，不悖不欺，快吾心而無遺憾焉。道在是矣，性亦在是。如鳶飛魚躍，鳶以天爲路，魚以淵爲路。吾能飛則於天，吾能躍則於淵，率吾性而已矣。今之妄想仙佛二氏者，當念道外何有於道。辟之人無鱗翼，安能沖舉；物無手足，安能持行。出神入定，使或有之，亦非吾人當行之事。然則吃緊工夫究竟如何？曰：格物以窮理，絜矩以盡性。過此以往，莫之或知。

君子之爲學，一日之間有三害焉，不可不知也。私欲之心乘之，有不及覺者矣；浮躁之心乘之，有不能靜者矣；昏怠之心乘之，有不可奮者矣。往來之跡不能化，則私欲生焉；聖賢之理不能入，則浮躁生焉；精神之竭不能振，則昏怠生焉。不恒德之羞，孰能勉之？君子所以貴自強也。

欲寡者其願足，怒少者其威立。

貴賤賢愚，惟心所欲；困亨難易，惟心所成。

去吾心之物，而後知天地之寬；釋往來之思，而後得本體之用。

謀家之策，百年無訟；謀國之策，百世無兵。

作色而容，君子不以爲雅；斂氣而守，君子不以爲敬。

獨處而任情則病生焉，衆處而任情則罪成焉。

孝衰於妻子，故三十而娶，所以養慕親之心於無倦；忠薄於功名，故四十而仕，所以誠致君之學於不衰。

少年喜事，常生意外之憂；老成宴安，每釀後世之禍。

無所謂君子小人也，成天下之事則爲君子，敗天下之事則爲小人；無所謂君子小人之心也，樂天下之無事則君子之心而已，喜天下之有事則小人之心而已。

善用兵者勝於不戰，善用刑者期於無刑。

蠲租而不實，則民膏飽胥吏之家；赦罪而濫傷，則良善死姦頑之手。

危微之世，歷之久而知懼；憂患之身，習之熟而知艱。

患莫大於養其身於富佚而後貧之，養其身於貴倨而後賤之，養其身於安樂而後勞苦之，使其心愚而不可智，心弱而不可強，心怠而不可勤，心肆而不可

斂。

常恃其無私。毎疎於待物。常操其自足。必好爲責人。

太虛之渣滓。凝而爲地。吾心之隔礙滯而有身。

怨憎之小。勿留於心。言笑之慢。勿加於人。故慎之所以不敗也。

抵聞人言而喜。自見其說者。其心必多恃者也。樂受清虛之理而不忍市俗之煩者。其情執於靜。而不通於動者也。

從乎名。以悅人。而不本於心之安。隨其俗以爲說。而非出於己之見。皆非也。

心無主。爲而喜怒移於人。言笑假於外。故君子不可不慎也。

靜而後知其氣浮。動而後知其才寡。

祇此心也。出而飾之。容莊於外。返而斂之。氣集於中。

天下之物。上不公。與之以爲恩。則下必私。取之以爲弊。天下之利。上窮之以盡其巧。則下必耗之以竭其藏。

輕與而生其貪。則恩將不繼。重與而失其時。則惠又不行。

天下事有分之不當爲者。君子不越分以作榮。有理之所宜急者。君子不避理以避難。

貪安喜逸。則勞苦隨之。愛欲徇名。則物累加之。介石而知幾者。信如神。力小而任重者。鮮不覆也。

君子祈天以寡過。不祈天以獲福。獲福之心生於中。而欲邀天之顧也難矣。

與之而有靳心。不如不與也。不敎而求其知我之心。是責人以鈎深也。鈎深之人。其可使乎。

不輕言則人信之。不輕怒則人畏之。不輕喜則人褻之。不輕與人交則人敬之。不輕許人則人無責之者矣。不輕議人則人無怨之者矣。是以君子凡事不敢輕也。

一輕衆念。鬼神責之。夢寐成之。一輕動作。慚悔生之。怨尤集之。君子之學。非有所以重之也。不輕而已矣。

天下之最難治者。莫甚於家。而家之最難治者。莫甚於婦女。理不可曲喩。道難以直行。彼能伺其微而窺其忽。言不有物。則爲所笑矣。行不有恒。則爲所譏矣。

故君子處此甚難也。

多近婦女則氣柔。多狎市井。則志庳。多遊公卿。則神不守形。多讀詩書則心不忘道。

明以知吾之不及。而陰忌人之言。矯爲辭以諱其所短。多爲援以拒其相加。則吾之私旣不克。而人孰能以其正言復加哉。

嗜欲如流。不異猩猩戀酒。嗔心時起。渾如鬼國飄舟。

富貴之不善。當思其有以縱之也。貧賤之不善。當思其有以驅之也。其境其勢而無以爲善也者。彼其人亦可以憐之矣。

直道行於家庭。剛毅對於父母。此是氣質。絕非天性。

將貪者必敗。貿貪者必貧。爲學而貪者必無成。

不孝難原。滋過求於父母。放心莫救。益無忌於神明。

靜而無物。則與天地同體。動而自然。則與天地同功。

君子讀鴟鴞之詩。而知非獨爲有國者言也。今夫生者死之暇也。少者老之暇也。安樂者危苦之暇也。和平者病患之暇也。富貴者貧賤之暇也。不及時而修之。其何以自救乎。

當今世而學道。較難於古昔。當今日而學道。倍苦於少年。

血氣上。名節。道義。絕無可恃。故少壯之德。恒敗於宴年。精神處。功夫。學問。斷不能久。故淸明之心。徂消於逆旅。

一息無忌。憚其害殺身。一念妄希求。其罪滅世。

終身之過。生於一怒。終年之罪。成於一醉。

如人者無火日之光。則不能燭其形。無水鏡之明。則不能受其影。吾持其光與明。而彼出其形與影。人又何所逃哉。

終身見德。不足以當一怨。故親愛者不可玩也。終身修名。不足以當一敗。故做慕者不可恃也。

烈火鍊金。鉛銅俱出。精心求道。過惡滋生。此。當直向無前。不可畏人顧影。

源頭不徹到底。是一凡夫。立志不成。終身今其[illegible]。

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當是何物。

虛心以讀古人之書。則不敢妄論古人矣。虛心以盡今人之言。則不敢妄議今人矣。

人病虛則所見無非鬼神國將亡則所言無非仙佛

積善以養心積精神以養身積儉以養福積學以養人

一念難消恰似夢痴不醒一言自得渾如病瘧初來

用不着處不可存身用不着時不可戀故

妄念若除富貴原無僥倖熱心漸冷市朝不啻浮漚

不得已而屈身於心不辱不必爲而降志於事不成

數奇之人言即見惡動即成罪在已不可不知在人不可不察

與富貴人處如中金蠶蠱如蔽天台石梁縱饒見幾退舍不知就多少驚危

嘷爾蹴爾恒愧於心願指氣使時傷於內故取與須嚴於一介行止必在於當然

身外無可恃故依違希冀盡須放下身內無可恃故精修靜養絶莫留連

萬事不如一斷萬境不如一舍心安處苦樂無分理當時逆順弗擇

不須求夢境但識夢中心

瑣細之言不能入耳淺薄之事不能存心此亦理障非虛靈本體

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推而斷樹殺獸非時皆爲不孝全是不忍之心可觀仁體

釋以空假中爲觀吾儒止是一中仙以精氣神爲用吾儒止是一神

草爭之地斷然自返嗜慾之鄉冷然自覺可謂知幾

言有不能已於心者其言始佳事有不能已於理者其事始正

情真者類乎無情學優者同乎不學

或問不誠無物曰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此是不誠無物

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曰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人則能思禽獸不能思今人以氣動志慾勝理便是禽獸便是不思

以富貴視貧賤須不驕不吝以貧賤視富貴須不忮不求

觀劇隨淚人笑其愚吾喜其真居喪佈哭人非其故

吾恨其假

褒貶不加於祖宗。然不祧之典。微存其意。賞罰不行於君上。而史臣之筆。直示其公。

孟子道性善。緣他氣質中無惡。荀子言性惡。緣他氣質中尚有惡在。此亦各見其真耳。但荀詆孟。是他不善變化氣質處

凡人但想效驗。不做工夫。大聖人只論工夫。不存效驗。

漣漪堂遺稿二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沈峻曾撰。峻曾字嶽庵。仁和人。順治甲午副榜貢生。是集爲胥安林雲銘所選定。上卷爲雜文。下卷爲詩。末附雜言數十條。皆談理之語。頗近陳繼儒小品

雪鴻堂文集十八卷

〔清〕李蕃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雪鴻堂文集十八卷》提要

雪鴻堂全集序

文以載道爲上其次則莫若適於用雖有良材雕其輪轅而去其綏弗可乘也雖有文繡飾其縏帨而絶其鐼弗可服也是故物之不適於用者必彪於外桓譚有言文家各有所慕或好浮華而不知實覈或美衆多而不見要約陳思亦云世之作者多好煩文博採深沉其旨若此者恒不適於用西蜀能文之士莫若司馬相如揚雄王褒之徒其後則莫若三蘇氏封禪之文博矣諂而不適於用金馬碧雞之頌麗矣夸而不適於用元經奇矣奥而不適於用三蘇氏之文大抵亦皆以文爲文獨老蘇氏以適用爲主故蜀人之文其適於用者莫若老蘇氏巴西李懶菴之文近之懶菴以名孝廉起家爲縣尹治登之黄美政弗勝書讀其文可以知其政蓋其所以言者其所以爲用者也老蘇氏之文師國策其言之醇者可用其駁也或失之機械變詐而去道遠懶菴之文宗經而支於史其學正故其言質而不浮要而不煩粹然藹然而無偏雜旁騖之弊其施於治也若五穀之必可以療飢藥石之必可以伐病既適於用而其於道也亦近矣惜其以伉直執法嫌於郡倅去官而不獲究其用迺以文傳也懶菴没二十餘年仲子芝麓檢討視學閩南方以有用之文𠢎多士因梓其先集以行斯亦廣文教之一大端也芝麓遠自閩中郵寄全編乞一言

以弁首簡余以其文之適於用也遂不辭而爲之序戊
戌冬太倉王揆譔

序
通江李錫徵先生宰山東黃縣九年上官惡其抗直中
以危法逮悍吏自黃鎖而致之濟南獄空一縣人哭送
遮行數十里悍吏脅以威不能禁則挾先生夜去黃人
追不及乃相率遮拜道左伏不能起既下濟南獄黃人
叩獄門問起居者纍纍不絶已而傳送之宛平獄黃人
走千里伺候獄門者日百十人賴
聖恩從輕比免死戍遼西黃人又走三千里持脯脩糗
糧以爲餉或曰今去先生宰黃時數十年矣所施設皆
不可復見不知先生何修而得此於黃民則應之曰是
豈難知哉以先生文考之則居可見矣先生黃志略序
稱黃有四累而謂屢肆宜復社甲宜均風尚宜更士習
宜端挽課宜減審編徭役序極言一丁作五畝地派銀
之患一丁納銀五錢又加十畝雜費之患于是舉其大
患盡除之而猶以耳目有限咨訪無術謙謙然不足于
心他如旱魃辨憶堂記文昌祠峋嶁碑記黃尉署記送
姚瑞石歸渭南序跋黃志諸篇無一非仁人君子之言
世之長吏能以先生之心爲心東西南朔林林總總誰
不爲之感動者而又何疑于先生去黃之事乎先生文
有雪鴻堂遺葉十八卷學博而辨才大而斂汪洋與美
萬端千緒其要歸必趨于仁厚豈非韓子所謂其言藹
如者耶夫天道不爽厚施而不食其報必得之于其子

孫介先生令子檢討君芝麓仁厚有父風蓋蘇子所謂取必于數十年之後者將于是乎在康熙五十六年四月二十一日長洲汪份序

叙

山川莫秀於西蜀而閬中為最東俯瞿塘西仰峨嵋棧閣千里北達秦隴峭巘奇岫日與雲霞伍宜其人文之奇拔不可以尋常揣測也况秋錦一山尤為傑出江波滌徹螺髻倒映諸水滔滔自巴蜀西來奇變萬狀誰不謂此中有人哉昔陳省華父子勲名閬閬有宋三百年無有加焉非山川之靈不能及此余同年錫徵李君實生其間李君綺歲以文章得官其宰黃也黃之民莫不頌之如慈父慈母君以意外罹法其民之奔走呼籲而請救日數萬人海內知君者莫不以君為無慚廉吏而不知其學力淵深不愧文人而有是也君生平好唫詠富著作每遇一事輒形之詩詞筆札諄諄懇摯匪曰詩文漆也蓋其胸次光明磊落雖瑣屑細事無不可以對天地日月必發為浩歌形諸筆墨而後其心曲始暢今人吟仰屋梁徒摭拾古人唾餘禽魚花木湯不關於民生及大倫大節捫心清夜其足以一唱三嘆使世人共聞共見者良已無多其又焉足與君分據一席乎君既與余同年好而佳郎之獲雋在丁卯又與余長兒及三兒為同譜叠有世誼余浮沉京師方恨君之顏色久疎也而公郎以君之雪鴻堂遺稿來請余序余讀之累日夜卒業恍然握君手覿君面若大傾吐君之生平乃益知錦山諾水之秀麗其鍾靈而特出者斷在君家矣後

有匹者雖如陳省華父子勳名事業一時超越亦安能駕李君而獨上之哉余用是擘節之餘筆其大槩至于詩文中命意取神皎然獨立不屑屑拘守一家局促轅落下則世之賞心者莫不寓目知之余何贅云旹康熙戊寅孟春朔日年眷弟漸岸趙吉士題于燕京之寄園

敘

歷人事之不平而性命立歷人情之不平而文字工事不平者還之事情不平者還之情君子身遇之而心弗繫焉故無妄之災即聖如西伯賢如公冶長而有所不免君子曰吾無勢分而有束勢分之權者其丈乎夫未甞人而皆先甞赫赫矣爲也良以倀倀非知文之人使天下能文之人多阨而微有辨彼能阨天下能文之人必不能阨天下能人之文則文與人固有並傳者惟事過情冷而其道自見予友李子鍚徵質直能文實予蜀之通材也始不幸以一第屈其文再不幸以五斗老其官更不幸陷羅吉之鈐網幾不有其身痛定思痛危而

慘矣嗟乎孱孱窮吏上官無能善事恆怵惕于寢食此非文之可以斡旋者也而勢臨分拘方逞饕餮之橫日吮其膏血而未慊其饞渴李子乃恃鯁直進欲馴其鴟張自以爲民譽從未失也李子過矣漸而印綬化爲桎梏矣又漸而堂廉化爲犴狴矣李子坦然安處其中而不自覺者恃乎天而已矣而奈何卑且賤莫邑令若也令貪能速戾廉更能速戾排陷多端情以臆說而定事以鑿空立成貪而有力竭力貧之廉而無力俛而聽焉所以爲戮爲戍悉坐于直與廉而無往懟者今李子幸矣脫罪生還扁舟來蜚出雪鴻堂集見投予讀之而知其文生于情情生于事字鉄句鉞甚得春秋之義憶昔

與予名受一符分治東南皆近邊海命也未幾李子以吏議挂予亦以賊亂汚道里殷遥吉凶難問予正恐再難見李子之面再不讀李子之文此予之為李子悲而深以自悲也今何幸再見其人再讀其文此予之自幸而深為李子幸也嗟乎青衫夢遠遼營月赤烏晴拚劍閑雲予與李子真再世人勝丁令威多多矣至雪鴻堂集中金滕陳滕兩論見李子讀史具眼羅漢準提諸贊見李子逃禪索心他如贊魁星贊尨神是又以嬉笑怒罵而為文者當日不平之鳴李子今以文平之不平之情李子今亦以文平之且使天下後世抱不平之情與事得讀李子之文盡有以平之矣彼累累若若者容不揖眉九京耶噫李子不以官傳而以文傳可以無恨矣

康熙二十三年甲子五月五日年弟楊開運頓首題于漢陽旅次

敘

垓蓋觀於今而知書之不可信也而又知吾鄉民風可傳也垓受書時讀魏書見莊帝永安中李延實為青州守臨去奏辭帝謂之曰懷磚之俗世號難治舅宜好用心時黃門侍郎楊寬在側不曉其義舍人溫子升告之曰齊土之民風俗淺薄太守初入境皆懷磚叩首及代下還家以磚擊之云垓嘗疑之及粗通世故見今之號佷健者動稱山左然則古諺所謂舍內無青州者豈其然乎垓亦不能為吾鄉解也乃於吾懶菴李夫子而有不然夫子以西蜀儁才由科第起家綰符於黃者九年經理條教垓亦不敢阿所好惟是當事以罪逮夫子時監押在左役屬在右銀鐺在臂而黃之父老子弟毀失聲而送者萬餘人繞行數十里及押伴者嚇以觸當事怒且將不測通夫子夜以去垂泣道左伏不能起者尚數千人也後下濟南獄我鄉人之叩園門而問候者不止至京師　天子怒稍霽　命從輕又下宛平獄日泣候於宛平獄門者且日有百十人也卒戍榆關我黃去遼西幾三千里尚有持乾糗魚肉而餉夫子者垓不識我黃人為青州之人歟非青州之人歟必有辨之者惜溫子升輩不及見此耳垓是以知書之不可信而吾鄉人之易治也垓嘗欲繪為圖以行於世苦不善丹青法即為詩歌又不能行遠昨在都門見諸世兄刻夫子文

集核輒以是先於簡首以為讀夫子文集者先甲子九
月既望受業門人姜其核頓首書於燕邸石芝菴中

敘

學有其實則著無位著于言有位著于功夫學與仕古
一而今二而不一者學二之也是始出其二之途而欲
終同其一之轍未充其器之實而欲不有其量之歉皆
自欺之學也則形而下者日消遁其辭者不反巴蜀有
嬾菴李先生者學一于仕而仕未竟其學所著有雪鴻
堂集讀杜隨說及詩賦詞若干卷而學有其仕之未竟
也如川之流焉而或遏則為坎止為陂蕩而漫衍為巨
浸大澤而載物而泉脉之有未洩則醞為土膏為生植
而君子之學有未竟則發為名理為文章先生縣于黃
九年民仁于學醇政清于欲寡以大吏饒于賄不嗛則

下先生獄戍邊一年先生雖放廢然明于道非所謂窮
愁著書更有以精研乎義命之奧而自廣乎通塞之遇
不罹何辱無失皆得蜀又天下山水之奇而闢其文境
之峻潔充其氣之雄深幽其丘壑之窈窕而放乎江空
隘然峽束亦可謂浩博成一家綜括其萬有者哉先生
之學更精于考據然非為博聞異覽為誦說實欲根其
名理之所出備其憲章之所來窮則著于言達則措諸
事竊嘆古之文章可吏治今之吏治不可文章古以經
術而寬其法律之嚴今以法律而薄其經術之厚且古
之申韓雖刑名之學今之學士亦不能申韓文章儒與
吏異文與古殊譬優孟唯可衣冠為孫叔敖不可衣冠

爲孫叔放之事然則謂能文而不能文事能文事而不能策功豈古之立言者哉皆優孟之類也先生晚年其著述更多以晚老而無所著于世則一于著述且著于詩亦猶乎水之必有所注也欽州後學宋和拜撰

欽

粵自圖書既啓名山多作述之藏墳典爲聡學士富丹鉛之業由來立德乃可著書自昔與文原以載道必源深而膏沃斯流遠而光華通江李嬾菴先生才本謫仙官成廉吏博聞洽記洋洋萬卷之中倚筆成篇纚纚千言而外高文似綺駒血爭傳妙論如泉龍門動嘆此則伏鸑未奮便成藻釆之覩雛鳳初鳴早叶宮商之奏者已迺其生世不諧遭逢多故早年失怙辛苦依劉弱冠罹憂劬勞將父當秦階之轉運值小醜之跳梁黃哦豕哭烽馳劍閣之雲青犢鴟張塵暗蠶崖之霧崎嶇越境賸公既微服以行倉卒遄征先生亦羸穋而侍贊奮谷

口聊爲避亂之秦人芋水溪灣大有思鄉之公子雁迷雲棧夢斷旌旗鯉隔棠溪魂消鉦鼓庾子山之詞賦未盡傷心杜少陵之鄉園尤難回首迨夫妖氛漸掃逆旅言旋歸到烏衣惟餘喬木顧瞻秋錦止賸荒榛蓊夜月於包臺紅抛斷鏃訪寒泉於嘉祐綠臥沉戈凡尊罍几席之旁俱嬰糜爛舉竹冊琴書之屬悉付空塵未免長貧奚堪少賤先生則楮冠葛屨績學彌勤疏水簞瓢獨居自善鑿鄰家之火歌出金聲借市上之書鈔殘玳管羽陵陶穴亦剖其玄洞歷聊蒼旁參其奧於是文囿兔穎唧詶草而横飛墨海鯨濤帶江花而沖舉屢奪雞壇之幟旋攀蟾窟之花蜀有三賢御史識李生之號廣陵陳旻

仙學使按蜀謂御史鄭公曰我試全蜀人文得三李生不負此行矣蓋謂先生與南部韓允登銅梁韓之辯兩先生也士先百行使君知孝子之心癸巳先生入闈開淇中告警慧忽瞻公不終試即歸後陳公廉其故嘆日李生不惟文高抑且行至夫何肯宴食萍遞悲風木毀將滅性骨消哭隱之形泣不成聲血迸臯魚之淚固已杖苴枕塊鄰杵停舂負土居廬蓼莪廢詠矣然而聖人立教死弗傷生人子揚名顯尤為大祥琴既報勉為射策之行和璞難售未預題名之塔鸞棲枳棘暫屈大賢雖試牛刀姑占小用于焉綰組出宰於黃其地也境僻海濱區多斥鹵南山之下强半石田十室之中絕無紡績流離載道恍披鄭俠之圖彫瘵頻年未信商羊之舞悲而丁浮於戶毋憐剜肉以醫瘡役困於夫獨苦

輸公而運木哀嗷既久安集維艱先生則慷慨陳情請免稽逋之餉澄清剔弊力除濫設之丁給犢俾耕麥畦馴雉施饘以撫黍谷回春允宜白屋之間遍起青天之頌矧其鄉無庠塾俗尚鬼神淳于髡之已亡高風泯滅劉祖榮之不作淑槃淪湮博塞呼盧習相遠矣健險而訟誰與易之先生則化被弦歌坐屏薰蕕之雜範圍禮義潛消雀鼠之爭加以清風逾於古雪探瓶罄恥厨無餵鶴之糧賒釜泉清甑是產魚之國自公多暇祇課清吟好古斂求雅躭長嘯涸書瀛而埜寶此或傷廉傾騷岫以羅珍其斯謂癖歷九年之循績載萬口之傳碑而乃俗忌孤芳世嗤介直情殷父母方懷君子之歌衆起蚍蜉已觸宵人之怒織成貝錦謗且蔽明嘘出蜃樓公難勝曲負兔對簿哭而送者聲摧萊子之城匍匐就臺擁而從者踵接鮑公之嶺比邀熱審逮送桑河尋彼慈恩播遷榆驛遼笳夜響黃沙旱烟月以迷離籔鼓翻飛白燕帶海雲而嘹歷然且繞閣門而灑涕老幼扶攜走絕塞以伺安糗脩絡繹在先生以為何修而得此在黃氏以為我命之不猶泊乎見睍終消覆虎不咥生還有日返太白於夜郎歸去何年泣楊朱於岐路僑居曾港又積歲時招隱芝坪幷無松菊先生則穿廬咫定比湘水之三閭井灶粗安恍潯陽之五柳追維噩夢不怒虛舟慰恤勞瘁豈惜飄瓦興懷末俗之際自得性命之間

泉石桑麻課雨晴於野老雞豚芋栗醉花月於鄰翁禪板爐香靜禮龍華之懺漏痕釵脚閒攤魚子之箋寄游戲於閒情半仙半佛托諷諧於讔語古弄古心寧惟詩通蘇公抑且文追韓子茲者仲嗣太史芝翁先生承恩東觀視學南闈頌世德之清芬文還有樣承鯉庭之謦咳清畏人知聰念先猷彌珍手澤既守藏其祖硯復謀剛夫父書爰命小胥傳鈔副墨弁呼下走衰次全編仰錦繡於雲霞從驚壇槩攬神奇於海嶽莫測高深其間或有遺亡僅存什一偶從缺失略悞烏焉者則以先生連歲轉遷邨散軼於水驛山郵之畔半生瑣尾間消沉於蠹蝕之中也嗟乎善積慶餘功崇報遠曾聞孝

里必大其門當攻忠泉克昌厥後景遺徽之如昨卜來
者之多賢況乎星垂望郎早識長公官貴士推祭酒猶
聞季子才高濟濟孫枝齊凌碧漢行行庭玉佇栞丹霄
酬清白之勳附斯言益信鑒觀之甚愳僨詩書之債讀
是集足知公好之非阿康熙戊戌十　月既望雪川後學
車景鋅敬題

序
國家御宇垂八十年吏治烝烝方正循良後先相望惟
是氣節之士行事卓卓可稱述或屈在末僚且遭罹患
害此殆有天焉其得失廢興之故不表而出之無以為
後法警勸此亦史氏之闕而士君子之所深痛也余讀
通江
李徵翁先生傳序而有感於天人之說先生蜀人維蜀
之先文人畸士史不絕書唐初則有陳公拾遺其人以
感遇詩窮若先生家太白遺謫竄逐雖具間世逸才而
終亦不顯莫不曰此文章士也其多阨往往而有至若
經猷志節光明俊偉如眉山蘇文忠公尤著當日乃困
於羣小流離撼頓殆有甚焉方之今日古今人未始不
相同也而余竊以謂此數公者其才若此其忠且賢若
此天既困之以遇胡不償之於其後俾光昌發越於世
而卒未有聞徒令考古者慨然莫解於心於是而嘆先
生之得天獨厚而古人之所未及也蓋今　大宗師學
憲爲先生令嗣官翰林來
天子命視學吾閩公慎自矢秉鑑精明而宅心深厚誠
曠世一遇矣公乃退然憮然推本於　太先生積仁行
義吾佩服貽教不敢忘閩人士聞之相與咨嗟嘆息曰
我公忠孝其學有本其教人能舉其大者既又相與忻
惟鼓舞爽然有得於天人之際以謂千百載下猶足以

感發而興起也辱叨守下雖鄙僿不文烏可以無述先生少通敏以經濟為文章初遇試受知於吾鄉陳平人先生先生故奇士傲睨千古得太先生文乃心相契合因大察行言若左券嗣舉孝廉試於吏得登州黃縣傳稱其勇於任職察曠山積弾指立辦不數月除數弊政如撤運木之費絶增糧之擾以及償積逋廣錙賑民賴蘇息者九年然猶未足以觀先生之大先生忠信仁厚平日所究心尤在於刑獄一事乃及其被讒也反以失律受譴原其故因一擅殺人案登倅李某者受重賂私囑公鞫獄不從則反其事上報遂羅織成罪嗚呼今之為吏者多退怯觀望能居其間獨行已志忤上官去職而不悔者寡矣乃至再三忤後乃備歷諸毒害數瀕於危而終以上官指使為必不可阿墨倅邀索為必不可順百折而無所悔非篤於道而卓然勵節者烏能如是是足以觀先生之大矣聞其去黃之日民遮道號哭褁糧千里日伺候獄門者以千百計賴

天子明聖從末減戍遼西黃人又走三千里持脩脯糗精為餉其得民乃至如是總概先生前後計之陳公識鑒幾先知先生於始而無術以濟畀特仕路之不為梗墨倅能顛倒是非排先生於危而不能禁黃民之攀轅臥轍愛戴其父母也蓋先生之所得為者人也其所不得為者天也然則天果不與於人乎其不可知者乎然

天則何不可知夫當先生受禍以來祗盡其在我默以聽命迨後邀 恩賜環獲以優游田野且逾十年此豈意計所及然在當時咸額手稱慶以謂天道福善何幸得再覩先生儀型道德為卓出乎在昔文忠諸君子焉列夫顯揚褒大如我 大文宗今日將旌信仁學之貽而淵源之遠也豈非惟必之於人乃可必之於天者乎蓋天與人合而先生之傳必矣方今 國家隆平網羅遺逸奇偉志節之行行且出而登之史冊昔方正學有云國家可使數十年無才智之士而不可一日無氣節之臣蓋關世振俗將於是乎在不然古今具才智者多矣劫能稱職可幸無罪其功行或無所當於史氏記籍今記之而不足以為勸也烏所語於天人之道哉先生歷官事蹟見於諸名士所作傳述甚詳晚進小子奚容復贅而不能已於言者持感發於天道人心之公竊附景行之志云爾 旹康熙己亥首春閩漳後學吳瑾頓首敬序

叙

古之君子無時不學安居深念勉持其心平其血氣其誦讀前經後史汲汲焉無斯須不察其理通其曲折而服其精粗出則涖官治法入則事親撫幼所習上古當今之事不遠遺於孝子貞婦不聽瑩於誣妄所遇名物方言必索其由夜而息夢寐幽明必休其勁蓋大至寒暑春秋之變小至晓午昏夜之異勉强勤苦皆必有事焉所以終身於折矩引繩之中而不為利疚於回者雖賁育莫之奪即時作為文章又皆懇惻條理而有可旨之味若

錫微宗先生其於古君子吾何後先焉讀其書其道必

本於人倫明於物理其學自謹小慎微以往修其遜心睿志辨疑著信其要在於立身存道不以死生易一民之命自學之不講也人士報其毛皮擴其土苴少而成名則少舍之壯而成名則壯舍之以苟媮之學而情棄於既得之後所以日失月忘其規為言語無以異於常人而加恣焉使俗下以儒為詬讀先生之書古之道其亦知所以自揩也已

今子芝麓使君視學閩中清以遠俗師法古風卓然典型淵源所漸見先生之澤長也坡受以卒業因復自感丁卯之歲受命於元兄曰成註周禮甚著但冬官原闕非簡脫五官之內吳臨川方正學獎然附離恐非其的

丙戌夏至京師命註離騷而曰以屈子繫心懷王恐中閒虛妃佚女二姚乃思賢助治非歷九州而相君者今觀先生周禮通義問及讀離騷志跋與兄云不少異焉昔太史公周由四達博長老所稱以合於古文况賢士大夫之特識哉謹撮要旨著于經端以卒兄志斯妙契神合無俟後世之楊子雲豈非厚幸哉康熙戊戌季冬

宗後學清溪光坡拜序

叙

芝麓使君視學閩省之二年士風就醇文章親雅論者
謂使君兩川間氣自釋褐以侍清華無日不討治洙泗
伊雒之心迹用以校士故其文章品詣如泥之在鈞惟
陶者之所範使君喟然出一篋書曰是吾先君雪鴻集
也吾上畏
君命退讀父書以友教此邦我何能哉閩之人士爭願
卒業焕焉伏披而驚嘆曰淵源浩浩乎大哉誠知道德
者之言而亦知道德而能言也者是書也廓然外絶乎
俗學之累而毅然力追夫古作者而與之並其窮經辨
史則多其闕見而精以卓識不陷於疑似偏曲之非其
紀事類物則不忽卑邇而通乎遠大無流於執器滯形
之固自晉問贈處論難辨說官牒文告極於登高送歸
閭閻里巷託興蟲鳥極命草木之細與夫山記石經農
户田賦之隤無一不冥搜磨撫劇目怵心務窮其所以
然之故致其微而啓其幽不以文章爲樂而其樂有出
乎文章之外者洵藹乎其爲考德之藉味道之物也考
通江太老先生生而自異擢舉雄步馳騁一時中身而
起家宰黄滞一食頃而判疑事三十餘條英敏過人至
於刑獄必悉心推致於死中求生總之守官執法不稍
回疑今讀其貽子良言真發人爽然心省也昔能門續
其父書而太史談之大業以顯眉山兄弟倣老泉爲文

而東坡穎濱各自名家今距通江先生宰黄之時數十
年矣過汶濟之區而甘棠蔽芾父老有流涕者將異日
國史循吏之傳有所考焉況芝麓使君服竣還
朝有石渠天禄之　命較求異書當如劉氏父子遭逢
志願同入西京鴻儒之列而龍門眉山各成其乃父之
志與學爲後世儒林之所推重者舉不足專美於前矣
康熙戊戌臘月入春宗晚學生清溪光塽載拜謹序

雪鴻堂文集題辭

士君子生乎今之世時有汙隆遇有順逆所處有窮通食報有遠近亦至不一矣要以循理而行物來順應務求吾心之所安而已至于積厚流光榮問休暢是亦天理自然之應而有道君子初不計及此也南華有言曰達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為達命之情者不務知之所無奈何此言可深念也顧世之所尚者功利之途聲譽之美而于窮通得失之際一無所挾持乎其間俛得而俛失亦奚足貴哉吾讀通江

錫徵李先生雪鴻堂集不覺因而有感也先生之學非與今之學者並而爭一旦之功也固將求至乎古人之

所至者而後已湛于性命蔚為經綸凡世所為沉酣戰鬭之事淋漓艷冶之態視之若幻夢之遽也其志行高矣然而苦思勤行坎壈顛躓以終其身而志完不挫後之人讀是集烏能不為之抑悒歎息也哉雖然信于已者自不苟同于世充乎內者必無有待于外則其窮通得失之際亦可略舉而言之先生舉于鄉銓選而得筮仕于蘄黃也入境見其老幼擁塞道左飢寒疲羸萬狀已心痛之甫下車即查烟火逃亡過半詢厥所由則以丁役之為累也黃之為邑人貧地狹有以一二畝納丁者有無立錐之地而為上丁者尤苦者中下之丁毎一丁作五畝入派而又加以雜費誅求無藝民不聊生相

率逃竄異鄉以自偷生先生即于五畝之弊立為革去出示招撫給牛種施饘粥所全活甚衆未幾樂郊無碩鼠中澤有雁鴻德之流行速于置郵矣既而奉文編審召百姓于庭察其赤貧者去之逃亡者去之年老者換之程子云一命之士苟留心濟物于物必有濟先生之謂歟誠以朝廷設官司牧所重在吏治吏治所重在民事民事所重在徭賦欲其上下均利則莫若條舉編法歛無以私勝公出無以名冒實先生之為治蓋得其要矣是以批郤導窾恢恢乎游刃而有餘地也推讞辯析以治刑獄用一緩二以為錢穀庭無留事事無留牘以為簿書不違道以干譽不咈衆以從欲其所厝施亦不

離尋常之事而日計不足月計有餘是以士服其教吏守其法農仰于野商賈熙于市行旅出其塗雖古之循良其何以加焉所撰黃志略亟議五事曰釐肆宜復曰社甲宜均曰風尚宜更曰士習宜端曰稅課宜減皆勤卹民隱切中時弊不狃近習而忘遠圖是以在黃九載拘攣之勢若解而舒痌瘝之形若膏而潤喚咻之情若蘇而起夫豈有他哉亦仁而已矣值歲荒旱詳請蠲賑駁復委勘費浮于蠲先生病之踰歲又旱黃民復懇先生懲前浮費計無所施乃傾橐代蠲如前蠲數不以上聞焉此其饑溺由己損上益下之情出自中誠豈世之以文飾治者所可絜長較短哉又登州八屬唯黃產木

當事徵求不一而足先生數拒之以此猜忌日深加以
暴吏因訟索賄不得藉端誣陷中以危法拘赴濟陽獄
空縣老幼號泣追送數十里獄成逮至京師收宛平獄
黄氏日數十輩叩閽籲而祇候焉廷審邀恩末減謫戍
遼西黄氏猶不憚數千里賷糧襆衣服以為饋餉使非
有深仁厚誼沁人心脾精神血脉通貫聯屬安能患難
不捨而均痛若是哉嗟嗟古之獲上必以治民今之治
民反以獲戾先生之心足以告天地質鬼神而不能勝
一隻詬之夫先生之德足以感動萬衆謳歌愛戴而不
能厭一齮齕者之口不亦可哀哉乃先生之處大難也
恬而受之若疾風暴雨颯然一過而已此其定性學力

則又可見矣歷數先生備嘗艱難險阻而造次顛沛必
於是得釋還歸里門徜徉山水間僅十載年七十有
三考終牖下其遺屬三事猶以脩己治人為嚴訓仰不
愧俯不怍而先生之道成矣然天之篤佑先生亦不薄
爰多賢裔聯登科第所以顯親揚名尤未有量也在先
生固不以世俗之償為祈嚮在天道徵則悠遠博厚高
明是所必至之符也歲戊戌
仲嗣芝麓公以蘭臺碩望督學閩中因得傳示足集敬
綴鄙詞以志傾慕之私云康熙已亥孟春上元後二日
閩南後學詹明章拜題

通江李錫徵先生傳

公諱蕃字錫徵始祖繼顏公唐僖宗時洋州刺史封開
國侯食邑始寧郡始寧者通江縣治也因世爲通江人
傳至祿榮公宋末爲將軍與元兵戰没大舍坪土人爲
立祠以時禱祀明永樂中公七世祖志由貢監除貴州
烏撒經歷志生伯璋公伯璋生廷珠公廷珠生時賓公
時賓生韶公韶生正開公自時賓洎正開公相繼早世
正開公生能白公字春顏即公父也歲進士贈文林郎
公生而穎異七歲母郭孺人見背起居飲食惟王母馮
孺人是依馮授以章句悉成誦不忘能白公器之攜就
館講肄朞年試爲文其老成長者皆自謂弗如也歲壬

午公年二十有一補弟子員督學使者爲閩中陳平人
先生發卷時相誡曰覲子落筆恣肆逼似眉山異日應
以文名天下但狀貌瓌奇性必傲兀當官將不爲人所
容丙戌蜀大亂時馮孺人已棄世公隨侍能白公避漢
洋數遇賊幾死　國初狼狽歸里時傷殘之後井邑蕭
條彌望皆長林荒草家素貧青氊舊物散去殆盡止藉
芋粟以自給而公力學不少休試輒冠同列尤見知于
廣陵陳旻仙學憲每試郡邑得佳卷必以題下縣取公
文與較優劣嘗與御史郝公言我試全蜀人文得三李
生不負此行矣三李生者指南部李公允登銅梁李公
之韓其一則公也癸巳銅梁先生果領解丁酉公與南

部先生同衆於鄉人服其鑒方公癸巳之入闈也適滇中告警遠近喧闐公以能白公爲念即棄去不卒事後陳公檢落卷見公前場獲首薦以無後場擯心訐之及聞其故乃歎曰李生不惟文高抑且行至吾前日所以知生者猶淺也逮公登鄉薦後即遣能白公袁哀毀幾至滅性嗣公以數上不得志至庚戌乃以揀選銓授登州黃縣令縣故有里長見面陋規若干公蒞任即除去値連歲大旱民耕資乏絶流亡載道公爲給牛種施饘粥以安輯之所全活甚衆初行蠲賑報請委勘其費至浮於所蠲次歲民相聚復懇公曰吾前力請始得一行所費所蠲數不相償爾民共悉今但仍去歲蠲數吾爲代輸何如民歎呼稽首曰誠如是更復何求自是黃民人沾實惠而又無借事紛擾者以公連歲代輸之力也登屬邑惟黃與福山產木上司採取歲以爲常重之以轉運夫役民大困公請以他屬轉運則苦樂始均議從之爲罷兩邑夫役時當事籌餉有加糧晉秩之例有司多藉徑通顯者或以勸公公喟然歎曰此當讓巧者爲之我恐以一官累一邑耶後編審公但爲清里甲均賦稅加廣七丁而已公敏于吏治不假賓佐案牘山積彈指立斷嘗於朝食時判五十餘事各厭服而去雖被鞭罰無出怨言者且官有餘閒輒以文藝爲諸生倡經公指示悉有法度其最著者爲姜生其玹張生一恒後皆

寄鶴堂文集卷五 傳

成名進士其玹特鑒拔於里役中尤爲士林所異焉任黃九載用法平恕苞苴屏絶請託不行然性耿介孤行其意不喜脂韋隨俗雖遇憲司亦然符牒徵求屬有不便輒堅執不應上官明知其廉而嫉其直往往陽爲好語實陰搆傷之而公不知也歲已未黃民有夫婦被殺者廉其事上報登倅李芝蘭素與公不相能許應索乃如報公曰尚以金殺之仍無法也何令之能爲倅怒乃自拘獄密改供上　聞遂以故入論公死減流黃民扶老攜稚約期郊送郡守諱其先期以薄暮促公行其意蓋信月忌不利行人之說民多失期然號泣而送者尚滿萬獄成後以六月逮至　京師熱審邀末減收宛平獄黃民相隨候伺者日十數輩泣繞圜門外且有賄入獄爲鼓扇至夜分者令感爲紓木牒久之下城旦榆關驛丞其數窘辱公適浙人朱公用礪自山海關還未平司馬署過驛見訪爲握手欷歔竟夕丞疑爲公故人因減其倨然朱公實以清議重公初無知交之素也居二載餘遇釋去貧無以歸僑寓蕪湖至甲子歸里時年六十有三矣公性至孝以母郭孺人早世遇郭族姓無親疎有加禮値有家慶愀然以不及見爲憾與人坦然不設城府雖狙詐當前一接以誠有過即所厚愛不假辭色惟酷嗜學問凡陰陽卜筮之術罔弗深攷爲文章溫醇密栗出入兩京間臨鍾王書皆稱神肖生平重然諾

敦氣誼樂于賑困不望其報有新城令某某者公同年
友也量移德安同知以虧庫緞將致重法公聞爲傾橐
以援之及公身嬰文網幾瀕於危其時已再遷武定太
守初無一綫之及公處之恬如人皆服公爲長者自公
壯値流離晩遭彈射身之所履憂患殆半及事定言旋
與親族子姓相勞苦談故舊未嘗不欸窮達之有命而
陳公先幾之識爲不可及也屏居間處倚篤竿至蕭然
一室傳經而外惟著述自娛間或問泉石課桑麻與田
父野老相往復不厭如是者十年疾篤時作貽子良言
其略曰世之貽子者何也有以貽之也余無所爲貽惟
貽以言昔先君年四十而丁寇亂遇賊者五老大年二
十五而丁寇亂遇賊者三厥後流離顛沛極人生難受
之苦非藉祖宗積累之深無以至今日吾兒生値平定
之年雖不富厚未至飢寒保無有不知世態人情者乎
且受祖宗餘慶長子仲子後先中式季子亦有自立之
志矣家食幾何行將出身加民矣今將老夫之見地及
宦情之必然者略一二兒曹其記憶之一曰喜怒如遇
驚驁横民貴法奸吏理應窮治所慮無知之輩出于犯
之言或供御失宜或應答偶外觸我顔行致令皮飛肉
綻於堦下誰非人子能無惻然惟於盛怒時平氣靜思
則寛宥必多矣二曰聽斷詞訟明有曲直虛心無欲揆
之以理察之以情鮮有不當者惟左右吏胥或爲無門

之冷語或作切膚之危言旁引曲喻惑人耳目稍不加
察將爲所愚至于聽決躁妄固多誤事延緩亦易滋弊
易曰君子以明愼用刑而不留獄余居官時常寶此言
三曰裕後嘗觀人世高門鼎族莫不起家于貧賤然貧
賤者能貽子孫以科第而科第者罕能以富貴傳子孫
何也大抵一行得第不念祖若父之艱難至于慆淫繼
欲自棄其性欲保其衆得乎余嘗記正考父一命而傴
再命而僂至于三命循墻而走萬世知有宣聖者可以
知其故矣公歿以康熙甲戌二月之二十一日享年七
十有三著雪鴻堂集若干卷藏於家
查雲標曰雲標自游通江夫子之門因得窺淵源所自
嘗於論列間出一編見示曰此先人行略也汝盍傳諸
時惶悚逡巡弗敢辭又弗敢爲者累日繼乃自惟曰夫
傳者所以傳其人也或人未可傳而後假於作者之重
名不則據事直書而已傳矣於作者之輕重何與焉自
西漢以來稱循吏者或顯其身或大其子孫此無異故
其仁心所格誠有以致之也置公古循良中雖龔黃卓
魯何以過然而科名未足酬其文祿位未足副其德崎
嶇坎壈以終其身以理揆之知天所以報公者有在矣
爰不揣固陋輯其略而拜書之若倣史立傳謹以俟之
達者門下晩學生浙汜查雲標拜撰

通江李錫徵先生贊并序

公諱㴉字錫徵蜀之保寧府通江縣人也唐乾符中始祖剌洋州食封邑遂占籍通江歷宋訖明代有顯人祖父以儒學傳家公幼禀異姿經史由於庭授操筆數千言未嘗屬藁弱冠補博士弟子員試輙高等時流冠輔蜀公奉父避地得脫　國初甫就閑試以兵警押至中試輙棄去蓋公之蹇罹囏阨者數矣生而狀貌瓌偉負囊括一世之槩偘偘自將毋不屑俛仰因人年三十六舉孝廉四十九仕縣令効職九年又中吏議失官當世無不悲公之爵不稱德遇不酬勤然而嘉績美政具在口碑如革敝規儧逋稅恤民訓士則兩漢循良紀績不

是過也輟運木之勞絶增糧之擾則唐史中撫字心勞催科政拙者復見此賢也平刑恕決判牘如神而其被謗也反以失律受辜至于冀三木輸左校而公終以上官指使為必不可阿墨倅邀索為必不可順胥靡城旦恬處若夷遠近識與不識皆冤之而公訖未嘗屑屑自明也維公拔萃兩川擅眉山之秀蹤跡亦大類於文忠昔東坡以宵小媒孽慬免臺獄而其挺挺不污之操迨老弗衰公生平志節猶是也又覩公家太白謫竄夜郎返依牛渚肅傲風月以終其生公之晚節僑寓江南頗相髣髴然供奉客殞宣州而公旋復閭門品槩式邦里德澤長子孫式啓吾師芝麓先生炳藻木天彌昌且大

而且昆姓連翩後先蔚起天之酬廉吏而報善人者詎可涯量哉公之至行醇德周浹內外海寧查子已傳著其詳吾師復以命翊廁筆揚芘遺徽茲不敢辭特序蕞其大者敬拜手而獻贊曰

成紀茂族授采巴鄉允文允武忠孝重光蟠根奕葉偉人嗣昌霞情振鑠鶴骨昂藏岷嶓珠玉發於文章許身嶽嶽扶雲排蒼丞丁陽九貙貐肆難鍛刃頻逢鐵籠犇竄力護庭闈卒還閈閈馬賦飄零元經沈濟一名甫榮年光淪半游仕山城卓爲民榦來年斥鹵邑介衛遠曰父曰母爾煦爾綏黔瘠而飢維公哺之髦朴而椎維公牖之爰有大調公息其疲爰有里賦公代之齋有直如

弦有清如水貝錦含沙搆成禍痡公無鬻獄南山難改公無賄鍰北圄長逮鄱陽被放淳于抵罪士叫重閽農號窮海公實有言生罹百憂寇嬰豺虎宦賊蚤蝨屢貞自吉殉道何尤觸蠻勝負梟鳳恩讐塵銷事白天空月秋惟有崇陰瓣香千古桐邑懐朱中牟祀魯載及孫子誕承庥祜迷極翔翔雲閶蹕武前啇後豐否終泰普詹詹小子負戴龍門瞻山竦岳浥溟尋源討研選蹟載颺輇辭俟留信史匪阿我私旹康熙壬辰九秋婁東門下晩學生吳翊載拜謹譔

雪鴻堂文集目錄

通江李蕃錫徵著

卷十五

啓

卷十六

尺牘

卷十七

古體詩

如雨注而黃氏侯門外涕泣怨詈者日數十輩
同繫者皆爲感動即獄卒亦爲惋憤更代鼓扇
汶分乃罷余得免於死獄者黃氏力也

獄中　初至榆關

志異二首　重九榆關

重陽後一日遊興龍寺　開

皇上東幸還都

留鎮步健菴辟間韻志感

三月一日訪丁上人和韻

別珍公將之中州　復珍公原韻

追和龔直指韻　湯婆子二首

竹夫人四首

余竹夫人詩成丁上人謂宜增僧房道舍二律因
足成之　金陵懷古

觀濤　珍公過訪因爲書扇

登黃鶴樓四首　望廬山

覽于湖張九如楊花詩因賦

誦魯文恪馬卒詩追和以貽諸子

珍丁上人約余同歸已有成說乃和余馬卒韻有
烟棹欲回慚負約之句亟賦此以問之

子辟公車

步長公遊祖塔院韻二首

壬戌暮春偶成

內弟六符謂昭武相念多見之夢醒必成詩行滿
辭矣戲效坡翁體 昭武山池

丁師有百詠梅花詩偶成一首

自笑

憐人生子七月始治湯餅戲作

黃楊　對書

移蘭　不著

試對　戲工戲作謎語

先澤　紀夢

表叔屈錦山先生以歸來唫見寄遥和三首

牛肝馬肺峽　寄夔州黃司馬

口號　秋日

秋感　悼向金岑

偶和　和仙才表叔憶兒作

再用長公馬跑泉韻　送屈維岳

辟山春望四首　嘉祐寒泉四首

龍潭馬跡四首　虎井龍湫

近體詩 五絕 七絕

題畫四首　曾穀寺倒掛石佛

雪鴻堂文集卷一

通江李　蕃錫微著　　男　鍾壁字校

序

通江縣志建置序

嘗觀風宗畫野測圭記里遠夫職方辨土保章立州尚矣秦漢以還郡縣屹峙雖名號易於時代而封域仍此山川是以欲觀天者占躔度欲察地者任土疆雖有聖人弗與易也吾邑在萬山中太倉稊米耳然辨方正位卜宅邦畿昔之人有經畫焉敢曰故籍殘闕置而弗考乎自蜀山倪妹於黃初神禹樹德於河洛載隆謨訓功配川岳老彭博聞著聲商室萇弘忠赤於爍周朝是巴于未盟之先聖喆接跡秦錯未謀之日聲教[illegible]通況吾邑界接與元地域梁州者哉然秦漢以前紀[illegible]著亦由簡樸不事繁煩今欲考志源流自漢始已[illegible]三十六郡之一地屬千八百國之封均名宕渠列在兩漢班史紀十一縣范志同十四城蕞爾幅員延袤匪廣第以傳記不核莫問扶特之山時代已遷難訪曾源之水況經和帝之東北分置又兼先主之割省紛紜然欲考古昔必據今茲試以地輿按之巴州宕渠也保屬之蒼溪通江順屬之蓬營廣渠大岳鄰夔屬之新寧皆宕渠地也二州八縣之廣千有餘里一宕渠也何延袤哉及考西漢志則爲巴郡十一縣之一縣也東漢則爲巴郡十四

城之一城也而志載扶特之山今不知何地濈徐之谷今不知何名令人按圖悵惘耳又按巴郡記曰東漢和帝分宕渠之東置宣漢今之達州也州今在邑東似爲近之今之蒼溪漢之漢昌記亦謂割渠之北所立也今以地里考之又殊不合將安所究問哉陳壽缺志三國失考僅見晉志所載有蜀先主割巴州之宕渠宣漢漢昌三縣爲宕渠郡是宕渠固一縣也晉屬巴西載紀甚明而分注闕焉猶爲憾事至於宋書爲宕渠縣者三一屬華陽郡而系於下曰永初郡國並無一屬梁州之南宕渠而系於下曰永初郡國有宕渠郡領宕渠漢興二縣屬梁州元嘉十六年度屬益州非此南宕渠也又曰何徐並無此郡一屬益州之南宕渠系於下曰起居注本屬梁州元嘉十六年度是宋書之錯見也如此至於蕭齊志宕渠之郡五而冠以東西南北宕渠之縣三而不注建置沿革至隋開皇初廢宕渠縣而後人之考稽愈無據矣一統志謂邑在魏爲諸水屬萬州今按此說僅見於隋唐書分注魏史俱未注别僅曰巴州郡縣闕而已豈邢巒之說不用而王足來奔尉廻之功方成而魏鼎已西無暇簒籍致漏簡編耶然邑西有磨巖石刻則諸水之號在焉不可謂非魏收之疎也梁陳無志北齊地狹吾毎惜李延壽修南北史徒割紀傳之半未備志載之書使當日者搜之掌故詳考因革去古未遠爲

功或易矣至以點金成鐵貽譏後世哉若隋志之爲始寧爲符陽爲白石原隷清化郡今皆邑之境内也若唐志爲壁州爲通江爲廣納爲符陽爲白石爲東巴卽隷壁州今亦皆邑之境内也良由隋唐之際雖冠盜之充斥於天下者六十家而梁益之間無弄兵以盜名字者余毎讀史至此未嘗不爲當日之蜀人幸也以故人物殷盛州縣碁置隋唐之志吾無議焉五代初爲王氏所據後唐滅蜀而入唐未幾而復爲孟氏有矣縣之因革不可考壁州之名未有改也至宋開寳五年而壁廢矣白石符陽並省入通江焉元至元二十年省上通江下通江入曾口然廣納東巴尚未詳其廢自何年上下通江亦未著其置於何日覽者自不能不於邑也善乎沈約之言曰地理參差其詳難舉實由名號驟易境土屢分或一郡一縣割成四五四五之中亟有離合雖千囬百改巧歷不算尋校推求未易精悉也則作志誠難責於後學矣

通江縣志畧前序

志可信乎史可信乎曰作史者本之志修志者按之史史以傳信而志又以信夫史者也凡一代之禮樂刑政山川人物户口關梁租賦治亂史書之而必據乎志故修志者必取生於其地之賢達多聞者纂緝之而成書而其人亦自本其生平所聆於祖父之訓說師友之談

論耳目之聞見身心之閱歷舉所謂禮樂刑政山川人物户口關梁租賦治亂之故一一紀述之以成書有司視其成而上之郡大夫上之藩臬上之中丞乃彙而進之於廷天子乃命儒臣綜核其疎密而加以令甲焉時有事於修一代之史史臣亦必即是書而潤色損益於是歸然成一代之史是欲知千百代之事必考於史而史實本於志志以邑人修邑志郡人修郡志庸有不可信者乎余生也晚聞見寡陋足跡所到可里計也所讀之書可手按也戊申之春邑侯蘄水王公奉上檄修志屬其筆於余維時舊志之殘闕者尚存半帙而邑中長老尚有數人王公復好學君子凡古蹟所在必蒐討訪

輯每一事詢之故老質之石刻與舊帙之可讀者合則登之於策否則闕以俟考閱一載餘稍成完書未付剞劂而余以銓次赴京王公尋以量移去原葺之藁付之小史無何而滇亂及蜀俱爲煨燼去年秋邑侯陸公復奉命修志適余以罷官來歸又與其事在上者督索嚴廹不遑搜討而以余及一二同志在嘉佑寺中刻期七八日而成書較之往年所修其難易得失必大有間矣雖然上以名求余固不敢以臆説辱命乃據史採緝補綴會萃庶無墜荒邑之典云爾乃綜其可議者有五按一統志謂通江舊屬萬州而史不書一也東坡指掌謂壁州宋開寶五年廢史書謂雍熙四年廢而邑南碑碣天寶五年尚有壁州刺史馬翔二也縣本壁州屬縣六符陽白石始寧廣納諾水東巴矣而邑北舊縣坪石刻有萬户縣不入史志三也一統志謂後魏置始寧縣而魏志不載四也吳大將甘寧臨江人考臨江今忠州也而寧墓在邑之西碑上大書臨江人五也夫史本於志志失其傳必考之史史猶若是其舛誤也將安所取信乎余惟以見聞所及姑撮其畧於編以俟後之君子

黄志畧序

黄縣志闕中任公輯凡十卷及今四十年紀載無聞人物散失即我國家生聚教養海澨山陬莫不暨訖應垂之邑乘以見聖君賢相經綸之盛而仍以舊帙塞責幾

謂官此地者有秦無人之嘆矣予以庚戌之冬來涖茲土凋敝流亡撫綏周張亦時念及而未遑也癸丑春奉詔天下咸修郡邑志予乃潔清公署延邑紳及庠子弟繕遺稿輯舊聞進邑之耆老公論巷議每一冊成與同官商確然酌凡八閱月三易稿而成書得八卷鳩工剞劂將竣予因弁言於首曰休哉我清之治也於黄志一徵矣讀賦役而見晝一之徵也讀户口而見生齒之繁也讀驛遞而知王道之蕩平也讀節孝而知風教之廣洽也讀人物而知升造之優異也讀藝文而見邑里之無勞怨也休哉非志曷傳非志曷永耶然斗大一城僻在海濱而與名邑等亦有邑志之不及載者有四美即

爲四累于偶舉之以補斯志之缺乎黃地四平呼應極易民之逋賦絶少美矣然以急公爲性而人鮮蓋藏追呼之下子母之利徙飽市猾也累一黃爲登萊通衢使客皆東道焉自東徂西彌望皆膏田加以林木森蔚廬舍聯絡儼然一富庶鄉美矣而瀕海之地瀉鹵百餘里南山之下多石田不可耕累二登州八屬惟黃産木民間養生送死爲極便器用之具貿遷他州美矣然種樹之計必須十年民間每捨沃壤以藝植公家興作必取辦於黃而輸木者非市木人累三黃地狹人稠有田者不數家家不數畝養生者惟貿易爲計而婦女尤勤紡織美矣然一遭儉歲粟必行三四百里則疵重難致而

逃亡者多累四不僅此也而其宜亟議者有五焉黃縣城垣修整濠塹深浚誠巨鎮也城内居民鮮少地皆右族園林今天下晏如民散居關外設當多警之日將置民城外乎誰與守將驅民入城乎誰爲居未雨綢繆可不計乎則廛肆宜復也黃有四都萊則極少積合都而不及別都之一大社乾廬乎中亦有小社不及大社之一甲大者便安而拘成例小者愁苦而多流亡則社甲宜均也家有塾黨有庠所以化民也而黃自世家而外讀書者少以故少年皆呼盧博塞比户咸尚鬼疑神尤其甚者以財爲婚娶同族而雀鼠則風尚宜更也名重南楚材表東吳淳于太史非猶是山海間氣乎詞是而

登台垣蹟公輔代有人焉近者黃之庠士恆產極少秩守者嗟黃齏之不繼便捷者逐什一以謀生固多醇謹亦見挑達則士習宜端也往者登爲要地士馬如雲加以海運通道商旅如歸以故黃四門集市之外尤設鄉集四而定稅額歲爲成規今商販寥落矣在冊之例不可遽減而散行稅於居民查雜稅於土産則稅課宜減也他如狐丘銅穴花絨弓面雖非土産而載在上貢昔官此者知其畧思有以補救之而未能予因而誌其畧於篇端倘采風君子覽而念諸則黃之有志可與陳詩等矣

編審均徭序

予調銓於庚戌夏掣得黃都人致賀咸以予得上缺喧闐即門焉及吏胥接見半無完衣供億絶少予以爲扮演伎倆也登車就道不三日皆乞貸資斧于笑而弗應也越翌日果有以絶粒見告者予本寒士囊無餘金不得已減日費以畀之入境百姓攤塞道左饑寒之狀較吏胥更甚涕泗橫流至不忍聞予不知所措矣到任後數日稽查煙火逃亡過半如小杜庄韓戰庄唐家埠等社逃者十之九如逢曲上庄東黃水北梧桐等社逃者十之六七如文基登屯馬停冶基等社逃者十之五其餘逃者十之二三詢其所由皆以丁爲累也夫田賦丁徭雖云並重然先王止有則壤成賦則丁差亦必土著

者矣而黃人稠地狹有以一二畝而納丁者有以一二分而納丁者又有無立錐之地而上丁者甚衆數年以前優免之法濫設致行差之地無幾而倡爲每一丁作五畝地入派嗚呼初以無地而上丁猶可剜肉醫瘡也今以有丁而加地民能白骨起肉哉則輕去其鄉所由然矣予即將一丁五畝之弊革去仍出示招撫給牛種予布粟雖稍還定矣尤有苦者下中之丁每人一丁納銀五錢又加十畝雜費是一丁而三兩不止也夫下中丁不知始於何年撥其由大約彼時在爲官者或因彼民一時之富厚或爲吏者索求之盈詘又或在户頭人等伏怨之報復快一時之意而種毒無窮致成今日流

離之慘也本十一年四月奉文審編予矢之神明不差票拘挨次出牌名百姓於庭日審一二社察其赤貧者去之逃亡者去之年老者換之卽有增益亦不忍盡民力也如人有五子止增一丁至下中之丁不問頂替盡行減去惟登屯一社固軍屯丁重去之則減國課增之則恐流離仍舊籍焉計原額一萬八千二百一十六丁今審編止一萬八千二百二十三丁止增七丁云審完出示於通衢仍留序於簡端予豈以自詡哉亦欲後之君子覧斯冊也而知丁之不可輕加且下中之不可輕上而屯丁之當體恤也雖然予猶有歉焉審編時耳目有限咨訪無術百姓之空丁尚未去盡終爲缺然使黃縣實無浮丁浮地之累繼以富教不能不俟之後日也

送姚瑞石歸渭南序代

仕宦山林孰樂必曰仕宦哉今之隸仕籍者由散秩以至大僚於高朋滿座酒後耳熱而歡然道故則必曰其山林水吾舊時之所游也吾將老焉是山林又樂於仕宦矣及當瓜期已届日夕所冀望者又惟榮秩是期當是時設有人告之曰盍歸休乎則沸然怒而以爲不情是芒鞋竹杖溪水雲壑僅可佐飲席劇談而不可爲實事也青山能得幾人歸唐人豈欺我哉邑尉姚公泣予黃十四年陞遷將遠矣乃决計請歸邑之士民挽留之當道者慰止之而公辭益力將以明春歸里也夫僕隸

儔呼誠不若禽鳥悅耳也拜跪風塵誠不若起居自如也日朝而謁庶事日夕而課巡警誠不若三伏日高北牕一枕也然月俸歲廩與問奴問婢孰勞置身衙署與作伍隴畝孰榮親友相過與門巷羅雀孰快是又不待再計而决矣而公乃毅然言去决無險戀非明進退决義利者能與于斯耶然公之不以官爲家者又非自今也當吾邑庠被災咸議創建規費數千計時公爲鳩理也使因仍其中安知非染指地乎而公周計材木功力白於宰直六百金無糜費無惰工而學宮成禁旅之討寇也公時與前鋒巾夫銅臺金穴子女玉帛發巢之下不可以營私乎公於已獲者謊脫之未獲者招附之俾

脅從輩得沐浩蕩之仁者公之力居多也他如輸輓而士飽民安者又其剩技矣至若保甲乃公之特司也編里查籍勤有咏賞公十四年里無寇盜而未嘗有他求於父老則公之能潔然於居官之日即其翛然於去官之年也且公月必素食十餘日嘗編刻太上諸篇行世今年春以將歸也購古書數十卷歸以教其子孫而於老氏一編尤加意焉公之歸也我知渭南有靈臺山焉宋仁宗曹后之營度也其南上林苑名果奇花二千餘里秦皇之營建也渭水之濱有香山書院白樂天之所游憩也公之歸去將含飴弄孫之暇游泳其中有不辱不殆之陶泳已其所以頤養之道與流福之遐豈有量哉予鄉人極感佩之則樂道之因紀其畧以貽公之鄉人

雜華林隨錄序

余成童時讀書山寺見佛座前裝襍金碧香水供養即法華經也住持具為余道是經為諸經要領嘗有天龍八部人非人等及諸護法伽藍時為擁護凡人非持淨戒敦梵行者弗敢觸也余聞是說已頓覺五體戰慄心神懾伏不敢一披閱也然嘗見諸佛子為十方檀那作懺悔因緣則敲魚演誦竊從旁默觀一二行或一品二品或至四五品嘗見其有真實不虛一語而未嘗及報應墮落等句私揣佛為人天教主當必有身心性命切實話頭指引迷惘當不以報應墮落為第一義也年來征逐浮名羈縻世網亦無暇及此然持淨戒敦梵行二語終為此心束縛即閒有半日閒亦不敢過世尊之前而請問也往年謫戍榆關一身之外更無他累二時茶飯去香積廚無多且僦居近山寺因得究意法華經而誦一周雖獲見全經而其中要領終屬迷惘去成童所見無大差別正如釋家楞嚴經所說見恒河相也及抵南中見珍了大師以二酉之博識窮三藏之竅與卓錫區湖以其中之鄉士大夫文人墨士而為眷屬者出其法華撮要一編及三教法象論余得受而讀之或使衰老之人得法華要未可知也猶憶余戊戌之夏夢自度為僧請問大善知識曰如何是法華旨要師示之以云云其開悟因由大約有如今日然則今之與珍了大師作緣亦夙分與

王氏族譜序 代

余家舊時族譜傳自先世其來歷甚詳余方十四歲即丁亂離先人手澤皆為煨燼其後迫於飢寒偪於盜賊遂逃遁他方雖水木之思日從中來然無暇及也　清興四十年生聚教養稍稍還定伯叔昆季相繼補弟子員雖較之昔年猶云寥寥若晨星然亦云稍有起色矣即思尋訪舊緒而紆之以貽後人而滇黔變起蔓延吾鄉誅求輸輓下同齊民亦安得操三寸管為百世計耶

甲子春得義一弟手書自潼川寄來特索家譜余沒無以應弟以吾弟從六齡十齡轡烟癡雨中扶吾叔父柩踉蹌歸蜀寢苦枕塊重有荊棘開畦之勞手口並作猶苦不給而於此時顧顧念及族譜余實媿遜吾弟矣以吾叔父長材大畧歷落艱險名著當時吾弟趨庭之日其詔語必詳請來書筆墨淋漓其紀述必悲凹憶幼時侍先君燈前月下課藝之暇時及系緒余以童心亦記憶者半遺忘者半其由楚遷蜀也或居宕渠或宅壁州或築巴水亦止記其爲三人而忘其諱其著於宕渠之成進士者某某余能記其名而忘其世次其見於壁州者亦止及九世祖九世而上弗記也不肖不孝之愆何

敢辭哉然至今日余猶能知九世且知爲楚人使不由今日而筆之以告後人將自余而下更歷九世並不知有十八世之祖矣況其遠耶謹以先人之口授及先塋之墓石搜求詳悉以質吾弟貲之吾弟所聞於叔父者其合與否參校詳審纂定成牒以告我王氏子姓焉至於聞見寡陋筆畧荒唐不足以示外人然此固不必示外人者也嘗記甲辰乙巳間知吾叔父之客滇也余將往省叔父貽書云萬里天末談何容易奈何以祖宗付託之身而臨此不測之淵乎嘗誦是書而疑之及滇變起而始服吾叔父之先幾也至云付託兆媿良多然今日得援筆成譜以報吾弟即以報吾叔父即以報吾祖宗也付託之責尚其俟諸

了公語錄序

今有門外漢向主人翁數家珍主人即不呵叱未有不笑其愚誣者而門外漢終刺刺不休若是者何也彼雖未具見地而時有願見珍寶想吾意說之遲久主人當大悲憫不難取衣領珠以相示也余以塵勞中人時與高僧作緣猶憶庚戌辛亥間在海上遇肯師歲得數見見必經宿肯師亦以桑梓故時爲開示至今日來雖深泊江干去住莫必得一超脫世網法不受纏縛未必非肯師之所授也而於蕪邑之東又得見了師師亦吾鄉人卓錫江表法傳藉甚世謂吾蜀爲選佛場豈虛語耶

余雖無學人每見師必欣然教之因得請師語錄而讀之六十老翁意將何求或從此而頓得參解不究竟作門外人則此生之幸也

寶公語錄序

有一比丘法號寶如住於叢林爲諸衆生轉大法輪說無上諦時有行者以僧所說筆記成書名曰語錄因是語錄因見和尚因見法僧因見諸法因見諸佛因見十方一切聖賢因見十方諸衆生海其有未見及不盡見是諸語錄無有是處我今復因作是思惟是諸語錄曰爲法語不知世間盡剎塵刼諸佛菩薩聲聞辟支及阿羅漢並諸聖衆所說偈言及諸經典是一是二有無差

別若云是一師何以說云有二故則非師說復次和尚此諸語錄當未說時如大法螺當其未吹如大法鼓在於未擊如音聲海之所未振如天萎華風未吹落此時諸語在於何所既說語已我師慈憫當為衆生重宣此義云何至今不復有說我願大師垂大慈憫慈憫衆生時為開說譬如盲子不見日月不知日月我師慈憫欲令知聞俾捫鐘磬如日月相其或盲子聞鐘磬聲為日月者當為復說此諸聲音非日非月是諸盲子於諸聲中作無聲想於無聲中作鐘磬想於鐘磬中作日月想心口之間作是思惟思惟之極因知日月云何能知以師慈憫時為說故復次我師惟此海邦皆知有佛其實

知者不食酒肉不近女色而以出家以為佛事修塔建寺粧飾土木焚香禮足一切粧嚴便以為佛如師所說皆未曾有匪云未有云不宜有我願大師以諸所說刊刻流布置諸世間俾諸佛子皆得聞知蜀人李蕃說是語已因作偈言

惟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嗟此海邦人無復有解者
即有能解者如說甜是蜜甜之所以知口口相傳故
師今為解說蜜亦不是甜甜亦不在蜜蜜未入口時
甜於何處著蜜既入口時蜜於何處甜當其無有蜜
云何得說甜我今亦說甜甜仍在何處

通江縣志畧後序

志也者史氏之權輿也史也者志書其濫觴也纂記家乘重視史而輕視志曰史必有史學史才而後有史筆若夫志志郡郡之人為之志邑邑之人為之使必俟班馬而為志將天下無成書余則應之曰志郡郡以志傳志邑邑以志傳使夫人而皆可為志則天下無善志嘗計作志之難大端有八夫神皐奧區蛇龍於以窟宅焉嘉石珍禽奇花異卉所時有也漏遺則閱覽者不取侈靡則拘墟者有辭倸無有按圖索驥製裘鸞鶴者乎則志物產之難高人之足跡名士之題詠山川藉以生色也然絕巘懸崖捫歷可到殘碑斷碣剝蝕難尋倸無有投之畀之不削質筜之竹者乎則志勝覽之難十室之

邑必有忠信三家之邨豈無貞良乃實之所歸名之所去近不能見獎於長吏遠何由蒙旌於九閽驟進而附之簡末亦疑信各半倸無有王通無傳曹娥不名者乎則志士女之難金城湯池固圉惟斯頹垣圮堞守土何恃直書則綢繆必煩父老點綴則補苴難掩見聞倸無有浚洙見譏城漕貽屬者乎則志城垣之難至於巍科高爵山川之靈鍾焉豈功偉畧朝家之重倚焉屬在先達為式後生所宜祀以俎豆光於汗青者也然豈無而冠而翼為糠為秕但以人非董狐筆慚南史倸無有不齒於鄉鄰而濫竽於塾序者乎則志人物之難其在吾鄉近日更有進於此者地既僻猥人尤貧瘠櫛沐未能

適時氣祲因而爲厲徒存參耆之用誰究盧扁之精比來割股肉以療沉疴賣身軀而充膳飯者有焉又緣兵戈横蕩擄掠暴恣固有投巖殞身罵賊捐生者焉而姓名泯沒者苦於無稽名氏顯彰者又阻於無証保無有燐火夜青呻吟霜月者乎則志節孝之難登高作賦臨流詠詩句讀半傳於逸人韻事嘗得之野老然而伏生多以意屬成表蓋時出於傳會東西博訪則充棟可期再四精求則殺青未即槧歲月敝形神保無有夏五遺文魯魚譌字者乎則志藝文之難尤有多金之子勢熱之兒不畏鈇鉞圖存門戶欲飾蹠蹻爲夷齊舉敗類爲貞淑謬傳行賞假之詩歌望秉筆之門而納賂焉且以打油釘鉸之篇求汚邑乘爛套大帽之文希光藝苑保無有乞米貽譏佳傳酬德者乎則志清議之難凡此八者有一於斯已不可爲志而況有兼焉者乎余昔戊申之夏蘄水王父母以修志事見屬維時舊志尚存二三策故老尚有八九人王公喜搜奇訪古必於名勝處近則親往遠則胥史往或榻或鈔裒之製錦亭中遇一事必延集同事商榷校訂其有脫遺亦必虛衷論議而補葺之閱一載已有成書而余以銓次北京王公尋亦陞擢去所輯雖存邑署迫滇黔之亂一切典籍皆爲烏有奚聞志藁之片紙隻字哉乙丑之秋余時廢放歸田適值有修志之舉上之人期會甚嚴邑父母奉法惟謹期以旬日間畢事而邑中同事者寥寥亦惟於史記諸書採摭成卷炊無米而且急就焉其道失不可勝言矣尚敢以言志哉尚敢以言善志哉

雪鴻堂文集卷二

通江李　蕃錫徵著　　　男　鍾峩字校

序

壽周希堯牧伯序

余昔在山左見元戎周公於膠萊治軍旅皆孫吳法時滇閩之猖獗者望風慴息東方藉以無恐又於邸報見掛將軍印周公在汾晉之間整旅渡河叛黨之在秦隴者聞河水聲疑爲公至皆驚悸膽落輸欵納降嗣後平滇功畧周公昆季多焉及余崎嶇歸里乃知守巴陽人稱爲慈父周公者則元戎公之令嗣也竊意公起家華胄彤弓旅矢屬其世物而公復繫妙齡薄書錢穀能周知之乎況巴陽屬刼火屢燒之後烟火寥寥擁詩書者捉襟則露肘負耒耜者啼飢而號寒其能不以寒素而衰禮貌不待呼籲而加體卹乎且州治四際遼濶多荒山莫野從前爲政斯土者坐而莅事已耳其田賦之登縮戶口之虛實能履視而確核乎此皆向者未覩公面而褒公之家聲則爲公重望之而若爲公重難之者也往年丁卯余以家事如巴因得造謁荷公殊禮見公溫雅若素士公退之餘雅有斂衆之好嘗從容諦觀而心折其規模意致之廣遠也及詢巴之人士其爲言者亦人人殊而所言者若合一契因得記述其一二焉公念巴中之利日若袞某也力還學宮念俊民之子弟多放佚也廣立塾師諸生來謁者文藝之外不得私請而其遠近頌視不限於州治之境且近日加糧之檄風聲嚴廹若雷電鬼神之不可當全蜀之民莫不傾耳跂足待所加之輕重決去住矣而公力爲巴民請命於上卒得安堵焉他如清保甲嚴左道庭無留獄訟無濫民又其餘恩矣以

今天子作人之盛文武之才皆出　帝鄉一時綰符綬而寄封疆者將必皆有及人之澤其在宇下者食德生感固亦其宜公絕不以此自多也然余聞之恩及千人者福百世今即以公不輕加糧一事觀之其受登承佑當無算矣况加惠斯文垂意後進其食報寧有涯際哉敢因巴人士躋堂之觴而序言以侑爵

代壽周希堯牧伯序

在昔趙簡子使尹鐸爲晉陽請曰以爲繭絲乎以爲保障乎簡子曰保障哉鐸往爲損其戶口至今稱爲尹者必首鐸余嘗謂晉陽在春秋時雖云多事而井里依然煙火如故鐸之所爲保障者如是乃以行之春秋時則可若下至戰國諠訴盛而名實淆不幾爲欺趙氏而市民譽乎如我希翁周公之守巴則異是往者巴之爲州提封廣而物産饒其富庶爲保屬首自大刼憑陵滄桑變易其寥落亦爲保屬首往年乙丑丙寅之間當事盛衆加糧之令公捧檄而蹙額曰巴民尚可加糧乎維時

使者四出供億煩頓吏之承委者務以嚴刻急公其氣䟽烜赫不啻燎原之勢矣公以計困之請使者周行勘驗示無欺隱而秘令鄉導之民引入束馬懸車之路荒舍而宿併日而炊謂使者曰敝治荒殘君所目覩如此然尚未徧也願以繼日使者難之乃辭因是請於上得仍舊册焉此公之以智而濟其仁也年來旱魃爲虐而已民無流移者公之賜也以萬無可增之戶口而必不令之增視昔之故損其戶口者則公之從容較釋之强項不啻有進焉者乎夫以公生世胄家筮仕爲大夫而公退之暇手不釋卷興至爲詩歌臨摹古帖尤非紈袴家所可及余每樂道之今其月日公之懸弧辰也已人士稱能焉敢以祝辭進

壽登州宋司馬序 代

吾登在大海濱厥風大寒厥山童厥土惟磽确厥民依魚鹽爲生而苦而多貧較吾登與天下美利之區則登爲下下郡然而海嶠日出之鄉蓬萊方壺圓嶠之勝蜃樓海市之奇則又久名於天下昔之人君舍寢成之安臺觀之逸而求長生於茲昔之賢良如蘇文忠來登止五日以不得久留爲恨則是吾登蓋神仙之窟宅而不與塵寰較量美利者也然則官於茲者意必有仙姿道表逸世獨立之才而後能莅于斯乎如我公以卓犖之才起東浙間嘗讀於越紀見若三十六峰若七十二巖若武林西湖之勝因以知浙之人文甲天下也而公風裁言論居然神仙中人其又鍾山水之英者乎猶記予戊亥之間讀書撫入告章疏稱循良惟公記卑異惟公即大原潞汾之宦遊京師者咸稱道神君俾績不輟予心久嚮往之而詎知天造我登使得爲吾登之司馬乎未浹旬而擁熊軾總憲令於吾登乎則吾登爲神仙之窟宅而我公爲仙人之領袖可知也自是而吾登風不苦寒矣公之笑語溫厚八郡挾纊矣吾登山不苦童矣公之樹德務滋四野翔洽矣登之土不苦磽确矣民不憂貧苦矣公之德澤殷流三農社席矣予深爲吾登幸敬因公皇覽之辰而因以侑長生之爵

壽學博張龍孫序

八月十一日予張子誕日也去年黃之人士咸修祝誦禮予雖與子張子知交以歷下之役弗與今年予張子來黃二年矣予之知張子尤深於去年而予爲文又拙於昔日邑之弟子製屏以祝而以致詞屬於予惟今之爲稱頌禱之文者必摭遺文故實稱一官自秦漢以下居是官之尤有聲者節次鈔錄於上使讀者如讀天中記文獻通考諸書而其後則系以達官之姓名不如是則弗貴也予官不遠而聞見寡少亦惟就予張子而言之乎然言其學富二酉落筆成詩齊魯之人士皆知之矣言其擁帳談經多士解頤萊牟之人士皆知之矣

若言其精天官書孫吳法挖娶拔䧺尚平反治則荆楊
秦晉之人皆知之矣夫皆知之予又何以言之張子以
不世之才不獲大用氺居是官固宜有抑鬱不平之氣
見之辭章否則有縕藉自多之色見之翁守即不然而
廣文先生不有歎食不足歌官獨冷者乎而張子不然
予官於是刑名錢穀吏也予張子日相接談說雅遊而
已不他及也召諸生立館下訓禮講藝而已不他及也
猶憶去年積雪之後予登北城樓見滿城炊煙破凍而
張子齋頭凝霖如玉似未舉火者乃予張子惠然來會
且手攜詩一幅猶作推敲狀此其爲人何如耶予之對
郡大夫問廣文治畧也以之課士則有餘以之取束修

則不足郡大夫首肯謂予爲知人則齊魯荆楊秦晉之
人或未盡知之者而予則知之此也敬書之以爲祝至
若盛美之業與處之休恐其近於諛不敢陳也

壽登萊觀察武公序代

考禹貢曰萊夷作牧又曰海濱廣斥即我登萊地志也
不必生長吾地者讀是書而吾鄉曠逖之勢形磽确之
土地燎然楮墨間則吾鄉之民貧財詘不問可知年來
西南用兵廟堂之上日籌餉秣井里之下日慮輓輸予
雖宦遊於外桑梓之情日從中來而知交之來都下者
皆以鄉里安靖見告予叩其所以致是或曰吾鄉在海
澨中非孔道故或曰吾地無奇產無圖索故予笑而不

言所謂載天忘高履地忘厚者吾鄉人非耶夫一方之
休戚視守令而守令則視監臨大法小廉古誌之矣我
武公整飭登萊所以予吾民者良法善政筆不勝記姑
舉一二爲吾鄉人言之如稽查軍餉清完欠而不事比
校之紛擾者則輸納安也如巡查荒歉減賑從而不事
車騎之煩擾者則驛遞安也嚴越訴而庭折羅織之詐
則良民安也即如往者奸民報怨徒控礦詞我武公不
憚艱險冒風露親跋涉親至其地取礦穴而身試之鼓
鑄不效而奸民心折則我武公之造福於登萊者又何
可既也昔宋史謂鮮于侁爲一路福星今又見我武公
矣予嘗以告鄉人適當覽揆之辰因倂書之以爲武公

壽

壽登州宋司馬序代

予自執筆爲文不爲諛詞凡祝誦介禱之文不數作即
有所作亦必賢士大夫及庶民小子皆有流連而不已
予亦若有行乎不得不行者而後作蓋嘗得之毛詩也
毛詩盡善誦者也其祝君子曰遐不黃耇曰德音不已
疑諛詞矣然而本於君子有邦家之基邦家之光之德
則祝也誦也本諸此也藉令當日有爲基爲光之君子
而無南山北山之祝誦吾知當日之士大夫庶民小子
以及爲詩者必有流連於中而行乎不得不行者也今
公莅登有年溫吉慈惠居然素北其官海防也亦如其

代鄉政也非代鄉政也亦如其官海防也吏畏其威民懷其德且東南之士澤詩書之化而不知嚋之賜海濱之民樂魚鹽之利而不知誰之恩將歟休哉有公祖若此非有爲甚爲光之盛德何以致此乎吾聞盛德者享大年不徵諸此乎予雖久宦京華竊向慕之今年冬長至日爲公誕辰將進一爵於公適公屬守令來索文于予以侑觴于亟走筆書之皆予之流連於中而行乎其不得不行也敬以是爲公壽

雪鴻堂文集卷三

通江李　蕃錫徵著　男　鍾峕宇校

記

憶堂記

堂以憶名示不忘也以予性之善忘而顏額以示警也仁和潘子補園見而異之陶丘張子龍緌見而深之吾鄉薛子象九王子昭武見而疑之予笑而弗應也予令黃巳二載明年屬計吏期去留之責予不得而自知也予顧烏可以不記予之成斯堂也旦夕使人詔予曰而不憶嚋昔祖宗之澤乎而不憶嚋昔父師之教乎余爾然起曰敢弗憶而不憶嚋昔饑寒之侵乎今之鶉衣鵠面而來者即而之前身乎而不憶嚋昔去國懷家靡所定處乎今之哀鴻徧野望門投止者即而之繪圖乎而不憶出山之日友朋祖餞乎親識叮嚀乎而不憶家食時邑長之令甲關小民之德怨乎而不憶蜀道萬里丘隴荆榛功令煌煌如履冰履尾乎予皆惶然起謝用是朝之所接夜必憶之私之所念公必憶之蓋以備吾性之弦韋云爾而未巳也予之官於此也或三年於茲或五年於茲或遲之十年於茲予之爲憶爲不憶有限而黃之民或一二人憶之或千百人憶之或億萬人憶之或以予爲可憶而憶或以予不可憶而以不憶爲憶皆以堂是視則予之居於所也又烏可以不憶

文昌祠記

帝君何以稱文昌也考天官書載文昌次斗魁曰天府星似戴筐其曜有六曰大將曰次將曰貴相曰司命曰司中曰司祿大將爲大將軍建威武次將主武事貴相爲太常司文衡司命主人間嗣續司中司賞功進爵司祿司祿秩升降帝君感斗魁精生於蜀之梓潼世稱梓潼帝君者從乎地也帝君於歷代武備文事屢著靈異而於人間之登選舉及無子者禱輒應以爲文昌之精某職司如是故稱文昌帝君者從乎天也乃世之經生家未嘗不瞻類拜跪往往於降生化跡之說多夏蟲之疑其嘗有以詰之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理固然也維嶽降神生甫及申豈詩人之諛詞乎列星降而商鼎調王良生而六廐若訝諸曼倩尚爲歲宿肥遯子陵且爲客星德星陳實長庚青蓮傳紀所載何以稱焉至若絪縕之氣有不可知者如一猶龍氏也爲鬱華爲廣壽見於宓羲祝融之時爲大成爲廣成著於神農軒轅之代以至少昊時而爲隨應顓頊時而爲赤精而務成尹壽眞行錫則此又唐虞夏商之炳曜者也矧帝君本儒行爲士夫其所惇者子臣弟友所言者孝弟忠信試觀內典大洞諸經九十七化書清河內傳救刧靈章莫非五帝三王所爲繼天立極者以開化也而謂上應靈曜世現化身之爲神怪也哉如以爲可疑則以兩目爲日月以一身之鬚髮體肢毛膓觔骨爲星宿五嶽四海者皆是也即有以一身現爲三十二應皆現其身而爲說法者皆是也尤有以一人而具三身十號備八萬四千相好光明遍三千大千世界恒河沙界者皆是也或曰子之言辨矣如吾道何則應之曰一愼獨也而位天地育萬物又曰能盡其性可與天地參非先聖之言歟帝君本儒行爲士夫所重者子臣弟友所言者孝弟忠信亦吾道之至誠耳夫復何疑

文昌祠岣嶁碑記

康熙己酉秋夢帝君授篆一則囑曰子謹識之可以袪厲越異日有遺余以岣嶁石刻者與夢中形象髣髴心竊異之及來黃見長山邸舍有雙鉤碑刻剥落過半取入黃將欲刻於萊山之麓苦無佳石不果後買石於萊陽得一片章采陸離叩之訇然有聲較古碑短寸許於是因所藏二本稍還就刻成欲豎之官衙繼欲豎之學宮皆不能決置之暨甲寅夏黃大旱靡神不舉弗雨余憶帝君在蜀凡有旱澇輒禱禱必應乃嘿祝帝君將爲祠於城西郊期以得雨始事六月果大雨民以耕種至七月又雨乃以七月十三日興工至十月而正殿成越乙卯歲大饑民苦乏食倉谷有限賑弗徧也買地於殿後爲寢殿木植磚石民得市貨以資生而工作力役賴以存活者數千家遂移向刻之岣嶁碑於殿前寤寐中

依稀若帝君居歆者然噫帝君之司桂籍祿術士大夫能言之若其能出旋雨澤粒我蒸民或未之知也予因落成而記於石或曰岣嶁碑能禦風舟行者必載之黃地瀕海春夏之交烈風作祟爲我民憂然則帝君其將福茲土也授符篆也即授禹碑也自是而尸我黃風雨時若祚術求錫帝君惟祐之黃之人士其世修之毋怠

黃尉署記

猶記余往年公車北旋抵漳衛間遥望泰華峰出雲表暨終南諸林壑煙樹滅沒在有無間輒如見吾鄉溪山氣色也又余性極寡合懶以言笑隨人即海內人士頗有交遊而知契絕少惟三秦間公卿大夫以及文人墨

士較有一種直質風味洽人意臆予與秦中山水人物作緣亦不自解即吾鄉同輩亦莫不皆然而亦莫之解也或以爲自金牛通道而秦蜀合匪今斯今也然考楚子滅夔而蜀楚亦合予亦未楚遊然同人先輩不識於楚中山水交好者又何如也予則以爲秦風淳厚其家居者椎魯而慤愿其官四方者樸直而簡易不知者惟泰風太悍予則惟以樸直盡之予今黃渭南姚君先我爲尉十年綽有治才而屈於散秩嘗出其所見以補予之不逮且其性情與予相適計瓜期當在明年予每聚會則必惜相見無幾而深慮繼君之難其人也今年八月予捧檄歷下還署而姚君且輯其二堂其寢室及書舍共十三間予深異之夫人情以官舍爲傳舍即初通仕籍亦莫不因仍苟且計日望代也姚君於順治十七年祇任越明歲而新其大堂重門書吏房易材於山取資於賓已非爲官者可及又非爲邑尉者可及而乃當陞遷指顧之日講塗茨丹雘出裁察之金錢夫誰能之非姚君樸直之至以家事視官疇克辦此落成而予爲記之予嘗見邑之父老爲予言往者山寇爲亂命將東征諸弁慮以民舍匿賊謀火之君泥首爲百姓乞哀今黃東一帶尚在古尾舍者君之力也又賊至覆巢幾不辨玉石君力辯之當路所全活者千數幷使得妻子如故又嘗削其招崗山馬兒山而餘黨悉降其所保全者

又多焉去年予兒輩過渭南館君家見其郎嗣成立諸孫十餘人今其長君已爲江陰簿予大服爲陰德之報亦惟質實人爲能如是又不僅循守之記略已爾也

觀競渡記

江子晴綠談叢中謂楚人競舟弔屈原也晉人寒食傷介推也滇中炳棻食醢痛王褘也夫哀人之死而至原其所以死以世世寄其哀三君子何以得此而三方之人何以不能忘三君子宇宙間豈無忠賢如三君子與被禍之慘如三君子者而痛甚一時久則已焉此固事之不可解者也余嘗浮遊四方至綿上謁昭忠侯祠問土人皆云至今猶寒食而靈石尤嚴山左樓霞傳爲介

予鄉里其寒食亦甚讙余不嘗滇遊而問遊滇者吾友何六吉少侍其尊公官滇中爲余言滇人食生肉醢云近日有自滇來者亦言滇俗上元中必爇大爲炬其光徹天竟夜乃休然皆不能言其故也頃浪跡吳楚中越兩三載見吳人自四月下旬始至午日夜竟乃休楚人則自五月一日始至六日尚有邪許於江上者不夜禁也从求其所以相沿至今者晉人不火禁則介子廟像坌色皺起棲霞則謂歲必雨雹吳楚人謂不競舟則瘟疫火作滇人遇歲除則以醢相餽遺黜染陸離而炳葉僅如中原燈節歌呼游戲達旦而已余嘗綜三事而論之晉人火節與有哀死遺意滇人食生肉則蠻習矣炳葉可仍饗醢焉可也畏雨雹畏瘟疫吾不知始事者將倡爲詭誕以堅人信歟抑果有靈怪爲厲以震驚乃衆歟抑猶爲近之也若乃屈子之忠貞甘赴湘流頓葬魚腹夫且不有其身何有於食豈沾沾於赤豆絲綠與蛟龍相角逐哉特後之君子哀靈修之逑化故假白茅用藉之義與波上下欲起其魂魄而與之爲容與耳楚人泛舟歌鼓交作號呼徹波濤猶存悼輓之意至於吳楚特無賴惡少假此爲衣食地耳問其土人謂市井中以能競舟者爲魁得首事三次則徒黨之中群名大著城邑郡落望風懾伏沿門廼索無敢阻撓者即攫取市物官法莫之禁信聽蠻歌鄙穢汙耳嗟乎以哀國良之故事濫觴一至此耶因是而思天下事大抵創始之初其意非不善其名非不美而一自小人假手則敗壞不可問然後信壞天下者小人也第以其小人之心爲小人之爲使人望而知之其害淺惟以小人之心而託於君子之爲使世之愚夫愚婦震於其名而不敢議欲鼠盛而法紀隳其害有不可勝言者矣觀風者欲救其流失不禁推極言之庶其有聞媿而自革乎風俗之興也行有日矣

石鐘山記

石鐘山山名也山形如覆盤或如覆鐺曷不名曰石盤石鐺而名石鐘爲之說者曰五行之屬金爲貴八音之屬鐘爲尊以鐘名者尊貴之云爾以故居於山之下與夫居人之近是山者皆知爲石鐘亦以山形似之也歲在甲子　今上之二十三年也余自吳歸來見鄉人之避滇亂於是山者告余曰子知石鐘山之下有石鐘否乎山下之下有石穴高可丈許石鐘在焉余乃知昔人之名是山也非以其形似之也聞鳧氏之爲鐘也有銑而石有銑鐘脣之上有于而石有于鐘所擊之處有鼓有舞而石有鼓有舞鍾之柄爲甬衡屬柄者爲旋而石有甬衡有旋鍾之體如是而石如是此石之所以爲鐘而山之所以爲石鐘也余聞是說而異之將以他日往視焉聞旋之上有蟲將觀其以蟲爲飾焉否并觀其鼓

彝之間有所謂蹲然盤龍辟邪否纖觀其爲乳也者亦毋慮有九否共三十六乳否石鐘實不必考其厚薄柞斧也將擬其形之爲大鐘與爲小鐘與爲大而短與爲小而長與而余尚未能往也余因思是山數千百年來以石鐘名者決非浪得名也而人之以形似求之者雖未必盡無當然而淺矣且數千百年間豈無文人墨士以此石鐘著爲詩歌錄入邑乘使邑之士人皆口耳傳之與抑己爲之而不足傳與抑傳之久而中更多故同歸湮沒與然余又悉詢之人山穴中有石壁無斧鑿痕是昔之人固未嘗爲之也余因是重有感矣羊叔子云自有宇宙便有此山昔之人能名之而不能傳之至於

後裔僅知有山而不知所由來余鄉人能見之而不能記之余能聞之而不能即往觀而刻石以記之皆人世之所爲恨事者也他日余將率二三子往嶋山下之人觀之而爲刻於石壁曰某年月日某人來遊且將爲詩歌以貽後人而刻此記於石

雪鴻堂文集卷四

通江李 蕃錫徵著
男 鍾璧鉞紹

論

金縢論

制行而使人信制行而亦使人疑甚矣行豈易言哉即以聖人之材居得爲之地古人之所無而我爲之似不嫌於創而一時同心之人不免疑其擅及猝至於利害之際亦不出一言以明吾之是豈人之重其言而坐觀成敗哉有所疑於中而不敢出也而甚者奕世而下奸人僉士且將襲吾跡而禍天下甚矣行之難也行豈易言哉古無以身請代君死者有之自周公始後之君子

讀金縢之書未嘗不歎公之乃心王室不恤其身效忠之志篤而求全之情淺也然吾以爲周公亞多此金縢之當日者若太公望若召公奭與周公同在三公所謂同功一體者非耶迄於今誦牧野檀車之章江沱汝墳之篇三公蓋首文考時已在右王家云及三監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公及二公同在政府利不利二公應知之而二公不出一言也公之將辟也不告他人而告二公豈不白姬旦之心二公應知之而二公竟不出一言也向使二公者當疑謗初搆之日舉周公仁孝公忠之素激切陳詞以告天子不聽則再請至於三不聽則痛哭而陳之天地祖宗顙以望奭之身保姬旦之

無他否則奉身而退以明引咎分過之誼成王賢君也有不感悟而君臣如故乎又何至斧鈌東山亂交四國也哉及讀金縢之書而後知非二公之不言蓋公有以致之使不言也書曰旣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二公曰我其爲王穆卜是二公之心憂王疾也卽謂請代之說可行公於是時亟宜明以此意告之二公曰殷民未服根本易搖國家可無旦不可無王將告之先王願以身代爲彼二公者同心愛君必將與俱公仍慷慨泣血遜謝二公曰旦丕敏屬在同體誼應請死然不有代者曷致王身不有存者曷輔王國願死易輔國難耳旦請爲其易二公爲其難斯言也先公先王實式憑之二公有不洒泣相信者乎而公乃曰未可以戚我先王則是明謝以勿卜也使公若惟祝禱與調藥石以俟疾之自豫庶可無慚二公矣而乃自以爲功而乃爲壇爲墠而乃植璧秉珪而乃請以身代及其究也乃卜三龜是非穆卜不可而三卜則可穆卜則戚先王三卜獨不戚先王耶誰非臣子一則仁孝可告於先后而一則拜跪弗及於壇墠二公卽聖賢能甘此乎方且有攬權之疑方且有怙寵之懼至於疑謗俱集之日二公想亦徘徊於中而不能決而敢輕出一言也哉卽請代之說吾猶爲公病也彭殤之數在中知猶知之況其在大聖人乎幸也王翼日而瘳耳優假而王疾不起將謂先后之不許代乎將謂請代之不誠乎是周公以聖人而出於巫祝矣卽其請代之辭吾亦爲公危也短長相較在恒情猶難之況其在君臣之間乎幸王瘳而未啓金縢耳假使王覽祝詞將遜材藝之不若乎抑愧於朕德不逮乎是周公以聖人而疑於寡主矣且其以祝詞而藏之金縢尤爲不可吾尤爲公深疑之矣國有大事惟王則卜亦惟王卜緘之金縢卜周爲王而卜者非王也藏之金縢奚爲乎託於必不然之說以冀倖於不可知之數爲一時自以爲功之見留爲他年自解之地是又以聖人而流於知術矣吾讀書而致惜於公之多此金縢一緘也或有聞乎說而笑之者曰是烏知金縢周公之心也成王之悟以金縢也周公之歸以金縢也是烏知噫是其爲效金縢者樹赤幟矣成王之悟以周公之辟東土耳若使周公當日貪重權之不可釋慮衆口之難犯保位固寵日抱金縢一編以進於王曰王其鑒此吾恐成王方疑畏之不暇矣是金縢一祝在周公已不可矣況後之亂臣賊子尤而效之者哉或曰金縢史氏之詞也

陳勝論

陳勝亂天下者也非取天下者也取天下者其志在救民在知人在握算三者勝無一焉勝之言曰苟富貴無相忘是志在富貴矣其謂人曰燕雀豈知鴻鵠之志其以鴻鵠自許而志止鴻鵠矣然在當日隴上之人閧而

興之相傳而史氏記焉若以爲張楚之業兆於一言矣夫以荷畚負耜之夫暵肌鋤汗之日而悠然遠想同業變色卒能奮畎畝執挺竿而致王侯之尊嘻異矣後之讀史者謂與泗上亭長之嘆大丈夫當如是矣者同一英雄語則論者之未審也嘗觀鴻之爲物也二月而北嚮八月而南飛謂之識寒暑則可而非有禦大熱大寒之能至於鴇又其小者也其飛甚捷畫侯者以表的焉然能審固者未有不中之者矣勝也以鴻鵠言志宜乎其不能有爲於天下也其舉兵也先之以魚帛狐鳴之爲也丈夫舉事上卜天時下觀地利中驗人心而沉幾觀變事以集焉方欲布大信於天下而顧疑鬼疑神以欺天下乎至於託扶蘇項燕爲名則又不可之大者也彼扶蘇誠賢者也然於二世則爲兄項燕誠良將也然於二世則爲臣是我方將君父天下而欲天下臣子於我而我先爲謀弟之兄欺君之臣天下之大豈無稱仁祖義之士聞吾說而心非之者乎至於義衆已集亟宜求天下之賢才而用之而乃用蔡賜周文之徒者何也吾謂其時之相當用周市而不宜用蔡賜當時之將宜用張耳陳餘而不可用周文何也周市之狥魏也欲立寗陵君爲王而咎在勝所不得往人將欲王市市不可使者五反而市卒不王咎卒以歸是咎之歸也市歸之也市不負咎而肯負勝乎至於張耳陳餘一時之雄也其才知加勝一等觀其人可以君一國寧不可以相一君故見陳勝之王也所用者如彼故立武臣而相之以見其輔國之材耳或者曰周文者一敗而走曹陽再敗而去澠池才止視日無他伎倆其不可將明甚至蔡賜則上蔡之賢豪間也而謂不可相者何曰吾於其不殺武臣等之家室而知之也爲天下者不患功之不成而患威之不立武臣者是我所南面而策遣之者也其將相是我所簡練而委命之者也一旦倍我而自王武臣則不臣其將帥爲朋惡嚮使當日者陳勝君臣舉此義以告之天地誓之三軍所謂兵以義動者也以三楚之豪傑當新趙之卒旅其有不罪人斯得者乎是誅一武臣而天下之凡爲武臣者懼矣誅武臣之將帥而凡爲武臣之將帥知法矣而韓廣又何敢王燕田儋何得王齊寗陵何自王魏哉不知出此而怵於秦未亡而又樹一秦之語則武臣之計得而天下乃曰陳王無能爲也於是嚮應之士起而瓦解蔡賜之肉尚可食哉則莊賈之办恐亦因緣而起也吾所以讀陳勝之傳而惜其志之不大也而恨其不知人也不握算也雖然勝一耕夫耳奮臂一呼而山東皆應秦雖不亡於勝而卒因勝以亡勝亦可謂丈夫矣

辨

禹穴辨

二十而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闚九疑子長之自敘
所謂足跡半天下也後人不察止以意爲斷若曰上會
稽而探禹穴云爾如吳越春秋謂宛委山有一穴探不
見底謂之禹穴括地志謂山中指宛委山又有一穴深不見
底謂之禹穴史遷云上會稽探禹穴即此穴也而五帝
紀張晏謂禹巡狩至會稽而崩因葬焉上有孔穴民間
云禹入此穴皆誤讀史記而禹穴遂誤在會稽矣今詳
考諸書如左

易林 大禹生石夷之野

正義 禹名文命字密身長九尺二寸西羌之人也

帝王紀 禹以六月六日生於石紐身長九尺二寸西羌之人也

蜀王本紀 禹本汶山郡廣柔縣人也生於石紐括地志茂州汶川縣石紐山在縣西七十三里

華陽國志 大禹生於石紐今夷人共營其地方百里不敢居牧至今猶不敢放六畜

東漢書 戴良字叔鸞汝南人嘗自比若仲尼長東魯大禹生西羌

水經注 禹生於蜀之廣柔縣石紐村

一統志 禹穴在石泉治之北大禹生此

外書 升菴著廣柔隋改汶川今之石泉縣也石紐村今之石鼓山也其山朝暮二時有五色雲氣又有大禹採藥亭在大業山其地藥氣觸人往往不可到

禹穴者禹藏書之所也按正義禹至衡山夢見繡谷男
子自稱元夷蒼水使者卻倚覆釜之山東顧謂禹曰欲
得我山神之書者齋於黃帝之岳巖石之下三月季庚
乃發宛委之山發石得金簡玉字以知水泉之脈及治
水功成乃藏書於所生之地焉按廣輿記會稽之石穴
如臼可知非藏書所也

旱魃辨

黃民遇旱則以里中新喪爲魃刼而誅之惡
俗也予治之次年辛亥大旱予爲此辨以曉
之此風遂熄云

嗟爾民旱甚矣非魃不至此我急欲誅之以紓爾憂然
以新喪當之則不可詩曰旱魃爲虐經無明注及考他
書兆天下之旱者二旱一國者亦二而兆一邑之旱者
四新喪不與焉其狀如狐而有翼音如鴻而名獙獙者
姑逢山中有之石膏水中似鱣而一目音如鷗者女巫
山中有之見則天下旱者也其旱一國者若南方之似
人而目生頂上行如飛者六首兩身似蛇而名肥遺生
於渾夕山者是也其狀如鷄而赤足直冢音如鵠而黃
文白首人面龍身者在鍾山之東也有鳥焉似鵠而人
面雉身而犬尾在崦嵫山也西望幽都有音如牛是鮮
于毋逢山之大蛇也有如蛇而四翼其音如磬是鮮山
之下鮮水之鳴蛇也如是者旱一邑此皆出神異經及
東西南北中諸山經非予之臆說也爾民往察之有一
於此任爾率比閭族黨往誅之毋赦其或仍謂新喪爲
魃者是亂民也惡風也予將執國法以誅之亦無赦

李衛公獻西嶽書辨

按李衛公靖卒於貞觀二十三年年七十九當生於陳高祖宣帝大建四年按本傳大業末爲馬邑丞先是爲殿內直是在隋高祖時已三十三歲是時隋初受命四海無事則所稱社稷凌遲宇宙傾覆奸雄竝逐郡縣土崩其在大業末年乎而是文首句布衣李靖是時又不得爲布衣也又按傳其舅韓擒虎稱之爲可與語孫吳午弘見之謂之王佐材即楊素撫牀謂曰卿終當坐此則冝藥師之抱負可以信於人必可以自信何至問之杳冥之神靈耶且三問而不對以下數言似三家邨牧豎語烏有金方重鎮而妄肆欺辱也耶余實謂藥師必無此文

通江李　蕃錫徵著　　男　鍾峩字校

攷

通江縣志建置攷

禹貢梁州之域春秋巴國地秦巴郡漢巴郡宕渠地晉因之後魏置諾水縣屬萬州隋改始寧屬巴州唐析置通江縣隸巴州又於縣置辟州宋開寶五年省辟州以白石符陽二縣入屬利州興元府巴州清化軍事元初有上通江下通江至元二十年幷其地入曾口尋復置明改舊屬保寧府攷曰通江舊志泯闕故老淪亡欲攷建置非求之史傳何以覩其槩略然自隋唐以前載記不詳如謂邑宕渠矣西漢志扶特之山灊曹之水及入灊徐谷後漢則第曰宕渠有鐵而已至於山水又略而不著三國志載無傳尤爲駕漏僅得於晉志有蜀先主於漢建安之間初置郡九後主增二而已又於梁州下注曰割巴郡之宕渠宣漢漢昌三縣置宕渠郡尋省而巴西郡有宕渠縣亦不明注其爲巴郡之宕渠否沈約劉宋書自云楷備然爲南宕渠者二一隸梁州一隸益州又曰永初郡國有宕渠郡領宕渠宣漢漢與三縣元嘉十六年度益州非此南宕渠也當日既已不確知所在因不明著山水是在沈約於宕渠地已茫然矣而況今日乎粤至蕭齊宕渠之郡五而有東西南北之分宕

渠之縣三而北東郡則闕焉亦無山川界域何得而據
以為証乎舊志及廣輿記一統志皆載後魏諸水縣隷
萬州而魏收魏書僅有南梁州東梁州有巴州注曰郡
縣闕亦無萬州字跡亦不注宕渠字是由魏而上其不
可考也如此洎隋氏混一始見清化軍注舊置巴州縣
曰始寧注曰梁置隷清化軍舊置巴州也又有符陽白
石二縣皆在今縣境內至唐而升為辟州始寧郡武德
貞觀之間析巴州之始寧置縣五通江廣納符陽白石
來巴是一邑也而一州五縣星列於中非唐史記載之
詳今何得而知吾鄉昔日之盛乎五代史辟先隷蜀後
屬於晉至宋開寶五年省辟州白石符陽乾德四年省

盤道歸仁始寧始以通江隷巴州至元初有上通江下
通江二縣以至元二十年并入曾口尋復置志之或詳
或略後之君子將何考據乎更有疑於此三國吳志大
將甘寧本傳云臨江人也而墓在吾邑之盧漁華表巋
然先君曾有詩吊之考班固范曄前後漢志皆與宕渠
俱隷巴郡晉書亦有江州墊江臨江枳四縣宋書亦爾
竊以為臨江亦通江之舊名也但晉宋諸君不詳山川
至齊而竝臨江無傳因不可攷爾

漢和帝分宕渠之東置宣漢分宕渠之北置漢昌

蜀先主割巴郡之宕渠宣漢漢昌三縣立宕渠郡尋
省以縣竝屬巴西郡

舊唐書地里志辟州諸水縣後漢之宣漢縣也梁分
宣漢置始寧縣元魏分始寧置諸水縣武德初分巴
東之始寧置辟州治諸水宋廢辟州以其地入巴州
之曾口通江二縣

元史巴州下唐初改巴州又改清化郡又為巴州宋
領化城難江恩陽曾口上通江下通江元至元二十
年并南江恩陽二縣上下通江二縣入曾口

晉志本梁州地周禮職方氏以梁竝雍漢不立州名
以其地為益州昭烈據蜀割巴郡之宕渠宣漢漢昌
三縣置宕渠郡尋省以縣竝屬巴西郡

後漢志和帝分宕渠之北置宣漢隷巴郡

沈約宋書載南宕渠郡本屬梁州屬縣三元嘉十六
年度屬益州屬縣四而永初郡國有梁州宕渠郡領
縣三無南字今亦不可攷云

蕭子顯南齊書則宕渠又屬西宕渠郡隷益州北元
魏有巴州及南梁州東梁州諸州而無宕渠矣舊志
及一統志皆謂後魏置諸水縣今城西石刻有諸水
縣字則為後魏置無疑而史氏失記意魏收之所考
不精也

宋興元府巴州熙寧五年廢辟州以縣屬巴州通江
下省辟州白石符陽二縣入開寶五年廢

一統志謂隋為巴州始寧縣地考隋史始寧不屬清

化郡其巴州則梁舊也又有符陽白石二縣則三縣
地也
按一統志邑在漢屬巴郡宕渠縣地及考班固漢書
宕渠縣縣有扶特山在西南潛水西南入灊徐曹水
出東北南入灊谷後漢因之
按巴郡秦置也爲三十六郡地之一兩漢因之而宕渠
爲屬縣蜀先主置郡九宕渠與巴東巴西並爲郡而
巴郡不見載於志晉宕渠仍爲縣屬巴西郡巴郡屬
縣四而宕渠不與焉劉宋有南宕渠郡屬縣三屬益
州宕渠郡屬漢又有南宕渠郡屬縣四屬梁州以爲元嘉
十六年度益州又謂齊初郡國梁州有宕渠郡領縣

三與前同而無南宇
王蜀武成三年十月麟見辟州永平三年五月騶虞
見辟山有二鹿隨之
廣輿記漢宕渠地後魏諾水唐通江一統志漢巴郡
宕渠縣地後魏置諾水縣屬萬州隋爲巴州始寧縣
地唐析置通江縣又於縣置辟州宋省辟州以縣屬
巴州元省入曾口縣後復置明仍舊　國朝因之
粵邑之沿革自隋以後稍可考隋以前則以一統志巴
郡宕渠縣地而宕渠之地蔓衍數千里至不可稽矣東
西兩漢皆屬巴州前漢史著山曰扶特水曰潛灊今名
目非故實不可問一也迨乎昭烈有蜀置九郡而割巴

郡之宕渠宣漢漢昌三縣置宕渠郡與巴東巴西並列
爲九二也惟三國吳志甘寧本傳謂寧蜀臨江人東漢
巴郡屬邑有臨號而甘寧之基在邑西小江之盧溪意
者其即巴郡之臨江乎晉地里志巴西郡縣九而有宕
渠巴州縣四而有臨江是邑非宕渠之明徵也劉宋州
郡志有宕渠郡北宕渠郡華陽太守屬邑有宕渠令南
宕渠郡復有宕渠令而巴郡太守有臨江令注舊縣是
又邑爲臨江非宕渠之明徵也

通江縣星野攷

舊志曰古梁州居鶉首之次天文井鬼分野入參七度
按班固天文志觜觽參益州東井輿鬼雍州按東坡指

掌天象分野圖云觜參星曰實沈州曰益州宮曰陰陽
時曰申是益爲實沈之次也井鬼星曰鶉首州曰雍宮
曰巨蟹時曰未是雍爲鶉首之次也而唐史謂觜觽參
伐實沈也自畢十度餘八百四十一杪四之一參七度
終東井十一度爲秦晉其地上應天闕東井輿鬼鶉首
也自東井十二度餘二千一百七十二杪十五太中東
井二十七度終柳六度自漢三輔及北地上郡盡巴蜀
漢中之地古秦梁芮豐邑密庸蜀羌髳之國自漢中東
盡華陽與鶉首相接又謂與元府下金洋鳳與利集壁
巴等二十州爲鶉首由此舊志所以謂爲井鬼分野也
又按二十八宿分野之圖云自畢十二度至井十五度

爲實沈而分注之云益州永興河東河西北路是自井十六度至柳八度爲鶉首而分注之云雍州永興五路及四川似以益與四川分爲二而躔度幾不可攷今按晉志十二次度數及州郡躔次以十二辰配十二野則通江而上如保寧似非井鬼分野也今以觜參井鬼之次言之本圖云益州入參七度廣漢入觜四度越嶲入觜三度蜀郡入參一度犍爲入參三度牂牁入參五度巴郡入參八度漢中入參九度未嘗爲井鬼分也而井鬼爲秦雍州雲中入井一度定襄入井八度上黨入輿鬼二度是井鬼爲秦分而觜參爲蜀川無疑惟以輿地驗之觜參爲魏分魏在三河之間越秦漢而與蜀益同一分野是難以詰辯即入參七度以巴郡漢中之分考之亦微有不合噫人無甘石之學而欲試推步之法其不爲識者所笑乎謹因所見而附於後以俟後之君子

觜參應爲實沈之次其曰鶉首從唐書也

史記正義星經云畢觜參魏之分野益州東井輿鬼秦之分野雍州

說

鏡說

世之稱明者曰如鏡以其姸媸畢照也用照君子能如是是亦足矣然猶有說左右前後者定位也遠近晦明者消長也鏡則以左爲右見前遺後近晰毫髮而遠迷山海借日爲光暗則已焉是亦鏡之短也今有人苟見明而不見晦則譬之者半毀者亦半若舉遠而遺近矚前而昧後長傾君子所不齒矣至若以右爲左以左爲右則莫不以爲喪心病狂者鏡有此四短而人不怨者何與予嘗爲之說矣左右誠易位矣於人之左右者無失焉是亦愈於人之左右不分者矣近而前者照焉遠而後者可勿責也能明而不能晦此鏡之大作用見淵魚不祥鏡其諒歟天下乎但恐以鏡區區小明便欲觀天察地則顛倒世界吾不能爲之解矣雖然鏡其自愛哉保茲清潔善藏其用可也否日與近幸狎必有進膏沐容臭諸物者厠其旁也一爲點污儘費磨拭鏡其自愛哉

奕說

予不知奕年幾五十如其在十二三時乃年來北上每買一局壯旅色於京日客有過而笑之者曰子奚此之爲凡我人之來游者操金錢以游市莫不本所知以求適市有餅與米知其可以療吾饑市有酒與肉知其可以佐吾食知吳綾越錦之美麗吾體以華知燕姬趙女之姸都吾情以怡亦惟深知其所以即以傾囊市之而撫辭如子之於奕也吞碁經乎遇元女乎惟瞀瞀於黑白之途悵悵於勝負之局人皆子唉子奚此之爲余應之曰子弟知夫知奕之奕而不知夫不知奕之奕子或

不知夫不知奕之奕或未知夫不自爲知奕之爲奕也子試觀夫高朋滿座見奕色喜臨枰頩盼嗃不自雄爲無敵及寄談在手思遲下子樹中軍之壘儼棘門之壁嚀知千慮一失先機在彼而挫衄萬狀主者變色而起旁觀因而甲乙夫豈非自爲知奕而不知奕乎若余安於不知奕或有謂余有奕爲不奕余勉起而應之臨余者亦以余不知而不深求亦且因余之所不及而示以其所及告予曰某也可覩余起而覩之某也可綽余從而綽之某也可立可行余從而立而行矣而尤有絶世之技偏寬然予以一路焉使余得縱橫如意而竟余之局余乃得以不能奕而附於奕之林以爲歡于白日又奚在口胄之養情慾之私而營營旦夕也哉客以余言爲是而余以故長蓄夫奕

爲向生字說

向生大成余亡友據古季子存之之長子往昔甲子秋余自吳歸里生方就塾塾中弟子之把筆者其父兄皆以名與字希余余輙應之以去而生亦囑老友代爲之請余以生去表德年尚遠輕加之於禮悖亡友泉下知之豈不笑余不愛人以德耶宜少俟諸然竊念余犬馬之齒已偪崦嵫倘弗如期不能字是於生有負也且字兩字耳吾邑中能文章之宿頗衆而生獨以字囑之余得無以余爲長者而以長者禮我乎生以長者待余而余以衆人待生又於生重有負也余其以長者之言告之乎然而將奚告也將告之以祖若父箕裘待紹乎將告之以劬勞母氏籌火荻畫乎將告之以强嫡怨黨橫口將噬乎抑告之以豪奴悍婢目無弱主乎其告之以先疇舊服見侵受奪莫可誰何乎是皆生身歷之必自知之即不然他人之與生稍戚者必早有爲生言之而余以重陳於生是生以長者待余而余以衆人自待也計余與令祖爲六子社時令祖之長余頗知之性警敏下筆千言立就文士皆頫首焉生之伯父從余爲弟子行亦曉暢條達遇事輙解余曩時深契重之生其念厥紹乎若夫世俗之好爲逸遊爲晏起爲酣歌爲六博爲葉子爲舞文手爲譏彈容爲諧謔不休爲放誕自喜皆自成人以後宜戒之此則余之所以告生者也因字之曰克諧生其勉旃勿以余髦故而弗聽

月課示諸生

四時行百物生乃天理流行發見之實朱註甚明乃諸生謂時物逃天不知眞有所見乎抑以此相戲玩乎某雖愚嘗讀朱註豈頓爾昏瞶至此若以此說相欺則可惡若以此說自命則可憫今將各卷送之學先生處請召諸生立而問之

譬曉禁忌說

黃民屢累凡昏姻大事皆曰我只有三九月或只一五

月或只三七月且云過今年又有幾年豈非可笑之甚古禮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後世以人心不古風俗爲重故改爲男子十六而娶女子十五而嫁此則婚姻之時也夫惟聖賢而後制禮何不守古者三十二十之制而乃爲十六十五之權宜者何哉蓋以時俗澆薄知巧早開及時完聚以順男女之欲以全父母之心且以明禮敎之防也考之周禮仲春會男女又曰霜降逆女氷泮殺(音率)止此婚姻之時也又曰過此則奔者不禁未嘗有姓氏之禁忌也而此說之盛於黃亦嘗溯其源乎考陰陽家海內惟宗正五行自呂才因時會所際而制洪範五行以上元中元下元之甲子分男女之年

月並其生辰而合之合之者所以難之也豈知傳流至今乃舍正五行於不講而偏信其說爾黃深信而從之若蓍龜耶今且以姓氏之禁忌爲爾民言之姓氏之源流邈不可問矣爾今日之姓即爾千百年以上祖宗之姓乎世代之遠有避地而改姓者有避禍而改姓者有養子而冒姓者有立姊妹之子曰甥以爲後而即姓其姓者有立妻兄弟之子曰姪以爲後而即姓其姓者有幹僕利主翁之財産因其無後而冒其姓者諸如此類難以縷指且如爾黃勳有買子又多過繼如本姓王也而過繼與張將忌王姓之年月乎將忌張姓之年月乎如忌王姓之年月與見姓不合或忌張姓之年月又與

本姓不符即幷兩姓而忌之且將遲至一二十年而不得遇吉日良辰者矣即使遇其時矣世事無常或至日而有疾厄之作訟獄之興兵戈反覆之故必且又遲之無期矣人生世上百年者少少壯之年不可再得爲子女計者曷若及十六十五之時而婚娶願畢身事家法兩全無害爲吉且良也章句之儒所見如此願吾民其自今以始毋惑於陰陽家之說而力行之庶風俗因之以勵也康熙歲次乙卯季冬念七日黃令李蕃書

採石說

李子江行抵漢口始知蜀舟不利夏秋乃僦洋船舟褊而隘几案平面之具皆不得攜行雖性頗好書然酬對

不恭弗敢藝也至鄖襄之間兩岸惟荒山江中怪石突出水表日接於目千狀萬態即有米元章亦應接不暇而沙際小石大者如拳小者如豆或黑或白纍纍灘崖間余命童子取數顆置盤盎中稍作清雅觀童子拾至或黑質白章或紅紫相間有文登石之所不及者余呼童子而責之曰異哉子之採石也胡不取其純黑者乎黑爲北方正色也胡不取其純白者有金行之懿美胡不取夫圓者中規胡不取夫方者中矩即不然胡不取夫丰骨稜嶒爲斤斧之所不能制胡不取夫肌膚光潤堅緻之所不能及而乃尚夫此也子取其色乎非天地之正氣將取其文乎又非炳蔚之美觀子第見夫光怪

變幻爲庸夫孺子所驚異而孰知點染蠢拙爲正人君子所不取也哉童子逌然而笑曰嘻先生何世之民與胡所見之不今也吾聞八音成奏則土鼓無聲五味調和則太羹䨱獻未見尚茅茨於雕鏤之日談標鹿於錦繡之秋者而況物以時貴好因俗移文身遊越短後服役固自有見焉非苟而已也先生試觀昭回雲漢天之至文也而人弗知法河嶽流峙地之至文也而人弗知把乃欲以硜硜之性抱金水之實而欲爲人世之奇觀也哉夫衆卿之間地雖僻亦孔道也豈無有抱丘壑之奇瓣撒納秀於㽞灢者乎又豈無有結泉石之幽盟爲漱洗於茲者乎豈無有騷人墨客負山水之清賞而過此都者乎豈無有㘅綸紼之烜赫搜高逸於山巔水湄者乎又豈無有綰符璽之重寄分旬宣於封域者乎此石之黑白分明瞭然如日曾未有過而問焉規折矩旋生成自性曾未有過而問焉是殆自負堅剛之性不能與世推移而棄擲於江干也又孰從而爲之辭如今之所采者謂其無文與而亦若光彩之陸離謂其無用與而亦供達官貴人之解頤取供目前之適亦惟此等而可矣先生又奚此之求多與李子聞之訢然而笑謂童子爲知時因亦聽之而不能爲之辭

包子解

懶菴老人退居鄉里同俗皆好曰包子旨畏以桐葉束以樱櫚充以豚肉并以糁米椒發其罄鹽調澄止納於釜蓺竹箅承之水之去箅限以寸許燎以山薪惟柞是使庖人職之專量火候過熟肉消不及犀飪僅以餘肉封識極厚寘之甑間爲包之胄先嘗旨否餘及老幼若曰未也蒸之其久惟茲桐葉其性柔潔雖乾而脆潤之則貼包藏元味不致分裂所以鄉人致敬賓客細咀大嚼莫不欣悅近漸不古箓竹爲賊肥脂厚膩不能收攝知味君子好行分別而諸鄉人匪此不設客乃過而嘲之佯曰雲上於天易有象焉洽比其隣詩有詠焉若夫雞搜珍錯設席肆筵產窮水陸味極腥鮮八簋庶俎下箸萬錢禮制有嚴不可干也至於歲時伏臘介壽祝眉聯姻續眷湯餅晬兒聚我族黨酌彼泛齊南山蕨嫩北徑筍肥殺糜無禁溪深可漁家藏乾腊歲畜五雞而頭乃片鸞之設喬野如斯哉方其諏吉日備案几飛觴賤覔信使灑埽庭內必恭敬止召客期限哄動井里客之來也草露未晞或躡蹻或拖衣老者扶杖幼者奮袪莫畏道遠咸忍餬飢其既至也主迎於門笑煙浮浮犬號狺狺三揖三讓乃成主賓茶香於甌酒盈於樽莫不整容肅儀嚴敬可師及其侶衆咸集譁聲而揖正位之坐小大咸偪各各坐遷譁笑不一主人色喜謂客至止吾知客者請賓正席諠閧訢訔食已未畢已而末視久陽客興正狂或敘公私或論兵糧或講悦法斎拳登場或

闒葉子混爭刼賞呌號蠭起幾尋戈揚爰有老人多方
勸諭相責以義而咨始去若此者儉以養德朴以還醇
攜者既睦疏者以親雖凶歉而勉勉何文質之彬彬吾
子何不思無懷之世葛天之民而乃流俗之足陳也哉

雪鴻堂文集卷六

通江李　蕃錫徵著　　男　鍾眉　字校

擬

擬公伯寮愬子路語有序

殷芸小說有愬語一篇擬抬野語醜詆先賢肆無忌之談比類盜跖逞譎訕之口有踰蒙莊雖率狂轄於一時恐開狎侮於後起惡言不入於耳先聖曾稱其敎矣不仁加乎其身小子忍述其說乎況季孫奸雄之輩萋菲豈易移情意伯寮口舌如簧詛詐或有徹中不揣固陋敢告友朋

子大夫之任仲由也親之信之職以費故然由能親於桓宗乎夫季孫者誼則昆弟也若公鉏極屬則猶子也尚有蒲圃之謀況其它乎將信之與舊臣等又未必如南氏矣南遺父子世宰費邑富貴福澤不爲不久至於蒯不念厥紹乃有公子慭之㜮則新進者又可知也嘗觀子大夫之臣如仲梁懷如苫夷如林楚如公山不狃等雖曰皆季氏之良往者隷下之戰實二三其心特以陽虎多謀而詐親富不親仁觀其入公宮而取寶玉大弓以去故衆志戢耳然陽虎才足以爲亂今其游魂尚在晉楷閒也今仲由者才則兼人勇冠三軍恒自言志必曰千乘之國乃爲大夫寧能鬱鬱久居此乎設一旦

號於國中引先王制稍周公舊以尊公室為辭數子倡於外仲由應於中則費之為費未可知也子大夫必將曰茲費邑先子季友有定僖之勞而乃有汶陽及費之賜非盟於僖閔詛於五父之衢而有之也由也知德必不負我是不觀文子之世矣文子克相三君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德昭隣國焉猶且有公孫歸父其人也今子大夫忠勤孰與先子勳勞孰與先子而欲倚以為安乎日者子大夫深數世之憂於是有顓臾之伐早朝晏罷將滅此而朝食仲由旅進旅退未聞出一謀獻一策也吾聞食人之食者憂人之憂妾質為臣謀人家國者固如是乎即如費非無事之邑也得一學問深沉之士恐未勝任也而乃使子羔非其樹私人以資頤指與寮也聞之勿謂何傷其禍將長為虺弗摧為蛇將若何子大夫其圖之

擬昭君諫捕畫工書

陛下聽廟謨集羣策册妾為閼氏遠嫁呼韓邪單于不敢自愛改裝就道時維二月爰至塞上雖長安風光日從中來而陛下以西北重任委一女子是沿邊生靈朝廷封疆妾身任之柔情弱緒究將奚補哉故晨征暮宿當明月在天三星窺人啜湎酒操琵琶歌出塞入塞諸曲不覺壯氣滿漢闕矣然妾私心竊有欲陳于陛下者妾幼教姆教箴管之餘頗習書史見皇英贊虞姒姜造周心竊慕之以皇漢之興今已八世而先皇帝圖寫功臣僅博陸侯等十一人克無有脫脂粉而憂社稷者列名其間可謂六宮無顏色矣夫天地精英之氣既鍾于婦人而且鸞臺椒殿遭遇非常不求報稱何為也哉繼家選擇入充下陳與得近至尊可奏微志而衾裯未抱命也何如及陛下命工繪圖私幸進君遺彼墨夫爰求賄賂妾念止此身耳金玉寶璐天子之賜也以陛下之賜賂陛下之臣是委君命也是以不正進也是寵賂章也陛下以法治天下而貨賄之端自宮中始天下後世謂陛下何如主且妾舉生平而盡棄之將安用耶妾所以寧甘自黜而不敢出他塗以進也妾始實恨之既而為陛下幸之幸之惟何幸其技止此耳非選建賢能進退百官者也非典刑獄之司也非委以牧養斯民之任也非治兵旅專征伐之將也浸假而使為丞相則偏培戶口者上考而渤海潁川之良將見掮矣浸假而使為御史大夫則三章之法必亂而殺人及盜必不抵罪矣浸假而使為二千石則政由之不平訟由之不理怨息愁嘆之聲作矣浸假而使為三輔內史則被延燒若加罪而流殍載道必不問矣浸假而使為大將軍則軍士之賞賜皆飽囊橐而幕南金城之績難奏矣如此者誠願天啟聖聰察奸狀而戮之以其頭懸之藁街以為為人臣奉天子之命而黷貨枉法者戒而今則可以已矣

比者傳聞陛下將收長安畫工與衆共棄妾願陛下惜
此舉動也陛下憐士女之蒙瘢懲工人之罔上殲彼醜
類投畀豺虎非市私也以明罰也然天下之人難門到
户説而況遠方之人乎竊慮陛辭之日伏見陛下咨嗟
再四意旨徊翔左右宫人俱各驚動使妾哀控天顔亦
可中止而妾不敢且不忍何也今諸工誠不足以污斧
鉞而陛下誅之究也妾馬不回工命亦委彼殊方遠臣
將謂天子有恨心而怒移於賤士則妾之所大不安也
且單于慕化之誠陛下已許之矣而復云云是妾為一
身而貽吾君以好色失信之譏也罪莫大焉詬莫甚焉
今妾已矣非漢宫人矣乃殺此輩以逮謗議乎妾所以
願陛下惜此舉動也妾今者報荅無地惟願適彼賢王
朝夕納誨以無貽帝命羞是妾有衛青霍去病之績而
無費勞有陳湯甘延壽之功而非矯制使卿士大夫得
安於夙夜在公之節武夫謀士無枕鼓刁斗之驚丁男
釋于無供億煩頓之苦邊圻亭障無烽警烟息之虞千
秋萬世知漢家有靖邊之女子則妾心可以自慰而亦
所以報陛下者也猶有請者漢家故事於戚屬最厚而
待功臣不薄妾已去宫掖不敢妄冀惟父母音容久隔
今復永離不願生女之嘆想已久矣倘因和戎成勞優
以恩例非直妾也以勵後人則妾有生之日皆天漢之
年也至畫工等乞陛下宥之凡為人臣奉命而營私撓
法者不有人禍必有天刑多行不義將自斃古人不欺
也惟陛下姑宥之

擬蔡謨移王導書

茂弘足下前者九錫之説固屬詭浪本為貫録而足下
似畏盡言若曰中朝人望不容他人竊見底裏耳及昨
又見足下慕天席地妓樂滿前竊謂偶然諮之左右實
為泛嘗謨竊疑之以足下之為重於本朝也先帝嘗謂
足下曰卿吾之蕭何也足下既為上下所倚重非所為
報稱者自不可輕往者阜陵之役加大司馬假黄鉞與
數也至江陵覲餞焉隆恩也竊以足下當奬率三軍北
定中原以紓天子憂矣夫何敵人方擻亂而旂靡而足
下乃卷甲言旋竟不敢隻馬渡江者何為也他如襄陽
之冠敵人兵士大疫議者謂其間可乘而足下乃慕不
扼人于險之説而令其飽颺以去芍陂之賊淫雨三月
此只欲滅寇之時也御枚乘之如摧枯耳而足下竟失
事機使國威不中强寇日滋足下念之可樂耶否耶設
使不能攘外而能安内猶可慰人望也大江之南浮競
成俗尤而效之甚於虚無往時陳覩曾力請之而足下
不從是足下不知正風俗矣下敦擁兵而不赴難鄙默
之擅殺為無君誰秉國成召而戮之上也聲罪致討次
也夫何充耳褎如遲養時賊貽笑於君子是足下不能
明國法矣蕪峻之稔張微之反不微亦反微之反速而

禍小不徵反遲而禍大庾元規力主徵而足下不之止豈非以元規之徵爲是乎柰何備禦無策使之輕至闕下也王處仲非足下之昆弟乎包藏禍心竊窺神器路人皆知之豈足下獨不覺耶陽爲詣臺待罪之行陰懷富貴與共之私未可知也不然者若周若戴固有晉之良也三問而三不答卒使善人罹禍而負此良友耶且也江左之人士皆以夷吾望足下足下亦以夷吾自待則當如管氏之知大義矣他日足下謂人曰大將軍此舉義同桓文亂臣也而具官以稱之是桓文王敦將幽厲先帝矣足下之衷曲恐可以欺天下而不可欺後世誠恐足下世族之重名位之高使識者謟足下與容頭過身者等思及此撼願足下稍輟笙歌旦夕憂惶而爲晚節之修也望之

傳

李雄飛傳

李雄飛字關仙蜀人鼎革時爲陳德門下客德以武功起家總大鎮好客養士雄飛往依之雄飛美丰神善談論博學多能德門下食客嘗數百人乃於雄飛獨賓禮之稱先生資給頗厚一日讌所部將士酒酣曰我輩張弓挺刃縱橫疆場雖倅叨秩祿未嘗不以絳灌無文爲恥然而隙駒將邁矣吾有諸子嘗恨其癡頑不諳筆札今四方屬平定尚欲株守長槍大戟以邀尺寸豈可得乎諸君各有子弟春秋頗富盍各督之使學乎僉曰固願之而未得也曰幕中李先生吾聞其績學有年素知名吾將命兒輩師之諸君有同志者其以子弟來附僉曰敬受命於是各遣子弟執贄受學雄飛故文士在軍中久無所見長每聞戰鬪聲輒惶駭惕息面如土色今聞其以教授子弟是乃所爲輕車熟路也數月後軍中子弟皆恂恂然士矣諸將佐甚喜會江南有叛者德移師往平之獲女子某氏國色也諸將佐各有私冀然弗敢專上之德德見其丰姿出世氣度嫻雅深憐之亟命送之母所軍中以德爲權辭殆將自有也踰月德集門下將佐謂之曰前所獲女子吾意其必嫻女紅故寘之老母側俟量配軍士未偶者今者老母謂吾此女不習紉縫將焉寘之吾思此無用人當擇無用者偶之諸君意云何皆起請曰願聽命曰軍中所謂無用者孰如李先生乎僉曰信善於是豐其資粧而遣之諸將佐皆執賀焉後雄飛登鄉薦守蒲州此女封宜人云

賦

麂筆賦

客有誦蔡氏筆賦於李子者曰伯喈之賦盡致矣乎未也應之曰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辭勝事則賦事勝詞則經乃若緣物起思因感有文而原霜毫之所生能定衆於乾坤倅陰陽之秘密紀帝王之德勳

羅百代述六經彰幽眇叶神明旣剛而柔故代嵩以嶄
圓和正直規矩是程上元下黄天地是形蔡氏筆賦其
止於斯乎循不思轉徙朔方兇鉗輸作長謝鄉土廿此
流落豈我躬之不淑抑文致之寵絡耶方其單思經籍
韞櫝與墳安貧樂賤與世無營沉精重淵抗志高冥包
括無外綜析無形固將拔萃出羣揚芳飛文登天庭敘
彝倫掃穢慝清埃塵連光鋭於白日爝炎氣於景倫也
夫何蜺墮雞化召對金商更衣不密纍起阜囊竊視者
曹節從隙倡於程璜因女夫之嫌恨駕請託以飛殃旣
而倘壽詰狀上書陳辭姻族豈申助之黨宛奇非結恨
之鄉應對奚異愚戇非常固宜吐詞而城隕恨雪而隕
霜萃致詞違衛尉抱章飲章衰老並坐異論否臧肆仇
怨以羅織坐不敬以摧傷幾致棄市賴有呂强家屬並
徙五原安陽雖奄人之毒螫實毛穎之鼓揚也嗚呼管
城公之感乃轉而自戕也哉營營青蠅夭夭紅紫亡是
子虛文士有託之以著辭貝錦南箕法吏乃假之以非
訾嗚乎狡兔可馴木亦連理而七事之陳無以回崇德
之聽十意之才僅得載東觀之紙是知可以别烈火之
桐而不能移王處之議明足以察螳螂之幾而不能拯
陽球之喜是毛穎先生之出於士人之手者可勝指哉

通江李　蕃錫徵著　　男　鍾璧字校

疏

募修雞子頂真武廟疏

余生雞子頂下七十年足跡未嘗至山頂而山之神異
則稔悉之記當年每自二月初東北郡縣丁男婦女絡
繹而來至秋盡稍止每至歲三月香火尤盛相傳爲神
誕於三月三日也神號無量佛宋真宗更爲真武封爲
帝則兼釋道兩成名余讀書少不識神誕育何自世俗
相傳爲南北五代閒王太子出家蹤跡與雪山老子同
噫真耶僞耶其出於傳會耶及按廣輿記武當山下有
磨針溪蓋真武學道未成生退轉心遇觀音示現爲磨
針姥真武始堅志入山而道以成其披髮伏劍又爲觀
音示像云其或然與然小說家又謂神屬青池長者夫
人■夢吞日光而娠生於隋開皇元年甲辰之三月三
日入清冷山修道清冷即武當其一地與未考也又紀
龍漢元年有天關地軸之妖即龜蛇者神敗之於翠龍
山冠履俱喪故披髮跣足然與否與是又未可知也余
考之則無龍漢紀年則茲其野說與然神之著靈於先
朝成英二廟固爲顯爍其在茲山士女之弗燕于禱輒
應又嘗見有神訓行世則神非他淫祠等可知也甲寅
乙卯滇人煽亂鎮兵依廟爲擁弗戒於火而化爲灰燼

人或疑之謂神之靈弗自庇余去年在江上問航海野
老告我以普陀山久為火災大抵
大清御世百物一新凡茲百神罔莫不震瑩而亦新其
居宇也或府首其事路寢廊廡俱各就緒而肖像尚未
遍募化主來告將往閩蒼之間丐有力者終厥功余謂
之曰子行矣嘉陵道上襆襆而擁厚實者皆游吾邑者
也皆稔知是山之神異者也況汝之持短疏而營建若
寺若橋又皆知之而信之者也子行矣應各捐厥貲而
成其事

一贊

叅禪贊

觀音服吼普賢騎象凡説神變皆是虛妄予謂乘而上
者為菩薩乘而下者為業障噫嘻即吾儒幾希之楊棣

十八羅漢贊

蘇子瞻王元美皆有羅漢贊予何人斯乃續
貂耶客中無事聊以自娛隨手書來不覺滿
紙因亟付刻珠玉在側之誚所不恤也

第一賓度羅跋囉墮尊者

法在何處以何法護請問尊者歷刼幾度傾耳聽馬尊
者無言清風在樹明月在天

第二迦諾迦代蹉尊者

以老住世以笑説法以笑而老不記庚甲大千世界僅
多可憎尊者於此作無事人

第三迦諾迦跋梨隨闍尊者

又不升堂又不集衆橫拂豎眉將成何用佛不在言默
亦非叅笑對梅花豎指者三

第四蘇頻陀尊者

所誦何經是幾句句字若干亦復何義仰眉睜眼舉
拂一掃欲往從之空山鳴鳥

第五諾距羅尊者

童子雖慧手屬他有背癢他搔仍煩我口歷刼多少搔
猶未了汝手不閑吾師空老

第六跋陀羅尊者

其龐可畏其神可親請觀大士已落二乘大士及佛相
好無二諸佛子等速展坐具

第七迦理迦尊者

佛住山時猜疑如故磨刀捉鏟非見佛處而諸大衆競
學圓頂在圓頂乎珠藏衣領

第八代闍羅弗多尊者

結跏端坐閉目亦可而復誦經吾已喪我口無字句乎
不披緇妙法如是證之行間

第九戒博迦尊者

世間衆生終日勞擾校計壽量無時是了大士亦爾數
刼數經我知之矣從數入門

第十半託迦尊者

注視不已豈有疑義我聞佛旨不立文字雲生山頭水流澗下師性從之儘多道者

第十一羅怙羅尊者

以勇猛力運精進心示威喜相爲護法身是諸邪魔陷入可憫請容皈依以廣慈隱

第十二那伽犀那尊者

汲引衆生大慈無二屈節卑躬未免多事自作自修自救頭然隨來隨去飽飯穩眠

第十三因揭陀尊者

珠以念佛佛不在口杖以警衆衆不應手大師慈憫絶貪嗔癡撒珠拋杖法於何施

第十四伐那婆斯尊者

晨昏鐘鼓二時茶飯即此是佛莫當閑漢尋味於水問色於月雪灑松梢琴音清絶

第十五阿氏多尊者

色界衆生難喻無色現身度人可黑可白依稀見之須認仔細一片白雲過前山去

第十六注半託迦尊者

八萬四千的有真詮愚盲無知只信口宣我師誘人不偈不經舉頭西望紅日東升

第十七慶友尊者

口唾甚甘唾出則穢而詡言詮不落二義怒目撇眉跕定腳根不使狐禪誤却兒孫

第十八賓頭盧尊者

一部虬鬚橫挑錫杖不住林間不臥山上爲衆生故東奔西馳夜來燕坐月淡星稀

予不知文如何作贊贊他猶可況阿羅漢我與羅漢身無有二羅漢視佛想亦如是蒼樹蔥雲碧澗澄水箇中消息惟我與爾癸亥八月吉旦蚤起偶然書此

準提菩薩贊

佛空諸有菩薩不然隨衆生願而各足焉竊疑佛母不同一源蓋將以有求必應者堅衆生之心而以所求皆應者見佛道之全庶幾乎歷衆境而信心以皈依於西天

藥師佛經贊

大願十二衆又如是云何眷屬七千悉具爲數不多亦復不少總總林林衆生顛倒盡虛空界不見一人告諸佛子反求諸身

多心經贊

因經求心認賊作子以心求經騎驢覓驢即心即經非經非心誰道佛說在王舍城

楞嚴經贊

非與非也予一以貫我謂楞嚴應如是觀佛說三藏道

言九千求諸高閘自有真傳

金剛經贊

要將四言統於一句如何此經分三十二合既非合分
亦不分夜靜焚香貯月於甋

題米藩心經石刻

朱子筆墨妙天下忽爾興到書般若筆間應有般若在
良工鐫刻流傳者募刻知是千鶴張楷間猶是舊鋒鋩
至今時作風雨聲當年落紙應非常學人看經不看字
亦有愛字不知經如今展掛在高齋是經是字一間君

魁星贊

其丑甚矣其形似鬼高舉其筆雄視文壁非由爾勝之
若屈即由爾敗之多紫然則滔滔者斗量之不盡也慎
毋作我輩之儔侶

布袋和尚贊

呼彌勒世尊光肚漢大法身坐不跏趺笑不出聲又不
是參禪又不是誦經不管婆娑世界只等當來下生好
打開這條布袋莫悞了後代兒孫

鍾馗贊

咦先生胡不喜怒嚴衝冠好食鬼茫茫大地鬼何多湧
無分別何取此若夫生無益于時死無名于世既不足
動先生之怒而言清行濁者方且豺虎所不食奚以辱
先生之齒噫嘻我知之矣惟食夫其形則人其心則鬼
欺上罔下弄國憲而逋天誅之子歟

布袋和尚又贊

曾見擔着布袋行又見抱看布袋坐此布隨身幾多年
如何不見布袋破願將此布作衣屢給與大千寒乞子
大地溫煖無怨嗟和尚於時眞歡喜

牛肝馬肺峽贊

某人某人可誅者心我欲拔劍已半不存牛肝馬肺爾
肺肝是我惡馬牛匪闘峽內應以巨觥注酒長劍膾割
而啖之

頌

十八羅漢頌

不儒不釋不齊不輩身心從何處着落非無
勇猛心幾回舉慧刀不知下手處則勞勞營
營頗可慚悔因見東坡先生有十八羅漢頌
步而頌之

第一尊者結跏正坐蠻奴側立有鬼使者稽顙
於前侍者取其書通之頌曰

洪鐘在縣香泉在井弗考弗汲自爾清冷譬彼燼然孰
是棄薪無人我相惘此修行

第二尊者合掌趺坐蠻奴捧槓於前老人發之
中有瑠璃器貯舍利十數頌曰

是中消息說來已非竟以秘藏越增狐疑幸大慈悲代

佛指示花影水色雲形月意
第三尊者扶烏木養和正坐有白木猿獻果侍
者執盤受之頌曰
平等觀世物無可棄而況殷勤能捨所嗜隨侍多年此
界已叅行方便決引入寶境
第四尊者側坐屈三指答胡人之問下有蠻奴
捧函童子戲捕龜者頌曰
莫被三迷須知不二既已忘言云何多枝或瓝正眼或
游象外皆具種知遍大千界
第五尊者臨瀾濤抱膝而坐神女出水中蠻奴
受其書頌曰
風波世界前無咎焉出險何能妙不可言是無上諦是
人間世直從塵上剖第一義
第六尊者右手支頤左手拊稺獅子顧視侍者
擇爪而剳之頌曰
以清靜心消猛悍氣從圓圝中觀分別意力由養全誠
在物先我觀尊者予欲無言
第七尊者臨水側坐有龍出焉吐珠其手中胡
人持短錫杖蠻奴捧鉢而立頌曰
無所事事自然降伏而諸學人修持磔磔瞻彼光相屬
此根器雖而角者應不飛去
第八尊者并膝而坐加肘其上侍者汲水過前

有神人湧出于地捧盤獻寶頌曰
極諸神變是名爲幻雖幻中人能不驚嘆維我尊者一
塵不惹匿帽上慢聽其自捨
第九尊者食已襆鉢持數珠誦咒而坐下有童
構火具茶又有埋筩注水蓮池中者頌曰
匪勤課誦云消此供烹茶澆花不同無用竿頭百尺丹
梯千級究竟若何日用飲食
第十尊者執經正坐有仙人侍女焚香于前頌
曰
此一卷經是何利益飛仙玉女赴感而至蒲團落處便
是道場休看容易這一辦香
第十一尊者趺坐焚香侍者拱手胡人捧函而
立頌曰
以香說法千聖未有得意之訣原不在口奈二乘人只
覓牙後試問祖師在文字否
第十二尊者正坐入定枯木中其神騰出於上
有大蟒出其下頌曰
大阿羅漢尚有茲險我見蒲團使我喪膽神耶蟒耶只
此剎那慎旃慎旃誰是禪和
第十三尊者倚杖垂足側坐侍者捧函而立有
虎過前有童子怖匿而竊窺之頌曰
我自安閒汝自顛倒彼狻童兮亦怖亦藐以威猛力攝

鐅烈性月禮尊者是皈依竟

第十四尊者持鈴杵正坐誦咒侍者整衣于右

胡人橫短錫跪坐於左有虬一角若仰訴者

頌曰

咒是何品誦已幾遍鈴杵衣錫不相爲掩我說無法爾

身有口此微妙音作獅子吼

第十五尊者鬚眉皆白袖手趺坐胡人拜伏於

前蠻奴手持拄杖侍者合掌而立頌曰

爲衆生故龎眉皓首老不足惜憫此三有拱手擎拳雖

在眼前汝意云何當面錯過

第十六尊者橫如意趺坐下有童子發香侍者

注水花盆中頌曰

意無不如是名如意莫將此訣認作玩器爐煙自繞盆

花自紅誰指示爾色不異空

第十七尊者臨水側坐仰觀飛鶴其一既下集

矣侍者以手拊之有童子提竹籃取果實投

水中頌曰

活活潑潑眼前皆是從無定中得有定味學無學人或

悟或否得象忘言悉空諸有

第十八尊者植拂支頤瞪目而坐下有二童子

破石榴以獻頌曰

最誤兒孫是此禪坐尊者復然甚麼功課已無可說亦

不必說囫圇欖闍請君細齧

昔在蕪湖留贊尊者譬如空花散云般若今復作頌

大阿羅漢如陟景山中途而嘆所嘆維何竟日奔波

試問西來豈阿彌陀

銘

研銘

物至於石可謂頑極礱而礪焉方嚴正直且可置於文

章之林而跡乎聖賢之域然則切磋琢磨之不可少吾

於此而知朋友之益

雪鴻堂文集卷八

通江李　蕃錫徵著

跋　　　　　　　　　　　男　鍾峩字校

黄志跋

志之修也不其難哉志邑志也修志者邑令也邑令以東西南北之人而爲邑宰按簿書循憲法堂以下尤昧目焉欲取窮鄉僻壤之事與數十百里之人而盡論定之已難矣而况責之以千百年開城邑之沿革陵谷之變遷日月之薄蝕星紀之隱現人士之或貞或否物產之孰盈孰詘而周知之不其難哉雖然取城邑陵谷日月星紀人士物產而紀載之尤不難取城邑陵谷日月星紀人士物產而紀載之屹然成書使下無妍惡畸吡之譏而上可備國史之採擬士大夫誦服其文章閭里蒸變其風俗惟志是賴則志不其難也耶然而官此者牒訴倥傯應酬紛沓勢難洗硯焚香乢櫛字句又必借一邑之鄉士大夫與文人墨士各出聞見以成其書書成之日則曰某邑志某縣令修其書之成與否攘盛名遺口實邑令聲聞是賴焉則志之修也不又其難哉予生長西蜀見聞寡昧自擱筆爲文亦思學吾家光畝千古以不愧父師而饑寒迫促使筆墨緣艱及勉而入仕又欲作世間可傳之事一二稍補未逮而撫字有心又被催科牽住二年來雖招流移惘流亡而斗粟尺布果能當慰止乎羸牛孱犢豈能遏敵滄乎單騎而察隱弊無坐照之明也敢告勤乎比戶而清中下之丁皆令甲所當然也敢爲功乎他如除赤丁之浮費免吏胥之贄腆禁村差之煽害父老嘖嘖矣予則以爲

聖天子在上百僚震肅桔槔燔火夫復何渊予竊退食自悼初不能進取以成名復不能爲吏以免俗每誦殷綮罪峴山數語不覺黯然自失輒欲掛冠歸去幸

朝廷有修志之令而黄志久不纂修予不覺慨然曰其借此稍畢予乎於是掃榻長跪延邑之紳士計日成書夫東海文章久重宇内予得竊其名曰黄邑志蜀人李蕃修幸矣幸矣書成予得觀之而沿革疆里日月星紀人士物產燦然如指諸掌且其倫次居然古史予得與修志之役而免俗吏之譏不亦此生不可少之事而大愉快也哉

書丁公語錄後

余先得丁公詩錄其警句頗多膾炙人口如蝤蠐磯云三峽曾經無過此憑誰拔劍息風威夜泊曹港云拄杖開門尋竹屋燃燈促膝問芝山舊縣云漁收蘇網沽新釀客繫孤舟捺敝韉渡江云排空鴈字沉寒影結隊魚書暗逐人夜抵襄安云谷口高呼龍遠吠山腰暫竚月初斜雜華落成云銀塘路轉依高柳碧檻牕標問古梅冬日云繞屋綠雲添野色推牕黄葉坐高流除夕云燈

火依人寒夜靜梅花繞屋暗香敷新正云塵靜霜雲初日上林疎烟瘦野梅開仲春云裂玉氷消魚躍拂雲天淨鷹和鳴再遊白鶴云幽草乍開含宿雨異藤欲折拂輕梅置之賈島貫休間無以辨也又見其次中峰百詠梅詩不作道人語居然唐以前詠梅諸作非宋之唐哭梅花者可及也今年仲夏丱關乃見丁公語錄余讀之不解大意云何然天光雲影雖非捉摸可得而滿眼空則自不可掩又何必於文字間尋討也抑聞之印川者只一月而酌泉者止一杓若其探本會元雖不沾沾於文字而空明洞徹觸處透露余仍不離文字以彷彿丁公之一斑焉澤骨兩疏沉摯痛快筆墨淋漓而部伍整暇直得古人之神非徒襲其貌而已所謂不了人不得作了語而了人不得作不了語者也然則其所以爲語錄者余將於詩句而遇之於偈頌而遇之於小參諸演說而遇之請誦丁公詩曰黃頭不識游人意指手頻呼幾叩船逆山老人跋

書祝枝山眞蹟後

羅漢尊極多詭異而長眉尊者尤奇特竊謂一切世間無此像好往年旅寓蕪湖見珍丁上人眉幾二寸餘時年已七十有五而齒牙無恙抱杖游行及叩其底蘊除內典而外余所讀書皆上人所熟上人所讀書多余所未見者吳中如陳去非錢牧齋兩先生皆拜服之所至可知已所著有梅花百詠及雜華林諸集余曾有句云我媿非韓子師眞是大顛蓋道實也後相約歸蜀不果以所藏枝山帖貽季子鍾肖字之眞僞自有辨之者而上人爲吾鄉人姑記其畧云上人蜀之溫江人俗姓董時康熙壬申正月穀旦七十一懶叟書

題屈翁山二南草後

春教諸詩字比句櫛聲聲琳瑯而嚴毖之思見於筆端至於昆明集大踏步而行似信手拈來有湧泉波起之致但涉之易出未免爲西崑體之流矣歸來吟頗極沉摯其得於山水之助耶若不含故園當面印可

讀莊子跋

世間合有此一種理特需其人以發之只如列子一書原本於易而就乾道變化四字推演成編便至化生生化亦至不生不化亦至於未嘗生未嘗化便爲釋迦老子之先覺余嘗謂漢明不遣使西域佛家已在中國特以彤緇家賤近貴遠故反謂列禦寇爲似釋家語豈不可笑耶比如南華老人著書爲內篇爲外篇爲雜篇而近世學者謂本老氏之旨而爲寓言巵言以痛發之且有爲高其說者曰讀莊子止內篇而畢故譚友夏評莊子於七篇之後伸眉放手作大解語意亦以內篇盡莊子夫外雜篇固有不能合轍者然不過讓王盜跖說劍等篇已耳其他固未嘗讓於內篇也余以爲不盡全書

無以見莊子之妙不熟外雜篇無以知內篇之精而莊子則自成莊子非衣鉢老氏猶之乎列氏之先佛教云爾故曰世間合有此理需其人以發之也或疑余言試誦觀莊子之自序

書碧雲騢後

按梅堯臣聖俞生平著作孫子十三篇注唐載記二十六卷毛詩小傳二十六卷宛陵集四十卷未聞有碧雲騢之名則此書僞作無疑及考張貴妃傳妃父未嘗爲泊客惟妃伯父堯佐仕於蜀驟除宣徽節度景靈羣牧四使時文彥博爲相彥博又先守蜀故唐子方等以疑而極言之耳子方既英州時梅堯臣李師中各爲詩以送之故借梅臣名而撰是書與

書魯公多寶佛塔碑

人可不自愛耶是軸乃唐西京千佛寺多寶佛塔碑文也岑勛撰顏眞卿書余謂魯公傾倒張顛筆法長史筆力遒勁魯公筆墨後世稱之曰顏筋亦以其方嚴端楷也余嘗見刻略涉肥重肉多而世皆寶惜珍藏之余見聖教序半本右軍而覽者以有許敬宗名而不之貴往年余友自廣中歸攜有黨碑宋書與宋名手亦以繫名蔡京而棄之嗚乎人可不自愛耶若徒工乎字而名如許蔡亦何足多康熙癸酉正月十八日

書陸羽茶經後

吾鄉以茶謀生富家翁歲入萬觔其次數千觔其次數百觔所謂雨前茶者惡其傷植弗取也即有取者但以爲易白金入甕求其細煮一杯若將有性命之憂大抵所日用者葉大於掌枝可燃薪遑取茶經而讀之耶然烹茗啜荈固一雅事而瑣瑣營辦不免費時日此書若遇秦皇當付之一炬未爲不幸矣

跋宣和畫譜御製序後

宋何時也完顏阿骨打眈眈虎視飲馬洛陽非一日矣使徽宗長慮卻顧以圖畫之精潛心禦侮亦何至魂銷紫塞淚灑冰天也哉觀序中云玉關沉柝邊隧不煙道其實耶徽詞耶

題四川名山勝槩跋

余十年去蜀不見家山水三遊歷下又無暇於千佛山明湖趵突諸勝而遊之往去俱苦將若何乃坊間有鬻是書者因購而當臥遊焉而益帙則全繫吾蜀蜀勝雖不盡於此而讀此則幾乎還蜀矣他年求乘南旋視此當爲一噱

書李鼎祚周易集解序後

按本序其王氏略例得失相參仍附經末式廣未聞凡成一十八卷今止十七卷則十八卷疑即王氏略例也唐藝文志稱李鼎祚周易集註十七卷疑是作史時已遺去而睦桴序又云自序云十卷不知又見何序豈此

序外別有自序耶抑未深攷耶丁卯夏六月

栖鴻館印選序跋

辭賦成而雞林紙貴至以文名千載而先正猶曰雕蟲小技壯夫不爲況畢心志窮歲月而從事於印章以博達官貴人之一笑者乎工之者刻之覽之者序之余反覆其故而不可得爲之解曰不有博奕者乎爲之猶賢乎已

題中山狼傳

余年十二三時丁蜀大亂總兵某不能禦而力誅秦人秦蜀唇齒邦也且吾鄉爲商販叢集之地秦人客此甚多冤死者無算有姓張者高陵人也寓吾鄉十有餘年矣與先君甚習因而徧識井里中尊宿值兆警望門投止而無能相容者先君納之家中數兩月爲其人者利其貲乘之而稱貸先君命畀以二金不飽所欲次日忿告於營弁差兵勾攝先君謀之同社力陳於戎府而張無恙焉先是張寓吾家時先君時令人覘行人門有犬吠聲即令其潛於園林中後事解而生怨謂余時以有人來嚇之而不德先君云觀此可爲長嘆

書范公桂海虞衡志序後

此序溫厚和平如見其人余在塞上有友人爲余言范公初爲獄吏凡獄囚之飲食必親嘗而後給有疾則躬調藥餌如父母之視子女也其夫人某氏賢凡獄囚之衣服親爲澣濯補紉一夕范公爲冥王攝去與之坐而禮之私問注祿使者云此公陰德合酬以宰輔但其貌不足以堪之奈何注祿者跪云益以鬚斯可矣於是呼左右持錐刺其腮頰爲之生鬚云云後果登相位余未見此書但友人言之甚悉因筆之於此

題李衛公獻西嶽碑後

康熙乙卯冬余使人至長安過華陰寓書於孫長發雲錦年兄使旋貽余衛公石刻三本受而命工裱成帙記順治辛丑秋七月過祠下時暑雨多厲不遑瞻禮暨康熙己酉之冬同漢上薛調六過宿道人周芝山家徧觀廟中石刻甚富擬得如秦壺梯所樹而年來道路阻塞僅得是帙使如石室之藏竊有志焉未卜也戊午暮春錫徵誌

瀟湘八景跋

余家世習詩而拙於畫然每於詠詩而起畫想如思媚其婦有依其士此田家饁餉圖也如其笠斯糾其鎛斯趙此田家耕耘圖也如女執懿筐遵彼微行固見男女別塗之教而閨中淑質羞溢於桑蔭庚鳴之下依然紙上也嘗欲得丹青手描寫成幅以傳盛世重農之意恐輕肥家笑老死盆而止自甲子抵里距今十年進年者一其餘則人食二鬴而已至去年壬申河無魚井無水場不見秔稌嘗謂諸兒曰詩云豐年穰穰只詠穰穰二

宇而人物康阜之象宛然在目嗚能為此豐年圖乎使有善畫者於斯時而為我寫出諒無人笑田舍翁也乃一日兒子輩取所藏書畫强余以題詠而及瀟湘八景余惟景者何選勝也景以郡邑傳而域内之不爲郡邑而以勝著者如蓬萊之十景如西湖之十景如瀟湘之八景著於世其爲文人之題詠墨士之描寫汗牛充棟矣若夫雨景晴光鐘聲帆影余無取焉獨是爲晩景者回憶當年抵筆選勝人其亦蒼頭白髮翁乎余喜甚爲古句八章時康熙癸酉之四月二十四日也

讀離騷志跋

其矣注之爲功也古人不見我匪注曷傳我不見古人非注莫解況古之立辭簡與命物奇幽山川隨時代而改號草木因風土而異稱非博識君子以守先待後之深心爲述聖傳賢之大業注之爲功豈淺鮮哉命世大儒以格致誠正之學明羲文周孔之道用心既密徵詞以顯五經四書之注疏千聖百王之典籍粗涉藩籬敢訾窾奥至若諸子百家人各有書書各有注注在修詞解說自易注釋麗雜莫若離騷屈原以同姓之親臣丁荆楚之末運遇人不淑猶尊靈修遭時多難猶切先路惟一心之不易甘九死而不移卒乃投身沉湘取則彭咸志士君子未嘗不追其事而流連也其所以明志者首離騷經一篇經綿反覆慟宗邦之淪落沉吟低佪明

昭質之無他司馬遷嘗喜其文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信斯言也夫子之評詩曰哀而不傷又曰可以怨是說騷者當於此中求之矣而自閩諸家注或譏其重複或病其斷亂或誚其怨誹或議其憤激即朱夫子曠世大儒也亦謂其語冥昏而越禮摭怨憤而失中爲風雅之再變而況其下此者乎今取全經而讀之則注家之過也余嘗取諸家之注細爲參酌爲誤有五其一則荅述之陵落不明也女須嬋媛初則責以婞直危以亡身繼嗟盈室責以獨離中以余情之莫察則悲憫之至也煢獨不余聽則涕泣之送也終之以依前聖而節忠憑心而歷茲則行吟

澤畔投身汨羅之終局也以女嬃之口寫屈子之心後以耿直之性代骨肉之口婉轉悽惻至今讀之尚凄然泣下焉奈何王逸諸人皆謂六句而止乎爾思其誤豈因二余字乎嘗觀世情同姓相規必曰我家朋友相切則曰我輩爾我不分親戚之至也識此義則其辭章矣至於靈氛之辭本十八句也巫咸之占則二十八句也一則告之以去國一則告之以求君痛罵黨人皆出人口屈子不更渾厚乎好惡不同蘇糞壤而棄申椒屈子之所知也蘭芷不芳荃蕙化茅屈子之所異也所以惟而興之曰余以蘭爲可恃兮云云蓋所見者固然可以無語而所恃既去不能不怪立言之體然也如使兩占

皆荅辭既重複文涉俳偶屈子文章之祖也勦襲一至此乎其一則求女之誤也高丘無女王逸謂之求賢則近似矣淮南謂之求君屈子悵觖盡修傷心數化念中只一懷王求君之說得無誣乎滋蘭樹蕙九畹百畝如此之多也畱夷揭車杜衡芳芷如此其衆也一則曰衆芳再則曰衆芳非以比多賢乎前謂多士爲衆芳茲乃謂女爲賢乎宓妃不嫁以況石隱似爲近之皇皇簡狄聖人之母也又三百篇思賢之章夥矣未聞以姜嫄太姒一爲比喻也今讀其辭曰閨中既已邃遠兮哲王又不寤而知其爲求女也蓋楚懷之惑也子蘭靳尚上官大夫輩惑之於外使有賢妃枕席納誨如雞鳴脫簪故事哲王豈不寤乎而奈何鄭褎後起而蠱於中也然則其求也奈何若曰高丘無女矣窮石洧盤女貞不字矣我聞有娀之間產佚女焉有虞之區產二姚焉就其地而求賢女庶幾流風餘韻未遠歇絕當得其人以佐吾君乎其二句之誤者惟黨人之偷樂路幽昧以險隘六句之誤者悔相道之不察一句之誤者將徃覜乎四方何也黨人二三見於篇其一則謂桀紂之時言其二則

闕

書王文端公集後

是集乃裕仕山左時（康熙庚戌）登州太守楊公（諱日盛山西大同人）之所賜也維時薄書煩冗受而置之笥中意以近世家刻視之年來山居寥落加以饑旱爲災（康熙辛未壬申歲大旱溪淵無水河流幾涸）取舊書而讀之以遣歲月次及是集不禁拜服讀奏疏而見先生立朝之心術讀尺牘而見先生之經濟每每於筆墨間讀先生憂時愛君處不覺淚涔涔數行下也至若詩篇啓札聲調四六俱出於心裁非蹈襲家生活恐後人以殘書視之亟命我兒裝潢之以貽後人善讀書者於是編畱心則凡學者之立心行己以至於事君交友得其大端矣若夫聞見之廣手筆之高又其餘事也康熙三十一年四月二十日蜀後學李蕃書時年七十一

通江李　蕃錫徵著　　男　鍾眉宇校

讀杜

登兗州城樓

浮雲二句言山川如故疆域依然但只存秦碑魯殿秦漢之古風所餘無幾所爲獨躊躇者此耳

李監宅二首之二

愛才一語非以自譽是他自占地步不然只誇門欄之盛飲食之美宅第之深不幾爲搪席客侈誇主人乎著此一語見公之館於此以其愛才非我之貪慕云云也況一見傾塵又主賓俱賢耶

重過何氏五首之一

倒衣還命駕倒衣將軍迎客也命駕將軍愛客勸毋遽下馬也主人延客或不即來而客聞請即往致主人倒衣而迎客亦料主人尚不在門故未下馬倒衣命駕公往之速主人迎之恭一句見之

次首

將軍不好武見其文雅家總足稻粱又非豪富而幽意好客此老杜之所以屢詠而不已也

憶幼子

還憐小兒女未解憶長安公詩也末聯只作公憶而愁愁而睡睡而炙背俯晴軒老人憶子之狀如畫

秦州雜詩二十首之九

按喧呼閱使星此詩非假驛而居也吐番抗命爲晉朝使正以安史之亂耳稠叠幽事正以此爲關心事耳如一日者使星言旋入館驛中篁竹如故高柳依然卽人得此地閱使星焉是老夫於此幾不知爲秦川矣如其在郊坰矣

野望

顧修遠謂末二句舊注以鶴喻君子在野鴉喻小人在位甚無謂意亦如中四句天空一鶴飛鳴而歸此可一望而見昏暮亂鴉遮塞林木此則望之不甚可見者也合而言之總曰野望此說亦極透脫但以可見不可見

板分則六句一色於起收體製大失矣余謂二三兩聯承清秋望不極末聯止收迢遞起層陰也蓋層陰日起已有冥鴻之志況昏鴉滿林是純陰之世上已無明君朝已無正士欲鶴以孑然一身奈之何哉所以歸之晚者此也

酬高使君

三車肯載書肯字照上客字卽首肯之肯謂許也按唐慈恩窺基奘法師欲度爲弟子基曰聽我三事方誓出家前乘經論箱篋中乘自載後乘妓女食饌道中遇丈殊訶之此用三車故事也則其爲許載書也益信

有客

正葛巾似用以巾漉酒事不然菜甲小摘曾是以爲情親乎

西郊

無人覺來往蔬時出二字非一出也由碧雞坊至西郊而草堂而市橋所經者非一地官柳野梅之下正多游人也經書肆而觀書過藥欄而詢藥所至又多焉曾無一人覺來往者也鄉寥落之狀宛然在目矣覺字比見字深覺字即有驚塵之驚無人覺非不見也見如不見耳公之冷落可知

江漲

繹此詩高數尺沒中洲皆兒童報語也公聞報初下牀乃倚杖原不爲兒童之言驚擾也而報者如斯及觀之而細且輕也燕鷗之迎而逐者如是也且漁人復縈小楫而往也天下事豈可以兒童之言爲據哉

琴臺

蔓草見羅帬即響屧石一作蘇城 姑上青青草西子帬拖拂過來

屛跡三首之二

失學從兒懶言己失學不能教子也長貧任婦愁言己甘貧賤而任婦愁也若作不理會語則失之矣

九日登梓州城

是年公五十一歲遽爲白髮翁耶可見流落之甚朝廷

醉眼中朝廷一作乾坤爲是若朝廷二字下接醉眼恐失體

春日梓州登樓

望欲迷即次首登樓眼入故園意也身無卻少壯有志在千里之思年雖老衰而心卻少壯如曰卻少壯得乎恐老杜不若是也伊鬱二字即卻字細按次首則不安於衰老之思如見

寄上漢中王三首之一之二

此詩首聯親王客星並言之次聯雙白鬢之上加百年二字意者王亦老年乎以同老交游五年間別正當以酒言情之日也王其忍斷之乎即曰王以疾不飲則一座右銘足矣然或謂我不能從蜀州之行而不與飲以示罰即使我自醉不必王與我同飲也忘足以逐浮萍矣 次首已知未許俱以王說公時以衰老見詠意者不起之狀王已知之昔日從游者今以謝客即扶杖而來者亦未留也至未淨掃鴈池是公之自留也而平日與王交游之厚即此見之

巴西驛亭觀江漲呈竇使君三首之二

此詩關心傷眼四字最當體認蓋公此日在巴西水之上流猶恐波作惡岸隨流沉川水東下小如剡縣平如揚州水勢到此其險更甚可愁正多也隱隱有中原陸沉之慮所以接情人之飲而少減耳是時吐蕃蠢動松

維失守其關係於天下勢不小故於詩微言之

章梓州水亭

猶是秋水也何以偏多以吏人橋外少耳

泛江

亂離非奏樂之時而奏樂將無長安之思矣時兩都失陷恢復尚未期也此句微諷在位者飄泊之人無能進一言亦惟且聽歌已耳然故國之思雖飄泊而未有已也

陪王使君晦日泛江就黄家亭子二首之一

少年埸中呼盧喝采飛紅倚翠見有蒼頭白髮頹乎其中未免惜恨此老杜億度語也億人或我恨也老年人

不頹赴人席以歡娛恨白頭也則老杜今日之就以使君好客故耳不然此晦日也惟添愁也

江亭王閬州筵餞蕭遂州

老畏歌聲短愁從舞袖長老人無他消遣惟歌舞場中粗可消遣如歌短聲歇而老愁起矣正不必如短亦畏關之解也此聯老愁二字略斷如云老矣畏歌聲之短也愁歟從舞袖之長也不然歌舞散後老愁從何消遣耶

玉臺觀

浩刼似仍以世刼解若佛家所謂未來刼也言滕王所造當歷刼之後此塔尚存皆知為王造云

聞高常侍亡

朝端金華地下修文皆愛才之故也然以之爲金華省則虛歷而修文郎反久任則是金華省殊於修文矣所以下一何字言歷金華省而不得展其志反殊於地下郎之見用也然不留之爲省中也用而反供郎官於地下其故何哉何殊二字怪異之詞如曰雖生猶死是罵語非哭辭矣

自閬州領妻子却赴蜀山行三首之三

轉石驚魑魅山腰曲徑之中茂林修竹之下石蘚斑駁有如魑魅乍見之際未免心驚

送王侍御往東川放生池祖席

傳宗似宜以禪家宗解言詩友合詩似不可輕爲況復如侍御誼詩禪之宗也愈不可輕爲矣奈何今朝別離不可空然惜別此詩之所爲作乎

船下夔州郭宿雨濕不得上岸別王十二判官

汝賢非賢聖之賢如猶賢乎已之賢言已之依沙宿船柔櫓輕鷗汝得安然江上雖曰有官守之勞比之於我猶爲賢也

宿江邊閣

薄雲孤月公蓋自比鸛鶴以比民庶豺狼以比盜賊不必過爲鑿解

西閣夜

山虛風落石蜀中山險碎石堆於嶺表往往行旅蹂踐草開木際時有之暴風所過隨風墮落然惟夜靜始覺之惟公久於蜀故知之

峽口之二

首二句言治亂皆非我可居之地皆由公孫玄德逞英雄之役作割據之長後經兵戈而此地愈寥落矣今日惟有蘆花楓樹荒凉寂寞豈人所宜久留者哉我以疲薾徙居於此待食親朋豈得已哉言其久於此非所志也

晚

說曰晚色其辨則鴉暄何來修述說此誤矣愚謂杖藜非公也蓋公幽居閒看是時有杖藜而尋巷者謂晚也尚有炙背而近檐者謂暄也公閒居觀物是時之來歸者家居者或行或憩晚來人有如是者而公固幽居者也凡尋巷者炙背者皆人也皆見公之幽者也所以只接吾知養拙尊至此句方入公來

送王十六判官

衡霍四句不必謂王有衡霍之行總言江陵之南衡霍之山可游也即瀟湘之大可涉也不則即荊南寓居乎我久有出峽之志王而往荊南焉則主人矣聞庾信之宅今即荒林公肯為我留乎如此則伏守始有着落

庭草

有花二語見所以致惜庭草者正以其不敢以花為裕耳

奉寄李十五秘書文嶷二首之二

上竹枝歌未好謂巴人俚俗此首首句行李千金贈宜說巴人眼孔說此行也當有千金贈豈知衣冠八尺身者哉

送李功曹之荊州充鄭御史判官重贈

因一宋玉起公之悲秋必以起李之悲秋公不安於夔久思出峽思宋玉宅特借言耳此章因荊州及宋玉特因宋玉悲秋故託以立言者只因此地生涯晚也猶云荊州有宋玉宅我每欲到而未能僅能於此地選同悲秋之感耳李雖功曹官亦不達孤城落日之際身居水國其愁為何如乎言其悲秋更甚我也

戲寄崔評事表姪蘇五表弟韋大少府諸姪

諸君皆弟姪也冒雨過訪彌見慇懃況公在峽中時猶宜親知者乎乃忍待霽日則未踈豁之故也故以豹隱龍潛戲之

大曆二年九月三十日

向夕宜止就九月三十日言秋已盡悲秋似終矣而癖餘霜薄虛嵐冷莚其搖落尚無已也為客者何時了了哉

秋清

杖藜還拜客宜作還客拜

暮春題瀼西新賃草屋五首之一二

此罷治之詩也杜公目望長安見太平有象再與菜（蔬）期猶云不過所住一年耳百舌無聲佞人去矣繁花能幾時哉谷口雲氣江頭亂波指諸盜賊如雲氣之漸消而横激亂波使月華遅遅耳所以止再期暮春者此也

次首千樹橘可比封君以地當舟車之會也夔中山水險隘縱多物產僅供野人口腹之費而已烏能比封君哉言外見所生非其地也然地即僻陋可以養拙可以全生

園

自足娟盤欲思媚其婦之娟

白露

園開連石樹傾解得之矣船渡入江溪未也蓋江岸相連不見溪水水流於岸荻洲蘆之間未得見也惟既渡之後回首一望始見入江耳迴鞭急鳥栖鳥栖正宜歸且峡中幽徑非可夜行故曰急也說者謂幽徑多蹊恐有從而竊取秋實者故迴鞭急歸哉言乎堂前撲棗任西鄰者何人哉

雨四首之一

白鳥去邊明惟白鳥始見明總之言雲黑欲雨之狀

月

此月是八日以後月　第三首六上弦以天邊水中者言公在瞿唐峡中舉頭見天上月俯首見水中月故曰六上弦

十月一日

只自相歎三字寫出旅人漂泊光景如畫

峡隘

青山單指在江陵者

紫宸殿退朝口號

曰朝儀曰稀聞高閣報曰有喜近臣知曰宮中每出歸東省云云則知老杜當日習見君臣朝見惟修朝儀而已會送夔龍而已其朝政之得失不言而自見矣然詩辭婉厳未嘗一字道破最得風人之體程子云觀賢士大夫之日少宦官宮妾之日多如此詩昭容雙袖畫漏稀聞大有感諷諫意

題鄭縣亭子

說晚來幽獨恐傷神正有憂讒畏譏之意而傾修遠謂不必泥牽小之讒諂解則此詩何所指

至日遣興奉寄北省舊閣老兩院故人二首之一

欲知趨走傷心地華州之趨走也正想北省之氣氤無路陪笑語憶北省也有時顛倒著衣裳又華州之至日也蓋至日在外之臣子亦有拜祝則趨走一也而非殿

庭之趨走則趨走爲傷心地矣華州之香案未必如在
省之氤氳所以想氤氳滿眼香五六總說到關老身上
只在華州則何由陪笑語不過於至日修顛倒衣裳之
儀文耳諸註俱言欲知正想無路有時入宇而洗發未
醒姑聴言之

卜居

結聯者一堪字言萬里之興此可堪之但四方多故山
陰之小舟須登舟者尚不知何日也說者謂公因萬里
橋遂發萬里想以爲于此卜居必有不慊意於主人者
可以不必

秋興八首之二

南斗㘴作北斗當以北斗爲是據南斗城在長安又烏
得倚以望京華耶

二　將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嚴鄭公五首之
二

關關仍說草堂公還草堂嚴公過訪所謂還拆讓也

示獠奴阿段

病渴句承郡人蓋惟爭餘瀝不能已渴故三更猶迴白
首傳聲句承尋源來

簡吳郎司法　又呈

細絲兩詩吳郎其少年而不更者乎曰買轉疎簾我爲
峽中山水此中略疎簾耳借汝停驂遊非居家室也我
或過從一爲散愁姻婭之情有何不可想吳郎年少言
動之間不免有厭棄衰老之況故以詩微示之不然假
館居停亦常事耳舊館主人一坐何傷而必曰許且瀕
遣騎之初乎猶云我之待汝情非不親也今乃一坐不
許乎我尚如此何況寡婦所以又有一呈使插使字似
宜作便不然使將鄰婦乎抑吳郎乎出於鄰婦則不恐
懼出於吳郎則遠客宜防矣便插亦作吳郎別嫌明微
之意不必以棗樹爲介可也已訴言婦人必將到骨之
貧訴與汝也正思句是告吳郎以萬物一體之懷正宜
從此想去萬里戎馬如此輩者何限我輩處此當如何
補捄思及此則此婦當念不必言矣非公自思公寓居
有年思已久矣不必到此時始思也說前篇借字許字
後題又呈二字則愚見似有弋獲不然區區一老鄰婦
諄諄不已何爲乎

返照

肺屬金主音聲此時公已不與朝政即有當言者亦如
肺病不能言已耳如录説肺病有何趣味且病尚高枕
不必方書而知之矣愁時閉門豈閉門可以了愁乎須
知有可言之事有可愁之狀吾身已不用矣高枕閉門
付理亂於不聞耳然遠客全身又當爲計下云不可久
留云云

見螢火

此也以螢火比小人也雖昧言防之不容也坐人衣言其始未免依傍人也忽而得志勢使驚人使琴書君子不免短氣浸乇移天蔽日使世耀三光亦至無色皆小人伎倆也及其敗也借井棚花藥之間箇箇輝輝小人勢敗零落光景想公必有所指見其敗也如是吾明歲可歸矣故云云詠螢云乎哉

畏山人隱居

不得已如孟子之好辨不得已有一番手眼山人之出必須經者又不知何如也正以嘲之

九日

弟妹同此干戈自同此衰謝有日月其除相見無期之

慮李勣有言頗今吾老姊亦老即兩相催正思念弟妹之意若止惟自己似猶不爲思弟妹也

冬至

屈原憔悴江上漁父見而問之吾獨老即無人問意若彼天涯成風成俗風俗既同情誼自親與異地人何與哉

舍弟觀赴藍田取妻子到江陵喜寄之一

朱紱句說者謂骨肉相慰勞之語不嫌其後語言吾今已受郎官可佩朱紱乘彩鷁而來非也蓋言自顧朱紱今已無補朝廷猶云無路報國輕舟還家已耳自愧自慚而以此語出之云云不然幕下郎官非尊顯也而後

非於兄弟之前哉郎官非可誇之官兄弟非誇官之地爲此解者陋矣朱紱雖卑命服也服官之義謂何而乃隨綵鷁上下乎正不忘君意

江陵節度使陽城郡王新樓成王請侍御判官賦七言同作

評者謂老杜二詩但極贊美不見規諷豈未之熟思乎試合二詩詳之而美刺俱見矣伯玉何任杖鉞者也當其時天子蒙塵逆賊內訌所倚藉者非杖鉞之人耶而乃碧牕朱拱宿霧浮雲投壺散帙作無事人視天子瑣尾於炎蒸烈日中回首京華苦望邠清如不聞也彼江漢之間退食委蛇必自公事無廢乃成自得今伯玉之

自公退食爲何如哉杖鉞何等責任乃僅褰帷而使人睹具美乎又且投壺散帙伯玉之負乘如見次作第三聯推轂二字亦同此意而曳裾皆文儒大形譏刺矣彼何時也豈白面書生賦詩退賊乎只作贊美看則杜公何以稱詩史也

附嚴武寄題杜二錦江野亭

腹中二句似有忮老杜之意不則愛惜之意蓋欲公無炫已長幽時晒書可也無託多病靜處弄藥可也多才則恐召疑也

人日

首二句如脩遠說可謂得之下六句尚未也樽前柏葉

句是老當益壯意不以衰老自安如云吾老矣尚堪一行勝裏金花猶可耐寒況我輩耶於是撫佩劍猶衝星也孤琴自賞豈知音不遇乎乘早春而往興之所至道之所在也予必有所遇矣箏儺如鄉人之一談一笑使人以時俗相顧而視世之皆海沒於重陰也哉

雲鴻堂文集卷十

通江李　蕃錫徵鈔　男　鍾璧字校

周禮通義問

天官

家宰　小宰　宰夫　宮正　宮伯

膳夫　庖人　內饔　外饔　亨人

甸師　獸人　𩾃人　鼈人　腊人

醫師　食醫　疾醫　瘍醫　獸醫

酒正　酒人　漿人　凌人　籩人

醢人　醯人　鹽人　冪人　宮人

掌舍　幕人　掌次　大府　玉府

內府　外府　司會　司書　職內

職歲　職幣　司裘　掌皮　內宰

內小臣　閽人　寺人　內豎　九嬪

世婦　女御　女祝　女史　典婦功

典絲　典枲　內司服　縫人　染人

追師　屨人　夏采

通義天官

家宰　小宰　宰夫　宮正　宮伯

內宰　九嬪　內司服　內小臣　閽人

膳夫　庖人　內饔　外饔　甸師

酒正　𩾃人　凌人　疾醫　天府

大府　玉府　內府　外府　司會
司書　職內　職歲　職幣　司士夏
司勳夏　大史春　小史春　內史春　外史春
御史春
按周禮天官六十三九嬪次第五十今列第七內司服第五十八今列第八內小臣第四十六今列第九閽人第四十七今列第十膳夫庖人內饔外饔飲食諸官之首也次在第六第七今列在十一十二紛紛錯亂不可勝紀至如司士司勳夏官也小史內史春官也而置之卷末者殊不可解

地官

大司徒　小司徒　鄉老　鄉師　鄉大夫
黨正　族師　閭胥　比長　封人
鼓人　舞師　牧人　牛人　充人
載師　閭師　縣師　遺人　均人
師氏保　保氏　司諫　司救　調人
媒氏　司市　質人　廛人　胥師
賈師　司虣　司稽胥　肆長　泉府
司門　司關　掌節　遂人　遂師
遂大夫　縣正　鄙師　酇長　里宰
旅師　稍人　委人　土均　草人
稻人　土訓　誦訓　山虞　林衡

川衡　澤虞　迹人　丱人　角人
羽人　掌葛　掌染草　掌炭　掌荼
掌蜃　囿人　場人　廩人　舍人
倉人　司祿闕　司稼　舂人　饎人
槀人

通義地官

司徒　小司徒　鄉師　鄉大夫　州長
黨正　族師　閭胥　比長　師氏
保氏　司諫　司救　媒氏　司市
廛人　遺人

按地官八十一闕

春官

大宗伯　小宗伯　肆師　鬱人　鬯人
雞人　司尊彝　司几筵　天府　典瑞
典命　司服　典祀　守祧　世婦每宮卿二人下
大夫四人　內宗　外宗　冢人　墓大夫
職喪　大司樂　樂師　大胥　小胥
大師　瞽矇　典同　磬師　鍾師
笙師　鎛師　韎師　旄人　籥師
籥章　鞮鞻氏　典庸器　司干　大太卜
卜師　龜人　菙氏　占人　簭人
占夢　眡祲　大祝　小祝　喪祝

甸祝　詛祝　司巫　男巫　女巫
大史　小史　馮相氏　保章氏　内史
外史　御史　中車　典路　車僕
司常　都宗人　家宗人

通義春官
宗伯　小宗伯　鬱人　鬯人　司几筵
大司樂　樂師　大胥　小胥　太師
典同　鍾師　鼓人　籥章　鞮鞻氏
典瑞　司常　雞人　司烜氏秋　大行人秋
小行人秋　司儀　象胥秋　掌交　馮相氏
保章氏　太卜　占夢　眡祲　太祝

大司馬　小司馬　司勳　馬質　量人
小子　羊人　司爟　掌固　司險
掌疆　候人　環人　挈壺氏　射人
服不氏　射鳥氏　羅氏　掌畜　司士
諸子　司右　虎賁氏　旅賁氏　節服氏
方相氏　太僕　小臣　祭僕　御僕
隸僕　弁師　司甲　司兵　司戈
司弓矢　繕人　槀人　戎右　齊右
道右　大馭　戎僕　齊僕　道僕
田僕　馭夫　校人　趣馬　巫馬

牧師　廋人　圉師　圉人　職方氏
土方氏　懷方氏　合方氏　訓方氏　形方氏
山師　川師　邍師　匡人　撢人
都司馬　家司馬

通義夏官
大司馬　虎賁氏　太僕戎　戎僕　田僕
車僕　校人　馬質　廋人　圉人
牧人　司門　司關　掌節　掌固
司險　職方氏　懷方氏　合方氏　訓方氏
撢人　射人　挈壺　司寤
按虎賁之二十三在司右後馬質第四闕

大司寇　小司寇　遂士　縣士　方士
訝士　朝士　司民　司刑　司剌
司約　司盟　職金　司厲　犬人
司圜　掌囚　掌戮　司隸　罪隸
蠻隸　閩隸　夷隸　貉隸　布憲
禁殺戮　禁暴氏　野廬氏　蜡氏　雍氏
萍氏　司寤氏　司烜氏　條狼氏　修閭氏
冥氏　庶氏　穴氏　翨氏　柞氏
薙氏　硩蔟氏　翦氏　赤犮氏　蟈氏
壺涿氏　庭氏　銜枚氏　伊耆氏　大行人

小行人 司儀 行夫 環人 象胥
掌客 掌訝 掌交 掌察 掌貨賄
朝大夫 都則 都士 家士

通義秋官
大司寇 士師 朝士 司刺 司圜
調人 司虣 司隸
冬官闕
考工記三十官
攻木之工七 攻金之工六 攻皮之工五 設色之
之工五 刮摩之工五 摶埴之工二 輪輿弓廬匠
車梓木 築冶鳧㮚段桃金 函鮑韗韋裘皮 畫繢鍾筐㡛
設色 玉楖雕矢磬刮 陶旊摶埴 以上三十工 輪人 輿人
輈人 築氏 冶氏 桃氏 鳧氏 㮚氏 段氏
函人 鮑人 韗人 韋氏 裘氏 畫繢 鍾氏
筐人 㡛氏 玉人 楖人 雕人 磬氏 矢人
陶人 旊人 梓人 廬人 匠人 車人 弓人 以上
三十工

通義冬官
司空 小司空 遂人地 遂大夫地 閭師地
載師地 司民秋 量人夏 均人地 稍人地
草人地 司稼地 山虞地 林衡地 澤虞地
川衡地 雉氏秋 司爟夏 染人天 司服春

司裘天 弁師夏 巾車春 槀人夏
通義冬官考工記
輪人 輿人 輈人 築氏 鳧氏
㮚氏 弓人

通江李　蕃錫微著　男　鍾戩　字校

問梅

呂夷簡

按夷簡在章獻太后時天下晏然固其力也然募萬勝軍用宗室補環衛加契丹歲幣偷安目前貽累後日所謂宰相器者已負蒙正之薦矣其甚者廢毋后逐諫臣結內侍閻文應詗宮中事小人之尤者而梅堯臣都置不記惟記其引用醫官陳巽舍其大而録其細其好而不知其惡乎予嘗求其故堯臣者侍讀學士梅詢之從子也初詢在濠州夢人告之曰呂丞相至矣既而夷簡通判州事侍之甚厚其後詢之廢斥以至貴顯皆夷簡之力故堯臣因詢之故而重沒其實歟

張士遜

梅堯臣謂張士遜以二女入侍言官將告乃出之正史亦載士遜嘗納女口為御史楊偕所劾予以為皆誣也寶元初士遜以門下侍郎兵部尚書入相封郢國公士遜與輔臣奏事帝從容曰朕昨放宮人不獨閔幽閉亦損浮費也近復有獻孌女者朕卻而弗受士遜曰此盛德事也觀此帝既放宮人則不敢獻士遜稱上盛德則必不獻堯臣豈未聞乎

盛度

梅堯臣謂盛度以久任泣於上前遂參知政事予按度之參知政事在仁宗景祐二年也度在眞宗朝由尉簿歷秘書郎至契丹冠邊從幸大名時已為尚書屯田員外郎矣奉使陝西繪上西域圖眞宗召而問之又上河西隴右圖眞宗稱其博學遷右諫議大夫改會靈觀入翰林為學士是時度已非不遇矣其後知政事時已進承旨禮部侍郎兼端明殿學士召問邊計退而條十事上之又兼侍讀是又非不遇矣無為而泣泣從何來梅堯臣誣人乎又嘗攷度之為參知政事也時王曾呂夷簡為相度與宋綬蔡齊並參知政事曾善齊夷簡善綬惟度不得志於二人及二人俱辭相仁宗問度曰王曾呂夷簡力求退何也度曰二人心腹之事臣不得而知陛下詢二人以孰可代若則其情可察矣仁宗因以問曾曾薦齊問夷簡夷簡薦綬由是四人俱罷既無媚宰相之骨必不泣於天子之廷矣則堯臣眞誣人也度字公量性極猜險雖平居僚友不能易語言體肥大艱於拜起賓客有拜之者則俯伏不能興往往瞪目而詬厲之其得謗或由此歟

王博文

梅堯臣謂王博文假盛度泣遂自龍圖學士為樞密副使攷博文以龍圖閣待制判吏部流內銓擢發遣三司使事與監察御史崔暨內侍羅崇勳同鞫眞定府曹汭

獄及還權知開封府進龍圖閣直學士知秦州爲走馬承受賈昌德所毀徙鳳翔府又徙永興軍明年昌德以贓敗改樞密直學士復知秦州後因沿邊軍民逃者處爲熟戶畜牧又或以遺遠羌易羊馬故常沒數百人間有自歸而爲夏人所得亦不能辨坐法皆斬博文乃遣習知邊事家持信紙往招至則悉貸其罪由是歲減殊死甚衆朝廷下其法於旁路又建議稽察互市再還諫議大夫以龍圖閣學士復知開封出知大名府遷給事中召權三司使遂同知樞密院事兩爲龍圖閣又按悅生隨抄王博文以吏事進多任繁劇爲政務平恕嘗語諸子曰吾平生決罪至流刑未嘗不陰擇善水土處汝曹志之並無泣請事堯臣之說奚自而來

任布

梅堯臣謂楊積納賄中官羅崇勳而引爲樞密副使按綱目分注及本傳皆云積厚結劉美人家婢以干進用是矣乃並謂任布援積之流爲樞密副使則又誣也按布字應之河南人家貧從人借書以讀成進士補安肅軍判官奏河北利害請飭邊備契丹譏和瀆淵恃其備也眞宗識其名特改爲大理丞後歷開封大名荆湖入權三司鹽鐵判官時京師東南有泉涌出爲禁祥源觀男女徒跣奔走使布素習阿附應如佳樹之譽矣乃正論曰明朝不宜以神怪炫愚俗致忤宰相非素有挾持者然乎又寇萊公當日不輕許可人時越州缺守萊公曰越州非廉士不可守時布方守宿州也乃徙布越州布一貧士而以廉著欲襲積之迹將何途之適也而堯臣又謂其面見宰相乃以爲樞密副使今觀本傳自龍圖閣學士徙澶州復徙眞定又徙河南未至召爲樞密副使曰未至日召則非面宰相矣史稱其繩約自守歸洛作五知堂無他貶辭而與積並誣堯臣誠何心哉或曰布爲其子遜所訟嗚乎事有不可知者觀當日議者以周詢引遜語逐其父爲非可以知其不肖子矣

鄭戩

按戩師事楊億以屬辭知名後還吳億卒賓客弟子散去戩調信遣會葬舉進士擢甲科知開封府日吏馮士元爲姦利戩窮治之辭連宰相呂夷簡樞密盛度參知政事程琳遂逮捕夷簡子公綽公弼參劾其狀度琳罷去士元流海島其餘絀罰者孔道輔龐籍等十餘人朝議畏其綜核及其知杭州也以湖爲葑土堙塞爲豪右僧房所占冒戩發丁夫數萬闢之民賴其利事聞詔本郡歲治如戩法後爲永興軍先是衙吏輸木京師浮渭泛河多漂沒既至則斥不中程往往破家不能償戩奏之歲減二十餘萬長安故都多豪惡戩治之尚嚴甚者黥竄人皆惕息未幾爲陝西四路都總管還知永興初靜邊砦主劉滬謀築水洛結公二城以通秦渭援兵戩

使董士廉督其役會罷戩而韓琦尹洙皆以爲不便戩力爭于朝率城之史謂戩遇事果敢必行然憑氣近俠用刑峻深士民多怨之梅堯臣謂其結中官黃元吉稱元吉爲翁本傳不載此想亦本之怨家言歟

范仲淹

梅堯臣謂仲淹微時甚貧常結中吏人范仲尹爲族弟仲淹及第時姓朱名說自未改姓范與仲尹連名甚矣堯臣之妄也仲淹唐宰相履冰之後也其先邠人徙家江南遂爲蘇人焉二歲而孤母更適長山朱氏從其姓名說少有志操及長知其世家乃感泣辭母去之舉進士第爲廣德軍司理參軍迎母歸養改集慶路節度推官始還姓更其名堯臣不考而謗詆若此若謂改名於未第之先則及第者朱說也改名於既第之後則又無藉於仲尹也按本傳仲淹依戚同文學冬日憊甚以水沃面至以糜粥繼之世稱仲淹斷糜也夫寒苦如是吾不識此時仲尹安往乎而堯臣又謂仲尹資蓄爲仲淹取給畫而家破乎又見他書載仲淹讀書山寺中夜所坐几下地裂纍纍皆黃白也仲淹急掩之讀書不輟後既貴寺僧往候留數日語僧曰吾蕭然一官無可持贈然感于遠來奈何吾往日坐下有埋金若干子其取之僧以爲紿已弗謝也怏怏而別歸而得金焉觀此則知仲淹不利無主之金而肯奪同姓之貲乎嗚呼小人之口一至此哉至於公之文章事業心術品行學士大夫能言之無復贅

賈昌朝

吾讀賈昌朝傳而疑焉其成進士也眞宗覽其南郊祈穀頌而召試也其試中書也孫奭請老薦以自代以講書有師法也其加直集賢院也仁宗以崇政殿說書誦說明白也其爲天章閣侍講也閣係特置而仁宗首命昌朝也其爲觀文殿大學士加尚書都省也帝以舊學而特置以寵之也其改中書門下平章事賜中謝也又特恩也蹟其治行如西域獻佛骨銅器請加賜遣勿煩示中外如力止唆契丹使攻元昊恐其責効無已如請無任親舊恩倖爲將領如止備邊六事如請朔臣衰老章致仕如請執歸官無賜死如請章懿章獻升祔別祀章惠如日食請如漢故事策免三公如請邊人贊地主不時贖人得而贖之如對帝講乾卦義殆出身正大建論切實者乎乃當彥博以老求罷如諫院陳旭恐昌朝遂代爲相上言昌朝交通女謁建大第別創客位以待宦者宦官有矯制者樞密釋不治仁宗嘉祐五年陳旭爲樞密副使諫院唐介趙汴御史范師道呂誨論旭陰結宦官故得大用及攷宋史陳旭無傳則其人非蔡襄范仲淹尹洙一流可知矣劉流有言自慶曆後臺諫用事專務技人陰私不可辯者以中傷士大夫陳旭豈即

其人歟按宋史謂昌朝釋嬌制臣官驗問無事實則其
他可知已堯臣想亦附會而爲之益以朱夫人買夫人
乎殊不可解

文彦博

梅堯臣譏文彦博其說蓋本之唐介而增飾之也今觀
其文舛錯乖謬其爲附會無疑妃父堯臣登進士爲石
州推官早卒而謂彦博之父之門客一也堯佐本妃之
伯父而謂妃認堯佐爲伯父二也富如天子寧有不識
錦繡者乎而謂貴妃衣之上驚三也入討貝州賊事云
賊將破上以近京甚憂之其意以將破者將以著彦博
之因嬖成功也以上憂之者將以見貴妃密令人語彦
博也不思也將破矣上復憂之者奚謂乎四也然聞金
華錄之說當是唐介擬廢之辭或是衞士作亂貴妃進
封二事彦博無一言進諫而爲此說乎第當日楊懷敏
之姦夏竦庇之參知政事丁度爭之帝不聽也進封之
議夏竦實建之諫院王贄御史何郯諫之而帝弗止也
使彦博當日於二子之後而進說不已不過亦一不聽
已耳萬一激切言之則有孔道輔范仲淹孫沔尹洙之
故轍使君有斥逐諫臣之名豈更有大於是者將無人
置喙矣即曰杜漸防微乎嘗見郭后之廢也尚美人亦
廢於洞眞宮楊美人別宅安置未嘗有待稍遲而賤
長秋者況優遣令致閒琛華則仁宗之悔心已久矣而
曹后又帝之所禮重者也宋無兩呂夷簡又何患乎彼
張美人雖寵不過衽席閒耳知必無尚楊兩美人之禍
矣彦博蓋權之所以寧默默而已也其後吳中復乞召
還唐介彦博言於帝曰介爲御史言臣事多中臣病其
閒雖有風聞之誤然當時責之大深眞仁人長者之言
也其曰中病言其不謬也曰風聞之誤謂奇錦也至於
王則事綱目書之詳矣

高若訥

按高若訥之爲監察御史也御史楊偕所薦也梅堯臣
謂由其母兄中官楊若訥薦之可謂誣矣時中官閻文
應爲內都知呂夷簡且厚交之而若訥獨言其橫肆不
法請出之卒爲相州兵馬鈐轄又內都知王守忠欲得
節度使若訥固執以爲不可此豈依附中官者乎惟范
仲淹尹洙之貶不出一言以救正之而猶怒歐陽修貶
之夷陵則若訥之罪也然吾於此以爲若訥固失之而
修亦未盡焉修移若訥書曰仲淹剛直通古今班行中
無比以非辜逐君爲諫官不能辨猶以面目見士大夫
出入朝廷是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耶今而後汝知足
下非君子是修也過於訐而若訥失之慢以此責若訥
若訥何辭是以君子貴摭實也

孫沔

吾於仁宗之寵呂夷簡也甚至恨不移卿之疾在於朕

躬而孫沔上書直白自夷簡當國黜正言褒直道又曰
皆謂儉邪而陛下不知又曰盡南山之竹不足書其罪
妮妮四百餘言深中夷簡之失至詭張貴妃而欲冊爲
溫成皇后也欲令宰相護葬孫沔讀冊沔上言曰陛下
若以臣沔讀冊則可以樞密副使讀冊則不可當日史
臣稱之曰剛正而堯臣誇之至謂沔與妻俱淫濫考之
史謂沔妻邊氏悍妬爲一時所傳夫悍妒之與淫濫也
其相去有間矣今古婦人之悍妬者衆矣可俱以淫濫
目之乎又攻沔之居官也在州縣則以能稱在邊疆而
邊人服而立朝之節又復如此堯臣何不成人之美耶
[illegible]沈龐藉五[illegible]

攻龐藉以明道二年癸酉請婚番簾儀仗已爲殿中侍
御史吳慶曆元年辛巳經略陝西安撫使五年乙酉爲
樞密副使慶曆七年丁亥文彥博始參知政事是藉之
得各先彥博已十五年及慶曆七年冬十月彥博以唐
介劾免龐藉始平章事是藉之得相又非因彥博也皇
祐五年癸巳龐藉罷又非爲悍妻因貪而罷也而梅堯
臣謂龐藉與文彥博爲婚姻遂得譽後爲悍妻因貪而
取攻之史謂藉曉律令長於政事持法深峭以故士卒
畏服治民頗有惠愛及爲相聲望減於治郡

予放棄歸老棲泊吳中時癸亥年也春淋無度暗消
札十風光夏日當天非復尋常溽暑加以營營青蠅

揮去後來煌煌火雲不留自住儼居斗大已非邵公
之窩歸路迂回難問楊子之宅值此長日謬學引年
竹元元於道流青牛之遺駕已遠談空空於釋部白
馬之馱經疑虛且未種夙世之緣自難了此生之孽
撫躬惟谷何處忘憂爰翻架上殘書庶幾窮途好友
然問天心於大易案有十家攻正義於麟經尚存三
傳將邀虞夏商周之典詁汲冢復岐見聞抑窮冠婚
喪祭之曲經周官又費蒐討毛鄭注疏雖曰家傳卜
姜鮨言已非口授第已作筌蹄於白首尚何復呶呶
於窮廬事業已俟三兒消遣且先諧子六月以息鉤
喪我於蒙莊中道而驚求保汝於樂寇關尹述而道

者孩鄉學老而王者師陸羽山之巔而亢倉已遠吊
白石之頂而辛鈃何存大匡小匡之書問上諫上述
舞雖都其選亦未達也至於立言非孟荀氏因杰不
純劉歆毀儒墨于所爲叛道商君刻薄秦業因以驟
終鄧析循名鄭風由是太弱雖時校閱未快心頗故
進而言文庶可以愉志篇章特剩韓呂獨步於先秦
搆索極深向雄並美於西漢吾於四子兼景行焉其
餘呂尚穰苴之徒孫臏吳起之輩粗可涉獵尚俟居
諸幽懷岑寂寫暢聲歌吊屈子於汨羅騷也而雅溯
賈生之鵩賦哀也而傷他如宋玉景差之悲吟枚乘
長卿之賡和想見風流堪求言志乃至六朝詩體盛

雅俳庾四變唐風惟傳李杜所當欽其光燄放厥清新而宋元兩代未置喙焉既已倦游乃披小說自漢迄明爲家■四百五十或朝而暮以㑹三萬六千信手而掀曉辨烏焉成馬亦隨口而盡未分亥豕爲魚於碧雲騢深增詫異夫范文正公者以聖賢居心以忠孝立志先憂後樂致君澤民呂氏奚其無雙宋室推爲第一而梅生狂瞽妄加醜排文潞公歷事四朝始終一意狄武襄之公忠孫元規之清孝莫不橫加飛語著成謗書其餘諸子或傳以出處之不正或誣以依附之非人甚至喪心病狂幾人闖𩰫蕭瑀所謂地獄之設正爲此輩者也予因詳諸本傳核其始末稱在[illegible]人更三朝非好可阿誠不欲無[illegible]詢君子亦分爲若干節名之曰闢梅集云嗚乎讒夫孔壬巧言如簧謂蹠爲夷惟淫阿兄慕夜移淫於淑不顧月旦清評信口而張三狐迷心而載車鬼尤可惡者以三告成殺人之罪以三言成市中之虎爲鬼爲蜮如蠻如髳雖正人君子自可質對於青天而坌夫壬人輙敢攫金於白日可勝道哉

雪鴻堂文集卷十二

通江李　蕃錫徵著　男[illegible]

記略

先君嘗論割股事曰割股者人子[illegible]親之極致也然國典不輕褒嘉者王道蕩平君子中庸不以難能者示鵠也而薦紳先生恒樂道之未嘗見以毀傷髮膚爲議者吾鄉風俗淳厚士女謹愿自張賊屠戮後此風亦少歇矣　本朝生聚教養幾五十年來頗稱千百十一而滇雲震驚又剝膚焉幸經削平後余以衣食故流落天涯亦不省比者風物人情尚有舊否癸亥冬杪王靖公來吳中爲余言鄉中年來有幼婦割股以療舅妻割股以救夫子女割股以藥父母者甚夥因念吾鄉在萬山中醫藥鮮少其出於此也仁人孝子之不得已也豈可以行之過與要名沽譽者同病而揹之哉余在數千里外不覺欽服敷具西望遥拜吾鄉風物復古有明徵矣因吾鄉已事及所見聞略紀數則筆墨淺劣不敢以傳名也

劉氏

劉氏邑之空山垻人適夫田某以雍疑故聚衆爲亂當事者以兵討之夫婦被執夫以法不貸將即刑氏覺之

服狠毒以死副將趙萬邦遊擊楊英暨衆皆驚異趣令救之而氏已絕命矣因歎息泣下各捐綾綢斂之縣令賈國棟爲之買棺以葬氏之死其夫可傳也死其夫而得先其夫死尤可傳而以其決死於法故弗傳君子哀之當其夫之見執也監押者悅氏容俟其夫之畢命而已氏知其不免也密攜毒藥及其夫被曳以出氏仰藥而卒計其時其夫尚未就刑也聞者哀異之時順治甲午春月也

周氏

周氏者里中民女也年十三適何某吾鄉謂之聘長漢洋謂之屯養山左謂之閨房吳人謂之養媳婦者是也適其舅病山間醫藥少氏聞有割股療疾方遂試之至夜靜人定後持刀下二三寸許未封裹創口即爲湯以進之其舅食訖因起甫視股間肉縮裂數寸凝血滿袖矣其舅沉痾也雖不可愈然亦因之少延數月氏之股不甚痛楚而痊人皆以爲誠孝云

閔氏

閔氏者農家女也適李某而早寡氏守夫喪啼泣嘗在面三年如一日其舅姑哀其幼少也將嫁之氏無言也其姆嬸妗姒娌乘間勸之無言也其父母迎之歸反覆曉譬又無言也惟俯首垂涕已耳先是氏夫之死也棺木假之鄰家至是伐木治棺以償命工爲治二具及爲石槨以葬也又命工爲可容二棺者其舅姑哀其志感其誠自後不復有他言順治丙戌吾鄉擾黃亂猶未平里人築黃魚砦以避賊賊驟至圍攻甚急氏知其不可保也乙夜束整衣帶且密施紉縫呼其夫而哭曰天乎使妾不得相從穴處乎然不得從吾心矣其亟全吾身乎投崖而死越三日而砦陷

某氏

某氏邑中人也何以記記其行也記其行何以略其姓其行美而不終故略其姓也略其姓矣其行之可記奈何氏之夫屬且癡者也屬且癡視人之目爲屬且癡者更加一等而氏之事屬癡夫也無間言率婦職焉執婦道焉故可記也夫以世俗之澆也雖甚修謹指摘或時加焉而氏之事屬癡夫也固有間言亦可以爲良矣氏之能事其夫也吾甚服之且於其夫之病而氏割股以救也吾尤服之非誠愛敬而能如是乎迨割股以事而其夫以起天亦若憐而鑒焉有行若此深沒之不能忍也後其夫以他疾死禮葬畢而改適人焉詩曰鮮克有終氏之謂乎然雖蔽其行而不徵著其姓也然若其氏之於其夫亦愈於今之人矣其行烏容以不記或曰氏姓謝

義僕

劍之郊有茅舍焉而楹額字皆金碧其一曰風高伯道

雲鴻堂文集卷十三

通江李　蕃錫徵著　　孫　夏字校

隨說

經史四十四則

余家藏通史評詠蓋南皮湯交川之著作也於春秋趙簡子使尹鐸爲晋陽一段余曾評其上云使簡子曰繭絲哉鐸將何以爲政又設簡子曰汝其名爲保障而實則繭絲鐸又將何以爲政讀此不覺三嘆自放廢歸來久不翻書偶一日於季兒書屋得是書而閱之見此數語自喜當年何以參悟到此藉使今日必不能作如是想亦不能作如是語矣康熙辛未春三月二十三日是

日轂雨節得雨喜爲有年之占故洗硯作字筆此數語

說艮象山上有山止象也其辭曰思不出其位觀夫山之中飛潛動植皆物也而山爲最靈則思不出其位正如物之生動於山而不出於山也不出非制之使不出防之恐其出也要如在盤之珠圓運流動而不出乎盤如游水之魚煦沫泳游而不出乎水君子之思任其參伍研索而不出其位此之謂止此之謂艮

漢志尺者蒦也蒦同尺蠖之屈將以求伸者是也蜀中方言謂之量尺蟲字書音約者非

耕之不善曰鹵莽耘之不善曰滅裂鹵剛鹵之地也耕剛鹵之地必加功呂覽耕道篇所謂強土而弱之也莽草莽之地詩所謂載芟載柞乃善耕也不治其剛鹵不芟其草莽是曰鹵莽之耕芸以去草古有鳥芸之說如鳥俛而啄食乃善芸也呂覽善芸者長其兄而去其弟兄嘉禾也弟稂莠也不善芸者長其弟而去其兄是滅也裂者并其土而拍之

旦字禮記注作神古文辰亦作旦其文爲日見一上一地也日出一上爲旦日入一下爲百百古昏字也故旦明即辰明今隴蜀呼辰與神同蓋古音也

勸學篇問楛者勿告也告楛者勿問也說楛者勿聽也注楛非禮義也或作苦史記器不苦窳國語辨其功苦凡物堅好爲功濫惡爲苦又讀爲沽儀禮有沽功鄭玄

曰沽麤也又楛盬蠱字異而義同

滹沱之名其字各異說文引詩作滮池水經九州記皆作滹池泰詛楚文作亞駝周禮作虖池史記作滹池山海經作濩池禮記作呼池注作惡騎音池

禮天高地下萬物散殊流而不息合同而化程端禮云下音蝦殊音沙化音花按下古音戶無音夏與蝦者自漢始有之故疑禮記漢人筆也

正小鳥也畫於布鴟亦小鳥也棲於皮皆捷疾之鳥也

乳媼夫爲阿奢唐中宗以乳媼爲竇懷貞繼室人目之爲阿奢

立圭以測日景立表以量月采日圭之法具於周禮月

表世罕知漢書李尋傳月者衆陰之表消息見伏百里爲品千里立表王偕度詩月表望青丘是也兵下田家以正月八日夜立一竿於平地月初出有影即量之據其長短形於水面就橋柱刻痕記之梅雨水漲必到所記之處

聘義說玉云孚尹旁達鄭注孚一作𤽈尹讀爲竹箭有筠之筠藍謂玉之滑澤如女膚緻密如筠膜也元稹出門行咏商人採玉詩云求之果如言剖則浮雲[illegible]騏駥千里[illegible][illegible]鶖七十二用古注義也古注今不用故罕知之陳注云孚正也尹亦正也非是

帑南方朱鳥之宿帑者細弱之名妻子爲人之後鳥尾亦鳥之後故以取義

周禮掌節凡邦國之使節皆金也以英蕩輔之杜子春云蕩當爲帑謂以函器盛節之英若畫函也

蜡與臘不同玉燭寶典云臘祭先祖蜡祭百神臘取禽獸以祭故從獵省蜡祭農工之畢故從腊省臘於廟蜡於郊

沐而飲酒曰禨食曰羞沐必飲食以盈氣也

稷之孫曰叔均始教牛耕見山海經

邑尹王理仲云彖即界屏一鳴羽見五臓故易傳以之一爻而備五爻也彖無大小凡乳生形肖俱似大象故以賛易凡大象小象俱如之

古注置驛也郵馹也楊升菴曰馹傳也驛置也置緩而郵速驛遲而馹疾也置有安置之義猶今制云日行一程郵有過而不留之義猶今制云倍道兼行左傳楚乘馹車會師於臨品之上又祁奚乘馹而見范宣子及子木使馹謁諸王又云吾將使馹馳聞諸晉以上諸馹字見於左傳後世不達馹字之義而吏牘俗書訛以爲驛之省文本朝刻春秋大全皆以馹爲俗書省文盡改左傳四馹字作者之精意隱矣

鄭莊入春秋首逐弟幽母取周禾取周麥最甚者繻葛一戰矣春秋大惡當以鄭莊爲首

鄧曼論鬪伯比請濟師絕大識見絕妙議論而出於婦人者何天方授楚信然

楚子伐隨鄧曼論其心蕩想是私歎楚武末之聞也不然前者伐羅所料莫敖之敗若觀火焉楚武已心服之矣此番若係面說未有不心折而迴車者

嘗疑左氏於周鄭交質無尊卑之別及細讀本文要之以禮一句已爲鄭罪案矣禮以辨上下定民志慫王交惡無禮孰甚所謂據事直書而其義自見者此左氏之微辭也

將字本去聲讀平聲者轉注也而在毛詩讀平聲者最多其訓詁不一福履將之扶助也百兩將之遠予將之悔予不將兮送也方將萬舞無注而解說通作且將子

無恕頫也請也將仲子兮將叔無狃將伯助子請也佩玉將將聲也鸞聲將將鸞鑣聲也伊其將謔當作相亦孔之將爲猶將多我受命溥將有娀方將大也承筐是將何人不將行也不遑將父不遑將母天不我將養也鮮我方將壯也無將大車扶進也或肆或將奉持而進之也爾殽既將進也應門將將嚴正也在位之將側也仲山甫將之奉行也我將我享湯孫之將奉也磬管將將集也犧尊將將無注解作盛美將翱將翔將子就之無注意在方且之間

殷帝三十世甲六世太甲小甲河亶甲沃甲陽甲祖甲乙五世祖乙小乙武乙帝乙天乙丙一世外丙丁六世太丁沃丁仲丁武丁庚丁祖丁戊一世太戊已一世雍已庚四世太庚盤庚祖庚南庚辛四世祖辛小辛廩辛受辛壬二世仲壬外壬無以癸稱者

按周禮橘踰北爲枳屈原頌橘以自況也賈誼謂歷九州而相其君何得爲原之知已耶

始皇會稽立石有刻此樂石之句後人不解樂石之義乃妄改之按唐封演云樂石謂以泗濱浮磬作碑也

秦享國三十六年因杜牧阿房宮賦而不考其實也秦自嬴姓二十六年庚辰盡滅六國稱始皇帝至其沙丘之死爲辛卯僅十二年胡亥子嬰共三年甲午秦亡則一統之日十五年耳司馬公乃於滅周之後即以正統

書失之矣朱子綱目悉改之

鼂錯更令諸侯讙譁錯父從潁川來謂錯曰上初即位公爲政用事云云如淳曰錯爲御史大夫位三公也余謂此錯父懼禍之辭也今人於其子見其作事不祥恐罹禍變痛其莫救故出語云爾若詛詈然者

吾於班固漢書知楊雄無美新之文吾於桓譚新論知雄無仕新之日其爲此說者得無劉棻之徒將掖爲狂泉之飲乎抑惡獨醒之故乎先君詔余曰同時有同姓名者仕莽朱子不察而書之如此惜未得請其詳也漢書楊雄贊一曰三世不徙官再曰復不侯雄之人品已不可及當時京師爲之語惟寂寞自投閣此語謂楊子爰清淨作符命此語謂作符命者言惟作符命者能清淨也莽之言曰雄素不與事則其不與可知以病免免矣復召爲大夫之下不下注脚此莽大夫之所由書歟今按傳文似召而未應命也或脫不起二字

非澹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非寬大無以兼覆非慈厚無以懷衆非平正無以制斷數語出淮南子武侯特引其首二語耳

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宋之觀兵陳橋也蓋祖此意而宋史猶文之曰禪去左氏遠矣

侍人賈舉止衆從者而入閉門賈舉成弑逆之謀本以邀福而不免於死天道甚邇可畏哉

離騷篇首先自序與後世作文不同其曰高陽苗裔言係同姓親臣也已有不可去之義曰皇考伯庸言其家聲於烺也即為不可辱之家忠孝二字早於首二句涵映　庚寅以降天之生也不偶肇錫嘉名親之所教也大　若將弗及四字即承上忠孝之義天親之心二意來所以昭質不悔只從若將弗及做出　自昔三后之純粹兮至夫惟捷徑以窘步為一段總挈人君治亂之分　自惟黨人之偷樂兮至後悔遁而有他為一段敘不合於君之故　自余既不難夫離別兮至恐修名之不立為一段敘己之所以不去以其培植衆賢恐老去而名不立　自朝飲木蘭之墜露兮至九死其猶未悔

為一段自敘所守之正　自怨靈修之浩蕩兮至固前聖之所厚為一段敘所遇之窮　自悔相道之不察兮至非予心之可懲為一段反覆叮嚀屬望悔悟而自反乎昔所守之正　延佇乎吾將反當作屈平冀望語至止息句止言吾君倘諒忠正之誠稍一延佇及行迷之未遠步余馬而止椒丘豈非大幸乃進而不入而浩蕩矣離尤而謠諑矣遂反初服不得已也　前先路得路俱指君說此復路應作冀望語言望君稍悟及行迷未遠也漢成帝荅劉向曰吾將思之即吾將反也　往觀四荒亦非求賢君即詩心之憂矣聊以行國之意蓋滿腔幽憤無可告語惟出遊遣憂庶乎可耳然自顧繁飾

好修如此雖至體解亦不可忘也若作求賢君與下面靈氛所語不重複乎況歷九州而相其君非屈子之初服乎　自女嬃之嬋媛兮至就重華而陳辭為一段言不見諒於骨肉惟可告語於聖賢　玩其章法有滿眼皆婦人女子即平日所親所厚如同胞骨肉者其所見不過如此僅能得其相關而不能得其相諒尋常人不得知除非聖人知之所以陳辭重華　女嬃罵辭當在十四句止初罵悻直姱節原嫉心中亦知初服之正特以世好朋而不可戶說也非以資菉葹望原也六句以上正論也想到衆不可戶說同體之愛不覺凄然又姚以喻之而親切言之曰孰察余之衷情如曰我等好心

誰見諒之意又想到世並舉而好朋不覺聲與淚俱而為辭曰夫何煢獨而不余聽細玩之骨肉凄涼語意如見　自啟九辯與九歌兮至耿吾既得此中正為一段暢發中正之道所以見怨於君者　靈修昭質女嬃罵之重華陳辭是一腔熱血慷慨淋漓敷陳不已而於是重華無一言屈子不發一語何也好賢去奸國之大經福善禍淫天之正理重華亦無可說即夫子不荅南宮适一樣文法一樣心法　就靈氛占靈氛荅之且指示之就巫咸占巫咸荅之且勉勗之惟重華寂不一言蓋行至極處即聖人不能益一辭正是屈子作文撻高自已地步處　自駟玉虬以乘鷖兮至好蔽美而嫉妒為

一段將以中正之道告之上天而不得入　覩不見諒
神不見答無已共控之天乎駟玉虬發蒼梧至縣圃欲
馬咸池總轡扶桑望舒飛廉鸞凰雷師亦只中心忽急
欲假道以控上帝耳然亦文章家點染法也　自朝吾
將濟於白水兮至余焉能忍而與此終古爲一段將求
賢女以助治而不能　前說黨人皆指子蘭上官靳尚
輩說到此告之聖帝而無言告之上天而莫入尋思悟
君一法惟有賢女庶幾椗帝之閽其言易入有如脫簪
待罪之賢乎內贊外助庶幾先路矣蓋又暗指鄭褎一
流人也　自索藑茅以筳篿兮至莫好修之害也二段
一是靈氛告之以去國一是巫咸告之以待時　注謂

世幽昧以下爲屈子自念語蓋以察余二字也愚謂當
與莫己知也語意同如今俗人亦有勸慰人用我字者
則此下俱是靈氛語將攬草木蕪冀壞痛罵黨人俱出
靈氛口中亦見有人同惡意且於屈子無慭懟口吻接
欲從靈氛二語文爲婉合　痛罵黨人不宜作屈子口
中語於文體文勢極貼　巫咸語亦直至害也止將罵
世語俱出巫咸口中尤爲渾厚　服艾盈要申椒不芳
靈氛告之蘭芷不芳荃蕙化茅巫咸告之屈子始爽然
謂我初以蘭芷可恃耳乃今知之遂一撥去余以蘭爲
可恃兮一意說去文勢亦覺徒順　前有朝發蒼梧夕
至縣圃一段末有朝發天津夕至西極文法似複然此

段瓊枝爲羞瓊靡爲糧龍駕象車事事整備而後行是
聽靈氛之占而徐徐去國也前此則只駕玉虬乘風上
征無暇計及餱糧不及安排車馬方欲少留日忽已暮
蓋彼一行猶是汨余若將弗及一片心腸心緒繚繞到
處求索直欲扣天一鬧不似此聽靈氛一占便雙手放
下欲作物外遊細看而語勢自不重複
穆天子傳燕然一朝正周王威制遠人大機括遠人散
處四荒不識朝廷體制故於燕然之山河水之阿以投
璧故而大朝馬故下歷叙朝儀嚴整如此　按博有五
臯盧雉犢禦寒爲下周王以戊午北入於邢與井公博
三日而波至辛丑而王塞王至於臺後戊寅王至自臺

臺後與井公博見王以敬賢故姑以博近之非爲博也
塞字一記甚好使王果爲博也者將一塞不復至井公
所矣
子辥言子長未見左傳說具文獻通攷余觀吳太伯世
家季札聘魯觀樂一篇全載又季札去鄭適衛見蘧瑗
史狗史鰌公子荆公叔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
也自衛如晉將宿於戚今改曰舍於宿注曰將舍於戚
索隱謂太史公欲自爲一家事雖出於左氏文則隨義
而換既以舍字替宿遂以宿字替戚既是邑名理應不
異今宜讀宿爲戚以是攷之則非後出也
夏小正自六月以後文氣稍變似不出一手

懷思以賊平勢輕不能固寵一一念貽家禍身殃且以開唐家數十年之患如請裂河北分大鎮以授之等事烏得不以賊叛目之可惜有如許大功而以固寵一念壞之致身名俱殞母子不保哀哉君子是以貴純臣也

入蔡之功李愬也而使愬得入蔡者李光顏也所以使得渡溵而牽賊者王沛也史謂平蔡功以光顏爲最信然

舒元輿奏辨明審有才如此而附鄭注李宗閔浮躁之譏誰曰不宜

史稱尉遲恭與長孫無忌入白太宗曰大王不先湊社稷危矣王曰我惟同氣所未忍太宗手刃二兄其忍久矣未忍二字意太宗之欺人乎抑史臣因觀史之故而文之乎又云王命敬德往侍不解甲趍行在帝驚曰今日之亂爲誰爾來何耶對曰秦王以齊王作亂舉兵誅之恐陛下不安遣臣宿衛帝怳怳者何也唐高雖忍未必不仁至此想亦不得不然乎噫太宗有餘誅矣

楊堅志非匡時才匪戡亂徒倚后父之尊遽萌輔政之望而鄭譯劉昉等潛蓄翊戴輕贊入朝未幾而驟封隋王饒吞周鼎嗚乎亂臣賊子何代無之豈期近出后父也哉蹤跡莽操毒逾豺狼既忍於其女烏能貽其子耶尤可慨者介公之命延不彌年宇文之祚迄無噍類彼化及雖爲賊臣而其姓氏猶周姓也謂天之假手以報堅可也後之聞吾說者得無謂黨惡乎誠爲兇人肆惡利人之有而殺人之子滅人之宗使無此惡報將後之亂臣賊子接踵矣欲爲化及者當以堅爲戒又不因余言而愈甚也

史載楊堅謂宇文慶曰天元實無積德視其相貌等事云云後其言皆驗堅可謂先知矣然論周則明而廣秀之廢留不之悟豈慘毒之至天奪其鑒與

劉裕以賣屨呼盧之兒因利乘便而有崢嶸洲之捷此時而即攘袂晉鼎手建宋基雖曰篡賊猶可藉口曰取之桓玄也而重奉義熙復手刃東堂何爲也哉使是時不俟九錫奄正位號縱舍德文視息瑯琊使司馬血脩爲有宋遺民何不可者乃深信昌明之讖必煩金器之酖明知故殺視莽操有加焉人曰宋氏八王傳世六十余曰篡不三年慘及二子天之報劉裕亦慘也

予讀宋劉黻傳其論陳垓蔡榮也曰始則邪正交攻中有朋邪翼偽陰陷潛詆終則倒置是非變亂黑白其寫小人也心術行實一一描之紙上嗚乎忠而見謗信而見疑天下不乏人也當之者惟內省自信而已康熙辛未五月二十四日讀蘇子瞻屈原廟賦書後

論古五十則

吾夫子在世七十三歲所際陳蔡僅七日過此以往皆鼓瑟鳴琴日也而當年又遭去魯之日所有親知皆留

魯國未嘗修問省禮設使當年有親知遠至陳蔡適在五六月之間吾夫子何以爲情至若我輩盛德萬不如聖人而生平遭際强半皆陳蔡爲問門前客今朝幾個來又正在室人交謫之候然則我輩之不得爲聖人即此一事見之

大范名雍蜀人也字伯淳爲龍圖閣待制振武軍節度使鎮延安卒謚忠獻見仲淹作雍墓表小范名仲淹蘇人也字希文父名墉爲錢俶掌書記生仲淹二歲而逝隨母陳再適朱氏見富弼爲仲淹墓表則雍非仲淹之父明矣

唐睿宗問蜀士於蘇頲對曰李白文章趙蕤術數宋英宗問蜀士於歐陽修對曰文行蘇洵經術黎錞

秦末漢初諸侯之立如傳舍楚陳涉襄彊景駒懷王項羽爲五楚八年之間楚凡五易姓燕韓廣臧荼盧綰呂通爲四燕三十年之間燕凡四易姓趙武臣趙歇張耳呂祿爲四趙二十九年而趙凡四易姓韓成鄭昌韓王信蓋四年韓三易姓

容齋筆談人物以義爲名如義士義帝之類甚多罷物在首曰義髻在衣曰義襴義領奇矣余觀樂書有義觜謂觜外安觜也彈箏有義甲指上更安甲也抑又奇矣

漢蔡湛碑陰有義民

三代有車馬無車騎吉行則六馬四馬師行則元戎小戎自晉公乘小駟始有騎至廢井田去車戰始有騎兵然則曲禮前有車騎則載飛鴻亦秦制也

介者拸畫介刖者也形體殘壞不復以好醜介懷佛書娸毋惡鈍西施愛江

軍中以端午走馬謂之蹦柳見文昌雜錄蹦音藉踐也

揚雄十八侯贊文昌四友漢有蕭何叙功第一受封於酇又唐詩麒麟閣上識酇侯六書正譌云酇俗作鄼非此可爲據

張又新煎茶水粉槍末旗蘇蘭薪桂陸羽茶經育華救沸

文山鴻豹肥腯多脂鴇名鴻豹以其善食魚也

鬢短即首如飛蓬帶長即衣帶日以緩

昭烈語關張以魚水之喻而二公心安以樊世之大勳獨不可委曲開喻以安猛而全世乎託辭以殺之堅終是氏性耳

杜黃裳傳前載受高崇文錢四萬五千緡又於李師古幹吏寄錢數千緡氈車子一乘亦直千緡使者未敢還送於宅門者何也高崇文之餽御史大夫文致之乎況青衣繼縷風何儉歟讀此不能無疑

揚察字隱甫蜀之成都人宋史有傳亟稱其屬文雅緻有體弟寘與兄齊名發解禮部廷試皆第一又蜀士在宋世三元者三人陳堯叟楊寘何煥也亦可謂盛矣郡

志不載

宋之制策虛第一等以待伊呂之流其入等者惟蘇軾轍兄弟吳育范百祿李垕終宋之世僅五人而蜀居其四二蘇李范皆蜀人也

長安形勝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史記漢書皆不注胡苑之處按漢官儀引郎中應侯之言曰陰上東西千餘里單于之苑囿也又胡人歌曰失我燕支山使我婦女無花色失我祁連山令我六畜不蕃息

陝平人先生士奇崇禎間督學四川嘗記其署聯二聯用六經以維三尺法可乎以道殉人焉能守道何怪家同甫言本朝乃吏書天下酌一尊於■五父衢難矣有

心衡物孰若無心敢希先曲逆手踹子善爲宰社中余嘗聞百川同海萬川同月易言承詩言應禮言達其斯之謂與履此地顧名思義于欲無言爾先正周公拜前魯公拜後德以裕政以從道以能非苟而已也想伦年幼學壯行爾則何以火聯爲順慶果州公署設出聯易詩等句隱順字對聯德政等句隱果字也先生每語諸生云今天下只得個半秀才一個是黃石齋半個要數本道先生福建人

梁太素以景德元年甲辰卒年九十二則雍熙二年乙酉至是登第二十年是太素以七十二中式也

友人向謁吉令柳之馬平言共治山魈或入市肆或臨溪而漁不甚爲祟有某公以大礮擊殺之爲猪形一足相傳爲秦始皇木客入山不出之遺種

殷浩固盜虛聲而謝尚王濛居然時望乃竟爲所欺至有深源不起如蒼生何之語可見東晉之無人也

齊宰相褚彥深母傅氏碑額云女侍中宜陽國貞穆太妃賜以侍中猶涉嫌疑況兼妃號乎豈元魏先有侍中之號而齊踵而益甚耶

說苑人有沽酒者爲器甚潔清置表甚長而酒酸不售問之里人何故里人曰公之狗猛人挈器而入狗迎而噬之此酒酸所以不售之故也今詳之而酒酸不售似當云酒酸而不售謂至於酸而不售也若酒酸則不售

宜矣又豈狗猛之故哉但酒之醇者愈陳則愈佳亦無因久不售而至於酸之理則謂至於酸而不售亦恐未然此未能彊通也

余見一書云梁武帝好佛佛以大圓鏡照四大部洲每歲輪轉正五九正照南贍部洲禁殺生故正五九不上官從此或曰唐憲宗

周勃下廷尉吏稍侵辱之曰吾嘗將百萬軍安知獄吏之貴也韓安國下獄吏辱之安國曰死灰不復然乎曰然即溺之路溫舒上書有曰治獄之吏上下相毆以刻爲明是以刑人之血流濁於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數歲以萬計周韓所謂獄吏典犴狴之吏也溫舒

所謂獄吏聽斷之吏也二者惟聽斷爲最酷嘗此者可
不以天道爲念哉
余同案十八人姓字住址經昔余皆知之自先年流
落至今四十餘年或每歲節令改易則來朋聰間月
必林余懷者六七次則朋友爲五倫之一信非偶也
因記如左時康熙丁卯夏五月廿二日
周泰徵　趙一琴　屈壽朋　何南杰
向抒奇　向星　向翼雲　王鳴遷
郭世珍　任弘　何發甲　何天佑
王小字達坤　王小字興哥　王道彥　向作楫
何庭麟　李蕃

野客叢談云世言杜默爲詩多不合律故謂事不合格
者爲杜撰湘山野錄載盛文肅公撰文節神道碑石參
政中立急問曰誰撰盛卒曰杜撰滿堂大笑文肅在杜
默之前則杜撰之說其來久矣愚幼時見家館先生云
杜預博學然亦多以無據者注解古人書解者少後人
稍讀書始知爲預傳也故云杜撰或又謂專指春秋預
傳春秋多以私意注之爲杜傳字又作撰
晉書稱烈女鍾琰適王渾生濟渾欣然曰生子如此足
慰人心琰笑曰若使新婦得配參軍生子故不翅如此
參軍謂渾中弟淪也夫授受不親先王之教以別嫌也
琰對夫叔戲謔乎何至此乎傳烈女而以琰附附琰
於烈女而以此言附時其不知醜也
賈太傅新書言王太子懸弧之禮有曰南方之弧以柳
柳者南方之草夏木也其牲以狗狗者南方之牲也按
周禮秋官大司寇大祭祀奉犬牲注曰犬屬金故於祭
以祭其說與此異
賈子曰人之戚屬以六爲法人有六親六親始曰父父
有二子二子爲昆弟昆弟又有子子從父而爲昆弟故
爲從父昆弟從父昆弟又有子子從曾祖而昆弟故爲
從曾祖昆弟從曾祖昆弟又有子子爲族昆弟按此則
從字當平聲今俗作去聲者非是
龐勝的㮚你阿架四則溪府建九喇法戈火著木膀

架勒四則溪府建大方以著則窩雄所三則溪府建水
西此平西開水西三府地之名
或謂呂不韋竊集羣儒議以成名余覩十二紀八覽六
論如出一手豈秦去古未遠有隱君子著是書而不韋
攘之耶此蓋因異人事而因傳會以甚之耳余謂不韋
智術可以移秦祚必有大過人者後世莽操之徒聰明
學問非人可及特以出身非商賈故信之無疑然則世
之君子其慎勵行檢毋好封尅則鮮有譏議矣
宋太祖時江南遣徐鉉來朝誦後主風月詩云云太祖
笑曰此寒士語耳吾不爲也吾微時自華陰道逢月出
有句云未離海底千山黑纔到天中萬國明太祖詩洵

雄傑矣然纔到天中一句未免爲有宋詩讖中天則將昃之候也太祖之不能取燕雲於此語徵之況月豈離海而遂中天哉豈待中天而萬國始明哉偏安之業此語定之矣

杜工部公九齡書大字公不以書傳觀公文集文止數篇亦不以能文著惟一詩聖千古奇窮畢一生公之榮名蓋亦難及也

邵公濟言呂文靖公爲相其夫人馬氏因時節朝宮中慈聖謂曰今歲難淮白夫人家有之乎對曰有容妾還家進入歸索其家得二十合文靖入問何所用夫人告以故文靖命止進一合夫人曰臣庶自扣餉遺猶欲豐腆柰何斲之文靖曰此微物禁中偶乏而吾家乃有如許之多可乎非吾斲也此似秦檜妻進子魚事文靖不宜有此

容齋題跋言雄自敘所爲文及漢史本傳幷無所謂方言今輶軒方言余家有之薄遊四方亦未有稱名物如書者竊亦以爲僞作洪氏先得之矣

王禹偁五代史闕文云司空圖表聖有俊才咸通中進士躁於進取頗自矜伐端士鄙之又云巢賊之亂避地中條山昭宗反正以戶部侍郎召至京圖負才慢世時人惡之圖憤憤謝病復歸中條余詳巢賊之亂拜疏者纍纍朱溫之篡稱頌者容容胡中條山中有表聖之廬耶此史想成於附巢臣溫者之手故云云爾

辛癸雜識云韓熙載相江南後主即位頗疑北人有鴆死者熙載懼禍乃肆情坦率不遵禮法破其家財遂破衣敝屨隨房乞丐以足日膳按本傳後主欲相熙載惡其畜女樂不加檢束左授右庶子分司於外熙載盡出群婢乃大喜以爲秘書監未幾卒後主痛惜之以爲不得熙載爲相乃贈平章事是熙載未嘗相後主也亦不見懼禍乞食事

老學菴筆記王黼作相假歸咸平焚黄畫舫數十沿路作樂秦熺歸金陵焚黄臨安及轉運司舟舫盡選以行不足擇取於浙西一路凡數百艘皆窮極丹雘之飾郡縣監司迎餞數百里不絕平江當運河結綵樓數丈大合樂官妓舞於其上縹緲若在雲際余聞張江陵歸葬有布政爲之衰衣執杖而隨後者想權貴之勢所在皆然

韓詩外傳孔子南遊適楚至於阿谷之隧有處子佩瑱而浣者孔子曰彼婦人其可與言矣乎抽觴以授子貢曰善爲之辭以觀其語云云遂有處女而溷與之言可乎此誣也且婦人亦非所以謂處子者

漢史譏楊雄爲莽大夫桓譚新論以爲雄未仕莽也如劉勰程器一篇班固諂竇馬融黨梁不爲稍諱至楊子止曰嗜酒而少算劉子豈不讀漢史者哉此可爲不仕

莽之一証
直不疑償金事當時稱爲長者余謂誤持金郎仍歸金其主其人固賢者哉惜漢書不著其姓氏微斯人不疑縱長者何以自明

漢書周仁爲人陰重不泄服虔注質重不泄人之陰謀也張晏注下濕故溺袴是以得比宦者得入後宮也師古曰陰密也性密重不泄人言也據下文入臥内則不泄宜從張注

後魏江式曰晉呂靖放李登聲類之法作韻集以宮商角徵羽分五卷則韻分爲五始於呂靖非始於沈約也

論史有爲四皓之說夫以高祖之智人烏能以僞售若

其可僞是明知太子之不可易而姑借是以謝戚夫人耳則四皓者殆即虛聲之盜者與

帝丘之對濟漯之辨既極詳覈而別著有東殿新書西域圖志數十種直博雅君子與奈之何一言而移唐祚禍及唐宗韓來褚孫之或逐或死皆身爲之雖多學博識奚庸乎 書許敬宗傳後

讀奸臣傳至其嫉賢妒能欺上罔下處不勝憤懣幾欲廢書余乃思得一法先觀其傳末後徐讀完可也

惰書尚矣文中子不得列名於文學之林徐洪客不立傳於隱逸之數覽之不覺歎然

魏古弼傳既曰太宗賜名筆取其直而有用後又曰世宗嘗名之曰筆頭又曰尖頭奴又曰時人呼爲筆公未免重複矣

余讀北齊崔季舒傳輒思以利劍剥其肉而本傳不載殷帝事豈爲人諱惡耶

劉元海雖以假托之詞欺飾宇內而口誅曹瞞之奸洞悉典午之禍令讀漢史者不覺拍案起舞

武侯黃陵廟碑讀竟如置身三峽下見波濤洶湧山石離奇時有哀猿飛鳥亂出入人耳目表惟遂蒙劉氏四字此時漢已四百年似不宜別爲姓氏宇豈亦先生臨文之誤乎

論詩文十七則

文章怕空疎又忌填砌空疎則其弊爲孱弱然養而充之可致雋永流逸若填砌則其弊爲餖飣爲陳腐爲板拙久而愈深無復出路矣

蘭亭以字顯文不入昭明選議者謂天朗氣清四字爲累余謂此四字不足以累蘭亭也春和景明安在暮春無一日之晴明耶大約此文信筆而成未經改定即如一懐字四見篇内興懐則兩見矣乃世猶謂羲之粉本於金谷序則未可爲之辭

秦少游主試單騎見虜賦程文事方急則宜有異謀軍既孤則難拘常法遭彼虜之勁悍屬我師之困乏較之力則理必敗露示以誠則意當親狎我得不撒衛四環

去兵兩夾雖鋒無莫邪之銳而勢有泰山之壓掾按以
出若茂搶虎之威失隊而趨如棄華元之甲一本作果
吾父也遂有壺槳之逆見大人今盡棄犀兕之甲
明皇田駕經馬嵬云日慘風悲到玉顏之死處花愁露
泣認朱脸之啼痕褒雲萬疊斷腸新出於啼猿秦樹千
層比翼不如於飛鳥　孟嘗夜度函關賦嘆秦關之百
二難駛狠心笑齊客之三千不如雞口
文章自漢而後代有作者而戰國策則左氏之次先秦
之上若何也簡而確華而不雕妙喻而中長言而宕無
塡砌餖飣之病後生讀者取其文勢筆致可也至若諸
策士視六國如傀儡吉凶禍福惟口舌是任而一意規
圖於富貴利達者吾不欲汝曹效之也
六里青山天下笑張儀容易去還來
智過覩二國之計當云魏之謀臣韓之謀臣桓子康子
四字以是注文而誤者
習鑿齒書曰吾來襄陽從北門入西望隆中想臥龍之
吟東眺白沙思鳳雛之聲北臨樊墟存鄧老之高南眷
城邑懷羊公之風蘇子瞻超然臺記南望馬耳常山出
沒隱見若近若遠庶幾有隱君子乎其東則盧山秦人
盧敖之所從遁也西望穆陵隱然如城郭師尚父齊桓
公之遺烈猶有存者北俯濰水慨然太息思淮陰之功
而弔其不終米南宮北觀亭記嘗試與客指天末之疊
巘望林表之平陸曰此吳蜀之所爭也此六朝之所都
也此曹孟德劉玄德之所推敗犇北而陸遜周瑜之所
得志而長驅也此梁武之所不能有而侯景之所陸梁
而雎盱也此孫皓陳叔寶窮侈極麗惟日不足而今日
之荒墟也汪彥章京口月觀記嘗與子四顧而望之其
東曰海門鴟夷子皮之所從遁也其西曰瓜步魏太武
之所嘗至也若其北廣陵則謝太傅之所築埭而居也
江中之流則祖豫州之所擊楫而誓也朝廡期天開闔
迷樓記公試爲我矯首而望江都宅其東牙檣錦纜還
有隋煬帝之遺跡可鑒乎瓜步控其西金戈鐵馬還有
魏太武之故道可襲乎南則建業孫仲謀拔刀斫案之
怒今尚可激乎北則臨淮南霽雲抽矢射浮屠之恨今
尚可償乎五人所作習開其先應推獨步其次則蘇米
兩作雖似學步而文句却不板腐居然作手若汪若朝
竟開今日時文一徑矣而要之習鑿齒之先在左傳已
有其南陵夏后皐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避風雨也
爲之先鞭矣
杜舍人云巫娥廟裏低含雨宋玉堂前斜帶風滕郎中
云陶令門前罥接䍦亞夫營裏拂旌旗此叶後之始
瑯環記小黄女子名觀與書生喬子曠筆札周旋子曠
寄觀云美人心共石頭堅翹首佳期空黯然安得千金
遣使者一燒鵲腦繡房前志林云鵲腦燒之令人相思

翫詩意心共石頭堅已是相思更燒鵲腦豈直爲其相思乎當更有深情矣

謝幼槃縫衣詩慵向粧臺理曉粧爲郎獨自製衣裳金針入處心俱痛素練牽時恨共長霜戶敢辭纖手冷芸牕思貼弱肌香縫成不怪無鴻雁飄得宵來寢妾牀尾句固佳但宵來一覺更添悽惋不若黃夫人行人稍去倩一個行人稍去只恐怕路迢迢衣到遲似更覩切眞深念征人者矣

芥隱筆記云漢張禹傳後堂理絲竹管絃故右軍用之蘭亭敘而或者謂昭明所不取其未知班孟堅之辭耶余以蘭亭敘以石崇金谷敘爲粉本故文選不收

老學菴筆記劉隨州詩海內猶多事天涯見近臣言天下方亂思見天子而不可得得見近臣亦足自慰矣見天子近臣已足自慰況又見之於天涯乎余謂此微詞也寓內多事正近臣効忠之日而近臣在天涯非貶斥忠良而何

樂府古題有董桃行一作董逃本後漢童謠也

西溪叢話載墨子云楚靈王好細腰故其臣皆三飯爲節脅息然後帶緣墻然後起韓非子云楚莊王好細腰一國皆有飢色劉禹錫踏歌行云爲是襄王故國地至今猶自細腰多未知孰是按細腰亦只行於宮女耳與臣何干此墨子之僞書耶

黃州之貶在朝諸人所爲小試手段也良以子瞻先生豪邁之氣上無古人絕羣一世故稍於遷謫中一使其沉鬱頓挫耳而先生且於秋高氣爽時泛舟遨遊也方且快水波不興誦歌自得視萬頃波濤不以怵其志焉擴遺世之想發登仙之思先生眞樂矣然桂棹蘭槳似怨空明流光似慕渺渺予懷似泣美人一方似訴客不知也乃倚歌而和之先生乃將怨慕泣訴四字自客口中發之月明八句言怨也方共七句言慕也固一世十四句言泣訴也先生乃莊語告客曰客亦知五句言無容怨也自其變五句言無可慕也且夫四句言無可泣也惟江八句言無可訴也置怨慕泣訴在衆人意中衆人口中先生惟是泛舟赤壁之下徘徊斗牛之間而已在朝當軸諸公以爲豪如子瞻一入黃州冷署閒曹則必怨怨則必慕慕者慕還朝也慕而不得則泣泣而不得則訴至於訴則小人之技得矣先生却於歌中四句帶怨慕泣訴之影以引動客倚歌一和正襟一問將衆人心腸染寫一番然後將自得之樂其央不出於怨慕泣訴者暢快言之江上清風山間明月即先生之無盡藏也憑虛御風羽化登仙眞有獨得而衆人固不識者

蘭亭記文章家極喜之寫臨帖本無慮數十家而昭明太子獨不取說者謂天朗氣清四字似秋景故爾余以爲非也篇中多複語故也如欣於所遇下暫得於已快

然自尺二句可以不必直接不知老之將至豈不健甚足猶不能不以之興懷句不接帖況自夫人以下至豈不痛哉文氣不貫似有脫誤昭明文字貴筆筆用轉宜不取此也

杜工部之贈宗子也勉之以耕鑿嘉之以衣冠咏其年豐之類處家之勤而易之以詩書經營足見古人之善處同宗也至明之錢鶴灘贈其宗人而加一字以爲笑謔此世風之薄也亦吾黨之罪也君子觀於此而知升降之風俗焉

唐詩黃河遠上白雲間余在蒲津書院山望黃河之勢誠有如所詠者又檢唐詩話爲黃沙遠上白雲間誦之

之而塞外寥廓寒凉之狀宛然在目似較河爲勝

示兒十二則

在屋漏可對大庭坐白日嚴於五夜士君子要作世間不可少之人須存人前可說出之心

貴而益謙與傲同醉而益恭與亂同夫華堂廣厦肆席張筵清歌悅耳妙舞當前忽有狂夫張拳罵座亂邊豆而式號呶嘉賓勝友未有不變色而起選辟而遁者也則不知其秩與溫溫其恭者孰愈乎尊官大爵能檢束使人易近者恂可多得也

曾文恪公鐸爲舉人時屬遠行遇雪雨泥濘夜止旅舍憐馬卒寒苦即令臥衾下因賦詩云半破青衫弱稚兒馬前怎得浪驅馳凡由父母皆言子小異閒閒我却誰事在世情皆可笑思從吾幼未難推泥塗遲借明朝力伸縮相加莫浪疑余自先君棄世應門無人順治辛丑北上先一歲八月得一僕相隨入京便同臥榻時人皆笑余之不分也偶讀是詩若有合焉因追和以貽諸子曾是啼梨啼栗兒嬌癡豈意供奔馳忽離顧復惟依我乍歷風霜却傷誰但盡吾心自易使此猶人子豈難推陶公遺力家書好勉學先賢愼勿疑

余性喜讀書每見古人行實有符合處則甚喜惟於清廉之蹟則慚愧而不安奉父師之訓讀聖賢之書雖不敢甘爲不肖而處於時勢不得不爾奈何回思做秀才

時不覺媿汗浹背也

凡署中几案器皿有出我自置者有百姓供用者要吾所置亦出自百姓耳俱宜愛惜語云爲天地惜物爲此身惜福念之念之

蟻子時啣土而成大垤學者時問學而成大道

山居僻處師友已遠愛我者稀誰攻吾短惟茲蒭言日月殊檢辯之固非恕之已浅我孟子云必三自反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善求藥石古人豈鮮

爭桑而吳楚搆釁笑而晉齊爭天下事皆由於小可不戒哉

讀書其難哉當其做秀才見先輩懿行必曰我庶幾行

之常其歸休時誦先輩格言必曰庶幾我無媿如此亦可謂之讀書矣凡人可以對聖賢即可以對天地而質鬼神區區祿位之去來生計之豐悴直不必問癸亥五月初三日早起讀于忠肅公晝夜長短吟不覺快然自得爲之手錄一過公一代大儒名臣小子何敢望惟令今日誦之無媿可以自慰雖坎壈何傷

不忮不求是大學問人纔能到此子路終身誦之未爲不可而夫子猶必進之曰是道也何足以臧學問安有止境乎

嘗觀古之用兵者上軍中軍下軍皆有將蓋二千五百人云今之爲大鎮者號三千實則二千人而止可知其不貴多也諸兵士日月訓練教以坐作進退之法豈止試其伎倆哉務使兵與將習將與兵款也熟矣可用矣而又於二千人之中五爲之長十爲之長五十爲隊長百人爲百長凡此五長十長五十長百長又暗擇其伎能精好步伐整齊者拔之戎旗下於戎旗又拔其尤爲內丁夫而後爲百勝之兵老夫髦矣於文章之道久爲生疎然竊觀於兵不古法非善兵也書以付之

山左朱丹木先生爲御史巡泰中抵西北値有馬格納佛寺左右以閒先生往觀之像皆淫褻先生默無一言門下客請曰此非誨淫之蠹乎曷不詔屬吏一炬焦土亦扶持風教事也先生曰此寺傳來已久豈無端人正士來游於茲者乎而未有識及此者想自昰也我輩識非傅奕學不韓愈冒昧一旦久之而吉凶悔吝之迹未免搖惑其見笑於後賢不更甚耶客爲余言余屬筆記之

論書贅十六則

子昂書畫精絕晚學子昂字體者流於妖邪猶自有一種媚氣溢於楮間盍取子昂書帖觀之果如世之學步者否

臨帖作字人謂至樂然樂亦奚定哉孔顏相對千載無有惟自得之耳

小歐法久重當世大約古勁之氣見於眉宇如其人云

字學之有聲類也自李登始也其分宮商角徵羽也自晉呂靜始也沈隱侯求宮聲不可得乃有平上去入之分而分平聲爲上下沈約始也

第三兒每欲學書余欲教之而未能也近來頗發頭風每作疼痛異常雜憶往事以分之因評其字曰頭恭肩肥勾深撇重從此求之庶幾矣

孫過庭謂獻之潛易羲之書辟以羲之云去時大醉之說以譏獻之余謂獻之此帖饒有父風學者臨帖當自具手眼不可隨人上下也

學者以字名佳事也然亦難事昔宋歐陽文忠尚不敢輕書澄心堂紙況後學乎試觀古人筆法精妙何以遠

過今人則得之

余昔遊撲洋得大觀樓帖守爲世珍及得淳化帖而知世上止此數本稍爲增損云爾康熙癸酉之春余訪仙翁表叔見案上淳化帖內懷素帖與家之二帖有出於家帖之不載者何也豈鐫工之去取有非選擇者之過耶

聖教序者大唐太宗文皇帝爲三藏法師而作也字本晉書序紀晉代者以太帝性嗜羲之書法爰裁取羲之書集以成序今人謂此序爲右軍書者誤也余表叔家藏帖甚富遭滇變而遺失錯落者半余以暇日往訪見案頭書帖翻閱而得聖教序二余謂尤物不可有二因

得攜一本以歸而紀其首云

後學臨池貴歷徧諸家字體獨得一法於諸家之上斯爲上伎若獨取一家而宗之即工其變吾不取也

赤壁本有子瞻眞蹟年久湮滅後惟至大子昂寫本存焉余家藏石刻黃之榻本也而錯誤二字豈子昂有誤筆歟抑有時忌歟茲刻無錯誤想屬臨本

臨池學字極雅逸事然須無俗事纒擾焚香拂案研水漸注時拈管作一二則審度情事安排几案調和辭氣然後出而見客

王覺老筆墨盛於一時觀筆勢矯異處有鶴飛鳳舞之致使今日人口不嘖嘖云云安在非今之名筆哉予不爲此人惜而爲此字惜吾不識今之談字必以覺老舉嗚呼人至今人可知矣

戊申長夏無事兀坐閑庭壁上懸趙子昂書赤壁前賦石刻日誦數過以消永日覺於前賦得其影似漫筆疏出往年在吳中兒輩哀集舊稿尋求往疏遺失無存欲續成之而放廢播越憔悴枯槁非復故我矣今早偶步田間追念曩悟較前日略進焉復筆於此以告後人

畫家三昧方外人多言之而當行不見者何也予生平拙甚舉世所謂四雅事未能一娓不及洗也及見蘇子由獨謂性不喜畫山水竹木遍滿大地惟不見鬼人又何苦見鬼姝以自慰解然竹窻燈夜倘得揮灑數筆亦

人生快事也

龍眠以山庄圖為世寶此卷不知果出伯時手否余不知畫亦不敢妄爲雌黃然讀宋史文苑謂伯時好古博學長於詩多識奇字終之曰因畫爲累故但以藝傳似惜龍眠之以畫著也康熙丁卯五月二十一日書

雜記二十四則

海鹽張靖寧之景泰中朝士言一日晨出夜歸天色晝冥入室更衣有火星星自帬帶中出轉捐至摭上晶熒流落凡三四見其夫人相顧失色不敢言明日入朝見兵科王汝霖言之答曰先君爲工部侍郎時嘗暮歸見此然帷繞裙中有之余令山左於夜起受緊急公文取

桃上衣衰衰火出心疑之以事急着衣去彼明試之後然後舁夜坐去燈輒以手拭衣火隨手發不必續也今年邁歸田舊衣不復作此狀可知已

雷威斲琴無爲山中五音未得有老人在傍指示曰上短一分頭豐腰殺已日施漆戊日設絃則可鼓矣忽不見如法斲之佳絕蘇子瞻書雷琴云八日合不知何等語也八日其巳戊日之間乎蓋自庚至丁之八日也

西溪叢話載昇玄子伏汞圖有試鳥腸消石法其色青取白石英炙令熱將點上便消入石中道書言出鳥腸國能消金石爲水服之盡得長生其石出處氣極穢惡飛鳥不能過其上人或罪服從之過身上諸蟲盡化爲水而得長生矣夫飛鳥不能過其上又身上諸蟲盡化爲水只此二語鳥腸消石巳明明不可用彼服之者是自投水火耳

老學菴筆記前代夜五更至黎明而終本朝外庭及外郡悉用此制惟禁中未明前十刻更終謂之待旦上御盥櫛以俟明出御朝也余又聞宋以寒盡五更頭之謠而減去更點云

老學菴筆記宋白集有賜諸道賀登極進奉詔書內云輒內俸祿恭備貢輸乃知當時貢物皆守臣以俸祿自備今既以庫金爲貢而推恩如故可謂厚恩矣余謂以俸祿爲貢愉不若以庫金宋待士之祿亦不厚於往代而修貢輸之後將何以爲計耶

邑尹王公理仲楚人爲余言幼時抱病尊公召一道士治之不事藥餌與之對坐書室中以草敷地而坐其上至三更覺道士腹上火氣烈於夏日炊公腹上熱不可當道士俾無他言坐三日夜而病良巳云

秦楚之間謂母舅之妻爲妗見評友夏集中考劉熙釋名無之知自爲其鄉俗呼也

周櫟園天中人余爲童子即知其名及後詳其行大抵負不羈之才而深達世故者閩中人及青州人皆能言之今其人亦有不可及者噫嘻

櫟園備歷險禍卒得脫免蓋有才有膽有智人也往過關中遇一人能道公之所爲其爲人恒行人所不能行而其遇亦人之所不易遇卒建節青州歸老白下豈易及者哉此在他人殊非難事而櫟園以彼之所行所遇而致之則固不易也

張公士聯爲招遠令時崇禎闇也以蜀亂不歸因家焉康熙辛亥余以監盤之役宿招公館次日有門斗引二童子來其長者可十餘歲幼長七八歲公之孫也皆傭身爲牧豎余稍資助之爲其長孫娶妻次者訂婚雖未能拔之於安富之地而室家之願粗可慰心既而余被逮離任我躬不閱遑計他人乎今讀公之詩因筆於此

丁卯九月十三日

市兒以書十冊得錢四十文即棄去及取而閱之情史
五冊有無不足爲輕重其五冊爲謐治準繩效帙係傳
世成書而致令殘闕余實不忍雖江南坊肆書頗易得
而藏此之家缺而不備亦人生恨事也訪原主以此奉
還癸亥二月二十一日記

劉季子與余同登鄉試晚後值先君之變不及一晤迄
今二十八年乃得相見於漢陽江上阮庵之樂較余似
甚而對客高談脩然自若撫時安命泯無戚容且自信
行蹤坐俟天定知止君子風度如是余甚服之甲子夏
五月十八日記

歲行盡矣風雨淒然紙窗竹屋燈火熒熒時於此間稍
得佳趣此子瞻語也余官黃五載百務經心退食之暇
諸兒就塾兀坐一小園中時伸紙一幅臨帖作字而鄉
思離情觸緒紛來覺無甚佳趣何耶我乃知子瞻先生
過人遠矣甲寅十二月丙燭書此

經生家經書而外能熟通鑑綱目已可爲博敢責之以
廿一史乎即或讀史能涉獵於本紀列傳已爲博極敢
責之以天文地理曆法郊祀禮樂諸部乎然有其書自
有其人安知不有過目成誦之奇男子起而讀我所藏
之書者又使人可不藏書矣敬書於此以俟後人康熙
丁卯春三月十八日書於湖署次

閩中任先生諱道清幼失明博極羣書琴棊詩賦妙絕
人間此記其迴文一首眠鷗白浪輕沙淺雁落青林古
嶂空烟鎖翠峰遙過雨柳垂青縷細牽風天連水遠春
江碧日映晴霞曉暮紅便醉一樽芳酹綠年華此日勝
遊同

涪州江心石魚見則年豐

耳目口鼻手足身之用也佛菩薩亦然而世之繪塑大
悲者曰千手千眼謂菩薩之變相也未聞有千耳千鼻
千口千足之相者豈其獨示變於手眼而餘固弗能耶
抑其欲界得力止在手眼而餘爲無用耶不然手眼之
變可與瓔珞莊嚴采施陸離而其餘未免礌磊醜雜有
累好相耶又觀內典有千百億化身之佛則其有千百
億之耳目口鼻手足可知也但各化一身自分屬各身
而非千百億之耳目口鼻手足畢具於一身也今傳之
繇者惟曰千手千眼其必有千耳千口千鼻千足之變
特余未乃見聞焉耳然朋之五蘊六入色受想行識聲
色香味觸法皆其日接於耳目口鼻手足者也諸所有
無窮剎塵身有限如欲遂遂而昭之非耳目口鼻手足
千百億不可而大悲特用千手千眼何也竊意耳之於
聲也有清濁高下遠近微鉅雅哇之不同口之於味也
有酸鹹辛苦溫熱寒涼邪正之不一鼻之於臭也有香
穢醇烈芬酷之各異接於耳口鼻者莫不先經於手而
品之以眼則是五官之爲用尤特眼以總之彼所以不

曰千眼千手而曰千手千眼者或在是也
帝君殿成予賻地大可五畝四畝在官道南一畝在住
持欲刻石以貽後人慮侵占也予惟歐陽永叔記菱石
蘇子瞻記四菩薩可謂曲盡人情恐貪如蹠蹻未有不
知傷者然二公所愛者畫與石耳而吳荊溪林下偶談
猶以此石與畫必不免況茲地乎
華山松五株稱五將軍武當山欻火崖宮前古松數百
株皆參天倚雲枝葉扶疎恒山虎風口其間多橫松強
柏狀如飛龍怒虬葉皆四偃土人云是嶽神所寶護人
樵尺寸必有殃故環山之斧斤不敢至其上五臺南峪
口十五里入山長松古杉擬空嶂谷霍山岣山隨廟外
古松數株高數丈槎枒詭怪枝皆東向五臺山大唐神
州感通錄云五臺其頂不生草木松柏茂林森於谷底
貧者士之常常恒也惟能恒者貧試問普天下人當衣
食缺乏妻子譬慹友朋改面而自守澹如者何人哉
余辛丑北上六月還家抵河南洛陽道中見二僧身色
如寺門金剛眼目鬚眉亦如之三目四臂其上臂於額
上合掌持飲食則用此臂之下生者余甚異之恨未得
交一言叩其中何如也
貢字前漢音肥後漢音奔
古者服牛乘馬馬以駕車不單騎也至六國時始有單
騎漢初猶有車戰兒夏侯嬰傳高祖之敗於滎陽出城
皐皆以數十騎遁去而鴻門之會去車騎獨乘一馬樊
噲四人步從以免其非危迫往往夏侯嬰中御高祖在
左樊噲參乘爲右
劉頡作九章算法方田一米粟二差分三少廣四商功
五均輸六盈不足七方程八勾股九買山至言八十者
二算不準謂兌米粟也

家庭十一則

芝坪者余世居宅也地産靈芝五色陸離稱佳植焉余
兒時誤以蒼蒲充之憶及不覺自笑往以亂離人煙凋
耗先大人率不肖避兵於朱乾山砦土人以余父子故
攸指砦下爲芝坪訛也五世舅祖謂先祖云聞汝隣人
有以汝居芝坪爲字號者余甚不平惟汝居址爲芝坪
地不過十畝其他皆非也汝誌之今次子築室其上因
爲芝園云
先祖手植桂樹二株自祖即世桂忽枯死越次年各發
一枝亭亭有千霄勢是秋便已吐花結蕋矣先君因成
一絕云靈根初歷風霜忽訝新栽花已黄想是先人
培植厚縱然零落復生香
先祖即世祖母馮在堂時應門無人先母承歡菽水家
庭之樂未苦貧也先君有詩云夫讀妻縫到二更夫妻
兒女一燈明煮茶枕上聞慈母此是吾家夜太平
先君客漢洋思家作一律詩云離別枌榆徑已荒離書

隻字到衡陽毋將幽恨添詩料强爲排情潤酒腸此日異鄉憐栢蔦何時故里奉蒸嘗昇平有象招逸逋那怕金牛蜀道長又一絶句云歴落崎嶇滄海更循環不可問天心傳家自信善根遠到我何緣業報深又應漢洋友索句云回首鄉關蜀路遥客懷抑鬱極無聊翻書莊誦心猶壯擱管閒顋韻不豪爲甚詩腸偏結澁還因山徑自蹊茅短腔下節慚巴里怕向名家漫染毫又戊子歳在洋州浮石寺同蘇元素談蔚若中秋夜坐作云入秦秋色兩平分一望庾樓一悵神佳節枉從愁裏過良朋毎在客中親異鄉骨肉風塵聚别院芝蘭臭味新此夕樽前同翫賞清光常自照離人

崇禎癸酉冬十月先君命不肖就傅爲弟子修束脩禮先君餽獨腆先師馬龍嗟先生撫接告語諸昆季甚喜不意先君貧甚而不從苟簡也即走筆致先君云吾輩家風澹泊而已何必過爲禮耶謝謝小圃紅梅盛開初二日屈君共賞之惟惠臨何如不肖時年十一迄今五十七年矣今早偶憶是書不勝凄楚時春雪滿山大兒赴南隆謁戴房師去仲兒季兒在山庄呼而告之並記於紙已巳二月十一日不肖子蕃泣血書　一滴何曾到九泉傷心當日買良田養親貽祿成虛語毋憶遺書輙泫然

先王父爲屈坤維先生諱思忠宅相八歳就傅即不嬉戲不出戶庭治舉子業坎壈不售齊志以殁蕃猶及見篋中左國史漢性理通鑑諸手澤在焉丹鉛數垂庚辰辛巳間吾鄉寇盗充斥焚燬滅裂先君子拾斷簡而泣顧蕃謂曰積書貽穀先志也不幸罹此苟得志其念爾祖蕃雖不讀書而受命不敢忘所以昔年三赴公車輙貲斧中竭皆以市書致匱即有笑蕃爲嗜書癖者弗恤也及叨任東海知交投好輙以書又時捐囊槖以購易之蕃書頗富有寄致吾鄉及中塗者其爲魚蠹蝕亦不知何狀已未秋因觸當事怒妻孥南還尚有十餘駝癡重難移毎動道左之疑然亦何能啟笥徧示以相白也而諸子男又頗好書見奇書或善本輙購易弗已壬戌秋余自謫所來見架上帙倍增於舊訓止之弗受也噫兒輩所好非不正也蕃何忍彊爲抑止以違祖先訓顧讀書必識字士生今日正當以識字爲急著如使徒飽萬卷而弗本字義以行之正與書肆賈兒無異茲因季男眉得賈子新書而書以貽之時康熙癸亥季冬二十二日也

子子說先君所作也先君遭亂避之漢洋巳丑春日乃還家得其氏子而子之爲此說以誨不肖今此子已歸其本宗然先人苦衷不敢忘也謹筆記於此云子者子也子子者子其子也人莫不有子人莫不欲子其子情也人有子而子之無庸吾子矣爲人子而人終子之亦

無庸語子矣至於人有子而弗克子之爲人子而弗克爲人所子而其欲子之心將終不得情也乎哉勢也嗚乎人有子而至爲人子爲人子而至見子於人勢也如以勢也則竟人子耳見爲人子則將不得爲人子矣是不得爲人子而爲人子究以爲人子而不得爲人之子若如是若何多也則不以子子也吾已有子矣幸而吾得而子之吾之幸也即吾子之幸也而此子乃不幸而爲吾子竊幸其爲吾子也人之視此子與吾子有以異乎曰異吾子之視此子有以異乎曰異此子之視吾之視吾子及此子有以異乎曰異而吾無異也吾欲吾子之成立也即以成立吾子者子此子吾欲吾子之有室

有家也即以室家吾子者子此子吾欲吾子之成立有室有家也而永且久即以永久吾子者子此子即使子之所子者亦如是焉已耳吾之所子者亦如是焉已耳他日此子見吾曰此子我者也見吾之子曰此子我者之子也則吾子子之心亦如是焉已耳其報吾與否與及吾子與否吾不計也癸亥二月二十六日蕃書

蘇明允詩佳節每從愁裏過壯心還傍醉中來順治戊子先君避寇泰中中秋飲浮石寺有詩云佳節枉從愁裏過良朋每在客中親此暗合古人也

余次兒年六歲三兒年四歲每於燈前爐際教以古人詩詞頗能記誦時令誦之以破岑寂未嘗不願解也三兒咿咿唔唔有聲無字輙於嘖笑之間詎詮數過余笑問之曰此何曲名曰梅花樹也復喁喁片晌向余曰此桂花樹也次兒遂舉坡公清夜無塵一首以甲之終不若其天籟之發也一日檢說文注曰徒歌曰謠爾雅注童子歌曰童謠以其言出自胸臆不由人教也然則徒歌者即有聲無字之歌也因服古人深於人情而立說余則以家樂而識字也因得句云誰將文字亂天眞天眞露出語佶清滄浪孺子猶多事指破人間足與纓

吾少時侍爾祖食頃未嘗不舉古人名字事蹟及典故出處以相示其疑難字義輙以箸蘸羹汁書案間令吾薄宦升斗兒輩無從受吾教吾亦不暇教兒輩苟其能

自得師便是豪傑之士

顏延年對宋文帝論其諸子謂竣得臣筆測得臣文奐得臣義躍得臣酒書黃長孺論王逸少諸子疑之得其韻操之得其體徽之得其勢渙之得其貌獻之得其源昔之賢者皆有以貽其子余碌碌風塵爲牛馬走無一善可取諸兒何以自善耶孟子不云乎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念哉念哉

紀夢十五則

乙卯夏閏五二十二之夜夢一僧持二杖若檟楚向余曰其甲頭以此受教門下余援筆爲數語示之曰我有性未能治有身未能脩有子未能教有官未能作有家

未能歸政須借老衲柱杖每日痛責二十以消虛度如何爲某甲說法僧稽首而退

丙午二月十一夜夢文一篇內記二語世不無張弓於影室聽讒於霜死

己巳年九月十二夜夢讀書若負崎之與向若不解有人告余曰崎音戲山也若水也

丁未重九夜夢一書內云栢古楊也色赤子著地當盛夏而生以暑氣廹之故名然則殷人以栢之義其在斯乎

己酉七月十六夜夢對聯蒼蒼青玉案皎皎白欄楯

丙午八月二十之夜夢在山右道中遇二人如武弁似契濶有年者擬各爲詩以相贈答而悲不能成字也余乃代爲一絕云戎馬鞍頭見弟兄十年風雨足離情莫嫌野店無佳酒且說相思待月明

康熙丙午八月二十六夜夢邑尹王公仲理貽畫桂一幅莖紫赤色葉披郁扶離宛如生成囑曰此非渲染所成其枝榦從髴山採來紫木一種爲之且可採其子種之此榦植栽當復秀麗及把翫見桂子青鬱之色殊非凡品余笑而受之

己酉秋七月十一夜夢吾鄉向西崑先生遣一价貽余書係東殘幅書云人皆笑老夫之愚老夫誠愚矣掩淚重泉將後奚及借重賢親寄語吾兒凡可以與人者槩以與之負薪行乞有何不可老夫雖不逮古人而相識半天下當必有収卹之者醒即丙焬記之以貽其子而吾鄉人皆謂爲妄余亦不辯然此書語酷似先生余亦不曉

又論書二十二則

余幼時從貴公子家見案頭法帖甚富然觀其落紙似三家村學究往往效宋字體或似篆似隸以自文飾余嘗笑而惜之記余自己丑至今所得法帖如大觀樓李邕娑羅樹碑擬山園淳化帖停雲館聖教序小歐碑研廬帖十七帖先後今古足爲臨池之資矣然兒子輩其將奚從雖然文藝末也字至草書尤末之末制業之暇

取而觀焉亦有所助但不至溺志而予人以笑可也

褚遂良以顧命大臣率以諫立武后故長流愛州並其子彥甫彥冲皆殺於愛州讀史至此未有不切齒於許敬宗李義甫者也然考劉洎之冤實遂良誣之似天道報復之說不爽也是以君子立朝當爲猛省偶因覽帖而有感云

虞世南榦墨始學於智永究其法爲世秘愛然太宗嘗稱其五絕一曰德行二曰忠直三曰博學四曰文詞五曰書翰殆不專以字名於時也按本傳世南本餘姚人性沉靜寡欲與兄世基受學於顧野王餘十年精思不懈至屢旬不盥櫛徐陵稱其類己則其兄推於太宗蓋

聚寶也今觀其汝南公主墓誌諸帖生動之勢如威鳳儀天祥龍躍海未易及也

宋文盛詩雁字肥不及古昔遠甚然時運爲之在當日諸公亦不自知也觀蔡蘇兩公筆勢遒勁欲脫去而未免用墨太濃之譏信乎工書之難也

老米當日本不由科第出身而名在蘇黃之閒不僅以字稱也嘗頌其詩文咄咄逼人學者苟能奮勵何患不得科第亦可不必科第矣

文敏公書畫精絶當時有詠公畫二絶句云吳興公子玉堂仙畫出王維勝輞川兩岸青山多少地可無一畝種瓜田　玉蘭九畹誠多種不及墨池三兩花此日國香零落盡王孫芳草遍天涯然有子昂之生于元世出亦何傷持論者論世可也

宋書推蔡京當時號黃蔡今帖有山谷而蔡字不傳者何耶甲辰歲時吾鄉有仕嶺表田者搨得黨碑皆京手也按上刻云字內黨碑皆爲雷擊碎獨留此天蓋以著京之惡也然則善書固佳事而品行爲世唾罵亦不足道是以君子愼於修身

程明道先生云非欲字好即此是學蓋指楷書言也然臨池家必取古帖之草書者何余謂人生奔走牛馬爲他人驅使倘得一日之閒所濃墨醮佳筆無論佳與不佳一刻走弄亦我生雅趣甲寅秋杪一日理三十誌事退食書

字必摹古然規規於古人其點其畫如許圓如許潤如是而爲字可惜一段精神只被他人驅使試以右軍帖論已今不襲昨矣況後此者耶

憶少時頗喜古帖而艱於一遇往從親處得案几棄擲之零星字帖或壁間屏間有名人筆輒注目不移歸家亦憶錄彷彿奈何楷墨皆　先大人簡點未得如意揮霍今始得法帖若干品而應酬紛沓非臨池日也余豈終不善書與

余臨帖時得古人筆意及應酬友朋簡札欲爲鄙萬一了不可得者何也先師所謂入見聖道出見紛華者非耶頗得解組歸去日谷口清風林間明月操筆墨作數年庶可以名字矣

臨池學書此人生雅事要當百務卸脫在明窗淨案和墨運筆無論佳與否也余今催科未竣軍務紛沓徭歲饑訟煩近築東園雖不甚廣亦頗僻幽然率兩三日一過得偷閒弄筆而忙態尚爾也善乎六一老云至哉天下樂終日在書案洵難得哉

臨字家輒言古法而不知古法在今人法中規規摹古曰某字某法古某是效顰之東施矣

題詩作字即句句飽謝筆筆鍾王必有一極大官爵始可壽世若不然董其昌胡以至今猶有遺譏而況不如

其昌若乎而又崙靠官不得張瑞圖胡以至今不傳也字學必推名公然名公正未必甚佳即近世官京華者人推虁蛇及細質之古帖亦爾爾人可無官而字不可無官試問林下翁有幾人門前索帖耶

懷素一釋子而以書名於後世乃人動鄙皃奴欲將丞驅韓退之吾不識其筆墨間視緇流何若耶

淳化帖爲臨池家所寶余幼時不及學後兵火冊籍散失己丑之春得大觀樓帖又爲賊持去余之不精書法率由此也今得眞蹟於宦邸又無暇晷視之若署月饑人對案頭熱飯急切不得下咽奈何奈何

晴日風煖方牀一覺醒來無事輙磨墨伸紙臨古帖一二行合此日雅逸滋味也

見古帖則古法離古帖則我法將何日得成字也分明香在梅花上尋到梅花香又無眞臨池家恨事

孫過庭論書必旁通二篆俯貫八分抱括章草涵詠飛白字豈易言耶余少好詩不避俚俗動輙成篇及見王敬美評太白效顰黃鶴一段竟日不能作一句矣觀過庭論何如耶

字貴工乎拙否乎譬諸三家村中女兒但有修潔底便自可人若概責之學步畫眉將不止十年不字

歲行盡矣風雨淒然紙牕竹屋燈火熒熒時於此間捎得佳趣子贍之言也惟在今故國烽火未息歸期未定父子夫妻尚在天涯每於改歲誦斯語也似未見佳趣也

余幼時頗好古筆法而腕中有鬼弗工也里中姻戚多執箋卷來請余亦弗自醜輙應之庚戌之歲謫遷都門亦時作帖幅貽諸年家未知神采筋骨相類與否而干請者未厭也及作吏後牒訴行移之間漸非故我偶得淳化帖日覽一過頓爽然自失

讀莊子五則

世之論莊子者皆以爲遺世之書余竊以爲不然蓋疾世之務名而無實者也夫鯤小魚也（見漢書）以小魚而曰不知其幾千里正見無其實而有虛名意且世之治也恃治天下者也而天下卒不治非名之過耶彼名之大者天下皆仰焉而一日得君不宛然鯤鵬之搏扶搖而上九萬里哉得君如彼其專也功烈如彼其卑也所謂格天補天者何在猶是蒼蒼耳擧向之培風圖南功力幾何宜其爲蜩爲鷽鳩之所笑也其惟至神之聖人乎無己見無功想何也無名也惟其無名肌膚氷雪淖約若處子何嘗爲不知其幾千里也不食五谷吸風飲露未嘗培風圖南也究也乘雲御風而遊四海之外其神凝物不疵癘而年谷熟以視夫無其功而有其名者何如哉此莊子之寄深疾夫好名者也

逍遙遊首篇名也而實該全書語不知其全者何若而

内篇已盡之矣共曰鯤曰蜩曰鸒鳩曰朝菌曰蟪蛄曰
冥靈曰大椿曰大椒曰栘曰齊諧曰彭祖曰湯曰宋榮
子曰列子曰堯曰許由曰有吾曰連叔曰惠子曰客即
物論也曰肌膚淖約吸風飲露即養生主也塵垢粃糠
陶鑄堯舜人間世也乘天地之正御六氣之和德充符
也旁礴萬物以為一世蘄乎亂孰弊弊焉以天下為事
大宗師也無何之鄉廣莫之野無所可用安所困苦非
應帝王也哉吾謂逍遥足以盡七篇矣
莊子一書皆逍遥遊也内篇有七而此篇已該之壺虚
空界虚空已耳為鯤為鵬為蜩為鳩為朝菌為蟪蛄為
冥靈為大椿物之不齊也為齊諧為湯問棘為宋榮子

之笑為堯為由為有吾連叔為惠子物論之不齊也而
莊子以無為齊之則物莫之傷而養生有主矣
南華老人於逍遥遊後繼之以齊物論者何逍遥者可
學而至者也而不得至物論為之也大塊虚空惟以有
我因見為彼彼我既起則有形骸因有知慮爰生是非
以及名實而多寡見焉成虧形焉有無分焉儒墨歧焉
而議論多矣甚者利害以動之生死以怵之皆以有我
之故所以老人開口先說嗒焉似喪其耦因注之曰吾
喪我既能忘我則紛紛是非彼我形骸等何自起乎讀
是篇者當於隱几之坐便作物化觀於栩栩之夢即是
嗒焉觀而是篇思過半矣然或者曰蒙莊纚纚幾三千
言蓋深見物論之難齊也子綦弗論然則莊子何多言
耶夫物之不齊亦已久矣況物論乎大約將物論者備
詳之而知其論之所在即齊之所在如是而大言小言
大知小知直以一夢付之夫是之謂齊物論是之謂逍
遥遊嘗見吾鄉趙大洲先生持論如此彼作論策之論
者千年來不見南華面目矣
陳明卿謂有涯隨為句余讀之而見南華老人焉齊物
論不云乎六合之内聖人存而不論非謂六合之不可
知也弊口舌以講求之殫思慮以研究之有限之知慮
能不殆也哉即此二句而養生之訣得之矣至於緣督
為經從來說莊者謂此是養生主是猶落二義矣試看

庖丁之刀到躊躇滿志皆由不肯以有涯隨來余嘗謂
古人著書凡開首一句足蓋全書章首一句足蓋全章
試看學而時習之五字而二十篇之義盡大學之道一
節已盡大學天命一節已盡中庸皆此志也或曰信如
子言孟子見梁惠王云何不盡孟子也是又癡人說夢
矣從來聖賢出仕之局至孟子而一變者何也當時楊
墨充塞縱横家言使孟子守迂腐故套人類不幾乎息
哉試問終篇湯文皆五百年至孟子七百年猶曰不見
諸侯可乎故一句已盡全書
　禊論十四則
世之注阿房宫賦於明星等句俱作遊人遠望不覺失

笑夫山村之婦女尚不許人見其梳掠而况宮禁之中乎明星即俗所謂曉星也綠雲即天將明之雲色也皆望幸宮人未明盥漱脂水椒蘭所不暇惜也惟望幸焉膚知徒聞宮車之過驚雷霆之聲耶如此看似切

滕王閣序有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之句世以為鶩聯而落霞乃飛蛾也土人呼為霞蛾是也鶩野鴨也野鴨逐飛蛾而欲食之所以齊飛若雲霞則不飛也不可不知

舊讀唐風見宛其死矣他人入室輒自臆曰此為無子者言與及見詩疏曰他人非外人自身視之子孫亦他人也噫是鑿矣愚蓋以為宛其死矣無論有子無子為

他人者皆思入其室也若使他人而為子孫輩也則人之愛子孫愛其長愛其成立愛之極則憂之深憂愛並集生平早作夜寐不避寒暑者惟子孫是計車馬衣裳方將不復曳婁馳驅以貽其子孫也即戒之曰宛其死矣他人入室有車馬衣裳者正拜首至地領此他人之入室而不得者也如黃邑之張養中姚見唐生平不易得子納妾而有子曰張璽姚保兒者詩疏之所謂他人也乃養中與見唐所日夜望其入室者也乃養中見唐身死之後為他人者非張璽而為張懋中非保兒而為王汝粹可見他人入室不是子孫實是他人亦并不是無子孫者蓋人死之後無論有子無子凡為他人若皆思入室也偶審二案而悟詩疏之非

廿一史為史家之海余童子時嘗於紙肆針筐之間得數帖披玩數日貧無以購輒為主人持去後丁世變流遊漢洋之間從士大夫借閱或有未識其書名者即有識者亦多散失其存者不數代代不數冊竊歎此書之難遇也然其書余竊以為無用書也夫士子貧者不能購即得其書而應制帖括消磨歲月亦不能讀甫通籍仕途或有餘力以購其書而簿書錢穀應酬不給又不暇讀及投老山林而老眼倦勤又不及讀甚矣此廿一史之為無用也余於黃亦得一部後之人其何以付此書望之

漢史兩載高帝奪信符謂漢高之能將將愚竊以為不然蓋所以著信之不反也高帝平昔視淮陰如敵國早欲除之特以楚人未禽耳而韓信自登壇一拜傾心事漢對蒯徹曰漢王遇我甚厚者是已城皋之圍信豈不知之其望漢王之潰圍而出也臣子之誼也在三軍之士知信之心故漢高得輕騎而入耳譬如父與人格於塗奔入子家其子之家人有不開戶而納之者乎使信素有反志聞滎陽之拔城皋之北方堅壁以觀變高帝不得入其軍羽乘其後信拒其前天下事未可知也

聖歎評杜之鑿也趙庭日繼目初文法跳脫皆由其襟懷曠逸而企生乃以為悲時語甚矣聖歎之鑿也余謂

兗州爲帝王發迹之境聖賢誕孕之鄉子美生長三楚夙熟傳聞久矣欲攬勝於兹一攄其胸中之志何幸而趨庭之餘乃得登樓豈亦曰向之兗州耳之也非目之也所聞如是將何日何年以誑夙聞乎乃今日爲縱目初快心滿意語也浮雲二句正縱目初處由岱而海自青徂徐方輿所載禹貢所紀者乃今日而山川風景依然如故浮雲尚自連海岱平埜依然入青徐也但目之所縱者如是也耳欲尋古蹟惟有秦碑秦以前無聞焉欲問荒城惟有魯殿魯之外無傳焉從來兗多古意僅存此乎臨眺者多許人但見眼界所至海岱青徐一齊入眼但爲可縱目而已而弔古躊躇惟我獨焉正子美有雄視百代俯瞰一切之意作寥落語者大非

班生云昔有學步邯鄲者遂失其故步匍匐而歸後人增其解曰邯鄲之人善走因而傳襲謂今之捷報斯役皆邯鄲人將所謂善步者爲神行太保之類矣予觀漢末趙襲有非草書一篇內云昔西施心痛捧胃顰眉衆愚效之秖增其醜趙女善舞行步媚蠱效者不獲匍匐失步則知善步者女子也玩媚蠱二字如西廂行一步可人憐之意與善走何關相沿多年只作男子覺此可爲大笑

焚書坑儒世皆以爲李斯罪愚觀商子懇令篇曰國之大臣諸大夫博聞辨慧之事皆無得爲無得居游於百縣農戰篇曰詩書禮樂善修仁康辨慧國有十者上無使守戰以十者治敵至必削不至必貧去此十者敵不敢至又曰雖有詩書鄉一東家一員無益於治也又曰主好其辨不求其實說者得意道路曲辨輩成羣如此者不一而止是焚書坑儒已於商鞅始特未焚未坑耳

小貞吉大貞凶　易屯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升菴先生說經引漢書谷永傳引此文孟康注膏者所以入潤肌膚爵祿亦所以養人也小貞臣也大貞君也遭屯難饑荒君當開倉廩賑百姓而君吝嗇則凶臣吝嗇則吉也鶴山魏氏云周禮有大貞謂大卜如遷國立君之事貞不訓正也升菴謂本義謂處大事雖正亦凶是聖人教人不正也易爲君子謀當如是乎愚謂小貞大貞吉凶皆從屯其膏見蓋九五以陽德而陷於陰中而羣陰用事能容一持正者乎若小而議論舉動之間稍出於正者猶無甚害事若其於綱常名教之地而有正直不阿者持國是而正之當時之人必不相容其凶也必矣

唐左庶子蔡京咸通中經制嶺南忌蔡襲功欲沮壞之請罷戍兵詔以京爲宣慰安撫使福忌貪刻峻條令爲炮熏刳斮法下愁毒爲軍中所逐走藤州矯制作攻討使印詔鄉兵攻邕州不克衆潰貶死崖州是何先宋之

蔡京而有此人也按李綱有二名一見於隋唐一爲宋宰相皆忠正不阿雖非宋相之比亦不甚相遠豈名足以定人之生平乎嗚呼愼之

坡公前赤壁賦篇首至水光接天敘已在黃州也清風徐來水波不興言免譏諭也一葦二句言一身犯衆怒也憑虛御風二句言其初被議之莫測也遺世二句言在黃之得所也故足之曰飲酒樂甚然當日由中謫外在衆人或有以悲憤寥落之感動於中者乎於是以慫慕泣訴四字在客之吹簫中寫出又於客中敘出慫慕泣訴四段而前日何爲其然也後曰客亦知夫水與月乎妙公寫出無入不自得一段道理即報道先生春睡足道人邊撞五更鐘之詩一意所以干在朝之怒亦在此也

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下士時假若當時身便死一生眞僞有誰知王介甫詩也余謂此詩以詠王莽則可以詠周公則不可

吾蜀升菴先生博學至今海內稱宗匠焉而當年議禮一謫賜環無期余嘗讀其文集而歎之一日讀揮塵錄見宣和中蔡居安提舉秘書省會館職食瓜居安令坐上徵瓜事各疏所憶每一條食一片坐客不敢盡言而居安所徵爲優欲畢校書郎董彥遠連徵數事皆所未聞悉有據依咸歎服之歎日彥遠補外升菴在館時如汪張之對水盡源流之語一時同館未嘗不敬服然入宮之妬安知不出於此故良賈深藏老氏之言非相欺也

一日學博張龍弼及其子學業誦杜詩曰失學從兒懶長貧任婦愁余爲之解曰老杜非縱其子也失學如云自不知讀書因不知教子所以從兒懶蓋責望語也長貧非怨貧亦甘心貧賤而怨怒聽之婦人女子耳蓋獨得語也龍弼以爲然

雪鴻堂文集卷十四

通江李　蕃錫徵著　孫　喬字校

鄉語

吾鄉居天下之西南雖去夜郎牂牁邛笮甚遠而較之伊洛瀍澗則鄙矣予少事浪遊五方之言語頗習其嵬雜每憶鄉中語音有慣而不察者今集其所由以解嘲云

鼓嚨 小聲私語也

後漢桓帝之初天下童謠曰小麥青青大麥枯誰當穫者婦與姑丈夫何在西擊胡吏買馬君具車請為諸君鼓嚨胡注曰請為諸君鼓龍胡者不敢公言私咽語

雁 岸音

雁北方音皆同燕吾鄉呼作岸鹽鐵論引詩雝雝鳴雁以雁為鳱注云鳱當音岸顏野王云鳱古案切則音岸無疑也又按師曠禽經鳱以水言自北而南鴈以山言自南而北張華注鳱音雁隨陽鳥也冬適南方集於江干之上故字從干鴈亦音雁中春寒盡雁始北向燕代尚寒故集於山陸岸谷之間故字從鴈然則雁之為岸蓋非土音矣

鴂 訣平聲

吾鄉以咒罵人為鴂而平聲出之蓋東梓西則音同訣焉月令鴂始鳴詩七月鳴鴂注皆曰伯勞也按禽經注云伯勞飛不能翱翔直刺而已形似鸜鵒但鸜鵒喙黄伯勞喙黑以此別之此鳥好隻飛未嘗雙性亦能擊搏鷹集於林則盤旋鳴聒俟鷹飛輒擊之則吾鄉之詈人為鴂亦盤旋鳴聒將欲搏擊之意也又按呂氏春秋注博勞夏日磔蛇於樹然後食王充論衡伯勞食蛇物理論鷙飛則蜮沉鴂鳴則蛇結則鴂又有制惡之義

喚豬

既定爾婁豬盍反我艾豭此宋人譏衛公子歌也艾讀如夜未艾之艾豭音啞予嘗聽北人呼豬為婁婁因思吾鄉人喚豬作艾豭皆本於此

折倒

俗謂多事為折倒言毋事煩瑣不爽斷將以磨折倒人也南唐有僧號小長老者自言募化而至朝夕入論六根四諦天堂地獄循環果報之說後主惑之僧好著紅羅銷金衣後主謂其太奢答曰陛下不讀華嚴經不知佛富貴耳因説後主大起梵刹自是國用漸詘又請於牛頭山大起蘭若千餘間廣聚僧徒日設齋供謂之折倒識者知其為敗徵今之言折倒本此

開心見誠　無可無不可

建武十年正月帝使來歙持節送馬援歸隴右隗囂與援共臥起問以東方事曰前到朝廷上引見數十每接燕語自夕至旦才明勇略非人敵也且開心見誠無所

隱伏前世無比䝨曰卿謂何如高帝撥曰不如也高帝
無可無不可今上好吏事動如節度又不喜飲酒䝨意
不懌曰如卿言反復勝耶吾鄉人稱人爽愷曰開心見
腸言心無隱伏也似誤誠爲腸然細思之腸爲勝又鄉
人每說人無成見曰無可無不可蓋用馬援語非用論
語語馬援未知無可無不可之義而以沛公當之先儒
論之確矣鄉人固爲用援語也

可生之途

宋太祖與石守信等飲酒酣屏左右謂曰朕非卿等不
及此然天子亦大艱難殊不若爲節度使之樂朕終夕
未嘗敢安枕也守信等請其故帝曰是不難知此位誰
不欲爲守信等頓首曰陛下何爲出此言今天命已定
誰敢有異心帝曰卿等固然其如麾下欲富貴何一旦
有以黃袍加汝身汝雖不欲爲其可得乎守信等泣謝
曰臣等愚不及此惟陛下哀矜指示可生之途帝曰云
云

雕鑽

今人謂賓緣巧猾者曰雕鑽本史記商鞅挾三策以鑽
孝公

不直一錢

史記灌夫罵灌賢曰平生毀程不識不直一錢今乃效
女兒呫囁耳今人罵人增一個字語實本此

無名錢

漢書張安世以名位太盛辭祿詔都内別藏張氏無名
錢

橫截

世俗嘗說路橫截過去出楊子雲雍州牧箴曰黑水西
河橫截崑崙邪指閶闔畫爲雍垠

傳語

國語王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乃不敢言召公曰是障
之也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是故爲
川決之使導爲民宣之使言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
列士獻詩瞽獻典史獻書師箴瞍賦矇誦百工諫庶人
傳語

名器

左傳仲叔于奚有功於衛辭邑而請繁纓孔子聞之曰
惜也不如多與之邑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今之稱爵
服名器本此

在術中而不悟

張儀與蘇秦俱事鬼谷先生學縱橫之術蘇秦自以爲
不及也儀游諸侯無所遇困於楚蘇秦故召而辱之儀
怒念諸侯獨秦能苦趙遂如秦蘇秦陰遣其舍人齎金
帛資儀儀得見秦王秦王悅之以爲客卿舍人辭去曰
蘇君㒏秦伐趙敗縱約以爲非君莫能得秦柄故激怒

君使臣陰奉給君資盡蘓君之計謀也張儀曰嗟乎此吾在術中而不悟吾不及蘓君明矣爲吾謝蘓君蘓君之時儀何敢言

狧糠及米 狧紙舐字同

漢吳王欲反念諸侯無足與計者聞膠西王勇好兵諸侯皆畏憚之於是使中大夫應高口説膠西王曰今者主上任用邪臣聽信讒賊侵削諸侯誅罰良重日以益甚語有之曰狧糠及米吳與膠西知名諸侯也一時見察不得安肆矣由此則此語亦古矣

那制 那音羅

俗謂人制縛曰那制國語越四年王召范蠡而問焉曰先人就世不穀即位吾年既少未有恒常出則禽荒入則酒荒吾百姓之不圖惟舟與車上天降禍於越委制於吳吳人之那不穀抑又甚焉吾欲與子謀之其可乎

肉不中喫 如曰將食我肉乎我肉不中食或曰將食其肉乎此人肉不中食

國語齊姜與子犯謀醉公子而載之以行公子醒以戈逐子犯曰若無所濟吾食舅氏之肉其知厭乎舅犯走且對曰若無所濟余不知死所誰能與豺狼爭食若克有成公子無亦晉之柔嘉是以甘食偃之肉腥臊將焉用之

憐窮 錢財如糞土

僖負羈說曹伯曰晉公子之亡也不可不憐也比之賓客不可不禮也失此二者是不禮賓不憐窮也守天之聚將施於宜宜而不施聚必有闕 謂所積玉帛酒食 玉帛酒食猶糞土也

放鄭 左傳作效尤

晉文公至楚楚子玉將謀殺之楚王不聽請留狐偃王曰不可曹詩曰彼其之子不遂其媾鄭之也天鄭而放之鄭又甚焉效鄭非義也

路人

司空季子說公子曰今子於子國道路之人也

無光

杜子美覃山人隱居詩徵君已去獨松菊哀壑無光留戶庭言山人既去哀壑無光

泥人 泥去聲

鄉人以不堪事曰泥人杜詩年年至日長爲客忽忽窮愁泥殺人意用鄉語卻二泉注泥膠滯也非是或又引泥他沽酒摘余釵以證解杜詩亦非是惟如鄉語解之忽忽窮愁年年如是豈不泥人子美久客於蜀正用其語况時正在瀼西尤可證也又白樂天對酒云丹砂見火去無迹白髮泥人來■休則此語在唐時不僅吾鄉有之

牽連之親

楊雄答劉歆書臨邛林閭翁孺者深好訓詁猶見輶軒

之使所奉言翁孺與雄外家牽連之親

慌忽

後漢文苑傳酈炎字文勝范陽人有文釆州郡辟命皆不就後病風慌忽性至孝遭母憂病甚發動妻始產而驚死妻家訟之收繫獄因病不能對遂死獄中

砏磄

宋玉笛賦余嘗觀於衡山之陽見奇條異幹罕節間枝之叢生也其處砏磄千仞注砏磄盤薄也今人以言聲或物

喫虱留大腿

宋玉小言賦唐勒曰館於蠅鬚宴於毫端烹虱脛切蟣肝會九族而同嚌猶委餘而不殫今之譏人細小者用此

劣厥

蔡邕短人賦其餘尫公劣厥僂窶嘖嘖怒語與人相拒矇眛嗜酒喜索罰舉醉則揚聲罵詈恣口衆人患忌難與共侶則劣厥者不材之稱也

洶溶 水動奔赴貌

俗有此語以凶勇二字當之誤也按王仲宣浮淮賦飛雲天廻蒼鷹飄逸滂沛洶溶遞相驚軼飛鶩波以高騖馳㬎浪而赴質

嗝嗝 音格

怒人之多言則曰嗝嗝猴聲也王延壽王孫賦聲歷鹿而喔咿或嗝嗝而㗲嚄

養德

文選江文通擬嵇中散云處順故無累養德乃入神李善注堯觀乎華之封人請祝聖人使壽使富使多男子堯曰多男子則多懼富則多事壽則多辱是三者非所以養德也

輕薄

東漢馬援戒子書曰效龍伯高不得陷爲天下輕薄子又文選江文通擬謝惠連子衿領勿往谷風誚輕薄

老伴

坡詩惟有病相尋空齋爲老伴

山壓卵

五代史周世宗征河東劉旻曰若遇我兵如山壓卵今鄉語加泰字

不背本

漢書陳平封戶牖侯平曰臣非魏無知無以至今日請以原爵賞之帝曰若卿可謂之不背本矣因併賞魏無知

子本

今俗謂稱貸物爲資本非也按唐韓文公作柳子厚墓誌男女質錢約不時贖子本相侔沒爲官婢子音孳

息也唐詩走謂鄰翁謁子本亦不作資本是可証也

一蟹不如一蟹

俗語本一代不如一代出類説聖米拾遺陶學士穀奉使江南呉越宴之自蝤蛑至蟹蚪十餘品以進穀戲曰此謂一蟹不如一蟹

深耕淺種

呂太后時朱虛侯章忿劉氏不得職嘗入侍太后燕飲太后命章為酒吏章曰臣將種也請得以軍法行酒太后曰可酒酣章請為耕田歌歌曰深耕穊種立苗欲稀非其種者鋤而去之太后默然穊當作淺

看頭射 射音矢

匈奴單于頭曼有太子曰冒頓後有所愛閼氏生子欲立之是時東胡月氏盛乃使冒頓質於月氏既而頭曼亟擊月氏月氏欲殺冒頓冒頓盜其善馬騎而逃歸頭曼以為壯令將萬騎冒頓乃作鳴鏑習勒其騎將令鳴鏑所射而不悉射者斬之冒頓乃先自射其善馬既又射其愛妾左右之不射者皆斬之自後以鳴鏑射單于善馬左右皆射之於是冒頓知其可用乃因從頭曼獵隨鳴鏑所向而射之因弑其父是為看頭射云今謂人之不察事機者為不看頭勢訛也

良藥苦口

漢王入關見秦宮室帷帳狗馬重寶意欲留居樊噲諫不聽張良曰秦為無道故將軍得至此今始入秦即安其樂此所謂助桀為虐且忠言逆耳利於行毒藥苦口利於病樊噲之言可聽也今語敗毒為良

包荒

易經䷊泰九二包荒用馮河

破天荒

荊州學人多不成名人號為天荒劉蛻以荊州解及第人稱為破天荒云

荒忽

屈原遠遊篇步徙倚而遥思兮怊惝怳而永懷意荒忽而流蕩兮心愁悽而增悲荒忽失志貌慌忽瘋魔貌

子細

北史源思禮傳為政當舉大綱何必太子細也杜詩野橋分子細

附近

仲長統昌言宦豎附近房臥之內交錯婦人之間

垢圿䃜 圿音甲

山海經錢來之山其下多洗石 西山經 郭璞注澡洗可以䃜體去垢圿䃜初兩切今人說身體不快為不鬆䃜即此注義也

無所不通

山海經洞庭地穴也在長沙巴陵今吳縣南太湖中有

包山下有洞庭穴潛行水底云無所不通號爲地脉

下風

秦伯獲晉侯以歸晉大夫反首拔舍從之秦伯使辭焉曰寡人之從君而西也亦惟晉之妖夢是踐豈敢以至晉大夫三拜稽首曰君履后土而戴皇天皇天后土實聞君之言羣臣敢在下風漢鄒長倩與公孫弘書山川阻修加以風霜次卿足下勉作功名竊在下風以俟嘉誉見西京雜記又莊子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

鷚 音歷

雛之少子名鷚老人稱少子曰慕鷚么豚■鷚雁之少子也雁飛必呼其嫽嚦空際者皆鷚聲蓋呼其子也

改頭換面

宗杲謂張無垢門下既得此欛柄可改頭換面說向儒家見五燈會元

秀才

趙武靈王論胡服云俗辟民易則是吳越無秀才也秀才之名始此

抛家

東漢安城李侯賜以兄顯報怨殺人吏捕顯殺之賜與顯子信賣田宅同抛財產結客報吏

慮　志在財帛　於今之計

時俗謂先事而備曰慮東漢鄧禹說光武曰山東未安赤眉青犢之屬動以萬數三輔假號往往羣聚更始既未有所挫而不自聽斷諸將皆庸人崛起志在財帛朝夕自快而已明公雖建藩輔之功猶恐無所成立於今之計莫若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以公而慮天下不足定也又莊子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以爲大樽而浮乎江湖而憂其瓠落無所容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

奔命 奔去聲

東漢光武北降下曲陽衆稍合樂附者至有數萬人復北擊中山拔盧奴所過發奔命兵音義曰舊時郡國皆

有材官騎士若有急難權取驍勇者聞命奔赴故謂之奔命

唉 平聲

孟子幼時問母東家殺猪何爲母應之曰欲唉汝既而悔之因買肉以食之

戲言 戲入聲音戲

成王翦桐葉爲珪與幼弟叔虞曰將以封汝左右請期王曰此戲言耳周公曰天子無戲言因封叔虞於唐今作去聲者非也讀去聲者與戲同讀入聲者與紿同吾鄉人謂紿語爲戲本此

咻 去聲音臭

鄉人謂調謔爲咻孟子衆楚人咻之朱註咻讙譁也謂
以言語雜亂調笑也

塗 怕平聲

鄉音謂糊物爲塗俗字作𥺊此杜撰也按小雅出車篇
昔我往矣黍稷方華今我來思雨雪載塗正叶華音而
注謂凍釋泥塗者其義正合又角弓篇如塗塗附則吾
鄉謂糊泥爲塗泥正本此又禹貢厥土惟塗泥謂地多
雨澤而泥土塗爛也予官山左見土人謂地爛爲塗而
讀出茶反與華字亦叶朱子時山左已入金未嘗至東
海故遷華就塗耳

稽故首施 故音沽

時俗謂人謀事瑣屑曰稽稽故故漢史元和三年以鄧
訓爲謁者拜張掖太守章和二年護羌校尉張紆誘誅
燒當種羌迷吾等由是諸羌謀欲報怨朝廷憂之乃以
訓代紆爲校尉諸羌解仇結婚交質盟詛期米合渡河
攻訓先是小月氏胡分居塞內勝兵二三千騎皆勇健
富彊每與羌戰嘗以少制多雖首施兩端漢亦時收其
用迷吾子迷唐與武威種羌合兵萬騎來至塞下未敢
攻訓先欲脅月氏胡訓擁衛稽故令不得戰注曰稽故
謂稽留事故東觀記稽故字作諸故今按稽故謂反反
覆覆若有他故令不得戰也

單子

世俗編竹以渡曰單子不得其字因以意作字曰笓非
也漢史鄧訓傳訓發湟中兵六千人令長史任尚■之
縫革爲船置於箄上以渡河掩擊迷唐注箄木筏也音
步華反則其本字固作箄也

奴才

漢書授盧奴注縣名中山國故城在今定州安喜縣水
經注曰縣有黑水故水黑曰盧不流曰奴今之罵人以
奴謂僕御爲奴以此輩多不流動活潑也

耐

時俗謂人撒騙爲耐或作賴非也賴藉也或作奈亦非
奈倚也漢書音義一歲刑爲罰作二歲刑已上爲耐謂
犯耐罪而背名逃者令吏爲文簿記其姓名而除其罪
是已犯罪而耐脫之也字當作耐

公車

公車門名公車所在因以名焉漢官儀曰公車掌殿司
馬門天下上事及徵召皆總領之令人謂赴京就試爲
公車謂所乘爲公車非也凡有事於京都者皆公車又
公車令一人秩六百石掌殿門諸上書詣闕下者皆集
奏之凡所徵召總領之漢書音義曰公車署名也公車
所在故以名言

罝 音致

今人謂置物者罝音從致按漢史廢罝官皆用置字字

書置立也東漢光武九年三月辛亥初致青巾左校等官則致可作置置可作致矣

放手

漢明帝即位之十二月詔令選舉不實邪佞未去權門請託殘吏放手注放手謂貪縱爲非也

無狀

賈誼自傷爲傅無狀注無善狀也章懷太子注肅宗詔詔書旣到勿得稽留刺史明加督察尤無狀者謂其罪惡之狀無可寄言故云無狀呂氏春秋大樂篇有知不見之見不聞之聞無狀之狀者則幾於知之矣此無狀又不同

種餉 音當

漢明帝元和元年詔曰自牛疫以來穀食連少蓋由吏敎未至刺史二千石不以爲負其令郡國募人無田欲徙他界就肥饒者恣聽之到在所爲僱耕傭賃種餉貰與田器勿收租餉音注作餉非即鄉語種當之稱也

旄牛

俗謂牛之不中用者爲毛牛非也崔駰十三州志曰旄牛縣屬蜀郡前漢書曰旄牛所出歲貢其尾以爲節旄

天年不遂

鄧皇太后立安帝詔天年不遂悲痛斷心蓋凶辭也今俗以天年不收爲不遂誤也

盜不過五女門

陳蕃疏比年收斂十傷五六萬人飢寒不聊生活而采女數千食肉衣綺脂油粉黛不可貲計鄙諺云盜不過五女門以女貧家也

韓婆墳

禮記云菩芻棘栢周禮大馭掌王玉路以祀及犯軷注云封土象山於路側以菩芻棘栢爲神主祭之以車轢軷而去喩無險難又五經要義曰祖道者行祭爲道路祈也又詩取羝以軷古義云軷祭卿大夫用酒脯天子以犬諸侯以羊有出行之軷有祭行之軷今蜀中山路之側多壘石積薪成堆號爲韓婆墳行旅必拾株石加於其上以爲行路之吉蓋祖道之遺意也又于過南陽汝鄧之間路側亦多有此其祖道之禮廢而人自爲之乎殆不可攷矣

詭話

穀梁傳曰士造辟而言詭辭而出范寗注云辟君也詭辭而出不以實告人也今作鬼非也

望子

沽酒家門懸酒帘蜀人呼爲望子東京夢華錄中秋節前諸店皆賣新酒重新結絡門面綵樓花頭畫竿醉仙錦旆市人爭飲至午未間家家無酒拽下望子則望子不獨蜀稱亦且古矣

爛腸食

呂氏春秋出則以車入則以輦務以自逸命之曰招蹷之機肥肉厚酒務以相強命之曰爛腸之食靡曼皓齒鄭衛之音務以自樂命之曰伐性之斧三患者貴富之所至也枚乘七發亦用其語有誤作濫觴者可笑

虧

子華子曰全生爲上虧生次之所謂全生者六欲皆得其宜也所謂虧生者六欲分得其宜也虧生則於其尊之者薄矣其虧彌甚者其尊彌薄世之言文易謂虧少償負者本此與成虧字有辨

無染

今人言與伊無染見呂氏春秋常染篇舜染於許由伯陽禹染於皐陶伯益湯染於伊尹仲虺武王染於太公望周公旦此四王者所染當故王天下云云夏桀染於羊辛岐踵戎殷紂染於崇侯惡來周厲王染於虢公長父榮夷終幽王染於虢公鼓祭公敦此四王者所染不當故國殘身死云云

兌話

呂子勸學篇凡說者兌之也今世之說者多弗能兌而反說之夫弗能兌而反說是拯溺而硾之以石也是救疾而飲之以堇也按兌說也欲其因此和說也今世俗和人口舌欲其從此和說故曰兌作對者非

喀喀

爰旌目餓於道狐父之盜丘者下壺餐以餔之爰旌目三餔之而後能視曰子何爲者也曰我狐父之人丘也曰汝非盜耶胡爲而食我吾不食子之食也兩手據地而吐之不出喀喀然出呂氏春秋

掩耳盜鈴

裴寂勸李淵舉兵請尊天子爲太上皇立代王爲帝以安隋室移檄郡縣改易旗幟雜用絳帛以示突厥淵曰此可謂掩耳盜鐘特鄉人改爲鈴或傳久而訛耳然鐘鈴皆非掩耳可盜者也

三脚

詩采蘋維錡及釜毛氏曰錡釜屬有足曰錡鄭康成云錡三足釜也神仙傳周貫號木雁子欲度李生生不從貫作煮藥鐺記曰頑鈍天教合作鐺縱然三脚豈能行雖然有耳不聽法只愛人間戀火坑

隼定

隼鷙屬也埤雅鷹之搏噬不能無失獨隼爲有準今之言隼定取此

殘戚

漢呂太后惡戚姬高帝崩熏耳剔目折割手足納之溷中五官俱殘

懵懂

建炎己酉三月苗劉之變其黨王世修嘗與二兇語閹宦恣橫而劉尤嫉之上自揚州奔播過浙西道吳江左右宦者以射鴨為樂至杭州日犂閣游湖山世修以謝于具陳其事張徵不納世修憪懼而退見揮塵後錄

打通同鼓　漫上不漫下

宋靖康初民間以竹徑二寸長五尺許冒皮於首鼓成節奏取聲似曰通同部又謂製作之法曰漫上不漫下通衢用以為戲云出宣政雜錄

五馬

謂太守為五馬或引于旄詩良馬五之句為証鄭注周禮州長建旗漢太守視州長故法御五馬又漢官儀古

乘四馬泰漢時太守出則增一馬

薄脆

東京夢華錄胡餅店賣寬焦側厚乃知其稱有自寬焦側厚即武林故事所謂寬焦薄脆者今京師但名薄脆

辟飛

唐駙馬柴紹之弟某能飛簷走壁唐太宗謂此人不可官京師爵以外官當時人號之為辟飛云

日子

俗謂日子曹公檄吳將校部曲文年月朔日子注子發檄時也則日子蓋即日時也

累

稱妻子為內非也內可以言妻不可以兼子字作累漢史西域傳屯田輪臺茲民壯健有累重敢徙者詣田所注累謂妻子家屬也

課馬

世俗謂牝馬為課馬借作騍非也唐六典凡牝四游五課羊則當年而課之課者歲課駒犢也

瓜葛

後漢禮儀志上陵議注荀先帝有瓜葛之屬男女畢會又晉王導與子悅奕爭道導歎曰與子有瓜葛那得爾

那

乞音氣

吾鄉謂與人物為乞音文之者曰與去聲按杜詩人猶乞酒錢乞讀作氣注乞猶與也郝敬曰乞謂分給之也又杜子美贈虞詩曰賴有蘇司業時時乞酒錢

撲褫

南齊何胤精言佛法既斷食生猶欲食肉以白魚䱇脯糖蟹非見生物疑食蚶蠣使學生議之學生鍾岏以為宜竟陵王子良見岏議大怒又胤兄點亦遁節清信周顒與點書勸令菜食中有云區區微卵脆薄易矜聘彼弱麑顧步宛悲觀其飲啄飛行使人憐憫況可甘心撲褫加復恣忍吞嚼鄉人言宰殺之聲曰撲褫本此

祿殺

令人謂宋多為陸續訛也南齊王斌初為道人博涉經籍雅有才辨善屬文嘗敝衣於瓦棺寺聽雲法師講成實語無復坐處惟僧正慧超尚空席斌直坐其側超不能平乃罵之曰那得此道人祿蔌似隊父唐突人因命驅之斌笑曰既有敘勳僧正何為無隊父道人不為勳

墨墨

竇嬰封魏其侯為丞相免後竇太后益疏不用無勢諸公稍自引而怠驁惟故嗇相灌夫獨否故嬰墨墨不得意而厚遇夫也

歡喜

杜牧言為錐陽丞坐事貶吉州司戶叅軍又與州寮不合司馬周涔重與員外司戶郭若訥共講審言罪狀繫獄將因事殺之既而季重等於府中酣讌審言予幷年十三懷刃以刺之季重中傷而死幷亦為左右所殺審言因此免官還東都為文發幷後則天召見審言將見擢用問曰卿歡喜否審言舞蹈謝恩因令作歡喜詩甚見賞

滴博

滴博蜀之西山城名也指滴博為界以要吐蕃杜詩已收滴博雲間戍更奪蓬婆雪外城蓬婆吐蕃城名

赤紅厓打白紅厓

宋王沂公倅饒日判官白稹以片紙假緋五綵公笑曰觴下新婚富室豈無半千資物耶懼我撓之耳簡尾書曰欺天行詐吾何有立地機關子大乖五百青蚨兩家缺亦紅厓打白紅厓

陵斥

西羌詩西戎作逆陵斥上國

劈斫 劈音撇

鄉人謂便給者曰好劈斫見孟東野峽哀十首之二上天下天水出地入地舟石劍相劈斫石波怒蛟虬謂水石相鬪也

鏉

李賀詩攢蟲鏉古柳鄉人謂物之朽蠹者為鏉本此

蕉紅

宋子京益州方物記有紅蕉花注於芭蕉自一種葉小其花鮮明可喜蜀人語染深紅者為蕉紅蓋倣其殷麗云

不當如此

史記張釋之傳云吏不當如此耶薛廣德傳云曉人不當如是耶魏志傳白事不當爾耶

落吾手

鄉語有落我手語杜詩不意青草湖扁舟落吾手白樂天天與愛水人終焉落吾手

先後 仙去聲

史記神君者長陵女子以子死悲哀故見神於先後宛若孟康注兄弟相謂先後索隱曰鄒誕生音先後並去聲即今妯娌也韋昭云先姒後娣

黶子

漢高左股七十二黑子正義注北人呼為黶子吳楚謂之誌誌記也

袼支窩

禮深衣袼之高下可以運肘袼者袖與衣接當腋下縫合處也俗言袼支窩者本此

雪鴻堂文集卷十五

通江李　蕃錫徵著　孫[illegible]校

啟

冬至日賀太守新印

伏以紫氣來日邊光煥龍螭之采金符臨海上瑞靄熊軾之春雀書先長至而啓靈景福偕黄鍾而增嘏喜勝八屬慶洽三齊恭惟台臺受福自天荷寵於帝才猷領袖應五百年名世昌期政教綱維當二千石冠冕鉅任為天下奇男子自佩肘後黄金屬今日賢使君傳來天上玉篆看海嶠出日霞彩散四座之花喜螭匣浮星紐文增蓬壺之勝新章之封識猶帶御座煙雲寵命之鮮妍如親日燦色笑百萬戶歌舞重製襦袴之謡十二旒注念行見金甌之卜蕃才同樸樕職媿菁莪北斗泰山風已傾於高厚氷壺秋月茲更快夫崇隆莫罄賀忱惟修候楮伏冀天慈傾露沾灑匪遥海石依雲瞻依孔邇敢希丙鑒虔肅寅衷

重陽賀太守

伏以潦盡潭澄快覩雁書天上宇煙凝山紫遥瞻熊軾海邦春皂蓋朱旛滿擁千尋霜氣金風玉露移來一束菊英實慶新禧非修故事恭惟台臺三秦碩膺一代幹楨澍雨隨車列城無不登之實和風被物八屬戴再造之天灑溫語而醉人豈煩竹葉植佳禾以為瑞不數梨

花當此旬屆三三共慶重陽九九登蓬島而讌會陋彼
龍山望海霞而賦詩依然薄水潘三巴小子一介豎儒
日事催租虛負滿城風雨送憐故里心愴遍揷茱萸憶
昔年驅馬連雲見泰山曾航蜀水喜今日濫竽臺下即
秋容如坐春風羈維斗大一城未與落帽之席虔修戔
束寸敬聊將送壺之忱伏冀餐英擷秀快賦題糕佳詠
盈千遵羅當白衣之送勝會成九日頒祭丹赤之誠臨
啟依馳曷勝懽忭

元旦賀太守

伏以春滿蓬山煖遍八州依稍日景高海表陽回一郡
快鄒吹竹聲又雜潮音辛酌敢同葵獻恭惟台臺西嶽
鍾英東海柱石彩筆賦就曾聯紫氣滿長安錦章製成
已見仙蓂生嶺粵當此斗杓回寅次梅花撲熊軾之香
值茲韶節開大年椒頌馨海嶠之域閑驅白鹿散有脚
於千家靜聽黃鶯看無邊於一爵敬借福星迎日自同
太史書雲卑蕃七七年華容容微職無材獻頌覩遠天
而赧然竊欲稱觴進栢酒而引意伏冀念生成於既往
垂培植於將來滋弱草芳林覩惠風娟景

端陽啓太守

伏以爽氣發雲霄天上朱明之候薰風翻蒲葉人間賜
扇之辰四始隨鶉首俱長百福叶鶡絃並奏恭惟台臺
才高五嶽賦貫三秦彩筆生葩不數榴花照眼朗襟懸
鏡依然化日當空良辰巳屆天中佳節欣傳地蹴覧晴
原而有慶爭懸艾虎之祥眺渤海以無涯競看龍舟之
戲卑職才慚放錦遇類浴蘭仰和風之時宜長叨披拂
望甘雨之頻潤屢荷滋培虔修京鶩之悰式佐羹梟之
席芹私耿耿祈照悃以淵涵葵赤區區謹循涯而龍薦
占陳不盡崇照是祈

元旦啓藩憲

伏以斗杓東轉梅花散六郡之香韶節重臨椒頌喧四
野之祝年矢已催客臘曉籌初轉王春嘉祉彌臻履端
是慶恭惟台臺心澈氷壺氣鍾玉律竊行而百寮式肅
然野鶴孤雲澤時而萬姓康兕若神龍甘雨秉符齊魯
地山川排送煖之車聚氣斗牛邊草樹領開華之運乃
者彌冬瑞雪蚤以豐年報旬宣之勞欣此洪臚新陽知
以和氣發吉康之祉千乘城上有雲物可占四始科開
覺韶光迥異蕃西蜀散材東牟下吏濫竽民社未得瞻
拜於堦前遘茲春陽竊已神馳於棗畔春色遥分於寒
谷固知桃李無蹊芻蕘撥薦於藥籠敢因屠蘇效頌臨
函欣忭不盡瞻馳

道臺生次子

伏以仁人格天重篤石麟之瑞象賢應嶽新開難弟之
祥喜叶夢於長庚知爲鸑鷟覩疑麻於跨竈並挺芝蘭
秀鵲東方光揺渤海恭惟台臺三韓世胄萬里長城駐

旌節於海邦十七屬戴輿咻之德敎慈和於政府百萬家仰生成之恩謳歌既徧於吏民禎祥自呈於壼閣將培薛家之三鳳先育荀氏之二龍種玉樹於名園栝栢成薮懸星垣於上第奎璧聯珠蕃久在投懷時深孺慕聞懸弧之吉兆快踵武之在茲雖城守羈維未試英聲載路而揣摩福報當知孩笑非凡狂喜發而書弄麞徵度修而呈賀燕所願壎篪迭響橋梓齊榮千里神駒即此渥洼之汗血九苞靈鳥行看池上之羽毛

長至啟太守

伏以海濱不見嚴霜快飛灰於葭管牟邑幸依冬日知傳信於隴花律回谷而吹和雷在地以成復時逢小至敬祝大來恭惟台臺華嶽篤生東海重寄詞章散彩光搖蓬島雲霞風骨端凝力撐潮間柱石須聲作而走陽春腳八屬幸添線於機杼剛德亨而見天地心庶官被生煖於曹署當此朝那底定一行信傳自蕭關幸茲龍章寵榮五色詔頒來天際一陽成而洽家慶萬象舒而仰國華騰太史書雲知福星迎日蕃三巴小子牟邑微官非律應黃鐘慚竽技無當於一奏見和凝白雪願苦植借庇於三生俄看梅蕊驚新試效椒花媚遠伏願融風布澤亞歲迎祥瑩徹冰壺飲人以不覺之醉高聯珠圖綴下以短線之絲

復陳太守獎勵

蕃遺方弱植襏綠短村鄉路杳然類觸藩之羝報效無計愧秋實之榮蒿目民艱無心對酒乃者催科日拙幸軍餉之克完撫字徒殷望民力之已盡年豐而穀賤比屋尚啼饑寒雨滂而水漂東服多去鄉里雖免參罰於今歲實恐逋欠於明年正擬匍伏台階與投招懷之略豈期眷注下吏特賜寵錫之光對使拜登捫心滋愧肅陳謝牘未罄須私

元旦賀太守生孫

伏以雪飛瑤島天開海上之梅春到年朝人喜履端之吉潮聲襄傳爆竹蜃市上送新符歲有三齊慶臻五馬恭惟台臺今朝柱石當代福人賦就凌雲光耀金戈鐵馬秩崇近日聲績旅矢彤弓値晏寧之年單車而肅清嶺表受安貞之福拜命而整飭海邦勳庸茂昭行看作幹王國福履孔固且喜禔躬公家憶昨潢池弄兵朝那草木皆風鶴乃當蕭關息燧函谷雲霞送軺車聚三世於一堂享五福於千禩當此雲端鳳曆醉屠蘇而覽椒花笑看膝下蘭孫騎竹馬而弄盤果樂偏今夕節勝去年蕃一介書生半通末吏回首巴蜀三年不見音書濫竽東黃七載徒叨廩祿所幸蘇天覆庇馬牛無難及之風惟瞻芝宇恢宏烏鵲有可依之月敢申餞歲敬祝大年惟與滿座春風時噓道傍之弱植一天德宇常曬上苑之晴暉

端陽啟陳太守

伏以龍舟映水而弛潮光傚滿檻蒲葩熊軾行郊而載酒共羨照眼榴花人間獻五絲之綠天上開浴蘭之瑞敬修故事敢瀆台聰恭惟光大人台臺樹幟泰甸懸鏡齊城經濟救時已信於爲宰社中之日光華映月早占於聚星里內之年惟茲五嶺梅花猶含芬郁以故三江綠水尚須澄清况日出之邦正仰天中嵎夷之域方切甄陶若哉蕃三巴小子八屬微員見說阻絶蚕叢惟憶咸陽爲故里未得天回玉壘幸傍華嶽以瞻依目今父子夫妻同爲他鄉之客何日桑麻井里欣見主人之歸欲解組而投簪難求田而問舍自顧道傍若李驚聞五月笛聲所恃海畔懸夫常倚三台鼓影敢將梟羹朮酒之末用申澗芷溪毛之私伏冀茂對南薰顧解北斗雄風同爽籟以俱揚福星與朱明而並麗

與王昭武爲長男納吉

伏以雪滿嵎夷光搖玉杵之色春融花萼彩散鏡臺之暉龍門許尺水乘龍鳳戶望修篁引鳳羅牽二姓券合三生恭惟老親家雙福閤下玉麈家聲有道內則澄清氣岸振月支十石之徽聲姚姚懿風續旦給一丸之閫範嘗憶先夫人老親母以無爲相夫子以有造訓諸郎閑帙布絲不計世俗之末節懸屏畫雀特收牝牡之異乘一言而訂婚姻簡納采問名之禮知我貧也數載而通名姓修氷泮迨吉之儀唯君俞哉替起家單門隸譜望族性多骨鯁不見合於友朋行實淵凝多原諒於知契雖以聯兒女百年之好實欲訂兄弟千秋之歡目今羈遲天涯竊願締成家慶謹卜正月二十四日雙成鸞報三千晏開瓊圃百尺虹垂十二舞試霓裳伏冀允駕鵲橋慰海濱西望之眼蚤發鸞從馳巴嶺東御之車俾小兒近父近師以酬千金季諾且令處觀山觀水亦如百兩韓門遥望雲山不勝瞻注

與雷鳳山爲次男求聘

伏以梅蕋結新葩氣應皇州之瑞椒花有頌光呈玉杵之瑯修六禮之初盟屬三陽之泰候憧騰海嶠望切泰華恭惟老門臺蒲亭世瑞仙井名家綵筆掃千軍克稱允文允武崇華爍五色並美難弟難兄遵卓魯之先猷聲馳江右舒經濟之大手治茂齊封尊壺年嫂夫人肅雝天成溫良性植才高詠絮卓哉林下之風德茂解闈允矣心中之聖既流輝於彤管必昭祉于鏡臺惟是蘭閨儲精應知香閨毓秀蕃三巴下士陸海微涔昔叨閱苑同登今倖渤海共躋遥憐故里非畏蜀道崎嶇惆悵天涯惟念宦轍飄泊雖夫妻父子不止粟薪三年而姻婭知親未見音書一紙頼次小兒年已十六學亦尋常祗犢私情安冀跨于井竈乘鸞有願亦不揣爲蔦蘿敬邀氷人仗一言而訂一齊之義敢問皇娥侍六尺而

修六禮之容伏冀龍分北閒庇蔭東牀蘭譜聯桂香實
天合人合之巧蒹葭倚瓊樹仲佳兒佳婦之緣

與雷鳳山爲次男納吉

伏以良緣天定早繫足于仙耆嘉禮時稱切同心于朋
蔦蘿下里之悃愫仰上族之姻聯欲報迨吉之期用諧
永好六合恭惟老門翁親燕瑞鍾仙井風清練湖卜築
近企鶯與祖士雅之風流齊步錦章傳鐵甕致陳仲晦
之韻致無聲酌中冷泉不讓叢眉雪水游沈夢地猶是
浣花風華乃枌榆情深故對菲不棄蠻三巴已遠必締
故國之蔦蘿俾萬里未歸得諸他鄉之秦晉蕃起家寒
儉賦性迂疎六禮之儀未來教於君于一齊之義惟依
特於氷人卜季夏廿九之吉辰屬次兒百年之始旦通
傷若李不知王謝門高海畔勞人快得朱陳村近拂夏
雲而莫稀候鵲渡以于歸伏冀諾不踰金恩同合璧百
兩盈斵尚候買田浮玉之年六宗緒延惟叶請吉乘鸞
之日

與雷鳳山爲季男求聘

伏以荇菜河洲尚勞求于琴瑟蘋蘩沼沚必允備于筥
筐契成孚于斷金幸何適於倚玉關指竊忭得託多歡
恭惟臺下一代偉人今朝名世閥閱門第望久重於西
川文章事功聲盈馳於南國爲蒼生而出江表植召父
之棠以救時而肩山左騰杜母之譽烹鮮有餘刃游歌
富集桓臺報國饒遠猷薦剡先達丹陛目今鳴琴坐理
止俟木鳳飛來行看鼓瑟載酬應御五馬馳去替饑寒
下士患難餘生尸祿海邦跡已同於逐臭癖位年下行
幾類於嗜痂持籌簿書每抱無一長可紀之恥旁午民
社又切有十年不調之嗟乃者締好名門實徼福先世
客歲鮑鯤弱息謬孚鳴鳳之占今秋魴鯉珍鮮已協食
魚之願惟是三子未叶兩髦丈夫多情不讓左師之憐
愛小子有造時與右族之門楣何期二兒北旋乃傳雙
福口教真天作而成人合謂兒女而配良男惟是門翁
雙社閣下不以俗調徵求斯不才弟得以宗祧付託從
此夫妻父子不爲失路之人旣成姻婭婚姻豈是他鄉
之客買田陽羨訪蘇子之遺踪種瓜東門樂向平之餘
日恩聯肺腑喜溢心顏依依有耀之光肅函書而布謝
耿耿未將之欲耑請命以陳儀

中秋啓陳太守

伏以秋水映長空波浴神洲之翠桂輪滿上施光徹朱
旒之華快千里而無埃逄四天之一色白露橫江黄堂
凝瑞恭惟台臺峻極參天精鑑懸月地當海嶠飛來丹
詔倫多位極星辰領取清華獨早發爽籟而擬謝賦雅
歌嗣蒹葭篇章藻動牀以登庾樓佳興浮銀河氣色羨
此良宵三五又當好景一年瑶臺移在人間風靜長虹
拖紫練銀槎傳來天上雲開玉宇見支機遥瞩晴光輝

滿澤國番把汪度千頃達道範三秋高處多寒惟吟蘓
公之句秋江應冷實同子美之愁仰候台光俯陳俗物
伏冀慶隨時集樂與人同誦金縷之章時聽玉吟階砌
醉玉壺之酒特念鵲繞棲枝仰祈台照曷任斗瞻

重陽啟陳太守並生孫

伏以紫氣結層城碧天飛鶩凝波色黃花浮瑞嶂渤海
新湖試英辭攬菊英而快孫枝進高秋以渲嘉會盛惟
一日幸在三秋恭惟台臺座上氷壺人間明月氣隨時
肅風傾案裏金科德並秋高威凜臺間銀筆氷天清而
芙蓉秀兼玉樹之滿堦頭洲渚白而蒹葭蒼嘉雁陣之
映樨次信仁人之有後喜豪士之無倫番一官無能九

秋鹿度芙庭前之芝楚慶天上之石麟想香室氤氳芙
鶩鶩而情同雀躍見滿城風雨愧狗馬而未與龍山敬
奉寸箋用賀鴻禧伏冀駒稱千里副此日之含飴鳥集
五文青令年之令節歌振振而酌酒無庸白衣送來撫
楚楚而對花好取黃槐新植

薦舉啟蕭司

伏以卿月照千城左輔重旬宣之寄陰霄臨六郡海邦
仰搭育之恩臺雖建鉞於東方星實聯輝於北斗到處
豐稜撼岳豈徒清海外么氛望來爽氣彌天真見晴霄
中宵小恭惟台臺天朝碩膺盛世元忠激濁揚清布霜
威于徽省宣文振武傳風采于名流笑比黃河寧為誇

而毋為諂忠攄赤膽頌無諂而諫無驕鐵面銅肝朱絃
青瑟致吾君于堯舜共欽鳳彩于梧桐問當道之豺狼
誰捋虎山之藜藿乃者當二年薦舉欲播春雨萬家欽
哉值五位明聰必推福星一路肅紀綱而端表正景嚮
若若百僚蜚鸞鳳之聲敦禮樂而說詩書正正堂堂一
簡振貔貅之色搜羅窮澤數人無滄海興嗟標榜盡瑰
奇誰是荊山獨泣番三巴小子八載素餐本屬泥塗久
處陶鑄鹽車偃蹇時扳伯樂之轅冷署棲遲嘗侍羊曇
之局對青藜而晤太乙既覺景附為難臨弱水而望蓬
萊更知攀躋非易

雪鴻堂文集卷十六

通江李　蕃錫徵著　　　孫　昇校字

尺牘

答王潛夫

弟以庸村濫竽十一鄉二年來善狀無聞去歲得邸報見老先生政聲為最不勝健羨又聞滇南桃李成蔭有得人之喜豈似弟以巴中老鄉薦既無催科之術復不與貢舉之勞赧顏貴邑實有素餐之羞也讀華翰謂天末徼外日坐窮愁是老先生弟知窮愁而未知不窮之窮不愁之愁為更苦貴邑雖稍簡僻而往來應酬亦頗省騷乃知以老先生之才望不任之中原而任之邊陲天以安吉之福冥予台臺也況邊俸之例方新轉眼內召等至如弟等有十年不調之嗟耶計日臺垣虛左北上必取道貴里則負弩前驅者非此中原不窮不愁之州縣哉

答范震生

戊秋獲覯龍光轉眼三年室邇人遠其為今日詠耶當此鳳曆又改想台臺熊軾行春瀟湘雲夢之間別有奇觀助台臺聲教之藉豈如某素餐於海天徒擁簿書已也

答陳漪園

去歲徒勞一番雖為人所笑而獲與衆年翁高談數日將二三年俗吏態洗發一淨亦此行樂事也豈期出關後趵突之約竟成虛話念之殊覺悵然忽接台教如見顏色過蒙獎譽媿汗下五斗矣總之我輩一行作吏惟剛稍界一生事業至於升沉又付之蒼天也

答梁搏九

吳姬越錦嘖嘖人耳年翁已兩得之乎乃接手教謂妄信鄉親之勸不覺赧然失笑天下事大抵妄言之妄聽之者為得計若一味作樸實頭將當前好景虛度過去俾昔年楚業讀書所為何來小宋胡以稱人傑哉然竊料年翁已得真實受用未始不信錫山鄉翁為好友目今或抽豐過訪未必不傾囊相謝特對愚拙之弟姑以妄目之云爾以大年翁綠野優游縱情深念季然四方志不能相強而牛心石門諸山之陰安知不有嗟遐棄嘆不淑者乎年兄又不得槩以伯兄一歲為辭也況由蜀至越一水之便攜家來官付之槁人足辦此事弟又竊附於錫山鄉翁之後一妄言之年翁又妄聽之否耶弟人各有心正恐一妄不容再妄則年嫂數載食貧未得大報而為龍鬚席琥珀枕之歌也弟匏繫海濱將及三載善狀無聞已深媿赧又值今年大旱二麥不登三農失望羨年臺政聲著聞有雲泥之別矣惟與指日掖垣為不才弟樾蔭也然弟懶骨天生目今羈紲海國役無事可做雖與性相宜而山妻踞閨稚兒就塾惟余子

然一身兀坐官衙食俸錢且俗且苦思天涯弟兄各有
宦趣且又惟昔年無妄言加弟者也相去千里知會何
年把臂臨楮尚不盡欲語葉以諸兒出殯心肺不寧未
得長篇以達左右謹附書張寅翁之後惟風便再惠德
音何如時作書癸丑五月二十一日也讀兄書亦是五
月廿六想是去年一紙音書動踰歲月欲東西南北把
臂歡笑尚未卜也

復王篤初

弟無繫鉢材又不喜倩人作書啓而此生自應制一二
藝外誓不習四六語者也乃待罪名邑首讀老先生手
教琳瑯字句擲地成聲六朝風流悠然未遠中間謬愛

不才奬譽過甚弟不文直信手以報我輩意氣自許一
見如故秋初都門見賢竹林風期溫恭傾服久矣雖老
先生遠宦南中聆教日遠而獻之昆仲正可以卜家範
借誨訓也至若弟筮仕之初兩三小兒尚留敝里臨行
以託敝邑父母目今天涯海表禽犢之私日從中來諒
邑父母自推置以相待易地觀之人情豈相遠哉

與梁昭子

國門之送征人生色何日一握手也弟於十月初三日
抵任矣黃縣帶山瀕海都人士嘖嘖謂之好縣弟今乃
知之登州八屬皆山确瀉鹵石嶺參橫惟福山及敝治
地土平衍耳然不免人滿之嘆近來海禁甚嚴民利甚

少凡遮馬首者皆百結鶉衣弟豈爲欺言者歟欲年臺
知弟之所以爲黃與黃之所以爲好縣耳至於地方訟
簡獄無重囚民無逋欠而往登郡謁上臺得以登望海
閣聽潮聲摩古人詩句及問海上諸島或遠或近或滅
或沒於天外水際者爲弟之幸也但未得與年翁共賞
鑒之耳

與鄧心一

年臺榮任衝衢知多繁劇正利器見長之日也想天子
指日策勳老年臺當受不次之擢矣羨羨臨别南樓一
話鮮蒲萄端溪之賜弟已心領久之昨承佳惠乃不以
上品見擲豈將命者以贋物相欺耶抑年臺政務殷煩

不暇及此耶弟亦不善書蓄硯無用每見宦四方者歸
來案上必有佳硯乃年臺身爲洞溪主而不得上治之
產乎倘踐前言風便惠我

祝李西林

嘗聞古有志之士每不遠千里裹糧而見高賢以黃之
密邇珂里六年於茲而不一見碁亦夙負好修而行止
如斯尚可齒及者乎然受縶維之馬上下不得自如徒
有臨風一嘶而已某年來雖絕跡台階而心仰山斗時
於黃署之偏闢小屋數椽中藏名公大人手札時於退
食之暇披讀數過以消鄙吝如手灑翰教未嘗不臨文
感激如見顏色也今當皐覽之辰自顧煩冗知又不得

恭祝矣敬遣役叩首惟與垂鑒

與滋菴弟

菴今日已不為君也臣自不可為弟也兄而猶號於人曰吾兄也吾兄也夫誰從而聽之然未嘗兄之則不可强弟人强弟人又誰從而聽之然使既已兄之居今日而退處於弟以兄人是其人無論不可以為人兄且不可以為人弟不可為人兄與弟而欲人之兄之也又誰從而聽之午之役在歷下獲交滋菴未嘗兄之也而滋菴兄之嗣范李兩生往來書問酬荅又已兄之數年來某以犯當事法不得以書啟通人投荒萬里知交路隔然絕縈愁時或書餘茶罷嘗有一滋菴老弟在五内也

夏初徼君恩許生還問兒輩平日交游起居知老弟綰符邗溝輒自喜兒輩卜築又在春穀城外去貴治密邇輒大喜不識吾弟亦念數年前有此不才兄否倘憶及則今日之執刺而願見者即菴之第三子而弟之姪也必進而教之

與屈君賜表叔

憶吾叔高第時里中人有菩薩之稱今數錦南中是入三摩地矣到任未浹旬而善政兒謳歌是聞思復矣吾鄉人城不諛也哉然竊聞菩薩發大弘誓願由一身皮膚齒牙以至身外旃檀瓔珞之具尚可以濟度衆生悉令饒足不如此則菩薩不願成佛是菩薩所有願衆生有菩薩所詣亦願衆生證而今者信受菩薩無如菴者頂禮菩薩無如菴者即為菩薩之替𠒋無如菴者而菩薩之歡喜攝受願以慈悲力求救度之當無如菴者矣胡為循尚未蒙法力況大地衆生耶且菴家到咫已彌月猶未得一面是菴村童子且不可得見況大士耶竊恐菩薩果不應如是觀

代某辭館

恭初戰北裝敝金盡之狀自覺可憎擬出山館書裕圖洒然滿肚牢騷不覺於同譜兄弟潦倒言之前年臺至受已心佩矣適有故友相約為西湖之游秋抄就道歲暮乃得抵家也倘如期言旋自應負笈然東西南北之

人楊柳雨雪俱不可定倘爽上元之約不其貽譏寒言乎原儀暫壁容另圖之

乞書

弟數年前懒友李閬仙為弟題扇戲語云吾弟當及時求書數年後吾字當貴於鳳毛吾弟從何處覓得弟亦笑而應之及今音問不通所惠之字扇又置之山莊回思友朋笑語真不解所由弟今與年臺在同舟之誼遭值年臺妙筆倘不及時求覓人生非麋鹿焉得長聚首年翁想此想應洗硯潑墨矣

又

蓬萊十景石刻遜僊傳海内而寫生家鮮得其神弟嘗

見閣上頃刻變幻至不可名狀乃欲以頑然一石寫萬千勝槩乎前見萊陽宋山人手筆似登中名製而十幅一水色不免止為宋山人之蓬萊也弟本不善畫而胸眼間直有一幅蓬萊景欲浮紙而出年翁解人自應先得我心所同者幸走筆寫付來人何如

與王昭武親家

弟不學無術不識時務結怨當事致干嚴譴幸　君恩浩大仍許生還豈夙世仇怨應如是耶抑懸泉三千仞涉之有道耶榆關之役今年四月十二始得脫離於十九日到京惟是酷暑異常就道為難尚俟秋爽始得如南歸寀之計尚未定也前年小兒來永平持有手教慰勉之殷不勝感激然弟不才何敢尚擬古人惟自信此心可以對鬼神質天地對山左億萬百姓耳所可異者怨仇諸家皆登鬼錄而弟猶視息人間豁眉如戟雖不敢謂面如紅玉而竊意公道唯蒼翁也老親家福履清和無由親候筆墨間徒為套語尚惟諒之

與巴州守周希堯書

貴治之南有章懷太子墓某少時赴試閬城曾過其地見神道精嚴翁仲成列而墓地開闊樵蘇禁厲所以松楸無恙靈爽斯存以故載之州志為陵墓之一傳之游人為憑弔之光者也昨者行過墓前見碣石顛踣而踐履不禁且墓前一隙似有剔掘狀者心竊傷之攷唐史

上元二年乙亥以太子弘薨立雍王賢為太子至永隆元年庚辰八月廢太子賢為庶人開耀元年辛巳冬十月徙於巴州其在太子位也六年又按史調露元年己卯命太子賢監國史稱太子處事明審時人戴之夫以其備儲六年已繫天下之望況監國一年又有儲君之實當日君臨四海罔非臣妾乃至今日而一抔之土且不能保其有也哉憶順治辛丑北上過馬嵬坡見興平令為楊妃墓前碑銘曰巍茲一坵實唐妃子世遠人亡骨灰在此如何興民凌逼無紀自茲耕耘百步方許豈徒為妃為唐天子夫楊妃為有唐之罪人尚且有推分而為之所者況茲太子使終於位其為有唐令主無疑而顧不能保此一席之地以妥佑乎總由荒殘既久人不知義昌明禮教法制而禁令之是端賴於居是邦之賢大夫矣

寄居錦山表叔書

尊叔卜宅夔東不識為浪言乎抑實落乎以吾鄉人情風俗十不如前則決計買鄰另圖鄉井似為甚善然尊叔曾寓南陵矣尚恐不忘遷客之情狀也何也南陵係舊治下凡相見者縱甚強項未始無一日父母之名況門生故吏猶有持大義而左右者即有無良之輩亦不過什一於千百耳今則曰歸矣又在同鄉鄉之人莫不曰此亦鄉人也其中自好者束於進退之儀習為冷熱

之態者亦不過此鄉人視我矣姪備嘗此味試代爲籲之即以所經歷者略序如左以當十畝之耿可乎其一則擇交也昔杜工部避亂入蜀卜宅於背郭之堂籍非有嚴武其人若寬之以禮數能歌詠於成都數年乎且嚴杜世交也與傾蓋者不同令尊叔詩歌不減少陵正恐今日無竹裏行厨之主人也然尚有爲之說者曰有年家在嗚乎年誼二字至今日而掃地矣其將求之讀書洋友乎夫閉戶讀書指水盟心何地無人然欲借爲羽翼此輩且求之高閣勢必求之陽僑一流而此輩語笑所及絶非無因必將有名紙方進而貸券踵至者此時將鄉之乎應之乎非一年一日之歡也少不慊且將有勾引匪類而爲客戶生事者正不可量也其一則買田也浮名已去必亟力農勢必求最上之田而買之或佃之一繫民籍則姓名在冊矣焉知異日不報爲狀頭排年以紆里甲之急乎彼且託於急公之說而居其上者或動其染指之想如帖准報依例勾攝將應之乎抑諉之乎日今考成一嚴恐借口者更得執以爲辭是又爲流寓者歲增一累也其一則籍貫也先年吾鄉盛時應童子試者不下千人而中有數姓之子弟藉書爲文頗可觀覽而一限以胃籍之禁皆以市井老今日尚不及此數世之後豈無有爲此說者是使後人多此一累也何若今有原有委之家辭而作此寄籍仰面之行乎

此三事若姪之所熟計而籌之者也尤有要語隨來辦當半屬三吳新宅又在江上朝辭白帝夕達江陵是又不可不爲之慮者也至若謂三峽樓臺淹日月五溪衣服共雲山又其小者也狂替之見惟尊叔覽酌之

與邑侯書

某以放廢之人久遜覆濡亟欲望見顏色止緣老病貧三者交集而山居去城且五十里石逕嶮巇登涉艱難以致聯斗依依之思不獲一申也近者於老隴之側創立茅舍竊附於劉伶荷插之義移居之中去敝庄更遠十里惟坐看黃腸看其何日是家耳以老父臺琴堂清淨看雲之餘拟筆成詩近來想佳著已等身矣老朽如某不得與於屬和之列即時有下里之吟亦不得一代手人楷錄請正悵也何如今年天旱收薄入冬寒冽忒甚即勉效愚吟愈爲冷落老杜所云愁極本憑詩遣興詩成吟詠轉凄涼也此言偶形筆札頗嫌酸腐然豈弟父母亦能諒人之呼籲乎歲行盡矣無以爲餽敬陳不腆惟冀鑒納

與人

年來如城日少聚首緣艱老態日增矣塗鴉之技久不敢污人眼目乃蒙不棄耶但恐蕺山之媼復索原箑則賠累貽笑不北爲老朽作難乎

雪鴻堂文集卷十七

通江李　蕃錫微著　孫　昺宇校

古體詩

勘澇災宿艾山湯和碣上韻

秋淋空浹日洪潦浸四野淮河鬪牀河不辨牛與馬依稀似堯年蔀屋難吹雅室廬逐逝波哀哉此矜寡誰繕流民圖痛楚不勝寫鄭重求民莫攬牘疑或假沓我行按閲來宿艾山下匪為滌塵垢息肩停道舍無以謝父老食粟愧陶冶吏胥叩覆辭搁管惟顏赭石火炙清泉蒸鬱浮鴛瓦聞說水功德坐令瘡痍灑尤裨皴瘃人三冬如長夏我覩造化心羞酌案上斝多少貧病兒念之淚盈把安得挑藥金忍見相傳惹願將此泉水徧浴同患者災害不復生共躋清涼也

擬古二首

憶君去時容望君去時路君行胡不歸妾心多憂懼前日有人來勞君寄尺素分明定歸期期日今已誤王事未竣與得無有他故豈是計恩私世事難舉步皎皎天上雲森森山頭樹

君恩如海深妾心匪石堅如何久離別使妾意空懸君應念妾苦妾意為君牽歸期多錯誤世事或推遷望君去時路天際有飛烟安得捷翅鳥將心向君傳得君歸來日天邊月已圓

今春二首

今春已徂暮樹綠新水湄蕙結吐花挺蕉開鸞尾曄往事云誰諫來者亦莫追乳鴨知水舞雛燕雜煙飛天涯游子書逢人好寄歸

若非郄嘉賓伏日不可來我無謝公養絹衣苦於稭兕此熱白粥揮扇猶苦骸試歌程曉嘲閒門莫疑猜

輓賈母代

朔風吹葉葉飛緊日色苦侵危石冷聞引輀車去尉陽珊瑚零落滿金井星河慘淡霜如霰蕤歌雁語聲歷亂粧閣從此生網塵瓦凍鴛鴦人不見君不見滹水黃河亦淒涼黃河聲咽斷人腸熊九罷製荻灰冷自古何人不北邙令夫貴子待黃臺含笑歸休已焉哉貤封鸞誥指日至莫將黃土等塵埃

諾水歌

壁山之高高千尺山下江水清於碧山高水清足鯉魚好買漁舟渡朝夕我愛江水宿江頭江聲入枕王清悠江頭得魚城裏賣漁翁偏多欠酒債賒得香醪上輕舟擊榜搖櫂至中流非呂非律歌一曲江聲婉轉湊歌喉疑指此地是武陵披衣城頭看漁人十里長江咿唔起江聲水聲相壓鳴煙霧迷洲看不見漁翁皆去不復返惟有江聲流潺潺

過釆石

翠羅山下松千植翠羅山下水千尺稅驂道左問居民
爲言此地古采石吾家謫仙曽𦵏此書記相傳捉月死
我來正逢秋雨節泥滑滑彾馬足蹶要向墳頭罒君魂
才非百篇斗酒列竹望煙波浩淼中波光疑是月朦朧
亦有長鯨數萬頭鼓鬣揚鬐可向天之宮憑爾傳語寄
青天殷勤寄語李青蓮古之才子多奇阨如何復生聖
與賢

過彭澤

山隈如斗大城柵江水遶城去城尺岸狹浪高不撃船
三面維餘壘壘石此城雖置大江頭荒凉猶過諸幽僻
我問此城是何縣舟子告余爲彭澤世皆以官人得名

此城因人傳今昔先生歸去幾千年至今高風傳詞客
歸去來彾樂五柳猶以此城爲君宅乃知名人足千古
不在去留綰組冊我本海天逐臭夫馳驅九載遭遷謫
平生志氣頗摩虹自信不爲腐鼠嚇蜀道五千路非長
滇雲沸亂爲蜀厄投簪徒切五夜心誤信宦途爲上策
守經不知遭世忌曰余不懲罹辛螫應是痴愚不見幾
非關世路多偪窄今過江頭望先生祠廟猶懸靖節額
汗顔不敢罒先生聊賦短歌徒喈喈

遊仙

神仙中人不易得誰向蓬壺覓其訣凌風便欲上黃廣
揖我謂我爲嘉客飲我瓊漿數十觴更貽葯似紫霞裳

近體詩

移檜植桂香殿

誰把參天榦移來盤內栽雖云近日煖難免傷人開啓
植從余始滋培奚後來佇看承雨露鬱鬱似庭槐

農忙𨒪徵

催租雖上考力穡亦王成且罷追呼吏休令餉饁驚耘
耕畢爾力收穫慰予情我亦有餘遑閒來隴上行

送姚瑞石歸渭南

盡道歸家好多君已卜居忍將經濟手只扮芰荷袪渭
水鮮堪釣南山蕨可茹明年深雪裏應寄故人書

述懷

欲作逃名客而今却附羶身從今日賤志自昔年堅束
却舊圖史勤校新穀錢人皆誇吏隱我道隱爲仙

夢中得句

不知行路難行路自爲憐夙有男兒志今成婣子顛傷
心猶作笑逢怒尚爲妍昨夜夢歸去羞看枝上鵑

送王篤初之粤

我來觀渤海君已向南州無處問風俗誰人念馬牛才
名高五嶺詩思繞三洲後會知何日丹書出鳳樓

遊石泉和韻

舊歲曾經過無因訪石泉强將忙作靜誰道吏爲仙閑
羨崖間樹淡懐雲外煙好山原不買家只在三川

次黃山詔父老

福報當如許偏逢大旱年多因我薄命致令汝憂天一望惟青樹幾家有居煙明知人去盡猶自索租錢

蓬萊道中

誰知渤海上却在天極涯有雨多成雪無風不是沙草經初夏綠樹發報秋花儘說海王利美魚怯泛槎

別友

誰知談笑處竟是別離情白酒隨心醉青山有舊盟且共杯中物獨看座右銘殷勤當自慰莫放兩眉顰

思蜀

鄉關成異域無地寄雙魚故舊惟妻子生涯儘簿書畫

長看烏倦夜永伴牕虛無限關心事何人問卜居

邸舍

邸舍臨湖水開牕見客航布帆搖彩鷁蓬屋隱高賢去住憑吾遇行藏問老天寸心無愧怍不戀舊青氊

述懷

寥廓江洲上行吟有老翁盟心同白水適緒聽悲風逕草隨春綠庭花竟日紅時吟擬騷賦無事自書空

懷王源水

對月偏餘我臨風獨憶君相逢惟醉酒竟坐只談文不見饑寒跡常多韻致芬無緣重握手天際有孤雲

春日久雨

新年苦積雨春半見清輝磴石青浮展顏坦綠染衣花朝愁裏過遊子雨中歸何日臨高閣晴雲故故飛

登舟

境逆風猶順身安道豈非源源逢蜀水歷歷指吳磯白浪恬空影遠山送翠微閒看沙上鳥住住亦飛飛

江行即事

一棹排空際孤雲影自如依吳書少雁游楚食無魚樵唱迷煙水雞聲起岸墟不知緣底事渺渺正愁予

過巴河有懷王理仲父母

沿江皆是楚問水巳名蘄漸指巴河近還驚燕石離心疑落月照舟趁曉風移不識思君處長歌所謂伊

偶題

誰道秋容淡秋容最可依山山堆翠色樹樹靄晴暉漸覺蠅聲遠還欣蚤力微凭欄遥望處天際雁將歸

漁渡墟

漁郎歸何處漁渡尚依然雞黍如成約田疇似昔阡職方原籍漢溪水巳流川撫跡頻搔首桃源在目前

問疾

不得輞川畫供君枕上看聊將一片意寫入數行箋楮墨取來易衷腸吐出難新詩寄韻好媿我異拋磚

佳興

佳興與誰同逕草巳萋萋花明雨過處人笑鳥聲中脚

不倚節健報常爲客豐新詩何所似鼓枻老漁翁

心安

著高稱歛少心安清夢稀開尋新竹逕坐看白雲飛呼奴壅澗水問婢採山薇小犬猜猜吠索詩人叩扉

乙巳冬望日午刻長至未申刻添炭火上頃即熾焰乃信陽回自茲始也因賦

腹民因氣洌宮線喜初長和煦盈三臘息涵信一陽何須歎冷落滿眼斅榮昌此夕吾家樂大來祝我 皇

登樓

游子驚心日登樓野望餘麥鮮新雨綠溪漲早春斯故國音書少天涯鴻雁稀箇中無限意朗誦賈仙詩

自吳歸至洪口

溪合灘瀰靜林稀路欲平相進多舊友致問半親鄰聚坐通情話烹茶慰苦辛何期流落客今作已歸人

送張君房之涼州

黙水粵山皆歷遍而今匹馬向涼州長材自合邊疆老壯氣寧爲兒女愁振武城頭沙似雪石門山下水如油知君此去多殊異應得 新綸指日酬

送鄧李仲歸南

天涯無日不思鄉聞得君歸喜欲狂點檢簿書留古署攜將琴鶴赴斜陽青山不買恣游臥綠野多情任主張從此看雲弄水後茶杯詩卷與匡牀

送高裔侯卓異入都

満花滿縣足芳菲姓字喧騰玉殿輝政實諫臣君入署難進慈父衆牽衣謗諺燕喜賜鍾乳好取謨猷吿紫微叮囑此行無別事須教匝地徧春暉

學博投詩因小酌邀飲

先生不是不知貧詩句如何別様新東野雖寒終老健閬仙因瘦始清真盡許聲韻傳金石誰識推敲費苦辛掃徑相邀非好客我聞惟德自成隣

捧檄徵聞架約張龍溯同往張以疾辭和來韻

破屋窮邨不忍看邀君同去實無端高齋把筆題詩易野店征租作計難況是經年人旱暵更加秋雨水瀰漫籌量正拙佳篇到却羨詞人心自寬

戚王書張龍溯皆號信天居士見予引首亦爾相與大笑因賦

信天原不是奇談處士如何詫有三吾愛吾廬偶作字卿家卿用早題菴借書未藝亭名少腹笥雖便樂意甘有客笑予貪未飽因羞圖識掛城南

詠老杜花近高樓句有感

誰是白衣點素秋呼童索酒解離愁漁樵幾處驚戎馬桑梓何年樂隴丘叢菊自開元亮宅清風任滿仲宣樓那堪我作催租客里社徵輸休未休

環翠樓遠眺

公餘無事便登樓海色天光一望收山徑有緣通紫極
人間無路問丹丘勞生已自甘蟲鼠入世云何計馬牛
喜得偕來清興足四郊烟火正悠悠

閑居

蓬門無客勝幽居花氣隨風到小除儘有羲皇而上意
誰披秦漢以還書依人飛鳥自啁哳過眼浮雲任卷舒
不是偷閑學習隱滿山松桂繞吾廬

勉三兒就塾

聰明凡靜復烽青吩咐吾兒慎過庭莫把柳花消永晝
須留脃草好窮經蘇家有過詩成軸陳氏惟咨字極馨
期汝學成歸去日難兄難弟奮南溟

盧山

盧仙曾任此山巔跨鶴飛昇信有緣古洞尚開入道徑
清泉猶是産芝田休從石塔尋消息莫向松根覔汞鉛
怪然道人渾不醒亂吹橫笛破蒼煙

峔屺島

三山縹渺隔烟霞峔屺登臨興已賖濤浪不驚驚馬跡
海天猶見野人家眼光應接雲連水日影橫斜錦布沙
未得乘風臨玉宇長堤已自勝仙槎（有沙堤如帶長數十里可通島）

讀九老會詩

盛傳九老會當年六韻詩成得七篇老興正賖花當妓
壯心猶聽鳥爲絃酒杯一任樽前滿詩句强如舊日妍

我欲歸山尋好侶共邀華髮醉芳筵

玉泉寺和韻詩三首

萬里江關信未通閑消春悶到琳宮時看晋裏瀑山雪
便憶籬邊弄竹風搜句無能嗟百拙成詩饒興羨三中
上方幽僻真如在欲向頭陀學苦空

春入新年已數通驚心春到梵王宮一泓新水溜清澗
萬顆虬松弄晚風祖盡石田香積冷碑留　丹詔法源
中他鄉未得還家樂且試登山問不空

閑從平楚覔幽通㵎道紆細見梵宮引我鄉情消雪水
助人詩思入松風纔行車馬旌旗裏如坐雲山煙樹中
從此年年須一到尋僧端不爲談空

題扇

欲寫新詩著扇頭奚囊搜索正多羞蒼髭撚斷心幾破
銀燭燒殘韻未周自是入官增俗狀非因憂旱減風流
詩翁若見應憐笑四始五聲讀不休

冬至貽學博炭以詩來謝因和

雋標原不畏嚴寒雪滿江天興自寬應是鱣堂春意煖
豈知齋樹葉聲乾送將活火添薪易寄到陽春屬和難
金石高歌閑堦外時人何處問袁安

別蕭介卷

去國懷鄉幾黯然況兼故里阻烽煙算來惟醉中山酒
喜得相逢不夜天歲月隨他青鏡裏肝腸虐我白雲前

盱江歸客餞濃興此地宜勞別思連

輓肯菴上人

蓬萊山下草如殷聞說吾師隻履還千佛寺餘行道影彌陀菴剩坐禪關蕭條杖脚無長物寂照龕籠有舊刪我媿解空人一㳅酸風射眼淚潸潸

述懷

逐臭終難到海東勞生擾擾等飄蓬登山試脚堪拋杖放鶴無亭可御風詩興正濃官檄至鄉關遙望暮煙濛何年九浴清溪上釣石憑臨有老翁

過淮陰廟

泥滑山高霜雪深巍巍祠宇祀淮陰丹書早已稱三傑飛語如何說二心一飯尚懷漂絮好三齊猶憶解衣恩閒關蜀道空回首白石幽崖草木森

憶家

回首蜀山天際高遂初難賦悟蕭愀雲連烽火逾三月雁帶音書去九皋親故知從何處樂田園應長舊時蒿幾回欲步歸來句悔我折腰已媿陶

己未冬月被逮黃氏關境皆約十四日相送郡守惡之先一日促余行日已暮矣送者猶萬餘人口占以謝之

蓬萊泽水未荒凉冷日悲風只自傷只爲有心維國法敢云無罪犯王章此身甘供塞烟老今日猶慚月桂香

多謝殷勤賢父老恐將涕淚送銀鐺

抵都已徵

恩戕下宛平獄待命宛令將有他求而力不能應以故諸械并具且有加焉時值三伏轉側不得汗如雨注而黃氏候門外涕泣慰問若日數十輩同繫者皆爲感動即獄卒亦爲惋憤更代鼓扇夜分乃罷余得免於宛獄者黃氏力也

到此纔知獄吏尊赤雲相助益文深如雞性命憑湯火似虎心腸任淺深枉憶清風來故友何期鼓扇出同灣相逢莫道偶然事應有著蒼照覆盆

獄中

天上賜環已有期罪臣不復嘆支離詎知寂內三章法猶有臺官白鏹私多少銀鐺隨意授重輕律令任心移從來只道谿山險誰計人心險似斯

初至榆關

萬里投荒職命由自憐飄泊轉憐秋慣憂憫意看黃菊多病衰年拚白頭只道九方能相士何期三至任呼牛纔知人世多難合自悔輕身學暗投

志異二首

若夫宇宙有山人揮叔子之淚南國無樹羣歌名伯之棠繕疏而救王章焚草而哀李固代有人焉不多得也予學惟師古知不違今

頹老東山悲雞豚而莫逮馳情北闕由婚嫁
之末周豈期命與仇謀似是孽由天作當飲
章衷溘已死別之爲期幸
君德恢弘使生還之有地蘇子瞻所謂在衆人皆以爲
可誅雖聖主不得而獨赦者也嗟哉九年郎
署不識縣官之榮二載園門惟知獄吏之貴
自我多咎於人何尤追惟去官之年恰符憶
堂之讖而黃人扶老攜幼酒泣牽衣議吏之
所未聞逮官之所不喜也且尤有多情父老
致問餽於榆關更聞俠氣賢豪恭始末於淮
上在岑寂中稍愉快焉是墮黑海而逢青眼
擢　丹書而聚白頭者則罪臣之所希而飯
生之多幸也

殷勤相送牟城挺連臂銀鐺不自嫌無石可留腐草根
有人齊哭夕陽煙青山到處堪扶老白露何曾久障天
臣罪當誅嗟不力滏河漸水亦聲咽

有客江南俠氣高清談絕不黨時挺文哀李同悲猶暮
疏救王章志孰豪半面未交遺姓字寸心多是抱牢騷
爽詞不與春秋筆公是從來出野蒿

重九偶悶

高秋爽氣絕塵埃健羨游人去已回不與龍山落帽席
誰從送酒白衣來滿城風雨丹楓冷遠逕支離黃菊開
寄語徐無山下客漢廷未始不憐才

重陽後一日遊興龍寺

此日登高非故遲欲將消息問禪師霧迷白日前溪暗
逕滿黃花古道疑避客爲無阿世骨捫心惟有上天知
法門信是清閑地京洛紅香悔染緇

聞
皇上東幸還都

玉輦遙從天外歸歡聲雷動遍王畿雲移仙仗開黃道
花發清塵灼紫薇四載兼乘欽
帝跡萬方執贄仰
皇威燕鎬應賦那居頌不與從臣論毛衣

留鎮步健菴壁間韻志感

往歲登車甘地北今朝策馬向天南只言鳥道非周砥
誰信懸泉等浴潭　君德無私雨露重臣生有幸風霜
諳逢人謂我如紅玉海外文章是劇譚

三月一日訪珍丁上人和韻

入春六十日初晴怕見桃花水打城乍熱乍寒眞物候
易翻易覆豈人情漫山濕霧驚千尺繞樹和鶯少一聲
惟有雲窩開士席長松猶是數枝橫

別珍公將之中州

勘破源頭只一家相逢不必說周遮催詩應酌三杯酒
遣興何妨一對花隻履傳君無剩義萬鍾於我有何加
而今不責空囊客笑指雲山去路賒

復珍公原韻

春寒側側半陰晴惟見長波繞古城看盡花天聽燕語
游芳草地惱人情乾坤有恨誰知己今古何時不吠聲
自幸劍花常隱躍文光猶照斗牛横

追和龔直指韻

路入朗陵憩古中碑留佳句勝三中名傳驄馬行行客
嚮發郵亭菲菲叢白簡應無當道狸赤文猶映夕陽紅
想君正色立朝日桑梓無人嗟路窮

湯婆子二首

謾說温泉新浴妃怎如送煖到寒幃不金不翠如伊少
自縮自伸似我希柔性未甘同鐵石閉心早已厭輕肥

老來懶作狂夫態只待春陽布曉暉
不效村婆粧玉妃天然温惠滿重幃穿隐風細頻疑射
欹枕斜沉早怨希火性已過隨月淡熱腸誰復妬花肥
應慚未學金蓮步早起同人看曉暉

竹夫人四首

洪上日成興欲狂却將熱客入清涼多情不作巫山夢
極欲性陪白玉牀燈下何曾露齒笑人前羞學倚門粧
猗猗曾入風人詠豈似嬖姬解賦螢
綠衣脫去也輕狂畏暑相邀納晚涼惟有冰肌消永夜
不將甜語亂方牀熱腸似解温柔味筠性何曾鬧掃粧
最恨世情多冷落不堪束壁起寒螢

狂夫老去頓疏狂淇上佳人伴夜涼覓得綠衣無俗韻
權同熱客臥匡牀生嗔笑語繚詩思懶惹烟雲謝曉粧
最是五更寥落處幾回堦下有鳴螢
娟娟秀態媚於妃領取清光入繡幃霧壓烟啼此日少
賦香春粉夜來稀無情有恨疑肌瘦却弱生涼似體肥
不識簾櫳多玉潤東牕旭色已晴暉

余竹夫人詩成厂上人謂宜增僧房道舍二律因足成之

紅塵何日化瑕玭又幻優婆姨入壇非色非空添欲界
不男不女惹塵端豈同間壁釵鈿響好作木人花鳥看
淡于焼香緣底事謾誇僧榻日三竿

誰知元化幾何根一夜守雌屬此君喪我相親誠草草
抱生豈忍試云云金丹傳有同枯訣風韓未開移是分
畏壘山前偏得老挈來無復舊時裙

金陵懷古

金陵瑞色水烟空惟有樓臺入望中鳩鵲觀浮秋露白
雞鳴山映晚霞紅金螭碧瓦猶依舊丹樹瑶階自不同
惆悵蘆花洲上月蕭蕭仍是故城鐘

觀書

萬卷樓中有故人晨昏相對極情親新書不作炎涼態
已讀猶如故舊心竟日案頭欣有我從今筆下定無塵
悅心句向書兒解信是窮途別有春

人事難逢開口笑况當棄擲江潭時滔滔世態多誰可

落落行踪只予知了道雖無半個偶證交却過十年期

梅花詩句占江左全結三生未足悲

珍公過訪因為書扇

登黃鶴樓四首

謫仙閣筆於黃鶴我來只合一登樓惟是長江勢灝灝

羞同時輩共悠悠舊遊海上凌三島今向瑤臺問十洲

曾說青山原不買江頭濁水起人愁

危樓千尺接烟霞傳是雲山道士家鐵笛時吹雲外曲

蟠桃當放洞前花人乘鶴去無留影風送帆歸好問槎

吟罷憑欄遙望處步虛聲應滿天涯

只道神仙不可求開中往往接交遊西方曾見青牛樹

南國今登黃鶴樓紫氣時籠千嶂秀白雲猶照五湖秋

道人為示長生訣留食胡麻飯不休

城上危樓插碧空神工鬼斧孰能同乍來星斗交橫處

如在煙霞縹緲中天際孤雲形尚白道房寫鶴頂猶紅

倚欄一望長江遠兩腋冷然似御風

望廬山

山中不見廬山面今日江頭望亦然鶴問湖前人似玉

上霄峯外水連天雲歸鶴去惟留樹地僻池清尚有蓮

我欲乘風凌絕頂閒從高處覓真仙

覽于湖張九如楊花詩因賦

欵欵輕毬若戀春幾番情態極清人穿花似蝶初經眼

侵竹疑鳶欲惹鈎飛去應牽思女恨開留亦伴老翁身

禪關不解踈狂好却向泥中覓了因

誦曾文恪馬卒詩追和以貽諸子

曾是啼梨啼栗兒嬌癡豈意供奔馳忽離顧復惟依我

乍歷風霜却傷誰但盡吾心自易使此猶人子豈難推

陶公遺力家書好勉學先賢慎勿疑

珍厂上人約予同歸已有成說乃和予馬卒韻有烟棹欲回慙負約之句亟賦此以問之

天童傳鉢嫡孫兒飛錫鳩江譽久馳學富五車真籍甚

行超十地復云誰故園松菊曾同念歸路舩篙好共推

去去兩川添勝蹟莫因馬祖自多疑

放下胸中這箇兒豈因些子便交馳盈頭髮白應無想

入夢山青却是誰客况本饒僧況好君歸原自我歸推

寄來負約多慚句鈍業叩須似可疑

子璧公車

萬里雲霄一羽翰半生差誤然儒冠何期冷落千山裏

猶藉崢嶸一笑看儒臥石泉消歲月憑乘桃浪任扶搏

若逢舊好相尋問為報于今尚善餐

步長公遊涸塔院韻二首

誤入蟾宮近桂香輕綃一試委清凉新詞老倈猶摩碧

綵筆餘鉎尚雨蒼濕佗原非平昔志風塵偏少遂初方

何時得話山居樂汲水烹茶自在嘗 客吳作

豆粥酸虀入口香何知世上有炎涼隨他南面百城貴
讓我北牕一覺長自笑立身無媚骨攜來種樹有奇方
隣翁也快歸來好不惜酕醄載酒嘗 歸蜀作

壬戌暮春偶成

遥想家山當此日幾株松竹定扶踈小塘過月隨清淺
遠岫含雲任有無舊種盆花增豔𦬞新巢乳燕引嬌雛
欲歸未得歸何日兒女聲音半已吳

內弟六符謂昭武相念多見之夢醒必成詩行
滿辟矣戲效坡翁體 昭武口乞

近今紫扃指君思猛夢偎踪荇盎悲辟蔽畢題必敝筆

室施只使是低詩頗還園苑玩淵水掀就酒楸哰醉卮
歸會諢訢揮話悔喜嬉戲吸急期期

厂師有百咏梅花詩偶成一首

巧凝雲意扮丰神散步東籬細認眞凍解花梢香滴汗
梅移幹底冷驚人芳姿錯擬萼爲鈿玉質翻嫌粉是塵
吟咐詩人看仔細莫教誤寫歲寒春

自笑

五嶽崢嶸望裏懸登臨須我說年年蹉跎貽笑老夫慚
需驛偏多小子憐嚼蠟世情今已矣婆娑俗狀古云然
向平應有寄來約小隱買山不用錢

隣人生于七月始治湯餅戲作

嬰兒背坐解呼么碾㛹蒸饅始丸招酒熟桃花人易醉
茶烹穀雨客多嘗既因有肉消兼蔬莫爲無鹽過用椒
只恐爭論三月味大家重問老牛臍 鄉人呼少子爲么

黃楊

依然積翠滿庭除幾歷風霜色更都八寸已淤酬雨露
始終幸不媿圖書憑他消息總無意老我立園只自如
應是前人滋植好還同蘭桂遶吾廬

對書 重出

萬卷樓中有故人晨昏相對最情親新書不作炎涼態
舊帙依然故好心竟日案頭欣有我從今筆下信無塵
歐公至樂非欺語更信窮途別有春

移蘭

洞巖漬水自潺潺徑草茸茸莫與刪誰植蕙蘭香撲鼻
引進幽異笑開顏野樵不顧非相識游蝶遥飛意不閒
移向東園栽植好終應伴我老溪山

不著

迷關打破已三年會向蒲團了世緣不着昏沈看虎嘯
湯將魚鉢度僧眠腳根深處雲爲步心竅開時雪作舡
公案指頭禪有在姑懸明月伴青天

試對

試對桃花醉一觴春風笑我老踈狂悲歌倔健慚騷雅
字畫風流遜蔡王入世不知諧世法拙生猶說養生方

拂衣去去無回首且向隣翁索酒嘗

篋工戲作讔語

篋工告我淚如沱薄伎謀生骨已磨面瘠不爲受肉少衣單豈爲納涼多妻亡始識遺釵重親老幾傷苦淚過半是機鋒半隱語聞之感歎起悲歌

先澤桂花

氷輪璀璨散金章忽見東園花已黃劍葉留移天上種承家驚發月中香傳來祖德滋培厚望去清芬手澤長漫說三槐誇往事門闌佳氣鬱蒼蒼

紀夢

悔被浮名誤此身昨宵一夢實無因名高天下雄諸子

初拜堂前慰老親幻境如斯誠可笑世情到此孰爲真平泉事業吾家舊奕葉相仍看火薪

表叔屈錦山先生以歸來吟見寄遥和三首

三秋鴻雁因霜至九月黃花帶雨開試看枝枝添酒色細聽個個斷寒來楚江客夢觀彭蠡蜀水人歸上釣臺莫訝我眉天半語吾鄉端的似蓬萊

愁滲活活起河梁風伯何曾畏客忙自覺三生無骨貴總離一葉任飄颺聽猿鼓枻經巴峽聞雁敲詩別楚鄉竟夜不眠惟靜坐此心諒可對滄浪

荆陽世系續高陽昭景同分祚亂長七澤滋蘭君獨秀三台樹蕙我同芳千年香火情偏重一梓分離意倍傷

也作逐臣今去楚不堪重莫汨羅觴

牛肝馬肺峽

誰把老奸別肺肝淋漓血濺掛風湍白波滾滾洗難淨大塊蕭蕭吹未乾當日佩他呼應狀而今指作馬牛看行舟上下人多少每把長篙試一刓

寄夔關黃司馬

六十餘年四海身廿從詩酒老風塵　大君有命詔還蜀小艇容家媿見人落魄惟餘書劍在追隨止有子孫䁥知君載得清風滿故向清風學問津

口號

山花滿眼已婆娑況有長松掛薜蘿快甚無人知是樂

興清有句恰成歌動心不必皆窮餓得我何須記折磨天假餘年長老健還從九浴試漁簑九浴溪名

秋日

去去年華豈再來桂花又見滿林開好收新蓝添茶竈又折穠枝入酒醅客爲家貧疏舊好詩因興漫罷常裁懶翁近況尤加懶日向松牕夢幾回

秋感

積雨綿綿報早寒心驚氷至故衣單詩成惟我知歸好負到無人信處難舊友傷心愁入夢殘書得意喜時觀虛名已把餘生悞羞見巾廂有敝冠

悼向金岑

汪莊集就便離琹憔悴竹林尙六君嗟我歸來誰識好
惟君相見細論文玉樓催駕分仙席茅舍翻書恨晩曛
料得夜臺凄斷處也應珠淚落紛紛

偶和

閒庭老步任徐徐顚蒼無方秪自如遣悶漫臨幾個字
消閑惟看兩行書拂鬚攬鏡還成笑把酒邀歡愈見踈
頓覺近來詩興好風流直欲勝黃初

和仙才表叔憶兄作

聞說難兄歸興踈詩腸顚倒欲何如擇仁蔓俗先迷我
卜築桐鄉早棄予巫峽白雲留客座君山明月照燈墟
求淡夫子遺風好決策買鄰應不虛

再用長公馬跑泉韻

何處風生送異香氛氳一氣絕炎涼行經竹徑無幽草
思入層霄足野狂飛鳥偏緣三匝駐林花故系五更芳
道人似識生前事白石燒來仔細嘗

送屈維岳

城郭參差雲影斑寺鐘隱隱送驂䮒一作游溪雞聲唱曉初
迎棹月色隨人早度關夾岸烟花高下樹幾家屋說有
無山扁舟一載相思住何日重逢詩酒間

通江八景詩

辟山春望四首

層崖幽僻少人捫我爲尋春醉一尊潑淡煙封高下樹

白紅花放舊斯邨酒開土甕因酷熟茶煮山泉帶雪痕
歸去已忘天欲落兒童歡笑正迎門
臘去尋春春興酣一天佳氣藹城南雲消清排山腰寺
雨洗鮮新嶺裏柑拚醉渾忘危石磴擷芳須滿袖花擔
晴江咫尺流澌下浴淨塵囂禮佛函
丹穴雲宮未易捫誰開半辟待琴尊繞行漁唱樵歌地
又見梅肥雪瘦邨依舊風華天不老分明圖畫墨無痕
我來只問春消息珍重閒閑莫閉門
尋春無復畏登高引得同游笑二毛歌韻催人披白雪
諾江有客問蘭橈摩娑鳩杖扶筇屩點檢春衣換絮袍
爲探綠萼梅信好詩篇湧興任揮毫

嘉祐寒泉四首

曾訝蓮瀛屬大觀城南一六也同看池涵寺影因禪定
波晃山光帶月寒古徑迴廊幽曲曲清流浩淼任盤盤
時偕鐘磬清塵想法湧南泉應不乾
流澌滋湛殊清冷最勝逢源咒破孱慣逐茶烟翻蟹眼
曾浮雲氣吐霓旌閑凭竹檻琴三弄汲伴蒲團月一瓶
長共磬聲隨佛住如斯晝夜復誰醒
水經評次說中泠我有泉生古石屏儘可沁脾飛兔穎
豈同濯足起魚腥疑冰結夏龍眠鉢閒法浮花香滿甁
山寺煮茶吞四椀不尋僧話已成醒
法在曹溪水月湛山光城影久淵涵幾聲鐘磬香林派

半榻琴書相國龍清畏人知[illegible]汋爽波同禪定久澄甘
源頭活潑無過此貯得一瓢仔細參

龍潭馬跡四首

丹家抱膝守離坎鍊汞修鉛竟自勞井上今逢眞一酒
人間常見華三高引瓢貯月煎春脚操鉢分清瀉怒濤

我爲枯腸須酌取剩餘添作染鬚青

石經㢠窩似皮草畫象靈蹤又一區地近仙亭凝紫氣
嶺來鶴竹枝青無乘雲化去留空鉢破障飛升伎絕圖

勝地斧斤鑿過渉漁翁莫訝客形枯

龍潭龍躍自何年石上龍痕印尚鮮寂寞空山飛霧雨
槎材古木繫漁船幾家詩賦凝丹碧一箇亭臺老地天

我謝塵囂留宿此江聲隱隱不成眠

驟裹跡輕只一過偏留蹤跡映清波曾家圖畫如斯少
伯氏相經未易多駿骨空肥春苜蓿高標寧畏薜蘿罥

我來江上尋龍窟咄咄長吟天馬歌

虎井龍聲

自入關楯已失尊渾藏牙爪定虛聲雄心久冷同澄水
長嘯生風亦好音變叶炳文呈聖瑞縮餘汲潔受王明

依稀猶記當年事玉殿高秋聽一鳴

題畫四首

樹杪虬枝拙溪頭春草護牛羊自往來牧子夢魂足
呦呦聲何處清響徹秋月萬里未歸人寸心徒吃吃

不識山中路雲深石逕迷行行無拘礙直過小橋西
蒼松千萬尺清響足披襟要得長生訣臨風聽古琴

曾般寺倒掛石佛

不襲跏趺套淩虛定脚根禪心已化石誰說戀餘金

寄友

亂葉堆門日濃雲欲雪天思君無可寄走筆寫花箋

寄書道左

不識音書誤猶然載滿車相隨金漢水權寄紫陽涯

憶蜀四首

風塵拜跪久勞形北馬黃山幾慣經不信比來歸思切
夜深清月滿空庭

家竹疏籬傍小廬時將村酒煮溪魚慚予錯過山中樂
擬向林皋問舊居

牛臥池 先塘 邊芳草多題多碣石自蒐莪獨憐寒食東
風裏惟有游人嶺上過

古木森森佳氣多却從渤海望岷峩兒孫自受詩書悟
羞見南樓陣雁過

無題

草堂門對舊山青松菊無知靜裏馨自笑半生空僕僕
怎如長翼自冥冥

深秋始雨

禾葉焦焦豆葉疏隴頭人報雁成書不因昨夜清秋雨

那得山如二月初

石良夜歸三首 并序

甲寅冬夜自石良歸黃城時斜月在天烽火夾道僕隸喧嘩猶未厭也因憶乙亥歲 先君携不肖應童子試時十月廿六日也至三華山日已就暮 先君向道左主人分炤沿途拾樵遺繼之至城已二皷矣徘徊往事不勝凄然因為數語記之

滿村烽火擁輕輈夾道奔馳痺僕夫記得當年山逕裏
曾從樵子拾遺株

一束山茅也値錢自將吹爨尚多憐抱來丙炬塡官道
癡隸猶嫌起濕煙

山道原無記里車殷勤篝火路旁遮汝歸應是三更後
知數餘薪剩幾叉

盤石歌

蟠溪一石大如許留住老翁八十年自古盛名誰不愛
令人遺恨富春山

山居

山花開處有茅屋屋畔幾株棲鳳竹睡起不知身外事
小爐熙坐聽兒讀

夢謁七曲

初曲岡巒絕點埃神工不借五丁開來遊非試登山脚
早見丹霞繞翠莓

二曲紆廻見帝宮流丹摇碧散幽通神王帝子知何處
遥見山頭散曉朧

三曲依稀近斗牛分明一氣滿皇洲前生結得溪山契
只欲乘風徧九丘

四曲尊嚴近帝鄉鸞書金色自蒼蒼明禋不在焚香火
只有丹心對上皇

五曲晶瑩散曉暉桂香宮殿轉熹微丹梯盡處青天近
自信還疑五十非

六曲山嵐翠欲流丹丘原只在神州世間多少愚痴漢
只覓胡麻飯一甌

七曲崚峋散瑞光山靈處處見文昌回頭幾似驂鸞馭
萬壑松聲響奏篁

歸署

四更方得問吾廬牛馬奔馳尚不如到底不知因個甚
呼兒猶課幾行書

臨帖

為愛鍾王筆力孤要將古帖換之無老來枉費臨池力
提筆依然又故吾

長至有餽余以重陽帖者

菊陣摧殘凍雪飛一陽初到弄晴暉機頭添線勞紅女
送酒緣何又白衣

快足葭灰此日飛𥂕堂生煖勝晴暉殷勤好謝黃花酒
怕惹家人索授衣

過馬嵬

馬嵬山下草蕭蕭多少遊人說是非自是三郎甘傾國
今人偏只道楊妃

有客

生長三川簉仕齊兵戈橫蕩故人睽傳來新到門前客
家住西湖西又西

過寶公二首

半日清閒三日忙窂官切戒攖僧房我來想是三生裏
慚愧殷勤一辦香

北風吹雪路難行須攖君家折足鐺俗狀未參禪半侶
塵緣先種話三生

香花巷

香花巷外正春深禪閣清淨抵千金天邊遊子歸未得
怕聽枝頭好鳥音

枯樹

如何此地名枯樹夾道婆娑正可人應是彼蒼無棄物
頓教枯樹亦逢春

望夫石三首

深情今化作無情佇立山頭不計春未必葉砧心似石
歸來應祝石為人

望夫惟願見夫面夫不歸兮只自哀弱態不堪離別恨
甘心化石待夫來

和珍公梅花詩十首

清香一種自何年栽向玉堂近玉泉擬學廣平賦一首
幽思撩亂不成眠

梅仙曾任碧霄間時為尋花自往還玉骨怕教蜂蝶近
故堆霜雪滿溪山

曆近春回春木舒疎籬茅舍影扶疎清香撲鼻詩思湧
不俟騎逢覓蹇驢

攢峯排玉絕晴嵐鍾愛襄陽興已酣清淺水浮疎影出
多應雙展渡溪南

大庾山畔酒家帘引得寒香度矮簷匝地尋芳須覓着
休從岐路誤鞋尖

已吸西江一口吞却因花氣又消魂悟來不俟黃梅雨
豈向林皐覓綠蓀

調羹手內有餘酸尋到孤山仔細看玉骨氷肌誰易見
不因深雪惡司寒

白雲深處只君多更有梅花發舊柯得句問花花亦笑
還拈花瓣示維摩

林下輕風一老人梅花滿院不為貧將花細嚼尋花味
懶向枝頭却覓春

詠梅詩句重青瑶琢句曾游萬里橋卧fish江南惜花客

莫將横笛付漁樵

除夕示兒

薄宦九年囊空四海壬戌冬自顧寥落未免無詞以謝妻子也因除夕走筆成句聊以卒歲云爾或曰詩讖可兆也信有之乎存此以驗

煖風留不到寒廬積雪猶能遍歲除漫道空囊無個甚
三株玉樹五車書

望螺磯

劍刀環列有兄風豈忍將身作女戎遥望江皐香火處
不知何處是吳宮

口號

舟傍蘆洲渡石磯帆搖靜影去風微家心一任前途遠
獨倚孤篷看雁飛

志喜四首 有序

蔡明遠致米江淮阜契順遠青惠州顏蘇集中傳為佳話余自脫罪客棲遲江表音書斷絶不止厚祿故人常讀其書而慕之第品行文章遠遜古人其至是止也於人何尤癸亥冬抄內弟楊子六符長男辟室兄王子靖公自蜀至吳水陸七千里時三方甫定道路初通而不憚險遠求助歸計視一飽尺書相萬萬也且明遠鄱陽校士契順定慧道者非二公里戚也以今視古似又過之設使當年在多難中有戚屬至止如余今日其形之筆墨者不知又如何矣小歌四絶以紀其勝時康熙癸亥十二月廿四日也

正是天涯遍歲除無情無緒度居諸詎知千里月明夜
不止平安一紙書

相逢疑是夢初廻燒燭相看轉自哀不意世情冷煖日
有人猶自故鄉來

睽離已是十年餘況值滇雲復亂飛見說親知人健在
不煩渺渺又愁予

一年將盡歡無盡萬里未歸今始歸去去買舟歸去好
壁山春樹滿晴暉

杜牧詠木蘭有夢裏曾經畫蛾眉之句時人以為佳句余謂李陵以軍中有女子氣則戰不力木蘭有畫蛾眉夢烏能十二年乎非木蘭本色矣因為之咏

攬轡荷戈坐繡鞍長途無復看花鈿假饒有夢眉重畫
火伴先驚十二年

鄉有蟲蓋蚊蚋之屬而小如芥子早起茶罷來集日落始去土人號為黑蟆子禦之無方惟以生草煨烟纔得少休老幼俱苦之為歌二

章峡讀然

行火𥁞崇不欲然如雲如霧結檐前當年曾讀溪蠻笑
誰識歸來高臥煙
為被風塵歸舊山忍將丰骨等溪蠻渾身煙霧無人識
紈扇不搖面半殷

詩聖

詩聖名高不借祠誰傳風骨在瀼西可憐江上往來者
莫識羞慚敢獻詩

山家

山人住止一茅屋屋畔幾株棲鳳竹童子時烹新水茶
山花爛熳遍山旄

憶君賜表叔

輕別家園二十霜夢魂曾不到符陽而今又泛扁舟去
似認渝州作故鄉

圖書

幾年無地用圖書縱有塵堆字未糊得句送君惟尺素
分明寫出入林圖

已別周希堯牧伯却寄須魚酒二首

彈鋏歌成羞對書歸來又歎食無魚君侯不惜分甘味
攜取恩波滿潄廬
擬學嵇生著絕交見君不覺飲醇醪相逢漫裏應成醉
匪炎清江潄酒豪

茶遲

碧芽初發值春寒故使旗槍爭戰難剛得一番新雨過
纔將兩葉先魁盤

幽蘭

王孫芳草種何年滋樹曾經老屈賢不向朝陽引鳴鳳
却來山谷伴林泉

別故人二首

邂逅情緣幾甲庚相逢猶記舊時名故人脫粟真倉卒
羞對枝頭出谷嚶
巴路崎嶇峽水蒼殷勤相送亦情眞囊空惟有綈袍贈
囑咐重來對故人

贈人

少小征西事大刀幾經血戰逞英豪塞南塞北交橫槊
舞向轅門奪錦袍

憶蜀

也知覊故心無我猶望西來一紙書墓上松楸當更長
離邊花草倩誰扶
樹色參差草色斑溪聲遠近雜潺湲迎人馬首惟清露
入夢關情有舊山

偶作

休將閒恨自牽縈白眼難看濁世情有榻只懸迎貴客
清罇誰復醉平人

黃鶴樓

到來三楚無他勝黃鶴空傳江上樓楚宮寥落餘烟雨
吳殿蕭條映碧流

安心

微風舞燕過虛堂我亦癡愁臥竹牀問世不題東郭屐
安心權寄北牕凉

離恨

因時應物遣時忌縱筆成詩奈律嚴舊友招來家少酒
鮮蔬採就爽無鹽

小溪

何處香泉出小溪一生早已識東西涓涓流向神山去

看取清光映紫微

憶珍公四首

攢峯迎棹幾黃昏望斷吳江半樹雲一紙音書尚寥落
不知何處更逢君
扁舟局促帶愁眠入枕江聲更黯然相別恰纔三月久
頓疑不見已經年
檣頭月滿見君顏未得同君共棹還珍重幾番猶易別
詎知別後會時難
幾度登舟話別離多情多意實依依而今已隔七千里
猶記江頭揮淚時

梅

有人笑我破青鞵覓足相安未可訴老去尚消幾兩屐
春來唯對數株梅

釣臺

天吳紫鳳上衣斑老我風塵有厚顏聞說先生高義處
羞慙難對富春山

得雨

鬢髮蕭蕭半已皤愛扶鳩杖看嘉禾昨宵一陣鳴雷雨
起撰山農鼓腹歌

老來

老來書卷眞難讀怕對行間有媿顏自笑一編常在手
每逢戲訓得安眠

有感周櫟園事

曾聞忠信涉懸泉聖聖相傳理或然試問呂梁今幾許
亂流早已羨周仙

桂

桂花芬郁撲頭香引得兒童數白黃怎似月宮清冷處
素娥常護一輪光

柳枝辭三首

春風吹信到蓬門無限春思動妾心柳葉灣灣開似舊
河橋橋畔有行人
夫向長安一去時征鞍無數雪花飛而今柳葉垂青眼
也愛墻頭幾句詩

野鳥哢啼弄早春無邊花柳入簾親一杯綠酒臨風醉
猶憶當年特地人

閑中

茶上新蒭幾調曲圍頭午種雨般花無人解得閒中樂
自向青山漫煑茶

壬子晏憶堂臨帖

蘸筆臨摹興致清可堪俗吏幾回親山中無限松風客
莫爲輕肥滯熱塵

江天暮雪

亂飄僧舍茶烟溼遍繞歌樓酒力微江上晚來堪畫處
漁翁帶得一簑歸

瀟湘夜雨

可憐絕妙瀟湘景畫作凄凉慘憺情還想雲封竹容處
有人聽雨對孤燈

山市晴嵐

旭日驅晞散曉烟鶯聲花氣祛愁眠夜來雨過山光好
且有春流滿舊田

此身

此身只合老溪山野老山樵話可攀雞肋一官湖海表
虎城何折木雲間

詩餘

登蓬萊閣 念奴嬌

蓬萊閣上問瀛洲幾時是歇引多少游人登此便欲乘
槎泛月安期羨門鶴飛何處惟留辟上帖勞生紛擾營
營無限根節　還憶驅石秦皇求仙漢武枉遣男女聖
圓嶠方壺盡森茫誰見銀宮珠闕任他奔忙由我瀟灑
自成御風客相告詞壇詩翁依我分說

榆關寄內 滿江紅

寄來寒衣件件自蕪湖城畔正值新霜滿地西風如箭
多是線針因淚濕暗添酸楚傷心換想人生富貴總無
常思量遍　榕葉賦蒸羊飯霜風急鬚髮何能半世功名
吾舌在百年杖履卿身見好安排幾部未殘書歸來看

和長山辟上韻 滿庭芳

劍氣摩雲浩歌悲月牢騷塞滿溪山英雄木色逼露數
行間記得揪枰幾子雙睛早覷破機關到頭來冥鴻翔
鶴往事在塵寰　秋風到旅館綿衣儘著却似嚴寒多
因長篇壯句勝氷絃天外遙彈讀罷也光搖四壁無地
覓金丹

雪鴻堂文集卷十八

通江李　蕃錫徵著　孫　㳻宇校

祭文

祭戚台衡文

清中憲大夫福建福寧道副憲戚先生卒於康熙己酉越庚戌季冬越三日將歸葬於城西蕃以是年來令於黃得觀大事謹應致祭乃率同官於邑者謹以牲帛庶品致奠焉因攄之以辭辭曰萊山之精東海之靈維崧有瀾篔生偉人天生我公匪邦伊世在邦為珍在世為瑞英英之年掇拾科第獻策天庭敷言于陛聲馳藝苑炳然儒宗金華白虎東觀南宮司李於南刑清政寬乃

陟司馬鞠獄無冤馬邑雁門閩海洞庭方喜良翰而知止著聲公才公望孰與公先天不憖遺公不少延或職修文或赴玉樓昔在閬苑今在蓬壺已矣哉目今催科云勞撫字反拙使公而尚在教我籌策油油良苗挺挺莪莪使公而尚在教我可否民力之盡輕去其鄉使公而尚在必教我以招攜之方經費孔多民財幾何使公而尚在必教我以補苴之約他如高年為國福我不知所以恬養之術健訟為邑蠹我不知所以消彌之軸不見泰山徒懷良木茜目時艱乖悵典刑公靈不遠來享斯樽

祭鄒母文

惟靈山海清貴之氣鍾而為溫恭婉娩之宗其所為籩豆敬齊之禮琴瑟靜好之風蕃等不可得而知矣惟見五福之齊享三多之叶從晨庭趨鯉夜燈和熊寶桂歲秩乎藥楊謝蘭芬潤于芳叢即於洞庭之濱方城之中所以誦慈父者實太夫人之教之功固宜鸞綸象服鳳誥膺封屢朝贅粟齊壽喬松乃今者不俟金鰲侍杖而至以衰絰扶桐意者瑤池宴啟亟待玉容噫嘻太夫人亦可含笑而入元宮目今牛眠是宅馬鬣高封蕃等敬陳薄奠之儀以附繫于萬里之終尚饗

祭楨牛朱母文

惟淑人之福而昌壽而藏篤生冑胤從龍先行象服屢

受鳳封迭翔沐興朝之曠典致今日之寵敭從子以貴固坤道之希遘而實人世之常獨是當年間關海道寄跡帝鄉辛苦艱難知亦備嘗乃能胥宇于神京家楨國光考終内寢輀返海邦以廿三年之契濶而獲陪葬于贈君之旁此實人世殊遇寧不為淑人而奠一觴噫嘻蓬之山蒼蒼海之水洋洋春霞秀媚冬雪銀粧知雙靈之慰喜又何羨乎瑤池之霞漿尚饗

祭林節婦文

嗚呼三從之道古有其訓一終之義世有其人其間或房闈之寵愛已久或子女之顧戀又深或達書知禮而思附於淑貞之後或瞻前念後而植樹於家門之楙閭

垂名於史冊庴不與金石爲壽地天岡程鬭予之于歸也年方十六尚在童孺倫也予之成禮也時未四月尚廟見無幾也杞家貧儉未嘗摽鉛弄槧而知孰渭孰涇也乃竟能矢靡他之志氣抗娒姑之慰訓痛夫之死絕粒食而伏牀梡竟以廿日而含笑相從於九京嗚呼其難其難哉嗚呼投繯引刃烈則烈矣而未免傷其身毀容斷臂貞則貞矣而未免殘其形即或終稱未亡待天年之自盡節則節矣苦則苦矣而猶俟考徵于歲月取信於鄉評孰若予之全身而歸從容慷慨既節既苦既烈既貞嗚呼其難其難哉以予之靈將見萊山之石可使爛渤海之水可使枯而予之志氣不可泯方將凌河嶽而光日星寧第爲東牟之一邑一日一年之增榮也哉某忝牧于茲得聞異人敬陳薄奠庶其來歆尚饗

祭蕭明彝文

大清逸民明彝蕭老先生卒於南城以十二月六日訃至黃四川後學李蕃時爲黃令與先生季公介菴爲同寅誼應哭諸次以官守之故而不可得於乎痛哉憶自庚戌之後獲交介菴始知先生見先生古文詞三篇詩一篇慨然想見有陶靖節風獨以不得見先生手翰爲恨今年秋致書先生拋磚也迺于是日得訃音見預埋銘一帙於乎痛哉謹以牲帛庶品致祭因系之以文曰惟先生之人兮爲世楨先生之文兮爲世型而先生之行兮不爲世榮行年七十兮惟著書立說以終身閉庥姑之山有酒兮飲之長生先生胡不洞酌兮以益遐齡想先生見道之極兮而引年之說不以二其生平然則死而不死兮誠有如先生之自銘尚饗

祭蕭明彝文 代

惟公草山之精盱水之靈篤生我公福世壽民聞公少年手不停編摛藻春華落紙雲煙初游澤宮正氣摩虹首當藩變有古英風上書陳言獨對便殿天子霽顏嘉公氣岸歲在壬午傳公闖牘氣可食牛力亦如虎後際滄桑八閩爲鄉崎嶇歷落酒杯詩囊

先皇御曆故老是弼公獨恬退安此家食維

今天子右文不已公能堅臥杜門掃跡讀公之書詠公之詩如見公顏如近公居方冀公季迎養海天某等接公色笑聆公話言天公何意使公長逝聞息悲悼酸風填臆公之文章傳之青緗公之事業埃之諸郎某等瞻依無地敢奠一觴惟公其飄搖容與乘白雲而遊于無何有之鄉尚饗

祭趙母文

蕃三巴小子何以知太宜人之德之賢乎憶家居有友自粵中來者亟道越瑅山神君趙公之奉母教惟謹而有以知太宜人之賢也友曰趙公之令塤也不以官物貽餐曰奉母教興一大利必曰奉母教斷一獄必曰奉

母教吏在遼海號稱難治而趙公以二年報最赴內召之日行李蕭然有蠹石風非太宜人之德兼慈嚴者乎及後策名北上都人士亟道儀部趙母之壼則而有以知太宜人之賢也都人士之言曰吾都人之以服飾相尚固也趙母以木天趙公爲夫以儀部爲子布衣柴車依然儉質太史氏行紀之以爲女史光非太宜人之德嫺禮義者乎繼而辭春明赴山左見堂之中有攜子婦載木主感泣而誦德者而有以知太宜人之賢也堂之人之言曰某本登士負欠巨室身及妻子皆爲債債執役作苦靡有窮日幸趙母太宜人脫簪珥捐斧鑕以爲贖質而闔室生還非太宜人德著賙恤者乎又於令東

牟見東海之人稱道趙母之居家有禮睦族有恩而有以知太宜人之賢也東海人之言曰宜人知義命雖居貴盛而韜纖不輟其於族姓雖在子弟必接以禮其貧乏不能嫁葬者出家貲以賙賻之非太宜人之德洽內外者乎審也尸祿鄰封問風嚮慕與及瓜期登堂拜祝何期瑤池之宴遽徵夢綠之馭已矣哉書翻莊子空傳八千歲之春秋而禮讀戴家幸有五百年之名世太宜人當亦含笑而御輀車亦無需蒿里薤露之戚戚尙彩

祭楊母文

惟大海之汪洋之茫之鬱者不特篤生男子者其文章事業可以作家楨而爲國祥即鍾生女子者其容儀言

斾亦可以繼女烈而樹壼芳我維楊母太安人聞其跡閫之誦颺以及傳訃之行章而信其爲亭毓之精光克相夫子行成於鄉訓諸郎嗣爲賓於王金紫侍杖謙抑彌彰辛亥之秋輕車過黃肅雝之儀溢於路傍閭里競祝俾耆而艾俾壽而臧方今數載風木遽傷聞母年高八袠而強既貴既壽好德而康又獲考終五福齊享含笑而逝令德莫忘聞今歸葬蘗山之陽無以致哀聊奠一觴聞蓬島瀛洲之間王母玉女時乘雲御鶴而翱翔必有絳節朱旛御安人而遊於水之中央尙饗

祭城隍祈雨文代

維年月日某敢率闔邑士民告明神之前竊惟治民事

神有司事也而禦災捍患神實司之某承乏下邑戴罪殘疆不能請賑請貸以紓民困惟與民樂民利以壯國本也夫是一心於茲五載乃者四野之間九橫屢聞謂民自致歟而小民無知謂天降罰歟而天道好生某食不甘味寢不安席虛心自惟豈其血食諸神某不能援經制而修祀典歟抑圮壞寺觀某不能捐物力以新廟貌歟抑修理城垣有觸禁忌歟否則審理刑獄有干和氣歟其或民間暴殄天物某不能裁之以禮歟刁悍成風某不能化之以義歟抑暑雨祁寒怨咨成習某不能諭之以道歟抑斯民罪惡深重向來刀兵饑饉之苦尤不足以勝其辜歟抑某德薄不能以致安阜之休歟然

此凋弊之民皆
聖天子所西顧殷憂而救于水火之中分以授之其實
以付之尊神也今
天子柔懷百神令民之急也如斯神其憫而救之歟今
其已訓率邑之士民洗心滌慮一如佛教所云已作之
惡誓不敢作未作之惡永不復作以俟神麻惟神其式
聽之

祭表弟婦文

嗚呼修短之數寄歸之理在名媛淑女皆知之矣以吾
娣以烏臺公爲祖以馬平公爲父屬巨族之令妹爲世
家之冢婦安而且吉俾貴而富惟是天涯宦籍卜築伊

始家去數千舅遠萬里覩绊羅近形影單隻子方髫齔
女纔呱泣克相之心方殷母儀之慈未畢而乃齒推蕙
摘鸞啼鳳泣如今日吾娣之倏化使人悲悵五膺而不
能自已也哉然竊計吾娣固宜遐福者也猶憶昔年乙
未之歲讀書山寺尊公邀我避暑江湄娣於是時年始
三歲手執棗栗逐伴嬉戲一聞客來趨走而避淑慎之
性自幼而具甲辰之冬來聽汝兄汝兄歎我西河之東
娣於是時許娉屈宗既嫻女誠且優女紅汝兄告我婉
娩從容乃尊縣車實惟戊申來歸自粤洽比其鄰雞黍
成約我歸舊盟高談雄辯夘至夜分左右僮僕屛息雷
鳴而茶烹活火酒注清樽肴核雜旅不厭客頻尊公告

我有女克勤庚戌春日娣始結禱我在東海未覩其儀
泛舟南來紼纚是維辛亥冬杪我問佳息吾叔有孫吾
弟有兒高堂色喜嘗祝齊眉迨及己未我遭多難事起
倉卒心迷步算悼蜀亂之未平而望夘陵爲鄉縣始知
已歸去而復來隆東道之顧盼容歲還歸始見妻兒妻
兒告我娣不我遺視山妻以如嫂兮視諸子一如兒我
心感佩兮不覺涕泗之漣洏今年之夏聞娣弄瓦臨盆
之吉新還庾屢方羡胥宇之靜好詎知娶殞之爲作夫
以吾娣之淑慎和惠而竟出中壽之下也耶嗚呼哀哉
滇山天尺蜀道雲連舅氏方幸佳婦之克家而乃魂冉
冉於重泉兆弟正快有娣之胥宇而乃爲啼血之杜鵑

悲見面以無由將無疑信於人言悵修途之不易疇致
音書而訃焉嗚呼雲黯黯兮江水咽風蕭蕭兮下木葉
夘陵山下衰草短廿羅城頭霜月白可憐一去不歸來
縱有少文達不得嗚呼惟靈應亦酸楚而淒絕抑聞江
干蜈磯孫夫人所洒泊也塗山蘄城李夫人之舊宅也
一爲蜀先主之妃一爲蜀後主之妹想亦樂蜀女之與
游而相與容與於三山九華之側然則其往從之以道
遥於無何有之國嗚呼哀哉尚饗

墓誌

薛象九墓誌

公少先君九歲長余十四歲先後文社中爲忘年友公

性豪邁有膽識多促智詞辯夙生出人意表　清初蜀
未平丙戌之夏與余父子同罹賊亂公獨先脫身去花
歲秋余父子始得歸不知世故猶作農圃計公獨釋去
學貿販息皆三倍戊子余父子偕書漢洋公雖未寧幹
止然遷徙頻仍卒不去鄉里己丑來洋勸先君還鄉迨
辛卯余始歸而公已立室家生子妹矣是年冬蜀始行
校士公遂成弟子員甲午餼於黌序以　覃恩選成貢
士以予幼不仕治生業耕田教子裕如也計公生平讀
書為文勉力者皆可及惟在匆遽中出片言輒能動人
有不可及者歲之在己丑也公偕邑人應董子試郡太
守以軍務旁午未遑及也是時山冦鴟張當事者日為
招撫計從容談藝誠非所急且郡太守性剛厲謁見者
皆憚之及諸人以試請斥叱之使出公獨大笑郡守問
故公毅然對曰今公之不遑朝夕而猗幣亟頒者非猶
是蜀人乎其等自笑當年日弄毛錐不肯作此輩狀而
公今者所禮在彼所慢在此嚮使其等亦號召鄉聚無
賴子弟今日來至公有不郊迎館粲者乎郡守笑曰所
言良是吾知罪矣遂以明日試夫以一夫立二千石簷
下而能勁辭以挫其威吾見亦罕矣甲午鄉試邑諸生
之在閬者皆以貲斧不給歸至永嘉樂安間遇公告以
故公曰計吾橐中及所攜他物尚足供諸公費秋闈大
業諸公盡從我及諸生皆激公義從之不半日而遇叛
卒於唐清是時蜀兵皆三邊人思鄉里逃去遇人輒殺
公先諸卒而問之曰公等非思鄉而逃者乎吾不幸而
相値當不貸我以生然即欲殺人當止殺我此數子皆
以貲斧盡新從閬城歸吾適遇之强挽以來殺之無辜
惟我遇公等其死則數也然公等之所以必殺人者豈
有父母兄弟之仇哉不過慮其聞於主兵者而見追耳
然即如所慮今計程必三日乃抵府使主者聞之公議
一日發兵一日備糗糧一日追行者即朝發夕至已七
日矣公等去此間七日越蜀境遠逝矣何庸過慮之深
也叛卒皆然之納兵於鞘釋公並釋諸生公又告之曰
公等前塗亦不必以弓刀衛身苟無仇於鄉民鄉民豈
相仇耶諸卒遂解韃投戈而去先是吾鄉大亂有盜葬
文廟者公賄其從因得情邑中長老皆以情面故不欲
發之公毅然鳴於官而掘剔以去是又公之有裨於斯
文也公為邑望族盛時居九澳者且三十餘家遭亂惟
餘公乃號召同族之居他所者移居於斯則亦厚於宗
黨之一也至若鼎革以來故家產業强半為豪猾所侵
奪公以孑然一身任其心力克保世守人皆知之並不
贅惟公之家世族姓余知之頗悉故為詳誌之

雪鴻堂文集十八卷山東巡撫採進本

國朝李蕃撰蕃字錫徵號懶菴通江人順治丁酉舉人官黃縣知縣是集爲其子鍾峩所刊集中黃志畧序謂黃有四累而歷肆宜復社曰宜均風俗宜更士習宜端稅課宜減審編徭役序極言派銀雜費之患他如憺堂記旱魃辨黃志跋諸篇皆汲汲以興利除弊爲事蓋有古良吏之風其文亦皆朴直不支意其人必悃愊無華故文亦如之歟然蕃之意固不在以詞藻傳也

崑崙山房集

〔清〕張篤慶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崑崙山房集三卷》提要

崑崙山房集

淄川 張篤慶 歷友

樂府雜詩

東光

東光平九有載蒼梧雲猶戰伐遊蕩子盡悲咽駕樓船陣成列請長纓繫南粵

憂旱謠

旱何久已夏五祈豈降鳴社鼓川已竭魚遊釜金石流爍亭午盤潸膝將何補禱桑林但辛苦火雲升政如虎雨師来潤礎柱驅炎輪石燕舞烹孔羊天乃雨

有所思

有所思乃在天一涯水湯湯山間之駕駿馬千里馳汎桂楫来何遲何用問遺右璫瑁間雙芝遠莫致長相思

公無渡河

河水何滛滛笙簇激哀音披髮欲渡河傷哉毒我心一解

河水何湯〻欲渡河無梁恨不待舟楫笙簇徒感傷二解

河水何漫々笙篌不忍弾狂夫終渡河淚下涕泗
瀾三解
笙篌一何悲終々曲正淒其一弾再三弄河水空潺
瀰四解
水急蛟龍怒長河安可越不復理笙篌肝腸俱斷
絕五解

枯魚過河泣

澤已竭川為潴大魚揆刺鳴榔夜漁小魚喽哂尚
戀沮洳津頭儈人子斫膾登前除紅尾何簁々安
得寄素書金盤列霜刀不得少踟躕白龍非豫且
何以困溝渠

古咄唶歌

棗下何纂々行人車轍縱棗實何榮腴行子林中
趍行子自不絕奔走自不歇權力傾王侯炙手勢
可熱賊子世所棄慈忍坐蕭瑟人生無羽翼何以
為家室交遊日零落四壁徒傍徨奮身萬里外仗
劍入咸陽一朝見天子天子坐未央一試扶風吏
再試尚書郎歸來故閭里道上生輝光白馬黃金
絡嘆息盈路旁誰識舊廷尉誰識故將軍高堂列
廣坐朋舊多殷勤零落自不異榮華固有時寄言

輕薄子請為絕交知

邯鄲才人嫁為廝養卒婦

壯士入幽燕抵掌向華屋片語廣庭中趙王歸鉅
鹿酬功一何殊當復賜明姝邯鄲有美女一世良
所無十四充下陳十五稱才人未得君王寵娥眉
空復春王語邯鄲姬嫁此廝養卒含怨出後宮邑
勉作家室本是小家女不敢攀貴德貧賤良所宜
負妾好顏色顏色坐銷歇不惜辭玉堦縱為廝養
婦猶勝死叢臺

巫山高

巫山高接太清其上有劍閣仰視何崢嶸錦城苦
不樂客子思秦京

芳樹

索蘭不生階佳禾不在林欝々芳樹枝其蔭一何
深雨露發華滋風霜亦銷沉寞々大造力嘆息空
沾襟

隴頭流水歌

隴頭多流水流水何茫々安得双鯉魚寄書還故
鄉朝渡隴頭水暮渡隴頭水白骨積如山迢々遠
行子流水出隴頭班馬鳴啾々不惜征戍苦何時

到綿州流水自不歇行人自不絶隴首鴻雁鳴八
月飛霜雪流水入秦関行子渡秦山作書與父母
安敢望生還隴水東流去千里無終極戍客上劍
門晝夜不淂息

出塞曲

将軍奏横吹立馬古戰場此曲一何壮云是赤子
之楊飛鞚過張掖鳴鈸趋燉煌黄河沙磧月此夕
践霰霜

紫騮馬歌

我有紫騮馬心欲贈劉生劉生在何處遠在安平
東馳馬日千里報與卑畏昨日到咸陽沽酒新豊
市繫馬酒家壚聽我紫騮歌前驅發大梁後隊渡
黄河道逢少年子馳彼雙鳴騴蒲梢雖天馬得似
紫騮不走馬入渭城走馬出渭城五陵遊侠兒意
氣風火生

雨雪

北風雨雪涼樹木何修〻遠道無行客江水無停
舟我有洛浦綺為郎裁錦衾尚有三尺餘奉以覆
瑶琴多哀音錦衾知素心感子殷勤意怩比双南
金

江南

江南可采蓮採蓮過大堤魚戲蓮葉北蓮葉何泥
泥采蓮諸女伴蕩槳来青溪佾勞簇飛去還有水
禽啼

對酒

對酒不能飲奄忽百歲過大児府小吏微兵赴交
河小婦秦氏女日進金匜羅丈人官長樂漢闕鳴
玉琦珂歸来日休沐為樂當如何

烏生

烏生八九子結巢秦氏樹秦氏有蕩児得無金丸
懼弾死八九子老烏窜懸北飛〻摩蒼天移巢南
山巔

平陵東

走馬平陵東兩馬値萬錢不如買黄犢歸耕西山
田 將大鴻日筆力幷踴絶似嘉州

東武吟

天子慕蓬瀛翠華臨海湄不惜奠圭壁大藥將児
貽楼船載童男白茅捧龍蟜登封明堂位玉册輝
琉璃將軍號天士貴主方降釐雲軿閒寳籙閶闔
天雞啼已侈蕩忌方更進傾城姿茂陵有衷草終

古今人悲

短歌行

老大思少壯遊子思故鄉故鄉尚可歸老大懷捻
傷我有一尊酒為子歌慷慨慷慨亦何許憂来誠
無方何不但安坐抉琴調笙簧

猛虎行

猛虎不在山々以深潛鱗依重淵寒鳥集蓉林我
欲遠行遊徘徊傷我心

君子行

君子安貧賤苦節良所宜亭々千丈松矯々凌霜
姿嚴冬物華變揺落方在茲蘭芷生瀟湘瑟々秋
江湄振衣復濯足漁父滄浪辭脂韋如婦人但為
世所嗤

從軍行

十四從軍去何時返故鄉乗我紫騮馬駕我青驪
駒人言青驪駒不如紫騮馬騎馬跨寶刀橫行關
塞下昨聞故鄉信遠道空踟蹰耶娘思其子新婦
念其夫昨夜大點兵明朝大合圍策勲来幕府還
家衣錦衣昔我出門時父母尚未老今日我来歸
顏色已枯槁十四別新婦盈々方姣好今日我来
歸朱顏不能保青驪今已死紫騮日已肥走馬渭
橋上觀者驚如飛富貴歸故鄉駿馬戀長道紫騮
日夜嘶似憶天山草

苦寒行

雨雪亦凜列虎豹當我前客子出門去停舟氷塞
川猶墮膚亦裂何減充崩年發高望四野四野悲
風来政皺避修坂生見車輪摧寧是車輪摧年腸
不可廻

豫章行

豫章生白楊根株不相離秋露皓已盈柯葉日以
披感彼惡木陰望々從此辭歸昌不可見焉得一
来儀悠々江海流桂楫来何遲人生無家室當貴
將何為

董逃行

漢祚已云爐秉輿遷咸陽領聰洛城闕志士心憐
傷沐猴縱楚炬駕言歸舊京涼川豪俠兇行々入
未央一唱董逃曲河朔大徵兵炎精羅陽九念之
斷人腸

相逢行

出門不相識入門結交知誰能久別離不作長相

思

秋胡行

黄金在路人貞女不敢顧紅顏在道旁烈烈力安得恭

東門行

秣馬發青門抜劍遊三河三河少年子意氣良自多驅車洛陽市放遊日千里丈夫志四方誰復念妻子五陵豪俠盡七貴不好客長歌出東門仰視浮雲白

放歌行

容華蕩情志歲月傷精魂顧言駕螭龍萬里游崑崙振衣太華頂三峰矗雲根坷坪容靈局箭括通天門浩歌周八極延眺方無垠

大牆上蒿行

高秋八九月霜露凋華敷托身非松柏安得久榮腴物變一零落君子每踟躕亮無歲寒節感嘆傷微軀

野田黄雀行

野田多黄雀網羅安所施雖則無所施奮激當路逵君子貴素餐膴僞亦何為机深戒苟得榮瘁忽相隨啾啾野田雀雨雪常苦飢啄我稻粱食飽颺將安之

雁門太守行

雲中斷烽火上郡羽書遲前驅多健兒後隊代馬馳年豐雨澤降計吏常及時子弟勤教誨父老方恬嬉萬年獻天子歲歲遠如期

艷歌何嘗行

結髮為夫婦樂此新相知何意生別離各言長相思無終極去去而含悲生當復來歸双鳳同高飛鳳凰一旅羽尚有栖息時人生不相見夢寐當告誰

門有車馬客行

門有車馬客駕言發舊京念我萬里人為惟如平生問客来几時舊京復如何戎馬起四方荊棘生銅駝乃言自昔別朋舊多淪喪邱坟成野草城闕懐感傷故里不可居愁思空依依策車駕駕馬四海安所歸

牆上難為趨行

太行尚可陝牆上難為趨驅車長安道夾轂當路逵通津塞冠蓋向背多艱虞袁褭相倚伏田竇披

根株風波一失足勢與常人殊

擬魏文帝櫂歌行

六軍臨大江泛舟向湖吴水投鞭萬里流旌旗蔽千里烽火接天紅臨戎双闕東舟師三十萬八月飛艨艟桓〻武臣力被練勍如虎天塹限東南豐剕陽前浦觀兵指越山天子在江関櫂頭聲發處鐃歌猶未還

滿歌行

富貴歸故鄉爲樂及芳辰起舞醉長夜念我平生親斗酒共斟酌椎牛羅衆賓華燈照廣厦車蓋塞要津長跪前致辭玉几列八珍綺羅爛舞袖白紵作輕巾邯鄲有美女容華驚若神螓首何熠燿翠羽仍紛綸良宴娛茲夕明日當重陳

白楊行

松聲起北邙嘶〻吹白楊白楊古原下悲風動石馬

輕薄行

青驄驕欲嘶似脫黄金羇鳴鞭過曲巷去宿桃李蹊日暮東風起花開杜曲西

五鳳引

鯤鵬在其後鸑鷟當其前一鳳將四雛振翮來丹山延頸當和鳴攬轡上天関九閽鬱迢遞鎩羽何班〻靈文空照耀清塵不可攀翱翔下千仞懷哉何時還

遠遊篇

問子何太息太息遠遊子我行未出門愁心已千里太行路阻修河水無行舟瞿塘春雪下誰泱三峡流三峡連漢水閣剣閣倚天起行人下涙時腸断猿聲裡長太息遠遊子

種葛篇

種葛不種瓜瓜熟子離〻雖則子離〻君衣將何爲瓜生自纍〻葛生自有絲緣以結纒綿盛夏將見治寄言谷生婦来葛當及時

采葛篇

采葛南山下葛生一何長東風葛初緑南風葛初黄辛苦自不惜製作君衣裳葛葉日以盛葛蔓日相尋將刀断葛蔓誰知儂苦心

棄婦篇

白兎何煢〻紫燕不双飛織素與織縑愁思空依〻新人顔色好故人顔色老故夫下山去何用蘼

燕草

盤石篇

盤石何窕〻流水何清淺車輪在心中思君不能轉輾轉當告誰賤妾心自知車輪尚可推盤石安可移

雉子遊原澤篇

雉子何斑〻文采光陸離振羽一失所網羅將見施君子重耿介不離逢百羅黄鳥懐好音馬足當來儀鴻飛何冥〻誰能辨雄雌

冉〻孤生竹

冉〻孤生竹托根湘江潯竹生多繁陰夫婦當同心同心久離別何以慰參商相去千餘里軒車來道旁春草凄以綠蘭蕙萎以黄何如孤生竹青〻凌雪霜

出自薊北門

黄金在橐中四海承顏色利劍在掌中萬里無人識我欲遠行遊振策過薊丘（薊丘）少年子屠狗皆封侯昔時荊高輩慷慨真吾儔四眺千金臺悲風何颼颼永懐燕趙客望諸賢者流

雀孔定井中

飢隼繞我巢〻下多網羅飛來定井中奈此四鷇何鳳凰不可見何處尋玉禾亦有時蘆智避弋歸山阿人生際世變險反仄何其多

空城雀

飛來廷尉門網羅一何繁飛來主父宮食盡巢亦空雨雪歎勞利志士當固窮〻首陽薇感嘆何有終

并州歌

盃酒為君盡駿馬千里馳報雖燕市裏言是并州兒

淫豫歌

西來至灔澦行人盡猶豫西來過瞿塘行人淚沾裳

灔澦大如山行人愁欲還灔澦大如虎行人盡廻檣

猿聲一何哀未過灔澦堆斷腸聽杜鵑未過瞿塘峡

三峡謡（三峡謂廣溪峡巫峡西陵峡也黄牛峡瞿唐峡謂峡中之灘名）

朝出黄牛峡暮出黄牛峡暮〻復朝〻黄牛早晚湖

歙州巴歌

豆子打瓦鼓陽平撒白雨織絹二丈餘昨夜取龍女

鳳凰歌

鳳凰生四雛乃在鳴梟巢一朝鳳凰去化為鳴與梟

采蘭曲

朝思采蘭芷暮思泛湖水湖水當門前憐子方少年

子夜冬歌

積雪滿江口北風吹哀柳哀柳自無陰蕩子豈無心

歡聞歌

折我芙蓉花向此門前湖思歡杳不來來亦不須臾

前溪歌

妾家在前溪郎住溪水西日日來溪上鴛鴦飛大堤

神絃歌白石郎

不勞歌道君請為龍明姑一唱白石郎容色世所無白石何蔡蔡阿郎何婉孌白石在水中郎貌如花紅　蔣大鴻曰出之甚易而音調殊古

青溪小姑曲

上有赤山磯下有赤山湖湖中采蓮畔聞是青溪姑大姑折芙蓉仲姑折蓮子小姑無所為王腕美秋水

採蓮童曲

過江采菱芰不折芙蓉花夭夭十五童齊上采蓮槎采蓮橫塘畔歌聲遶南岸蘭枕落水中波影忽凌亂

明下童曲

走馬射堂頭徘細驕欲嘶寧是驕欲嘶石子蹙馬蹄　蔣大鴻曰意境獨絕

那呵灘

聞郎去楊州相送江水頭不願篙櫓折但願水逆流篙折無所苦櫓折無所苦水若逆流時郎自還江浦

華山畿

華山畿誰能生死離石闕生千載悲來此何時

讀曲歌

道逢播揜郎携手相扶将廻身理素髮口脂蘭嘗
香

西烏夜飛

憂来不可悅腸中應百結烏飛夜将半空林起長
嘆繞樹烏鳴飛一枝未可依但得一枝依猶勝被
弹歸

大堤曲

女郎隄上遊渓水隄下流渓水春波綠女郎唱西
曲

地驅樂歌

郎衣稱體是儂白紵舅姑言好小姑無語
心中不樂宛轉徘徊願為上衣不離郎懐

西州曲

莫嘆西州曲　西州愁殺人開門望郎處郎在陽江
津陽江落紅蕖妾在春湖水湖水種芙蓉日日来
蓮子采蓮双槳浮同上汝棠舟掉舟入湖去風起
蘆花秋阿郎何婉孌徘徊日已晚桂楫過長橋行
行歸路遠歸来拂綠波共唱采菱歌紅顔映秋水
滑香生綺羅蘭枕蕩纖手却入青溪口青溪水自
流烏啼白門柳白門起暮愁郎今上楊州折柳欲
有贈送別向西洲

幽州馬客吟歌辭

客乗兩走馬言自幽州来鶏子方在臂大獵西山
田　千金買絶影十萬買斑騅斑騅日八百絶影
千里餘　駿馬崇芻飢健児好樗蒲一日不六博
留錢買青芻　結客千金裝短衣鉄裲襠壯児喜
快馬射虎西山岡鬈須幽児利劍在手走馬入邯
鄲夭姬齊晋酒

楊白花

楊花落何處如在阿誰邊安得双燕子啣得楊花
還楊花逐風起飄〻渡江水江水本無情一去三
千里楊花復楊花飄蕩落誰家化為水中萍何處
非天涯

勅勒歌

勅勒不牧馬馬走陰山下牛羊隠草中萬里来歸
風

三婦豔

大婦秦羅敷中婦邯鄲倡小婦燕趙女對酒調笙
簧人今最後来双蛾秋月長繫絲帶纖指楚歌中
清商丈人方入門下直歸建章

大婦坐華茵中婦佩大桼小婦菀蒻席宛轉歌陽
春入門五花驄出門七香輪頭上金鳳尾背上銀
麒麟紅蘭持作佩白紵持作巾高堂列廣坐為樂
及芳辰
大婦蒲鍛環中婦玉蘼蕪小婦嬌不語含笑方盈
々鶡雞作嬌絲落日瑲桼箏蘭燈何煌々沉醉卧
菴笙丈人欲何贈々以瑶華英曲終為借問歌曲
盡西聲

泰山有猛虎行 凡十解

賦歛峻急太守行部也

哀哉復哀哉賦重難為生猛虎尚可避歛急難為
生 三楚羽書急鼙鼓尚未息戰士在沙場千里
資共億 今年麥未熟何況賣新絲芻輓在大農
謀國乃如斯 大吏奉明詔小吏奉軍書一檄復
一檄不得少踟躕 縣吏雖持法力盡何能支析
骨復鬻子十室九流離 傳聞太守來言歷郡中
邑荒縣不輸租鞭笞橫相及 耕田自有稅秋熟
以為期頗言告太守太守應自知 太守不見憐
杖下盡為鬼血盡租未完流離復瑣尾 貧尾死
纍々衆口怨詹伯商若一諭因應使渭水赤 天
子豈不仁奉法無循良孔虎作酷吏萬姓多死亡

東海有孝婦行

太守行部督賦嚴急有東海儒家子鬻其
新婦以供稅者而其婦因投繯死張子傷
之為作歌以告哀 凡十解

嗟々孝婦行家是老儒生負租無一錢來死大守
前 有田不能售粮糈將何堪賤士黃金少窮差
唯孤兒男 孤男娶新婦入門始三日未識舅姑
面盈々方在室 阿翁無緹縈性命良在茲何以
救父死新婦當爭雖
結髮良宜重救父安可違双々比翼鳥各自東
西飛 新婦前致辭欲語仍悽々郎非廬江吏妾
豈仲卿妻 新婦出門去慷慨以彷徨懸帛延頸
死不復求其屍 婦心比金石日月同晶光仗君
五馬來感此應嘆傷 骨肉不復聚發聲行復吞
問此誰為者含怨不敢言 東海孝婦冤六月飛
霜雪誰為采風者請續捕蛇說

哀流民

莫隊監門圖莫下夷中淚舉目哀流民憂心正如
醉 我生逢彫傷歲々憂亢陽赤地接千里哀鴻

無稻粱　鬻宅復鬻子食盡勞徙倚仰天出門去
悵々安所止腸中轉車輪負戴艮苦辛鳩形與鵠
面鎮日銜風塵　行々寄落宇里正一何怒官家
有白牌保甲清簿伍　買々爾何人持鉢來空村
行矣難久留含淚空煩冤　去國莫辭貧離家由
來賤白骨轉黃沙溝壑無人見　人言異鄉樂寧
知異鄉苦眼前無六親信美非吾土　流民竟何
如逃稅逃租雖則逃稅租無食乞為奴　不如早
旋歸莫使定頊尾生為故鄉人死作故鄉鬼

勘災吏

火雲何烈々千里無寸苗狂飈黷白晝赤日經山
腰　無日昔所嘆憂旱多芊蘖願言告令尹為我
達上官　令尹一何恚父老不解事催租令如雷
昨日黃符至　六詔雖已平萬里餉戍兵恐觸上
官怒告哀終何成　父老前致詞十室九不炊逃
亡無家別辛苦五流離　邑勉報災旱小字達中
丞曰遣鄰邑吏勘災到荒城　亦不聞省郊亦不
聞餒飢張皇飭廚傳殷勤接杯酒　亦知上官意
稱塞來相過客更頑主吏此事當云何　旦夕徼
天澤雨露將在茲良苗競懷新下吏翻成欺

為我謝父老努力鬻爾田辦租奉公上皇天應見
憐

善哉行

琛瑟玉柱繁絃素女儀態仙々與子但飲美酒望
彿月沒西山分燈羅袂燕寢廣堂曲榭沉烟衆賓
一何照耀鶴鳴燕舞當筵齊紈越綺紛錯秦箏吳
歈哩閣天姬十五逸唱流風廻雪嫣然雲屏却立
佟何五花玉帳便娟蘭燭光輝四座新豐斗酒十
千繫馬長衢夾巷醉卧阿閣華旃今夕且復相樂
明日復歌路難

君馬黃

我有四驪駒不如君馬黃乘四驪兮登明堂乘黃
奕々循且長張前有赭白當雁行美人駕車心内
傷

車遥々篇

車遥々兮馬悠々追送君兮難久留君行一去不
復返我馬踟躕車轍綫車輪自不遲行子心中思
驅車西入秦々中多麗人

隴上歌

隴上壯士陳家兒身騎驄馬飛雲馳連錢玉勒真

權奇四頭借問追者誰追兵四起歌董逃碧聲將
軍亦足豪四顧血戰悲風號左執大刀右蛇矛大
刀七尺流電驚蛇矛丈八紛縱横控弦疑作霹靂
鳴双鞬廻身飛羽聲戰始三交棄驄馬悲歌夜走
黄下崖下隴上之水流鳴咽壯士斑々淚成血

白紵舞歌辭

新裁白紵出羅幃剪刀聲歌桃花飛高歌起舞應
金殿長夜蘭燈々九微北斗闌干列宿稀稱觴獻
壽願不遺妖姬逸唱知者希明月欲落風入衣銀
河爛々露未晞誰能不醉空言歸

天々美女出名都容華艷々世所無白紵不勝耀
霜膚傾城逸態生眉顧自言家世工吳歈凝嬌却
立當庭隅銀屛絳蠟紅氍毹薰以蘭膏綴流蘇長
跪再拜托微軀掌上妙舞良可娛驚鴻矯翼一何
殊輕塵不動飛羅襦流盼善睞百媚瓓顧君停盃
容徵邑主人含笑催行厨四坐上客府中趋清尊
美酒白玉壺今我不樂歲云徂

聖郎曲

玉女何在在北堂仙人何在在郎旁長跪進美酒
持以奉聖郎美酒和且旨知是鬱金香

東飛伯勞歌

東飛伯勞西飛燕鴛鴦机上流黄葉斷誰家老女
尚無郎臧年窈窕處蘭房容顏艷々風前立綺帳
傍徨夜中泣伯勞紫燕翻高飛可憐顏色世所稀

擬梁武帝江南美七曲

江南弄

上客四座列八珍黄金百萬横自陳堂前艷舞歌
陽春歌陽春臨綠水華茵外香風起

龍笛曲

鋑玉管兮雕黄金製為龍笛調鳳琴美人堂上操
吳音々入雲々不歸音遠梁々塵飛

採蓮曲

亭々玉質照江花蘭橈桂楫上仙槎蒲菰獵盪紅
霞日將暮采蓮歸桃葉渡

鳳笙曲

巢和太簇應中聲翽々五鳳雲間鳴乍疑緱嶺吹
玉笙吹玉笙愔容與驂鸞歸在何處

采菱曲

羅縠為袖氷為綃木蘭之楫持作篙美人解佩来
江皋来江皋笑相向蓮葉南隔水唱

遊女曲

玉佩仙〻舞飛閣步下金堂出珠箔薄遊芳氣真

婀娜真婀娜過橫塘采蓮去春風香

朝雲曲

朝雲湫〻巫山陽陸離翠羽明珠光彼其之子賦

高唐千金買朝復暮陽臺下

擬梁武帝上雲樂七曲

鳳臺曲

飛鶴駕騄龍精以鳳凰延頸鳴前有羲門後期生

羽衣飄華蓋綠雲翔太清

桐柏曲

列八玉體玉宸愷遊戲謝時人馭兩黃鵠從群真

海水接天綠赤城作帝賓

方丈曲

上玉闕光氤氳道何見青童君天門駘宕吐瑤雲

飄湫靈墟外若木浩無根垠

方諸曲

發金冊開玉門神之下飛雲奔東抵瀛海西崐崘

霞關九千大湯谷日月昏

玉龜曲

九光草象外明間出入颯華纓紅泉碧藻飛雲軿

玄羅揖玉敀振步躡瑤京

金丹曲

發靈烝飛玉屑耀紫霜和絳雪鞭驅龍驂鸞轍七

返一以成清虛邀精列

金陵曲

句曲上三茅君以白鶴飛晴曛黃衣紫蓋來以雲

金壇鳳泉側鸞車日繽紛

烏栖曲

院門已下藏鎖淡〻星稀月華落披帷含笑倚

牀前猶自齊聲唱采蓮

與郎估得宜城酒蘭焰燈前出素手爛〻銀河欲

向西栖烏樹上不須啼

烏栖夜〻石城上置酒高堂笑相向青牛白馬七

香車郎來夜宿莫愁家

黃金碧玉為璇室蘭閨桂梁暎朝日門前只見烏

夜栖牀上不聞烏夜啼

當筵長袖舞低昂銀屏高下華燈光一笑含情傳

玉盌西曲秦箏歌美綫

參橫月沒夜色殘樓頭北斗已闌干酒酣絃急玉

桂促筵前猶唱西洲曲

捉搦歌

老女不嫁當窓織夜中側々復力々耶娘許嫁自不實歐年房中長太息

琵琶怨

露墮寒塘花氣濕美人夜起當户立深探雲和不忍弾湘靈一曲萬感集曲終逆落瀟湘流黄陵月黒江妃泣二十五絃鴻雁飛漢皐條淡涼雲入蒼梧谷竹涙成斑地老天荒怨聲急

捐田租行

歳之旱火雲蒸顧天請命周中丞詔書下蠲田租誰其恵我周大夫周大夫行郡邑顧我父老日夜泣漢文皇帝施陽和普天雨露真滂沱就中寧魯澤最多子弟忭舞行且歌亢旱不復憂無禾

捕蝗謡 丁未

悍吏悍吏來空村手持縣符呼里門里門野老鞭黄犢雞鳴角々飛上屋縣符七月督捕蝗語爾里正穿溝隍溝隍已穿白梃下慎莫蹂躪我禾稼赤符未已閫令來誰云有蝗不為災君不見飛蝗徧野猶催税山農何計逃亾歳新穀誰醫眼瘡前瘡哀哉哀哉督捕蝗

地震謡 戊申

晩風鳴殿雷轟雲来妖磤紛縱横天柱折地維缺不周崩頽川谷裂摧垣墻墮城隳隍婦子號呼夫走藏督郡使者行郡縣勘災比户煩丞掾封章上達 玉京咸有赫 帝震驚捐租之詔東南行海岱之地歌更生有司不識干天怒猶自鞭笞日督賦

搏虎行

驅四象為搏虎救属車戒卒伍警蹕遥々出喜峰行城帳殿金為墉鳳輦一時飛八駿雲車五色乗六龍六龍隱々從天下萬幄金燈照四野侍衛期門紫綺裘詞臣簪筆青驄馬行在明朝八校圍將軍手執飛龍旗雲奔電掣走千里御道驚傳呼佽飛佽飛搏虎靈風吼四象前驅亦何有 天顔一笑稱萬壽遥指紅雲將進酒

易水行

朔風起羽聲死髮上衝冠別易水風蕭々聲嗚々易水西去咸陽橋燕丹無謀荊卿怒舞陽豎子為所誤空負田光一片心圖窮自擊秦庭柱臨風刎

頸謝王孫彷彿當年老監門袛今易水東流去千載難銷壯士寃

後易水行

策馬渡易水易水何渺渺北眺華陽館南眺督亢陂蠢帝驅六合彰視梟雄姿旦夕下燕薊指顧東北陲區區興地圖馬足縻秦師嗟哉慶卿輩枉殺樊于期白衣貫白日虹白日為之悲羽聲一長嘯亦有高漸離匕首已無幸擊筑將何為異時感風烈慱浪揮金椎人生念君父大義安可辭剝秦與報韓豈復論成虧所以千載後氣激幽州兒

劉智杜禁旅行

衛河東出浮橋口劉智杜上無人走入門下馬來沽酒長刀在腰鞭在手鮮帶停鞭日已西自言身是羽林兒東家劉雞啞啞啼西鄰莝豆馬頻嘶我來驅車昏黑潛身茅店空牀側路迷南北行不得挑燈不語無顏色遂聞壯士聲狺狺行行夫未遂莾生嗔倮衣爛醉傾壺頻兀自三更夜打人

太守來 勘水災也

天蒼蒼水茫茫銀河倒決翻成殃千家哭萬家哭沿河一帶葬魚腹葬魚腹哀莫哀高樓碧瓦堆每苕蛟龍怒挾雷雨射湖安得連萬弩濤沒空村魚蒲家頹墻敗屋委泥沙委泥沙成澤國水深泥滑行不得陽侯倖免嗟無食相逢憔淡少顏色陂陀一望盡洳沮平蕪安得行荷鉏巢居露宿勢難久除却流離更何有吁嗟水厄重為災下邑傳聞太守來太守來有在何許登堂擊鼓鳴鍾虡羊牢牛列鳥俎烟火相連大有人笑指高原好禾黍如此風渠良不惡安言水災竟何若三農且復辦輸供整爾廬舍修爾塘坳租之令那可得雨師不復來殘冬頹謂有司無乃詐媚尒小民希屢赦么麼賤吏法當罷何以贖愆在暮夜

今上却千里馬歌 有小序

康熙己巳閩中靖海將軍靖海侯施琅表獻千里馬曰五明高大異於凡馬赤身鐵脚銀蹄黑尾額點桃花領鬣甚少云得自異域詔却之仍賜與將軍乘坐

臺灣負彭湖平天下萬國偃甲兵垂衣端拱臨承明翠華三月東南征六飛之駕回上京前有法宮後翠旌何勞八駿紛縱橫靖海將軍驅長鯨海波如砥烽烟清渥洼呈瑞千人驚再拜表獻蛟龍精

赤身鐵脚挎風輕来從流沙千里行驊騮騄駬先
爭先鳴顩随鹵薄登蓬瀛　天子曰吁天馬徠太
平端不於龍媒西京荒祀真荒哉鼓車騏驥勞徘
徊莫言異物歸有德誰云神駿来西極漢文皇帝
正恭黙詔與将軍自天教權奇豈是無人識華山
歸馬誠難測

趙子昂画天閑百駿圖并自書天馬賦以贈譯巳濟

小李将軍王大令千年以来知名姓蕭𦤃而絶趙
王孫古今妙筆相輝映我思譯子非㢘奴王孫為
作天馬圖權奇神駿一百匹顧盼歷歷皆騊駼麒
德年中張萬歳赤岸攻駒香難継騰驤畫屬羽林
軍龍媒蹀躞千牛衛猶傳萬騎入華清五色花驄
隊隊行温泉殿外汗血馬甘露坊裏蛟龍精此圖
爲落人所篾彷彿牽来出沙苑天廐風高十二絲
閑依稀青海銀州監蠻奴排馬有群頭長楸蹴蹐
真驊騮一一變態各殊狀天机滅沒非人謀立者
長嘶偃者卧飛馳掣電流星過從来好事羞雷同
其曲彌高應寡和松雪齋下見飛龍将無妙選蒲
萄宮興酣自書天馬賦蘭筋駿骨何其雄二妙由
来偶然作韓幹龍眠竟何若子昂平日画馬多倣韓幹今此卷倣李伯

時者千金莫擲百駿圖從茲價重淮噎閣常太所藏書画也名閣笹
仇實甫漢宮春暁圖
画家自古於神韵衛協以来安可問六法何如無
法精金碧唯傳李思訓仇英亦是小斧皴像人之
妙真無倫毛稜謝赫競哥麗陸離五色腕有神漢
宮一夜春天暁佳氣氤氲来鳳沼御苑初莘傍輦
花上林時囀綵枝鳥就中楼閣百仞高婕妤手揆
金檀槽新曲傳来協律尉微歌舞罷宮錦袍千門
萬戸東風裏學画鴉黄初睡起靚粧麗服朝建章
眉似秋山神似水踏青闘草度芳年綠楊紫閣住
神仙裊裊遊絲珠檻外翩翩飛燕画堂前吴姬越
艶垂羅袖五紋弱線騎春晝閑来摑鼓摘銅九戯
打鴛鴦落紅豆獨有昭陽殿上人雲移雉尾出双
輪宮女閑画呈彩筆待詔前頭自寫真多少才人
随輦側緑黛傾城復傾國畫師自是好丹青三十
六宮春一色

捕蝗謡甲戌

捕蝗蝻奉符牒中丞令烈明法蝗之蠢朽可拉一
斗粟用相荅白牌催紛雜遝敕督鄒㬵社中勒部

伍人相接喧赤棒因白袷掘溝塍争錯沓禹夫馳
良苗壓蝗之飛聲颯々蝗有翼禾無葉縣尉来腊
雄鴨飭行厨排木榻奔蒼頭走長鬣里正至捧壺
榼縣尉喜長鯨吸亭長倚侍燒絳蠟選大錢槖中
納縣尉醉嘆語喋謂農夫筋力乏蝗已瘗若獻捷
吾将歸莫蹀躞日欲落涼風發雞既鳴星如月娑
轉轂軌年胛隷行疾馬步駁白脾收赤棒絶捕蝗
蝻繳符牒中丞之令棄敝筐

大徴兵

郵符至大徴兵々安徃取龍城赫連蠕々方縱横

縣官括馬将西征括馬一何急西征一何疾有司
奉令々如雷手持黄紙門前催欺公者死無疑猜
當急輸之勿緋細

縣尉怒

縣尉彪以怒里正亦頻来烙馬蠻奴黄于鬣老吏
執法山雀寃謂爾愚百姓慎勿隠龍媒爾即無龍
媒豈得無駑駘努力並與豆無令爾馬瘦厮養須
後命馬斃将誰咎轉粟向安西行者勿悽々今年
長征減大夏明不復括爾馬

括馬謡

括馬復括馬軍書日来下令出千人驚火烈不火
假匿之既未敢棄之誠難捨榮之若莫售驗兮齊
馬價官匿者尚多民匿則誠寡道逢一良騎賦之
隮使下爾何人斯尚不聞今日普天同括馬

括馬行

括馬無子遺括馬将何為北者為黄壯者驪比戶
登籍漏者誰桃花汗血馬行々入私廐有司正爾
々募花類何身妙選驊騮賂上官黄金絡頭入長
安長安貴人似馬曹人々相馬九方臯不惜千金
買神駿誰知括馬因轉漕餉戰士軛車負重何其
勞陰山峩々一萬伋橐橐輸粟青天高竿腸嶔崎
九折坂駑駘駿骨同蕭々鳴鞭邪過禹支路馬骨
如山不知数争如當日歸有司金鞍玉勒真權奇
權奇滿目何為者但願官家常括馬

索軍需

樞府令征九刺大出師穣苴法一十二軍書下下
何地齊魯野索軍需如火烈烈如火奚為者白檀
車緑沉甲々如何金鎖袪 叶恰 車如何交龍轄車
以載々儲峙甲以衛々戰士々如虎甲七属峙如
山車長轂長轂利々行速七属堅々逆鐵犁王庭

殲日逐炙黄羊酒千斛歌入塞弛鞬服風蕭々草
蕭々早旋歸寧駐牧救勒川饒苜蓿反天山麼梁
肉軍需如行蹴鞠

錢舜擧洛妃圖

天蒼々水茫々神妃遊戲天中央波中央杳何極
霧鬟風鬟天一色驚濤不定雲如墨游龍夭矯誠
難測六銖　飛双鳳翼翺翔洛浦無人識画工慘
淡經營力能使驚鴻在吾側此身不是漢皐客翠
羽明璫焉可得

題青州王湘客先生遺像贊

以為文山耶髣髴乎五坡赴難正命于小樓柴市
之燕山以為疊山耶依稀乎米石被報誓死於長
江萬里之吳山蓋公之殉節者身騎箕尾以翊帝
于孝陵松柏之鐘山而公之不朽者魂遊鰲背以
歸歸於首尾廣圓之雲山故于今覘曠代之遺容
而丰標奕奕忽疑其鸞車縹緲而兵解乎三山鼇
自茲配千年之光岳而正氣烈々安得不神傷于
虞夏黄農之既沒而太息乎西山

斗粟石贊 燃薪館中石也畢劍津以斗粟所易者

嗟爾三尺之芙蓉恐難入丈八之盆繋蘇公之雪
浪爾無乃與之為倫浸假而落米顛之手應莫逃
伊袖裏之乾坤吾衰不能具袍笏而下拜見青々
之山肯永栖爾于高館之側而相對以燃薪不然
而一斗之粟尚可舂之以餉惡賓乎一拳之石反
不可列之以伴幽人也耶

題王輿似画奚林大士去青圖

南無覺島佛皈依奚大士去去去人在青林烟雨
處不是閑敲月下圖浪仙却向瀛洲去去去

方竹杖銘

亦方亦正亦動亦靜出入君子之手一如君子之
性世有破稜以為員此君不然亦有員其外而空
其中此君不同 方竹內實
稜々自命其體斯勁有矩者方其貿斯剛匪卬竹
之大節而遠出乎瀟湘倘以吾年逾六秩庪几其
方扶于方壺雲水之鄉
方與員不相襲枘與鑿不相入此君嶽々依人立
誰欸友者瓠與笠

小車行

聖遊兄携其少子見訪于崑崙山房

草如茵花含蕋小車曉出盤陽里草青々花盈々

小車咿啞城南行城南别墅舊遊處眼看春光欲歸去真人此日一來遊彷彿昔時陳太丘李方細馬隨車後德星燦々當戶牖吾家不比荀朗陵漫言行酒有慈明感事誰云占太使蓬門斗室同從倚雞黍未具藜作羹羸馬餘風千古情康節先生快遊樂車轍到處耽穿冥小築余懿安樂窩故人乘興一相過仰天大笑盡樽酒一賦小車為君壽

王烈女行

烈女淄川河東村人適野采菑强暴偪焉誓死不從受刄慘斃聞于 朝旌其閭康熙癸未秋日事也

山蒼々野芒々烈女提籠古道旁獨行豈不畏寒如白露沾衣裳身為貧家女採稆供高堂采稆采稆落日落黃行歸岩岫真羊腸何來狂且肆披猖貞女烈々神飛揚蘭芳蕙質九秋霜氷心鐵骨百鍊鋼十折不回嬰斂鉈志甘飲刄歸冥鄉此時天地為低昂百神失職山鬼藏日月慘淡風悲凉海水立兮雲迴翔天虹肆毒兮天狼英魂賷恨來帝傍羅襦碧血流清光阿母呼天淚滂滂里杜奔走爭倉黃煌々高使君采風報明堂報明堂聞建章太平 天子朝未央覽表三嘆息此女扶天常死義在巾幗從此為世坊昨日黃麻下双闕表榆枋烏頭三十尺綽楔當高閎昨日妥書下狂且正刑章慰此烈女恨浩氣留大荒披髮歸故里珠絡栖雲房河東有遺躅俎豆山之陽

瘞蝗詳 甲申

蝗之來蔽天地神有赫降災異衷下民真殄瘁嗟蟊賊無遺穗加滕重為累歲之沴安可避靜言念我心悴傷父老徒惕々面為鵠心如醉督捕蝗有酷吏乳彪怒方掉臂白牌來樹青幟呼里正千夫萃舍爾芸方詬誶扶溝隍躪田穉焚且瘞道故事火烈々高原熾萬人趨具儲峙飭厨傳鴨羹脩農夫餓儽𩲸魅天無門吏仍恚田成 蝗為衷天其雨農夫淚

流民嘆

自癸未六月無雨至甲申六月初九日乃雨而是秋蝗災蚜蚄尤甚因而荒死亡大半

風蕭々塵霾十丈連昏朝流民載路心搖々父母妻子不相顧出門四望空噭々自夏徂夏苦無雨

桂薪珠粟愁無聊東西南北不知處蒙袂貿々悲
且號縱使悲且號仰首天為高賣兒復鬻女謀夕
不逮朝可憐一飯誰復再譬如烈火燔鴻毛萬死
不免填溝壑流離滿眼真蕭條菜色不可得早晚
飼猊鼻有司重租稅但道風雨調財狠督征輸誰
憐爾腹枵去矣勿復道一枝寄鶺鴒白骨無人收
烏弋任所遭天道有沴厲大旱金石焦況復降蝗
螂千里無寸苗人生百六運天命安可逃如彼霜
風來落葉同飄颻颼颻安所至止漾々黃城裏生
死在須臾嗟哉宴人子去歲流民在冬郊今歲三
秋多野死

憂蝗行 癸酉

行人千里來南服吳楚迨々聞野哭共說今年旱
與蝗赤地蕭條慘人目三齊雖云大無麥高田尚
復收十斛亢陽深恐害秋禾又況飛蝗來肅々爾
輩唯餐束上苗農夫已扶心頭肉霜戈金甲耀長
空萬馬䮚々下平陸青蕪一望盡荒涼坐使空林
老樹禿嗟爾蟊賊真神奇須臾填山復堙谷蟻聚
蜂屯長子孫翱飛赴海何其速婦子驚傳匝地呼
靈旂白挺方聚族

飛蝗死

飛蝗南來疾于駛蔽天翳日寒雲裡傳聞所至地
無餘幸不停飛過吾里月中猶聞颯々聲天明滿
野農夫喜我聞農夫亦何喜飛蝗盡抱寒條死
熒惑巾兒亂天紀播為妖讖傳下里讖云盛德水
浮金飛蝗滿地農夫死誰知有蝗不為災順成之
祥自茲始我欲上書報 天子大有頻占煩太史
野人作歌殊不函農夫滿野飛蝗死

怪風雨雹行 五月十九日

黑風洶々一何怒異災又復聞齊魯前年雷震向
東村擊死農夫當夏五今年迤北降風雹狂飈倒
捲來亭午龍車萬仭刃鞭迅霆妖礟千群張石砮
前驅飌伯後豊隆屏翳掣電飛廉舞紅塵挾雨十
丈高聲撼地維折天柱咫尺還愁蕡極傾媧皇煉
石誠須補烈々々靈旗走豹螭颯々重陰走貔貐文
工倏淡造冰丸誰見雷硠與鬼斧條支大卵落長
空呆都隕石星如雨部屋重茅飄入雲三千水聚
神鵩羽野人蒙袂盡竄鼠坐令蠶粉歸黃土太息
為歌雨無正盲風誰遣號熊虎近來大有慶麥秋
如何災沴驚蓬戶造化由來未易知茫々真宰持

終古我願繪圖排九閽逕向天門擊天鼓

飛蝗吟

飛蝗飛蝗飛蔽天飛来南郊食我田婦子驚呼農原隰青旗飄颭相廻旋飛蝗欲飛々復下萬隊金戈驟天馬擢日凌空滚滚来長驅直似河源瀉遡来亢旱春復秋有田不熟農夫愁捕蝗反奪鉏禾力坐見佳穀荒西疇況乃六月尚不雨仰天無計呼田祖蝗兮蝗兮猛如虎爾食則甘農則苦

我聞往歳飛蝗来逕自天南向天北誰知今歳飛蝗来却指南天矯其翼飛来飛去遠東皋父老悲吟偵怒號徬徨深思稗禾盡官家催税焉能逃有蝗欲報大尹慫常忍災傷蠲租賦蝗食田盡将奈何上官昨日来行部行部唯狗縣吏書蝗不為災定不虛那識荒付蝗遍野青苗三尺已無餘

董思白烟江叠嶂圖 做米南宮及陳眉公跋 有自題序

雲間宗伯留文藻手追神醉衰陽老寫作烟江叠嶂圖江水無聲楚山曉爾時亦有文長洲齊名當日稱沈周同作此圖擬宋本工力悉敵真名流就中思白擅絶筆烟雲變幻無匹咫尺萬里如瀟湘水村淡際山苹樺誰云未過王晋卿但恨不遇蘇

端明洲湖處士有神賞晩香堂畔良移情勝觀錯道巫山麓十二峰前秋水綠千載雲英化為石層巒鴐壑推寒玉疑是匡廬九叠屏又疑湖外君山青未嘉綠嶂或如此不爾何以雲冥々飄蕭萬竹西風急翠嵐香霧濛々濕蘋洲蓼岸遠迷離画裏無端鬼神入指點虛無江上山蒼凉満目羅烟槩舍毫邈然正無武陵不遠非人間辟如名士来江表亂頭粗服皆言好墨汁雲光兩不分轉覺神清心悄々我亦端宜丘壑流對此舒顏銷百憂回頭試向芥亭語爰爾滄洲傾虎頭

題奚林大士未央硯瓦歌

壁遺滈池祖龍死烈々炎精接天起三月咸陽楚炬紅五柞阿房俱已矣漢王罷戰歸關中詔營天闕煩文終瑚堯繡戶清渭側未央壯麗何其雄千年殿閣隨流水碧瓦飄零櫟陽市尚餘片玉在人間古色應同馬肝紫奚師真好奇携来玉匣輝珖瑞墨池筆塚號三絶想當風雨蟠蛟螭龍賓十二隨瓢笠一杖飛来雲氣集請師更向銅雀臺敗瓦猶存好收拾

沈石田棧道圖歌

我觀蜀道何龍從金牛一出秦山通魚鳧以來閱
人代微茫鳥路開蚕叢五丁力盡巨靈死劍閣横
雲真萬里丹梯百丈摩青霄碧棧千尋接天起嗚呼
嗚呼噫嘁蜀道難直向雲中立馬看山巔出沒互
隱現变空突兀凭危欄画師寫此豈無意縱横落
筆流寒翠上有奇峰畫揷天下有長江抱無地石
田老子揰丹青吳綾八尺手不停馬如紅豆人如
蟻出入岩屾烟冥々屬裝篤速者誰子武功太白
相因倚画家不少棧道圖似此離奇古無比前掩
摩詰後関同畫入絹素經營中蒼然老筆既凡景
爽々神氣飛長虹忽疑身入褒斜谷大劍山頭懶
悚心目馬頭人面几廻翔丹崖落日玄猿哭

沈石田秋山驢背圖 石田自題云秋滿谿山萬葉寒々湍流玉丑冷々先生不是紅塵耳策蹇西風看瀑聽

画家一派如傳燈瀟洒獨推王右丞南宗本是士
人画水何浩々山矮々宋元以来人所羨黃吳倪
夏不可見勝國獨數沈長洲揮毫海内流傳遍今
之秋山驢背圖群峰廻合良不孤千林掩暎意蕭
瑟寒谿流々山之隅落葉無聲下秋水嵐光飛入
丹青裏峭壁巉巖欲揷天斜日千山萬山紫曲流
宛轉過長橋騎驢客子何蕭騻忽疑襄陽孟夫子
斗来箬笠真逍遥此中別是一天地画圖颯々流
寒翠八尺絹素氣清高作者應知有深意微茫遠
近各不同寒岩絶壑勢窮難窮長松屹立聳霞表
巉如石丈摩蒼穹画工今昔應無数如此雄奇誠
罕遇擲作天邊閬苑峰十二楼中起烟霧

明宣宗皇帝御畫羅漢歌 戲寫賜内監陳亨

宣宗皇帝真天人風流年少當楓宸三楊柄國工
事理太風文物風俗淳萬幾餘暇饒虜藻繪事往
々傳其真幽風曾此見幽画坐使彩筆飄華茵即
今此圖照々千載流傳從此為世珍稜迦西域本妙
相一杖遐舉超空塵髯鬆紺髮結螺頂豹衣稠疊
来大秦翩然却在神霄上譬如盃渡瀛海濱寫生
不生数吳道子妙格何殊鄭法輪廣運之寶當頭
記鉛與金鉛吾近臣我觀此圖三嘆息章皇無乃
輕笑嚬韓嚴敞誇秘笈況復御墨貽鴻鈞傳之
子孫擬孔壁胡為漫示天子仁吾聞宣和修画譜
藝苑祇候争紛綸角鷹空自訬當代五國城中秋
復春何如宣德留宸翰萬古天葩氣象新

題李龍眠白描西伽渡海畫 贈犂城画師徐宗先

古今人物誰第一丹青獨數吳生筆兗冕曾聯五

瞿容嘉陵江水須臾畢雲烟龍鬼窮微茫吮毫未
動天谷凉乃者作者斗造化入神不數東丹王擅
場以來三百載龍眠居士流文釆獨闢蚕叢號白
描絶藝爭傳向湖海自是前身老畫師嘖々人間
李伯時西園雅集不復見西伽神筆真雄奇阜城
徐生好奇者携來此卷真風雅受託當年秀鐵公
但畫佛光停畫馬今日同披過海圖天人帝釋世
所無莊嚴像教出靈鷲五印度國來形模狻猊巨
象脚撲朔青麟白澤閒神駁恒河使者頭猙獰龍
伯國人挺以角墨痕入細那可窺六銖衣緲吹風
漪輕蟬翼蒙霧縠亂如香篆飄烟無銀河機上織
難就冥搜自古稱稱天授筆力直恭無礙禪神工
鬼斧驚馳驟徐生徐生善寫生平居無乃宗舒城
煩君寫我崐崘像蔥嶺山頭自在行

仙洲園雙楓歌

江北楓樹少楓樹珍如寶江南楓樹多楓樹多如
草此地雙楓世所稀銅柯瓷葉皆言好托根近在
飛霞樓朱龍河上有仙洲仙洲中有小姑射倚雲
亭在山之幽白雲四面蓬々起中丞別業鄰豐水
水色山光憶昔時高樓複檻明霞里遼左當年節
鉞歸蘭舟桂棹采蓮衣幾行綠黛圍紅粉十二歌
鍾連翠微香楓繁纜歸雲洞葉々流丹依畫棟百
年堂榭散飛烟繁華自古真如夢惟餘頑石枕荒
丘日落湖心亭上秋老楓不管人間事瑟々西風
水自流

夏侯節婦行

妖風烈々摧城闕螳穴之潰湮溟渤潢池小兒三
尺鐵百雉之都盡流血殺人如麻肆饕餮丈夫奔
走逢絆紲婦子倉黄失金玦白刃照耀如電掣亂
離性命從誰說夏侯令女留奇節夫死桓東妾嗚
咽但願身似流光歇萬死不亂貧列骨半生誓與
河流潔百年旦暮懷同穴眼看孤兒速耄耋平生
志不在綽楔豈緣門戶標双闕死者復生々不愧
皎々青天照白髮黃鵠凌風雙翼折石爛海枯明
寒月

嶧縣李烈婦挽歌

烈婦邳州人係嶧縣明經李應房側室年
二十七殉夫死矢節

隴西門第推蘭陵氣節如霜人所稱龜島諸峰鼓
截嶪滄浪一水何澄泓芳魂岑落蘼蕪草冰雪深

埋桂枝老三尺孤墳嶧首旁正氣排空真浩浩靈颷雲路散葳蕤碧血丹心終古悲恨逐玉棺翔鶴馭神飛翠羽來金支至今黃鵠銜霄漢明月梅花何黯淡翹首南天萬丈高嶽雲千仞流天半

福祿酒悲洛陽也

崇禎十四年闖賊攻洛陽叛兵導之入賊遂陷城福藩與大司馬呂維祺皆被執維祺勸王死義毋自辱維祺罵賊死王見賊乞命終被害賊置酒大會臨王肉雜鹿肉啖之號福祿酒噫慘矣

嗟勝國匪陽九王綱紊紛解紐群盜熾亦已久中州地畫賊藪獨眼龍稱魁首竊河洛蹂轢口賊謀入亦何有叛兵迎城失守叔親藩刈蒲柳呂尚書真台斗氣烈烈雷霆走勸王頓名義紆死良不朽王獨受玉體見賊驚泥首畏死安得生生理豈容苟漢家北地王不死敵人手罵俎且見烹探尾翻成醜林榮好食人殺戮如雞狗狐鼠據王宮爭為賊上壽孔演肝無人剖愁雲結悲風吼誰能飲福祿酒

墩子湖（在江夏賀相國文忠公全家殉難溺死此湖詳見余所作賀文忠公殉記）

明運否大廈圮國無人抑多墨義士愧大夫恥廟堂議禁舍耳公歸田楚江沚寇氛來郢城燬戌卒潰縱封豕武勝門走蒼兕公歸舍疾于駛北望闕拜天子告正終身是委一門烈直如矢夫與妻父與子十二人同日死鑿蘭舟泛湖水沉中流水瀰瀰訴江妃佩蘭芷入蛟宮澄清沚江濤湧楚山紫伍胥潮相因倚歷半載浮屍起顏如生無泥滓百靈擁天吳喜公歸神從此始億萬年南國紀帝震悼天咫尺易名書重褒美公何在在止水誰與儔江萬里墩子湖載青史

襄城弔汪中丞喬年死義襄城者

汪中丞直如矢中原盜亂天紀梁豫間名城燬嗟國步斯已矣黃巾徒赤眉子百萬衆疾于駛飈風飈流雲委汪中丞堅壁壘士無氣鼓聲死守孤城義則爾闖賊來王師圮三將軍相因倚鳥獸散走蒼兕汪中丞血痕紫青萍碎白虹起億萬年首山趾駕蒼龍栖汝水

一危酒哀襄藩也

崇禎十四年獻賊窺襄陽無備簡二十騎

自宜城持偽符給破襄陽南門襄藩被執
賊縛王堂下與之卮酒曰王其努力盡此
一卮酒吾欲借王頭使督師楊嗣昌以陷
王伏法耳遂闔門遇害嗣昌聞之自縊
獻賊来荊楚拄虎竹符居奇貨二十騎流星過来
吾猝窺吾堕奪城閨扼鎖鑰奄忽間雄都破賊如
湖天上落攝人䰟夢驚愕席搽勢萬夫和赤眉徒
群繹紛張飛燕重為虐鳳之雛傷婉弱隆準孫遭
縶掠縛名藩厝坎坷王下堂賊上坐兩黥徒置豈
至一卮酒以淚落淚夾劍鈹淬鋒鍔碧血飛頭顱
刲天為昏星欲墮楚山黯黯走長蛇漢水倒流出
蛟螭宮女如雲粉黛愁金牀玉几賊奴卧葅梅上
將罪當誅援師不来妖氛大生憎不及齊王建松
柏之間僅遭餓一卮酒厝搽禍

昆陽行 昆陽在今葉縣光武破王尋王邑兵百萬于此地

沙麓水寒炎火滅赤帝子孫稍銷歇平林新市下
江兵漢家十世無中絶欝葱佳氣望南陽真人捺
起稱蕭王舂陵虎旅盡雄傑穎葉之間皆戰塲赤
符圖讖歸長者收兵北略昆陽野是時星孛東南
行新室將軍来宛下漢軍已奪定陵城漫說王尋
百萬兵崩雲壓陣光欲墮行天霹靂驚悲鳴　水
狂濤溢平地戰士䰟迷騰屭蟲宛城子弟不可當
跳盪萬夫皆辟易長安壯兒遠遁逃虎豹股慄悲
且號艱危自識蛟龍鬬王者不死真人豪倒翻雷
雨銀河瀉靈風屈注如飄瓦西師星散與雲奔須
臾碧血平蕪灑五威上將曰虎牙兵法空傳六十
家漸臺衲服執威斗虞帝匕首徒嗟長嗟呼嗚呼
此地分成敗爭黄龍戰流光怪脽水乗風走漢高
中興自是皷彭城泒古来戰地風蕭颯寒沙白骨
沉河橋唯有雲臺列宿在夜深依舊麗重霄

鸚鵡洲哀辭 寄予禰正平

禰正平名衡吾邑淄川人也遭時不造見
戕累人雖曰命之不良抑亦亢以招禍余
遊鄂州去江夏僅数百里友人集鶴亭往
游余不能從也作詩以寄予禰生

炎精滅龍為鼠群雄覓烈士忤懷刺獨行遍九州
誰其識孔文舉薦士既不成翻與死為伍鄴下小
兒競學語許昌庸奴安足数監厨借面良堪侮禰
生禰生氣如虎漁陽撾節三撾鼓岑牟單絞目無
覩睥睨阿瞞相爾汝借刀殺人向荊浦江夏豺狼

曰黃祖當筵落筆賦鸚鵡生平謾罵膺碪俎不可一世橫千古乾坤跼蹐歸黃土芳洲何蒼〻哀草何茫〻為君一招魂兎兮歸故鄉楚國山川蘭蕙芳江聲浩宕風悲凉風悲凉芳洲洞汞白雲兮駕黃鶴嗟〻百鷙爲不如一鶚鶚哀世舉足妖氛惡至今血照晴川閣

蕭鍾祥殉義行

公名漢字雲濤南豊人崇禎丁丑進士
先相國總裁是科所得士漢䌯褐令鍾祥有賢聲闖賊于癸未正月朔圍承天闖令賢戒其部曰殺賢令者死城垂破戍卒潰去漢自焚炮擊賊傷右臂城陷被執脅降不屈因之寺中七日不食自刎死或曰縊焉余感其義且誌先相國之能知人也因作此詩　時同城死難者為楚撫宛平宋公一鶴巷戰力竭自刎興都留守沈公壽崇巳去任亦罵賊死並蕭公謂之三忠今同祀郢城

北来妖氛撼城闕火焚乾坤燎原爇天狗狺〻口流血白日無光帝星减賊奴飲馬洪濤竭孤城死守臣力折枉矢射盡無遺鐵楚歌四散何嗚噎蕭石渠谷徒空設烏骹獸窟戍卒撤石城崩摧殘雉堞火燃妖礮雷聲咽遂使賢侯遭羈紲雎陽髯戟常山舌千古死義同一轍七日不食早引决三尺青萍劍光缺氣吐虹霓表忠烈留守之麾中丞節騎龍上天森成列我来郢中景前哲欲薦蘋蘩江流潔下報相國志不涅師門卓犖真才傑錚〻上與三光埒陳夏高名此同揭江漢東流弔寒月

漢江鑿冰行

陳卧子夏彝仲兩先生皆丁丑

嘉平之月雪皚〻沿江百丈迷黃埃洪流凍結良異哉萬夫鑿冰〻不開冰不開安能繫纜寒江隈流澌如山蔽天來擊碎大艑聲如雷聲如雷篙師披髮號呼哀公無渡河當其災蛟龍磨牙方睍睨慎無擊楫行徘徊箜篌之曲令心隤

後鑿冰行

漢江古来冰雪稀三冬每着白苧衣今年臘月苦寒甚天氣凜冽凉雲飛狂風拔地層冰裂彌望江干三尺雪魚龍拂鬱憭不舒千里洪波竟凝結黯然萬頃碧琉璃木蘭之楫誰能持漁父停橈發長

嘆敲氷両岸徒爾為吁嗟敲氷良辛苦上宮昨日
来江滸沿崖赤棒共招呼江濤凍合連艣艄艣艄
如膠不可行震天坎〻打氷聲不如引馬長堤去
踏雪衝泥過郢城

郢州西楼吟 和唐人郎士元

楚水泛自北廻石城門逐漢江開漢江開古岸三
千丈郢樹重〻畫相向萬古長堤對石城芳蘭薛
芷清復清向晩西楼烟雨裏汀洲無数水禽鳴

郢中元佑宮行 嘉靖二十年敕建其中三洞閣最高

郢中城南天闕峙五雲楼閣流寒翠是何象緯干
清霄云是前朝功徳寺前朝罔建自何年永陵潜
邸楚雲天啓祥宮裏龍飛早入承大統歸幽燕幽
燕帝里紘中絶孝皇遺沢空嗚咽顕陵元子真天
人定陶姦吾非一轍両世修尓自献皇玉清啓佑
秉乾綱九五齋頭恭黙室集霊臺畔紫芝房元臣
名鶴霊符在香葉軽巾浮瑞靄法宮天子七寶衣
仙人承露流沆瀣萬壽宮中養性真雷壇禮斗伏
文蔦宮保尚書加羽士青詞銀榜照麒麟銀牌高
懸齋醮處又聞龍壇郢門宮殿奉尓元肖覓貝闕
聯雲霧雲霧氤氳寶相開千門萬戸列瓊臺疑従
縹緲峰頭望真瀛洲頂上来當時宮監司門禁炙
手熏天固難近名香繹絡紫翠盤寶珠照耀黄金
印今朝寂寞等尋常客来登覧重徬徨暗梯九折
勞登頓瞥眼如隣帝座旁俛欄已覺江光入當軒
倏忽萬霊集複道交窓足下雲重楼画檻空中立
樠嶺斜連隔絳霄石城北望欝迢遥勢臨梅尉神
仙宅氣接松陵銀雁橋遊子難望忘三洞閣摘星
捫斗真寥擴清吟長嘯漢江秋百里洪濤天上落
郢門舊是帝王都膚宗陵寝城東隅萬年舊跡同
零落瑤闕銀房莫浸吁

北渡襄江遇風

峴首南来雲氣昏襄陽城北争渡喧秋日欲落方
未落江風震盪寒濤翻斗大之舟如一芥中流巨
浪驚澎湃咫尺恐逐黿鼉遊魚龍得意流光性双
子漁子撃蘭桡眼看十里漢江皐沉者自沉浮者
浮須臾性命分鴻毛人生固有命生死随所遭屈
原葬江魚狂夫能美潮仰天長嘆登彼岸且佑斗
酒酣松醪

渡黄河古意

問津昨在襄江沚狂颷悪浪驚欲死今朝掛帆喜

乘風片帆飛渡黄河水黄河噴沫高于山魚龍作
勢波濤駛東望滄溟接海門順流直下三千里

鉅野水災行

今年野潦波湫々水灾四野無寸草登高一望浩
漫々澤國連天浸長道農夫藁秸不得收三冬何
以飼我牛明春耕田苦無力却望荒原三嘆息嘆
息復嘆息寒女當窓織魯縞織来三丈餘八口無
衣皆菜色且將鬻絹償官錢猶勝逃租竄荆棘麟
洲父老為余言頻歳災傷淚沾臆洎沾臆嗟何極
欲賣良田買蹇驢東西南北往來食人生莫作水
鄉人十年九潦傷偪側

石帆亭歌 贈王清遠

海風東来過東海吹徹瀛洲竟何在縹緲飛来十
二楼桓公臺下頃真宰鑰石之楫揖持作篙石丈
牂牁蕩西枕薜荔為裳蘚為纜仙人駕海留虹橋
琅邪公子承家學蘭亭勝地勤樸斲已闢山頭華
子岡北宅南湖濠上樂陸舫人疑岸上舟真如打
槳在中流冷々石葉迎船出漾々龍幡帶月浮烟
波釣叟来清夢江湖散人時過從幽篁千畝綠雲
寒茶竈綖林波浪靜長嘯彈琴小輞川依稀千澗

出藍田五丁巨靈群効力百尺輕颿凌紫烟便如
置我三山頂御風笑拍洪崖肩

題雷平山人 王二十二 桐陰洗硯圖

雷平風調無其倫皎如玉樹當清塵有時神馬脫
羈靮有時麈尾飄華茵君家僧彌與法護雖其季
者王文度藍田膝下擁明珠謝客芳蘭挹秋露勝
地微聞小輞川池塘春草飛輕烟滿門車騎亦何
有飄蕭晏坐如栖禪碧梧翠竹何蕭洒呼童淨洗
銅臺瓦爭論野邑與家雞筆陣人傳稱大雅三
毛類上虎頭癡此際傳神屬阿誰亂頭麤服亦云
好風流旖旎良在玆廣陵禹子托毫素海內寫生
推獨步得非吴道元無乃郭忠恕幽篁叢裡覩神
仙蕭々海鶴玉便娟若為天際真人想此意還應
難與傳

丙戌四月雨行 初五日雨終夜如注

三冬無雪憂亢暘經春不雨愁徬徨從来水旱有
時数災沴各在天一方大江之南苦霪潦大河以
北紅塵颺年来飢饉困齊魯　皇帝錫租甦滄桑
喜看災黎漸復業小稔或可招流亡摶扰造化在
人事三公之職調陰陽煌々仁澤已再見千里赤

地良可傷春耕布穀無寸葉仰視天際常昏黃傳
聞　主上憂雲旱下詔罪己真堯湯桑林六事唯
自責側身惕厲何皇皇求言切切下三省弭災之
計誠無方封事聯翩天北極瞻星問夜朝未央齋
宮豈曰循故事為民請命迴穹蒼以茲嘿感動真
宰海岱靈雨來蒼茫銀河倒注九天外雨師飆伯
爭飛揚豐隆驅車憑夷下屏翳擊鼓群龍翔鯨魚
掀浪石燕舞甘澍三尺驚汪洋萬家愁嘆坐銷釋
嗟呼老稺連窮鄉四月播猶未晚農夫指點南山
岡罔知昭格由　帝力但道大澤來天閶有年自
古頫修省　聖主忌深安可忘即今鹽鐵畫平準
無勞上額烹弘羊

朱孝子萬里負櫬行孝子名虞尊大興人明季宣府殉難朱中丞忠壯公之曾孫其父復卒于東粵孝子隻身負骨以歸

爾之曾祖古所無千秋義烈留名都高牙大纛久
開府北門鎖鑰當天衢上谷中丞亦孤立賊兵百
萬填城隅援枹鼓士士不起仰天太息徒嗟吁身
為國雄憤激烈一劍飲血損頭顱文孫抱書歷荼
苦蓮花幕下衣無襦尼窮如此何為者造化偏使
飢寒驅西走長沙南走粵風霜無復完肌膚五年
病渴羈越海雷陽抱疴來番禺終過庾嶺已重困
呼兒易簀聲嗚嗚七尺焚身有治命顧盻憐爾孤
鳳雛迢迢負骨歸故里曉夜血淚應全枯朱孝子
真窮途遺骸遠道良崎嶇相逢誰不憐遑遑朱孝
子哀且劬生無一盃羹死無飯含珠艱難負骨萬
里趨歸來鄰里同欷歔先人首丘志不渝大忠大
孝君家俱嗚呼流芳方未徂我歌為爾勞踟躕

定窯常壽王佛小像歌

雪山古德開兮鑰靈鷲威儀久栖托五印度國萬
里遙誰是天親與無着紺髮烏巢不紀年偏袒露
肩赤叉脚眉長于髩髻旋螺瞑目隆顴面深削西
來大意悄無言自識瞿曇瘦如鶴常壽獨留天壤
間混沌窜與兮工鑿淨土青蓮不染心無事珠衣
垂寶珞何人範土作形模火宅刧灰豈糟粕良工
製就似先天金輪烈焰飛閃灼像教由來重化人
低眉非復常情度想當四大作禪牀八水雙林出
靈嶽別有神光照大千琉璃世界非凡壻虎頭髣
髴畫維摩雖足山頭遺古鉢不用安禪制毒龍定
力悠然解糾縛蜀錦裝成彌勒龕水田衣上天花
落一枝遥分大海濤浮盃不使曹溪涸東林今日

有宗雷皈依願受巾鉢約萬年常奉古先生此老
端宜在丘壑

賦得二月賣新絲

東風二月桑初綠蠶女采桑徧溪曲枝上交〻戴
勝鳴里正催租已出城官家烈〻黃符下令急如
山不相借可憐豫賣輸官錢為誰辛苦飼三眠

檻虎行 憶去年在歷下見之

吾聞豢龍有遺蹤豢龍可以觀真龍放虎則難縛
虎易此事未可參歷胥劉累梁鴦非俊物何須劍
容真英雄天家亦有虎豹圈五坊小兒攻牧攻拳
比寢處亦何有所貴神物栖樊籠乳彪三尺性慇
猛身在柙檻心猙胷磨牙掉尾自不測神威睒〻
光熊彼何人斯久豢此名都大邑千人驚長衢夾
巷塗路塞睇視白叟黃、黃童擊如壁上觀鬪戰快
觀且免心忡〻我昔于役向三楚荊襄正多豺虎
叢鷙慼怒踯徧林莽四思戰慄當其衢時平城市
乃見此畜夫展技明湖東恨無包鼎寫奇質坐見
萬里風雲通

刑太保玠征倭所賜上方劍歌

征倭復征倭上將威已剬屬國乞皇靈出師賦六
月援遼二十四將軍荀彘樓船未策勳倭奴十萬
陸梁甚薩水迴戈崩陣雲何人謬作求成計臨淮
小侯下天際紫泥封拜功不成節旄辱國翻為戾
太保登壇大出兵黃扉授鉞定專征羽林健兒三
十萬黏蟬平壤紛縱橫赫〻天威自相假驍騎將
軍大司馬玉鋏神光領尚方星文照耀從天下期
淨么麼溟海濱誰知小醜肆塵氛終然斂刀句驪
地敗績仍將露布聞賜劍英鋒更何在那堪大旆
歸東海又龍惝怳返延津湛盧赤土韜光彩朗咏
詩人寶劍篇豐城非復斗牛邊揭來雷煥久已死
留與吾家張茂先其遺裔于荒歲售于余叔氏白大道人
匣中隱〻白虹滅黯黯無靈三尺鐵英將神物遺
子孫雁凉冬殺悲金玦

明太祖半身御像歌

龍池躍龍〻未飛紅羅三尺為褓衣玉顏日角見
隆準托身皇覺天人姿裼裘不比虬髯像審視熊、
〻頗有髭真人應運降濠泗軍門杖策千熊羆古
來西北制南服乾坤反覆安能窺帝起滁和映辰
極石城定鼎開洪基金陵王氣亘今古秦淮釜鑿
徙爾為龍蟠虎踞鳳臺側牧豎豈數韓林兒鄱陽

湖中執路鼓艱難龍戰何其危削平僞漢已良苦
自茲命將分旌麾東吳自守老魁耳必死之寇如
醯雞功成一劒定四海分封五等頒桐圭今之御
容寫清燕巾袼朴素何委蛇就中將容雄霸氣天
顏怡悅藏戎机譬如雷霆隱雲霧聲色不動真神
武天地殺運方未拜太孫不振天王旗道衍之謀
勝伍被家令討拙黃輿齊臨江紫蓋日蕭索北平
虎視揮金椎神龍見首不見尾此圖早已傳其徽
龍行虎步屬太弟德昭燐死令人悲半邊明月亦
何有莫從終古論成虧即看圖畫出石室異綾片
幅輝琉璃三百年來經喪亂手劈乾坤又一時不
見蔣陵松柏路　國朝雨露飛雲旂

七月七日漁洋先生招飲談詩長歌以誌

先生一褐歸滄海嶺上閑雲久相待山中宰相聽
松聲風華陽真誥須真宰閑閱未向五城遊錦湖
萬頃當清秋鮑庾風華妙當代剗除霸氣循安流
清言雋旨継先哲大雅遺音賴提挈眼前羽翼未
消沉海內斯文競高潔公於此道能超裒手劈狂
瀾萬里迴泰岱峰高溟渤潤千秋絕調無氛埃九
州玉帛尊大旆句吳未覲黃池會獨標神韻傳藝
林玉指冷冷動絃外憶昔長嘯漁洋山太湖七十
二峯間梅花萬樹猶在眼石室金庭相往還又聞
曠望孟諸野盤尾山房寄其下千古人傳小洞庭
風流逸響何瀟洒當年壇下曾與鄰　孟已見府
中趨後來分道樹旗鼓　啾嘈雜胡爲乎大文自
昔重鄒魯餘子紛紛焉足數衆星歷歷經緯曜日
月行天亘今古聲門弟子八千人力崇經術無其
倫慶也難方藉湜輩雖經指授仍逡巡維公雕琢
亦頻數海隅人士無良朴教外群疑有別傳邪復
深心皈絕學華泉堙塞滄溟枯誰其疏濬真吾徒
即看百里餘風歌況乃異地爭馳驅我公持論辨
風格萬言雋永文章伯三昧豈惟屬昔賢銀臺門
前非創獲公之元氣流雲霄九秋鶴唳來神皋譬
如太羹有正味醇古淡泊非醨糟即今芳蘇侍今
夕餘者煩襟滌瑤席文酒窜同謝傅碁團扇休從
曲江惜由來玉局重宗風秦黃諸子歸髯翁嶺海
雄文自奔逸作賦豈必蓬萊宮瞻言吾黨二三子
常恭敦委迤正始鳩摩不作文字禪慧可敢言得
其髓大家晏坐團欒頭天花擺落自夷猶北椅狒
子倘可教願赴三山十二樓

穣里瑞穀歌 為郎梅谿明府

其穀一莖數岐寔爲創見

兩岐麥歌漁陽二千石生輝光張堪爲政樂未央
今之隹禾揚其芳一莖數岐々且長　皇帝仁聖
吏循良天心昭鑒開百祥報以瑞穀凝蕃昌采風
使者登明堂奏天子大有書紀青史千秋萬歲被
休美禾書穗書垂穣里屡豐之慶自茲始
稽往牒占休徵今茲瑞穀天地英黃茂蘊結勻龍
精垂雲寶珞光晶々如芝生菌爲國榮不與麟鳳
徒崢嶸運際盛世昭隆平甘露既降五穀登烈山
献寶神禾生神禾生當渤海維龔遂神明宰功成
下名銅龍樓漢庭報幸拜冕旒發爵賜服甘露流
循吏安在在齊州何以酬之富民侯君不見車中
丞相田千秋

王慢亭長松晏坐圖贊

一以爲嵇中散何不揮絃作廣陵散唯見童子抱
琴泉石畔一以爲阮嗣宗何不長嘯作鸞鳳聲但
見科頭晏長隣長松如斯人者既非獨往于天台
四萬八千丈建標霞起之赤城乃獨息影于武夷
九曲三十六峰之雲氣青濛々噫嚱是謂慢亭先
生

漁洋先生見示墨搨浯溪碑長歌爲誌

莫言括地象請罷考異郵零陵之碑大唐頌湘中
名跡良悠々漁陽鼙鼓起阿犖天子下殿奔金牛
中興監國趋靈武双懸日月歸雍州皇家再造功
掩罪鑾輿反正天南脈聖德神謨亦略見物論何
苦相鎸求磨崖紀盛久照耀至今絶壁垂琳球水
部文章尚書字有如南嶽傳岣嶁煌々魯公嶨奧
氣大書深刻神爲謀屡屡叅天數千仞湘江萬古
東西流吉甫作頌史籀筆力撫石鼓追成周此石
要自壯南紀青崖鐵線凝懸旒我生蠖屈寄溟渤
志在金石山之幽前年扁舟下江漢南過荊郢真
豪遊遥望瀟湘隔衡永浯溪森々嗟芳洲當時引
領向天末足所未到生縈憂漁洋先生示此本令
我神氣爲夷猶宇大如掌幅徑丈廣堂鵰蹲猶盤
修對蕊狂叫發長嘆謂便似躡足登峿丘左把道
州石光祿天光汗漫湘雲秋莊如王會輯萬玉飄
紳搢珽朝群侯雄如將軍建大旆長戈列戟森兜
鍪奇偉丈夫古冠劍乾坤大筆來神樓墨光黯黯
黑雲立石氣崩剝三蒼幽東京梁鵠及皇象正書
一一難爲儔下逮李北海遜此鐵畫兼銀鉤亦越

柳誠懸河東筋骨相匹休顏為休伏靈芝拂拭苔
蘚重雕鏤願為蟬白魚金題玉躞常優游琳瑯金
蓮迴在眼坐見懸崕山鬼鳴啾啾

漁洋先生評云此篇略敘元頌以下皆發揮顏
書奇偉魁梧與題相副結句復振起全篇
又評云此題諸家多爭肅宗功罪辟之爰書此
獨擺脫所謂不向如來行處行也

題王周陽家藏宋劉松年画蔡琰十八拍圖

炎漢以來桓與靈赤帝子孫殃禍并運羅陽九墜
塗炭海内萬國皆甲兵涼州健兒亂天紀玉關閑
入單于庭中原阸塞不足問金戈鐵馬紛鬬爭王
姬帝女尚俘縶區區寧計公與鄉朱顏綠黛畫薄
命鳴鞍作掠歸旃旌陳留蔡姬名家子驅作寒沙
萬里行朔風漠漠蕭關遠南雲淚盡心難平蘆笳
擬作橫吹曲不勝幽怨聞哀鳴神傷變調十八拍
一拍一拍音縱橫氷天毳帳魂断絕穹廬歸林悲
酪腥何期阿瞞念耆舊遠贖蛾眉流德聲中郎免
作若敖餒義感殊俗歸訛域終古感事自不泯英
雄俠舉傳丹青南渡以還劉待詔錢塘好手當思
陵殘膏賸馥近千載拂拭綃素光晶晶丹碧不讓

李昭道遠追顧陸無曹興周陽先生好奇者金題
玉躞常緘縢晴牕許我展此卷若為毫管音淒清
去時紈綺醆風裂歸來蓬鬢黃雲蒸窮荒慘淡瀚
海湧龍堆沙磧宛馬驚出塞入塞萬餘里遙覘北
斗東南征畫中有神腕有鬼纖微曲折交迴縈彷
彿玄天晦冥處重陰雨泣蛟龍精東丹蕃騎遜神
妙擅場人物推吳生還君此圖若有失卬金之子
移我情蘆笳似勝琵琶曲猶得生還見漢京

跋劉黙門画蔡姬十八拍卷子

明妃下殿將和親文姬出關多苦辛佳人命薄若
一轍絕塞悲凉唯二人蔡女時乖當漢季王門一
去無歸封淚洒氷天哭塞雲身栖韋韝投魑魅便
作閼支亦断魂何以陳留原上村異鄉故國須史
判世間苦樂如翻盆飢來乳酪充朝飲半夜移營
少安枕千秋苦境入丹青一天朔氣傳神品牙門
鐵騎夜驚譁雲黑風飛帳裏沙膜拜谷蠡爭進酒
受降都尉競吹笳霜天寒月流清影羈婦不眠愁
夜永斗柄叅里萬里高曉風大漠重裘冷帛信將
傳無雁飛四時誰復見春輝情知不遇蕭關使何
處重依漢節歸十年夢断龍城道画裏群山盡哀

草風塵安得好容顏黃沙不久催人老豈意南風
傳好音旌旆還々下鳳林遠贖蛾眉見高義天家
不惜千黃金胡笳拍中寫幽憾胡笳曲裡声千變
此畫能傳萬態工似向龍堆々上見虜婦終歸族
子卿班超垂老思漢庭人生骨肉寄絕域此時去
住難為情忍情割愛思鄉族穉子牽衣攔道哭萬
人掩袂皆沾襟琰也中心轉車轂悠々麾蓋入陽
關鋼漢千群垂首還不向龍荒變青塚却隨宛馬
返天山漢家繼絕功不細丞相恩深九天際生使
先臣免若教豈為紅顏憫留滯畫師巨筆劉燕門
松年別號姓名一一藏松根極麗窮工冠藝苑瑁
帳氈幄無其倫東丹蓄馬擅場久擬之待詔真敵
手松年南渡以後畫院待詔吳生以來此最工北
宗未能出其右蘆笳哀怨聲沉々不似中郎揮玉
琴笳聲琴韵俱不朽畫裏能傳千古心

為王十二清遠題趙哲上河圖

上河之圖何雄奇令人遐憶昇平文物寄畫丹
青萬首無聲詩隋家大業開汴水南下長淮一千
里藝祖龍興宅大梁王畿繁盛無其比汴京自古
控洛陽瀍澗一決河流長西來真直下海門去形
勢帝里如金湯真仁兩朝開泰運梯航萬國留餘
潤百餘年中教澤深物華百寶何充牣天書還降
玉清宮鳳闕龍樓曉日紅萬家底里開金穴千門
闤闠多豪雄豐亨豫大兆屯否盛衰物化相終始
披圖此日溯休明想見良工譜朝市十里紅門下
雉門三條五劇走魚軒交疏結綺鄰平樂狹巷長
衢駕短轅摩肩擊轂如飛電花裏聞歌柳中燕上
清人道是清明陣々花驄走芳甸白叟黃童俱恬
熙逐翠爭妍無定姿波斯五嶺通珠貝俠少三吏
領玉卮端門百戲競超越角觝魚龍歌吹發九陌
香塵任曉風双擔車騎乘殘月裁射西樓接天高
金管玉簫紅錦袍美人樓上教艷舞秦箏趙瑟銀
檀槽東都士女何狡猾妓擁東京氣象何充恠此
是良工救敗心莫把繁華變凋瘵後來撫相謬理
財元氣消磨惟華美試看豈熙以還日朔野蕭瑟
令人哀困知作者垂鑒畫出妖奢真筆諷人間
富盛在持盈細推物理生長嘆唐家驕奢教開元
天寶之間難具論即從汴水數興廢花石艮嶽烟
塵昏絳霄樓閣成荒草棗龍江畔埋洲島神運奇
峰插太清何處重尋雁池道畫中金碧窮彫鏤唯

賸烟雲在上頭我讀東京夢華錄不勝太息悲千秋

乞王石丈為画峴崙山房圖

一從右丞闢南宗藍田圖画真神工千秋共識士人畫誰其継者関與荊近代倪黃足方駕沈粛王蒙亦其亞君家好手不絶石谷石丈雙雄霸我生與子隣青溟一朝把臂石帆亭君家竹林大小阮開樽高讌當巖扃相看一笑良莫逆鄭老襟期好風格我行潦倒本清狂便乞作圖相逼迫既不能為烟波一釣徒扁舟散髮歸江湖又不能為遁世老桑苧雲霞深處稱潜夫生平夢想崑崙側天柱峰頭倚天脊閬苑層城萬仭高避人長嘯烟嵐碧人間亦復有崐丘（余村西南有崑崙山）依微小築東海頭桑麻松竹桃源地煩君一一圖滄洲中有幽人自来往茅廬秖作岩栖想峩寵二水抱村流尋常四壁群山響君是當年宗少文不辭脱手留清芬烟雲供養我非分頹陸揮毫心所欣丹青想像勢飛動坐令觀者神皆悚從此人疑到輞川堂上不覺群峯涌我不敢安做南郎桓家兒竊畫仍訛虎頭痴我不敢垂涎海石嶽袖中石秉机攫取同游嬉自是吾賢有神筆𩛩得山中丘壑貿畜成下拜具袍笏半畝宮中此生畢從未能事有餘酬任君潑翠與浮嵐何特慘淡經營後一睨吾家竹石卷

題陳眉公先生三絶册

右眉公先生真蹟自画梅花八幅每幅後各題絶句一首草後其後此先生君子昔年得之雲間者今以奉漁洋先生為先君子立傳不孝因記其大概如左以見先人之遺玩復以為先人不朽計也

雲間逸客陳徵君處士風流天下聞神廟以還逮禎啓篇翰電激馳風雲難林不脛走萬里零紈斷素遺珠璸騂騮釗几趨于謁五湖三泖揚幽芬能事不甘受廹促片幅亦足為世珍今之妙蹟有遺册梅花鐵脚零冬春立基玉林如在眼蒼〻老幹無纖塵清詩不減林和靖逸筆無殊梅道人（吳仲圭善画梅花自號梅花道人）驪珠二百二十四烟雲飛動驚若神鄭虔三絶今復見名與天壤相鮮新老父昔遊向江左松陵攜歸忘賤貧永藏寶篋為秘玩扃鑰拱璧無湮淪中更歲月五十載寶劍

尚守延平津衆誄將煩𩔖特進瑤編金石圖貞珉不朽欲為千載計今之大半非等倫漁洋先生三嘆息俯狥衆籲摛鴻文九京含笑行受賜名董雄麗傳其真幽冥不愧郭有道中郎鉅筆方無垠

王清遠大椿軒中獲見董文敏陳眉公寫真小像

若不見雲間董宗伯風流絶代聲輝赫又不見華亭陳徵士文采照耀三江涘兩公並出生同里扶輪大雅隆〻起一貴一賤見交情不驕不諂皆令名兩人各自擅三絶清流所至傳德聲徵君抱膝自高蹈尚書雅志歸林局海内人瞻兩峰秀儼然二室當天中聲詩海外識元白藝苑潑墨如關荊素心之交見古道不隨薄俗紛縱横擅坫狎主執牛耳泖湖聲價同崢嶸雙鶴唳天人所羨圖中二妙工寫生文敏雍容見都雅真人博大推名鄉廊廟之器烟霞質神韵彷彿同吴興（宗伯後與趙承旨同謚）眉公清奇神俊削幽寒骨相所成山陰戴逵慚充隱少徵謝敷真星精此圖並峙何為者流傳來自忠定公（鄒平張忠定公與董陳交好每伏来則以小照代面）忠定昔年交兩公素心之契金石盟往来使者有定約身所未到常圖形昔人訂交托肺腑似此神往義所併大椿軒中得見此慷慨懷古心營〻一時並見兩遺老便如揖讓登門庭大人相山澤容流風一一傳丹青翻恨古人不見我却從千載稱後生交遊佳話此最美陳雷膠漆平平耳

題五嶽圖

五嶽丈人居青城金文玉札天降精上真司命真誥膺三十六洞登金庭拜手天老来崆峒大隗之山何亭〻五嶽之長唯霍封三茅遥来王屋中稽首玉闕清虛宮五嶽之圖真晶〻龍書寶篆昭日星赤文緑字鳳鳥形乘白鹿車會女生玉女驂駕玄鶴鳴小有之天翻太清劇除魍魎鞭長鯨妖蜺潛跡如雷轟金膏玉果珠澤瑩青精服食朝玉京芙蓉城上停鸞龍丹砂金匱絳節迎雲車遥接蜿眉峯

觀吴遠度所画王大司寇公漁洋山莊圖

櫟園曾作畫人傳進退名手多來除擅場不知凡幾輩更有吴宏萬王翬宏也馳聲動輦下丹青十載傳京畿江湖秋興有畫卷興酣落筆時一揮前身自合擅詞客潦倒江湖稱畫師貌得漁洋好秋

色莫壁緑緲交烟罪太湖三萬六千頃淼〻群峯連翠微雲氣焉能辨出入冥迷咫尺無端倪元墓仙人不可見寒梅萬樹風花飛銀房玉柱望香霧金膏水碧流芳菲司兎仙生戀清景卜居有意當岩扉古來震澤神仙窟洞天門戸良依稀茅君騎龍或相待金玉作佩霞為衣不甬遁世理亦得垂釣烟蘿千仭磯遠度胷中富山水縱筆肆顧銑天机七十二峰來腕下具區潮落飛神魚江山畧画几千里我亦置身臨碧虚

題王十八思遠竹谿讀易圖

石磯疑是蘭亭側萬頃琅玕動秋色中有幽人習静餘把卷沉吟杳難測遥〻秋水接長天竹風霧轂連晴川赤城梁畔亮不遠童子采芝雲外還胥溪杳〻千餘仭接得丹書岩中隱滴露研硃閑洞門市城心遠雲霞近碧梧翠竹本風流散髮科頭居上頭希易彷彿雲臺觀坐臥八索兼九丘善易由來不言易雋旨立談了無迹山中長日日正長默坐從教周八極姑射仙人氷雪姿襟期浩〻天風吹徂徠六逸若第一禹子丹青能爾為脩然神米幽篁下三毛頰上何瀟洒霏〻玉屑揮麈時剐

有詞源任傾寫周肥翰韓瘦非寺倫從來佳士愛寫真三升清酒無堅壘旗鼓能當单子春

和漁洋先生題趙承旨画戴安道破琴圖・

古今處士多充隱捷徑終南一何近紛〻鼓瑟與吹竽寧惜龍脣熏鳳軫買山每〻乞朱門誰說淮南賓客尊八公叢桂小山在枕中鴻寶談無根戴逵亦是虚聲者郗超為置漁樵舎萬壑分流栖越谿從此名高傳大雅江東人物首桓伊胡林三美何冲夷蕭然恬淡非玩世譬如天馬非金羈安道硜〻守銜勒碎琴尚露英雄色那識成連静者心海山一曲何人識不見當年王子猷興盡便返山陰舟茫〻雪夜不見戴如斯人者非清流少微慘淡星欲墮吳中高士偏相左求死不能屬阿誰獨抱殘琴竟何若松雪老人良好奇興来寫此無人知撫絃動操尋常事但遇賞音調素然刻曲高山與流水冷〻玉柱秋雲裏想應此日破琴心伯牙已老鍾期死

孟冬十三日夜盲風怪雨誌異歌

日暈而雨月暈而風日暈每無驗月暈信有徵昨宵月暈霜華冷今宵剋風月無影馮夷擊鼓飄伯

趋鬼斧雷硠力深猛塵沙濛〻天氣昏寒稀劍搽
聲崩奔驚起擁衾成獨坐慘淡不覺銷旅魂須臾
風廻撼天地萬竅怒號翻屭屓柱折維傾可奈何
長夜無眠客心悖客心悖兮愁無聊羇人四顧真
蕭條安得曦輪出暘谷眼見萬里停狂飈

太師大司馬新城王公總制宣大賞邊圖長
歌有序

按太師公史傳此賞邊之舉當在晚年作
宣大總制時蓋先是公以兵書歸田天啓
七年捧漢虎墩兎遣使之新平堡乞賞堡
將猝殺彼一人彼使趋犯大同殺掠人畜
無筭懸帝既即位即家起公兵部尚書總
制宣大行邊明年春趋使入見時年八十
三帝御平臺召對與之詳議面定撫局大
學士劉訓贊助尤力司馬公至宣府大飭
邊備士馬飽騰乃招虎墩兎入塞議賞格
撒酋就款酋曰唯那顏命蓋酋素服其
威信如四紇之服子儀也既定賞額乃設
盟且表進獻儀物如例款事竟北還以寧
公十疏引疾歸褒諭賜銀幣賞邊圖宜指
此舉若其先為薊遼總制時區處徐首難
中机宜然不若茲事之重且大也故余詩
中以撫款為主康熙丙戌嘉平月為周陽

王氏題

嘉隆以來烽火驚九邊斥堠羅長城東極榆關西
張掖萬里亭障紛縱横中樞重任作制帥疆場書
地如戲更感寧豎子握金印互市啓釁來奔鯨庚
戌之役竟闌入樓煩鐵騎蹂名城郊圻封豕競梟
嘷幸非土木隨鑾親征漢家和親總非策衛霍百戰
終何成壯哉蒲州王襄毅朔方幕府專樞衡扣關
內附者誰子俺酋順義膺褒封振吭拊背震殊俗
豈同賁番稱甥甥自茲以還靖邊徼名王帖耳無
狰獰神喜之交軍政廢虎墩小醜行窺傾國之鎖
鑰唯上谷控制薊鎮連紫荊捧夷犯順雲中塞北
門制置須冠公詔起恒臺大司馬皤〻黃髮為國
楨中朝運籌佐魏相金城方略推營平平臺召對
走千里五朝元老垂鴻名劃沙聚米定帷幄九重
廟筭歸元戎出入中外數十載聲流四譯咸來庭
潞國行邊逮耄耋亞夫細柳揚皇靈輕裘緩帶坐
鈴閣僕射人依如父兄蔔羅願識汾陽面伏波據

鞍馬錄翁自茲威伸動蕃落萬部惕息銷欃槍略
淮旌旗易壁壘龍圖韜略藏甲兵匈奴彷彿斷右
臂鮮卑之勢終輸誠欵塞已成議撫賞滑橋聲勢
鞭風霆有臣如此翠藩翰羈縻之計歸彤廷犒邊
亦是漢家例不比渾瑊清水盟爾時太師開御闈
赫蹏片紙馳龍庭呼韓稽顙盡崩角屠耆接踵皆
懽騰肅慎砮矢貢天漢西樓貝錦來上徑朱提百
萬下天閑內府紈綺黃文繒明駝逐隊賚紫塞驛
騎後先頒白登帥府高懸九霄上牙旗烈々飛豹
旌成言諸部定要束烏牛豈必等勞刑牲權聲雷
動五原塞緄戴纓絡東門營階前膜拜進醍酪那
顏共仰星嶽英天人威光不世出錦袍血染紅猩
々太平設宴慶蕃使駢羅萬帳聯毾㲪洛陽百戲
誇西域事縱非典姑相仍黃羊紫鱗列罽席健兒
拜賜吹玉笙受降頗類張仁愿紅盌不屑王威寧
何必策勳雞鹿塞無煩爭勒燕然銘嗚呼和戎
勝佳兵膏原塗野殃既幷廟堂御勝當樽罍建威
談笑弭亂萌魏絳五利收全功乃知古來大人相
志在不朽傳丹青功成金幣受上賞六傳歸老滄
海東漢家功臣一十二麒麟閣上標簪纓今之茲

圖誌勳伐五芝余子筆力勍置身天際諸勝事想
像軍中身世經眼前自是有成竹匠心慘淡勞經
營古來世傳大手筆虎頭絕藝稱先鳴東丹贊華
擅蕃騎韋韝氈帳工寫生裊㬊龍城界畫細錫槃
模構交迴縈我觀余子繪此幅徑丈之勢何崢嶸
人如寸玉馬縷鼠麥瑣歷落皆分明辨愈畫記不
足數道子變像焉能爭琅邪世寶此第一真日月
同精瑩滄桑遷變偶遺失流傳亦且同漂零故物
終當一光復其中或有蛟龍精周防王子嘆先澤
贖以黃金傾滿籯延津寶劍既來合吁嗟家乘生
光晶披圖吾黨二三子大椿軒下前楹環觀指顧
勢飛動毫釐研辨鬣絲清龍眠白描那能擬法輪
妍妙非平衍只此奇觀堪永世況乃勳烈垂昂鐘
請若攜向南薰殿何異凌烟閣上行

題王考功西樵先生長松晏坐

生平不識考功面今日翻從畫圖見細看眉宇自
神仙對此茫々起長嘆我與先生非異時君當遊
宦我棲遲風塵相去一百里迢遞難逢元紫芝我
讀十笏堂中作如聽雲中緱嶺鶴即令不復下人間
想像遺音渺橫落茲之長松晏坐畐虬龍振鬣天

風呼暝色欲来五粒動長吟飄渺吹眉鬚步兵科
頭戎白眼十旬散淡常疎懶清談曾記汪秋巷吏
部蕭疎仍簡遠（汪報中泉盟序士云史部蕭疎簡遠云）、司銓自古裴與王君
家簡要傳青箱我覌奕、石下電画図之外神飛
揚五松丈橋于雲工畧、松濤激清賞君是當年
第一流動余天際真人想天際真人去海方年来
風景殊磨桑試從天外念逸韵依然散作旃檀香
考功没時拳体閣吊香

東亭先生洗桐図

海風東来飛紅塵千年龍蛻蟠龍鱗王家大槐数
百載手種梧桐秋復春三桐亭々高百尺凌霄勢
映青虬碧曾記飄颻三鳳来桐陰竹實留丹翮青
葱玉樹在人間鳳羽廻翔去復還彷彿倪迂洗桐
癖苔蘚蠛蠓無垢班先生洗桐兼洗耳耳根清浄
黄塵裡不爾何以竹林間寒玉丰神剪秋水我昔
歳時見先生身在玉山山上行人言濯魄氷壺裏
依稀夢入琉璃屏吾聞嶧山之桐何青々龍門奇
幹蛟龍形想當洗用天河水截為錦瑟拍湘靈君
今撒手三山頂應奏桐琴第一聲

題王石丈所画王秋逺菜花居図

吾聞古之天隨子散淡或與塵世疏今知地偏在
心遠市城仍有幽人居幽人日作岩栖想手闢荒
園散榛莽竊倣於陵日灌園菜花錯綉平如掌抱
甕何須事桔槹兀然天放解天弢忘机寄跡長林
外閑雲飛去青天高誅茅自構数間屋荒草一庭
三徑竹人生于世何所求莫役塵勞競微逐行坐
蕭々處士家野園時種邵平瓜晚菘早韭畫行楽
浮雲流水同生涯蒼狗須臾真幻迹咬定菜根方
有益蓄者蒸為一片霞育者遂着半畦碧閒居隨
地即江湖無人之處天為徒石邊老樹自林立㕘
天百尺環陶廬春泉濺々遶渠下米々薇蕨動盈
把時有隣家酒過牆慣尋逸客頻飛觴無人知是
菜花居頼有王維寫図画

漁洋先生灞橋詩思図

先生両度臨雍州元灞素滻皆壮遊城南載酒西
征記豪吟萬字當清秋新図踪跡梅花路無乃灞
心舊遊處千載長橋風雪中驢背蕭然寒日暮終
南雲氣雪瀰漫紫閣白閣同一觀十里秦山王為
幃百尺靈虹氷塞川氈笠渾疑孟夫子雪意催詩
詩思赵安知幽興當若何跡兩梧桐此其似右丞

風雅萬人傳灞陵田上接藍田終古閑情入圖畫如此風景皆神仙寒梅照人氷玉映灞水澄澄夾明鏡吟鞭長嘯下橋頭削面不知風力勁長安畫工工寫真滿天飛絮與纖塵誰識幽人不相絓千秋又見襄陽人

漁洋先生雪谿詩思圖

先生意欲歸東山雪谿畫圖傳燕閑元墓孤山紛在眼蕭然萬玉長林間一板竹外露凊迴同雲暝色寒空静人在蘭亭對玉山雪壓琅玕月無影詩中有畫畫中詩幽篁獨坐玩幽姿王恭鶴氅了無味袁安高卧徒爾為山陰夜櫂雖蕭洒不敵雪谿真大雅海内爭傳詩思圖白雪如今和應寡雪谿何在在寒林于茲之麓白嶽陰先生結廬欲投老種梅萬樹方自今欽性蓬茆見逸致（謝康樂詩欽性耽幽遂）地偏心遠離城市將徑他年踏雪來二仲無妨偶然至

崐崘山北禹王祠長歌

崐崘之丘帝下都何以司之神陸吾開明九首鸞鳥俱流星貫昴承唐虞白帝降精與凡殊緜埋九行干天誅羽淵黃熊息壤蒸山泉石紐吞神珠鉤鈐玉斗祥非誣瑞兆遁甲開山圖青泥玄龜為道樞映綏綏塗山九尾狐辛壬癸甲不遑舒庚辰執戟方前驅跌蹄飛菟騠雲輿黃龍負舟群靈趨鷗脾桓胡如貔貆五伯擁川天老扶黿鼉為梁乘橇徂支祈鎖淮之隅百獸竄舞奔跦跦金簡玉版歸真符承帝曰嗟神靈俞宛委之山来素書赤文緑字古所無靈威文人闚其餘其餘何在包山湖祝融司方應離朱岣嶁實篆醒群愚河伯授簡旁區區衰陵一揉帝欲歇沐日浴月當天衢極梁風雨神不孫蒼水使者何勤劬刊山導河形神癯曰錫元圭文命敷茲山絕少黃金鋪草堂三楹無楣櫨仰惟僉德神所愉村翁社鼓安足娛會稽玉笥今須臾玉帛萬國真良圖

題王玉爺見遺岣嶁碑

王子遺我南嶽銘墨光浮動雲冥冥眼昏氣索移我情太古文字真難名賴有逸史傳精英知是俞跡留崢嶸（俞古禹字）昌意子之孫文命承北族向馬由駱明（白馬即鯀明鯀之父也）駱剖以吴刀衰黃熊九嶷神人女嬉生石拗既破青天驚坐柽墊弱白帝精忠在蓋慈明發興（碑文云而明發爾興）幹父之蠱時可乘久旅

志家涉淵氷脛股無毛神熒〻河圖括地中準紀
栞山表木標榫行禹步胼胝開玄扃偏歷二華冀
太衡委身八載獄艱庭帆隨湘轉九面迎奠定朱
鳥安南淏究委玉簡如琛瓊玄夷使者揚其靈授
以金版岳瀆經赤珪如日光晶瑩七十二峰朝祝
融天柱石廩南紀雄相柳既戮帝臺崇東極西極
紛縱橫清泉赤淵遏奔鯨九津青气歸經營弱水
析支叙西戎青丘烏谷雲車騰蹬釜之山久勞形
兜虛犁婁跡所弃雲華夫人降玉京（教禹領類文 祁）
淮妖水妖銷亂萌名集百靈殿雷轟桐柏三至驅
驚風力踰九象拜耳寧龜山之足絶憑夜殘視黃
龍猶蜒蜒百虫將軍來帝庭（百虫將軍伯益也帝顓頊之第二子）
高陽隤數真虞衡恭身洪流斷佐御南溟絶徼懸
毛龍貢金九牧臻乎成鑄鼎象物山澤清岣嶁之
巔金石微蝌文蝌蚪如華星史籀斯隸推先鳴兕
孫羅列為敢爭奴氏遺文發其英七十二顆驪珠
明三代法物懸長空衡山玉牒驅風霆黃帝以來
禪云亭秦碑漢簡空馳聲不及此石垂南荆巨靈
呵護煩神工不虞鬼斧來砰訇千秋洞壑藏朱陵
南天紫蓋常青青

題趙子昂東丹射獵圖

畫家番騎誰擅場入妙五代東丹王東丹自是非
凡筆扶餘突欲稱人皇泛海西歸南入汴邀佶烈
時常宴見賜姓遂為李贊華載書萬卷風雅擅尤
工鞍馬世無雙龍城大獵飛旌幢東西四楼二千
里鐵騎萬弩擁中邪射獵尤傳入圖畫蹄林大會
紅銷甲磧火燒天接塞垣川原二十萬匹馬虎旅
向雲仰射雲〻中雁落入前軍一一海青下鷹路
獲禽如山鳴鼓　兎起鵰落忽已遊逝黃塵滾〻
迷天際手柔弓燥千群呼但見蕭條北風厲健兕
饞獸走旖門飄〻大纛飛雲屯有時小隊擁番騎
白狼帶箭聲崩奔鳴弦霹靂餓鴟吽蒼兕立啼黃
狐嘯翻身鶻子入冥烟丹青之力嗟神妙鵰鶚梟
上鵰鶚膏大食國中大食刀身是陰山射鵰手臂
双鞬服頭虎毛荒原祝網平如堵鳴鞭直過黃龍
府聲傳雷動萬人懽射殺衡營兩騰虎東丹氣宇
真天人高原立馬巾紅巾八尺龍媒青玉勒鬚眉
駿邁珹無倫顧視雍容態雄秀貍裘亦自稱華胄
劉淵石勒可並驅木葉山前蛟鼉鬪燕雲十六入
龍沙直取山前作帝家請看逐鹿中原者殺胡林

還有帝祀東丹長子宜立德光少子不宜立後入犯西凡

石芝歌贈約菴李子

吾聞崑崙四萬八千丈金芝瑤草生其上又聞西池珠澤多神丘金膏水碧青瑤池神光奕奕照人世求真之遊吾將逝四皓但將商山芝白麟奇木非奇奕乃知地德固成菌何用宣和盈萬本灼灼神芝出玉田世人不遇垂千年米家父子書畫船中多奇石修連娟不數平泉醒酒石峰巒祇媚烟霞容尺寸之勢虬龍蟠連城之價如琅玕今之石芝太古色埋沒秋谷無人識隴西李子真好奇神芝一暼非凡姿茹芝仙人不可見地靈閟出真難窺辟如幽人隱草澤不逢清士誰能擇時無君子名父子　雲吐玉空一擲阿璋虎兒能扛鼎雄才卓犖相繼騁爰君大隱餐霞人九光瑞草為世珍不須携此獻天廟燕石從來人所好但能抱璞空山中神物當存滄海東

戊子春日送譚眉想作邑辰州之溆浦

漢庭仙吏凌雲賦十年謟帝非遲暮郎官出宰西南疆秉春送子辰州路辰州遥望天一隅古之吏隱真奥區金膏水碧耀嵌岫葛洪丹井人所趋姑射神仙如在眼放衙鎮日排青嶂文章吏治兩無妨依舊琴堂對黃卷剖符去歲吳江皐黃麻改授無乃勞前己謁選得懷遠後復改選溆浦　帝曰士元非百里吏質盤錯真雄豪辰沅之交吾重地廿年兵燹多憔悴征輸供億甫息肩拊循赤子須能吏太平休養賴長才炎荒要使登春臺鸞鳳無須戀丹穴雲衢那不飛龍媒天官祇慎膺銓注寄以良牧紓南顧譚侯拜命陛楯前辰溪萬里來何暮白溶清浪龍頦山片帆飛渡洞庭灣遥憶親闈留海岱依稀鶴夢辰龍閔救時之才萬夫傑平居屈指余心折放情天末盪壓胷穀歷諸難艱固窮節　聖朝端不負才賢有日旌能上九天白簡皂囊歸過里行見金門待從年

山陰趙价人維藩自京師以書來徵東籬詩余為賦長歌寄贈

千古一陶公寄傲溢城下逸韻凌九霄流風何瀟洒瀟洒幽人出世姿不與凡子同襟期其調彌高和彌寡絳雲舒卷光陸離壯懷高卧羲皇上遁跡柴桑有真賞潯陽五柳飄溦間動余天際真人想會稽趙子真絕塵人疑彭澤君前身稽鄒小兒咲

賤貧折腰五斗非其倫探書禹穴琅嬛洞高視千
秋自鶩衆編籬蘭渚擬斜川采々黃花足清俸隣
家桑落酒初成但願沉醉無須醒誰云靖節不復
見世者隱者相與清呼嗟天水君獨立真遺世蹤
跡匹馬走長安非為佑名向燕市掃門不屑通王
候長揖深交天下士 上都卿相多彩毫名流年陜
求其曹折節柴車趙元叔東籬徵士聲嘈々十載
文辭騰宛洛灝氣干雲動寥廓知君本是湖海人
松徑藏身固窮約宿盤冷落待青毡三絕人稱老
鄭虔一斗酒詩百篇千岩萬壑栖剡川無用 超
趁茅舍青山自買心悠然乘興黃金臺下路扁舟
披拂津門樹客途絕少杖頭錢囊中滿貯驚人句
青浦黃門余故知元晏先生序左思憶丁卯歲與令貽先生訂
交都下今見東籬詩序為之悵然久之論交海内
同聲徧清言雅似歸來辭桃花潭水深千丈中有
双鯉乘潮上君寄予尺書頻合邑汪少尹北地傳來尺素書
長跪讀之氣森爽置身宛似在陶家葛巾漉酒同
生涯我未識君々知我千言長句追任華慶也鄙
崙一樵叟何幸不遺牛馬走他時長嘯閬風臺萬
仞峰頭共携手

將進酒

將進酒飛羽觴内人軟舞何堂々大家按拍蘇合
香廻波樂帶蘭陵王柘枝起舞春鶯囀僊々花下
金燈晚誰說霓裳後綠腰涼州曲應銀檀槽胡旋
舞罷屏山曉破盡春愁不知老

長歌寄蔣靜山於都門

我昔鳴鞭薊門路二十年前舊遊處燕市行歌問
酒人金臺抱璧感所遇國學摩沙石鼓文賈彪郭
太皆同群上書京兆不得意自茲歸卧滄海濱為
文聊復求自是慕古難窺昔人意下士群笑如蒼
蠅握槧余方有公事不學相如賦大人蕭然吾道
固長貧長劍耿々倚天外生平傲骨空嶙峋讀書
四十四萬字身長九尺徒憔悴老馬猶然上太行
困頓鹽車同下駟華髮名場久拂衣抱雲獨食
北山薇惟餘浪漫治詞賦不向紅塵爭是非賴有
先人賜書在窮搜七略依中壘漢魏以往真詞源
六朝餘子如烟海神鎚神椎各力競大旆誰能執
文枋究竟繁星雖麗天爭如朗月懸明鏡南學纖
悉工文詞中原勁旅稱雄師當時二李有何罪崆
峒歷下雌黃多在江之湄邇來 聖主好文推肇

下流風多作者往々桃唐瑭宋元旌旗變色和播
寡危言假詭入荒唐牛鬼蛇神危腦裝倒捲黃河
狎海若欲將弱草變樽桑斯文之厄值百六小言
詹々互相逐天馬騰驤駕鼓車神龍俯首就輪軸
從來志士歎知希大音里耳兩相違一人知已可
無憾況乃賢哲相因依平陽公子朝陽鳳龍媒萬
里施銜鞍獨坐蘭臺家世尊著書已滿琅嬛洞雲
頃步自爽猶漢人氣骨晉風流文筆由來妙天下
英聲直入東海頭自古神交良有道杜陵又復名
舉早今之水鑑琅邪公河北唯君是傾倒僕本岱
陰寥落人風騷一派氣相親大書特書屢投贈崐
崘山房獲異珍棐几紗櫥達人惜頓獨于余頻一
擲漁洋句子靜山書（書阮亭先生見贈聯）千秋佳話留名
蹟文杏館中筆瀾翻何時相對綠楊軒安得千里
一握手颯然使似登龍門素心不在數晨夕筆談
莫惜珊瑚赤相對狂歌自有時矯首海天同一碧

閩商丘宋家宰予告　陛辭紀恩錄慨然有
作

古來疏傅能幾人青門供張如雲屯長安觀者為
歎息賢哉二子無其倫賀監承恩鏡湖曲一水澄
澄十丈綠天子其如高尚心四明歸隱真遐賜千
年今又見商丘位冠九列恩滄洲韋平經術重臺
閣贊皇世業登龍樓身依　帝座心在野生平文
筆扶大雅一疏雲霄便乞身天門拜手青蒲下維
帝曰俞吾重臣引年切々情彌真句宣吳楚聯微
遂長百僚朝紫宸　先皇舊人維汝在數歷中
外登元宰魚水君臣際會深胡為推志歸湖海維
公臥病憶東山風塵久矣將投閑　聖朝難拂老
臣願除文異數仍頻頒雲章甯藻下天閑四十驪
珠懸日月（上賜五言近體一首）五色琛光瑪瑙盤玻璃硯匣
森成列猶有深恩賜紫騮天衢神駿當前頭曾經
屢奉瑤池馭黃竹迴鑾供御蒐　帝寵元臣念逸
駕天廄飛龍竟相假太僕自拂錦絡頭圉人手啓
黃羅帕騎向天街按轡行傾朝動色皆神驚龍性
能馴號天育渥洼晦冥曾降精銀川監牧稱第一
養安不在能神疾久屬龍媒十二閑　賜御特從
上林出君不見穆王八駿真權奇周游四海黃金
羈上駟不聞賜周召馳驅萬里從爾為廣平今日
邀天眷此去梁園萬人羨不數唐家拳毛一片
烏雲飛制掣電傳家世々寵皇靈自茲天駟守房

星五載重來朝萬壽身騎天馬入神京

詠古新樂府 倣懷麓堂體

尚清談

清言盛始江左祖虛浮啓實禍百廢墜偷安墮一
義立虛聲播崇有論此足可四本論腹已果王及
謝相煽殷與劉盈瑣々宗老莊志則敗奸聖道如
螺蠡仇名教若水火貴自然實器路盡復往復通
彼我入禪宗崇高坐譬頹風將敲柁隨狂瀾鼓蛙
舸體無之患多坎坷排墻傾壓實帖妥何以救之
焚玉壓利齒兇曹麗刑辟約法三章談者死

山濤婦

山公有婦鸞鳳棲忍寒終作三公妻微時要識阮
與嵇今日阮生至明日嵇子來入門羅酒漿獨與
二子偕今日嵇子來昨日阮生至獨與二子偕清
言結成契吾欲觀之穿我墉二子才具人中龍夫
君唯以度相取不然結交莫及汝山公大笑樂卿
言亦至公彼二子云將無同

將靜山評云以西天創海之筆變而爲綢繆宛
轉之音其音節直通漢魏古詞唐以下無論也
很云倣懷麓堂體先生直是滑稽耳

鑽李核

李在道旁而多子此必爲苦李佳李無端生意竭
王公鑽其核持牙籌理計會三公之行太狡獪竹
林作達亦云汰人如嵇阮相傾蓋頹家老子識不
肽五君之詠超塵壒山公推公復何害侍中晚節
眞無賴 戎少時大有清標末年頹然極矣

悲二陸

成都遠體無遠人神政在宦寺多讒人机雲翩々
雖入洛亂成貝錦難清廓七里澗頭悲烈風二陸
功名竟不終君不見天邊矮々華亭鶴清唳一聲
凌碧落又不見上蔡門東駕黃犬欲去行々嗟已
晚

炙牛心

八百里駮如神駒千金寶之王君夫王輪丹轂洛
城隅飛如掣掣電交長衢絕影滅沒天馬趨一時
珂里驚馳驅何來王武子經過同趙李己肴豪氣
拂青萍更有臾臆剪秋水頓謂阿愷賭爾牛百萬
相敵同射侯射不如侯命中不音浮金溝馬埒當
前頭王郎破的笑生風萬人驚呼麼場中指揮叅
奴斷陰虹謂牛頭 探取牛心持作羹聊一下箸同

侯鯖君不見王郎戚里矜禁臠人乳蒸豚水晶鹽
嘗笑何家食萬錢牛心一炙良不腆

蔣靜山評云飄風驟雨拉雜筆端當時豪氣固
應爾爾

許允婦

奈何許許高陽高陽聚婦貌不揚衛尉之女阮郎
妹新婦入門初昧々才具良德堪配夫夫男子交
禮而退誓于此生無復入內新婦所乏曰無傷此
事待桓郎桓郎稱智囊阮家醜女入蘭房何用贈
之理宜詳卿其察之勿參商入門便捉裾詞理旨
且長婦有四德卿有几新婦所乏惟容爾士有百
行不好德薄行男兒工好色請卿正位作細君自
茲相敬當如賓想應不媿宿瘤女敢說無鹽慎惱
人

蔣靜山評云約成文為韻語一經點化聲情俱
有真是筆有化工

周浚妾 即伯仁母

安東將軍行出獵猛雨盲風忽相接室少男子閨
無人中有俠女驚若神貧家邑勉羅八珍磨刀霍
々行素鱗事々精辦無其倫元戎小隊皆醉飽闔
內無聲見幽峭將軍太息于薄祐此女真堪持門
戶遺吏重來問父兄遂氏之莲行相取父兄一何
怒不得便相許絡秀前致辭門戶殄悴將何之那
惜一女歸高楣方幅齒遇君所知

張季鷹

江東步兵風棱々洛陽遺老推李鷹幽人正值典
午亂東京仕宦歸未能青々蒓菜長千里千里湖名
四腮亦有鱸魚羹鱸魚正美動歸計心懷故土縈
煩慮布帆一夜挂西風知共秋雲落何處與其我
有身後名不如生前酒巽嘗笑人間噉名客坐致
身名兩相失

甕頭眠

清者為聖濁則賢隣家有酒堪醉眠青州從事封
酒泉平原督郵吸百川左手為我持蟹螯右手勸
我哺醨糟百年拍浮酒池下一老兀然樂陶々王
戎雖簡要裴楷徒清通不如吏部君爛醉娛此生
名教中有樂地甕頭眠畢茂世

攀珊瑚

車除殷雷轟洛陽城東馳慕風百花錦帳五十里
洛陽道上香塵起香塵起飄蘭沙相逢夾轂問君

家偏粿疾走飛雲霞衛尉門前雷大鼓意氣相奔
相爾汝玉手一揮如意舞珊瑚擊碎公無怒公無
怒石家尚有多々許携来鐵網大秦州七尺寶樹
行相酬碎鄉砯砄馬足道如爾區々真小草

將靜山評云沉欝頓挫

杖頭錢

富莫富于杖頭錢貧莫貧於嚴道之銅山鑄錢雖
萬千刋頭不得名一錢杖頭百錢真我有取自杖
頭且佑沽酒今日百錢今日醉得錢佑酒常酣睡
君不見何曾一日費萬錢使欲下箸心茫然洛陽
離亂救不得縱饒佑酒無頹色眼看荊棘埋銅駝
錢乎錢乎奈若何

將靜山評云一往豪上不減太白

劉越石

黃塵滚々迷大陸神州競起紛逐鹿并州刺史扶
日轂志在河朔奠坤軸天王跌走依建康中原淪
胥天混茫看鞍恐後欲翱翔朝發廣莫暮龍荒悲
憤登樓激長嘯擊楫中流侍同調北人聞笛雙淚
流陸沉有意恢中州太真勸進懷同仇普天意氣
如焚舟彼何人哉原武侯深情異代桓司馬志慕
越石良非假烈々清剛真好奇聲似司空微恨雌

玉鏡臺

永嘉亂後紛崩摧過江門戶驚塵埃王公廝隸同
蒿萊朱門尹姑傷無媒太真奉使寒江隈道逢鵷
雛與阿姆温家有姑々有女相依竟得偕仙侶靈
尾藏頭絶代才匹馬南来玉鏡臺奴老奴莫漫嗚
得意絶裾天涯意可哀

習家池

漢江々上流雲度漢江々外荊門樹峴山亭子落
日斜照見山公騎馬路騎馬路倒載歸々何處高
陽池馳駿馬白接䍦茗艼甚安所知從者誰幽州
兒

黃鬚兒

王敦賊奴敢王略南来勢壓丹陽郡建業朝臣競
駭愕湖頭擧足妖氛惡黃鬚帝子鮮卑兒身騎賓
馬飛雲馳穿雲三匝真權奇賊臣機警將見追神
龍掣電流星下手把金鞍鞭白馬廻頭却寄珊瑚
枝領謂客姥詒追者君不見漢帝凌晨入信軍魚
龍不辨臣與君

祓周侯

將軍犯順来石頭丞相一門多隠憂將軍殺人石
丞相待罪伏銅馬周侯五夜履上書茂弘宜赦不
宜誅百口累卿漫不顧笑罵欲殺諸賊奴手取金
印良失圖陽逆陰扶理則紆志正行僻禍所趨伯
仁大戮嗟己久冥々之中負良友他日三台撿救
章周侯由我死朝堂

犢鼻褌

七月七日方秋陽貴家兒女曝衣裳阮家道南復
道北紈綺多烜赫猶有蕭條阮仲容長竿犢鼻當
庭中為問始平何為爾未能免俗聊復耳君不見
郝隆坦腹當庭除兀然排寡將曬書

金城柳

金城柳種得長條大隄口柔綫弱絲亦何久當日
金城揷柳時偶植一枝當馬首幾年新柳色隠々
黯江城此日大隄上行人又北征十圍金線拂靡
陌百丈遊絲縈去旌人生榮落反覆手此後青々
常在否琅邪内史一傳縣木猶如此人何堪

賢人聚

燦々耀德星真人正東行季方難為弟元方難為
兄應門有叔慈行酒有慈明誰能如陳太丘汝潁

之上雙琳球誰能如荀朗陵一門之内稱八龍十
秋獨絶高陽里奕世三公自玆始太丘欲群朗陵子夷皆三公

折屐齒

内舉違衆不辭難前有祈奚後謝安圍棊軍旅徼
假豫前有賛楬後謝傳瞬息平鋪百萬兵一門車
騎皆長城偏師精鋭末婢手望蔡奇勲亦何有奪
得苻郎雲母車獲俘萬億歸天家兒輩破賊氐奴
滅一笑入門忘屐折人言畏慝是桓冲吾謂淮淝
貪天功内叛無端賴朱序天教馬蹶廣平公不然
建武雖上將何緣滅敵忽神旺萬里風雲自有時
掃蕩中原有龍亢桓溫龍亢人先是北征洪復來郗曾修復園陵

三撾鼓

乾坤何處埋黄土鼓吏之榮勝簪組處士人豪猛
如虎岑牟单絞来公府慎莫近前丞相怒慷慨自
按三撾鼓漁陽古調自押侮漢庭咫尺移湘浦芳
洲之樹青如許彩筆留將賦鸚鵡肯怨曹瞞怨黄
祖千載銷沉氣不平鼓聲烈々流江聲

蔣静山評云安帖排寡文與事稱

謝與王安及坦之同執政

鎮安朝野謝文靖簡文之崩受顧命江東獨步王

文度倒執手板新亭路桓溫來赴山陵氣勢震動
相憑凌聲言誅執政音祚安得寧從容就席賴安
石雅量風流真宗祏王與謝判優劣勳在社稷何
烈烈當時共詣郗嘉賓死生遂決髯參軍

鹿門隱

鹿門自古多隱者峴南掩映漁樵舍李漢之世龐
與馬徙衡宇往復來忘賓主通籬落共難黍伏龍
與鳳雛牀下小兒女遁世水鑑翁脫跡相爾汝括
囊向壁外俗士安足語耆舊擅襄陽清流姓字芳

竹林飲

常侍既改圖安豈亦漫遠縱酒劉伯倫彈琴嵇中
散既已荷插吟亦耽柳下鍛阮公更清酣阿咸嗜
游讌山公獨啟事稍免入沉湎諸君中聖人酒兵
耐百戰回首邈河山黃壚意悄然

嵇侍中

其父陷於辟子為大忠臣父雖不受誅濫刑非音
君明明此身受圭組忍見天子獨蒙塵女子當熊
古所艷何況侍側為搢紳逢丑當位代君死不辭
頸血污車輪家有烈士父寃雪劣帝猶知侍中血

謝丞相

謝公未出東山時身對黃面貧婆兒謝公既出東
山後絲竹多情閒笑口中年哀樂亦何常風流挾
瑟上高堂鳳帷雅奏隱明璫銀屏雲隔巫山陽太
傅何緣見顏色夫人良恐傷盛德君不聞江東丞
相謝與王後有廬陵前武岡風流宰相相輝映同
加九錫丟金章短轅犢車一何壯長柄麈尾時飄
颺馳驅共入烏衣巷

謝丞相

陶飲酒

百年內真如寓凋朱顏不能駐念平生感所遇達
人心起遐慕追昔賢時振步動嘯歌邈良晤事既
遠人心非故頌酒德深沿溯懶折腰趣治具客常
滿樽頻注襟抱開靈府霧歇停雲嘆榮木入醉鄉
非歧路招酒人荷插赴吾欲飲君且住吾既醉君
當憩吾欲眠君且去

虎頭畫

風流江左領長康寫生妙絕稱擅場傳神奕奕在
阿堵點睛絕筆明霞舉維摩光照天人界筆底靈
風流沆瀣誰云妙盡不通神漫道桓郎善負人

酌長星

長星之長竟天古来天子誰萬年長星勸爾一盃
酒華林園裏酌大斗酌大斗稱萬壽長星明天下
平

淝水戰

前溠水後淝水壽陽山昆陽壘漢晉昌㫺苻死百
萬兵徒然耳金剛火則強王子年𠷣晉勝秦投鞭
胡為爾仙人王子年披髮騁逸轡世祚雖未央淮
南遂失利堅初舉兵問國作于王子年對曰未央後淝水既敗蓋未年有殃也八公
草木盡驚人風聲鶴唳多崩奔歲星煌煌不照秦
謂爾堅石打破先是童謠也桓家小兒石上坐符郎歸
去終五將鳳凰鳳凰宿阿房
將靜山評錯綜變化如天馬行空不受羈馽

琅邪王

晉室東王氏興淮水絕王氏滅六字郭景純筮詞淮水
亦不絕王氏亦不滅琅邪大道王家世臨沂旁琅
邪臨大道傳家向江表優固如蟠龍芬亦如虎豹
王氏有阿龍阿離蟠之屬即丘子呂虔刀朱門陳
戟紛旋旋高閭行馬交一門多相馬冀識王
家隱褒及紗帽長蘆金犢車桃葉渡頭錦作霞馬
衣巷口玉為沙清談接晨夕玉樹驚聯璧何物寧
馨兒揮塵同一色夷吾在江東人推治城公累葉
青箱學紫電飛流虹太保清和好兄弟謂祥與覽為王祥
之始贏得軒裳綿永世六朝簪組垂千年貞觀家
聲述石泉謂王方慶豈惟不滅與不絕萬古清門
表閥閱

陶貞白

句曲山上三茅君石室金庭多白雲洞天寂寂几
千載通明久已通真宰乘風獨上三層樓松聲響
徹依丹丘華陽幽杳離塵境萬壑烟霞月無影神
霄有待滯飛昇更注蟲魚修內景白鶴橋頭鶴一
聲玉晨觀裡天雞鳴金龍不肯被文繡鉅筆要自
傳銀鷹書品有銀鷹貞白之目山中宰相待真誥
每向三峯吹玉笙

溫忠武嶠

何處覓庾吳郡只在扁舟蓬底近同袍投袂征蘇
峻仗節勤王溫太真豈曰元規塵污人士行溪狗
猶可親既同舟宜同仇圖反正又何尤義旗所指
為國謀牛耳共尊陶荊州討逆赴難揮吳鈎賊臣
懸首梟獍鵂功在典午傳石頭自非忠武誰壯猷
勲侔桓文列通侯燃犀牛渚蛟龍湫歸藩四十駕

赤虬

武鄉侯

君不聞武鄉命世真人傑手挽梁益扶天闕出師二表貫虹霓司馬宣王久心折木牛流馬類神工才大如山信奇絕勢吞涇渭壓關中畏蜀如虎鼠竄穴豈惟八陣鬼神驚羽扇綸巾勢崩潞五丈原頭落大星隱隱炎精歘明滅巾幗甘心氣奪人死諸葛走生仲達君不見燕國丞相筆如鐵一代雄文許公埒志在珍璖勒貞珉八柱擎天高明列千秋此事將無同死姚崇笑生張說

蔣靜山評云觸類多通不爲事縛知此可與論古

康伯母

吳隱之真孝廉哭母哀動大賢刺廣州酌貪泉題石門貪化廉冬無被突無烟韋犬嫁女囊無錢誰見識歸康伯康伯有母幗而幘聞孝子哭中心惻中心惻廢蠶績預謂康伯汝當知汝掌銓衡宜用之卓哉賢母殷侯妹山桑之敗何憒憒康伯母乃殷浩妹也識過其兄矣 蔣靜山評云節短音促直逼漢人雖涉議論却無痕跡大佳大佳

誅曹爽

司馬宣王受顧命韜精養晦常謝病一朝欻爾奪大權風雷振迅下九天手持魚鑰蛟龍起城門校尉弊欲死洛水南頭劫天子奏封事將軍負罪歸私第箇中識此誰最高內有桓範外山濤山公容微鑑頗色太傅卧疾誠難測投傳歸未禍機偪智囊雖往安能免坐汝族滅嗟已晚子丹佳人生豚犬反戈投首誰能挽

蔣靜山評云不假渲染自爾高妙

陶士行

陶公習勤真才傑當官俯首事一切在天顧爲惜分陰在物願爲惜屑木屑摘伏發奸若水泮頗類當年趙廣漢青青楊柳武昌門詰盜時時有神算荊州烈烈勤王兵桂舟南來石頭城勲存晋室九州伯猶有文孫靖節名

蔣靜山跋云漢末洎魏晉之間極多佳事新樂府米撫殆盡事既名雋而又得此快筆寫之覺三國志李漢書晋書世說皆可廢矣理精詞核不爲苟作傳世無疑 蛟广弟蔣仁錫閱并誌

題朱壁揭鉢圖後 有序

漁洋先生池北偶談載此圖顛末甚詳先
生作為長歌蓋此圖初為太師公爨字所
寶玩後歸李木考功以及徐徵君東痴長
歌殆為東痴作也後數年東痴以贈清遠
堅索余詩以誌徵君高誼至于詞之不文
以視漁洋先生作膛乎續貂矣

依古以来画禅蹟頽陸僧繇冠今昔近時筆墨数
神奇前有朱繇後朱壁繇乎帝釋擅隋唐壁也全
規武静藏後来善圖鬼子母觧倩周昉真擅場亦
聞侯翼寫奇状險譎殊常多變相今之魔母天人
姿千秋絶伎何雄放慘淡經營虹月楼振鵬弟子
追虎頭朱壁界畫得自王振鵬虹月其楼名大千
照耀維摩像山魈木客空啾々神光映徹金沙界
青天一炁消狂怪忍白處書寶積經寶積經是九子母出處董書甚精楷
想像靈威落天外身毒國中般若佗兒
盈萬数寶伽羅殺人為糧播淫虐金粟如来将奈
何眼看浩刧如及掌羯肌九女真魍魎世尊談笑
作津梁鉢底藏身誠幻想水晶世界覆青蓮覺路
微茫辨九埏一壁頃隔閻浮地縹緲如游忉利天
天女魔王騁神力搜山剗海無終極飛廉羅魁何
紛紜魍魎物怪来相逼靈蛟金蛇掣雷驚雷碾鬼
斧斲辟旬魍顧露紛競林立帝江龍伯酣闘爭魏
々百怪亦何有慈氏低眉常俛首如々不動妖焔
傾狂教八極狂奔走火宅叢中伏毒龍神煞駕海
浩呼洶扳山力盡竟消歇山鬼伎倆慈雲封三歸
五戒終垂手何用雷音獅子吼琉璃盂下印禅心
嬰兒自在蓮花右翻身便是鐵圍山黄婆氣盡阻
重関乃知法輪固常轉廣大智慧非等閑胡瓌画
筆何顛掣狼毫纖健飛烟滅留得神威蔫萬林傳
来絶藝香臺揭我披此巻大椿軒逸圓主人為余
言吾家太師昔世寶什襲珍異無其倫司馬府中
撤瑟後悶山亭畔收璵璠流轉徐陵玉臺側寶先
自此生顔色自是清門老怂奄公候復始非人力
孽鬼傳神吳道元天龍髣髴展子虔神觀欻然憑
物怪筆陣直欲凌紫烟丹青古推堪盤礴南宋曾
登多寶閣画力千年定不虚題跋猶存貫秋壑神
物終當自有歸為君太息對斜暉文矩劍圖歸秘
府龍眠恐真相見稀慎持此画十金直寶篋牢隨
風雨飛

附記池北偶談云先太師有龍眠摹道子十六

應真及周文矩莊子說劍圖並此揭盈畐最珍異
龍眠應真不知去向說劍圖余上之　內府所存
于代間者獨此幅耳

憶似懶園聽尹爾瓞彈琴長歌

爾瓞會稽人明懷宗時以善雅琴待詔中書
與吾邑孫禹年先生友善予少時隨先君子
過先生之似懶園得聞其奏琴曲妙擅古今
當時爾瓞索予長歌應之而未暇四十年尹
與孫皆謝世先君子亦久奉諱偶爾念及惻
然有作

似懶園中花雨濕涼颸萬樹秋聲急八月天氣生
微寒有客褰裳排　入興公勢執手延故人高讌
開樽脫車笠芳園萬竹何蕭〻中有南冠人佇立
南冠佇立伊何人七尺亭〻上階級分庭抗禮曼
聲長話舊中閒萬感集經事先帝玉熙宮七條絃
子聲第一御製鳴琴五百衲於變時雍聲吸習懷
宋最好琴製五百衲　作時雍於變曲　有時應律歌南風御雲爛〻
天北極是時琴士三百人尹君稱首增高秩雷家
蛇蚹斷紋深內中寶器争什襲段師琵琶不敢先
善才阮咸空默〻翻踢不學笑公子筆葉無聲衆

樂戢唯聞玉軫風雷鳴霹靂空天困龍蟄天階夜
靜時一彈萬籟萬蕭〻秋露浥至尊解顏時賞音
召賜文綺兼酒汁廣陵雲散更何年商聲慘淡傾
玉室黃巾擾〻亂中原天子宵衣六宮泣後來待
從盡流離抱琴蕭索辭京邑誰憐流落在江湖戎
馬場中從袴褶子昂不惜碎金微曲中賀若無人
識明月清風又一時高山流水何嗟及風塵四海
几知音感舊鳴弦重嗚咽誰作春坊正字歌愁長
節短聲岌〻坐中主客盡凋零五十年來淚橫臆
茫〻大海伯牙琴黯淡天風生相失

伯曾祖碩隱公墨蹟長歌

端居長憶碩隱公生平翰墨有遺跡儀部家君相
國兄千秋高逸感今昔當時儀部通籍遲作宦未
久捐賓客公及相國最伶仃門戶之計良云尼第
昆負笈遠從師孝友承家守先澤相國聯蜚翁冠
時一行作吏聲輝赫公云有弟大吾門余之重負
從茲釋逍遥自署伴鶴翁脫跡林泉辭六籍放情
詩酒浪漫遊長嘯遙倚天眷家世貴戚來嘉賓從
倚園亭妙風格掉臂溪山肆冥搜氷雪為姿藐姑
射蕪遊端不誤良辰閒樽每使凝琥珀逸氣往〻

凌九霄靈風几欲翻六翮歸休勝地雲満山出入
寥天鶴一隻頓獨結辟窩書生平痴嗜真成癖張
顛濡髮是前身高閑上人作藏獲大書結體每尋
丈氣色凌瞬几千尺有時縱筆當中堂變鸞飛鳳
舞驚人魄墨光勢奪山岳立蜿蜒逸氣春雲坼龍
跳天門亦偶然四頓八極頻揮斥華陽仙吏卧松
風千古銀鷹陶貞白神行官止如奏刀岩下電掣
何奕〻亞栖周越皆凡兒此事端屬文章伯書之
仙品唯雪篆我公與之同轍迹中有神骨人不知
妙筆不在肥與瘠閒如潛虬媚幽姿宛若蚪蚪翻
玉冊亦或晴雪落長松枯木寒鴉散林磧時〻天
外挂長劍頗無美女簪花格興酣落筆亦無時貴
人不敢相逼索或從醒後自神奇醉墨淋灕安可
得山巔水際多留題遊戲人間隨所適零縑斷素
世所珍破硬黃臨搨如連壁林泉遺韻競流傳摹
畫失真亦堪惜吁嗟手澤傳子孫野鶩家雞慎別
擇辨才亦是守蘭亭却向黃衫輕一擲

顏平原書宋文貞公碑王玉斧見貽余以轉贈希梅李子

學書人學顏平原麻姑山畔仙壇記蠅頭小楷為
世珍何似廣平碑版誌聖唐賢相苦無多房杜宋

姚皆備位就中方正數文貞白雨猶傳羯鼓戲梅
花一賦到今傳鐵石為心自天植開元之世稱直
臣退居洛下全終始生平髯髭曲江公羽扇飄零
重憔悴一朝〻露棄賓客黃腸題湊東園賜真卿
奉詔撰金石萬言紀賓良不易三蒼鍾曷勒龍奚
非復俗書趁姿媚字大如掌鐵線文整峻之中見
奇肆莊厳出入浯溪碑雄麗依稀爭座次負以靈
鰲盤以螭十丈樹碑留贔屭北海雲麾未敢先率
更險劲還相避千年苔蘚鳳尾翹五夜漆灯龍虎
睡垂之冊府永不磨健翮奇毛刷鷹鷙王子物色
求見貽使我神移竟奪氣好奇忽憶我同人隴西
李子有深嗜持以贈之相視笑何從得此古彝器
中有浩氣泣鬼神似與頡籀爭奇秘何似燕公姚
相碑百寶橫陳殉貨利

李白乘舟圖

惡風白浪猿狖狮江豚石燕聲颼〻雲中不復辨
江樹空洲誰見飛漁舠須史清霽鬼神入江空月
皎青天高中有一人宮錦袍窣〻舟上迴蘭橈十
丈鎗石為長篙自稱臣是飲中豪拍浮酒池勞双
螯手援湘妃鼓雲璈塵傘脱去空天戕作使風伯

驅洪濤笑傲怒踏双神鼇更捉蟾蜍付脽尻天吳
紫鳳不敢鼇曹蜍李志真兒曹厭々泉下無乃勞
丈人醉即為禅逃作賦跌宕凌雄袈不兩終當捽
彩毫古今天地惟濁醪劉伶阮籍同酕醄得全於
天樂陶々田省下士空忉々何如老子哺醨糟江
天萬里飛鯨腰

王叔明小幅江景圖 先君以贈學使周霖公先生

至元以來王叔明黄吳倪夏同縱横內中山樵更
特出絹素尺寸千人驚千年上下寫山水荊関董
巨嶲英聲夫也非惟造神妙証入逸品誰能争吾
家此幅傳世久烟江咫尺生光晶草樹雲嵐無定
質湖天平遠千里情疑作清秋寫江閣落帆遠浦
幽人行描摹酷似吳興筆印來似甥即賢甥唐人詩似
甥即賢甥叔明蓋趙吳興之甥也 神物由來端有主誰其識者
周霖公江天萬里不知處画中烟雨空濛々

紫窑古磬歌

流雲浮翠磬三脚云是顕德年中作端居仰泝建
隆前五朝改玉何頻数邙山洛水東西京花項天
子身姓郭雀兒世宗正位居伊洛江淮半壁入版
圖七姓十君推大略六年擾々戎馬閒指日中原

芥清廊閑居玩物時一閒柴窑遺制良不惡搏埴
之精古所無翡翠成班使人愕天機入妙出靈怪
寶光奪目難為斯飛烟一碧寫秋天仰藉金火同
銷鑠千載良工製不傳汝哥官定同磊落世間真
贗不偶然偽者翻登多寶閣吾柴磬久留貽三世
珍如宣父爵沉烟灰冷鼎篆餘斗室清齋失扃鑰
不知何物空々兒祛篋金椎竟飛躍至今神氣尚
消阻悵望空堂意蕭索惟將三十六州鐵難鑄今
朝一時錯

黄山谷小磨崖碑 贈司允弟

元詞類碑傳零陵浯溪之水何澄々大唐太子趍
靈武惭德焉可稱中興浯翁仙客何雄放迫々浪
迹荊江上興酣弔古自神旺長歌氣勢增駘宕誅
意之論誠非妄四首鼓彭衙事惆悵南內舊恨劃
叠嶂千秋青壁留悽愴風雷苔蘚終無恙吾弟司
允好奇者見此為之久傾瀉志在金石誠非假恍
如置身磨崖下吁嗟乎平原巨筆垂楷模形如鸞
鳳翔天衢乾坤鴻寶陳蒼瑚懸崖千丈同盤盂守
以鬼母驅天吳日月照耀如双珠丹梯夬字懸靈
符山谷太史遵前途來遊潑墨湘水隅銀鈎鐵線

夌錕鋙上配魯公良不孤映帶石鏡光有無女蘿
山鬼啼嗚〻妖蛟波臣鰲置〻牛渚燃犀將無殊
千年名迹歳月徂行與太師遊清都

王石丈見貽所画双松倣元人筆意余轉贈
蔣靜山並和少陵韋鷗雙松圖歌以寄靜
山

海内交遊多蒼杜陵蔣子方年少吾東亦有王湘
原善寫長松入神妙高柯偃蹇蒼龍皮銅班鐵骨
青虬枝海氣西来怒濤湧岱陰千尺濃雲垂蕭〻
五鬣交冥冥長風不使纖塵着吾家赤松赤雙脚
血凝琥珀霜根落他日天台橋上見揮毫賴此鵝
谿絹赤城公案添一段黃鶴山人意潦亂爲誰潑
墨排雙幹

題蔣杜陵手定書目後長歌

大鴻老子文章府生平著書心荼苦早年陳夏作
前茅復社追隨寄廓廡羽翼騷壇訂雅宗白牛論
道寒江滸炎精銷歇漢運傾義士冬青弔陵麓公
子從亡但五人王孫張楚餘三戸一龍一蛇錢江
頭柱後惠文持繡斧厓門舟覆晩潮翻群烏星散
驚飛羽望門張儉不還家去國趙岐離故土雁宕

天台戀寄身或着年裘客齊魯惟餘　作未忘情
力討琅嬛探石鼓俛仰千秋正變風譽如名岳撐
天柱金石之蹟追三蒼甲乙帳中羅四部依稀清
廟陳貴鏞寶器琮璜列駔琥既追王肩劉真長雅
有清談樂彦輔幸存録在見瑶編丈機集成𣝣金
縷（幸存録夏公遺文　文机集先生詞名）冥觀博採留憲章搜岩敢
穴寮芳杜如入當年迷逮巖扂述宸中多累牘還
從句漏覓丹砂白雪黃芽問天姥九還指日赴神
都笑拍洪厓捉玄塵（先生生平好丹道　内景玄宗書）狂来自奏
鎦鵜躍醉餘按節鸕鴣舞校書七略三十車空飽
人間羽陵蠹借問草玄何日成不將名字加財慮
老病雲亭意所甘山𪊲木客同環堵晩尋大藥向
蘭亭靈威丈人共賓主金堂瑶室七十二洞庭包
山帶林屋西臺有淚洒謝翶手揮如意江天哭埋
骨山陰禹穴間千岩萬壑留終古（杜陵先生竟客　死于會稽）

蔣大鴻侍御放言（放言一冊先生談詩之書也）

隆萬以来詩道衰公安竟陵日反覆縱橫恣譎皆
纖兒辟如灰輪多轉轂駭人餘响未能尋弇州歷
下復傷局促雲間崛起陳大樽詩家正變元音復
杜陵蔣公羽翼之康莊千里遵平陸廓清亦有再

造功龍紋之罵杠萬斛芟除根莠植芳蘭鼓吹中和點桑濮五嶽森森方寸中萬里江河歸四瀆幾杜人稱大雅流華亭鶴唳秋空肅中聲一動萬里籟從不比哀絲與豪竹竟從閒竇作鴻溝中晚以下為脫輻長吉義山乃酖毒盧仝馬異為梟鴟先生放言自不放六御調節鳴輪軸不學江東鐵綽板不厭家雞耽野鶩自有佳人絕代姿何須齲齒無袪服漫言遠樹明如薺豈若千尋鄧林木肅慎休誇枯矢咸倚天長劍無夏箙自古中原有正聲寧誇從節清商錄頗從宋玉賦大言莫隨夸父群夸逐六鰲斷絕四極寧天難夜就扶桑宿小言從此戒唇唇雅道經天悚群目

沈遺民先生著書歌先生雲間高人所著有野抶寔錄及嘉靖以來輔臣年表列卿年表之屬

吾聞逸客逃風塵兩漢高士真其人埋形或著潛夫論不使世目為鳳麟蜀嚴沉冥惟賣卜仲長樂志甘沉淪如斯人者不可見鴻飛冥冥安得馴勝國鉅儒誰遁跡躬耕述作唯遺民遺民不祇徒避世著書萬卷無其倫先朝掌故亦僅見蘭臺令史良後身甲乙之部擬武庫亭伯斷不稱四巡艱難董狐紀軼事野抶實錄柬手龜弇州後史有時續終身漢臏唯孤臣五朝輔臣列卿輩儼如遷固體其真世宗以來大制作賢奸並列多紛綸嘉隆舊跡辨微眇流芳石室為世珍此是東林布衣老杜陵蔣子為扶輪沈先生著書得其甥蔣大鴻為校正無舅似舅今已矣遺書何在愁終湮使已奇字世須有大翮山頭將問津我續南州高隱傳先生不愧冠陳荀

蔣道州方虞先生直節歌方虞者大鴻之伯也大鴻索余作此

君不見東海漢奄豎當龍樓煬蔽閭閻浮雲愁直者如弦死道周曲者如鉤盡封侯方正駢首都市頭鉤黨禁錮同楚囚三君八顧為國憂高風烈烈推陽球誰其繼者蔣道州道州偕計神熹世魏璫正有薰天勢權奸正指手附我獲高位不然爾翁禍立至孰知強項正如山掉頭不徙氣橫厲臺卿不肯入奄門一麾出守甘淹滯千古同官有漫郎賊退猶聞示官吏元結守道州時有賊退示官吏詩方虞先生官道州時亦嘗為賊所困已而解去其事相類人以為盛德之報

書夏奇童遺集後蔣杜陵所手定也奇童名完淳字存古彝仲夏考功之子相繼義奇童亦杜陵之門人

三十六塞天地黃巾雲擾炎劉季神傷洛社已丘

墟漢臘冬青畫憔悴下壷兒表榮兒千秋又見考
功兒子甫髫斷肉頓阿父方須身止水已沉江萬
里（考工木沉水而死） 義士繼起殷頑民枕戈莫寫同袍恨
三戶徒為楚國人尋仇欲附孤兒隊（漢時有羽林孤兒皆忠臣
之后裔） 揷血難迴漢運屯韓亡共說子房憤萬死
金椎多苦辛空餘 海填精衛千里胥潮氣尚嗔
有是父乃有是子人生在三義所敦遺文猶在表
英烈化作斑斑侍中血借問當年陸秀夫遺編誰
向厓門揭

題趙魏公画馬（用少陵韋諷錄事宅觀曹將軍画馬圖原韵）

唐家画馬韋無忝後來更數東丹王世間伯樂亦
已往風塵不辨驪與黃騂騄騮騄駢連錢白飛出
天街生霹靂雄姿刷霧更流虹一道飛烟氣蕭索
渥窪千里自西歸同扶日轂天邊飛觀者動色嘆
神駿不知画筆流清輝一一生来白鼻騧晦冥降
精成五花天駟房星下人代若滅若沒堪吹嗟貳
師自刈天山草天子騎歸萬里沙魏公逸筆今古
絕天廐千群傲霜雪何處駒駼十二閑圉人挏馬
紛羅列疑是瑤池迴八駿銀川監牧攻駒穩赤岸
澤中踏雪馳青海洲邊御風遁首蓿栽遍溫泉宮
王禾移自雪山東雙耳竹批矜駿利肥腸寧與凡
馬同想當前身作岡伯飛蚪寫出雲衢中應知此
是真龍種黃澤終乘大漢風

丹青引用少陵原韻贈王石丈（一字湘原漁洋先生小阮）

先生琅邪之文孫清標遠出通德門風流瀟洒妙
一世右丞風骨今猶存看君不似代間人非如金
碧李將軍居平丘壑自盤辟意匠慘淡生風雲曾
在嘉陵江上見吳李圖成大同殿右丞小簇超其
群（摩詰于吳李画外別寫絹素為小簇） 蕭疎逸品當一面蜀國山
川三百里揮毫電激如流箭借問流傳誰後来湘
原隱者酣墨戰不學韓幹寫花驄筆底峰巒自不
同烟雲供養在朝夕五岳墳起排雄風黃吳倪夏
作四友太華鐵屋盤胸中古之作者任驅駕一洗
凡子歸虛空置身却在荊關上北苑巨然相證向
區區諸家盡下陳焚毫閣筆皆怗帳間摹韋鷗畫
雙松老幹銅柯具奇相不唯王宰拜後塵要使畢
宏仍阻喪嗚呼君筆良入神安得絹素傳吾真頻
上三毛余自媿幸與君為同世人君不鄙夷吾寡
陋我亦多君能賤貧相將詩画共陶咏放浪山川
皆閑身

蔣靜山以顏平原書多寶塔碑多貽冀鉤以
自鐫紐篆及詩箋彩筆諸珍異長歌奉酬
有唐書法雖最能險勁無過歐率更平原正書稱
第一骨氣突過虞永興争生一帖為世重千年風
骨傳戚稜麻姑仙壇小如豆書品誰云痴凍蠅我
昔忝作琅邪客漁洋先生披行滕王公示我浯溪
頌大書數百誇中興幅滿庭除字如掌氣力翻海
飛鯤鵬摩崕十丈龍蛇走蜿蜒青壁相凴凌至今
追憶為嘆絶如臨湘水雲霞蒸今之此碑多寶塔
創自唐代藏神僧魯公手跡勒金石千百蓮花忝
上乘桑門得此重聲價浮屠九級如傳燈法書一
代尊正派忠烈之氣人所矜柳筋顏骨曰伯仲誠
懸要自難相乘永師雋筆趣姿媚蕭庾以下如鄰
縢靜山千里貽大貺正如鐵馬氣銀鷹書品有云銀鷹貞白
鐵馬桓玄 仰家扇子詩萬字字顫掣蛟龍騰我
今貧病卧斗室年來白髮毵鬖鬖感君實 遠相
寄珍重異寄如百朋況復印牀鐫寶篆伏靈芝後
來相仍彩筆如椽雲際下江淹衰謝力不勝一時
照耀波斯室拜賜何減千丈繒長歌為謝慚 子
何日龍門御李膺

奉和郎梅谿明府初春見寄短歌
春寒勒花花待春蒼龍盤鬱蟄未伸二十四番風
信曉晴郊草色方微新錦秋湖上神明宰城頭姑
射無纖塵双魚逆泝孝河水尺書遠道來崑崙峴
崙野老久遯世淮南賓客羞言尊閑雲萬徑開蓮
門長歌貽我招吟魂鰲翻鯨呿雷貫耳雄風落〻
傳其真年來谷口伴鷗鷺柳市南頭甘隱淪松作
龍鱗因樹屋蘿衣山鬼堪同論使君惠而能好我
新篇一一驚入神春風春雨離亭柳短長條線黛
煙
聞大司寇漁洋先生蒙優詔賜環恭賦長歌
紀盛
聖主垂衣五十載天家雨露頻下逮碩獨殷〻懷
舊臣雙鳳雲中翥滄海臨軒篤念老尚書歷年出
入承明廬庭堅作士固明允偶然失出為欽卹微
眚詎能掩大德艱難詎識勞臣力納麓風雷 帝
念哉照臨日月無終極懸車几載蒼炭中赤舄優
游遵渚鴻經歲著書栖硯北一朝恩禮來天東溫
語遝傳值清燕侍臣承旨明光殿天為蒼生起謝
安然竹東山尚遊宴當年劍履綰朝簪御覽宏詞

冠古今退息正非　明主意发閑偏稱老臣心昔
日講筵恩賚重粤自臺郎為供奉學士雍容入北
門煌々南苑承光寵臣唯求舊念孤忠　賜環尺
一蓬萊宮人從洛下瞻司馬　帝向陰中問卧龍
鸞臺遺老真黃髮玉音繼終頒金闕十行詔下萬
人歡九天澤沛嘉平月元僚高枕故山林辭　歲
世抱冲襟三層樓外閬笙鶴嶺上閑雲怡素心廿
年魚水真高厚况復深恩眷耆舊䘏結常恩酬國
恩慚雲無力升岩岫竟勞清問入商山久隨黃綺
戀松関秋憲府中舊遊處春明欲謝紫宸班皇家
異数良盛事汪濊恩波自天被乞息縱未入鴛行
法服煌々重下賁老臣自此隱丘樊太平歌詠樂
南軒綠野春懷裴晉國紫衣更賜李長源從茲雲
壑堪頤養大耋耄期托素賞就室珍從又一時
聖朝或嗣雲亭嚮見百年仕々于時巡方　時行之
恭祝　誥封一品夫人蔣母劉太君八袠榮
壽長歌　太君係總憲蔣公夫人仁錫靜
山之母靜山以文來徵詩
我登日觀望長安天邊飛下三青鸞徵言擬壽西
王母彩霞奕々翔雲端壽母煌々稽家世彭城熙

耀連雲弟相夫舊跡平水陽直上扶搖九天際玉
堂敬歷宮列鄉御史大夫登承明起居八座沐恩
寵副褘象服生光晶國榮家慶於馬極寶誥從天
輝五色六珈鞠展有餘芳彤管東房方戢職西臺
獨生漢三、亅子詔謁坤寧宮房杜夫人上殿日
宣仁鶴髮開簾櫳恩波浩蕩沾汪濊彷彿天衣賜
銀艾朝罷香烟拂袖歸邸第樓臺駐青露叢桂燕
山五丈夫丹崖九苞群鳳雛蘭膏熒々佐嚴父驊
騮一々登天衢伯仲一麾皆出守百粤　中垂紫
綬緹油車盎一丈高賜金增秩相先後潁川黃霸
将入朝漢家丞相多外僚就中李子更傑出曲江
高躅橫金貂冠古聲華力深猛手搴青紫無留影
紅杏軒中帶綠楊真能用才文章境夫人頷之應
鮮顏旧家門作殘朝班艱辛不負和熊教鍾郝家
聲眾所摯自是一身集五福福壽康寧氣清淑三
徑叢生九畹蘭一庭寶樹千章木古之女士間氣
鍾閨門肅穆欽禮宗郝家々法首韓母中壘之例
載筆從羅觴競作九如想海內詞人爭猶往岷陵
遠挹帝臺漿容盤高法仙人掌淼流黃河九曲流
崔嵬華嶽三々峰頭群山退處兒孫列眾水咸從衣

帶收三見蓬瀛海清淺麟脯手劈春雲展何用千
年問歲星且復九重邀禁鸞箋君堂上老萊衣同
心上報三春暉綵山桃實固常在阿母筵前獻壽
歸

一門三義行

從叔祖太學公諱泰瑞及叔祖母譚孺人
與其婦高氏丁亥同死淄城死難高以寧
公為作一門三義傳

呼鳴儀部余高祖二華毀峰共絕武（謂伯曾祖碩隱公與曾祖桐岡公）碩隱孫高清絕倫相國黃扉冠簪組昆季
乾々少也孤早年失怙多艱虞迍々負笈泰岱側
徂徠理學師鉅儒孝友承家見懿則還朴心聲佩
名德少厓心許伯仲間雲衢千里行修飭少保聯
蜚入帝京中外敭歷登承明蘭臺柱史蹐列棘白
麻詔出稱保衡家門貴盛承天眷漢相咸儀人共
羨旋馬之庭韋素風高閣大啟于曼倩（于定國拜相封侯與東方朔字曼倩）碩隱曰吁弟克家隆々顯世標清
華吾貴已塞吾將隱蕭然文酒栖烟霞英々仲子
露風骨王謝堂前氣蓬勃搘撐門祚賴材雋摩天
俊鶻何崢嶸相國既沒際改革潢池盜弄陽九厄
雷火翻騰鳥獸驚崑岡烈焰傷崩迫爾時太學際
險艱七尺昂藏摧肺肝睢陽罵賊髯似戟常山嚼
齒顏如丹賊勢乘湖號呼洶黃巾結隊熏天涌一
時脅從多奸民扶私敗正不旋踵淄城黑子如彈
九賊奴肆毒橫相干衣冠子弟傷俘掠朱門陳戟
多摧殘我公萬死昭大節孤臣忠氣干秋雲激吭
而誰惜虛中丞入地盡化萇弘血嘆息千秋義士
魂巫陽不下問煩冤人間空自歌哀祭上帝終當
照覆盆烈々貞心感閨閣閉戶捐生赴寥廓殉夫
不愧趙池州侍姑九死歸碧落佩玉玦分兮翔太
清雲旗絳節光晶瑩一門三義亘終古決句先後
朝玉京門標六闕亦何憾誰訴九閽向天半猰貐
當關虎豹蹲臨江節士起長嘆煌々巨筆以寧公
萬言表墓豐碑崇丹青久矣已勒金石尚以天語
盤蛟龍從來節義獲冥佑蘭桂充庭昌厥後書香
七世大吾宗行看金紫多盈紱使臣一疏達楓宸
此是綱維世宙人九天綷楔頒金闕佇見烏頭十
丈新

題王石丈摹古畫冊八幅 有小序

石丈道兄畫擅雅宗藝超神妙頗虎頭之

絶俊優入方家李龍眠之山莊獨尊逸品
瀟洒右丞神筆自譜藍田飄蕭元鎮仙才
孤標清閟能事不煩迫促渾如天外遊行
條淡亦復經營豈比塵中意匠乃有曆長
王子風期久擅清流因而崑崙山樵聲氣
偶通鄭驛范中立師心造化眼前飛華岳
三峰居中垣潞志躊躅筆底正磅礴四顧
展卷令人神往如逢天際真人撚毫笑我
狂吟非復汎閒塵甑寒具油允宜鄭重吾
謹避之扃鑰間聽其飛騰君豈痴客詩各
一篇〻如画幅

石丈摹痴翁筆意

畫家每祖碩虎頭〻虎頭癡絶圖滄洲東音悠〻幾
千載維摩照耀人天芥過此維傳黄大痴潑墨真
雄奇厥後江東史庭直痴甚無終極長康子久痴
復痴癡翁之痴人不知金陵百尺卧痴楼興酣放
筆楼上頭齊名茂苑石田叟醉墨水飛與山走顛
狂渲染何淋漓高視澗洪良不羈琅邪摹此有神
味還從筆底流雲氣村落人烟八九家柴門不正
自横斜短橋人坐絶壁下長林十里松濤鳴知君
此画如有神金題玉躞休示人妙畫通靈正幽湫
慎防飛去垣靈寶

石丈摹趙承旨二女米菱圖

采菱復采菱采菱銀塘渡並櫂相將豈畏風不知
流下鴛湖去鴛湖〻上共徘徊菱葉菱花不相誤
蘭橈桂楫鈴石篙烝雨蓴風起香霧青〻荷葉紅
鱗魚舟〻芳洲雙白鷺向晩歌聲唱采菱盪槳不
知愁日暮〻輕舟貼水飛烟中疑是西洲路画
師想見画中人風動藕花落無数水晶道人趙王
孫采菱一曲知其故白石歌聲〻正長采菱落日
天蒼茫

石丈摹燕文貴秋江晩泊圖

呉興画師燕文貴山水自昔師郝惠尤工舟楫世
無倫萬里風驅欻有神今之秋江寫晩泊烟水迷
離勢寥廓千帆鱗次掛江濵溟濛雲霧傍西津孤
亭做佛當峴首遥望蟻舟漢江口小山拳石祇中
流柏〻舟子蘆花洲王子揮毫托遐想江天渺〻
停蘭槳

石丈做米襄陽秋水烟雨圖

海嶽菴甘露寺中有幽人米徴士公麟病手米画

常薄吳生作凡子道元窠臼誓不襲練裙畫横
秋水平生潔癖況復顛祼期蕭散無泥滓今之烟
雨滿秋山濕雲蓬勃蒼茫裏萬樹蓊鬱遠冥冥嵐
頭濃翠秋壘紫芃冤鐵屋杳靄間水何淡淡山妹
峙我昔于征雲夢澤望見楚山在行役乃知風物
似襄陽南宮筆下飛雲起因悟達人一片心曠懷
端在青霞裏作歌下拜托幽賞袍笏千秋両石丈

石丈倣倪雲林烟林風雨圖

清閟閣中一迂叟揮筆如雲不離手掃地焚香宴
坐餘直是千金享敝帚至今傳得洗桐圖不使纖
塵入虛牖蕭疏淡遠致軼倫潔疾寧居米顛後頎
獨含毫意湫然貌得高柯在林藪濛濛烟雨意冲
瀜千尺虬枝腕中走樹根老屋三両間半捲黃茆
鎮相守蛟龍盤拏多烈風一任嵐光迷樫柳湘原
湘原勸爾一盃酒人工巧奪君知否

石丈倣巨然秋山林屋圖

荊關湫矣不復見巨然鉅筆人所羨爾来畫手貴
清真金碧丹青轉堪賤北宗翻似程將軍不直一
錢欲焚硯巨師瀟洒稱南宗董源正派君所擅重
嵐疊翠似仙山幽谿細路通一線傳世時聞水閣
圖異時價重魏溪絹却從林外寫群峰不使逸人
卧遊傍茅舍重軒谷口居天紳遠落光如電柩臺
王子同擅場重翻舊譜開生面惜君未畫嘉陵江
一日馳聲大同殿題

題石丈畫秋山林木圖

棘里揮毫数王子前有摩詰君後起石谷石丈余
所推倪黃至今良不死豈惟倪黃今復生畫中有
詩真畫史當今近在百里間青州不数營丘李卜
居選勝師范寬終南太華頻徙倚巨靈掌劈天外
峰龍門倒注銀河水荊關並驅向中原逐隊千秋
竟誰是爲余曾寫崑崙圖金堂玉闕流雲委自此
山房有巨觀芙蓉城頭去天咫今茲縱筆畫秋山
藝苑流風得其髓層林疊嶂勢瀅洄村落蕭然峭
壁閉十盤鳥道入岩岫萬轉清溪去復迴若非曲
折蕤花岸邪使漁人得入来

石丈殘山剩水圖

夏圭馬遠當南渡李唐大手方遲暮何妨剩水與
殘山湘原隱者稱獨步近看林木兢槎枒遠帶寒
溪数行樹江山平遠思無邊蕉葭蒼涼徧秋露畫
人自古屈騷人遐觀欲作悲秋賦四顧寒江正落

潮茅屋臨崖好沿泝五日一水十日山好手如今
有良遇從来共説神妙能如君逸品人所慕請君
更與画滄洲端宜丘壑吾平素零膏餘馥落人間
自是清塵不可攀寄言今日輞川子願同携手藍
田山

颶風行

中夜黒雲接天起狂飈突過黄塵裏不周山崩摧
地維倒翻鰲極神魚死儼如雷火飛神霄須臾萬
竅聲怒瓣白馬崩騰胥濤湧羅　又捲錢塘潮颿
伯豊隆訴真宰踈星淡月無光采鼉吼鯨吞沸五
城浪蹴天吳移桂海鳴〻山鬼女蘿間道字不正
啼春山黄鳥捲盡漁樵舍顛簷拔木青林下萬里
飛来海凫毛黄沙如雨聲墮瓦　前老樹勢横斜
天驚石破野人家五日一風不如是山農何計營
桑麻

閔寧都魏叔子翠微峯記為賦長歌

麗英仙人居大荒開鑿嘗始長沙王金精揚靈紫
雲去寧都一面西南疆此山巍〻一萬丈十二峰
頭屹相向就中一峯曰翠微翠微大矯排雲上崇
巖四壁勢摩天丹梯絶磴飛流泉神漢湯〻閲人
代不與塵世通山川飛鳥過此一惆悵金城蕩〻
懸青嶂凌空一鶴守天門巑岏倒影多奇状嵯峨
虧蔽日月皆有時下瞰扶桑墩虔州自古號天塹
南望五嶺皆兒孫丹霄無際翔十仭辟如劍閣横
雲峻當時江表起塵氛三魏先生天山遯遯世蕭
然處士家手裂儒冠凌紫霞身是遺民遵漢臘蘿
衣蕙帶栖谿谷桃花洞中携家入青壁粘天雲氣
濕世人對之應嘆嗟遥望蒼茫愁佇立五丁大斧
劈金牛巨靈擘掌撐清秋風廻棧閣入碧落空中
設險非人謀三君卜築向天半世事浮雲眼中見
章貢双江百里間雲沙浩淼冷然善一從辟地閉
荆榛世間疑作避秦人陳荀父子互賓主兄弟無
看魚天親二酉洞天披寶册大翮山頭暮烟碧師
友講學不計年匀庭種樹幾千尺茸層或似朱桃
推閉門自采商山芝徵君徃〻却徵聘多謝悠〻
世上兒一門勞苦皆食力耕讀從来無失職龎馬
餘風人不知襄陽耆舊傳南國伯氏俊邁人中龍
長揖油幕交群公萬里来去生英風吐詞綵〻成
白虹仲氏季氏文中雄仙〻霞舉人所宗不可一
世如孔融結交三五蘭蕙叢肝胆推與陳雷同或

為林確齋或曰丘維屏昔人道義共推許相將膠
漆金石貞蓍伯兵解歸瑶闕氷叔疾須淮陰轍唯
有和公遲暮年深山高卧藤蘿月世傑死孝人所
傷昭士麗藻仍飛揚一庭文筆寄終古翠微峰下
三鳳凰

雲門行恭送學臺黄崑圃先生還　朝復命

雲門之山何岧嶤上有雲氣干青霄左控渠渤右
日觀宸方靈秀来相朝野老驅車入廣固搢簦直
指青齊路青齊近歲建東臺朱門陳戟浮烟霧營
丘睗履古名城玉犢尚父舊専征臨淄七萬雄藩
地河濟千年帶礪盟穆陵関樹排雲上大峴山頭
氣森爽東望層岩積翠深西来驛道平如掌鳳沼
儒臣出漢京手凭玉尺臨蓬瀛堂前問道齊門士
雪夜傳經稷下生太史不遺牛馬走採芳蘭澤芰
根荠群儒氣奪離龍習三騶盡拄談天口海色遥
連十二楼文瀾萬頃隣丹丘春申上客皆珠履孔
融北海傳風流賤子滄洲蓬户士平生落拓栖般
水明公到處説項斯圭璋特達真知己車乗翹翹
頻見招空谷何堪擬淡郊樊英恐抱登壇愧殷浩
常虞物望高國士深慚禮文重交遊鄉曲生光寵
一顧能空冀北群孫陽盻睞聲華動唯緣貧病出
無東豈云馮煖食無魚感激深恩非長傲黄瓊公
府飄長裾雅意憐才自愧始殷勤物色紅塵裡尺
蠖難從雷雨飛柳煞微逐風雲起憐余翹首向龍
門品藻由来重一言長鋏馮能遷代舍買絲每欲
繡平原落落窮途入帷幄扶風絳帳從盤礴妄移
句水益滄江却携頑石增嵩霍衮衣指日去天東
走馬還期賦射熊漢家丞相尊黄霸白麻詔出明
光宮

壬申草

七言近體詩

淄川

夏日閒居

幽居纔識大雲天赤帝嘽嘽運赭鞭揮汗臨風嘲
熱客閉門長夏即神仙閒吟岍幘容疎放夢覺桃
笙足晝眠安得華山峰頂上氷花玉井一迴旋

荒郊

荒郊斜日散雞豚靜掩柴扉悄不言徑有菊花真
栗里門臨流水即桃源青山似共先生傲白眼誰
如處士尊昨日故人相過從蘿衣蕙帶坐松根

九月望日強想堂賞菊

錦堂秋色泛流霞彷彿柴桑興未賒昨日重陽虛
令節今宵明月散清華蘇家內子能藏酒彭澤先
生共采花三萬六千能幾度醉鄉隨處可為家

賦得家在城南萬木村 癸酉

家在城南萬木村偶從一逕闢荒園山光晴照菜
英洗冥色春浮薜荔門白石飯牛將夜半神鴉社
鼓報黃昏等閒薄醉西窗下高卧仍依綠竹根

野興

不傚林宗折角巾蕭然世外自無塵菊花已瘦秋
光早野客無聊懶更貧數畝依稀真耿興林深結
屋僅容身荒原坐見南山下自著羲皇以上人

秋吟十六首　秋雲

陽雲臺畔晝陰陰巫峽天高氣鬱森幻入絳霄非
定質飛來碧岫本無心山中宰相難持贈洞口烟
霞不可尋一閉天台多歲月赤城回首萬重深

秋風

蕭條萬里浩無根大塊長鳴噫氣真悲入蘭臺愁
賦客涼生蘋末感騷人驚飈欲奪青團扇輿籟初
迴白苧巾漢武河汾簫鼓振蘭芳菊秀怨流塵

秋月

金波澄澈晚涼初三五良宵眺望舒兎魄夜懸丹
桂斧氷輪晴映玉蟾蜍青天碧海偷靈藥斜漢疎
星近電車誰到廣寒深殿裏霓裳三疊譜清虛

秋雨

西風蕭瑟望漫漫烔火空林半已殘屐齒每憂階
草滑愁心滴碎井梧寒微雲河漢孤灯寂慘色瀟
湘晚夢闌唯有金閨數行淚相將一夜不曾乾

秋水

汀蘭沅芷尚依稀望断青溪玉一圍野鳥忘机眠鷺渚寒鱗噴沫上漁矶微波淡遠王維畫綺穀平田男衲衣如此幽懐良不悪南華元肴自霏霏

秋山　蜀黄荃黄居宷父子共為秋山圖妙絶一時

蒼翠烟嵐定幾重蕭蕭爽氣若為容黛蝶晴擁天門髻巘經雲寒石磴松碧落逶迤千叠障清江洗出一芙蓉黄筌父子丹青妙寫徧夔巫十二峰

秋聲

錦林琪樹自悲號切切寒蛩叫寂寥千隊金戈邊馬下一帆雷雨楚江潮無端鬢髪先時變不盡驚風入夜驕萬籟清商倍惆悵可堪落葉奈蕭蕭

秋砧

誰家擣練意淒迷爛燗銀河列宿低白石堦前霜暗下紫鴛机畔月沉西越羅坐使摧叓杵湘綺何緣寄大隄欲織廻文千里恨聲聲断腸竇家妻

秋葉

揺落懐人萬木丹何堪青女怨凋残碧梧院落銀牀静紅相橋頭玉露寒南浦半林隨逝水西風一夜満長安漢宮莫聽哀蟬曲陣陣清霜下井欄

秋草

冷烟細雨徧横塘一望平原十里長恠淡誰過桃葉渡芊緜無復燕泥香車輪莫碾蘼蕪路屐齒微沾薜荔房惆悵王孫歸未得緑莎空傍爵金堂

秋蘭

采采幽芳玉蕋新移來九畹總無塵憑誰結佩思公子憐爾臨江怨美人每羨含香栖谷口却因作賦弔靈均淒風苦雨湘潭側零落残枝未可紉

秋菊

十日看花細雨天毎逢重九意悠然畫如逸品超神妙清比香醪中聖賢偏向清寒標晩節不隨穠艶鬪芳年幽情千古陶彭澤爛醉東籬落日邊

秋蟬　駱義烏有獄中聽蟬詩

清音高唱碧梧東雲翼初辭扶荔宮已轉蜣丸類穢合又乘沆瀣入長空九天玉露留仙掌四座金貂伴侍中莫厭邇來頻結舌若盧有客泣西風

秋鴈

蕭蕭落日下龍荒大漠天高是故鄉粳稲千群過笠澤平沙一曲敘沉湘翔雲鎩羽三更月漢節傳書萬里霜廻雁峰頭休更去楚江南望有衡陽

秋蛩

窓前終綈伴長嗟，四壁啾啾感歲華。怨入哀絃驚夜夢，聲從殘漏泣秋花。流黃機上催刀尺，翡翠樓頭出絳紗。可惜征衣猶未寄，又隨明月到廬家。

秋螢 似是先作

年年腐草爛光浮，又逐垂楊渡御溝。一代風流隋苑夕，千門砧杵漢宮秋。清輝冉冉栖書幌，碧漢盈盈亂女牛。惟有閑情兒女輩，輕羅小扇下西樓。

詠貧士 陶公韻也却以近體和之

溪陰野老久忘机，抱甕歸來更采薇。寒鳥栖栖相與適，孤雲悄悄杳無依。絕樞氣色清何害，金石歌聲聽未稀。自是長貧終古事，守貞莫使素心違。

漫興

清平里社接枌榆，黃菊青芹氣鬱紆。臨水欲投三尺餌，入山收得一叢雲。日沉荇浦青鴛夢，秋入蘆花白鴈群。坦步幽人此時節，悠然俯仰自欣欣。

中秋

彩雲飛去意蕭條，秋色方中映泬寥。天上霓裳闌晝夜，人間明月可憐宵。霏微玉露流金籟，清淺銀河出絳霄。此夕流光千萬里，坐聞金粟桂香飄。

颯颯金風起井梧，微茫仙樂下雲端。清霜氣結氷輪滑，絳雪光流玉杵寒。湘曲幽蘭紫蓒佩，漢宮團扇翠齊紈。九秋此際平分夜，誰向長空駕紫鸞。

癸酉秋日哭畢年伯載績先生 十二首

先朝家世大司農，姑射神君氷雪容。帝闕有樓成白玉，延陵無劍挂青松。雲霄夢冷三千界，鶴背笙傳第一峰。非為感深增溺淚，士林誰不惜元龍。

清言玉塵久含芳，王謝洞房重可傷。南國風流真吏隱，東皋舒嘯舊柴桑。做樊園就滄洲卧，娉節堂深綠野荒。從此西州門外路，不堪馬策亦淒涼。

匹馬遙來極目悲，衡泥古道下山遲。何堪物在人亡嘆，正值寒風苦雨時。野埜雲花勞惆悵，畫堂總帳總淒其。回頭剪燭西窓下，長夜冥冥有所思。

久從栗里闢松筠，乘化歸來欲返真。手種桃花經歲月，託朋瓔樹厭風塵。驚傳易簀辭鉛槧，幸有遺書壽玉珉。石隱園中千石丈，也應淚下碧嶙峋。

御李當時氣象尊，楚歌惆悵一招魂。林宗碑誄留金石，孺子生芻薦杜蘇。憶許新詩追北地，曾隨飛蓋入西園。山丘華屋情何限，冥雨瀟瀟哭寢門。

當年文酒會高軒，秋菊寒泉欲斷魂。已隕少微千

象絳坐今物望失龍門荒園花竹傷心麗曠野雲沙灞目昏借問東流溪上水為誰鳴咽下空村
蔥帶蘿衣賦遂初門前五柳舊林居人從洛下悲遺老谷向雲亭問著書白馬臨風追素紼清流磨鏡走柴車九歌聲裏黃雲暮桂酒椒漿落日餘
首日紫狼驅五馬今朝丹旆引雙旌雲松晝偃連天黯玉樹塵埋入夢驚愛客共推如北海真人不復更東行謝安門下空長痛腸斷羊曇感舊情
風流端合似髯蘇寶劍光沉玉鹿盧薤露有人悲渤海容星比日落江湖閬廬三經成萬里橋圃千頭謝木奴身後遺丈應校勘為將尺素報封胡

其十 公所著有淄汞徵及錢史等書

司空博物定誰如家有瑯嬛三十車絕筆華陽人物誌奇丈白水貨泉書香山誌墓留遺草彭澤哀歌寄太虛依舊綽然堂畔月蕭蕭清影照庭除
挂冠昔自海陵歸三十年來竟息机吏部牀頭餘綠螘尚書郎弟今烏衣傷心絮酒千人會太息交遊萬事非況是陳荀諸子弟德星摇落帀斜暉
君家三老三珠樹零落如今盡喪亡驚聽挽歌來北里不聞鳴鶴列東廂綺裘香今悲荀令驛騎人歸災鄭莊手拂綠裘生感慨羊欣那得不神傷

賦得崑崙山下有山房 十首

崑崙山下有山房紫氣冥冥入大荒群玉峰連天北極芙蓉城在海中央閬風有路通靈苑弱水無波接混茫人世幾曾真到此步虛聲裏接霓裳
崑崙山下有山房誰到西池路渺茫若木千童交鶴語湘盤萬項種魚秧絳霄月令晴飛雪寶鼎香銷夜有霜芥子須彌君莫笑丹成指日到金堂
崑崙山下有山房天女迢來為散香三尺瑶芝懸圃玉一盃沆瀣帝台漿飛瓊覓得紅鸚鵡阿母騎歸紫鳳凰瞬息飄然千萬里笑看東海種扶桑
崑崙山下有山房天脊峰高近帝鄉巨勝花開逢細雨靈桃樹老落微霜黃姑碧漢排雲出紫獬青麟作隊行滄海灌纓傷局促歸來濛汜浣霞裳
崑崙山下有山房日月雙丸走電光一炁大椿蒸紫菌萬年小劫飯黃粱廣奴夸父身為木牧豎初平石作羊長嘯鴻濛掉頭去碧雲無際拂窮桑
崑崙山下有山房蔥嶺西頭落日黃龍浴朝朝翻錦浪鸞吟歷歷中清商飛雲萬里歸丹竈桃熟千年入絳霄笑指通天臺畔路露盤仙掌瞧劉郎

崑崙山下有山房山上群仙列數行祥海遥環九州外沃洲不在五湖旁自栽玉蕊調元鶴閑賭瓊花飼白狼鄒衍談天空咋舌不知人隸彩雲鄉

崑崙山下有山房桐柏仙人鬬石梁紫府丹丘身是幻玉砂瑶草自為糧熊貓哺得三白熟龍飫攜來五色香閑把洗頭盆内水誰知曲沫作銀潢

崑崙山下有山房飢鳳神烏啄稻粱天上白榆原有種海中珠樹不成行玉禾千畝丹崖近桐坂孤標綠蔭長却怪小兒強饒舌漢庭誰似歲星狂

崑崙山下有山房曾入神霄侍紫皇懶逐金仙翻貝葉閑從玉女乞天漿瑶池月照千林雪琪樹風清八尺牀鶴背不勞真技癢麻姑指爪亦何妨

極目

高天遠雁入長空萬里蕭條極目同木葉影翻青壁下樵歌聲出翠微中烟迷野鳴孤村暮雲挂寒蘿百尺風此際幽人方獨步遥看古道捲飛蓬

南磵中行

偶然驢背出松筠十里橫塘傍澗濱野墅炊烟聞吠犬荒原落日少行人西溪斷岸寒波急南浦田風暮雨屯咫尺吾廬蕭瑟甚高歌終不厭清貧

雙松

故人移植雙松在相對青青翠色麤已見濤聲盤地軸漸看虯鬣放庭隅海天不讓三珠樹華道休誇五大夫閑戶著書真有媿龍鱗老去伴王符

野客

野客高歌陌上行三秋禾黍慰躬耕但輸租稅無餘務安坐蓬茅不入城暴背自拾黃衲襖烹芹寧羨紫蓴羹惟憂婚嫁猶多事五嶽清遊待向平

城南

堪笑城南處士家秋深籬落自橫斜當盃雖少家藏醞適意無如自種花靜愛兒童爭棗栗閑邀隣父話桑麻寒天偃仰松窗下粗糲晨餐莫漫嗟

題豆腐

納納乾坤笑腐儒誰知美饌在區區莫憐半菽無兼味絕少烹葵佐一盂瓦鉢盛來伴茶藿寒漿熟後似醍醐分明酥酪合香乳天為冬烘賜大酺

冬日大風二首

曠野蕭條多烈風忽然終夜撼長空摧殘紅葉千林下飄泊黃沙萬里中坐見悲號吟虎豹誰將噫氣塞鴻濛杜陵老子江郊外捲盡重茅計已窮

共工抵死鬬崢嶸颯伯長驅氣未平終迷渾疑天
柱折東南真見地維傾寒空雷雨如憑怒大澤龍
蛇不敢鳴袖裏攜來五色石媧皇一為煉雲英

寄懷劉十洲先生兼題其所居繡渚園十首

神秀人物若晨星嘆息斯人似骨窮鮮組幽栖錦
川畔閑閑長嘯繡江亭買山雌伏秋林説劍雄
談夜月青為問溪邊水香閣几人把酒伴劉伶

其二 先生常為嶺南龍門令。田居好為人排難解紛

先生終老稱漁磯五柳年來靜掩扉鷗渚盟心孤
鶴夢龍門棹首片帆歸綸竿晴拂珊瑚樹松菊秋
宜蕙帶衣共説魯連真義士聊城往往解重圍
平生愛食北山薇綠鬢神仙步若飛偶着埜巾來
紫陌慣騎老馬入烏衣栽花錦里成三徑種柳金
城漸十圍回首碧桃千萬樹元都觀裏久忘机

其四 先生八旬乏嗣

埋名無意在東籬栗里徵君出世姿黃葉村中狎
海鳥白蘋洲上采江蘺危言寄傲蒙莊叟帶索行
歌榮啟期獨惜香山憂嗣續琴書無券付龜兒

其五 先生少時以風流著稱

天台當日舊劉郎流水桃花亦渺茫對客每貽青
玉案懷人憶度赤城梁入門彌望蒼筤竹遶屋新
成薜荔牆老去江干課僮隸橐駝傳得灌園古
醬林片石久歸休老態婆娑漫不愁七里灘頭稱
大隱百花潭上泛漁舟山青雲白人如菊水綠蘋
香夏亦秋方朔滑稽真不忝何人同署醉鄉侯
彭澤仙人故白鷳羨君八十二毛斑紅牙綠酒添
幽興赤箭丹砂好駐顏招客每同遊退谷采芝寧
必入商山年來繫夢緣何事只在橫塘水一灣
繡渚園當繡水坳千章老樹舞潛蛟臨溪徑側垂
畫餌背閣堂成定燕巢淮浦曾傳小山賦江湖又
見大樽匏少微自古多充隱羨爾空村結草茅

其九 先生最豪于酒

伯倫耄矣酒為家到處黃壚亦復嘉十里為園千
畝竹半生沉醉一庭花壓中荷鍤忝觴政夢裏流
涎見麴車愛爾朱顏能却老安期應有棗如瓜
九畹蘭皐晚節香垂垂蘿帶出雲房長廊秋水添
三尺小院幽花落半牀浮蟻綠醅開畫閣游魚白
鷺入滄浪對君便此巢居子始信人間有隱

寄懷焦壽甫兄弟二首

每羨君家不可當長衢夾轂最難忘芳筵常開黃

金鎖掃徑頻開白玉堂明月窺簾將進酒輕風入
座漫焚香梅花紙帳時相憶一石留髡醉不妨
放飲長鯨氣若虹君家五斗美流風青虯紫燕延
前客朱鳳青溪明下童夜燭當歌榆社後春衫走
馬射堂東平居若憶陳驚座投轄留賓意自雄
憶舊遊戲爲艷詩寄焦皃子兄弟 十二首
猶記當年[illegible]業坊愡儂一曲可憐香應門不拒張
公子持鉢常隨李十郎閑擁紅爐調玉笛醉添絳
蠟舞霓裳銀屏尚有題詩處可是琅邪大道王
憔悴相如賦美人城南往事苦重陳玉釵簌簌應
憐汝羅袖垂垂欲拂白五夜鶯花春似海九天風
露月如銀回頭何限縈情恨衹是難忘白紵巾
遠山作意上雙眉月下娩嬌絶妙髩座上徵歌驕
玉樹花前解語開金卮平分春色思仙侶管領東
風付雪兒每憶絶纓良會日高唐一夢到今疑
江東棹板試雌風鳳脛灯前臙燭紅水月無情勞
遠夢蕙蘭有路問芳叢神皐結佩隣巫峽秘戲藏
鈎托漢宮腸斷曲終雙淚落自言家世本牆東
惱公一賦到今聞寶馬香車道路分久向青溪歌
子夜誰從芳徑折蘭薰桃花扇底飄紅雨玳瑁筵

前識紫雲當日几多羅嗊曲爲君寫向石榴裙
廣寒宮裏盼飛仙月色溶溶玉有烟半臂偏憐宋
學士既風争唱柳屯田落花無語歸春水弱絮多
情上酒船莫笑君家粉虔侯教人夢裏聽神絃
笛裏梅花法部清流傳來自洛陽城心懸楚女蠻
腰舞夢隔秦樓少婦箏見慣司空頻送目坐懷處
士淡無情雙鬢舊日旗亭曲憶奏涼州第一聲
水調歌頭發曼聲君家争羨五侯鯖鵜翎蟬翼灯
前出雀舌龍團醉後清絳雪天寒當午夜蘭臺月
冷入三更高楼通德如相問愁絶伶懸聽鳳笙
酒冷香殘几載餘箇人無賴七萌車鸞箋爲報章
開府細馬䭾來薛校書上客纏頭金屈戍兒家窈
藥玉蟾蜍繡江橋下無情水不見東流雙鯉魚
當年逐隊彩雲中四角龍旛路下通飄渺歌聲疑
碎玉蹁躚舞態年驚鴻每從洛浦飄迴雪愁絶天
台怨落紅一駕青鸞千萬里桃花人面悵東風
佳人拾翠九雛釵麗吏香鷴白鼻騧碧漢夜涼天
似水紅楼月落酒如淮聽殘鳳軫垂金蒜奪得鷥
[illegible]鄉玉階雲散烟消顆頼甚絶憐無夢到天涯
落葉爲身片片輕清虚殿裏識卿卿梁間學舞紅

襟燕柳外聞歌紫陌鶯夜雪當壚來錦帳翔風留
客下簾旌細蟬金鴈今何在惆悵藍橋隔玉京

自笑 時予將有嫁女之事

自笑柴桑老倦遊絕柅圭竇對林丘隱之嫁女真
韋大康伯進人莫駕牛縱使無錢休賣賦但能有
酒不言愁年來心事知何在紅蓼青蘋碧水流

自遣

蕭然幽絕頼清貧莫怨從來骨相屯南郭子綦真
大隱東方曼倩久沉淪栽花栗里能忘世結屋桃
源不見人寒盡寧憂無曆日甕頭新熟玉缸春

寄懷松壑山人

平居長望少微星五十年來老管寧數里逶連三
徑碧一溪隔断亂峰青驅驢絕壑成孤往放鶴空
山亦渺冥何事城南復城北憐君潦倒更傳經
回首三台憶舊遊丹梯百丈入殘秋紫萸黃菊重
陽後碧石青山最上頭海氣微茫當落日天風飄
渺下滄洲白頭松壑山人在常向雲嵐起別愁

其三 時同遊樹百昔石皆已作古人

零落交遊二十年風流雲散総茫然笠陽仙吏來
黃鶴月麓山人駕紫煙畫閣逸峰留翠黛凄風冷

雨弔甘泉與君愁絕山陽賦回首黃壚更可憐
我作天邊石戶農龍溪東畔水淙淙采薇每念山
中客載酒難尋磵底松蘿經幸無俗士駕柴門常
有宿雲封羅紋寺裏經行處萬壑風濤起暮鐘

老屋

老屋山村接遠汀也堪長嘯向岩扃茅堂結構人
皆笑陋室新成自勒銘梁上烏衣頻掠羽堦前白
鶴静梳翎浣花杜老雖憔悴無恙乾坤舊草亭

一枝

一枝鄉寄蔣元卿自笑蝸廬計未成疊石為牆宜
薜荔縛茅結宇當簷楹常貧閑貢猶依市禾老龐
公問入城補屋牽蘿今日事山妻努力佐經營

憶舊述懷寄鹿菴 八首

栗里先生久閉関避人蕭瑟似投閑半生詩酒青
山隱十載江湖皂帽還白嶽閑雲頻北望荒村古
屋住西灣郢中諸子勞相憶只是清塵不可攀
白雲山下出無車碧草爲菴鳥道斜彭澤無人窺
菊圃武陵有路種桃花青藤㸌屐遊仙夢濁酒黃
雞處士家載得江南書萬卷百城吟卧舊生涯
吟成絕調向誰高二子論交夢寐勞白雪陽春留

下界青灯緑酒憶東皐君如野鶴繫孌髫莪向呉
霜䓵二毛回首風流今已盡相看偃蹇卧蓮蕩
東山山下結茆菴入世從来性未諳無悉幽懐栖
㵎壑有時睎髮對林嵐步兵放浪千廻醉叔夜清
狂七不堪當日交遊寥落甚悲歌斫地憶雄談
吾子當年大将旗千秋雅調使人悲共傳七略勞
中壘雅有三都賦左思東國雄風推北海西園文
物紀南皮秖今雲散傷離别落落晨星又一時
當時雄霸氣飛揚餘子紛紛各擅塲無禄人間悲
趙壹有懐天壤見王郎銀燈夜話巴山雨玉露秋
零海國霜歲歲東山黄菊會茱萸折罷總神傷
沈侯㰅上昔頻過不淺濠梁興若何細藻衡波依
鷺渚寒潮激石入鯨窠桃花浪裏流紅玉瓠子河
邊藉緑莎當日惠莊知已在几時秋水共婆娑
豹山太史亦風流共向般城對素秋白袷迎風臨
雉堞清溪撥雪下龍湫嘯歌庚亮三更月凭眺陳
登百尺樓華髮飄零餘数子回頭寥廓憶同遊

寄蒲留仙

老我烟霞上釣舟嗟君感遇泣高秋漫言楚國多
良璞依舊桐廬擁掀裘東郭先生方納履西園才
子亦窮愁昨来聞道仍多病把臂何時話舊遊
談鬼談空計尚遥驚人逸念謝元暉老來更覺大
韋賤貧病方知雅道非同學故人蕭屑甚一時遺
老姓名稀牀頭吏部今何在痛哭西州掩淚歸

懐呉寳崖 呉有詞云解羅衣杖劍學從軍之句欲未及之

延陵公子逈無倫一去呉山秋復春望斷二千餘
驛路未逢三十六文鱗西湖結屋探幽勝東海論
交憶故人匹馬南来更何日羅衣仗劍出風塵

登東山絶頂 五首

㮚杖蕭蕭出遠林東来絶巘一登臨懸崖老樹龍
鱗古蹊澗寒泐鹿跡深大壑飛流環匹練奇峰積
翠鬱千尋乘風羽化須史事聊試憑高出世心
歷井捫参勢可呼老来濟勝倩人扶空林一望啼
寒鳥峡路頻驚問僕夫直上丹梯成小憩廻看青
野俯平蕪桃花開後重遊處準擬明年倒玉壺

其三 淄城南三大峪有三川之形

凭高絶磴千廻轉俯看崩崖十丈懸一帶溪山雄
百里萬年形勝說三川蜿蜒怪石趨幽谷歷落平
沙散渚田珍重巨靈勞斧鑿令人長嘯碧雲天
暇日聊為嶺上行振衣躡蹻翠微平淄青千里望

中晝長白群峰足下生絶壑飛雲礁路斷空山落葉客心驚歸來寂寂人踪絶斜照荒凉鳥亂鳴

居然星斗摘天門霞擧真如鶴影飄乘崩遙看廻大陸一峰忽轉見孤村人隨夕鳥歸雲際風激寒溪散水痕便欲凌虛叩真宰閶風臺畔邈崑崙

半生

半生生已蹉跎夢裏乾坤醉裏過讀未能工窮愈甚老來相逼病偏多誰云謀食甘薇蕨漫說無衣閅辟蘿終是陶公能出世蕭蕭白眼眄庭柯

西溪

西溪橋下聽潺湲白石晴沙数往還辟世避來思穎水稱詩老去愛香山但儲綠酒時謀醉何必丹砂謀駐顏歲晚山中多雨雪梅花遶屋掩松關

無題

銀箭風微漏漸添暗傳錦字玉纖纖家隣巫峽朝朝雨聲遶文梁音〻盐乍譜鳳簫隣翠幌忽驚繡戸捲珠簾長思夜醉蘭堂月誰見雙飛比翼鶼

年來

年來幽興寄雲林陋室閑情伴素琴酒入半醺稱善飲詩參老景愛微吟談禪說劍真名士臨水登山愜素心懶慢遂成拙中散蕭蕭貧病二毛侵

山客

崑崙山客日逍遙俯仰生平嘆數奇貧到空囊沽酒處愁緣多病看花時伯休坐使妻無袴綺里何妨共采芝為報故人明面熟相過一醉莫前期

冬日黌山道中

匹馬迢迢度遠岑青溪過盡出長林寒山有路行人少幽谷無風落葉深蘭室千秋推大隱黌堂萬仞積重陰三年又到荒原下蕭瑟難禁此日心

路入寒岩鳥道深客來臨眺意蕭森鱗〻日照丹崖石颯颯風吹槲葉林谷口龍蛇分九派峰頭臺殿辭千尋司農祠宇還今古此地時聞山水音

過高伯良山村

皇姑巷下谷谿谿曲曲藤蘿小徑斜慚愧偶廻逌客駕虛無想像列仙家一溪寒水流清籟十里空山散碧霞一到桃源栖隱處秦餘何地不桑麻

題潮音菴

潮音菴下潮音洞勝地平臨絶磵偏九折河流雙樹老千江月印一灯懸崩崖虎豹疑危石淺瀨珠玑落晴泉便作輞川應不愧数聲清磬出藍田

仙路渾疑出紫霄焚香莫莫復朝朝門前鷗鷺般溪水浪裏魚龍振海潮清梵六時依靜室靈虹一帶鎖長橋極知此地塵根絕常願清修對寂寥

訪希梅

野客迢來跨蹇驢入門一笑對潛夫自栽檜老龍鱗甲手種桐間蚌口珠南浦溪聲來座右東山雲氣護庭除相逢細問清齋課筆陣新傳付善奴

百四齋中同孫伯純讀約菴所作南村先生輓詩已而伯純先去

十里尋溪入碧林故人家在古城陰來聽洛下書生詠何異隆中梁甫吟九辨悲歌勞悵望八哀唱嘆感雄心匆匆握手與公去岐路晨風怨別深

戲贈雋巽甫

龍丘居士近何如江左夷吾定似渠九錫新頒長柄麈六萌頻駕短轅車入門絡秀藏金屋照乘珠光下玉除但使謝家生寶樹莫令人更泣前魚果然遲暮慰离腸玉雪盈盈此定殊滄海月明珠吐蚌丹山春暖鳳將雛久知皈命雙林樹從此憑添五丈夫稽首河東應下拜新人聞道勝羅敷

贈內

灞陵歸隱尚能留珍重鄉言亦從傳舉案久同廡下夢閒閑不厭太常齋鹿車共挽黃牛駕荊布何煩紫燕飲婚嫁向平猶未畢青山無計路芒鞵

閑居

閑居觀物向柴扉十里明霞映夕暉汲水山泉離合遠燒畬野火隔林微行人每向蒼烟沒寒雁遥從碧落飛獨有青溪高卧客綠莎白石舊漁磯

自遣

漫須腹笥誇便便書簏從來真可憐常笑奈魚似白獺羞同脉望翻青緗老來汲古少修綆說到遼時羞着鞭何似青山向樵路烟簑雨笠歸林泉

問焦簡菴病

聞君多病掩重幃極目迢天尺素稀雞骨嶙峋應似鶴玉山憔悴不勝衣心懸摩詰仍高卧夢想休文減帶圍七發何時真一奏天花落處散葳蕤

冬日

霏微霜氣閉窮冬悵望空郊策短笻曠野蒼烟橫碧落寒天白日冷青松兩峰跨澗樵通徑疊浪沿堤水自春薄暮無人獨歸去荒涼四壁响寒蛩

題羋公權遺詩後

絕代風流亦可嗟塵中秋雨夢中花通眉長爪辭昌谷紫府丹樓作神仙漫說雄文無定價終留彩筆敵清華至今謝眺驚人句不減漁陽醉後撾當年品藻重南金絕筆驚看久陸沉不合時宜應滿腹每逢好友亦論心文能玩世偏調笑詩不求工未苦吟南劍西崑添一座冷冷山水有清音

晚自城中歸拗體口號

僕夫蹩躠愁遙征一出城闉星漢明漸覺天寒畏途遠偶乘酒力當風行路經怪石下驢背人到柴門聞犬聲抖擻塵中十斛土挑灯稚子來歡迎

春日漫興 甲戌

風捲蓬茅滿目橫連甸不雨客心驚未能栽竹留餘地除却輸租不入城芳草多情當徑出山禽作意向人鳴生平每笑桃源客誤引漁郎似近名勝友良晨自不兼莫嫌乞食類陶潛風吹柳葉鶯窺戶雨濕丁香燕入簾野客漫歌白石爛春盤惟有水晶鹽何當結伴尋山去一路看花傍酒帘一望春山隔短籬蕭然幽徑綠離披但能有酒無辭醉縱不成篇亦賦詩碧柳窗前來燕子青蘋洲畔長魚兒落花處處皆堪惜為語東風莫浪吹

雜詩

漫從詹尹拂靈龜浪跡溪山任所之小徑未栽千樹橘當門已長萬年枝天生阮籍從教放人道王湛定是癡五斗深盃十斛酒此生行樂不須疑林嵐深處臥雲霞欲種東陵五色瓜紫陌淡烟飛柳絮清齋微雨折梨花一鉤蘿月幽人夢三尺蓮門處士家莫笑空山無曆日春深一一植桑麻

早起

早起閑行自逍遙羨他鄰叟餉東菑溪流水淺魚遊急雲盡天空鳥去遲老大雄心銷歲月生平拙計誤毛錐風前太息花前恨忍惹春愁兩鬢絲

春日訪約菴於百四齋

坦步尋幽自當車果然動即到君家逕來背郭春將晚每為談詩日易斜半榻雲陰交竹影一簾風色落桐花等閑相送柴門外桑柘陰陰去路賒城隅偶出此相過可是芒鞋踏綠莎家為買書貧愈甚宅因近市客偏多柳絲十丈當窗牖茅屋三門挂薜蘿塵外久從蓮社侶風流二老漫婆娑節合陰陰鎖碧苔林亭却寄古城隈門臨十畝方調鶴人到孤山為看梅掃徑每緣佳客至問津常

逐落花來君家琪樹知多少移向崐崘頂上栽

几日相違繫遠情枌榆十里隔柴荆歸欣我已營三徑老矣君還擁百城丁卯雄篇寄黄葉庚寅楚客隱香蘅結隣安得衡茆近竹塢花開絶送迎

紅塵何地是滄洲半畝宮中寄一丘鶴跡茶烟人悄悄禽聲竹韵日悠悠龐公久矣忘賓主宗炳由來愛卧遊每到柴桑相對處始知人世小春秋

田家

吾徒端合老烟霞薇蕨春深王有第曠野高寒宜種黍園丁老嬾畏栽花閒看洞壑雲飛盡散步枌榆日影斜莫厭田家供給少客來且與飯胡麻

過豹岩先生村居

先生卜築闢蒿萊石排雲古徑開自是有人陋杖履誰云無地起樓臺行歌南浦春將暮桂笏西山日几回每到花時幽興好野夫來往趁深盃

仙源只在碧溪隈萬柳陰陰長綠苔雅有桃花臨水笑何須丹嶂拂雲開圖書四壁群山響松竹三春二仲來消夏眼灣看咫尺放生磯畔好徘徊

聞伯良仲洛談卷子溝之勝未得同遊悵然書此

般溪千折碧琉璃精舍臨流路逶迤便蹇青山吾欲老溯洄綠水汝何之探奇載酒知何日多病尋幽未可期咫尺烟波真萬里安能杖策一相隨

堤上柳

不是蘆花撲面飛長條折盡尚依依趨塵拂地蠻腰細弱絮漫天翠黛稀灞水路岐勞悵望玉關人老送將歸臨風却憶桓司馬淚下金城已十圍

河上

偶來河上弄潺湲水石蕭踈意自閒冒雨人歸青澗底跳波魚戲綠蘋灣沙迴溪口吞平岸雲過峰頭補斷山陌上長歌無興和一瓢濁酒閉松關

野興

乾坤無恙一漁磯自結繩樞白板扉戶外鳥啼山雨過籬邊犬吠野人歸齊諧不慣楓香調楚俗偏宜薜荔衣千古穎陽同此意萬山深處片雲飛

寫夢

夢入江湖萬里寬此身遂寄海天東一樽新綰竹林綬九錫今為田舍翁人去碧山尋藥餌鶴歸青磵響松風便思去逐元真子拍棹冥冥烟雨中

偶來

偶來野渡草蒙茸鳥道無人碧蘚封一水沙邊拖素練羣山天外削芙蓉林間毛女知何在洞口桃花豈再逢人世光陰容易老等閑霜髩已蓬鬆

贈豹岩先生

嶺上閑雲却贈誰蕭蕭海鶴見風姿三層樓閣山中相一卷維摩畫裏詩柳浪臨溪縈釣石木奴當户覆江籬西風屈指重陽節采采黄花醉竹籬

旱

霶霖去歲没田疇亢旱今年動遠愁石燕不來乾柱礎飛蝗似欲卜苑裘密雲時見風霾色亦日常隨金石流安得普天徧靈雨銀河萬里瀉龍湫

東望朝霞奇甚

萬里朝霞極目中丹樓五色出鮫宮流黄机上飄長線濯錦江頭浣落紅綠嶂有情初映日碧天無際不驚風釆鸞安得乘雲去直到蓬萊東復東

野興

雨脚斜連山半腰小樓閑望野烟消冬青一樹花如雪秋漲千溪水似潮種豆東臯鋤茂草漚麻南浦傍平橋蕭齋不道由旬地叢菊寒松伴寂寥

挽焦皁子

與君壬午共懸弧五十三年歲月徂忽見塵埃埋玉樹常思肝胆印氷壺銷沉大雅風流盡惆悵交遊意氣孤回憶花間與花落當時同醉錦氍毹

哭焦簡菴十二首

余與簡菴廿年執友也花晨月夕說劍論文亦庶幾耐久朋矣契濶三載竟成永訣悲夫君歿以甲戌五月廿八日得壽僅五十君少余三歲先作古人驚痛少定作此用寄余門人漢臣介眉皆君之諸孤也

落落晨星氣色孤綃江雲霧暗平蕪西園公子梢賓客東國衣冠痛頹廚亭閣當年依舊社河山今日邈黄壚碧梧翠竹風流甚僅作知非遜大夫

三載傷離路阻脩九原元別起繁憂極知消渴同司馬豈意修文篤赤蚪大夢到來真小劫百年强半已千秋不堪重上淮岠閣頓闥琱窓盡日愁

其三 君歿時八子八孫而太夫人尚在堂

中壽知君信可傷難從真宰問巫陽子孫早已齊元凱生元難期囑范張絮酒黄雞懷往路萱幹白髮哭高堂寢門長痛知何日一來生多未得將年年幽怨苦重陳常向雲山哭故人陌上柴車嬰

湖海天涯磨鏡一沾巾影殘玉樹埋黃土零落山
丘起黯塵莫怪比來知己少西州門外每傷神
嗟余折臂久堪憐濟勝溪山爾獨先同學故人誰
健在惟餘衰鬢自婆然蓮花夢覺三千界金石盟
心二十年回首歲寒松柏裏兩行老淚灑空天
士林今日推文獻海內斯人應德星經學諸兒延
世業閨門百口肅明庭人如仲郢留家法客向中
郎痛典型惜福如君艱大耋問天誰與叩元冥
年來把臂竹籬前多病離居各一天夢入楓林青
不斷魂歸滄海緲無邊芳蘭萎謝思公子風雅消
沉憶執鞭開篋見君前日字鸞箋五色閙雲烟
經時問訊病維摩奄奄雲山容思多名嶽向禽
已矣臨江洗馬竟如何半通未綰青絲綬長縉先
傳碧玉珂獨貴九泉遺恨去萊衣子舍淚滂沱
余昔園裏久追隨寒碧軒前路逶迤回首舊遊雲
散後傷心幽恨夢歸遲素車白馬秋風冷繐帳金
灯夜雨悲莫問當年醒酒石平原賓客淚如絲
早衰每羨君憐我後死誰知我哭鄉郭泰安能續
碑誄鍾期不復聽琴聲交遊久已同風雨意氣年
來托弟兄極目傷心悲遠道餘生從此罷西征

其十一 君齋中有枕碧亭倚峰廊頗具湖山之勝

憶醉孤亭枕碧流海棠花底按梁州浮生剎那空
遊目夢幻微茫已到頭仙骨難忘緱嶺鶴單風早
度海雲樓倚峰廊下如相問蓬島原來是舊遊
載酒南皮拂錦茵君家兄弟喜留賓珠簾一閉臨
皋閣上客誰道繡水濱霜月影中聞斷雁茱萸會
上几歸人他時重憶芳園燕苦竹寒松易愴神

奉挽畢少叅淄湄先生自閩南馳驛歸葬

太航披髮返蓬瀛極望瀾滄痛遠情鈴閣几年依
六詔蔥靈萬里引雙旌天憐使節乘風下帝軫勞
臣擁傳行聞道羊公遺愛在峴南應有淚縱橫
家舍山前掩落暉星驚櫪馬重欷歔金沙江上樓
船廢鐵鎖橋邊廣柳歸東海孤兒搶地泣南荒遺
恨瘴雲飛猶憐吏部冰頭酒却共椒漿奠素幃
不見道盈付所忠傳南遞在彩雲中甘棠舊德留
諸暎繞帶風流靖九陲野祭竹林頻酒淚歸來總
悵起悲風當時走馬朝天路誰復椎文賦射熊
西南千騎渡瀾滄荒徼年來亦若亡駱將至今知
慕義劍晁終古懷王人身經九折邛崍坂沒擁雙
旛焚道塵益代雄才未開府長城萬里竟沉淪

迢遞牂牱清水閑孤臣抱恨點蒼古神傷馬革來
金葉路隔龍池覲玉顏南極使星沉益部炎方慕
府罷征鑾武鄉千古同勞悴丹旐淒凉此日還
銅鼓曾盟漢將營碧油幢下走軍聲溧頭未竟纂
時策白羽猶傳制勝兵萬里昆明馴戰象十年越
巂假命鯨雄邊子弱應長痛僕射當時若父兄
碧雞金馬賦王褒天末驚聞仗節勞餘閫悲雲供
蒟醬銘旌寒雨泣衣牢炯迷貴竹塵沙黯路出般
江瘴癘高多病故人憔悴甚臨風未得薦溪毛
竹郎雄霸府中趨痛哭同哀漢大夫歸奠蕭蕭無
薏苡清風落落想冰壺國恩詔作龍驤塚家學人
傳筆陣圖田首麗江三萬里忠魂一夜過蒼梧

其九 公先為貴州學憲後補永昌參議

漢節當年出尚方西偏莊蹻舊巖疆黔陽玉尺衡
邊徼滇海金波奠富良化俗文翁傳大雅征南新
息須炎荒生憎不及中郎將負弩惟迎下夜郎
平生風義走中原揮翰臨池綺繡翻鶴駕不聞丁
令返虎賁無復典型存南州芻奠惟雞絮北海樽
空哭寢門此日人琴遂已矣商音愁絕向誰論

偶題

漫嗟筋力苦遲遲半畝荒園足隱淪菊似襄陽耆
舊容松如盤谷老遺民常垂薜荔容當戶不種桃
花免問津最喜新芻烱而熟狀頭聊復漉陶巾

和崆峒先生五十三歲詩

崆峒五十三年白我亦今年五十三半世閑心如
過隙一生彈指未降豚雖無白髮三千丈且著青
山八尺菴不敢臨風對秋水恐驚憔悴照澄潭

廣帝京篇 四十首 有序

溟渤潛夫猶憶揮鞭易水滄浪下士常思
走馬漁陽駱臨海之賦帝京徒誇壯麗杜
工部之悲小苑多入邊愁若乃時際承平
躬逢嘉運仰泰階而瞻斗極六符不必再
陳望薇垣而識奎文五星於焉攸聚朝無
闕事不妨為典引之篇家有逸書或用作
衢謠之體邸報雖云斷爛壽以韻語牙籤
傳聞間異同用助稗官珥筆倘愛我而
删其甲乙願從君而付諸丙丁
宣王石鼓到今茲法物真同玉牒詞岐下尚傳初
羽獵陳倉猶識舊龍螭六書文字尊蒼籀兩序衣
冠拜毀夜夜星芒干氣象不令雨露上階墀

盛朝選士貢明堂貭筊紛紛到蓟方三萬生徒推
賈郭兩都詞賦儷班揚掃門不入王侯宅執戟難
希陛楯郎索米長安何太苦啟衣蕭索返滄桑

其三 翁肤卷九日為日成日修肆十三經監板無缺

太學陰陰御道松槿呈石檻碧雲封三蒼訓纂留
滂喜六籍豈碑頹搽邑更老横經曾稽古鑾輿問
道憶臨雍祇今寥落歸東海望斷天門十二重
宏詞不是舊賢科天子臨軒結網羅洛下書生初
應詔終南徵士竟鳴珂鶯駘璧 盛天廐飢鳳騁
赴玉禾獨有桐江漁父在掉頭常自戀烟波翮

其五 蔡中郎有聖皇篇○鴻博之徵余常力辭舉者作守貞辭以見志

寂寞衰陽水鑑懸閑從塵外数諸賢亡書三篋推
安世博物兼車説茂先天子思深詞賦客皋公朗
咏聖皇篇徵軀不與風雲際寥落滄洲老鄭虔
年來南内即崆峒入直金門有数公書向龍池翻
甲帳經從虎觀問丁鴻樹當温室言猶秘獵罷長
楊賦最工嚴助承明原不厭几人寥落五湖東
北門内相重天家旦夕人傳傾白麻博士買驢三
紙券秘書攬轡七香車璇玑賦就歸青瑣沈宋詩
成散彩霞不見昆明池上宴更聞才子去長沙

中朝秘閣重丘墳勝國刪書意自殷雅有蘭臺稱
令史更煩謁者訪遺文石渠同異人相難金匱參
差誤正紛見説徐陵曾受詔几年官燭照江濆

其九 昇平宴在壬戌上元

昇平高宴萬方同麗日和風拜紫宮鳳閣月明調
玉燭龍楼春雪照乾清侍臣扶醉天階上聖主當
筵丘夜中九十三人齊作賦柏梁猶是漢臣風
上元佳節禁城開南苑遲遲御輦迴大樹逶連盤
馬地銀花自照撲鷹臺恩波似海雙鸞下士女知
朝萬騎來永定門南歸去晚玉輪羽衛漫相催
瀛臺今是古瀛洲長夏陰陰近鳳楼画檻芙蓉連
玉竦沙隄楊柳暗金溝賞花太液雲中讌鼓櫂汾
河水上舟閒道侍臣叨寵眷每分禁臠向蓬丘

其十二 西苑内有亭名曰流杯又一門御筆題曰曲澗浮花見馮相國子占紀思

流杯亭子似蘭亭西苑仙舟覆鶴汀五柞宫中凝
晚翠九成殿裏送遥青蓮房雨濕鯨魚甲銀漢波
翻織女星曲澗浮花留御墨鸞飛鳳舞列金庭
禁城西望暢春園曾奉慈寧安水源鶴髮宣仁來
玉輦鸞旂漢武下金根瑤池献壽觞王母黄竹迴

鑾捧至尊長信宮中師大練百年遺詔被春溫
竹宮禋祀不聞喧坐使金吾靜九閽已見佽飛屯
上苑更傳特進領城門泰壇五夜龍旗出御宿千
羣豹尾翻夾道鳴鑾三十里南郊如風物似江村
萬國梯航輯建章垂衣天子坐明光貫胄椎髻
王會　飲頭飛入職方八尺神獒修方貢五花龍
種下伊涼即今滄海無波日白雉重看奏越裳
端門百戲競迴翔樂奏鈞天正未央法部高頭珠
絡鼓宜春子弟綠沉槍大龍噀水當馳道舞馬銜
盃上玉牀願附太平黔首後大酺十日醉漁陽

喜峰口北路迢迢羽輅時巡下碧霄萬隊期門傳
玉勒千牛侍宴賜銀貂黃羊向夕呈酥酪狡兔當
風掣皂鵰氈幙平沙三十日還鑣初散紫宸朝
十二閑中織錦韉就中八駿似龍飛五方劍客長
矛陣七　雄兒短後衣帳外時驚蒼鶻落御前親
射白狼歸黃花戍上尋常到知向燕山大合圍
自平吳濞清紛紜苞蘗連衡蕩逆氛貴竹八千餘
驛路傜侯三十六將軍東臨嶺表銷兵氣西望昆
池掃陣雲今日普天施雨露金甌無缺奉明君
下瀨狡戈奠海潮歸來露布擁旌旄九衢迎隊巴

閩馬八校爭披蜀錦袍朱鷺鐃歌登鳳闕紫泥銀
管紀龍韜腐儒常奏平滇曲郊祀陳詩亦足豪
前外猶須下呼韓控馭深恩假羽翰豈使椎酤煩
御史寧教鹽鐵議桓寬海艘轉粟趨遼左計部持
籌策幹難總為廟堂多算勝扶衰不忍破烏桓
積貯籌邊亦壯圖武功拜爵自孝趨封侯閣內蕭
羊肖通籍班中珮鹿盧紈袴奔車邀墨敕輿儓豪
筆入鴻都紫薇門下何人在空使貲郎笑豎儒
短褐難登要路津廣寧門內倦遊人玉河香水流
紅膩金閣球鐘動紫宸寶馬游龍嘶繡陌輕車霹

靂走香輪誰憐懷刺東風裏團扇難遮庾亮塵
當年狀策入幽燕上客龍門願執鞭入座蕭朱初
結綬同舟李郭自神仙金盤獸炭燈瑤席翠釜駝
峰薦綺筵北闕上書歸去後至今夢斷薊門天
共二十五首 報國寺矮松一名侏儒松今已毀
慈仁寺裏漫相從佳氣氤氳到處逢賀貝競傳來
五嶺侏儒誰解弔雙松明珠欲化鮫人淚璣貝移
來怪石供自是天家輕玩物肯令花鳥困菑畬
五陵佳麗護宸居劍迴廊錦不如寶玦每韜雙檉
劍佩瞿初試七星魚浪遊戚里開金穴休沐清班

下玉除回首風塵迷紫陌元都觀裏重欷歔
昭王舊迹苦重陳郭隗當年倡劇辛薊野秋風埋
駿骨金臺落日悶消人空傳擊筑華陽館誰復談
天碣石濵千古共憐慷慨地賣漿　狗更相親
荆高舊侶久沉沉燕趙悲歌自古今季布生平艱
一諾田光片語重千金借軀結客縱横甚役轄留
賓意氣深來日大難行路嘆桓東年少逞雄心
衛霍從來重漢京建章下直理鳴箏筵賓馬埒金
為注撒客駝蹄玉作羹紅粉香生三婦艷朱門肉
臭五侯鯖書生慚愧千夫長媿不當年拜射聲
長安士女樂清明猶記鳴鞭陌上行夾道濃香珠
履接滿堤紅艷翠雲輕烟消禁火千門柳風來微
寒二月鶯共說漢宮頒絳蠟九衢猶有賣花聲
西山朝爽亦佳哉拄笏遥看更幾回白袷芒鞵何
日到丹崖錦幢倚天開千峰殿閣排雲出百里烟
霞積翠來自古名區雄帝里頓令塵外有香臺

其三十二　桑乾河一名小黄河

盧溝橋畔幾經過俠少殊九奈若何龍勢蜿蜒來
紫塞水聲澎湃走黄河時平斥堠無烽火日落郊
原散橐駝近日重頒司隷法侯人此地又横戈

擘斂摩肩去復回長安大道九重開叟頭赤棒高
軒過十里紅塵走馬迴自有春風吹黍谷更無鹿
目照樓臺行人讓路緣何事御史揚鞭霍霍來
毘盧閣上雨初晴一望秋風古北平地桃龍沙閑
玉障日臨仙掌映金莖人烟浩穰通閩輔宮闕儼
芒混太清自是皇都多氣色凭欄千里暮雲横
陪尾山前古木秋泉林寺裏紀宸遊一輪月印三
江影千聖心源泗水流玉篆穹碑看鳳翥金隄膺
藻照龍湫南巡羽駕迴翔地多少儒臣奉九斿
歲歲宣防竟若何天儲日日待江沱空勞貫讓陳
三策誰挽澶淵復九河瓠子桃花方漸下淇園竹
楗已無多朱提百萬知何處蝗穴春風漲白波
浙東制府本豪雄保障巖疆萬里中遂使七閩清
逆孽坐令百粤沐皇風笠梅上相歸朝右鳩杖懸
車卧海東回首金城方累在營平麟閣想元功
澎湖亦是粤王臺靖海將軍跨海迴已見十年閩
島嶼何勞萬里貢龍媒鼓車且使驊騮駕御苑誰
將首蓿栽欲識漢皇威遠意不令天馬薦重陔
玉門關外白龍堆接踵屠耆萬里來豈有癸庚呼
玉蕋更無戊已戍輪臺防邊卜式能憂國借箸弘

羊善計財但使富民多賄級寧教閻罘困萬萊
馴象逐來貢帝京崔嵬出入向承明三階立仗應
多幸七寶横陳静不驚肝胆推移因歲序山河風
度亦峥嵘如君莫把黔驢擬免使封牛浪得名
余冠敝矣戲用陶句賦得十年着一冠
陶家三徑已全荒多帽多情耿未忘懶慢自徽衰
老態清寒不入少年場塾巾難學林宗樣危腦非
沿時世裝采采黄花動盈把還將漉酒醉柴桑
解嘲十五首 客有勸余勉進諭者作此謝之 新令應考中
詔下 山訪逸遺為將榮翰赴彤墀銀鷹鐵馬吾
豈敢野鶩家雞世所嗤顧影自慚麋鹿性凡人身
到鳳凰池此生常是甘疎放寧羨雲霄献納司
鶢鶋自愛碧林飛金絡文犧與性違東閣漫招犀
彥入南山獨抱片雲歸早朝真使心相左藉簪筆終
知計尚非莫嘆寥寥楊子宅晴窻不少薜蘿衣
泉石從來意所諳百年强半卧雲嵐伯淮豈謂頻
遥詔叔夜深知七不堪縱使徵車來道左忽教提
徑笑終南但令養拙藏幽谷雪月松風夢亦酣
莫羨清班拜瑣闈崐崘外火久忘机漫憐貢禹無
車馬只合嚴陵守釣矶野鳥未甘西苑粟田夫慣

食北山薇閑花落盡餘三徑夜月虚窻少是非
其五 明經考中書自冀黄門是言
結事有蒲早拜章徵書十道出明光莫令盤谷鶯
猿鶴且為鍾山護草堂閣閣風高天北極絲綸雲
隔啟中央常思充隠多貽笑不敢輕抛薜荔房
緇塵休道上綈袍白石紅泉任所遭處士風清推
郭泰絶交書就寄山濤臨池自愧真當制脱穎誰
云有彩毫猶韋東皐茅屋在半牀風雨蔽蓬蒿
勅號空煩走赫蹏元纁又下海雲西廬鴻祇爱嵩
丘隠劉向何勞太乙藜鐵硯頻年留石室毛錐五
色散虹霓升沉自古皆前定縱到青雲路亦迷
其八 唐以中書舍人又次右為黄閣光判中書省雜事
披褐無須嘆滯淫柴車落落碧山岑五花判事虚
黄閣十畝為園愜素心牛驥那堪同櫪皂麏麚聊
復共雲林平生每薄虚聲士結網臨淵羨正深
其九
綸扉呵閼紫宸朝萬里金門路尚遥方朔何心歸
上苑司空遁跡戀中條羊裘自喜臨清瀨鳳沼終
慚侍絳霄常羨孤山林處士採梅放鶴遠難招
谷口幽栖枳棘叢難從雲鳥駕長風未能視草三

天上敢謂揮毫五夜中蝬屈尚憐依硯北龍池誰
解賦河東惟應築室寒林下終老雲山一畝宮
延恩匭裏訪才賢清切儒臣雨露邊白賁旌旃司
馬檄紅雲楼閣御爐烟微　難副朝陽鳳貧病偏
宜負郭田却笑洛陽孙處士虛糜天子賜裝錢

其十二　唐以中書舍人為紫微舍人

佳氣氤氳隔九関山人何必厭深山誰裁鳳尾三
千詔敢與螭頭第二班青瑣玉墀休入夢紫微仙
吏渺難攀不才若被當軒黜驢背何緣却放還
蕭蕭華髮漸相親老去惟應卧故林賈至未須歆
紫陌王陽誰説有黃金静觀岩岫閒雲入掉首天
門御路深溪上鯉魚長尺半飯牛中夜漫悲吟
鶴書昨日降鸞坡公府徵賢亦已多鷗渚有情留
水石鳳池無分沐恩波但尋南浦白蘋柄懶逐東
華碧玉珂莫使山靈笑通客稚圭何事重相呵
頭顱不任進賢冠難向龍門刷羽翰般浩無端
應辟樊英未免浪登壇且餐蒸藿同隣父豈共絲
儒仰大官半世寒岩容我隱鳳毛不肯借人看

憶歷下舊遊十五首

舊遊回首客心驚秉燭曾為逐隊行北極宮前雲
十里南薰楼畔月三更船通漁舍橋通寺香滿人
家水滿城夢斷濯纓湖上柳烟花如雪浩縱横
平陵遊俠喜招尋放浪湖山客裏心雉堞女牆秋
寂寂水閑漁浦夜沉沉舟移竹院含情遠花落蓮
房入夢深不見芙蓉池上月年年離恨到如今
當時結客少年場細馬香車夾路旁烏桕拂烟閒
玉莖紅渠和露濕銀塘美人墮珥千金佩蕩子停
鞭七寶裝惆悵年來遊侶倦等閑不到水雲鄉
明湖霜氣入秋澄岍工人家競采　水檻羅綺看
艷舞金仙楼閣晃禪燈當楼少婦飄長袖隔浦漁
舟弄斷曾舊日琵琶良讌會至今猶憶鄭中丞
岱嶽南來擁百靈風流文物没寒汀城隅水護明
湖碧河朔山惟華嶠青萬頃平鋪星宿海一峰高
嵌芙蓉屏稍閒好事諸公在今日重新歷下亭
上元甲子慶承平玉輦南巡出帝京七十二泉王
屋伏一千餘里濟源清宸遊赫奕驚心久御墨淋
漓入眼明兩字澈湍千古事高懸銀牓照蓬瀛

其七　李邕杜甫常燕集于歷下亭

齊郡山川去路遥當年李杜久蕭條濼源堂上陪
珠履來鵲橋頭弄玉簫落日蕩舟移桂楫春風扶

醉解金貂濟南名士知誰在百里魚書竟寂寥
閒從九點數齊州起鳳坊前問鐵牛靈鷲孤騫千
佛嶺鴛鴦雙落百花洲錦衣公子邀紅粉黄鶴仙
人桃碧流猶記杜康泉上酒浪遊倚醉聽笙篌
段許風流迥絶塵名都佳麗最宜人皆山大陸平
如掌濼水驚濤湧若輪雪色湖菱清欲絶銀絲吴
膾美無倫姜家池上銷魂處琥珀香濃醉後春
滙波門內小瀛洲兩岸蘋花急暝流白白魚兒浮
水面青青蓮子上船頭湖中拍浪看銅斗竹裏聞
歌引玉甌更有鵲華橋畔月照人清夢水西樓

其十一 水經注云大明湖上有流盃池今其地不可攷口桶園在金線泉側

端居獨木道元經池上流盃覆鵲汀金線一泓秋
水碧玉函千尺黛螺青樂山西弔滄溟墓湖口南
臨杜甫亭為報桶園鍾士季几時置酒醉林扃

其十二

華泉勝跡久沉埋遲李山川致自佳白雪樓前春
似海青帘堤上酒如淮孤舟水北紅蘭漿渡玉城
南紫燕飲舊日平臺歌舞地寒溪流出傍湖街

其十三

雄藩憩是漢王孫無復當年邸第存香水分流侵

畫閣丈鴛夢覺憶朱門保釐堂工秋雲白列戟廊
前落日昏銅雀臺荒餘敗瓦祇今詞客弔梁園

其十四

天主堂西西域明行人猶解說耶蘇鳥斯梵唄來
重譯回鶻衣裳徧九衢造化小兒藏繡幞壺丘仙
客入元都名區像教紛綸甚抄相金輪竟有無

其十五 水經注云華不注單椒秀澤虎牙傑立

虎牙傑立鬱嵯峨一望單椒紫翠多佔客微歌小
垂手榜人擊棹大清河兩行毬帳罽賓至十五燕
姬代馬馱今日齊都真巨麗泱泱表海意如何

題田綸霞中丞黔書後

終古盤江向北流渝歌蠻俗任冥搜探奇已慈華
陽國拓地常存狄異鄉路遠萬山通益部天垂一
髮入姚州邛杖蒟醬應須識渾似吾家博望侯
三輔雄談馬伏波中丞節制徧牂牁金符初罷征
蠻將玉斧重開大渡河荒服尚沿羅鬼俗漢疆爭
比夜郎多試看甲秀樓中記後樂先憂竟若何

其三

羅施自昔隔蠻烟博物今朝有杜田竹米蘆笙恭
食貨柳才雜卜入夷堅龍門更續河渠志應刮新

成風俗編聞道來詩獻天子明堂應列職方篇
西南山國浩無垠北日壺方入庶輪不覺阮瞻頻
說鬼寧同干寶漫搜神河圖玉版摛文古遁甲開
山氣象新頤授垠媒三十乘靈威秋籙日為隣
志就虞初獨擅奇先生餵管自離披書傳譚苑醍
醐美家有齊諧志恠辭地險中分開藥嶺夷歌每
賽竹郎祠從新控禦無遺策絕勝金城十萬師
脊香九譯接南條一線中通鐵索橋欲向西陽詅
組似同荊楚紀風謠烏蠻白猓國王會焚女
僮格有苗今日兜鍪來萬國水西誰說路迢迢

豹君太史送余至放生矶上閑步觀魚
散步送來借鵠楼先生送客過溪頭陰陰碧蘚干
人石淼淼蒼波萬頃流沙上晃眠州渚晚鏡中魚
躍海天秋八功德水知非遠極目濠梁自勝遊

豹君先生欲于傅家湾側置一小舟
白鷺閑鷗任意浮此間我欲賦滄洲千秋浪說黄
泥坂一葉堪容画鷁舟但使沙棠通彼岸何須簫
鼓在中流堤邊自有青青柳繫纜明年此勝遊

又贈豹岳先生
夢入松風枕簟凉三層楼上近羲皇柳如彭澤紛

成列菊似柴桑分外香水石自應名退谷洞天彷
佛擬華陽蓮舟製就重相訪只在蒹葭水一方

平劍津燃薪館中食鮮中雞㙇
味同菊醬出西陲遠頰幽芬與性宜朽壤何緣生
玉菜靈椿有路采金芝蒸成寶菌神仙府用佐丹
崖水雪姿萬里携歸邀一匕老饕今日副深期

又 雞㙇一名蝗蚕
蒻苞出土勝蘋英赤羽離披入鳴京但過三湘餐
蝗蚕不勞千里薦蓴羹金膏玉果無顏色蘆橘丹
砂莫浪驚今日齋房芝並美向來何羨五侯鯖

頌酒
平原昨日督郵至六部青州定不如王績神交大
藥著阮公偏愛步兵廚二豪侍側驚糟粕五斗題
詩羨麯車自斷此生常荷鍤傾盃每畏綠樽虛

登楼
蓬島神仙不可求醉鄉吾亦欲封侯銀沙北渚時
聞雁白石南山自飯牛采菊一籬收野色種秫十
畝解牢愁荒村落日無人到獨上陳登百尺楼

訪約庵不遇
[illegible]孱逶迤烏道西孤山處士去林栖吠梅跡遠霜

風冷放鶴人歸落照低戶外長松垂碧蘚門前流
水傍靑谿相尋何事難相過不是漁郞路亦迷

晩秋四首

九歌聲裏恨漫漫醉讀離騷自倚欄葉底蟲書疑
篆細枝頭菊蘂抱香乾澄潭碧水橫秋色落日靑
山起暮寒楚客悲歌此時節蕭條何處采芳蘭

其二

鶴睡猿栖好閉關陶家淸夢亦難攀疎松應憫人
將老叢菊常憐客不閑庭有短籬飄赤葉囊無長
物買靑山新成濁酒何辭醉溪上狂歌去復還

莫笑田家但鋪糜蒸壺炊黍故遲遲一生知己無
如酒萬事輸人不止碁綠水看來相與淡黃花采
復莫言飢淸遊若待終婚嫁五嶽應將負向期
海天高卧雲冥冥人說幽栖類管寧佳客偶來時
對奕癡兒以次待傳經村前古樹千章柳戶外群
山一帶靑昨日故人相問訊老來應共講黃庭

歲暮懷人詩 六十首 上

歲云暮矣堪嗟日月其除序將改猗無余
雪霜相逼心懸離索旣觸緖以紛來夢扶
笑言亦興懷于遠者或龍門久御頓隔閡
河或蘭譜中分常思贈處或膠漆故友誼
托雷陳或縞帶新盟契同僑札江東渭北
悠悠春樹秋雲落月空梁悵悵天涯衰草
懷佳人兮不可見空攀隴首梅花思公子
兮未敢言誰搴芳洲杜若獨眠玉漏指畫
肚以抽思危坐蕭齋淚呵毫而寫怨彙蝌
旣久筆札遂多地阻殊方旣雙魚之莫憑
感深長夜詎尺素之能將縱予子懷人每
托四愁寄遠而鄭莊有驛誰爲千里傳書
望遠人遐云何吁矣魂銷夢斷傷如之何
往路阻修聊咏蒹葭之什余情蘊結敢申
風雨之篇

少司農王阮亭先生

漢廷計相數文終此日軍儲亦已充殿冨天家兆
神雀文章海內闘蚕叢銀臺跨馬傳三昧（先生寄余近選唐賢三昧集）玉殿揮毫倡數公尺素遥來訊茅屋似憐
東野爲詩窮

大銀臺宮定山夫子

入貢賢良愧廣川先生玉尺自高懸攫門多士傳
經日魯國諸生問道年猶見風詩尊鄭譜不將絲

竹誤彭宣蘭臺執法年來久漢室終當相韋賢
少服臺勞書升夫子 先生之祖中丞公曾為登州與先曹王父少保公為同年
駕駘自笑輿群空伯樂當年指顧中每托通門依
北海曾于絳帳事南豐常懷六傳滄浪側莫寄浚
魚浙水東建節几時紹舊業康成劬首侍扶風
大司成江陰曹峩眉夫子
豎陽夫子本人宗受詔成均振鼓鐘博士四門披
六籍講堂五夜游三雝依劉我亦同王粲入洛君
先問士龍賤子終身思舊德安能江上遡青峰
山石衛爾錫中丞 既齋
三年嚴譴亦凄凄白草黃榆落日低丹鳳樓前宣
玉敕黑龍江上走金雞九重聖主恩偏厚萬死孤
臣路未迷賈誼又承宣室召歸田莫漫老磻溪
於陵李質君侍御 斯義
南阮詞人賦射熊西臺御史氣如虹青綾久慣金
門署白簡時高柏府風書似更生新說苑人如桓
曲舊乘驄一從輦下同攜手望斷天門碧海東
北海安靜子先生 致遠
高卧袁安五十年佳兒玉署早聯翩藏書已就名
山業貧病終無負郭田卜築東山三徑外埋憂北
海一尊前何時老友同攜杖百里魚書隔春烟
安丘杞園宗叔 貞
毘盧閣上六塵清憶共憑高眺帝京佳氣自依浚
閣度輕烟時傍五陵生蓮花淨土香臺寂劫火金
輪寶相明一自東歸栖故里竹林何日慰將迎
德水孫子未太史 勳
纏水灘頭憶別離鳳啣丹詔出龍墀仙霞萬里馳
炎海驛路三秋薦荔支閩粵無人傷白璧孫陽要
自識青驪即今域內推公等莫使斯文嘆日漓
西湖吳海木 陳琰○海木又客西江
明聖湖頭九里松多時不見郭林宗著書偶下三
天竺遊侶同登五老峰蓮幕采風當翼軫秋江鼓
棹狎魚龍誰知憔悴延陵子依舊淩雲嘆未逢
聊城朱合璧太史 輝珏
大明湖上憶同車閶道東風入石渠往日聊城誰
射矢祇今虎觀有焚魚傳家舊識尚書履投簡新
成太史書自是洛陽花似錦懸知夾道擁潘輿
武林唐聚古處士 丈登○以善書名于輦下
西湖遊子憶忘歸襆被蕭然向帝畿自著鐵門隣

紫陌人傳筆塚寄禪扉與衣燕市行估酒長嘯吳
山憶釆薇棐几練裠今日戝蘭亭安得慰覊飢
汲郡王聚五 奇康
憶共驅車入五陵難忘古剎對禪灯白麟奇木君
無愧紫燕青虬我未能張協瀟〻秋雨奚王恭濯
濯玉壺冰探書汲冢人何似長嘯薊門第几層
雲間周虞賡 岫岐
爾是江東周伯仁倦遊薊北久傷神送憐駱〻華
亭鶴同庾蕭〻易水春匡鼎談詩常厭衆田何說
易慣驚人誰知寥落長安道豐樂樓前莫問津

吳江弘遂宗第太史 尚璞〇太史有尊江詩集
司馬門前共帝鄉爾歸東壁我柴桑大官供食從
休沐內宴恩波出尚方每憶談詩過曲巷有時騎
馬入禪房服魚玉佩無消息釆釆尊奚未可忘
確山何魯田孝廉 汶
漩源堂上五侯鯖一別湖頭傷我情傳粉何郎終
命薄望門張儉黙魂驚家亡却隸十牛衛國典常
隨八駿行一自望人消息遠難從計吏問平生
安丘卯君宗弟 在辛
羨君名父本風流游迹縱横徧九州侍 欲歸天

祿閣傳家久識富平侯漢京七葉聞貂珥侍相于
年辦索丘鶴首天東不相見海雲漠漠迥生愁
昌樂閻敬生 愉
公子翩翩似粉侯年來握手想風流袖中錦字虛
三歲天外冥鴻隔十洲彰義門東蒼玉佩大明湖
上紫雲裘祇今牢落時相憶海闊烟深未可求
同里王叔子學博 士禎 時在成山衛
憐君憔悴歷竆冬一寢寒鐙出萬峰孤館清霜臨
海嶠空山落日弔秦松勒銘碑仆黃雲合飲馬池
荒碧蘚封閒道郵度歸思急故鄉老友待扶筇

膠丘焦訒菴先生 毓鴞
君家焦革是吾師醞清流歷歲時千日中山稱
风釀一樽上若負前期憐余潦倒几迴醉與爾停
盃一問之咫尺酒泉三萬里何時重到習家池
膠丘焦吏部立菴先生 毓棟
山公啟事竟何如盡省含香懶上書白眼步兵非
玩世黑頭疏傅早懸車也知漢法惟循例誰向彤
庭一引裾回首舊遊多酒伴卽山山畔有樵漁
平原又韓宗凡 琦〇甲子駕過平原又韓奉詔謁乾卦
六龍當日過平原馬頰河邊御宿屯聖主憐才回

玉輅丈儒講易侍金根天花飄落紅雲散麝藻琳
琅鹿日温此際貴良傷老大可無挾策向龍門

歴下肖巖宗弟 文箕

華山西畔有蓮萬仲蔚由來擅彩毫入洛聲華推
顧俊遊燕慷慨男荆高靈和殿裏人無恙郢曲風
前調自操與汝清河雖與派斗來肖內等同袍

益都孫光禄季堪 寳仍

贊皇世業冠名都匹馬歸來玉鹿盧五斗宿酲沽
法酒四筵雄辯倒醍醐錦堂玉佩秦毛女吏隠金
門漢大夫割肉東方應已厭莫將九尺傲侏儒

益都孫伯純 寳仁

相門群從擅優龍又見當年阮仲容濯魄秋江生
玉樹擒詞初日照芙蓉病餘摩詰三生幻消瘦休
文萬事慵零雨晨風常念別天台有賦几時逢

柏陵張南叟鋆○隠逸工畫

公子風流亦復佳南宗圖畫擅高齋有時四壁群
山響盡日孤舟一水涯丹碧蕭森歸逸品江湖平
遠入幽懷浣花堂畔無人到草色侵簾欲上階

宣城梅耦長孝庶庚○耦長來敵邑時具同邑江知龍作淄邑宰

爾憶汪倫下海堧城頭姑射似神仙宛陵一派推

前輩江左　風覺汝賢送別桃花千尺水懷人楓
葉几秋天囊中尺幅吳綾在顧陸丹青世久傳

青浦王令貽 原○余與令貽一別八年偶于氷中丞梅花詩册内見令貽近作

三株寳樹擅江東京洛名家拜下風座有蔡邕頻
倒屣文如王粲未從戎曲江宴罷浮雲散淮海人
歸驛路中閒道靈巖探梅信廣平一賦共爭雄

松壑高逸人魯堙

為詢松壑近何如坐對三山久卜居共訝衣冠遊
漢臘人傳黄綺是秦餘空亭招客叏飛鶴落日臨
溪二寸魚翠雨齋頭知不遠冷杏相映夜窓虚

繡江李儲璜 際昌

李蔡何緣居下中隴西唯爾最豪雄傳經久作齊
門客炙轂能高大國風優孟衣冠留海右陳遵意
氣擅天東何當一笑同君醉駡坐無妨似孔融

嶗山朮石髪隠君 巽宗

浣石齋頭百里分多時不見老徵君苦吟太瘦形
如鶴短髪飄蕭鬢似銀釆蕨空山愁日暮看花曲
澗對春雲華蕡龔岀無多讓談藝漁洋好寄聞

膠西宋楨菴 士芳

求玉多情寄海涯陽雲臺畔是君家家遊王佩青
絲絡結客香車白鼻騧翡翠島中貽怪石芙蓉湖
上落秋花祇今千里遥相憶望斷天空見彩霞

德水宋紫函 兆李

悲秋公子嘆無魚縱博呼盧意自舒一擲千金遠
彥道空囊四壁馬相如窮愁不賣長門賦落拓甘
乘下澤車遠勝佳兒近何似扶遥萬里慰傳書

東阿張又仲宗弼 今璜

一從把袂向幽燕鴻雁分飛更幾年憐我陸沉鷗
渚畔愧君先到鳳池邊曲江風度趋三殿燕國家
聲入九天他日宗盟思屬籍肯來訪舊過般川

德州魏憲武 玉汝

信陵公子不知愁每向黄壚問酒籌細馬錦裘遊
紫陌蘭橈繡被供仙舟扶風門下君年少湖上知
交我倦遊屈指長安分袂後玉人不見動經秋

繡水張鄭侯 泌

苦憶明湖落畫船淮波門外碧連天飛飛鸂鶒銀
塘下采采芙蓉綠水邊楚國執珪儂不顧越人擁
楫爾堪憐清歌一曲銷魂處回首靈和二十年

桓臺元公宗弼 朗宗

當時薊北薦雄文一日聲名動五雲洛下有人稱
陸海龍門獻策數河汾阿房賦就愁難遣太乙藜
燃照未分痛爾眷今原上淚淒涼三鳳又離羣

臨沂王王珍 佩瑶

王郎天壤憶相從玉樹當前快一逢弟似休璉兄
似瑒車如流水馬如龍銀牀彩筆三都賦赤土延
津八尺鋒高唱旗亭分守後華嚴寺裏聽晨鐘

吳門陳左原先王 學洙

歷下相逢正慕秋元龍豪氣本無儔陽春未許千
人和湖海重登百尺樓短簿祠前歸故里長洲苑
裏想風流何時一棹芙蓉沼更向齊都續舊遊

歷下朱素存 懷樸 ○工於書魚簡卷皆也時魚新收

南陽朱季美無倫酒態詩豪意氣真落紙揮毫朝
寄遠炊金玉夜留賓一時藝苑高流輩千載蘭
亭是後身昨日故人悲樂令臨江洗馬更傷神

歷下趙豊原 于京

平原公子亦人豪雅有清吟寄我曹對客曾題鸚
鵡賦浪遊每典鷫鷞袍伯通廡下愁舂賃元叔車
前見彩毫閶闔道雁閣衿食雁可知縋腕重臨洮

沂水相文舟 熟

扶風豪士不如君越石清剛迥出群馬埒金錢生
氣色牛心美炙傲洧汾風流俶儻桓宣武跌宕雄
奇殷仲文今日兩河推俠骨由來髙氣薄天雲

繡水呂寅甫 協

然識河東有盛名只今重見濟南生京房術數談
三易管輅當庭說五行訓纂似曾窺册府字林久
已續家聲十年同學傷離別常憶多才洛下閎

梁溪顧當如 然

舊日豪遊遠世塵十年魚雁久沉淪賦成失意黃
江夏旗鼓曾當單于春匹馬錦裘歌出塞今年單
紋認前身杜陵遺老憐才甚潦倒江湖嘆戮民

郯城謝允調 汝梅

郯子山川鳥紀官君家寶樹倚雕欄落花無語人
如菊揮麈清談氣若蘭江上餘霞天外散池塘芳
草夢中看不堪南望思千里擁鼻能無憶謝安

平昌李順卿 朗頎

隴西家世擅雄奇與爾盟心歷歲時弟畜相莊知
仲孺年因稍長類袁絲虬鬚鐵面冰霜氣肝胆冰
壺玉雪姿何事藏身田鶴隊醉來長𤅢譜龜茲

郫齋蒲柳泉 松齡

傳經十載笑齊偷短髮蕭蕭意氣橫八斗雄才曹
子建三升清酒管公明談空誤入夷堅志說鬼時
參猛虎行咫尺聊齋人不見蹉跎老大負平生

東萊易卷宗弟 嵩

爾是河東玉樹枝謝家庭院敌葳蕤風前弱柳靈
和殿馬上長吟薛白辭獻策漁陽同落拓悲歌易
水自迷離與君蘭譜為兄弟鶺鴒飛揚自有期

同里畢韋仲 盛鉅

當時匹馬賦西征石隱園中歲歲行一自蓬蒿歸
舊里頻令離別憶平生年來畢卓非酖酒老去龐
公厭入城同病相憐不相見綽然堂畔夢魂驚

武定李鶴洲 壽淦○相國鄭國先生孫也相君時新充遊

衛公定亂障乾坤今日人傳太傅墩賜帶一時歸
內府傳書猶喜逮文孫堂餘綠野三珠樹客憶朱
門五夜樽共道平泉饒世業一丘一壑總君恩

即墨周有聲 祚顯 黃元美 美中

長安四月雨潺潺二子遨遊究洛間書笈常攜三
島氣笑談每說二勞山當筵同作龍門客顧曲能
歌雉子班今日滄洲千萬里蜃樓雲海渺難攀

大嵩衛趙張又 緒　浮山太史之子

公子遥來下爵洲傜傜瓊樹出丹丘倚天長劍三
千尺跨海神鰲十二樓石室傳家秦大史金貂累
葉漢通侯祇今翹首蓬萊閣望斷扶桑落照紅

漢州向虎林 杭 ○萬曆丁丑進士南公洙源之子與余累世通家也
虎林生于杭州故以名字之
先朝根傍曲江春遺老香山見一人頗有榮趣爲
令子遂令洛社擁閑身孤山清韵標元鶴湖水澄
波照石麟慚愧與君通世講程門立雪更相親

曲阜孔西野 尚基 至聖裔
次是大宣一派人金絲堂上坐垂紳當時幽谷生
蘭蕙此日中原有鳳麟波衍洙流增浩蕩峰衣尼
阜倍嶙峋即今聖代崇文教莫嘆滄中道未伸

太安趙鈞衡 國治
顧曰東野化爲龍百里乘雲問岱宗戎向肅然探
漢關爾從泰嶽撫秦松多年想像桃花洞何日高
尋明月峰盛世莫論封禪事徂徠逸客卧雲松

龍水趙鮮介 徵璧
君家自失忠文冠寥落依人行路難嶺嶠梅花頻
歲暮天涯霜鬓入秋寒三年百粤愁中度萬里孤
雲馬上看今日歸來未相見倚樓長笛意闌珊

同里王華野 名世
不見安豊意惘然聞君學道日高眠長齋繡佛三
更月清梵晨鐘二十年人説維摩真善病誰知穢
晉解逃禪談經我亦身將老擬共趺 貝葉編

乘里王鹿友 姓
同學當年共下幃相期志不在輕肥君知鄧將
歸隠我似嚴陵守釣磯白雪郢中屬和少青雲遊
侶故人稀祇今憔悴俱貧病共作柴桑老布衣

階丘門人焦漢臣 縮作 介眉 綏作 時二
子尊君簡菴新故
存殁傷心隔九京君子父子係中情歲時桐墓思
家世風雨麻衣念弟兄自廢蓼莪停講席手攀松
柏哭秋城叔孫不作逢時計苦憶當年魯兩生

龍水趙堨孟遠 渫臨 ○孟遠早失怙而近又喪偶
平原舊第少華茵珠履蕭條莫怨貧無忌少年寧
似豹狐毛已老不如人渭陽爾陌千秋淚雷岍余
悲百里塵珍重加餐宜努力莫令奉倩久傷神

閩武定相國李年祖鄭園先生訃音奉挽五
首
督府當年大出師強藩惕息向邊陲一時西北關

天語半壁東南控地維遂使搖光梟逆首坐看閩
粵樹降旗即今箕尾歸滄海無恙山河壯帝基
異時三鎮瞰神州上將揮戈却八騶露布飛馳頻
送喜甘泉烽火坐銷憂營平蕩寇無遺策魏相防
邊佐運籌歸卧東山能几載匡星一墮使人愁
竹帛論功憶昔年征南幕府下樓船晉公拜袞因
平蔡疏傳懸車不入燕自是軍書藏秘閣豈無遺
像畫凌烟宗臣留侍明堂議海國傳春意黯然
下瀨曾隨按道侯仙霞嶺外陣雲收英公跨海三
韓塞衛國籌邊百尺樓南土秋毫留制府中朝黨
論沮維州當時王濬能無媿口不言功是壯猷
當年襆被入神京孔李通家倒屣迎奕奕龍門真
好士星星鶴髮憶談兵彩毫分賜珊瑚架綺席横
陳碧玉箋惆悵蕭條思往事平原賓客淚沾纓

輓雲間周冰持 雅濂

爾是雲間陸士衡憶從入洛慰平生六時清磬依
蕭寺兩賦名都客帝京江浦魚書沉海國延津龍
劍沒豐城何堪千里空長痛白馬難從范巨卿

其二

當時被褐客京華與爾南國促去車談易九原王

輔嗣傷神三楚賈長沙華亭終古誰聞鶴江上遥
春嘆落花一自飲醇神醉後中山何用泛流霞
談詩日下萬人傳不得聲名動九天念切嵇康初
感舊人如管輅嘆無年酒壚逝矣河山渺鄰笛淒
然海月懸永定門南分平地至今魂夢在幽燕
共下誰云是呂蒙 來薊北照天東吟詩自傍青
梧觀高議新成白虎通周顗過江留世業張華博
物談雄風裘中猶有遺編在開篋淒然五夜中
巾角彈棊說五官周郎年少早登壇引商夜奏珊
瑚玦顧曲春歸芍藥欄忽入上聲移玉柱醉來北
斗已闌干只今雲散風流盡手撫遺音片月寒

寄館陶耿晏書同年 鵬舉○晏書為中丞公諱知紀之曾孫

即不拜魏公祠有以勤王兵潰下獄死

當年瑙焰走風霆炙手燻天障漢廷强項一時推
傲骨義旗中路失威靈忠貞效節貽孫子清明傳
家見典型幸喜大賢真有後窮經十載貢彤庭
中丞抉袂氣悲涼瀝血興師起晉陽九土無人同
應詔孤軍裹甲自勤王愧非温嶠能存晉自是張
巡欲捍唐飢卒可憐終獸竄閑憑往事黯神傷

其三 晏書之父為又朴太史

虎豹猞猞隔九閽李膺氣激小黄門若盧再入孤臣節請室頻年獄吏尊大鳥墓前風異代夕陽亭下痛丈孫試看繼世天章閣猶有黎光照後昆

閲新曆中諸蜀國節侯賦此志盛

車書久已奉神都正朔全收瀚海隅周禮職方開舊域明堂王會廓新圖泰階星斗懸三象冠帶春秋入九衢此日太平朝萬國保章不必更挈壺

王乃服先生自為壽壙真達人高致也賦此贈之

先生雅志淡浮名不待臨期問九京齊視彭殤蒙傲吏一堂偕札趙臺卿工乘已悟同泡影壽域新開寄太清回首滄桑真一瞬笑看清淺對蓬瀛

一望龍沙百里分白斗溪水傍河汾放懷彭澤衣歌曲曠達香山誌墓文真宅何妨先卜築幽宮早已非氤氳好將一片寒山石留待延陵十字墳

闕道名山氣鬱蔥喜看五色瑞烟凝豫謀選勝鄰萬里莫問將來射漆灯三世幻緣真玅果百年何事諦丘陵且從野外千廻醉知在雲山第几層

千秋自有樂遊原世法難從達者論親卜佳城臨北濶何須秘器賜東園沙床布簟容貍首翠柏長楸待峯門復土共瞻新氣象不煩羸葬慕王孫

甲戌除日守歲四首

絶少辛盤佐闘茶也燒爆竹太喧譁天寒日似當風燭冬盡人如赴壑蛇已見簷冰垂玉筯又驚庭雪上梅花兒童不識窮愁苦猶索金錢守歲華

從來南阮本家貧四壁清風迥絶塵共慶高堂雙鶴髮自慚猶大一綸巾桃符竹葉春盤薦畫袴朱衣彩新献壽行觴真樂事萊衣拜舞見情親

六部青州性所眈况逢度歲寄餘酣平生弧落雙蓬鬢半世浮沉一草菴窮巷歌猶傳白雪野人夢不到黄柑明朝献歲添惆悵回首今年五十三

千山頭白雪如銀十日迎春未放春閲歷已看辭甲戌不眠酷似守庚申萬家炯火雲花冷五夜風寒曉色新飲到屠蘇今漸後何妨老作葛天民

遊慈壽禪林登閣贈歸太冲先生。乙亥

客來蘭若問支公復樹蕭蕭拂碧空淨土蓮花浮刼宅香臺佛火閟禪宮雲霞半落諸天外星斗平臨萬家中會得此間清靜理何妨徙倚虎溪東

其二

天竺先生迥出群三層楼上遠塵氛逃禪世外閒

清梵宰相山中卧白雲繡佛長齋依寶樹臨池洗鉢散餘芬他年欲附東林社香滿廬山帶月焚

明山道中

明山山外水雲偎萬頃平疇鎖綠苔芳樹無邊春欲暮青溪有路客重來董生遮莫窺園尸仲尉終當卧草萊十里吟鞭斜日落蓬門烟靄望中開

咏繡毬花 四首

瓔姿皎皎傍雕梁莫遣輕華近鞠場扶荔宮中看欲遍唐昌觀裏不聞香乍移海上三珠樹始識人間七寶裝二十四花信好東皇着意殿群芳

其二

傾城傾國重仙葩十二闌干護彩霞江令何須詠玉樹蕃釐重與問瓊花白雲搖漾浮空碧綠葉陰森隔絳紗誰賦清平於絶調沉香亭畔按紅牙

翩翩白鶴下崆峒幻作名花曲徑中坐見瑤林爭皎潔由來琪樹奈青葱松筠有意舒濃艶桃李無言拜下風九十春光今欲盡露華偏照蕊珠宮

侯仙園裏水雲鄉分得瓊枝向洛陽宋客漫勞瑚玉葉壁人小立鬱金堂羅浮有夢疑晴雪月窟逢春認曉霜常恐封姨將見妬東風一夜散霓裳

寄懷韓樾依時遊勞山

天風浩浩出重關千里豪遊尚未還憐我空懷三島夢愧君高卧二勞山雲中飄笠心無着海上烟霞意自閑倘過安明爲寄訊好尋大藥駐朱顔

又

塵中遁跡學盧敖矯首風烟向二勞垂釣自攀脇谷樹餐霞欲覓綏山桃孤雲坐對瀛洲市一杖初分大海濤若見蜃楼真夢幻浮生悔不解天弢

秋日王叔子見過村齋

匹馬南來下翠微清秋有客叩松扉龐公雞黍忘賓主衆里柴桑少是非三徑黄花孤館寂千林紅葉一人歸獨憐相送寒山道望斷滄洲白石矶

闡選詩人丁瀬寓豹岩太史齋中先有此寄

闡道高談碣石宮北來策蹇下西風雄才並駕同王粲經學無雙類孝公帳裏論衡傳日下枕中鴻寶照天東貧春莫漫傷搖落廡畔寧無皐伯通

其二 陵陽侯丁鴻會遊海上

椿燕雅道昧真源賴有騷人細討論共說陵陽來北海還如敬禮識西園漢家經術千年在鄴下風流此日存獨有稷門多野客談天未得共朝昏

羨君物望本雄豪千里清遊擁彩毫白虎觀中傳
世業元龍樓畔見吾曹苦吟不減長江簿放眼平
臨大海濤太史近來偏七略晴窓共爾爇蘭膏
海內談詩鄧與黃晉陽終範又南陽藝林未息元
黃戰爀火難爭日月光大雅消沉終寂寞小山承
蓋漫飛揚平心持論須公等莫使元音重喪亡
持衡今日待夫君河岳英靈世所聞莫以談峰聞
水火惟將冰鑑息紛紜百家物論雖難定千古清
裁自不群共道消夫多述作殷勤同與訪遺文

韓子宣見贈陸放翁詩係楊芝田先生所刻

古今凡見劍南詩大雅遺音未可追文采風流惟
爾共清吟展卷足吾師晉陵太史鈔書苦荊阜徵
君脫贈奇避俗攜來冰雪裏晴窓梅蕚半開時

乙亥秋日至歷下 乙亥遊草長嘯集

六年不到此湖頭今日重來亦倦遊菡萏風殘天
北極蒹葭霜落水西樓芳洲閒渡銀塘暮漁浦迴
船錦樹秋歷下亭前重懷古千秋勝蹟想風流

和高仲治古歷亭晚眺

謝郤詩筒與酒筒蓮房墜粉覓殘紅萬家烟火連
湖外十里雲霞落水中漁舍人歸黃葉渡菱歌香
送出船風彩虹亦在雙橋畔千頃玻璃一望通

其二

黃壚重引碧油筒紅柏橋頭萬木紅畫檻烟消秋
色裏酒旗人在水聲中南山排闥千峰翠北極迴
波十里風自昔名都誇壯麗煩君彩筆賦文通

明湖八首

風塵又到古齊州白雪登壇憶故丘萬里目窮千
佛嶺衆香國是百花洲波間簾幕臨湖舫竹裏人
家近水樓誰識清遊孤客意淡雲晴日兩悠悠
丹楼宮闕鬱岧嶢俯瞰平湖十里遥幕府徵歌珠
絡鼓詞人載筆木蘭橈芡菰葉爛秋光冷菱角霜
沉露氣消莫向鵲華橋上望海天一色路迢迢
東來積雨竟連宵今日晴霞霽絳霄斷港依迴湖
水面女牆滅沒峼山腰望窮曲檻眈幽麗偶過寒
塘愛寂寥共道秋來秋士怨九歌聲裏自蕭條
江夏當年迥出塵襄陽杜老到今聞側身天地滄
洲外曠代風流濟水濱一曲閔亭留勝蹟千秋雄
覇見遺文隴西盛事應堪記誰向龍門御李君
玉谷當年走巨靈百年誰復弔滄溟齊州自昔多
名士歷下於今僅古亭水面浮雲秋寂寂湖天涼

雨夜冥冥浪遊切莫彈長鋏華嶠相著劍氣青
邊李風流世所稱不令啟許佐憑凌百年南北分
壇坫一代文章問廢興雅有珠槃訊晉楚莫將牛
耳議邾滕同源異派今何似河岳英靈續未曾
盛代耆儒老衛宏名籓徵尹漢西京玉門生入孤
臣幸鐵馬歸來萬里行董傳幃中見繁露馬融帳
下有康成歷山講舍今寥落田首風塵百感生
端居遂憶十年前詔下徵賢海國邊六郡諸儒同
射策一時經術愧先鞭名都走馬驕珠勒畫舸留
賓傍渚田今日交遊雲散盡不堪重賦五君篇

乙亥秋日歷下觀桑撫軍大閱兵南郊 四首

一望轅門鼓角鳴虎頭壯士坐靡旌雲屯鐵騎來
宣曲月樣雕弧拜射聲滄海作迴金勒馬江湖新
練水犀兵棘門灞上真兒戲何似當年細柳營
閫道將軍出定襄從來冗騎說漁陽齊兒雖諫期
門隊海國鶯看組練光六郡良家紅抹額三河俠
少綠沉槍握奇自古傳風后投石椎牛未可忘
幕府龍驤節鉞雄金吾上將坐臨戎陣開商氣行
秋令劍冷霜華拂碧空雷鼓嘈嘈驚過歸牙旗烈
烈靜搖風待邊闢道鑾輿出說與天山早挂弓

海天霜露淨秋旻大將揮戈震鼓鼙白羽群飛熊
虎隊紅旗半捲鸛鵝軍函山翠黛連兵氣趵突泉
聲入陣雲為語健兒須努力龍城鹿塞待論勳

歷下贈馬沛霖將軍

下澤車前馬少游伏波相向卧林丘灞陵醉尉尋
常見槐里將軍漫不愁三輔雄談思往事一樽抵
掌自風流君看瓜熟青門外誰識東陵有故侯
田竇由來未可知乾坤寄恨總成悲灌夫自是多
豪氣李廣何勞嘆數奇十載海隅留傲骨一灣湖
水照鬚眉酒酣為爾彈長劍擊碎琅玕有所思
幽燕老將亦名流緩帶輕裘亦舊遊笑解金龜投
旅館醉調銀管按伊州風塵已失髮龍劍魂夢猶
驚萬户侯徒步歸來湖水畔避人獨上一漁舟

古歷亭與邢雲客及家弟維南同泛舟

天涯遊子暮何之歷下亭前鼓枻遲碑　名垂思
北海芙蓉池在續南皮乾坤長嘯才人盡今古飄
零楚客悲此日輕舟來勝地荒烟漠漠柳絲絲

賦得濟南名士多贈雲客素存黄中及家弟
維南

芙蓉橋畔水西灣旅客蕭條鬢欲斑誰向千秋追

李杜人今此日對湖山平陵道士多遊侶歷下亭邊數往還白雪音沉終古事危樓只在彩雲間

又

聚首名都復此時湖頭衰柳一枝枝客來鄺巷秋容淡馬渡橫塘落日遲無恙鬚眉方未老莫回離索漫成悲濟南名士如君輩間氣中興自有期

又贈馬沛霖先生

木中興爾對虛木戎病難同問酒帘果下已無行矢馬廚中絶少水晶鹽忍飢臣朔常無粟善易君平不下簾獨有名流時過從清言豈復愧劉惔

又簡素存索書

魚山公子定憐予笑拂雲烟傍玉除能事漫勞相廹促興酣何必太踌躇晉人風格將無似嵩嶽元針自不虛莫以鶩群矜道德近來多少換羊書

寄鍾衡菴子都門

桐園公子亦風流燕市悲歌按薊絲歸路未同雲入岫倚里莫慰雪盈頭風塵到處傷牛後旅邸何人識馬周為問黑貂今敝否談天宮畔尚淹留

又 時衡菴應詔赴選中輸罷歸

金臺千里氣氤氳馬遂憐易水濆詔罷終南种處士神傷薊北望諸君酒人擊筑誠何似居狗行歌定不群愁絶鳳凰池上路未隨簪筆賦凌雲

九日登北極廟

貝闕千尋古渡頭平臨萬象對寒洲漁舟泛泛真如畫湖水沉沉靜不流客裏重陽虛令節人間此日正殘秋故園兄弟風塵外莫折茱萸動遠愁

又

西風瑟瑟鴈南翔湖上蒹葭葉有霜綠酒未能浮畫艦黄花無分對柴桑芳洲秋老蓮房盡紺殿風高水氣凉此日登臨倍蕭屑獨憐憔悴滯他鄉

見新燕來補舊巢 丙子

驚飛重到蔣金堂貼水呢喃去住忙黄口未生尋畫棟紅襟捺亂撲銀塘依人紫頷歸蘭室愛爾青泥拂玉筐莫使下簾妨出入年年社日上雕梁

題謝臯羽傳後 臯羽之友嚴瀨蓋為文信國也

白雲卯判久緋細慟哭悲風更几田如意敲殘丞相塚杜鵑啼徹子陵臺十年國士傷千古萬元餘魂賦七哀許劍亭前何限恨江聲不斷自西來

闕 聖駕親征阿魯特十二首

欲今四海靖烽烟迅掃龍沙萬里天 帝為臨戎

先左廣人從行在識中椎春風列陣遙裝雪曉日
鳴鐃動勁川一舉便應清漠北營平何事更屯田
帝里朱樓十二重王師西去見軍容旗翻黑水朝
傳箭馬潑紅鹽夜舉烽錦幰連錢金作埒雕弓卻
月玉盤龍誰歌朱鷺成新曲竹見淩煙五等封
宣曲池陽越騎雄屬車烈烈去關東長楊羽獵三
驅法細柳軍聲萬里風魚海洗兵銀漢落龍城飲
馬塞垣空長安父老應翹首指日天山早挂弓
鸞旌影裏識天威誰道妖氛動紫微八校平鋪千
里道亦龍常傍五雲飛豹韜破敵吞戎壘虎士從
軍盡錦衣神武由來真不殺呼韓稽顙几時歸
行廚法酒挹天漿帳殿銀沙萬里霜青海波光屯
虎旅蹛林野火照龍荒轉輸秔稻三吳粟蹴踘驊
騮六郡良飛將從軍知不少也應生得各蠡王
先驅萬隊建龍斿兵氣行看貫斗牛宿衛盡稱驍
騎尉健兒新拜岸頭侯人隨征雁連天遠馬渡交
河出塞流關道六龕將遁跡遊魂不復入西樓
鳴笳吹角受　城餐士親調翠釜羹七萃新頒司
馬法十年久練水犀兵但令御帳臨戎索坐使厥
門樹漢旌此日烟塵銷欲盡酬庸豈屬衛長平
西望祈連震鼓鼙手携玉斧蕩塵氛銀槍效節龍
旗隊甲帳連營豹尾軍天上六師行計日風前八
陣容屯雲聖人自勒燕然石不待班生佐策勲
吾皇金甲翠雲裘玉輦前頭控紫騮輸粟武功争
拜爵請纓俠少覔封侯飲飛超距方投石彍騎長
征淬蒯緱今日群心皆樂戰誰從曲裏唱涼州
列校分符下玉墀牙璋隊隊向西陲元和天子真
神武淮蔡中書但視師萬里龍媒都護馬千金寳
劍羽林兒侍邊自奪單于壘不用陳湯撟郅支
斥堠非關赤白囊皇靈有意靖西羌六軍組練來
天府百萬旌旗出尚方捧日都頭黃抹額如雲禁
旅綠沉槍天威自將非常甚要斬樓蘭入未央
鳳羽旂懸下玉樞御前親佩繡雕弧金刀夜宿黃
沙磧鐵騎晨趨赤甲都龍額分兵三勅使虎頭爭
繫五單于太阿自是難輕授赤土何當淬湛盧

闢西征噶爾丹大捷班師十二首

漢皇自將為平羌千萬貔貅下朔方坐使可汗梟
右臂遂令王會徧窮荒千牛逐隊歸真贑八駿真
從射白狼今日策勲十二轉几人先拜黑衣郎

其二

九邊驛路淨無塵絕域車書隸廣輪沙磧遥聞歸
玉帳休屠不復祭金人捷書四月頒黃屋飲至千
門近紫宸田望陰山三萬里翠華不惜重西巡
軍中白馬紫金鞿萬里闗山度若飛上將班師來
玉塞征人含笑過金微龍蛇自擁風雲隊熊虎高
搴日月旂昨日天邊馳一騎驚傳縛得熾盤歸
何煩經歲駐為支究馬原非道貳師鋼鼓夜弛刁
斗禁牙旗畫捲羽書進免教胃頓侵毆脫已向平
城困佛貍天子由來仁聖主任他狂寇莫窮追
秦王破陣秦雲和前隊爭傳入塞歌丞相一時賡
獻壽將軍五道已廻戈鳴笳羌笛從軍樂酥乳黃
羊細馬馱競把玉鞭雲外才歸來渾脫渡黃河
鐃歌曲裹掞伊州壯士雷鳴大漢秋介子尚為平
樂監嫖姚初貽冠軍侯麒麟四壁傳圖畫鴛鴦千
官拜冕旒自是群方調玉燭此行早已奠金甌
軍中豈少鄧征西鳴劍伊吾路不迷萬里雷霆飛
鐵騎十行雨露下金雞甘泉烽火今朝熄紫塞行
塵落日低聞道晉天頻送喜好將京觀築鯨鯢
九伐爭傳大出兵忽從天外掃木欃槍回車馬度岱
鶱灤奏凱人歸翡翠城班劍如霜龍尾耀　鉾晃

日雪山明宸遊從此歸宸極萬國梯航奉帝京
風高翔野氣冥冥宣捷連朝向闕廷北斗只今無
收馬漠南從此奏犁庭濤翻地軸軍聲壯勢壓天
山劍氣青北日漢家三十萬田中宮外鵲皇靈
雲中隱隱走風雷天馬騰驤塞上回明月投戈青
海戍春風卧甲白龍堆不聞鳴鏑干山外誰復傳
烽萬里來遥想盧兒稱警蹕鳴鞭直過赫連臺
靈威赫赫向車延戲下爭傳執右賢天外銘功雞
鹿塞風前洗劍鵜鶘泉已看瀚海銷兵氣不必輪
臺更戍邊稽首泪橋他日事屠耆接踵自年年
霽日天開淨戰塵皇威如電浩無垠餘魂震懾靈
爇吼面縛歸來猛虎馴驃騎行師輕萬里龜茲騈
首已三旬漁陽年少抗慨不信從軍是苦辛

山樓夜月

綠樹孤村孝水東一天玉露夜濛濛林端山近先
窺月谷口樓高易受風入耳濤聲洗枕簟傍簷河
漢挂簾櫳蕭蕭此際真幽絕萬里無雲一望中

中秋喜雨 丁丑 ○時在畢劍津齋中

三旬亢旱苦繁憂歲事茫茫動遠愁天際有雲蒸
曉雨人間無月亦中秋露荷滴瀝平池滿簷溜瀟

瀑布流翻使酒人增興劍巴山剪燭例糟丘

又

西風釀雨潤平蕪老稚歡如賜大酺深使三農深種麥更教五夜快呼盧濕雲冉冉停書幌秋樹蕭蕭似畫圖天意更憐羇旅况客中免對月輪孤

八月十六夜月望時新雨初霽劍津邀同人賞月

秋霽登空與氣清恍如身世在蓬瀛一天玉露霜初下萬里銀河月倍明雲外霓裳方入破林中烏鵲亦堪驚與君莫惜千廻醉碧海青天此夜情

閔青州王湘容先生家傳感賦十二首 先生名若之官大參乙酉白大畫節

紫蓋銷沉王樹枯愁人楊柳白門烏石城父老哀遠筴建業遺民說卞壺百折丹心懸日月千年碧血灑江湖丈山今古同遺恨正氣由來自不孤

其二

新蒲細柳痛淪亡又見南朝李侍郎尚有遺書留碧海不將家世負青箱九原含笑歸柴市一死何心戀首陽却望蔣陵松柏裏忠魂夜夜泣江鄉

其三

鼎湖龍去暗心驚瀕死縈臣念舊京抗志共憐周頑沒壯懷不作楮渊生黃旗改玉愁何極白馬乘潮怒未平沅正湘蘭多少恨有誰臨水薦香蘅

其四 先生嘗以部曹出守鳳陽

當年王謝重陪京涵淚新亭百感生賞恨中都空轉餉驚心北府罷談兵曾連蹈海何辭死計國臨江計未成桃葉渡頭尋舊跡風流雲散總傷情

其五 先生之祖名基為大司徒日先生為郎從父

就義從容自慷慨鍾山殘劍倍淒凉清門不愧尚書履孤憤爭看粉署香雷雨經天悲社屋麻衣入地拜高皇可憐朱雀桁邊路未得黃冠歸故鄉

其六

慘淡江楓擁碧燐悲凉往事若重陳衡冠壯髮三千丈殉國餘生五十春龔勝未能忘漢臘桃源豈作避秦人祇今弔古臺城畔誰向冥冥負伯仁

其七

連天鐵騎壓南邦沐下單書對御窓丞相已聯蒼玉璧通侯盡偃碧油幢巖巖浩氣雖無補烈烈雄心未易降俠骨蕭條歸莫日遺黎痛哭向龍江

其八

回首龍髯嘆墮弓久從飲泣見孤忠神歸紫塞來
滄海魂冷烏衣傍故宮萬仞英風翔碧落千秋靈
氣化長虹猶餘入地斑斑血若憶當年嵇侍中
過江文物蕩塵霾叟手安能定泰階帝謂巫陽招
楚些人從止水辨秦淮三千上客悲龍劍十二朱
樓罷燕釵太息國殤思往事九歌悽斷秣陵街
戎馬南來戰氣昏建康烽火照乾坤千金破產孤
臣恨一劍深酬養士恩志薄薛方歸盛世魂依陸
相守匡門當時鴛鴦知多少畢洛頑民類爾存

其十一

獵獵橫山震鼓鼙牛頭復闕起塵氛願從白下追
張悌不向青溪學范雲三世衣冠存壯烈一編風
雨動遺文紛紛狎客如江令今日何緣得似君
曲阿湖上久無家李固門生欲貫枷怨入冬青留
汗簡恨隨杜宇咔桃花陌刀拜國飛紅雨鐵鎖沉
江漲碧沙異代褒忠今日事冶城寒月莫長嗟

與岑亭快談十首

轆轤初停薜荔房我來下榻鐵山陽清言或可齊
支許名理何曾讓惠莊末學驢鳴輸令僕且甘蠖
屈卧滄浪北窓天際真人想不必還爭上下牀

其二

此是乾坤一草亭燃薪館裏碧雲停很函漢史堪
浮白梧几圖書待殺青雋永羞為三語掾榮華每
憺五侯鯖布衣兔帽傳今古莫笑當年老管寧
迷來命駕傾雲東曲曲蕭森一畝宮賴有三升留
管輅好將七椀餉盧仝如君終涉雲霄上念我
宜丘壑中回首圖南今已矣馳驅深愧鹿門翁
自分惟應隱薜蘿倚天長劍獨狂歌遠希嵇阮真
無味方篤曹劉竟若何憐我蕭條悲老大看君磊
落自英多漫勞設醴殷勤甚多病余方厭巨羅

其五

金山嶺下路悠悠古驛蒼茫萬木稠衙玢談舜真
絕倒劉惔清論想風流茅堂月映千竿竹湖海人
登百尺樓若作齊州名畫記便應先數李營丘

其六

人來下馬共論文羨爾羊欣白練裙我故疑城三
里霧君攻堅壘萬重雲敢云博物矜龍劍錯道中
郎似虎賁自古同心真臭味願從芳經折蘭薰
浮雲嶺上意長閑高卧清齋懶避閑話到漆園莊
註我醉同叔夜玉為山終南捷徑休貽笑硯北生

生涯且未遂邯望群峰三十里几時藜杖一蹻攀
惆惆麻巾白帢巾庋翻骨相尒常貧君看擁鼻行
吟者誰識欽寄歷落人赤玉胸中無宿物黃公壚
畔總成塵樝梨橘柚皆言美好好先生定是真
老我艱難百病身支床鶴骨尚嶙峋同車瓔樹羞
潘岳良夜清風對許詢元箸起起人似玉明河爛
爛月知銀却來共剪西窓燭無奈詞源莫問津
經年契濶隅遠尒把臂行看入竹林未免有情禪
塵尾不須無賴炙牛心懶雲丹丹栖幽睨典氣冷
冷動素琴擊缺唾壺悲壯志莫将孤憤寄靈襟

與吝亭劇談十首

竹溪逸客昔曾留今日重來續舊遊詩到無聲推
顧陸談如有意放殷劉君家坐得無雙譽我輩誰
堪第一流俯仰紅塵成嘯傲乾坤何處不滄洲

其二

緰布單衣正未完凄風常是下欄杆梁鴻自不回
人熱花叔何曾怨慕寒四尒論成邀客賞五車書
在好誰看故山亦念春耕早欲種畦頭九畹蘭

其三

皐比迷臨烏水濱傳經端只姚河汾人如劉尹方
知我度似山濤可擬君修綆好将同汲古清樽偏
稱細論文顧窺暇日臨池興乞取鄔公五朶雲
結客豈緣意氣新年來百里若為隣清言何必非
元度痛飲無能效伯倫珂里君還軽組綬桃源吾
亦欲泜淪眼光要自空千載不作羲皇以下人
高館陰陰落日低匡床石燈送遥睇清談亹亹王
平北文采翩翩謝鎮西疏土通池耽野趣誅茅卜
築似禪栖有時元對幽窓下邦象何方注馬蹄
琳琅霏屑韻泠泠玉塵頻揮走百靈放浪形骸真
土木豪吟風雪類旗亭狂奴說鬼驚千里奇論闢
山勝五丁笑拂蒯緱長嘯處熒熒桂火一燈青
屈指春深坐永宵几番花信尚遥遥君如洗馬居
然偶人道阿龍故自超搔首絳雲翔碧落高吟元
鶴戾重霄方丈四壁群山響頻爾清光破寂寥
多君霞舉似玉潋上下千秋一夕通著書莫矜旄
伏氣雄談不作馬牛風銅盤絳蠟流紅膩銀管生
絹絢彩虹遮莫傳書三十乘曾無奇字難楊雄
松閒竹逕碧苔封鄭棨千年快一逢鵷鷺神仙王
孝伯龍門上客郭林宗異時晴沼添幽興何日看
山筞短節春草未生天宇淨閑庭寒夜月溶溶

盆盎觀魚水檻開不知春色在殘梅自憐老病年
年甚誰道清虛日日來媿我談詩稱沈謝從君品
藻定工裴相朗不少探書與二酉山前更几廻

題楊莊介公用修碧光書院碑 書院為范副墨撫公先生修復在雲南碧雞山無勒楊公遺像于石

清流伏闕向東華鐵骨冰心裂白麻遂使椓蒸開
六詔坐令丈釆接三巴鬢眉無恙留荒徼几杖何
妨入瘴沙舊日焚魚京洛客常隨金馬麗雲霞

其二

披鱗當日撼天閽手把烏號哭敬皇抗疏長辭丹
鳳闕賜環不到碧雞坊朝衣衆血臣心苦絕域移
家姓字香老作南荒覊旅客不將孤憤寄沉湘
碧山學士拜封章家世忠貞李贊皇議趨定陶存
漢嗣心非濮國薄歐陽半生走馬荒山道萬死栖
身翰墨場寫韵樓高真不朽誰陳荔子薦椒漿
折檻朱雲下九閽馳驅滇蜀奉晨昏八千里外投
荒遠三百年來正氣存絕徼也知尊廟貌巫咸寧
必更招魂乘麟披髮應含笑遷客何曾似屈原

題楊升菴先生在滇南時遺墨尺牘

當年痛哭叩蒼旻百死何辭動紫宸著述自應留
翰墨科名端不媿君親夜郎萬里稱遷客蒙詔孤
臣署罪民頼有數行遺蹟在好將金石勒貞珉

其二

藍輿遊戲見生平老作滇池太瘦生嶺海斯文師
吏部瓊州醉墨識端明偶然残雪留鴻爪如見飛
雲下赤城忠孝傳家真不忝磨崖何必讓真卿
相門才子寫烏蠻放逐南荒竟不還曠代風流思
柒翰當年少壯已校閱撣毫欲接蘭亭座議禮無
慚供奉班筆底烟雲飛不盡想應化作點蒼山
先生自有筆如椽柔鯨牙萬里天家後柳州真大雅
謫來李白自神仙事閱典禮無辭死字出忠貞便
可傳不是彩雲生六詔誰知遺墨走風烟 笑拔

送沂水沈令君北上時以臺省內召

鋒車下召出蓬瀛此日循良入漢京岱岳爭如廡
吏峻沂流爭似使君清柏臺高隼霜威近梧掖繁
花露氣清早晚隱侯登鳳閣流連八詠寄餘情

西州吟 二十首○哭外父高司寇公作○有序

司寇公累葉典型百年遺老青齊物望泱
泱大國雄風滄海宗門嶽嶽清流勝槩早
歲登壇藝元馳燕許之体聲暮年雅志清

修習瞿曇之淨業補首鄉邑食德者萬家
表率士林維風者千里秩登九列清畏人
知心孤雲高峯物表跨溪山之蹇衛誰識
公卿安丘壑之素衣身同常布百城坐擁
不自秘其琅函三篋亡書詎能窮其腹笥
回已富等身之著述任其充棟汗牛竟忘
情壽世之鴻編不自剞梨剞棗良由撝抑
出于天性亦緣生平淡盡名根屢仕屢歸
非爲朝中三黜一瓢一笠難忘海畔群山
綜貫百家信潞平之強健聲高益代儼白
傳之芳蹤佗字走雞林琬琰群歸鄭驛名
流泰魚素顧廚咸效龍門洎予堅卧東山
埋名南陌侶勝友而佚老清課趺跏托避
地以幽尋鮮塵成想結好生之蓮社志慕
雲栖鶴訓世之瑤箋心儀吴玠三楹草閣
冬夏一瓏百尺桐陰門庭半畝齊彭殤于
生死脱手西歸嫓莊列之流風𡢃栖東土
乃者奪我耆宿天不憖遺停彼相舂人皆
浩嘆雖上壽已登予大耋而鄙哀同切于
淪亡悼哲人之已萎實邦國之云瘁慶也

情屬甥館誼比師門夙沾脂澤于牀東每
奉德音于硯北蔡中郎之倒屣舉鄴架以
畀仲宣王大令之燕閑書練裙以貽羊子
撰秋山之杖履時継微吟遠莚露之淒涼
情深隕涕禮魂托九歌之咏懷賢續八哀
之音感舊興悲亦何知其詞費曼聲歔痛
不自意其聯篇或焚之隧道之前見太荒
之披髮抑付之來婢之手應洒淚于麻衣

其一 公所居之閣前有門曰海山門

四兒堂前景物非空庭條淡冉斜暉千章樹老凉
雲度九曲池荒病葉飛石几當樓寒峭峭銀牀流
水韻依依海山門下如相問知與青童駕鶴歸

其二 棲雲閣公所居也閣外有高桐最古

憶昔吹簫向碧空丈人峰下盼雄風司空博物驚
龍劍大雅扶輪賦桂叢火棗未歸丹嵓側安期只
在海天東棲雲閣畔傷心處腸斷龍門百尺桐

其三 公自罷少宰後未久即歸田既復以薦補秋官侍郎旋復乞骸

啟事明光意已閑棲遲海嶠卧雲巒人從綠野思
裴度帝謂蒼生起謝安神武挂冠新祖帳鑑湖投
老舊漁竿乞恩詎作千秋計不爲龍驤葬玉棺

其四
華陽逸客意悠悠怊悵金籠自掉頭老去閉關叅
白足平生宦跡半滄洲雲濤時駕三千頃鶴夢春
歸十二樓常恨羊曇情未切祇從醉後哭西州
其五 公生平為人及行文大類眉山長公而晚年作堂于東郭外顏曰載酒堂叙東坡堂名也
萬斛珠源翰墨場眉山嬉笑盡文章前身應侍端
明殿曠代同傳載酒堂落筆自携滄海氣遺文猶
覺姓名香即今多少雲亭草後死殷勤問縹湘
其六
閻浮每笑久迷津常向人天辨假真畢世逃名猶
避敵平居濟物不謀身宰官現相真如寄居士維
摩淨少塵長嘯數聲雲海碧三層樓上一歸人
其七
城隂結屋似藍田高柳千行刺碧天池上彈琴耽
習靜溪邊命酒愛逃禪士林轂業青緗下父老呑
聲白鶴前此日方知羊太傅峴山有淚古今傳
等閑滄海即桑田悟徹浮生不繫船摩詰有時栖
輞水贊皇久已當平泉青蓮寳筏三千偈黄鶴松
風八十年為謝塵中諸眷屬先生揮手赤城顛

常侍雄篇日月懸揮毫電掣擬飛仙人來洛下思
君賓客到香山哭樂天詩格有時矜獨運丈童老
去畏人傳可憐絲竹蕭條甚樂令遺風憶昔年
其十 公嘗壬戌歲於孝水做東坡前後赤壁邀客泛舟賦詩飲酒具詩題一日壬戌之秋七月既望一日是歲十月之望並適進其令也
放生矶在孝河濶葉葉輕舟逐岸移萬頃滄波
桂楫八功德水配蓮池魚龍潮落屯青嶼菰浦風
廻漾綠漪猶記雪堂遊跡在風流雲散總成悲
由來心跡本雙清水鑑澄澄玉一泓書授仲宣悲
掩卷輿停靖節哭門生東臯遊侶浮雲散北閣虛
帷落照明海月一天人萬里蕭蕭已返芙蓉城
侍讌清齋計已還天門駘蕩駐驂騑塵中一烝回
眸遠海上三峰撒手歸浮世不還隻玉珮道山久
具七條衣赤虬仍下人間否纈嶺明霞夜夜飛
年來高卧似袁安窻外梅花閱歲寒幽堅惟聞撥
勝蹟消時早謝進賢冠向裔名嶽遊方從瀛海波
濤興未闌此際浮丘應把袂五城明月夢中看
英州估酒每同遊二老人傳第一流是處溪山容
嘯傲異時風雨弔松楸青蘿洞口雲花冷翠瀨亭
邊草色秋執紼靈虹橋畔路淒淒丹旐使人愁

其十五 先是公已歸隱為魏寒松推轂起為出山旋即引退

懸車當日已投閑却為寒松罷掩關拜疏朝端趨紫禁驅馳海上戀青山辭榮叐闕排雲出退引三茅計日還太息騎鯨天外、應知盛代有仙班

其十六 公金石之文名重海內為御史大夫時應詔賦詩滿家特旨當世宗之

北海雄文冠一時坐令碑版照天涯珊瑚早架徐陵筆翡翠春生庾信詩紫殿揮毫驚玉陛黃門鼓吹聚金芝老來避世甘雲壑淨洗浮名問具茨

其十七 公別號紫霞道人

蓬島雲車約紫霞只今歸去列仙家切雲長劍崆峒子跨海靈鰲萼綠華笑指十洲水清淺筆搖五嶽氣橫斜可憐塵世歌萬里紫府誰知作押衙

問天不語自夷猶千丈松崩結暗愁海內衣冠悲碩果盛朝耆舊失風流禪儀北闕無遺草絲竹東山罷遊萬樹桃花馱馬策有人長痛哭山丘 安

勝因夙世佳香臺九十年中歷劫灰淨土化成人似玉雙林獅子吼如雷蓮花界裏聲聞寂金粟光中寶相開便是阿難初唱義一時萬衆哭如來

其二十 東坡自作誌樂天自為醉吟先生傳

人道東坡似樂天我公異世總三賢攢眉不着尚書履乘興時登野客船誌墓自為獨行傳醉吟聊作咏懷篇千秋文采依然在羽化誰知是地仙

淄川 張篤慶 歷友

七言古體詩

甘泉谷大石歌贈月麓隱君 以下壬寅

甘泉怪石眠雲房依稀天地同青蒼古來神物有時見陵谷遷變如滄桑靈鷲之峰留不住飛來淄水西南還峭削芙蓉滋雨露嶙峋玉筍生蘚裳大者十尋皆偃卧若爲屹立形昂藏鋒鍔嵌空飛動銅仙辭漢來雲闕夭矯真看萬靈伏猶如大海犀龍翔鬣蒸萬丈足孤秀嶙峋四面多劍鋩其餘亂石俱奇絶仙人杖底留群羊斧鑿離奇還峙列烔雲爛爛五丈車吁嗟此石世所重胡為乃在山之陽登萬丘兮臨太行選石未有如茲鄉長揖問石石無語坐卧旁我留徬徨月麓主人甘泉客岩棲野墅時相望我來摩挲三嘆息俯仰空山秋興長由來材大難為用年年埋沒狐鼠場嗚呼此石無人識絶磵深藏太古色太古色委荊棘三台西甘泉側長歌一曲對此石秋山日落青天黑

滴水泉歌

碧山背拂青天高龍騰虎卧何岧嶤氣勢雄敞如雲巢穿以龍伯負以鰲日南使者誅求饒鮫人涕泗衣冰綃海若嘿嘿愁無聊伍夷蒼水不可招千尋石罅蘚文嘈吰鏜鞳如怒哮又如銀漢瀉洪濤玉女盆翻聲滲〻上有浴潭清不渝湛〻明盤窺眉毫秋風欺猿猱下有木客名山魈飛奔絶壁九月狐兔驕草衰木落山蕭條嗚呼自古勝地多寂寥何人杖屐來逍遥安得幽興如我曹坐令此地屬漁樵

籠水齋中作

崐崙客子離雲岑箕踞擁臭多苦吟愁聽荊山獨鶴唳忽憶般水孤烔深長歌短歌意未已欲睡不眠彈鳴琴滿庭積雪人跡絶清露丁〻寒夜心

其二

塵中何處尋沃洲側身東望良悠〻前年上書不得意此日抱病猶含愁即看雨雪已歲暮不復詩酒當高秋觀山臨水空長嘆獨上陳登百尺樓

狂歌贈陽丘柴彤仙 以下癸卯

長白春風下鬻麓杜鵑夜〻山中哭有客翛然入我門崐崙山人展書讀綉江落日念携手蹉跎湖海猶初服掀髯一笑碧天高陶家濁酒聊共漉青

眼高歌斗室間太息時危輙賦鵬十年飄蕩困風
塵致身終擬登天祿孫陽應不顧駑駘壹均豈可
爭雞鶩登日覩兮拂泰松採瑤華兮擬若木念爾
昂藏江海人清貧不屑膏粱福丈夫豈惧無揞石
驅驢歸去子真谷

短歌贈趙元子

揖雲堂中拂素紙霜天冽冽金風起山鬼要宵正
窺人蒯緱一評龍紋紫豪雄意氣不可當哳盃欲
吸滄溟水英風奕奕凌蓬瀛海天萬里波濤駛莫
須悲悼擊琅玕會向崑丘馳騄駬丈夫富貴自有
時黃然竭促胡為而拔劍瞪目時一看吁嗟趙子
天下士

淮陽一老行

淮陽一老聲嗚咽泣向江邊淚成血乱離南北走
天涯骨肉飄零心斷絕當時苦為飢寒驅伶仃幼
女無家別老妻野哭摧肺肝心傷不敢從人說寸
腸欲斷楚猿哀携家辛苦來古薛遻辭故里向他
鄉身上鶉衣懨百結艱難萬里尚飄泊癡兒何計
相提挈長男糊口走四方霜天赤脚行氷雪羈旅
何時逢故人囊中羞澁貧計拙世乱何敢言文儒
一家父子同摧折何意王君湖海人見之激發增
凄切頃裳不惜持贈君凌雲意氣肝腸熱古道猶
存衣俗間千金一諾真豪俠竟爾珠從合浦還自
茲不役離金玦為謝悠悠世上兒朱家千載良不
滅

閑樹百南遊詩有贈

我生跼促猶自守五湖浪迹亦何有孫子由來江
海人入洛浮湘應不負生平不作近世詩黃鍾爭
肯同凡缶邇來欲貌李崆峒遠者惟追杜稷史泰
岱秦碑萬古青俯視羣山皆培塿南渡黃河擎桂
槳一棹夷猶入京口海門天風雨夜翻雷塘欲哭
隋堤柳狂歌長嘯向東南無辭十石秦淮酒武林
梅花猶在眼西湖黛色重回首江南作者皆惆悵
共捧琅玕推大手春漲高拄片帆歸詩卷携來傾
二酉高吟逸唱感鬼神江靈脉脉君知否吁嗟此
道竟寥寥大雅遺音留吾友采里王子號能詩博
典未出雪崕右壓下曾聞白雪樓千秋吾黨良不
朽

初春籠水道中訪趙齊如夜飲醉歌 以下甲辰

人日已過春光迫薄寒春雪千山積遠樹浮烟曉

日明初試登山康樂屐一溪般水蕩微波椰杖欲
拂春雲白深山雪消狐兎饑獼猴騎千犀迴大澤我
來遠眺披晴霞振衣獨上岞崅石非細欲棹剡谿
舟忽憶故人青社驛盟心當日能幾人平原公子
豪俠客新詩不學擁鼻吟玉壺春酒凝琥珀酣歌
莫須千金裘華屋掩映珊瑚赤春花消日君不醉
年華自古達人惜老死一丘誰見知百年歲月真
蕭瑟龍劍終隨雷雨飛長嘯海天喬六翮混　已
死泰岱高日月輪環扶桑圻大笑歸來無不可傾
尊且復歌今夕

天臺山歌寄臺州朱元琳

我聞天臺四萬八千丈峯巖可以當崑崙赤城之
霞何爛熳日夜照耀金庭門金庭仙客巾赤巾乘
飈天外從東賓　景霊與飛錦輪南嶽不教魏夫
人中有華蓋羨青髮騎鶴太清踏紫氣虎為旗兮
旛為雲登高丘而望遠海下見暘谷歸晴曛彼何
人哉劉與阮采藥行行不復返待我胡麻三百秋
洞天寂寂春欲晚我將凝向紫霄城雲軿倏忽翔
鳳輕依井夜夜霊簫鳴紅蘭翠林隣玉京亦有仙
人過桐栢迢迢萬仞峰欒碧天雖遠唱不聞其聲
但見茫茫海月千里白仰面不能望天姥世人過
此驚心魄龍之遊兮飛蘭沙中有泛泛石藍花朱
君結廬在何處海門波浪茫無涯蝮蛇當道乳彪
磨牙我欲從子水雲外安能駕霧乘龍車所思不
可見令我徒長嗟咨嗟復嗚咽大江不可越年年
浙水東南流夢魂飛傍天台月

三台山拙道人鑿石洞歌

拙道人不知何許人發三台中峯之秀削
於山根鑿一石洞垂三十年乃成幽邃杳
冥出入雲氣其為此也風雨弗輟背一身
荷鉢斧斵力亦良苦矣道人不事梵誦不
飾衣履不與人作香火緣誠拙矣哉余時
來遊三台歌以記之

三台遥望修連娟中有道人坦袒肩卧雲餐霞三
十年發此峭壁蒼崖懸鑿石為洞當山前仰面似
破青冥天藤蘿緣岫生秋烟道人對月石底眠曉
來自耕山下田洞中雲氣相廻旋我覩道人自匪
拙埋形豈必匪神仙問之不笑亦不語舌上禾肯
生青蓮掉臂不修羽人服抱甕常吸南磵泉衣為
薜荔腳無履靜中似欲忘真詮穀城誰復見黃石

蒼松或可追倂佺念爾若行有奇迹山中未賦歸
來篇

姑蘇臺歌贈吳門王旣遠

君不見姑蘇之山姑蘇臺長江萬派相滐洄登臺
下瞰幾千里但見震澤巨浪排天開林屋仙人不
可見生公說法安在哉古來遺跡盡蕪沒梅里鶴
市皆蕪萊白虎雄蹲闔閭墓三千玉凫紛崩摧慷
慨弔古者誰子姑蘇王子直奇才拔劍悲歌人所
羨乘興遠來東海畔酒酣直欲拂秦松泰岱峰頭
望吳觀丈童往往薄古人意氣由來蓋絳灌子野
聞歌莫浪悲玉笛梅花自凌亂（旣遠擅桓伊之長）竹林或
與阿戎遊郴下每從嵇生鍛（旣遠好丹竹）長嘯懷人天
地閒臨風贈我青玉案窈窕張衡詠四愁何用遺
君錦繡段携手滄溟聽海潮長天秋夜聞鶴觀念
子久別吳楓橋落日江雲一時散酌君酒爲君歌
鸊鵜之舞何娑娑思故鄉兮莫蹉跎閶門花老吳
姬泣紅顏的的嬌越羅齊紈瑣瑣不入耳君不歸
兮尋苧蘿琴臺遙接錦帆涇何人鼓蘭棹于中流
采芳洲之芙荷君吟白雪我唱陽阿依依兄弟樂
且云多太湖橘柚今已晚客子不歸將奈何嗚呼
姑蘇臺下生寒波

答晉陵顧當如長歌

我聞大江之南龍濤鼎日夜衝激夫椒山晉陵
渺然一抔土乃在其隈長波闊顧子狂歌向何處
辟仇十載來江關痛哭西風天地老金臺已折朽
駿一欲尋燕市和酒人碣石華陽半秋草東秦十
二摧山河惆悵桓伊喚奈何齊門狂夫自不工鼓
瑟請君為我趁舞行僕歌耳來健兒出幽朔回看
鍾阜成宛洛平津故里日蕭條海潮日撼蓬萊闕
誰憐仲蔚卧蓬蒿延平龍劍空蕭騷我曹自是受
時客太息摩挲五尺刀

長歌贈雲間蔣左箴（時左箴從其大人自丹陽來吾涵且將赴鄣）

江風吹三山海門暮潮落有客來南徐凌風駕黃
鶴自是機雲入洛濱十年零落向風塵三泖烟波
留不住一棹來往雲陽津邇來青齊才漢渤放眼
滄浪忽超越揮手便欲招青童蒼蒼萬里對海月
念我岱麓之山樵閶門白馬望迢遞湖海交知常
落落愛爾遠下吳江潮君家父子俱作者藝林數
公稱大雅六月題詩古薛城一曲陽春和應寡雲
間詞客陳大樽登壇昔日擬龍門吾子矯矯能繼

跡長劍倚天賦大言我將同子登日觀海波千里為子刈蕭蘭東尋巢父把釣竿聞君欲向長安道何漫　扶桑若木時一攀見此茫茫起長嘆拔劍莫漫悲歌易水寒

登殷城方歌同華亭將左箴梁溪顧當如同邑王栗里

海國炯波何浩浩高城下見千里道此日登臨江海人悵望羣山盡衣草衣草寒烟淡夕陽萬家秋樹空蒼蒼慘淡飛雲下平野啞啞饑烏啼女牆當時甲第連雲起飛樓綺觀臨殷水亂後兵戈二十年荒凉誰問平津里城中日夕罷歌鐘瑣窓不見金盤龍今落惟餘梓橦山一峰削出青芙蓉憶昔華雄海岱南陌香車竟何在金鈿寶馬散如烟使客悲歌日忼慨可憐北郭風蕭蕭白楊萬樹鳴寒條誰家萬里金鞚出紅塵不見迎仙橋（北郭外橋名迎仙）城頭古殿秋陰碧蕭瑟長松幾千尺（城上有北極廟）孝水湯湯入海流跋足欲踏黿鼉宅吾曹狂客何其多干將一擊同高歌乾坤萬里正愁絶回首風塵可奈何

憶遠曲戲贈顧當如

晚露幽蘭濕蓉康愁佇立木葉下梧桐栖烏翻飛急夜來魂夢到江干曉起山城海氣寒臨風應念閨中婦憔悴西風倚畫欄

讀丁酉生詩有感奉寄

我聞東海詞人丁紫陽棄官長嘯東海旁作詩海內流傳久三都賦就聞洛陽我從郵筒佩明德讀君詩今未相識悠悠東望超然臺恨我翻飛無羽翼尚憶十年前聞君曾來淄水邊我時尚童稚未能文結當時賢私心日念丁野鶴因茲翰墨時聞作思君不見望海雲海雲飛去何寂寞廣文先生昔今官蕭蕭短鬢秋霜寒今君已老幸未死安得挺手傾肺肝吁嗟予東武城邊幾千里琅邪渺渺臨海水華表千年自一歸他日蓬山見吾子

奉懷寧波沈次如夫子

三年不見沈夫子搔首南天心惻惻濂洛文章與昔時今我悠然感曾臆　昔　來古薛城春風雪夜懷明德一從歸帆去甬東鄞江萬里風濤隔高卧扁舟入會稽七十二溪秋一色江樓應念舊從遊側身遙望湖天黑金峨赤堇遠蒼茫越樹吳山杳何極

放歌寄懷顧當如

焚香道人客齊魯生平著書良亦苦飄零異地自年年薄遊江海誰為主久懷入洛陸平原誰見清談樂彥輔通衆踪跡不相知彷彿伊人在江浦長煙萬里望不盡似見晴雲繞蘭杜碧落渺渺五湖濶安得從君拟珤麈我上昆丘拾紫芝長嘯雲過倚天柱金庭花老玉含烟星宿源枯巾神禹便欲參寥瀛海流貝崎茫茫陽塵土八駿乘風化作龍飈飈得勢勃如虎念別何由一見君願得天風駕皓月鵠羽翛翛滄海濱思君不見浩無垠蛟龍鼉鼈競出沒猿猱猰貐非我儕片帆朔爾下岱麓相一叙平生親前年見子般陽道山樓春晚梅花新千秋絕業心相許賴子毗刀為一振曹劉顏謝不復過寧使雅道終湮淪我行四海覓知己吾子才調真絕倫挾書帝里醉燕市和歌久已狎酒人雞鳴峰下幾時到每思放失多舊聞驅車渺渺長太息關山遊子良苦辛丈夫華髮不得意狂歌浩氣空崢嶸青萍三尺袖中泣康莊九折同遭迍黃河湯湯誰問津斜陽驛路衝風塵湘江之蘭遠莫紉鴝鵒之歌不可陳但當左手持螯蟹右手傾金

徹夜盈般陽溪玉軫從茲不復彈子敬人琴俱已矣屈平流恨之湘沅宋玉招魂歸故里為詢張仁緒近日平安否吾師之後賴有汝期君慎勿忘前修君家父子詩猶存在敝簏死者不見生別離不忍聞簡遝一詩為君歌孤桐孤桐哀怨多離聲過詩寄汝正長夏門外桐花傷我情

寄陽信張吉人

張生渤海名家子錦裘如雲踐珠履玉樹皎皎真絕塵光從臨風照秋水擊劍射獵廣武城前有絕影後驌驦錦帶翩翩公子樂有酒即携公子姣不惜結客傾黃金玉盌銀屏傳隨珥每憐美女哭兵家宋玉牆東時從何俊才凌轢向千秋天馬騰驤疾于駛金鞍玉勒五尺刀摩掌思逐風雲起抗慨不見平原君世上誰復稱知己貴漿屠狗皆吾曹寧辭取醉新豐裏酒人不解求馬骨黃金臺燉驊騮元邯鄲美女顏如花十五當壚在燕市合情解佩玉步搖翅身一窺金鳳嘴如此豪遊二十年老去垂頭栖故里螭鳴名香慰寂寥絕林渠几從茲始前年過子來柏陵握手紅亭縛紅淚昨從歷下再逢君匆匆岐路情何似大明湖上酒如澠未得

徵歙浮綠蟻千乘古豈何迢遞尺書不見胡為爾
北海茫茫春浪高風波千里驚宛委期君同上泰
皇臺釣鰲一學任公子

韓長公舅氏畵竹歌

舅氏善畫竹冠絕一時及司李雲間歿于
姑蘇之虎丘十年餘矣畫跡寥寥祇存片
幅對之不勝渭陽之感

韓侯韓侯余舅氏一時寫竹真無比雲水脩脩若
有神烟光飛向丹青裏瀟湘萬竿虛映空渭濱千
畝生胸中江靈不語綠雲泣蒼梧或與精神通應
是虛心多傲骨酒酣淋漓灑石髮彷彿坐我蘭亭
間綠玉滿眼涼颸發篔簹偃竹世不傳文同已死
今杳然彭城一派亦何在蜩腹蛇蚹空千年韓侯
寫此有奇迹挂我高堂在東壁半幅吳綾勢未完
氣色淡暗幾千尺蕭蕭脩篁翠不流洞庭深碧如
清秋風枝雨葉何瀟灑經營慘淡神氣幽虎頭見
此應俎豆墨所未到亭亭上摩霄幹下兩龍孫依
稀晴空自探涙嗟乎哉生公石畔玉山稚物在人
亡生我衣容元天涯安可問感此懷抱歎難開至
今遺涌留江浦閶闔墓上騰金虎玉匣深藏萬竹
尊有時高吟大澤畔作賦或可招靈均不然即披
羊裘持釣綸桐江烟水連富春作歌寄爾望南雁
知君何日來東秦

嶧陽孤桐歌 寄嶧山張宋

張偉緒策者淄學博茂實先生子也先生
沒於淄偉緒自嶧來迎其喪余因得交焉
今歸鄒已六年矣今音別離之感情見乎
詞因歌以寄之

我所思兮乃在嶧山之側嶧山之陽孤桐直上三
千丈老柯拂雲何蒼蒼龍門之幹遠莫致前有鶯
鶯後鳳凰托根丹崖幾千載匠石過此空徬徨清
陰濃翳三百里秦碑蝌篆當其旁憶昔秦皇有道
迹此桐亭亭長百尺何為不及五大夫王爵金泥
銘片石一朝見伐斤斧餘爨下焦尾無人識我顧
得此桐鑿為綠綺形螺徽瑤柱未終曲朱絃歷歷
背分明何人持此獻天廟令我絕纓忽大笑齊王
好竽不好瑟豺狼近日多當道携之歸去南山陰
寂寂成連海上心抱琴沉抑不得志窮途歲暮無
知音吾師吾師似鍾子自識高山與流水題詩吾
家竹石軒鷺湖弟子稱知己豈意人占處士星少

圖白日冥冥起風雨

讀趙甌退大叅清止閣詩有贈

宋元以來淪大雅寥寥不復聞正聲大復崆峒同建幟一時制作千人驚昔河東流見砥柱二子力復追咸京龍門兩蹟高萬仞風雅之任何多爭齊梁蟬噪亦何有詞氣落筆紛縱橫爾時歷下遙廷實吾東作者稱先鳴典麗未在開元下氣色直可開滄溟白雪樓高照泰岱橫吞海色鞭長鯨弇州司寇並驅者當時燕許何崢嶸濟南餘響久寂寞感此踟躕千古情清止主人登壇客年少通籍歸承明通來十載入江湖浮湘太史心跡同我讀萬帙清止詩神移氣奪天晶晶三百以還十九首杜林或可與之并胷中元化故如此筆下應有蛟龍精悲歌燕趙亦忼慨呼將越女鳴秦箏江潭水深波浪闊美人渺渺采香蘅詩人那得即仙骨應知此是天地英中即亦念登樓客倒屣傾君一送迎

釆里王子古篆歌

王子奇才天下無墨池筆塚美且都偶爾篆書書亦古爾何神解吾何懇鐫石背為人愛惜宛如禹穴來金冊玉花絲繞刻銷刀真旋蒼頡留遺蹟萬丘隱隱閣丈芒依針之角生輝光誰尋三花入洞室悠悠千載稱中郎石從何處得石歎力追六書心獨苦君家石室無乃踈琅煤奇字丈重府吁嗟乎岣嶁碑玉牒辭此事終古今人思思之不見中心悲乃知王子真好奇我拂白壁不盈尺何人視此為燕石王子贈我　史韋綠字晶瑩映秋碧神物由來不妄傳頃覺凡塵生雲烟古色直與元氣參筆勢石骨何仙仙憐余對此不能讀寶將篋笥媚幽獨蛟龍盤拏芝檢中天陰往往鬧鬼哭之罘從懸厓石青琅邪碣石同冥冥翠華東巡不復返斯也頌德當云亭至今頑石泰岱側苔蘚空留太古色王子何人乃能此赤文炳炳無人識世上如君良亦稀搦毫不動觀天機張旭草書含劍氣邠公五雲風雨飛念君絕技生感慨虎觀石渠應際會請君閉戶書六經我欲鐫之國門外

阮亭先生自廣陵以漁洋山人集見惠賦此

寄酬

我讀漁洋山人萬卷之縹緗浩氣奕奕神飛揚峻骨屹立高嶽峙天孫機上雲錦張元聲千載今復見黃門鼓吹登明堂雅歌可以被琴瑟吳聲西曲

流清商壯如桐鼓駱馬掣靈夔一吼天風長麗如
月窟杜華落天女紗衣披霓裳駿馬長嘶萬里道
快鶻健翮騰大荒吟朱干兮歌晳陽流風激楚音
翩翩不須唱皇夸請為龍折揚揚州法曲似何遜
觀梅東閣興未央紅橋新詞漸江表從事日醉平
山堂迷樓秋聲下隋苑悵慨弔古應傍徨廣陵八
月濤聲發聞君一棹遊來方三山躡屐上絕磴海
門長嘯懷感傷手招劉寄奴散髮披裲襠六朝烟
雨裏江水何茫茫蘭陵美酒飲千石得句往往投
鄭莊月明攜杖戴公宅楚天漠漠高雲涼南下姑
蘇採鄧尉估墓歷歷梅花香漁洋栖隱有奇迹卜
居將勿撵兹鄉又闢峭帆建業水豪遊日日青溪
旁秦淮明月照顏色題詩應徧朱雀桁南天道路
何渺渺憐余千里遙相望楚雲迴首思何極一為
回風寄蜀岡

雪崕子畫山水圖歌

千年以來寫山水紛紛丹青何可量欣南徵仲不
可得藍瑛妙手時飛揚近者孟津王宗伯落紙天
地生晶光弟子獨傳雪崕子亦能下筆圖滄浪噫
嘻雪崕自奇士作詩尤健氣莫當虎頭前身將無
似鄭虔三絕應頡頏酒闌耳熱縱橫甚美綾半幅
當胡牀不知雲巖在胸臆興酣揮手如飛翔北堂
頃刻多變態翠微倒映青山長千尋峭壁生腕下
鷲峰飛來當我旁山之陰兮道林麓參天萬木披
烟霜茅屋掩映出廣阿若有人兮栖雲房冰谷暗
不見日月芙蓉屹立天中央其下平臨大河水長
波淼淼如江鄉何人江邊構水閣心知此是木生
狂側為小溪細流絕水面隱隱開石梁雪崕無乃
多遠思卧遊令我當瀟湘對天開戶少塵事嵐光
水氣生微涼恨不買山圖畫裏冥冥烟雨留孤航

揖雲堂石叟畫大石歌

石叟來來甘泉谷是日長風吹茅屋飛沙仰面天
為昏一塞山中尋月籠入門寂歷不逢人解衣聊
復避風塵竹林不見阮光子仲八對客何崚峋須
臾狂飈瀟簷棟萬樹怒號松雨凍猛虎昨日南山
來風撼茅堂堂欲動潛蛟無聲溪不流衣堅拔木
何颼颼雨師風伯不相借一時頓覺天為秋此夕
狂夫雪崕子手把霜毫拂霜紙揖雲堂中圖巨石
嵌岑已知五嶽峙海風吹來瀛海間屹立堂上疑
蓬山本君寫此豈無意使我見此開心顏我將擬

仕崑崙倒煩君為寫青山色金芝瑤草亦須多莫
使鶴鸞歸不得反復看君大石圖思君不見空踟
躕何時掉臂買山去與爾長歌下五湖

遊三台山贈同遊孫蚪溪

孫子縱施談天客抱雲高卧三台石狂奴故態耶
復爾大言自是奇人迹消磨不數浮丘伯偓佺談
父何翩翩三山之巔留不住乘興欲逐飛雲奔揮
手雲邊招黃鶴靈風習習吹碧落我來共坐石林
前指點雲山動寥廓爾何人斯　步兵窮途洒淚
悲中情當筵雄辯有如此與爾長嘯吹玉笙我行
為子長太息須臾落照千山黑雖出囊中愈有時
挺刀自是英雄色

三台山馮叟行

白頭馮叟三台隱七十窮老無兒孫道人但道前
朝事潸泗發聲行復吞自言時昔少年日黃金結
客無一言三十曾為府小吏六博場中難其論老
去遂同鄧伯道日夜哀思傷精魂放飲蒲樗誰復
見布袍歸卧南山村壯心成灰亦慷慨論交空復
思平原年來躬耕住雲壑踞斗日暮迷逢門我來
登臨陟絕磴乘興落筆三山根此老生平好奇者

閒風欲識張崑崙閒隨夜客策藜杖一見為我羅
盤飧爾曹自是烟霞侶桑麻雞犬真桃源長吟贈
爾一為別青山十里雲氣昏

山公舅氏宅觀月麓畫雲山烟江圖

甲辰之夏六月中乘興再過山公宅是時亢旱久
不雨萬里無雲午日赤苦著何處避炎蒸大叫發
狂空峴幘披襟長松方未已桐陰恨不廣千尺昨
朝來自三台山雲氣隱隱留兩腋不能結屋山之
巔却伏村翁嘲熱客坐中祇檝更何人虬髯淮海
張君魁我拈秃筆方苦吟大雲烈烈層前入月麓
為畫雲山圖便覺空堂頓蕭瑟筆勢真居元化先
瀟洒自識丹青力須臾几案翠嵐出疊疊雲欒漾
秋碧深處疑有飛龍蟠山光點淡不可測一峯忽
起欲撥天衆嶺參差望何極茅屋遙在長林外萬
木陰陰片霞隔何不畫我置此間拄杖悠然躡澄
巖山廻谷轉出長江若為江水怒相激寒濤澎湃
片紙中空庭不辨海天色倏忽已在五湖旁耳畔
似是聞潮汐咫尺未諳千里遠但見滄茫落潮白
手腕參亂如有神風雨爭飛苔霧集石齒浣浣陰
崖寒百道飛泉一時瀉野人從未識此畫見此為

之久佇立便欲振步林麓隊我向寒江泛孤舫神移坐對心茫然短衣飄蕭竟安適冥冥烟江未敢近復恐波濤我相逼丘壑滿目空依依坐久翻令三嘆息不知身在酷著時尚畏堂中晚風急此圖持欲贈何人明日雲烟晚無迹

贈閩人張布聖

張子萬里來七閩豨如野鶴離清塵久客愁看滄海月坎凜橘柚來江濱鄉心日夜風波翻悵亭雲氣渺無迹何時一望武夷山三十六峰同一碧

觀打魚歌

驪綱潭邊兩枯椰小魚跳波大魚走錦鱗一擁數百萬漁人橫截清溪口洛水赤鯉沉九淵北溟之鯤飛上天潛蚪不動風濤息自抱驪珠頷下眠長安城中展瑤席金盤玉鱠迎上客枯魚過河莫須泣君不見白龍翻為豫且得

濟南贈戴北部

驅車寂寂平陵渡泣涕荊山嘆遲暮太行九折困鹽車長鳴誰復孫陽顧年來上策不見收此日抱病猶含愁佐成經術蕭條甚平津高閣餘荒丘交遊寥落少知己昂藏四海無人識黃金散盡黑裘

敝撿肯齊門長太息使君高義驅浮雲憐余丞相之丈孫高車駟馬落窮巷市中毛薛驚平原閭道鋒車出左掖功成長揖二千石倒屣城南皇甫規鴈門太守遜縫掖賤子深懷國士恩稱衡一鶚敢同論十年懷刺半磨滅窮途痛哭傷精魂生平寧羨虞卿璧飯牛歌歇湖雲白司空龍劍已銷沉獨有傳書向黃石漢廷計日羨持平貫索星昏秋月明雲司草奏今相待早晚飛鳧上玉京

寄崇川秋水大師 丁未

海門寒濤積烟霧中有雙林隱石渚五琅山下梵磬沉維摩亂落天花樹今日瀰天有道安芋火禪燈碧石壇人間甲子須臾事渡江一葉青蘆寒祇樹陰陰雪山映潮音振海孤光動面壁朝朝聞妙香江月年年照禪定宗雷一派寄濟東卓錫買山白嶽中南天翹首虛無裏杖策何當禮遠公

為外舅高少宰題大衡山雪景圖

黃鶴山人無與儔岱宗客雪傳千秋自茲以來振大雅誰其繼者文長洲意匠慘淡埋山骨灞橋詩思梅花發蕭森欲落蒼梧雲微茫忽憶剡溪月賦背衡寒踏野烟疑是襄陽孟浩然列嶂羣峰欺玉

樹茅亭彷彿當山前公暇文筆小謝賦詞人自昔
留亳素待詔丹青被九州是何瀟洒推獨步我公
何處得此圖携歸萬里來湘湖使節迢迢過桑梓
披圖落日臨庭隅苑林數公爭染翰金莖琳琅照
几研是時冰雪簾前除盡裘青山今復見東風昨
日下荒城又聞早晩入承明特向鳳凰池上去西
園東觀舊馳聲

秋日與陽丘諸友人飲女郎山之大觀樓次
壁間施愚山先生韵

女郎山下流雲度寒烟衰草迷樵路夕陽漠漠起
黄塵十里空天繡江樹高樓凭眺發長歌樽中琥
珀凝紅玉晰晰白楊吹北邙歸騎蕭蕭向城曲

余青園水車歌 以下乙卯

石甃作井銀作牀水車反覆當中央飛輪無端杳
難測神龍噴沫欲廻翔紗想如環出甑甑覆以茅
亭蘚花碧滄海傾瀉萬頃波銀河倒挂三千尺漢
陰丈人悲桔槔不爾抱甕亦徒勞何如此地雨不
設鳴金濺玉飛寒濤芳園寥廓異塵境池塘照見
蓮花影高眠閑煞老门丁汲水無煩牽素綆長夏
陰陰薜荔門十圍老樹飛雲屯君看披褐於陵子
憔悴晴郊方灌園

薊都相國孫文定公墓銘乃同邑馮相國撰
述而書丹則文定公猶子伯純筆也書法
遒勁不媿古人門次之餘悵然生感賦此
以寄伯純兼索其所書趙朝議公墓石

君不見姚公後事寄燕公煌煌鉅筆豈碑崇文章
勋業兩無憾千秋此事將無同君家少保真作者
兆帝元臣推大雅依成經述稱世賢曲江風度
何瀟洒一從箕尾去人間典型衰謝不可攀猶子
能書麗雅碣念此使我開心顏盤龍寶螭崇其側
墨光浮動好顏色遥思落筆生雲烟觀者應為三
嘆息相國之攏相國文阿大中郎白練展第視率
更奴仲郢氣勢終欲凌右軍又聞朝議松門宅曾
寫錦陵一片石鷲犀更索五千言作歌為寄山陰
客

初冬奠亡室墟誌感

北風凄其日將暮朔氣陰森暮門樹四野雲垂天
欲暝楊葉蕭蕭落無數自持盃酒奠寒原三嘆凄
然感平素我生與子則吕年風摧鸞鎩悲中路幕
大昔時伴苦吟誰知幄奩仍如故香銷總帳已三

秋惱余尚困扶採步含愁重憶悼亡詩檢情更作
傷情賦荒郊寂歷悄無人我馬踟躕迷復駐寒溪
憔悴獨歸來彷彿幽魂泣烟霧

焦太僕庭中三錦川石歌

錦江西來飛怒濤崩羸出沒青天高奔流衝激激
石齒奇石斑斑五紋紫飛來屹立當庭中三峰斜
倚門前松閣窓對此常高枕土花如練明如錦中
峰卓犖形昂藏袍笏石丈凌雨霜其下兩峰亦奇
絕一一鳥峙森成列金堂為障薜為裳高臺下覆
棠梨香停雲映日臨芳榭石骨清寒度長夏蓮花
秀比明月峰忽疑削出青芙蓉三山天外託遐想
萬里錦江起深賞君不見蘇氏堂中三假山邵喬
俯梓神氣開即今太僕兩公子嶙峋玉樹橫秋水
與爾摩挲三錦川對酒長歌蜀國絃

詩西樵先生司勛年譜及節孝錄寄阮亭氏
部丙辰

生平不識考功面得句微聞考功羨君家兄弟真
天人早年射策明光殿一從通籍向金門猶捲寒
栖海向掉頭似厭五侯鯖浪迹寧甘三語掾閒
戶長歌十笏堂新詩海內流傳徧共道西園首仲
宣玉樹臨風巖下電國子先生亦冷官苦吟風雨
何曾倦彤庭欲事佐山公雄文不屑論封禪至尊
廷道重賢書歐陽玉尺邀天眷官燭如椽水鑑虛
掄才寧愧平原薦吉甫由來號得人洛下丈童原
不賤猜猜猰狗嚙天門交遊竟乏當途援九閽萬
里斷迢遙進賢剗致承嚴譴歸來寄傲五湖間興
酣落筆耽芳讌女史燃脂亦偶然千年彤管金閨
彥雞林買客盡知名豪遊吳越採江縣天子思深
重賜環補袞依然秋袚綠承明待罪几何時深丈
吉網仍相　幽憂素餌返東山飲血吞聲歸謝苑
病骨嶙峋手一編自拂麻衣淚如綫猶聞易簀歆
天香炯炯廻光神不眩身後誰題有道碑中郎大
字千秋善弟兄私謚有伊川節孝先生今復見部氏
與友人共議私謚司勛曰節孝先生

題安去巧偕老園

君不見襄陽耆舊龐德公鹿門妻子傳清風又不
見霸陵高隱稱梁鴻齊眉舉案驚伯通偕老園中
便白髮千秋此事將無同蘭膏佐讀數十載鹽餉
如賓半㪚宮大椿千雲萱拂地膏煎桂萼生蘭叢
鏡奩素薄張京兆鹿車對挽如鮑翁角巾椎髻兩

無憾桃源避地非遂窮園中何所有當階寳樹森
青葱園中何所見青畦抱甕花蒙茸有時風驂發
清響依稀秋月林房櫳向平婚嫁亦云畢移來五
嶽當庭中少微婺宿相照耀真人比日應在東他
時難忝拜牀下司馬通家快一逢
憶昔行上學憲石門勞夫子學憲之王父學為山左布政與
先曾王父相國少保公為同年□丁巳作
憶昔神宗三十年歲在辛丑掄名賢青州宗伯馮
文敏南宮受詔銜鑒懸古伯文章雄二浙鴻村颺
起驚前哲吾家少保相後先縱山瀛海森成列詞辰

玉君一時聯轡曲江頭帝里春深賦壯遊自茲歌
歷各中外一一奏績驪鳴騶拜恩並入承明殿古
伯保釐東海甸端皇八載卜金甌少保綸扉時召
見東國人推分陝功九齡風度將無同一從家相
乞骸骨漢廷疏傅名俱崇是時棠蔭留齊魯孔李
通家互賓主冠蓋相過濟水間方伯從茲謝簪組
拂衣遥傍曉湖湄洛下耆英寧几人尚湖龍馭已
云遠家乘往往多沉淪吾師絕武振大雅珥筆金
門追作者天祿旋移藜火光粉署合香和彌褰
天子曰俞吾近臣手憑玉尺東海濱藐死狂瀾此

砥柱茧乳一洗還其真紫薇堂畔思祖德白雪楼
高照顏色紫薇為司署中堂名魯國諸生佩誦絃撥門多士
犀捨式大清已往晉江來絳帳高臨憲府開薛王二公
皆為山左名學臣教澤百年今復見力挽八代稱扶衰
也傳經思踐迹十年從抱陵陽璧自憐丞相之大
孫依成經術坐蕭然勝昔楼閣已荒涼門巷空餘
旋馬堂燕公舊業式微甚司空十乘　青箱帖括
窮年依傳士四壁蕭然歌下里生平心折王遵巖
此日重逢薛夫子獎下餘厳遂見収孫陽一顧成
驊騮河汾弟子知何限化雨同沾四照楼

白雪楼歌再上學憲勞夫子
君不見白雪楼高天下無元龍百尺將何殊陽春
絕調雖已矣今人懷古增踟躕孝宗之朝富詞客
崆峒大復稱前驅昌穀逸氣妙當代李亭玉立來
三吳是時歷下推作者與麗已數遵司徒滄溟繼
跡崇正始神力一往開榛蕪太倉尚書互羽翼中
原二子人所趨天目山人起苕水青蘿館畔同探
驪西曹盛事自不朽諧如擊鼓吹笙竽　餘子
殷許輩壇坫序若曹與邾飛揚跋扈向江海縹緲
玉帛臨槃盂高楼白雪有逸響一燈長夜當天衢

(予新有徵吾竟長夜之句)公安竟陵兢水火虞山論列何其愚
南臨鮑山北華嶠百年遺迹方禾徂宣城先生好
奇者危樓尚建臨明湖(樓址舊在歷城東北愚山施夫子始建于趵突泉之側)
願謂鮯于重可救被以芹藻遵修途一废(千皆年時汴父知于)
(愚山施夫子遂復入泮)石門夫子文章伯東南鴻寶陳蒼瑚
廸功司勳遂復見千秋北事良不孤元音獨撐江
湖側口鄴天語來名都由來盛世尚風雅臣往
往多丈儁(獻伯默于新敬及皆習為學)伊余小子媿鶩為盐
車鄰獨追駒駼苦吟弱冠弄柔翰蛩音天籟方哨
于濟南餘响久錯欲天子許我真吾徒國士恩深
感知己遂萬惟忠摐枋榆名山大業在終古生平
天志誠不渝楼中凭眺三嘆息楼前碧草閑啼烏
椒漿爲奠滄溟墓白雪遺音寄海隅

長歌寄阮亭侍講戊午

體元　天子尚風雅(上自稱曰體元主人)侍從近臣皆作
者萬几餘暇多清娛手揮宸翰何瀟洒章(上有印以誌圖)
(史其文曰萬几餘暇)長安人自日邊來聞道先生應詔廻太
太乙藜燃天祿閣漢臣詩續柏梁臺十年外吏黃
塵裏一日風雲谷魚水　聖主憐才本好文異數
恩深獨承旨(本朝以部曹改館職實大異典)相如此日賦金莖雲
霄謁帝登蓬瀛侍臣立進清平調　天子親調碧
玉笑日下紫袖爲前導絳幘鶯看曉籌報卸官竟
奪鳳凰池駕部初傳知制誥(先生以郎中改侍講與郎石平道事落同)
(益皆以詩几寸道也)周郎筆親題清慎勤　帝曰格物真雄
大(上賜先生以三字曰清慎勤又二字曰格物)淋漓床藻下天關典綾
一幅光氤氳玉篆煌煌尚奕式盤以龍紋魚鳳異
緇史新錫河洛圖内府頻頒動顔色(先生時工書有御賜)
(中刑乾坤二卦九石渠以龍鳳紋)樓船昨日滌浴河載酒瀛臺恣
摧歌朝隨　天仗織南苑暮向石渠鳴玉珂焚魚
學士饒述作集賢院中稱秘閣九重温語共論詩
沈宋遺音寧寂寞一時陳葉多唱酬桐城太史亦
名流乾清别館人不到天厨日日羅屏羞(先生與陳說巖)
(葉訒菴張敦復三太史皆以人翰笈今上特恭啟從)五夜校書方下殿昆
明池上詞臣讌寶炬盈盈歸院時顧問清華常要
見爲詢近日承明廬彤廷補衮將何如普天翹首
惓經術莫浸臨風賦子虛(先生紀恩詩有云廟將經術佐垂衣之句)

秦鏡歌爲袁松籬賦(其鏡得自海上)

驪山宮闕連天起複道飛甍三百里咸陽一代氣
如虹高閣沉沉臨渭水六國降王獻美人朱懸遂
迢迢西入秦就中多少傾城色新妝織怨綠蛾顰

趙女當窗埋鸞鏡燕姬笑豎釵頭鳳鴨蟬翼競爭
妍翠螺紫電交相映君王夜幸氷泉宮千門萬户
青芙蓉明星熒熒綠雲濕夢廻曉月臨房櫳滴池
壁返祖龍死六宮粉黛黄塵裏楚人一炬如烟飛
飄零玉匣咸陽市地下疑有蛟龍藏良工製就飛
吳霜山魈魈魑不敢近盤以蟠虎當中央閃壓如
今几千載阿房故物生光彩土花隱隱照西秦碧
蘚依稀出東海海風遲連徐福城秦皇驪石鞭長
鯨羨花例淡扶　影亦文綠守真晶瑩三千童女
竟何有十二金仙鄰中走惟餘䥘鑑在人間天陰
鬼哭靈風吼君不見之罘之石岣嶁碑萬年埋沒
無人知神物出來會有時吁嗟袁子真好奇憐余
白髮三千丈不收臨風試一窺

余青園夜雨聽李中郎彈琵琶歌 己未

西園公子羅衆賓满堂盡是賢豪人華灯綺席紛
照耀竹床梧几列八珍主人好客客盡醉小史傳
呼教頭至檀槽銀甲弄琵琶秋陰蕭蕭雲拂地對
君疑是李龜年虬髯鐵面撾鵾弦輕籠斜抹方從
節柔情道韵真絕絲几回翻調霜風冷一葉梧桐
飄玉井雲車鐵馬紛縱横江東棹板何洣猛欻如
側耳向比陽空天雷雨驚八荒夜忽珠玲引鶴淚
彷彿天女吹霓裳須臾入破哀聲急絮語幽房夜
中泣人間重見小忽雷離下還客增嗚咽洞庭天
潤水清寒遥遥一鴈鳴雲端水泉窮竭意蕭颯誰
將如意摧琅玕酒酣耳熱當筵燭起舞為君歌一
曲風蕭龍笛且莫謳湘靈不語湘雲綠奏技真同
曹善才潯陽江上几曾來穿　裂石亦如此繁絃
撩亂臨高堂四座無言人寂寂山雨蕭下青壁松
濤夜吼穿碧軒一聲刀截忽如書閣君師授自朱
門回憶生平欲斷魂宮聲曾學究公子可憐能穜
哀王孫羅程絕執冠千載憲王樂府高當代芳庭
掞柏錦躍瑜法部流傳竟何在一自煙塵黯舊都
延秋門上夜啼烏向人不復道姓字琵琶一曲天
下無只今淪倒江湖上五絃趙璧真豪宕獨傳弟
子隴西生纖纖指爪何清嬪秦聲半似鄭中丞聞
歌子野意飛騰清商彈盡羽聲起宿雲孃孃梁間
凝君不聞吳師琵琶推第一崑崙妙手應難匹海
内今傳羯鼓聲高頭弟子坐相失我醉為爾行賦
詩便乏亭上兩如絲逢君不啟輕相問恐是悲歌
高漸離

榆木鬼行 甲辰

范陽溪流下平陸斜抱一村在深麓山村何所有滿林歷歷多榆木老樹多年龍虎蟠野火燒根虛阤蝮千尺盤拏生烈風下視河流屡洄洑柯如鱗甲探空天雷雨一朝拔茅屋曠野無人落日時愁對秋山靜如沐南村多少少年子日日山前射麋鹿晚來側耳向空林似聞鬼母秋原哭榆木榆木藏青燐夜夜悲吟風蕭蕭草木豈得言無知世事由來多倚伏嗚呼榆木何足傷忼慨一為歌獨漉君不見長城城邊戰士死化為枯骨滿山谷黃塵捲地沙塞寒龍堆月照青燐哭又不見秋風秋雨茂陵鬼夜泣銅仙總帷宿蒼兒黃狐走寢園土花碧蘚埋林麓喪亂干戈十載餘山中寇盜多殺戮舊日屯營古戰場天陰往往拾遺鏃當年死者魂飛揚尚憶烏鳶啄人肉即今文物太平年猶餘山鬼藏榆木我來過此悚心神落葉悲吟何簌簌溪沙鷺飛天欲昏野澗塵羅慘人目老蚊無聲水不流我馬踟蹰車折軸深樹宵啼來天風彷彿妖螭草中伏我歌榆木一何哀黯黯長雲下西陸

天雨霜

皇帝三載甲辰歲山東四月天雨霜大麥小麥皆不實枯死荒野隨風颺野老空村日夜泣千里尺地良可傷春蠶不眠新絲少提籠何處行采桑況乃六月尚不雨流金鑠石重為殃山溪絕流長河涸邑魁何以通塍陘廣陌有人剝榆梛黃塵漠漠來道旁適來殺戮三農困亢旱又復愁徬徨仰天無虞三嘆息往來歎雨南山岡

癸旱吟

去年此時存新穀豆苗滿野農夫忙今年豆種尚未布秋葉乾枯穀葉黃荷鋤出門發長嘆離離瓜蔓死圃場終歲之計竟何恃公家日催輸酒漿黃符使者行郡邑楚中轉餉何皇皇即看墟里多流亡恨不早晚逢商羊使我猶得種豆刈禾山之陽不然自肯須臾拋窮鄉君不見山東姚相督捕蝗人力尚可回凶荒又不見備旱或貯常平倉廩儲散盡歌聲惱我願繪圖如鄭監痛哭早晚排天閽

寒郊射獵行

孤白之裘居上頭鳴鞭來往黃沙洲指揮虞人持白挺仰視天際浮雲愁合圍大獵南山下翔風蕭蕭吹廣野金睥玉爪双鶻鷹錦帳連錢五花馬腎

鷹驅馬踏寒莎行逐飛雲掣電過短衣袪服與不
浅豪遊為樂豈云多控絃疑作霹靂吼狡兎滿地
谷狼走渴飲黃獐歃石泉進酒金尊大如斗工馬
常携明月弓下馬作賦驚長虹烟寒草浅三十里
韓盧矯矯何其雄白日蒼凉漸欲落啾啾野田多
黃雀歸來爛醉少年場一擲千金仍縱博

贈邑倅汪健川先生 倅宣城人。庚申

敬亭雲氣來京口 帝諧神君綰青綬昨歲雙鳧
駕海濤西來江城一回首海上三山連六鰲玉女
青童轉前後篋笥常携壽世編靈紋寶册藏蝌蚪
侯所著有壽世彙編 姑射仙人氷雪姿笑指蓬瀛皆培塿晴
郊新種河陽花官舍自垂彭澤柳芸蘭田兮栖慈
畝中年使者誠衆世禾黍盡登場牛羊俱在數抱
般水兮酌瓦缶安得金尊大如斗願公為吏長子
孫撫此黃童與白叟印令風雨近重九坐對黃花
將進酒

強項行 辛酉四篇

古今以強項稱者漢之洛陽令董宣明之
遵化道後晋中丞耿如杞余偶閱惲道生
生祭耿朴公文悲其遭時不造殞于勤王

作強項行以志感

天津城外海波明天津城內閙飛虎貂璫氣勢壓
簪組生祠尚建奈公卿煌煌土苴貌金碧妖螭黠
熊相廻縈匍匐再拜者誰子坐視屎脒翻為榮建
牙開府尚爾爾偸兵使者何錚錚曰臣如杞承帝
簡何妨長揖當前極銀章青綬出楓陛刑餘安得
労逢迎丈夫要自正國體強項非圖千載名氷心
鐵骨鎭不變應知自是天地英群兒嘖嘖頌來厰
狐臣烈烈摧逆萌合沙鬼蜮媚社鼠黃麻矯詔來
承明甘陵南北正水火是時鉤黨還相傾節士終
歸洛陽獄善類多為吉網阬曹節憑城收杜密田
蚡虎視還寶嬰若廬榜掠亦云慘杖下碧血飛縱
橫三年圜土辛虞盡一身百折軀命輕熹皇既徂
端皇立乾坤一洗光晶晶青蒲拜表伸正氣金雞
縪紛頒蓬瀛嗚呼耿公竟不死九重雨露施金莖
弘恭未得噬蕭傅宣室還因召賈生餘魂九死寒
灰灼北門鎖鑰揚前旌賜環豈不願歸隱時危安
敢思尊吳帝曰河東股肱郡節鉞命出千人驚一
日三遷自殊遇况乃推轂當專城艱難坐值陽九
運盧茄十萬輝槐榆甘泉烽火夏不細天壽松柏

熸神京衣痛之詔下河朔晉天大索勤王兵賀蘭
重鎮但家興諸侯壁上終何成中丞投袂奮激烈
努力援甲趙王程溫嶠志欲存晉室義旗指顧來
幽并椎牛享士百不辦手驅疲卒方長征三河少
年睨玉葉五郡良家呼癸庚董沙計盡士不起落
日蕭蕭班馬鳴叅軍既無北府隊驕兵已散東門
營烏賊獸竄事已矣但罪萬死當就烹雷霆之怒
正難測白冠慘淡飄鬖䰄都船再入不可出報漢
未許龍門爭相州郎度曾收績不聞李郭煩廷評
赴難誰憐越千里陌刀欲賜封常清嗚呼耿公竟
就死寧與楊左俱崢嶸不死常待死賫卒九原飲
恨應吞聲馬革裹尸志未遂寸心端比金石貞蘭
陵布衣長太息痛哭陳詞終古情嚴武空餘老賓
客八袠歷歷偕國禎人生固自有死所如公矯矯
禍所攖造化反覆安可問感此憤結心難平千秋
欒布真知己慷慨郵為強項行

平滇行

世祖皇帝閎八荒威加海内恢乾綱　一劍功成
十八載　九重端拱居建章白馬之盟及四鎮
策勛異姓皆侯王吳濞本自有反骨多時怙寵

西南疆
天子恩深賜几杖異數一一須巖廊賞賚每傾内
府藏冠蓋絡繹常相望昇平蹇降逮郭睒沁園
脂澤沾天香淵門紫綬沐殊典先後照耀同汾
陽親藩一體古未有不思報德流芬芳辟嶲紛
紛置伍祓妖讖隱隱推董昌豺狼反噬亦天性
太阿倒授生光鋩弓藏烏盡詎云爾譬如鷹飽
將飛颺乃知縣彭固自取俎醢烏衛警漢皇廟
筭由來重南顧孟酒深計安可忘詔謂乜回赴
途左迓謀或可為睨防卯莫舊勳豈不善坐令
使節分牙璋終軍雖未没南粵陸賈非復千金
裝尉佗亦是漢臣子居然黃屋神揚揚倡亂從
叛啟三鎮潢池盜弄何猖狂六詔蠻烟煞千里
黃塵滾滾天蒼茫殺氣縱橫擁熒道炮氛慘淡
埋枕榔李雄草竊意測莊蹻虎視勢莫當非底
有蛙黽有毒要使象郡西畔塘年年烽火自茲
始甘泉旰食勞彷徨　聖皇震怒重推轂秉鉞
貝子來驍揚飛雲之旂標漢幟銀槍做節揮千
將征南幕府豹虎旅樓船工將飛龍驍十道材
官發涇渭一時中壘屯江鄉羽林孤兒盡投甲

明門　校身手張銀川監狀賓神駿軍中萬騎皆
驌驦佽飛射士下宣由五花一色雲錦張几載上
林數水戰昆明此日需艅艎下瀨驚傳赤羽箭戈
船槍映綠沉槍前年閩粤已納欵長纓繫頸歸明
光降王持挺不可得廚籍既削披銀鐺浙東制府
亦豪爲臨淮壁壘誠難量仙霞嶺畔且平削海波
已息仍金湯平南老死重悔禍東甌版籍登天閣
漢家寬大恤苗裔隨桃几自班銀璫東南一帶隸
疆索饒歌朱鷺音嘐嘐昨歲岳陽初猷捷長鯨失
水走且僵飲馬平臨洞庭畔陣雲漠漠連瀟湘天
兵已死黔中險西略巴蜀通羊腸彈丸黑子亦何
有盜寇將軍趨夜郎封豕既斃餘逆尊猶自憑城
恣陸梁賊之桀驁曰馬寶濟惡亦有巴三刖元和
天子稱神武淮蔡豈容吳少陽近得呂嘉方就戮
藁街懸首如犬羊區區滇池三百里投鞭或可成
康莊藝祖寧云勤遠略畔臣安得留榻旁粤自尋
師七八載海內供億良可傷少府金錢日卻屋水
衡都尉煩周章急公卜式亦憂國籌兵往往及算
商閭架初傳猶未及飛挽寧堪亦白棗北關時閭
馳羽檄東國每勞輸酒漿十室九空雞犬盡況乃

淡歲憂亢暘几多辛苦無家別哀鴻未得謀稻粱
中原赤子尚如此荊湖喪亂真荒涼王師縱有秋
毫律池魚無乃罹其殃傷心戎馬徧江國婦子星
散夫走藏交衢射虎少人跡薪芻又復催戎行軍
書調發日夜継荒村所見維額牆至尊曰吁民力
竭六師安可常翱翔極知兵者是凶器豎子負氣
天所亡救書煌煌覡取　天威烈烈挾風霜太山
自是推奔巽乘輪那得留螳螂王濬坐畫平吳策
戰舸巨艦臨潘隍金沙江頭鼓聲急壯士橫戈依
點蒼雷破鬼斧大地裂釜中魚雖何倉黃元濟魂
飛洱由戰孤城死守人爲雉樓常侍一傳語鶩羣
雪夜驚搶擁十月之交歲辛酉雲中妖　銷寒芒
逆雛滔天罪不赦一時傳首來荊襄公孫躍馬竟
何益隗囂悖亂乘天常元凶既殲餘莫問不教玉
石焚崑岡指揮一舉靖四海星馳露布飛長楊凱
歌五夜獻彤陛天顏有喜開明堂平淮在昔重亢
浙亦符手握朔萬方太平置酒宴長樂羣公上殿
稱玉觴侍臣競進平滇頌紅雲不動垂衣裳早闢
銅龍馳御道　孝陵弓劍修蒸嘗山河帶礪幸無
恙自斟明水勤趨蹌松原燎火照天地橋山彷彿

神洋洋黃竹廻鑾歌杕杜 庭駕鸞真輝煌曰朕
平亂列祖志功成告廟升芝房象鐏蜼彝倫朝践
太常萬舞調笙簧登歌莚几勒鐘呂白麟赤雁禎
且祥長信宮中稱萬壽宣仁鶴髮逍虞唐青宮龍
衮亦統睠再拜持將五色虎（時太子隨駕歸以虎獻太皇太后）三
朝聖母雖然笑笑看阿閣巢鳳凰 帝曰運籌功
最著誰其帷幄何與良平須軍泰韵第一遂闡天
語何琳琅衮扁玉府恩賜遲大縉錦綺麒麟箱飛
魚斗斗陟槐棘萬金百萬一時將 呈心猶復念
吏始金雞四道傳未央弛刑薄賦重休息彌天雨
露霈瀼瀼亦知海内苦彫敝氣氣淨盡流清光上
元甲子行在即瘳疾庶几安耕桑八陣烟消閶麗
日五兵水洗傾銀潢請看歸馬華山道依舊金甌
萬里長

御筆臨趙孟頫前赤壁賦

此册蓋己未年以 賜日講官侍讀學士
董訥者訥以善書膺寵眷故獲此異典遂
勒之石余從少司馬焦公處得見此本因
歌以誌之

太平天子當楓宸萬几餘暇揮毫頻淋漓 御製
寶光逆鸞翔電掣如有神香浮龍衮九重上墨池
宮錦飄華茵古今獨許趙承旨不惜天翰傳其真
吳興書法妙當代險勁不類歐陽詢風逸別有神
鳥能遣逍 聖主為一仲舒高正書無第一仁宗
飛白非其倫晶瑩坐見彩霞出腕力直與造化均
風雨時聞鬼神護中含元氣清且淳天門龍跳誰
得似盂如宛鐵鉤如銀太清淳化俱已矣賴此神
采為世珍残戈缺補負觀筆對益色理翻成陳一
人有虔倘為此（卷末有御寶記之其文云北民物之）遊戲藐死非無
因黃金之童鐘呂篆居然日月飛双輪 神墨豈
徒工翰墨前有寶璽鐫勤民西崑册府人不見須
賚侍從 天子仁平原學士直紫闥親見染翰龍
池濱捧出孫階拜舞畢千秋幸得為近臣全文照
耀玉堂側璿芝貝檢光嶙峋臣訥稽首勒金石滿
盤禹呂同貞珉己未之年十八載傳之萬古誠無
垠（末有御筆自題字曰三己未賜）統以蛟螭食以墨不與凡質
供湮淪明堂玉册懸泰岱七十二代披龍綸嗚呼
赤壁竟不朽仰籍 房藻廻鴻鈞眉山詞賦膺異
数何殊圖畫登麒麟金門自古重毫素鳳池魚水
揚清塵先朝盛事而丈敌人疑思白君前身流傳

秋本向棍府瓊函覆以白紵巾草恭之臣獲見此
幾回仰睇仍逡巡幽窓匐匍開錦帙雲烟巨麗肯
肉自龍髯五色映虛白安得空齋留十旬羌時雪
花大于掌忽如泰谷廻陽春　看　聖主敷文德
西平六詔東八閩不勞象胥諭言語同文之治何
彬彬漢家自有登封日禪草誰爲猷頌人時漢南落平將
癸告山海

哀歌行挽王子側姑丈兼寄嘐阮亭先生
昔時海內稱三王河東鳳羽爭翱翔琅邪盛事冠
當代桓臺嶠峙森相望金門通籍先後起親傳詔
帝登明光歸來下直自休沐鶺鴒爍爍東西廂近
者唯聞四皇甫君家兄弟安可當塤篪古調崇正
始究知雅樂調笙簧斯文承絫盡在魏翰墨馳驟
追班揚交遊四海徧知己驛騎往往如鄭莊慈明
更得無雙譽惠連春草生池塘漢貂七葉紛照耀
況乃文采凌金張司勛久負人倫鑒山公啟事朝
建章典型須謝須火事士林樵悴深彷徨十笏草
堂既蕭瑟東亭又復歸北邙嗚呼大雅已淪喪一
時感慨爰無方然居俯仰憶疇昔我時總角君昂
藏吾家郗鑒識逸少璘珣寶树登金牀二十年來
風雨夕稱詩許我擬太倉風塵遊處時過從藍田
長嘯栖幽篁歲在癸卯振六翮吾家大阮同飛揚
竹林道帑久寂寞念此百結毒我腸庚戌之春策
進士燕許制作何煌煌十年初服亦寥落豪遨浪
迹江湖旁休文苦吟何太瘦摩詰無家重悼亡昨
歲猶傳藝圃作蚼省天半歌清商一官終未綰青
綬何列鬼伯遂相戕子敬人琴長太息千尋玉樹
凋秋霜凄凄丹旐返帝里孤兒執紼來冀方伯鸞
德曜俱已矣長安索米良可傷才人自古遇摧折
仰視造化眞茫茫卽今　天子好文雅憐君未得
登明堂我歌九辨哀聲急巫咸渺渺青天長素車
白馬越鄉縣招魂欲渡河無梁宋玉神傷天地老
湘蘭沅芷羅椒漿莚有竂兮蒿有里靈之來兮歸
故鄉烟川兄弟更何似茱萸折罷空滂滂遙想禁
城明月夜脊令原上淚千行

樊山麓望滄溟先生墓不見以下壬戌
公歸神兮山之阿水蜿蜒兮山嵯峨陽春絕調發
浩歌大雅淪世何其多公安俳體彼則那竟陵之
吹余公何嘉除正音琴瑟和寂寂秋原埋玉珂我
來憑弔當陂陀豐碑何處迷寒莎嗚嗚山鬼吟女

蘿木得挂劍淚摩挲吁嗟乎山有岱兮水有海滄溟道响依然在我歌九辨一招魂樓頭白雪流光影

短歌行

洋國之人習見水山國之人恒見山我在岱陰滄海側臨流亦復窮躋攀軀車直北走千里悠悠長路直如矢峭華以西無寸石惟見黃塵而已矣

同水猜曰一起興元不必猜
興大生不必父與祖同一究兀

鹿角閘遇大風歌

曲路店上飛雲馳鹿角閘下風鳴悲紅塵倒捲天四垂萬樹怒號交路迷寒沙撲面眼迷離青泥黃土侵鬢眉駿馬走脫千金羈陰霾慘淡蜡蛟螭赤日蕩草紛蔽虧雄閘自昔傳險戲到來夾道留荒基狂飈未息安所之風伯然然推地維容子按轡驚自持行路之難當告誰

黃河故道長歌

戎閩崑崙之兵與天倚星宿倒挂銀河水北走金城塞外來龍門東下三千里芒芒禹跡遍神州平原劃出九河流漢武秋風歌瓠子宣防一塞黿鼉遊澄淵之決東南注洪波遠接江淮路璧馬消沉萬古愁洪國若竹茭霜露中原民力莫魚龍河隄使者勞三農海門既塞河伯怒轉漕又復當其衝歲糜水衡三百萬風行雨裔生哀怨河身漸高地太隄蛭穴之潰頹金堰官民交困在斯時貫讓之策從爾為故河入海雖長計東北一帶良可悲即今故道依稀在斥鹵平疇闕人代兵田滄海亦須史聊復悲歌以忼慨

德州會通河放歌

君不見成陽帝里稱上游浮河達渭歸雍州轉運由來關大計貢道豈得無良籌幽燕自是帝王宅天庾飛挽須人謀會通閘自平江伯江淮之粟輸薊丘漕艘舳尾數百萬此地空扼真咽喉禁兵額設資銷歷浮梁解纜通行舟近者双汶百泉洄南來如線横芳洲瀰瀰一水力不任連舸畫鷁時逗遛長年牽挽空嘆息行河使者常含愁金錢浪擲事飛游從乃不遺庚癸羞司農往往嗟仰屋京儲玉粒百不酬漢家自重減漕策屯田西北多閑畮勸墾從教國計足利在變法人所求東南民氣應漸復息肩或可成少休不爾振策馬力竭異時翻恐為國憂作歌自笑杞人慮目斷涓涓衛水流

滹沱河放歌

河在單家橋下其迤北即大皇與盛大戰處大皇以大風轉收為勝也○按光武渡河在真定上流此在獻縣

滹沱之水來雁門勢合徙駭聲崩奔父老猶傳夾河戰寒沙日暮飛雲屯求郡還師淬鋒鍔勝敗反覆如六博蒲騎自狃歷城侯兵氣逐殲獻陽郭橋頭倒折天王旗橋下積骸令人悲彭城龍躍無乃似黃塵捲地相追隨古來天子百靈擁穿營鳴角神氣殊乘風滅敵自天心人謀豈必皆智勇君不見雲花鐵騎渡堅冰白水真人信有徵滹沱河上千秋事漫向斜陽感廢興

獻縣懷古長歌 漢河間獻王封國

漢室侯王誰令名前有河間後東平兔園詞賦不足數淮南鴻烈終何成獻王被服於儒者況當六藝厄秦火漢庭雖除挾書律道大殘缺猶縱橫日華宮裏衣冠集煌煌別館招羣英好奇不惜千金寶習禮新成五壘城一朝雅樂獻天子人傳謁帝登承明辟雝靈臺好制作人間又復歌磬韺粵自賢王來北闕即看文物推西京博士初聞毛氏傳

傳書不愧濟南生孝武皇帝崇文雅屬籍冠絕稱弟兄內庭自講家人禮中朝文采傳公卿詔王對策天顏喜彬彬經術為世程後來虎觀石渠彥賴茲紬繹開先聲太乙藜燃校天祿七略既出何崢嶸當年弟子窮經處念此徘徊千載情

白溝河吊古長歌 成祖再破李景隆于此地

白溝河上黃塵起酸風激射沙場裏寒沙倒捲天為介殺氣橫空黯千里敗者吳濞成者燕齊黃誅國亦徒然當時恨不誅鼂錯王璽沉江誤薦賢北平王氣真天授乾坤震蕩驚龍鬪長興老死已雲奔宿將皆為几上肉九江豎子李景隆父書未讀稱曹公壁壘烟消鳥獸駭南軍烽燧接天紅捲土重來於組練此地曾經虎狼戰狂飈忽須大將旗火照天門下雷電淇公鄭公飛龍驤奮烈亦有河間王伏屍京觀一何慘六十萬衆銷劍鋩土崩雲散鼓聲死一時壯士浴寒水把關誰云叔父賢棄原徙累生民耳我來過此悲蕭騷陰霾燐火無介朝飛沙慘淡雄州路寒霧迷離月樣橋傷心幽憤留終古駐馬踟躕日亭午白骨漂流入白溝黃鉞依然判黃土（建文曾賜李九江黃鉞）沉槍斷鏃風颼颼時聞

鬼哭聲啾啾戰場自昔多遺恨翻使行人終古愁

周氷持云石走江翻悲涼
類杜古戰場文無此激吊

望墩上戍卒

風蕭蕭兮雨氣黑曠野椎埋多劇賊十里一堡五里墩官家設法良亦得紅旗飄渺行荷戈　九不作彼旅和霜眠露立何其多彼美人兮奈若何

暮抵涿鹿是日發鄭州行一百七十餘里

早發鄭州暮涿州漫漫長路風颼颼紅塵一百七十里馬煩車急行人愁帝城雲樹已漸近沽酒爛醉燕市頭不然何以慰遠遊

黃金臺歌

我來弔古高臺沒消人遺跡應消歇聞道昭王盛宮不惜千金求駿骨椎奇萬里來紛紛一朝喜得望諸君郭隗早定招賢策指顧南平歷下軍歷下烟消東走莒坐見元英陳大呂旦夕遂收養士之火功煌煌霸氣留鍾簴嗚呼騎劫真駑駘田單驅龍媒相馬一失成業墜蹄然娩兩黃金臺閒憑往事吊殘壘黃金黯淡無光彩惟有蕭蕭易水寒依舊東流到滄海千秋臺下有黃金千秋臺下感人心憐余襄敝金垂盡駐馬聊為燕市吟

琉璃橋放歌

琉璃河即水經注所云聖水。橋為魏忠賢所建

聖水西來何浩浩　蹄犇絡千里道一派遙遙鄰范陽不堪弔古生悲悼平居猶憶熹宗朝巨璫烈烈橫金貂僭擬蹕向涿鹿彩虹十道飛長橋長橋勢壓琉璃水白石粼粼五紋紫一時輦運走房山神工鬼斧應無比秦皇駕海鞭長鯨蜀道蠶叢開五丁縱然費盡千夫力萬年利濟歸神京煌煌石碣託宸藻紫閣儒臣行視草即今萬國奉車塵冠蓋相道馳羽旌波勢送連晉亢陂廻流東曉康王碑見水經注賣漿屠狗狂歌侶携彈飛鷹遊俠兒橋下鐵篙三十尺觽石木蘭俱碎易我來摩挲長嘆息水色春光同一碧

大車來

青驪白馬大車來長堤廣路多黃埃卷鬢老奴紅于鬆敝裘蒙茸氣雄哉搖鞭霍霍行人閒

盧溝橋長歌

秦京百二何迢遙灞陵虹氣飛山腰幽燕亦有何如帶咽喉深鎖盧溝橋盧溝之原來馬邑天地注

瀉奔流急左拂雲中右太行渾原州下共波集桑
乾水落桑乾山蜿蜒千里渡重関雷轟電掣狼窩
口風翻雲擁椰林灣鳳城西畔石梁起游龍夭矯
黄雲裹如山濁浪走東南千古名川雄帝里翠微
倒映西山長沿河堤猴修隄防拱極城邊擁百雉
丹楼霞彩逐相望王公設險在守國此意豈復行
人識但能扼吭即金湯坐令冠蓋朝西北

慈仁寺双松歌

我聞奴松形幹老千年托迹長安道虬枝詰屈屡
盤珊鐵骨霜皮各言好拂地蜿蜒陡欲廻渴龍飲
澗鬣鬚閒偃蓋横斜異凡境風濤罛罛驚如雷金
元之樹苦難得切火一朝凋翠色其一在左幹已
枯凌霜不復瑚槲側其一尚有半身存夭矯猶作
熊虎蹲我來摩挲長太息毘盧閣畔飛雲含其餘
諸松亦森列不及双松多磐折病瘦引脛無乃勞
侏儒氣短神理竭近來此地富人烟神物應當悪
市塵若令埋迹空山裹不材或者終天年君不見
聖林老檜留東魯浩劫興衰自今古又不見避雨
秦松五大夫銅柯已朽何足數如此双松世所稀
可憐憔悴對斜暉碧雲満地真幽絶不使輕塵上

客衣 双松一名侏儒松

報國寺觀市歌

長安市上群所趋摩肩夾轂争前驅慈仁寺裹人
如蝗三條五劇當交衢語聲喧豗海潮湧緇侶不
得相招呼短衣遊冶相照耀黄金浪擲邀惟娱五
都之市此最盛繁華綺麗天下無百貨星羅殿廡
下列門遂繫千金駒陸離異采紛在目野客見此
應嵌糊珍奇深巧古所戒物力雖富安可誣即看
梯航遍山海百粤五嶺相灌輸工倕之技六材盡
搜岩欲穴來江湖行行疑入鮫人室不爾何看明
月珠文犀瑇瑁閩翡翠犖画壁帯垂流蘇蜀錦哥
窯青玉案番灯倭扇紅瑠璃五花屏列点倉石七
寶奩閉螺蚵鈿内家宣索釵頭鳳翠黛十斛裝除
頗共說一環五百萬两環千萬仍珈瑚碧髯緑眼
群列肆誰其主者波斯胡亦有白皙好身手執
玉塵揮塵汚時復婉媚時傲睨瞪目向客垮髭鬚
不作交賒太狡獪河間姹女争斬須相逢狹斜不
相識白者朱提青者蚨五坊小兒臂鷹垂腰下常
懸青鹿盧笑執凋今弾霹靂買得双雛金僕姑朱
門戚肆亦扶跡霍家壮兒名子都經道前殿盛遊

樂湑酌洪梁蒼玉壺卻騁謝乘往往見散步更有
朝大夫賓客如雲勝休沐輕裘緩帶神氣殊指揮
賓尉辨真贗盤蜻睡鴨狀彝鑪龍賓虎僕富文翰
丹青不少滄洲圖我來拂拭光凌亂叢空四海無
區區顧盼愁對買人子自負賞鑑蓋文偽京華俗
遊亦何益不如老作山澤癯琳瑯隊裏耗神氣守
朴無乃留其愚唯應翹首風塵外湑眼松濤立須
臾

清明遊馮相國萬柳園歌 是日遊人故盛

長安自是繁華地夾棣連雲饒甲第就中獨有左
相賢樂聖邸區好風致流連雅事無不為那惜傾
囊萬錢費自買名園供宴游沙隄新築聯車騎城
隅一帶樂遊原萬柳千條颯爽翠堂成鬱鬱枕清
流画船簫鼓凝絲吹約略終通一水間為園自得
幽人意名區疑是曲江池清影遙連夕照寺鳳城
烟火少閑田此地居然稱與遂突者為山窪者溪
十年畚挿良非易不將壯麗易孤清元老閑情偶
然寄有時賓客問平泉衣冠休沐中朝勝遊侶相
逢杜曲花酒人頻道華陽肆帝鄉況復值清明聯
翩士女翻然至車行玉碾馬行炙明裝靚服仍交

臂垂垂柳浪已聞鶯采香國乘流紅膩春深拾翠
百不厭爭覓遺簪與墮珥襄陽聞說踏銅鞮大堤
曲裏曾何異我來添倒五陵遊城南双玉何還次
羅袖叢中未拂衣彷彿杖藜與花媚自憐孤客困
旗亭風塵引領空傾類狂歌未得結荊高掃門翻
恐疑魁魁驅馬長衢歸去來英雄自墮千秋淚

贈扈伯救長歌

將軍海曲之人豪早歲仗劍環龍韜飛騰蹻捷身
手健獅九跳壁欺猿猱從戎漸歷萬夫長指
顧間斡旋正值乾坤龍戰日投江擊楫真蕭驍新
亭酒淚几何日揚州宰相悲風號淮陽諸鎮降旗
立沉江鐵鎖名王入歸來盡隸羽林軍宣曲長楊
越騎集八關防海佐中權下瀨戈船習衿褶老去
仍從三輔遊忼慨悲歌伏櫪泣長安市上數經過
荊高之輩同和歌青絲錦障代馬馳興酣擊筑嗚
奈何上東門內多鳴珂與君白眼空蹉跎君不見
長綏在腰印在手王侯卿相誠何有白日崦嵫安
得久作歌對君君知否且復頻傾燕市酒

出彰儀門

二月既望來京華故鄉楊柳齊作花及我還蜾傍

三月帝城柳色微黃發北地寒多無苦風不與南
中節序同彰義門西村畔路清波一帶垂楊渡西
山斜日在西南千峯萬峯多雲嵐客子思鄉渺未
得譬如歸鳥淩晨巢投林之樂非等閑千里風塵
几日還

遊良鄉洪恩寺 在城南故明敕建

驅馬黃塵大道中悠悠長路多飛風浮生小憩招
提境山門壯麗飛晴虹寶幢雲鎖何深閟云是前
朝功德寺稽首龍宮聞寂寥千章老樹流空翠苾
芻對客說興亡話到神宗意慘傷中官曾秉璇宮
令天香粉澤營禪堂堂成梵宇連天起飛樓綺觀
隣槐里咸晥頻傾浴佛錢內人再拜斟明水高閣
常燃五夜灯歲時頒賜耀丈繒聖母千秋方薦福
光熹代謝忽相乘滄桑回首如一髮勝地光華坐
銷歇暮鼓晨鐘異昔時寂寂空林對寒月

重過白溝河放歌

悲風何浩浩立馬古戰場父老為余言疇昔傳文
皇文皇拔髮來酣戰欲如天上飛雲電江東諸將
皆庸奴王門廝隸豈貧戕北有槀城南夾河三戰
皆獲神助多風伯前驅塵 建總南軍雖衆將如何
北平壯士一敵萬 汝叶 出入不使兵威頓昆陽雷雨
虎豹驚雎水迴飈亦能邀王師救死起幽燕禦在
肯內難萬全漢文入繼亮不爾渭橋揖讓羞金川
清宮雖籍東年勇孝忠之子非龍種神器由來不
易窺吳楚京觀成丘壠勝敗之勢分鴻毛此事遂
誤寧宸濠朱門長劍自無敵一蹶塗地悲風號 寧王未反時曾于宮中舞劍曰此白溝河大戰也 即今漠漠黃塵裏慘淡
青燐血痕紫三脊狼牙露淺沙五花馬骨流寒水
千載長河歸海東消沉故壘起腥風誰過榆木川
前路亦有沙場落照紅

單家橋遇禁旅自蜀中班師

滹沱河北凱歌唱單家橋上軍容壯高牙大纛如
挾纊鐃歌朱鷺神氣旺橐駝遥隊來鐙帳爭先驅
馬誰能讓陸離琱弓五花銀連錢玉勒青泥障手
揮蠻奴負甲伏陌頭少婦應惆悵蜀錦携來笑相
餉

劉智社遇禁旅行

衛河東出浮橋口劉智社上無人走入門下馬來
沽酒長刀在腰鞭在手解帶停鞭日已西自言身
是羽林兒東家割雞啞啞啼西隣莖豆馬頻嘶我

求驕車日昏黑路迷南北行不得潛身茅店空牀側挑灯不語無顏色送閻壯士聲狺狺行炙未遂恭生嗔裸衣憪醉倒壺頻瓦自三更夜打人（周氷伃曰此等直兒垂光剔石緣史諸詩變調王建李益何曾夢見）

露筋石歌

此石得之賀家石屋之側青質白線峯巒甚奇

賀家石室陰㟍旁陰㟍亂石如琳琅此石黯淡隱幽谷空山太古留文童風削雨剝見奇骨堅栗不肯生苔髮室中龍窟蒸曉雲石工藤蘿映寒月我來一劈如有神拂拭塵中意所珍雖然徑寸不盈尺遠勢蒼蒼真絶倫青螺百斛翠欲滴限夠萬道劾無敵鐵斧疑作木誠懸璧氣端不埋沙礫岩壑常留几案間自茲俯仰開心顏携歸此石鬼神妬恨無奇句酬青山露筋之女貞千古露筋之石生吾土一在秦郵一在齊白日晶晶起風雨

筆山石歌 得自白楊峪口

露筋之石吾所癖小者几珍筆山石正面側面皆有峰兩峰秀出盤蛟龍正如鳩摩渡江路端然趺坐双林樹又如萬少相低昂翠雲疊疊生晶光儼

龍賓分配虎僕千年山骨青如沐今月幽窗佐著書安能罝爾承明廬作歌未已山鬼笑莫以犧牛相照耀本是白楊峪裏塵頗處空山不見人

梅耦長為畫龍水圖歌

阮亭先生為耦長戚言龍水之勝耦長壬歲邑予欲與同遊龍水未果耦長以意為圖見贈

宛陵公子青狐裘風塵歷落橫九州昨歲征車隨計吏上書未報多煩憂掉頭不歸敬亭畔驢浪迹東海郎安期羨門紛在眼洪崖拍手招浮丘司成先生好奇者尺書指點來滄洲十年曾讀顏山記（龍水孫文定公所著有顏山雜記）卧遊恨不成良遊即今咫尺陽鄉縣嫺慢無乃山靈羞川原百里尚如此何況雁宕無能𢹂人生濟勝良不易丘壑之願誠難酬雪坪長嘯向余說吾能下筆追虎頭青藤蠟屐若未到經營慘淡神為謀鳳山我屐入目千岩萬壑真悠悠無端風雨一時至腕下瀧瀧飛泉流須臾紙素起叠嶂彷彿送傍山雨樓（山雨樓在龍水傍孫文定公所居也）名川靈氣集兩腋意匠冥索蒼然幽圖成聊以示張子君看頗復能似不我將持此龍水畔長歌

對酒當高秋江城橘柚生離思念爾羈人不少留

喜雨行

東風昨夜吹海門老蛟行雨挾怒鼯黑雲一片壓
漢口指顧風伯欲前奔遁來亢旱三農困日夜怵
惻偃精魂經春不雨逮長夏流離頗頓安可論咫
尺莫辨神明意普天大澤傾河源倒懸滄海何震
落錢塘萬馬驚翻盆造化功深那可測笑看星宿
排乾旖晴郊一望盡生意閭井自此安雞豚父老
在室農在野雲旗社鼓酬神恩　皇家已卜屢豐
兆金雞雨露來乾坤（初在吳初平人叛之後）但冀粗收數斛
穀努力猶可供盤食秋原亦有無衣者安得家家
逃九閽

雨後繡江水漲因憶劉十洲先生水香閣

經時不到水香閣為問風光近何若童子沿隄記
水痕微君曳杖看雲壑庭中萬竹風蕭蕭背前五
柳縈長橋遥思徙倚廻廊外極目江天正落潮

柏陵大水行

風漠漠兮雨瀟瀟神魚鼓浪天門驕黑雲黯黯望
不見深霖日夜無昏朔地軸橫翻海水立真疑白
馬紛乘潮晉陽不浸但三版決汾灌絳安可逃稚

子駕栖原上樹浮尸或漲滿河橋長波既已撼城
郭況乃水國同漂搖白雲湖接滸山埠鯨濤百里
衡山腰遁來亢旱未布穀誰知巨浸方難消桔槔
費盡農夫力蛟龍漫沒無寸苗空放廬井半傾圮
風眡雨立愁無聊有司不肯繪圖告吁怨催租如
貌梟外來水旱賴公等忍使遺民却盡凋

竹林七賢歌

嗣宗長嘯亦足豪蘇門鸞鳳凌九霄步兵廚裏哺
其糟窮途痛哭悲蕭騷科頭散髮真吾曹酒酣白
眼天為高伯倫瀟洒頌酒德形骸土木無人識鮐
精荒宴誠難測生平志在陶家側五斗解醒良亦
得巨源簡黑早知名度勝嵇阮真公卿啟事謁帝
登承明中有藻鑒水壺清神氣蕭蕭嵇中散野鶴
離羣矯霜翰玉山照人何燦燦養生自識柳下鍛
廣陵一曲發長嘆南阮清貧推始平律呂神解參
中聲元音玉尺留西京長竿犢鼻當中庭聊復爾
爾獨達生一麈出守初揚旌安豈身騎巴闐馬佉
着超然何大雅黃公酒壚弄盃斝烟若飛電寒右
下常侍毫素如有神沐國千載傳其真致排俗下
爾何人醉聞鄰笛多酸辛山陽一賦難重陳

阻風長白山村未遂登陟張覩四縱筆作畫

因歌以贈之

黃塵滚滚悲風號山腰草堂何蕭騷安得曳杖臨東皐凌風恨不如猿猱千鍾爛醉中山酹泰青緩撥眼樓槽漫云幽與真吾曹高峯巖業難遊遨西園公子青錦袍狐裘珠履飛麟條清言玉麈開天竅東園主人亦足豪虎頭頰工生三毛手拂素紙揮霜毫解衣盤礴天爲高長松萬尺當蓬蒿須臾幾案流寒濤便欲從君構小舠經營慘淡無乃勞凭高未遂何嗟及覧君此画長太息傾烟波撥狂墨與爾臨水良亦得卧遊更不煩登陟風伯焉能復相逼筆端自侔神工力草堂從此生顏色

浼張覩四爲畫岷崎山人圖歌

吾家岷崎倚天脊嵯峨萬仞神仙宅天柱峰高近太清閣風臺遠展瑶席何不画我置此中蕭然扶杖烟霞客鶴羽翛翛入白雲金芝琪樹天咫尺摩詰前身老画師能事不受相逼迫芙蓉城在海西頭靈氣坐使生兩腋他時待爾向層巒求真之遊吾將適

題戴墨舫老人傳後 錢塘吳海本先人也 癸丑四月

墨舫徵君不及見南州高士閒孤蹤十字豈碑傳季子延陵清節今再逢遺薇照耀麗牲石郭泰哀誄稱蔡邕逸情彷彿柳塘畔漫浮小艇當烟蒔生平俠骨重然諾同甫落落開心胷江上放歌鐵棹板隄邊駿馬金盤龍珉奇自是偉男子媚世羞作胡中盧問天搔首西陵外置身究在南高峯烟霞癖痼自不解終身漢臘如兩龔詞壜風骨留毫素穿雲異响非嗚嗚管寧挥励帷皂帽阮籍長嘯醉青松滄洲圖画富金石湖頭自種雙芙蓉淵明戒子亦何切手閒三徑花蒙茸閒閒久著潛夫論養志聊爲 曼容或時放鶴招適容孤山一帶停孤節有子競傳似薊頭鳳毛冶乃推起宗一經清白固爾爾柱堂寶樹何瓏琮神駒 蹀寧悍遠如玉在掌金在鎔詞鋒業已足千古雄文亦復窮三冬嗚呼乃翁竟不朽高車駟馬行相從

長歌行寄孫光祿孝址于都門 益都故相國文定公長君也以任子起家

長歌復長歌戕子陳區 端居憶昔俯仰生嗟吁憶昔平泉全盛日冠蓋珠履交門樞吾家東閭久渝没名家綠野臨城隅沙隄南接四十里午橋

相望何盤紆宴遊太傅盛絲竹風流不類山澤癯
有酒鄒盃稱樂聖執經侍〻是丈儒洛社遺榮念
香碩香山宴笑多推娛犹有賜書三十乘琳琅掩
映黃金鋪山雨樓頭閣　宸翰丹青繪作滄洲畫
畟齋侍　几何日顧盼笑對双鳳鵷羊墨欣跡宛
然在郗鑒神賞吾何恐呈移物換竟已矣痛哭其
尾衣黃壚西州門外馬策返桃花千樹悲窮途碧
梧翠竹更樵悴謝庭玉樹霜風枯（仲思紅相閣而逝）獨喜
質皇承世業蘊瑍有子登天衢伏下墨衣几時入
中朝通籍歸石都廷評太祝無不可神駿自與几
馬殊（好駿馬不入隊行也）同妻何內亮不惡太常爛醉真吾
徒金門坐索東方米拔劍割肉驕妻孥昇平嘉讌
未云遠天街昨歲須大酺高頭子弟紅牙板尚方
賜食青玉壺人生根不作光祿大官良醞如醍醐
我今念舊三嘆息益都兩相天下無北海高風數
文定東山適志称臨眗天章又見寵疏傳千秋盛
事良不孤相門有相望吾子許公大手闢荒蕪去
歲余遊薊門道風烟那得同馳驅自憐短褐重坎
壈君亦冉〻塵中趨西樓夜月鳴箏坐何時社酒
遊枌榆我卧滄浪君闕下安得携手呼盧一官卿

僕托微祿監廚請客無乃誣我過飢水鳥衣巷登
堂喜爾千金駒（謂中郎淳夫）臨風北望起遥想便欲命
駕還珊瑚箸問况公何所事此行應為步兵廚

焦寶篠構亭子假山初成招飲觀劇

鄴下公子真天人芙蓉池上羅衆賓茅亭瀟灑出
塵表下有綺席鋪華茵雷硠光斧鑿山骨巨靈巧
作攲麻皴千嚴萬壑在咫尺山陰道上花無垠胸
中五嶽起方寸意匠慘淡如有神九工遠勢固無
比峯巒曲〻肖肉勻山成四座各言好玉壺美酒
當芳辰人生適意在行樂一日放酒騎千春小山
自是可招飲大飲亦復堪扶輪安能寂〻負良夜
微歌顧曲何其頻白石阿郎亦婉孌餘音嫋〻飛
梁塵問君不醉更何意自古飲者存吾真酒酣欲
續淮南賦又聽當筵白紵巾（晉樂府有白紵舞歌辭）

端陽前一日途次萬年溝北遇暴雨猝至山
溪驟漲平地水深尺餘几有性命之虞爲

黑雲亭〻如車蓋轉盼群峰變蒼靄咫尺誰知造
化功雨師來自南山外洪仁閣畔天為昏萬年溝
北如翻盆雷車妖電競出沒神驚骨脆懾精魂馬
首迎風屢廻首須臾性命吾何有千溪狂漲飛寒

濤靈鰲折足蛟龍吼我何人斯困此中衢波覽
漢途窮何如歸隱一終老聽雨南軒半畝宮

賦得齊魯青未了 甲子一首

杜陵老子來秦雍趨庭東郡瞻岱宗生平自是耽
奇句笑看雲堅闢塵胷吳門匹練送在眼天門萬
丈青芙蓉滄溟元化帝出震嶒屼山勢蟠蒼龍上
窮碧落冠雲杪日觀越觀紛高聳烟鬟黛色照千
里翠螺隱〻迷秦松陽為魯句陰齊野金泥玉簡
勞登封七十二君往蹟在雲亭盛事閟芳蹤荒蕪
雖道亦何有威氣蒼〻應萬重年來海國困輸挽
封禪玉帛將焉從茂陵莫漫傳遺槀民力蕭條誰
與供 時有工書請封禪者故末及之

三月三日商家林遇大風短歌

無賴東風何太惡連朝送我入河朔驚沙撲面天
欲昏五尺柴車捲秋籜六年曾此駐征鞍還從日
下望長安紅塵憔悴亦良苦始信人間行路難

大慈仁寺同杞園叔於昆盧閣下礼窑燮大
士像歌

長安客子當暮春驅驢日日衝風塵浮生半日何
易得偶來精舍瞻慈仁吾家大阮導前路咫尺彼
岸非迷津苾芻膜拜啟高閣寶相具足瞻天人由
來浮屠重像 百千萬億多化身良工冶鑄苦難
就仰藉劫火飛金輪偏袒右肩無往着文順紗想
參鴻鈞翠蝶還繞赤霞映雪山月出光如眼跏趺
宛在竹林畔低眉嘆世非無因我聞八十一變相
道子凝〻傳其真今之化人無乃是不與泥土同
湮淪非由摶埴由幻設智珠照澈如有神在昔內
府稱青秋移來梵宇為世珍我行匍匐一投地回
看麗日懸蒼旻淨土一塵知不染卜居緇錫日為
鄰

長歌述懷贈宮詹歸惺崖先生

我昔遂君滄海隅平津荒閟無門樞忽看車馬落
窮巷塵埃要自驚眉鬚徵詩擊鉢頻潦倒作賦往
往多惟娛盟心車笠固窮約歲在壬午同懸弧吾
家大阮數晨夕文童共許開椽蕪虞山前輩有燃
犢芻刀剛磐與瞿小窓話別憶聯榻我留渤澥君
東吳是時辛亥春欲暮十年君乃登天衢廣川師
策稱第一天顏有喜鳴鴻臚綠蓂神仙侍金殿三
遷周歲君恩殊晶熒宝炬出鳳沼受賜玉饌來天
廚白麻自昔推端尹北門學士皆耆儒魚書歲〻

下般水交遊門訊山澤癯我卧蓬蒿息机久遲暮
山鬼群揶揄葬盆老笑入太學布衣輓輅多艱虞
悵判成沒長安陌棉門何處容微軀昂藏病骨悲
亻傒自顧煩厭貧頭顱五侯七貴性所畏府中冉
丹安能趨有時出語怨觸忌高談雄辯俗氣粗生
平漫不習拯莫囊空始惡兵窮途感君高義念遊
子芳莛進食羅珍肶貧交上客來門監狂生自謂
高陽徒華堂促席說略昔燕市美酒青玉壺加餐
珍重故人意銀燈絳蠟紅曜瑜瑤環瑜珥出見客
九苞之鷫丹鳳雛膚耀玉雪眉稜紫那不羨爾千
金鉤我來臨池窺墨妙見君巨筆若珊瑚揮毫對
客何瀟洒烟雲一往神理具道逸風骨似大令凝
肥不肯同騷豵乃知心正筆亦正顏柳之後追君
謨先書長統樂志論後書靖節桃源圖我構茅堂
孝河側行將終老藏瓠盧几錫新膺五湖長願復
攝篆符樵夫閣風臺畔高萬仞坐招猿鶴盟鷗鳬
喜君擘窠作堂額淋漓飛翰光榻爐崑崙山房四
大字野雲深處懸五廬君時拜表乞沐休賀監暫
欲歸江湖　天子曰俞朕其允詔下鳳閣黃金鋪
丈夫畫錦多氣色況復弩矢當前驅上東門外衣

二仲放寒莎兩卷攜來類氷雪五丁擁護愁見可
海客神移欲大叫翻怨雷雨飛龍梭手攬錦字女
朱乙戚如紗舞來天魔螭尚光怪生萬象我欲退
含柔六龕君不見黃陂月黑敲瑤琴綠雲兩限悲
湘娥又不見扶桑倒折蔽翁几神魚拔浪翻鯨窩
當年徐子那辦此安評馬鹿驚奔駝仲宣北渡擊
杜楫杜劍墨畔深摩挲閱史何戚新安史拾遺鱗
甲將其波（今船前夏於中閔史一爲古雅作先而道）平子四愁：欲絕
彷彿山鬼吟女蘿西湖乘月踏雪鷲清波打槳臨
龜鼉琵琶行綺繞船婦青衫紅淚同滂沱君山潮
聲在几案南池一一聞清哦庭偶快讀愁日落曾
陽宿：揮長戈采風誰與獻天子行吟澤畔空遠
適即今盛世好文雅侍從多少鳴詞科風塵寥落
難來偶為因粉黛拖長娥珊瑚君架徐陵筆嶄染
我　希文　長陵小市有吳質南皮讌上飛巨羅
太倉道磐頫哲嗣亭：玉樹生階柯齊語瑣細不
入耳吳歈請君為我歌安得同沽燕市酒相看醉
後朱顏酡双鬟逆聲出雲表嬌嬈十五細馬馱豪
遊帝里若木暢西山群岫排青螺碧雲玉泉几兩
後歸來淮足高梁河風光如此良不惡局促轅下

冠集紅塵紫陌傾醍醐洛水牙檣戎蔺楫巽川赤
鯉迎舳艫居言昔憶舊遊地北海謁相過臨朐貝
丘三徑無仲蔚安得車騎留斯須渡江南去是珂
里秋風略好淞江鱸二疏已老君止少懸車尚早
顏猶朱東山高卧恐未穩九重勉首歸皇都

請青浦王令詒及吳江弘遜弟詩喜為長歌

熏索吳元郎近詩

長安陌上誰相過東吳二子同姿琅邪清河亞
照耀水何貽宕山嵯峨據登千里豁遊目東南鴻
賓來江沱中原大雅久銷歇珠盤玉敦相盟席嘉
除正音亦何罪黃金白雪爭譏訶公安竟陵等蟬
噪後來反覆無乃苛雲間黃門好制作康莊非復
行磐陀文章自古推正始窮源江漢登岷嶓机雲
入洛今復見英姿磊落何其多會稽竹箭不易得
況乃石砮張新硎涓人今日正求駿寧云飢鳳棲
玉禾五陵鄉相就識面長跪避席傳鳴珂安昌絲
竹百不就魏勿魑魅誰能那長衛夾轂訪仲蔚紅
塵路破青錦鞯阮公睒目不復白旗亭画壁同蹉
跎我時索米飢欲死愁病蕭寺參維摩相看意氣
兩不厭辟若素女調雲和管絡五行侍青酒元鄉

真軾軻戎雖品藻姚水鑒諸君要自登鸞坡賤子
駑駘世所棄逝將歸隱滄海淌眼前馬齒吾老矣
太息不久双鬢皤山田十畝崑崙側般溪烟雨披
漁簑與時臨風重懷遠若有人兮山之阿江東羨
爾三珠樹撥下狂夫奈若何

房梁公故里懷古 戊辰二十二首

晉陽宮裏真人起龍飛豹變疾于馭瀛洲學士首
梁公猶其英風留故里虬髯公子如漢高公亦佐
命同蕭曹當時杖策隨城尉運籌臺閣真雄豪太
原崛起自天授乾坤百戰妖能闢廟堂謀斷頼元
功勳高發縱良不謬丹青一一画凌烟英公鄂公
相後先天策府中時入幕可憐太白忽經天禁庭
蹀血非長計矛武門前一何戾建成豈是管蔡侍
帷幄貪功坐相鬩門戶辛勤貽玉珂終教亦族竟
如何千秋遺恨高陽主不及王珪礼法多

弭華仙隱君所貽泗濱石磬歌

我昔徘徊江濱眼前忽見俳逸人桃源風首塵
外物翛然老鶴君前身有子能詩同避世柴門流
水無纖塵芳園十畝萬竿竹閑掃落葉餔苔茵
家爰客樽有酒我來溪上同垂綸登堂雞黍兩不

厭舉手贈我泗水珍古來浮磬定雅樂宮懸賴此
高下均趙人斗驛非凡響池中鐵雖稱絕賓今之
編磬不世出寧與燕石同湮淪攜歸茅屋媚幽獨
石紋儼作披麻皴我將構一齋貯此非無因十年
計不就夫也長賤貧叢有陵陽璧爲辨玉與珉逸
人已化爲異物我亦遲落犹邅迍暇日摩挲三嘆
息作歌爲爾傳其真吁嗟乎神物由來不易致君
不見豐城劍化延平津千年泗水東流去留向人
間几百春

後琵琶行 焦寺甫席上重聽李中郎彈琵琶歌以贈之

鵾雞特作絃踉甲調秦聲四座且嘿〻聽我琵琶
行琵琶教頭䶕西客十年不見心怦〻余青園中
秋雨夜四條絃上風雷鳴今日相逢正秋暮重九
已過無落英中山公子邀上客碧玉茗盌銀絲羹
妖童十五歌喉細聲〻翻調聞啼鶯白頭教頭〻
半白生平絕伎傳公卿停盃却聽教頭說靈光殿
裹吹玉笙朱門五夜自高會霓裳曲就千人驚南
楼縱目浮雲散不見當年雷海清瀣準子孫窮荒
野流傳法部朱雀衙以茲落拓四十載逢人怕說
師姓名琵假不多琵翻穩寧比旗亭諸賤伶罥客
聞之三嘆息側耳天外風冷〻初彈大絃皆避位
小絃細麗幽且清十二樓中動鸞鳳双成招手呼
飛瓊成連海上那得見涼風淡〻寒波生瀟湘細
雨忽飄灑驚沙哀鴈鳴前汀黃陵落日理瑟罷
人渺〻峯杳蘅伊涼以下自悲壯神嫡掉尾紛縱
橫或如媧皇斷鼇足滄溟鼓浪翻長鯨青天萬仞
山嶽立銅仙百尺羅金莖豈除霹靂掣飛電氷九
颯〻流金咒善才絕藝稱第一腕下或有蛟龍精
須臾萬馬一時下懷中無乃採五兵曲罷劃然風
料峭斜月欲没天晶〻我愧江左老司馬若逢梧
几臨前檻玉壺觴酌不辭醉獨憐遲暮深屏營青
衫紅淚自今古重作潯陽江上行

諸河南臨石軍蘭亭真蹟長歌

此本爲李大司寇五絃先生秘珍昔在都
門嘗爲王文安公攘去司寇百計致還余
素聞之未見也一日張子觀四云曾於司
寇李子葯房齋頭得一披閱墨痕古黯幽
光如漆豪勁清潤肯內傳匀真希世宝也
司寇父子皆没此本不可復問矣歌以記
之

千秋翰墨有懿則神物出來不易得蘭亭玉匣葬
昭陵鶴頭蚨脚金兒側貞觀時節在人間瀛洲學
士爭磨勒就中獨數褚河南定武寧須金石刻道
蹟何年到隴西尚書有東千金直玉軸香函不厭
深筆底真藏太古色孟津宗伯老且顛見之不語
亦不食長跪再拜持欲歸尚書無言長太息鑒墨
下直忽入幕不惜潛身作蕭冀李公抵死向秦庭
趙氏連城終反璧自茲付客莫浪誇護持止賴紙
縢力太原稱表真异人自惜珍奇勤拂拭憐爾張
衡氷四愁晴窗開匣舒胸臆睇觀不是澄心堂紙
素幽光抒中織即今埋沒千餘年碧烟黯黯雲濤
黑銀鉤鐵畫勁且豪譬如神馬黃金勒右軍筆本
此最佳麟角之筆庭堅墨蠆尾何如屋漏痕不同
摹子矜修飾當時虞薛亦知名見此垂頭語應寒
丈皇何事補殘戈此本流傳當萬億崐崘老子本
好奇閻君斯言愁嘿嘿當時我亦識太原人生良
會安可即尤物從來無風緣念此珈瑚豈終極尚
書寂寞無履報西園公子埋荊棘圖史飄零一惆
然朱門回首空悽惻君不見古來文字伏禍机科
斗虫魚秦火熄只今惟有嶧山碑萬古奸諛頌明
德會稽修禊本風流内史遺蹤竟誰及擬山園裏
浪揮毫不直一錢程不識

逸峰閣哀歌行

逸峰閣上何岧嶤逸峰閣下何蕭蕭閑憑高閣憶
疇昔悲歌奏倒愁無聊黃門自昔本常泰青灯十
載何寂寥儒林見許丈童伯雄才不數賈與晁當
時逆我兩莫逆君方弱冠余垂髫二十年來一彈
指桑田滄海如鹿蕉君昔釋褐明光殿作吏江國
停蘭桡大河以北振風雅清渠唱和留孤標君才
猿捷似無敵青天掣臂驚鳥鵬作詩往往中金石
譬如天女吹瓊簫王雞堂畔有遺响商音烈烈秦
聲調製歸功成登顧閣格垣待漏横金貂歘如駿
馬脫羈靮威鳳翔中朝君言富貴在適志及
時為樂當今朝生平恒若不滿百三萬六十良易
消以茲放浪縱所欲千金南國來嬌娆吳越佳人
一十二内家数束衣紅綃微歌曉度黃金縷學舞
春歸玉步搖安石多情盛絲竹香山亦復依樊腰
芳筵綺席邀上客解衆絳燦乘春宵丈夫生即五
鼎食安能寂寞同兒曹豪遊嶺嶠一萬里七閩校
士飛星軺賓裝陸賈下南粵娥眉逐隊歸紅橋君

家楼閣連天起大圭山下迩雲霄陰：曲径入深
洞濛：香霧浮輕颸画檻珠簾方選勝銀燭別元
已魂消百年大夢黄梁熟一夕秋風壞樹凋熊経
鳥伸百不售駐顏大藥無乃労丈成誤食馬奸元
豈有仙人王子喬閣上藏書自充棟牙籤萬卷空
蕭條燕子楼中燕飛去當時細袖随風飄繐帳猶
餘白鷺鷓朱絲無復銀檀槽日暮西風孝河水一
溪嗚咽鳴寒潮君不見繁華過眼同流電巫峡朗
雲暮飛散楊枝陡上送行人桃葉江頭掩歌扇迷
峰閣外亂山青回首當年涙如霰

武昌行

康熙戊辰五月叛卒夏逢龍之變督糧少
叅葉公映榴殉難最烈有遺疏甚悲壮事
平後贈工部侍郎

折柳莫折武昌柳黄鵠磯頭亂鼉吼食魚莫食武
昌魚漢陽江上走軍書妖字流星驚電掣蚩尤寒
霧生鯨穴從軍悪少假狐鳴脱巾一呼寶刀折大
纛高牙黄戟棨戟門吽喘僦胥抉隔江烽火照天
紅鸚鵡洲边歎明滅城上旌旗壓黒雲城下長戈
耀霜雪回郡横江接舳艫三户遺民呑泣痛多少
達官避賊鋒少叅獨夺常山舌百折豈同繞指柔
艱難坐識孤臣節奴兒總角眼前看八十高堂揮
涕訣亦有金閨結髪人含笑從容佩金玦裂眦駡
賊天爲昏髪衝南斗肝腦熱治粟使者無寸兵伏
劍臨風臣力竭幺麼逆豎亂天常誰舐盧公面中
血不使餘生負誠節尚留封事投金闕曰臣瀕死
上遺言陸梁鼠子憤所切紫氣金章　聖主恩抱
頭刖秫良不屑安能委蛇侍賊平欽命從来甘淪
没巖疆破壊失彌縫敢復偷活媿前哲成仁取義
是何人九死忘身捐膚髪掩卷颯宸不忍看照耀
千秋配烈忠髙楼黄鶴下迷空沅芷汀蘭亡芳潔
風鳴九疑雲氣深魂帰七澤潮聲咽我歌九辯望
江天夜寒四壁吟蟋蟀子規啼斷傳下都即今餘
孽已平鋪天家自致褒忠典桂醑重浇楚大夫祇
髪太荒湘水上萬年争説葉蒼梧

寄弘遜太史長歌

我首版裼遊帝京與子結交称弟兄清河世派雖
云遠射策同爲洛下生江陰天子曹司成進人説
項数張衡君向師門立風雪一見爱我平闊行紅
塵把臂兩莫逆紫陌晨夕同班荊贈我蒋江珠百

斛耳畔似是聞謦欬是時青浦有王子與君相對
如尹邢鹿城司寇人倫鑒通籍久許登承明果然
騈翩向霄漢勢如高屋初建瓴余方折臂似年祐
徙從病渴思金莖文字之緣長已矣扣鐘無乃仍
持挺譬如兩曜麗天地寧煩爝火空熒、以茲偃
蹇不得意遊迹怕見王侯鯖廣寧門外策疲馬秋
風千里歸滄溟風鵠未聞早退舍自傾頗謂能知
兵宋五從來慣坦率惟期不負鍾山英余髮種、
頗歸隱賴有諸子先飛鳴我觀京兆都試作芳蘭
竟體同香蘅幽音逸態互出入萬仞鵷羽鷄太清
筆底寧無鬼神助湘靈鼓瑟君山青南宮風格互
一變大將旗鼓來升陘神丹九轉煉金石鴻文無
範鞭風霆合闔龍性合變化天門八翼何縱橫韓
翁以來又改轍飲如日月繁如星自古文章遞時
目風雲百出紛鬬爭我似桃源無新製褎衣博帶
人所驚廣眉細腰不如式奈何株守金銅釘鄴下
衣冠盡才士海嶠惟餘癡管寧去年八月辭帝里
與君不見十易蓂屠舉許負亮不謬竟爾黃氣來
天庭（余與太史序其眉黃集中語也）側聞聖主遴侍從百僚陪
位臨大廷建禮門前識仙侶大官供食調御羹煌
煌蓮燭下蛸首鳳池銅馬指前旌北學士通中枕
南苑神仙沙工行仕宦逝來崇禁院快君詔許歸
蓮瀛我卧天東釣滄海：雲漢：風冷：柴桑故
里足棲息魂夢不到漁陽城南畝種苗防儉歲東
籬采菊扶頹齡太平玉燭煩公等我將教子傳遺
經崑崙頂下結茅屋數椽土室如衣閣作歌為寄

長安道四首風塵可感生

賦得長安大道鄰狹斜寄懷周冰持

冰持雲間人且稚廉釜山先生孫處士鷹
垂子也所著有容居堂詩辭及填辭丁卯
與之同寓華嚴菴最契

長安大道隨狹斜三條五劇交紛拏是時車書集
輦轂京兆取士開南衙我來泖海君江左青絲絡
頭白鼻騧華嚴精舍解陳榻別院一一銀屏遮君
之懸瓠余矛藻忘年握手同天涯羨君著述攜四
庫牛腰之卷隨五車君材如江復如海潘岳陸机
休浪誇揮毫倒理五十萬不妨作字如塗鴉庾信
徐陵亦何有胸中藻繪婚奇葩填詞臨川互伯仲
酒酣傾曲聲咿啞珉碟傳書三十乘作賦往、驚
侯巴豐城初出芙蓉鍔磐若赤土淬鏌鋣雲童錯

落古畨歸煉成五色勞女媧得句不詠飛三影豪
吟豈数温八叉通来丈士尚耳食喁蕉莫漫聴琵
琶可憐費盡洛陽紙紛々餘子皆鳴蛙似舅君同
何無忌志在奪驪艮非蓬萊峰劝甫称作者由来
大雅傳君家先哲劇憐陳夏輩銷沉玉碎真無取
談天鑿空杳何極渾似吾家博望槎青藤爛屐若
未遂香山碧雲寺啟霞鐘磬六時發清响古殿回
角盤龍蛇蜿蜒来閣豁習梵唄夜深蝙蝠飛簷牙天
街自賣爛羊胃僧房活火烹蘭芽河間姹女太彼
獰燕市沽酒難交歡當階積水少人迹瀟々雲添
生蚓蝸牝笙源暑不交睫蚊蚋攢膚爭喧譁三秋
誰識千金骨八駿時巡萬里沙長楊宣曲盛羽獵
有時側耳聞清笳愁攀紫禁城边柳莫問佉都觀
裏花痛哭萬言長太息俟首九重天路遐夷光入
宮空見妬淨洗紅妝還若邪無勞過羨西清署歸
去且擒東陵瓜腰鐮瓠畔刈禾黍釣竿海外拔雲
霞上書未能捐短褐下農或可以桑麻周黨奉詔
反故里劉蕢被放辭京華頻行贈我三都序巴閩
得々来閩閩居亦南歸冤尊萊慚愧李郭同仙槎
雲閒道路二千里長淮漠々連琅耶四腮鱸魚今

正好三泖湖边休悲嗟吳天孤鶴唳江表惊人秋
水迷萬般他時策馬長安陌回日題詩籠碧紗

李約菴齋中觀仇大司馬家所藏黃山谷真
蹟

焦山之銘傳瘞鶴彷彿猶存古魰脚學書先學顏
平原渾朴之中露鋒鍔洪都老子筆飛騰寫得益
亭四尺緒黃龍山中悟三昧相看不作癡凍繩渚
谷之墨澄心紙役兇魑魅三千里萬元孤白音作
書揮毫每在枕御裏折柳亭邊憶回題蒼茫如見
索征西齋名當日雪堂子嶺外風濤走黑蜧六百
年来道迹在神物鳥能晦光彩墨痕夾々照眼的
内府飄零到滄海々上龍門有鉅公千金玉篋秘
房櫳豈無瑰丽多宝閣神移氣結惟涪翁尚書大
沒諸少凡物流傳侍同調枕記螢山証道書恐犹
抉石同斧峭曹綜李志自銷沉惟有石書閱古今
他時重憶摩圍筆雲水茫々何處尋

文與可画垂露圖

陸綏表脩安可求神奇獨數顧虎頭古相終嵩画
師恥解衣盤礴烏足羞自古詞人寫山水蕭然散
淡文湖州湖州往々作墨竹篔簹谷裏風颼颼彭

城戕材質笑傚車道服痛枕含愁今茲暑霜信絕
筆情萃欲滴山之幽中有雲壑隣茅屋展巻吾將
恣卧遊蒼茫樹色傳毫素墨光熙熙神氣浮齊紈
斑剝欲飛動蕭瑟遙芬良悠悠我生未見滇海水
滐沆似此真滄洲龍眠倪迂不足數胸中筆墨成
丹丘世上如公誰復見画刀豈止傳千秋

恭閲 御書賜西粤雛巡撫馬文毅公雄顔

神道碑

長蛇封豕起六詔巴東粤西山鬼笑枕槨樹裹走
烽烟陣雲漢漢千里道宵衣 天子問巖疆甘泉
旰食勞徬徨凡多列郡從風靡惟有常山鐵作腸
幽囚四載終完節闔門盡洒睢陽血桂林林下生
悲風深比秋霜皎如月由來 聖主重褒忠奎文
擘出明光宮崇階使卹何足賚能濃 宸翰鸞遊
龍鳴呼疾風識勁草不愧鳳池沾 麐藻煌煌墉
首纓豐碑工有廣運真鴻寶千秋照耀勒貞珉不
與凡筆同湮淪特將异數慰忠烈莫作尋常金石
珍

寄孫子未太史

我昔騎驢入長安敝裘蕭瑟天風寒五侯七貴不
好客君獨磬折來交懽半生落拓心轉拙文字難
從世上説五陵卿相多少年肝膈知君照氷雪是
時江左曹司成君亦曾為門下生相逢貧我不容
口作詩老氣紛縱橫感君驅車落窮巷劇談抵掌
何駘宕獨惜狂歌稷下人生平傲骨甘疏放翰苑
如今亦令官君家往往無晨餐俸錢入手即沽酒
招客四座當夜闌湖海交遊亦何感元龍樓上知
名姓賈傀郭泰盡時賢顧厨一一相輝映余亦天
涯淪落人相看一笑向風塵論交款許稱知己酒
酣忼慨忽貧賤上書北闕不得意劉蕡痛哭卞生
淚聞君拔劍悲蕭騷手握遺珠發長嘯憐余抱病
歸東皋灘園十畝栖蓬蒿經年不作赫蹏字眼望
京洛紅塵高北来尺素傳双鯉長跪風前憶君子
擎沉遂知意不平黄金臺圻驊騮死文苑如今賴
數公何如盛世有冥鴻麒德殿前方視草右臺門
下借飛龍校書秘閣金門客燃藜太乙秋烟碧銅
盌昔綴出尚方肉傚杏酪皆恩澤念我幽人海上
村歲寒時節悄無言山中雨雪君知否欲寄梅花
到薊門

賈休蓋羅漢渡海卷子後有東坡山谷兩公

手跋真蹟
貫休晩唐之詩僧也以貫羅漢得名茲所
画尊者二十餘人力士童子又数人金碧
工細巧奪天工而皆具有道之容尤難得
也至乘坐异獸不可名狀又擅山海之奇
矣宜蘇黄兩公嘆賞不置手書誌异也余
所見東坡真跡此為神妙又勝于蜀岡送
李侍郎詩矣若山谷之跋此巻則徽遜于
仇尚書家所藏

吾閩西域多化人此圖無乃傳其真丹青奕々照々
今古披圖奇麗如有神道遥来自双林樹却踏青
溟波上路天魔花雨紛杳冥𢿘佛鯨魚代盃渡一
帯芭蕉駕海濤猙獰怪獸驂靈鰲或為低眉或卓
錫四顧但見青天高野馬神羊挺双角碧眼除顱
証圓覺闍黎鬢々髮鬅鬙力士態々脚撲翔輕塵
不上水田衣萬里風波几度帰咫尺莫辨葱嶺道
龍馴虎嘯相同依白毫光衆䰕毛髮杖底鉢如海
中月休也自是老桑門貌得金仙欲超越如是我
聞頋虎頭維摩一幅傳千秋布金百萬亦何有一
帯東來江工遊貫師好手翔鸞翥禪心不作沾泥

絮畫翁彩筆在人間乃是蘇黄旧題處山谷老人
為嘆咲東坡揮毫閑士家宗目阮絮上人山房鄭虔三絶那
得似至今絹素飛龍蛇嗚呼神物不易得法々隠
隠照顔色恐防雷雨响空山還君此畫長太息是畫
為焦氏家藏

宋趙千里海天落照圖
千里名伯駒宋宗室也高宗愛其画集奉
詔画集英殿屏賞賚甚厚千里平時好作
小畫流傳於代如盤松怪石王々觀馬浮
嵐暖翠等畫並見珍异以金碧擅場此畫
尤臻妙品殆北宗也

南渡以後惟丹青入妙首数天水生光克皇帝重
毫素集英殿裏揮御屏賞賜一時頒内府珊瑚碧
玉黃金縷雲麾將軍有遺响夏圭馬遠同馳報怪
石盤檜世所貴浮巒煖翠千人驚零紈斷素久磨
滅磨如孤鵠遺修翎今茲之畫何所得海天落照
臨蓬瀛蒼范島嶼在雲際居然蜃市紛縱横貝闕
鬱々互隠現溟海浩落朝玉京金芝瑤草安可数
時有仙侶飄華纓方壺員嶠生筆底又如霞起連
赤城鯨濤鼇扇走寸腕依稀噴沫蛟龍腥手招徐

福呼不起三山縹緲閒金庭海壖洲渚勢迢遞芥
舟葉、飛精娗碧嵐翠靄千萬疊畫工得勿勞經
營一峰忽起冠雲杪還睇衆嶺猶列星空齋卧遊
到玄圃便欲擊汰遠楮舲琉璃萬頃海烟滅灑錦
錦江如練明枕碧亭边啟湘篋 枕碧亭集簡卷亭名 耳畔但
覺天風鳴庭隅落日渺無際擡首海天無限情

宋趙伯駒吳宮萬里圖 吳宮梅花也

姑蘇臺上東風來姑蘇臺下梅花開千枝萬枝逞
春色西施醉卧吳王側宮女如雲殿玉東學舞花
前羅袖紅錦帆涇小畝如雪響屧廊邊枝欲折身
到瑤臺月似眼畫師無乃傳其真趙家兄弟雅好
手李劉馬下亦何有寫作吳宮萬玉圖千年梅里
在姑蘇眼沭玉几數飛動變樓百尺連香徑浣紗
溪上几迴春疑是羅浮夢裏人

宋馬遠老子騎牛圖 上有元虞集泥金書清淨經

刹關董巨不復返南送以遜推馬遠至今傳得騎
牛圖傳大真人意深穩煌、紫氣照天東函谷關
前落日紅我非舊日今尹喜眼底亦似驚游龍雅
有懷中五千字至今誰識西來意柱下當年太史
公千里秦關復何事看來不似戴嵩牛風行雲護

佛雍州邵菴儒者好黃老志在清淨希前修蠅頭
小字嵌金碧留與空齋對朝夕我將掛角讀漢書
拜手虛無亦何益

仇十州摹宋人張擇端清明上河圖

按宋人張擇端清明上河圖乃汴京勝槩
大約當以宣和以前繁盛之時故其宮室
城郭樓觀浮屠衢術巷陌市廛亭館舟楫
橋梁士女車馬商賈負販俠遊百戲萬貨
諸物莫不畢備而富麗浩穰雅有太平氣
象為物者以億計為人者以萬計螺紋蚓
結工細可知非數年之力諒不能成信奇
觀也當時與西湖爭標圖俱遠入神品今
茲摹本亦頗入妙曾時內府故誌有御寶
明代歸于茶陵李文正公有記、烏後又
流傳于宜興李文定家文定手書大定公
原記亦自娟秀而余今于焦司徒家見之
蓋其世傳之故也

畫山不畫海上山、在杳靄飛雲間畫水不畫滄
江水、在波濤烟霧裏不如畫作汴京圖汴京富
麗天下無宣和以前稱全盛煩華自昔雄三都百

年太平饒物力嗟〻朝市多嬉娛清河画師抄天
下十年構此良非迂展巻忽然迷五色幽意老眼
仍糢糊睇覩乃識画工巧長房縮地誠不誣九衢
之軌何穰〻冠蓋歷落當交衢邸第楼台紛在目
列肆百貨群所趨袪服繹絡出珠箔珍怪瑰麗来
番禺馬如紅豆人如煌摩肩擊轂争馳驅坊門百
戲無乃是朱楼舞榭紅瑚瑜蒲萄美酒醉俠少亦
有携鼻来當壚王侯貴人盛遊楽翠幰宝馬青驪
駒時和正值清明節汴堤官柳何紫紆青簾白舫
載簫鼓黄羊紫駱充行廚長橋一道白虹起葉〻
帆檣連舳艫永和三日修禊事蘭亭遺韵方未徂
五雲深處九重上遥望阿閣黄金鋪龍楼鳳輦駐
佳氣似是天街頒大酺眼前百怪競出没一一変
相神理殊承平士女堪画繪傳之千古忍知獨我
聞此画入神品争標不獨傳西湖大元御府作重
宝双龍小印存屈〻飄零兵火更出世仇英臨本
非小巫摩掌自是乱真手不愧玉軸装珊瑚西涯
相公好奇者萬字作記誇根株宜興抄筆更飛洒
中人什襲千斛珠憶昔開元東巡日潞州亦有金
橋画道子陳閎常無忝寫生萬態勢可呼天子覩

乘照夜白百僚濟〻披髯掄羽林鹵簿三十萬道
旁觀者人相扶當時三絶今復見慎勿棄擲同碔
砆名画由来辨宗派譬如族姓稱崔盧藏之篋笥
待知己群兒莫使争揶揄

仇十州臨今啟敬先生蓬島仙奕圖

朔陽真人今協律翰墨往〻留遺筆凌元路宋几
百秋遊戲神通時一出今茲瓊島橘中画散淡不
類山澤癯晶〻琪樹聳雲表置身天外栖方壺桃
源視此偽偏側鶴髮蕭〻雲五色紫霞丹嶂揷青
天石髓麟芝供朝食便欲揮手招青童芙蓉城在
天之東闌碁賭墅笑安石世人不見蓬萊宮一局
寧知几千載迴視桑田変滄海従君寄語爛柯人
故里遺墟復誰在狡獪臨摹仇十州海天眼底良
悠〻何時一駕長風去把袂仙人十二楼

題侯夷門雨竹画

愛此君者王子猷画此君者文湖州鸞溪素絹二
百尺消濱千畝何脩〻蕭也朱門老窗底惜能画
竹王庚宅美爾湘江烟雨画依微掩映秋雲碧彷
彿逕聞嗽玉敲冰九颯〻神鬼驚葉〻離披衆倒
巇耳边隱〻長風生幽意付此勢欲動千竿萬竿

出雲夢一任低垂自炙斜蒼梧涙盡猶餘痛一溪
綠雲浸寒雲八十老翁迫出群信陵門下多奇士
未必人々画此君
呂静逸云寫照傳
神詩中有画
附記侯山人名篆瀛童邑高士也出入焦太僕
之門者数十年不諂不詭藝人中最為有品宜
其能作士人画也今諸焦氏尚多其遺墨
石隠園觀石歌呈戴績年伯 己巳七首
岱宗南来走坤軸蜿蜒北下甘泉谷就中奇石在
人間或為熊蹲或鹿伏峰巒何但稱太湖米顛之
癖傳司徒石隠園中列石丈青冥山骨隣蓬壺吾
家々相耽幽潔生平愛石敬巖穴近郭山林憶往
年蔡石兒孫亦羅列是時人称兩少保平泉先後
同歸老一從人世変滄桑東閣道墟生宿草滙清
芑水盡荒涼嶙峋巨石穢為棠洛陽名園亦如此
此地冥凡真靈光海陵解組栖蒐畝堂構依然裁
五柳甲辰之歳九月中羊仲来尋杜陵叟杜陵遺
老蒋元卿婆娑石畔放歌叡回頭一瞬二十載重
遊太息悲中情笏袍再拜仍無恙鳶騫虎卧紛千

状誰将太古巨靈手肖成异質何駘宕嵌空飛動
青芙蓉一々天矯驚游龍永嘉綠嶂或應爾臨池
偃蹇低衆峰我来從侍頻檢首翠黛如烟當戶牖
閑從天外招蒲衣同傾吏部床頭酒 蒲衣謂蒲柳泉時設停子
畢氏
送芭侯張石年擢天水別駕 侯宰淄三年以卓異陞任
太平天子朝正畢六載時巡翠華出是時計吏集
漢庭洛陽吳公称第一第一循良数我侯緋衣丈
綺頒龍棲海隅父老望增秩簡川借寇真良謀保
障三年依衆母紫陌紅裳綰傂綬漁陽自古説張
公試聽黄童與白叟般溪地癖萬山中城頭姑射
氷雪客神君為政樂何極遊俠寧復釆桓東探九
赤白杳無迹柘枝桑蔭春雲白閭左不聞石壕吟
四野仍多兩岐麦傳家治譜久傳家種得河陽滿
縣花中朝報最神爵仙吏焚香時放衙訟庭寂々
少釣矢今々琴韵横秋水細民久矣祝庚桑白版
曾無別墟里署中調鵠夫人稱卯外睛光馴雉飛
鄉社鳴絃止讀法忽驚除目来彤闈詔作倉曹向
秦甸賜金黄覇今重見縱油屏泥一丈高爭傳异
数承明廐即今王筆工之回攀蘇無計達鳶台眼

肴旌旆猗渭曲供帳祖道般成隄衮衣安得留東
土可奈徵車檄召社他年榮戟列明湖福星一道
臨齊魯

題高子常畫山水員畣

一以為赤壁奈何無二客一以為桃源輕舟入洞
門崩崖洶〻勢欲墮萬丈長松真歷落俛迂觧作
滄洲畫似此蕭然淡若無雲白山青見幽峭真疑
天地留員嶠

和陳左原百脉泉長歌

㟭山〻色青如沐〻水之原出林木妖㸌無般海
若藏地肺冥濛萬靈伏蚌胎隱〻照大千承露金
盤鎮相續縠紋倒胃伏桑枝沉　落日咸池浴此
地從來似渭濱篠龍何藏淇園竹紫閟紅泉舊翺
川清磐一般江水綠碩奉金仙學閑閑浮生擾〻
誰知是即今勝地石堂前散花天女飄香玉

御製泉林記

泉林寺在泗水相傳為子在川上處甲子
聖駕南巡過此勅碑記之規制甚潤大方
伯衛爾錫先生持要碑見示

上元甲子開太平戒　皇穆〻臨上京礼官啾〻
議封禪七十二代紛縱橫維帝念哉恤民力金泥
玉檢何須丞相如遺草無乃誣莫使儒臣空潤色
卿復時巡駕六飛翠華九月出彤闈閭里驚傳太
牢祀車服礼器相回依重道崇文過漢祖萬年盛
事留東魯壁裏金絲中焚琴堂前老檜盤風雨羽
衛遙從江上廻泉林風景曉烟開勝地有靈隆駕
略双流沂泗交漾洄陪尾之山當魯甸萬斛泉源
靜如練陵谷川原憶昔年素王彷彿聞長嘆弭節
停鑾又一時千秋聖蹟使人思弘數　睿藻勒金
石豐碑贔屓纏㸌螭　宸翰淋漓鼎彝器不是秦
皇屵峩宇周凢湯盤河洛畫神光奕〻流深翠以
聖契聖古所傳濯纓如向滄海淵天心水面發深
省終古浩歸長川草莽微臣或見此拜首　天章
五紋紫眼看麗日正高懸心如吾道平如水昔日
紅雲侍從臣即今分陝向東秦拂拭奎文一相示
儼如天畔披龍綸清游渤澥兩相對作霖人復傳
帝賚微臣擬向岱宗巔雲峰之下發沉瀣
清游渤澥作霖實係前御書也

秋日與何魯田汶定交湖上短歌志別

吾聞自昔即鄴溥曾見曹植稱天人神移氣奪定

何許陳思無乃君前身驚才颷舉不易得風流旖
旎如有神早攀月窟踏鰲背華筆風雨來無垠相
逢歷下一握手蓮房墜粉秋水濱洗源堂上汲珠
履西風蕭々白紵巾眼前餘子供碌々風雅之道
君能振他時憶別思平叔望斷明湖々上春

濟南閻歸孝儀先生訃音感舊長歌 庚午九首

長安道上車轔々狂夫不慣干要津稱衡懷刺世
所厭君獨繫析懷故人華嚴古劍停車馬相逢一
笑何瀟洒沽酒重來燕市頭乘興頻邀弄盃斝共
言壬午同懸狐我猶短褐來帝都忼慨為憐献賦
客君亦將歸々鑑湖是時行年四十六抱得石麟
出蘭谷緗裓盈々掌工珠玉雪可念姿清淑酒酣
贈我和陶詩彩毫錦軸還臨池朝々赫虩走窮巷
周黃二子相追隨（即墨周君及黃君久中也顧）子也酩酊歸故
里閭君賜告過濟水臨朐諮相走貝丘時余落拓
離城市未得班荊快一逢從茲雲樹隔江東今年
都試平陵道々逢黃子風塵中為言詹尹已撤瑟
太息斯人竟永畢一官十載寄京華家無斗室堪
容膝春賃仍依皋伯通孤兒懷抱未成童王曾志
不在溫飽誰意途窮々更窮

題王烟客先生倣黃公望畫山水圖

太倉太原王太常江東門第何堂々相業當年重
丈甫維山對策登建章黑葉銀貂人所仰相門才
子披鶴氅尤工書畫無其倫興酣落筆何蕭爽自
自王家稱畫師輞川妙跡安可追南宗一派士人
畫風流文采良在茲荊關董巨亦何有李成范寬
偶光酏倪迂散誕世所稀耽有齋名黃子久太常
落紙擬大癡蒼崕老樹光陸離長烟黯淡工遠勢
千巖萬壑紛交馳我生不識太常面傳來遺墨鵝
溪絹零紈斷素在人間賴古堂中畫人傳轉思神
筆合元精胃中丘壑如有情藝林几見真山水摩
詰同留世上名

益州平歌贈表兄歸益平寥懷

益州益州何時平年來四海無甲兵　太祖皇帝
自天授乾符嘿握隣逐瀛真人應運久出震手辟
遂海如籔叢南閩北閩入圖籍清河鳴綠勞經營
三十六部競稽桑海天兵氣方縱橫神矣之際勝
國弱識帰龍虎天人驚楊鐫十萬一時盡驅除便
似長平阬海壖四衛古天險東江牽制終何成毛
帥乃名在皮島當時滅沒如田橫可憐制將多白

面佩玉菜兮吁　庶坐今神器帰有道定南之属
首歸彭渓髙大業起豊沛功成一劍蛟龍争三歸
地勢控山海至今逐潘称上京星羅郡縣敌榛莽
盡如宛葉紛崢嵘君昔分符益州地飲水五載何
幽清南陽貴人識廉吏醴泉父老驚神明李密陳
情陽天聰報劉日短心怦々麻衣如雪返墟里未
及奏彼揚前旌（時戈怀以丁卌鄰帰里門）祖病足身騎米下馬
憔悴不入般陽城我之外祖汝大父平生與子真
弟兄君寧名都余落拓相見歷落悲中情遵君共
話逐陽事準擬聯牀到五更

題仇十洲画

千餘年來推画家張吳顧陸真堪誇画師自古画
人物丹青五色披雲霞李唐以後重山水右丞思
訓皆爾々大斧局與披麻皺雲山滌淡無乃是五
代名画帰益州天人龍兒前滄洲九工平遠称宋
廸蕭々潑墨惟营丘仇英人物近無比貌得宮牀
良可喜楼臺重見郭恕先鞍馬無慚趙承旨今玆
禿筆寫秋山意在茅屋松雲間野籬山犬少塵迹
群峰一々皆烟鬟離々浅草空山路十里微茫辨
江樹画中逸品不易得寒沙歷亂漁渓渡眼看樵

徑負薪帰山妻正葺薜蘿衣開扉一經松門下疑
作桃源是也非

周燕客別寫兒貽樂園先生遺集歌以謝之

大梁公子神仙客王謝門庭沐餘澤司農之後五
鳳壓就中我公好風格半刺送分渤海濤功名不
薄呂虔刀自理天庾方佐郡上計飛挽輸河漕齊
州自古称名勝山水蒼々助幽興白雪楼边望翠
微紫氣宮前陟丹磴我来躡屐登龍門袖裏新詩
仔細論百年以後傳大雅犹有遺音流兎園頼我
堂中几千卷文采風流如禁臠海内人称何遜詩
士林自重貽明選維余長跪捧瑶編忽憶先生貽
硯年营丘列戟二十載吳紈越素飛雲烟當時未
得聆玄麈縱横一覩丈章府今日如遊樑下園盃
酒思浇趙州土從君更乞未見書琅嬛奇字帰吾
廬芙蓉湖上蓮花水一派香風上五車

題钱塘唐聚占為余書黄石公素書及洛神

賦卌後

虎林唐子西湖客長身黄面髯如戟奇姿倜儻江
海人曼列短後常落拓學劍不成仍學書半生自
抱鍾王癖墨池筆塚若丘山管城陽冰領玉卌顧

作才士勝碩仙刀採六書攷墳籍三体常尋太學
碑南箭岣嶁北鄒嶧永和旧跡在人間手追心做
燕冥索硯穿被　何修淡生平毫素無所擇學成
把筆定有神不数銀鉤與鐵畫勁媚真同太史箴
坐見霜鋒倚天脊十年被褐來京都落紙群兒驚
噴々賈人獻壽進黃金不惜揮毫作堂額笑看高
扁爾何人進時自售連城璧盍將銀牓題凌雲徐
陵自昔珊瑚赤余時亦作帝城遊與子相見長安
陌下紛同依開士家劇談風雨連朝夕窺爾囊中
筆陣尚與酣靈氣生雨腋為余作字百不眞句驪
繭紙輝々白字成研砂迴無倫墨光直與長烟碧
是時古殿厰秋陰宝相金輪展瑤席先寫把橋黃
石書珠玑迸落流金策後寫感甄十三行宝馬流
粲紛絡繹當時拜手奉芝函至今対此神為適一
從星散各浮沉消北江東共蕭鹹長歌為寄明聖
湖安得一棹鄣江驛東南萬里望江夫吳山越樹
烟霞隔

題吾家舊本聖教序是南唐張氏故物

六朝以来重法書右軍之跡同碑礫紫羅褾閒玳
瑁軸金題玉躞佈石渠江陵列焰一時盡太宗校
採貞觀印一時异宝出人間會稽遺筆何充収法
藏西來貝葉編煌々天語冠其前弁門懐仁工補
緻明珠萬顆皆争妍舊日臨池王内史鶴犀墨妙
應如此摹勒當年朱静藏豐碑巨石蹲懐里星移
物換几千秋字痕駁落蒼苔幽硬黄臨本徧海内
糢糊不辨令人愁吾家此本犹故物南唐張氏堪
彷彿風塵閲世数百載宝光墨彩何蔚々當年兵
燹擲沈塗卷帙狼藉堪嗟吁惟餘鵲𨿽紀人代何
労臊帯裝珊瑚自古論書稱瘦硬幸更無乃太險
勁萬年絶筆有琅邪長史寧煩誇草聖樂毅今佈
邑下烟蘭亭誰見出重泉摩挲此卷三嘆息宝晋
齋頭莫浪傳

題志堅堂中法黃石先生画鵪

自昔画鵪誰最傳唐有薛稷蜀黃筌河東妙手不
易得趙阮遺踪逖渺然後來能事無人継宣和御
筆驚絶世啄苔警露非几毛掠雲舞月多逸勢先
生無乃傳其真偸々振羽無纖塵胎仙三疊非一
状烟霞為性良易馴志堅堂中雲杳々九皐之唳
来三島何不持爾贈林逋放眼孤山寒峭々

題朱素存書鮑明遠賦見贈

高唐公子朱義山碧梧翠竹真璆璟錦衆珠履繡
江道翩、走馬荻莫湾學書久學王大令比肩虞
褚稱季孟摣場若欲追古人下筆媚嫵兼瘦硬被
中書肚儿何時銀鉤蠆尾驚神奇為我一寫鮑照
賦飲逸便似參軍詩吴綾射眼何凌亂恍如贈我
錦繡段墨光浮動亦淋漓乃是君家弄翰筌鸡
我愧柳誠懸揮毫仄側終殘年戲山尚許齊紈扇
好乞狂奴質酒錢

方伯衛爾鍇先生内召大京兆 辛未六首

巨山夫子文章府著書生平照、今古八龄直尋鳳
尾書六經膾作麒麟脯上窺姚姒何蒼茫册府英
璽此中聚蔡邕仿佛入嵩雲石室三花落如雨丈
字從來經術資有如敖衆登金籯當年曾作侍從
臣詞馬門前映簪組作賦羞稱七發才下殿慵看
九功舞半刺人傳数歷時開州別駕稱南部帝簡
名臣重保釐東郊茨合米齊魯太平久已罷轉輸
羽書不復仍旁午錢穀安能累大贊馬融絳帳勤
握吐稷門多士盡横經濂洛生徒列廊廡白雪楼
中証异同石渠虎觀馬足数一時棠蔭推召公八
代雄文起韓愈天子東巡海岱旁停蠢嘆息頌敬
黼有臣如此暂分陝詔謂崇班躋三輔長安遊俠
避前旌漁陽貴人爭負弩漢廷京兆忝列卿寧同
朱博勍如虎即看神雀奏烏台指日功名繼房杜

寄阮亭先生時晋少司馬典辛未試

前年相遇陽丘路歲在戊辰秋已暮練江雲外一
停車流連文酒真良晤余青園裏碧琅玕徵歌玉
樹當夜闌司徒第中樂相樂談詩往、霜月殘還
朝君向長安道千里風塵何浩、人傳啓事舊宮
寮帝簡中城授王尊一歲三遷恩礼殊蘭台憲長
佐中樞督捕令尊司隸職五陵遊俠驚踘蹶僕區
之法嚴蒐閱逋逃之數真計拙逋來 聖主尚寬
仁條例一、減褁轍少年無復求檀東即看華轂
生霜風炎荒烽火久已息坐見垂拱甘泉宮五兵
尚書頻休沐紫微門下秉鈞軸東華詔下典南宮
吉甫得人報黄屋懸知走馬曲江池 皇州春色
自葳蕤羨煞公門桃李樹東風晴照上林枝

題文衡山、水幅

近代画家多偽筆欺人耳食情非一古 蚧素千
萬狀名流題署安可詰待詔丹青遺世間貴家處
處皆緗帙大軸累幅百不真贋罚紛紜吾所疾此

禍何為迥不同蕭ゝ片紙驚神逸令人一見意悄
然譬如積雨秋陽出平林森ゝ接烟村雲白山青
霞盈室渙渠髣髴似堯源筆墨風流動洋溢看來
不似俗畫工雁門世家存其賈還君此畫起長嘆
却憶披圖頓蕭瑟

題趙松雪臨子敬洛神賦 是書贈盛逸民者

詞人自昔矜紈素十二龍賓鬼神護蒼茫不見女
史箴零乱猶存洛神賦大令音徽良亦稀文敏平
生志所希手摹心追扶真髓証入三昧覷天机人
間不識趙承旨疑作江東王内史書 右軍亦曾書此賦 風逸
道驟神駿姿亭ゝ玉質橫秋水當時好友盛逸民
墨池筆塚意所親大德年中偶為此至今展卷無
纖塵圖窮猶有倪迂跋嘆息斯人筆軒豁秀色真
傳造化工蒼涼直與元氣活竟欲置之虞楮間一
金一字同戩山水晶宮裏如相問知在扶桑第
九灣 文敏印章在此卷末曰水晶宮道人

宋李唐大幅山水圖 李唐河陽人

政和以還稱畫史東都遺老斯人耳徽宗品藻
妙入神獨數河陽配大李汴京喪乱何搶攘艱
難戎馬向餘杭八十老人亦播越丹青絕筆傳
江郷南渡四家有遺響馬遠夏圭方競爽其時
亦有劉松年遠于唐也同爭長光堯皇帝重
畫師翰林耆舊良在茲千年紈素久零落而我
今朝驚一窺碧綃大幅空堂側神光黯淡太古
色遠山石骨何崚嶒金碧不施饒勁力刻鏤精深
是北宗峦頭雲氣飛游龍水亭却置傍山角飛
甍隱ゝ遙遠峰虹橋一道總ゝ起捕望晴波三十
里漁舟一葉過湖心彷彿西湖ゝ上水神筆真
窮元化先令人對此心茫然吾生亦有畫書癖
擬向藍田覓輞川

題趙子昂寫出師表真蹟

至元以來五百載松雪斎頭遺跡在風流學士
宋王孫揮毫往ゝ傳湖海深情遥念武鄉侯
出師烈ゝ扶炎劉煌ゝ二表塞天地浩氣常
隨江漢流孤忠盡瘁傳毫素臨池下筆非
無故當年丞相管樂儔努力艱貞挽天步
即看妙迹颯有神居然勁媚世所珍墨光奕ゝ閲
人代年效薄紹非其倫文采如今未消歇銀鉤鐵
脚留濕渤筆陣圖中八陣圖石走江翻照寒月
术石髮云短篇遒勁而浩瀚之氣不減工部氣槩

於陵古城北新建三義殿長歌

炎精中熸黄巾起涼州健兒乱天紀洛陽宮殿
盡為灰關東烽火連千里群雄龍闘歌董逃
中山苗裔稱人豪赤帝子孫應苗識龍顏日角
卯金刀大耳真人生涿鹿蒲坂范陽扶日轂君臣
一體無所無異姓猶胝如骨肉結巻服履意肅
森大義堂、冠古今際中未就三分計坐蜀
先盟一片心别部司馬争投袂指顧翱翔九天
際碧血敎樂出肺肝坐者為兄侍者弟梟雄
之姿推豫州黄金駝紐壽亭侯桓、亦有熊
虎將蛟龍得雨百不憂伏龍鳳雛來新野寧
若桃園刑白馬意氣常留天壤間英風共照楼
桑社中原百戰日鏖兵晚節終能跨益荊成功
未已樊城厄永安宮畔擁龍旌石走沙翻血痕
紫旄頭星隕臨江水人言遺恨在吞呉詎意同
生亦同死萬年廟食良不孤寢堂列陣黄金鋪
何如辟地於陵子千戰貽羞大夫

陽丘張南復鋈覩四鋈兄弟為金画崑崙山房畫

崑崙去天九萬里星宿倒挂銀河水閣風臺畔芙
蓉城神仙窟宅排雲起縹緲空中天柱峰飛來白
嶽〻雲來一丘一壑足勝地金芝瑶草紛青葱中有
山人愛山色搆得山房倚山側山人遁世住山中崑
崙山外人不識就中識者柏陵生清河一派稱弟兄
僧繇以還迨南本吾家往、傳丹青柏陵好手好手
今復見緒江晴拂鵝溪絹為余寫得山房畫咫尺雲
烟走飛雹山中嵐氣萬重深山下漁汀連遠林三尺
茅堂伴孤鶴一溪寒水環遥岑君家兄弟重毫素
奴視黄荃僕忠恕貴家兒郎弓画畜瞥眼千金難
一顧顧獨為我寫秋山、腰曳杖片雲閑貌得冥難
與怪石居然冉里非人間阿兄入妙何出細沙草微
茫工遠勢阿弟放筆稱老蒼一鶴翱翔九天際物
在人亡生何愁回思昔日画滄洲眼前絶筆更惆
悵為念當年顧兎頭

題丘宋宸還我草廬 甲戌

江風吹水、倒流當年仙史歸揚州腰纏落寞空
跨鶴揭來三徑生縈夏自圻華堂補闕稅家徒
四壁餘荒丘叢裏無長物復何嫌一經清白真名流
公子翩、出塵世獨抱遺經向庭砌擁鼻人傳洛
下吟花萼輝、好兄弟有時自結三重茅數椽聊
復尋幽憩人道新豊是舊豊彷彿桃源乖薛

荔堂前蕭洒雲氣閑室中放筆畫春山經營慘
淡神理在群峯一一飛烟聚與君遥隔五十里几
時命駕茱萸灣陶公廬舍渺何許落盡松花獨閉關

跋豹岩太史衮衣畫有序

方伯喻公奉　朝命赴登郡航海轉粟遼
陽豹岩太史為作十畫題十絶句俾子長
歌跋其後　是役轉登州之粟四萬餘石

衮衣衮衣來自東鳳啣丹詔排晴空維　帝曰都
頫分陝有臣如奭皇畫雄滄溟北碩仰玉粒六郡
飛挽鯨波通長烟浩、几千里三䑸咫尺蛟龍宮
雲帆桂檝狎海若東牟指日飛艨艟我公臧驕趋
蓬閣手揮負弩隻經驋高春金粟咄嗟辦夫
道白叟喻黄童即看遼左控幾輔鼎扆不作洪
濤風高牙列戟擁緩帶蜃樓雨歇消長虹一葉飄
飖渡鴨緑坐見海氣光冲瀜天吴水伯争效順我
舸畫鷁雲旗紅吾聞鄭侠功第一轉向巴蜀將無
同太史作畫勒金石丹青烈、傳無窮野夫引領
望天際快從遵渚隮飛鴻

秦松歌為王叔子賦　此松不滿二尺最奇古出武山衛

祖龍烈熖驚天地十二銅仙擁神器博士驪山漫
説瓜獄史雲陽製奇字壁遺渦池山鬼隨雄心遠寄
滄海濵安期羨門遥在眼安驅童女三千人海上樓
船驕烟駕自鞭鯨背長橋下鍋石空傳丞相碑成
山、畔銀濤瀉泰岱曾封五大夫海壖松柏更何
殊徐福城邊有遺植三尺五鬣生虬鬚滴玉粒銅柯几
千載不與桑田共遷改蒼、斑駁苔蘚痕奄靄
窟裡流文采瑯邪先生如鄭虔冷官一榻餘青璳
孝伯由来無長物好奇每、窮幽偏登山邊石成
孤往拾得秦松愜清賞偃蓋青留首蓿盤婆娑
露滴仙人掌拂袖歸来冢講堂車中猶帯緑雲香
風枝雨葉何蕭瑟海氣彷彿生微凉古来神物無人
識地下金芝凝琥珀恐驚雷電下取將天險莫使
蛟龍得

閲李約菴百四齋法書跋為作長歌

千年以来善題跋誰其繼彼黄與蘓東波掀髯
涪翁笑蓺苑品藻誠雑誣約菴李子雅擅此賞
鑒精鑿真吾徒遠窮頡斯近顔柳源流一、攷根
株狸骨方兼截山扇晋人風度猶未徂天机滅没
紛在眼譬如百樂睹騊駼上下千秋辨白黒長者
為鶴短者鳧生平斗室勒金石比事請為陳區、

孝豊仙令有遺教藏書萬巻良非迂金題玉躞
牲所好王符著論稱潜夫頁郭有田供朝夕城市
煩類山澤癯古之逸民無乃是華陽真誥同林逋
不作頑仙作墨客百城坐擁寔可娱碑版照耀鄴
侯架璽威秘籙歸江湖才兇紛、隷堂下三絶五
絶鄭與虞昭陵玉匣蘭亭出小儒發塚鷲含珠
歐陽集古冨考訂肖有秦鏡懸氷壺學書不成
几子輩綾縹玳軸堪胡盧戲鴻来禽太瑣細征
西碑下労踟躕肩吾書品亦草、不争神骨亂
屑盛名往、多贋鼎鉛刀焉得湊錕鋙約巻啙

書、亦集筆鋒八、陣排成畐長戈大戟不欲戰
天門龍躍黄金鋪桓家法書滌寒具率更勁筆
傳善奴百家進退在鉛　賈人響搨来名都有時
摩沙希世寶自笑無奈貧頭顱清斋好客少鷄黍
揮翰擬几甩高梧釜中一任訣晨爨獨抱錦驕妻
孥但傾多叔十斛麥何妨萬字裝珊瑚晴窓每臨
硬黄帖門外悍吏催田租掉頭展巻百不顧墨林
譚苑矜醍醐恍若寫生兎頭筆三毛神氣增眉睫
阿顛草聖復誰見欲出不出煩招呼家珍歷、探
囊數金椎玉盌分瑕瑜一字褒譏定衮鉞壇坫爭

走曹滕邾論衡既授帳中秘海嶽書吏将覆瓿我
携此本若拱璧羨君持論今所無酒酣忼慨一再
讀天風烈、吹華鬚君家陽氷號墨妙若論藻
鑑真前驅桄榔樹裏摩闔閭納、乾坤定不孤

石鼓歌

憶歳在丁卯余被選入成均得縱觀太學
石鼓拂拭古澤自甲鼓至癸鼓覘其黯黙
之古光予其残鈌之剝臼嚮往久之每欲
勉為長歌以韜蘇在前絶响難續洎反
里門蹉跎數載追憶舊遊悵焉太息歌
以誌之用紀勝槩

莫陳衙嶽岣嶁碑請置　圭玉牒詞忼慨一為
歌石鼓石鼓歴落多嶔嵜倉頡史皇邈千載天
陰雨粟傳軒義蟲魚蝌蚪工象物混沌既鑿無
留竒成周禮樂好制昭穆以来稱中衰黄竹歌
聲徧黄澤如雲八駿蜚龍旗宣王掘起振姫籙
烈、火德増炎曦九土衣冠集王會明堂岳牧朝
嵎峡帯裳幅寫同軌至君馬四黄臣馬驪赫然
閱武馭戎索西臨漆沮東瀍伊庀材既飭百執
事羽獵不數千熊羆四蒐岐陽建大獮神京丈

老硯威儀驅遂之車紛雜還手執路鼓飛雲馳
八紘氣根布天網七萃人驚推地維吉甫作頌史
擂筆煌、巨篆琛蛟螭琢為石鼓誇海內太平
文物張雄詞銀鉤鐵画傳勁力白玉為質輝琉
璃不同七十二金檢泥、元氣羅散冥天有十
日甲及癸鳴呼此鼓乃象之雲陽小吏未敢窃
凡将爰歷焉能窺不隨禹鼎淪泗水雅與典寶
同升隔何年埋沒陳倉野龍漦厭弧悲吁蠟壁
遺滈池祖龍死宝雞鳥用分雄雌臨平古道掩
秋草西雅東洛頻遷移訶似銅駝委荊棘寧同
斷碣蟠元龜八分飛白雲礽列禾書垂露倒薤
坡長戈大劍紛入眼龍跳虎卧如列眉豈鎬以還那
辨此幽光渾噩生金芝岩蘚猶存太古色劖為石
臼安可追世間萬事盡如此神物亦復淪威斲隋
唐以後盛作者題詩往、驚嵗綖昌黎逝矣坡
仙沒凌雲台上無　悕此鼓何時到幽薊劫灰歷
盡仍在茲想當靖康金入汴輦珠載貝相追隨
年駝罔上紫駝背却偕圖籍歸燕陲元英大呂
近磨室碣石談經光陸離黃金之台相掩映持
敬門内交璽夔金鍾大鏞耀兩序奇文或者

疑究委國之大典在刑述此事根古歸宣尼石
鼓亦足登正雅吉日車攻獨見遺神器終還廟廡
下不作封禪　堂基我昔騎驢遊帝里短衣破帽
春風吹有時躡屩謁太學六館生徒群委蛇就
中英、露神駿胥庇郭泰同襟期鴻都門前見
泥帚蔡邕碑下夫路遶六經、天揭日月点畫
每欲窮毫釐一時訂交盡厨顧文舉德祖非凡
兒相與摩挲石鼓畔恍入琛圃披瓊枝汲冢竹書
出人世西崑册府紛來貽梁鵲皇象俱斂手三代
法物方未鴻何事桐魚扣異响不與旛信争妍嗤
盤盂之類古所重銅仙辭漢来天涯之眾澤頻
留片石相去何止徵参差今人貴耳不貴目哆口
惟談秦相斯我願坐卧石鼓下如對聖哲神怸
疲雖有一凡仲将墨势难响搨歸茅次安得秉虛
閒真宰元音古制誠吾師後来荀簡起佐隸摼顧
庖與捍金椎豈識先型勤珉石儒林世運相扶持
但使乾坤留此鼓伯英莫漫矜臨池七略糾紛逮
滂喜三蒼櫞雜誣愚蚩揚雄砢、標小學訓纂瑣
瑣如亂絲說文字林競𢿔龐六書源流知者誰魏
晋以降若無骨世傳遒媚真痴肥過江猶宝宣示

帖譬如田婦豈其肌銀鷹鐵馬縱揮霍圖球對校
多瑕疵憐余潦倒長安道索米常懷方朔飢探
奇時復費寢食紅塵蹀躞隨斑騅五侯七貴懶投
刺徘徊古蹟良所宜江陰祭酒曾夫子許我登堂
同賦詩但愧未能歌石鼓氣弱力薄格調卑敝裘
上書不得意蕭寺每、無晨炊衝泥九月走千里
出關三舍傷五噫懷中一卷集古籙山人自怪還
山遲世緣誤盡隱田舍且與兒童歸哺糜有時
課農向南畝有時采菊來東籬滄洲放廢發長
嘯不學仍下帷無人松下理琛瑟把酒風前傾玉
卮回憶燕雲漫浩〻端居牢落般水湄年來石
鼓望不見憔悴風塵又一時

王樟侶先生枯木寒鴉圖

樟侶先生真逸客當日風流已陳迹興酣每為
寫滄洲片紙猶存在東壁憶昔予方總角時先
生倒着白接䍦騎驢來往竹林畔鬚眉黃綺如
銀絲小子時、捧几杖醉中落筆圖青嶂卧遊
彷彿宗少文堂中四壁群山響遲從天際思真人
步屧蕭然迥出塵丹青不屑李思訓羅綺常
嗤鄭法輪即看枯木排雲勢點、寒鴉見幽
細逸品能參神妙先不與諸家爭鉅麗六幅槎
竹文湖州偃松怪石李營丘看君不似人間世
馭鶴應飛十二樓

盆中海上文石

新安江流澄見底奇石斑、五紋紫即今盆水
照冰壺我心清切常如此〻石遥從海上廻珠玑
島裏蚌為胎廬山莫笑供怪石新自驪龍頷
下來

安石榴短歌

茂陵劉郎霸略壯玉關萬里方乘障已歌天
馬踠蒲梢復致筇枝與蒟醬葡萄苜蓿下涼
州西域傳來安石榴人間萬顆珊瑚粒應念
吾家博望侯

喜聞魏甫錫中丞自黑龍江　召還復職

黑龍江上黃雲起照見黑龍江上水金雞昨日赦流
人萬里孤臣反燕市孤臣載筆本嗣曾左傳當
年別駕馬刀特達偏承珷朝眷海岱分陝麾旌旄
黃霸曾為京兆尹不隨搏擊同秋隼旋見黜
遞擁傳來旄牛徼外無停軫貴竹牂牁紛鬬爭
幺麼蠻觸競崢嶸油幢大纛失良策征蠻幕府

何縱横用兵自是武侯短棠起炎荒非勝算九
重异數貸餘生投荒豈曰承嚴遣絶塞寒沙
杳靄閒春風早入玉門閑飽堆覊客驚加額
聖主恩深竟賜還蔡雖黨籍不復錮待漏仍瞻
温室爵千古憐才逈未删雨露風霜一時遇銅
馬門前是舊遊重來五夜闢龍樓莫言朔漠
長征苦且脱南冠拜冕旒

晚歸循孝河西岓

客子歸自沙堤門荒、落日飛雲奔南循孝水
之古岓、高十丈驚濤翻大石崔嵬蹲虎豹栖
鶻爭飛互騰踔懸崖仄徑不逢人一望寒波
風峭峭

寶坻銀魚歌

銀魚出宝坻夏霧河每霜降後自海淀蛤
山出逆流北上薊州之温泉魚瑩白如銀
偶閲宝坻誌永樂時歳遣中官監採遂
設廠簽魚戶二百供九次每次費千金為
民大累上自白龍港下至夏霧河三百里
内民船皆為救使勒索動以驚散銀魚
為罪屠中丞抗疏奏革不數年又復縣
令胡興之作銀魚説以告哀余為作此歌
嘆作貢殃民者不止銀魚也
北地小鮮美無兩活、銀鱗出氷網甘脆軽盈逈
絶倫海珍應置時魚上此物流傳出蛤山潮河、
畔似銀湾驚飛玉筋逆流見夏霧溪頭百里閭
向服自古脩物貢鑒氷往取来洒涑有司再拜上
封章里社何辭勞責送太宗亦是聖神皇竟緣
口腹遺貂璫袁延波及三百里猶天鋑網驚滄浪
海淀霜寒白龍港北接温泉正深廣救使頻催
進御車漁人涑折双蘭槳御史中丞抗疏陳璽書
報可息波臣如何奏革仍旋復忍令此事殃齊民
君不見薊州循史銀魚説絵啚痛哭真流血何
似湘南献茘支萬馬無聲甃驕鐵

鷄彝歌

内弟高仲治一日觴余出雞彛五事其制
古雅其色曲藥持之如玻璃叩之如哀玉
真近代法物也問所從来云係相國梁蒼
巖先生以之饋司梁公者公以之頒賜仲
治兄弟作傳家彛器焉余為歌以誌之
我昔策蹇遊皇都慈仁寺裏覩蒼湖祟　官

定紛羅列目迷五色真糢糊今之難尋良工埴渾
朴猶存太古色虎雄玉舟如在眼彷彿置身嵒粦
側此日流連徙怨堂法酒香浮琥珀光明霞爛〻
照庭户鸂鶒金盃非敢望真定相公好奇者寄来
瑶爵同玉斝我公分賜作家珍六部青州任傾瀉
兹夕沉酣髡獨留玻璃在手破新愁滿酌葡萄醉
明月何妨一斗博涼州

放生磯長歌贈豹岩先生

放生磯下驚濤激一沫漩𡨚自衝擊惡風白浪高
于山鼉從鯨翻飛霹靂滙作澄潭十丈深潦水既
盡波沉〻呂師漁人不得騁瀑濮魚樂秋雲陰蓮
池弘顧無與比廣被人天大惟喜鉄網金鉤莫敢
施净土移来功德水薄言覩者鯈與鰭蘋花葉
底聞鈔香不妨作書與鸞鵦極樂國裡同廻翔太
史為園傍溪口溪边手種千楊柳盤根百尺護金
隄龍船東陣双龍走北地擬增說法台支公應為
許論来猶天花雨落河渚蓮舟一葉烱波開極
目晴川近城郭銀灣免使蛟龍涸魚服無須困魚
豫　遊河莫漫傷淪落君不見沉碑或笑杜襄
陽陵谷遷移豈有常三見蓬萊水清浅麻姑回
首閱滄桑

義節行 為越中何烈士方節婦作兼贈何孝子玟 乙亥

妖氛震蕩翻江湖海風烈〻吹狂符蒼兕黄狐嘯
林麓含沙颯毋来菰蘆玄雲無聲黑濤立忽見
義士遂捐軀罵賊不減長山舌萬刃豈有完肌膚
巫咸不照覆盆冤力排閶闔誠無辜騎麟太荒
披素髮鼎屭潮漲飛天吴嗚呼泉壤有遺憾
劇冠恨不邀天誅此時痛哭有貞婦仰天泣血
血欲枯矢死何難九京下頏盼憐雨三鳳鄒
娀女休志未遂飲器欲漆仇頭顱撫孤無获有成
訓謝家宝蔚全茹荼枕戈十載思報越七首未挺
方踟躕還来河朔訪奇士荊聶之侶真吾徒復
鵠又下士行涙畢魚隕涕天一隅乃翁義烈如未
俎若毋巾幗真丈夫今君不帰方棄繻何時擁
傳還稽都一門節義光枌榆千秋正氣良不孤

何太苦行

噫嚱我生何太苦端居兀自傷貧窶窂落風塵五
十年慷慨悲吟兮終古有酒且與澆平原甌斝鉢
淮羞為伍閑釆崑崙頂上芝拔劍披雲擊天柱
落筆恐令山嶽傾五色從教煉石補扶桑枝折

淯盤空琪花乱落驚風雨班張瑣細何足云潘陸
誰堪寄廊廡浩歌一曲步虛聲不學清商浪媚
嫵回看下士如蒼蠅仰天大笑誠何取李蔡為人
居下中薛堂置身當四五何如遁迹塵外遊冷然
御風向．圖不須双羽揚州鶴不須十萬襄陽估
但當沉醉竹林邊從事青州佐十部翻然一枕到
華胥醒来自按霓裳舞

長歌行與歷下肖巖弟話舊兼憶平原留
軒大兄

憶昔来遊湖水湣與子結交忘　貧亦有平原好
兄弟相將慰此平生親譬彼管寧與華邴一龍
何必非三人共將肝胆印氷雪古之膠漆重陳
白首相知正復爾淡如秋水傳其真二十年来各
憔悴星飛雲散多艱辛蹉跎往、不得志吹竽鼓
瑟多邅迍我昔扶策入帝里漫隨賈郭登成均
爾時與子遣相左君到五陵余海濱幽燕浪迹不
得見談天碣石空紛綸更聞豪遊指吳越聖湖、
上波粼、孤山梅花一萬蕊六橋烟水無風塵君
似靈和殿中柳吾家阿緒當其倫百篇一斗亮不
少子山落筆傳清新即今歸来濟水上囊中呈

氣光嶙峋結茅卻傍華不住遠離城市難問津
君方強仕未華髮努力期作覲國賓北眺馬頬南
濼沛使予感慨難重陳

長歌贈朱素存時為余作書

羲山公子神洋、作青海内稱老蒼六書自昔揭
天壤古之作者犀翩翔說文字林辨毫髮點畫要
自歸三蒼公子翩、冠濁世不甘衷馬揚清狂左
原先生起吳下與子沆瀣流天漿（陳左原先生鍾庭太史太公也素存父師左原）墨池筆塚攬衆妙徐陵自架珊瑚牀以茲討
探運神筆天孫机上雲錦張柴几紗絨世所羨識
山扇子真蕙纕閉閉如閒鉄門限造請未許千金
償永興河南不可作險峭每、訕歐陽勁秀近推
沈詹事一時碑版傳遐荒金石照耀數十載不數
國初貴太常歷下于今見雄伯羲山落紙天蒼茫
夫也登壇正弱冠千里之内無頡頏肌里細膩風
骨好有如天女飄霓裳神鵬掣海紫濤湧洛神
殘帙同蜚颺吳綾半幅剪秋水興酣五嶽爭低昂
雲閒既沒誰鴈行醴泉一銘無劍鋋蘭亭玉匣埋
清光樵歸什襲賴有此崐崙之下吾山房長歌媿
少明珠贈爲覓仙人狸骨方

讀吳越王錢鏐世家題辭 丙子

衣錦將軍衣錦營石鑑小兒知姓名星𨇤王氣射牛斗英姿磊千人驚黃家劇賊乱天紀么麽百萬紛縱橫臨安丘屯八百里指顧談笑驅長鯨淮南制使作都統晨甬坐策餘杭兵北取吳會南取越節旄兩陣㝡雄城洛州刺史頒玉冊煌、金券生光晶天書照耀籀文古樓高十丈摩太清錢塘射潮、欲動勢連萬弩風悲鳴羅利矶邉戚飛雪鼉鼉窟衆鞭雷霆歸来故里宴父老山川雲物皆峥嵘羅綺如烟霞春𦾔酒酣歌發長風生功成上書報天子玉帶名馬真英雄

李唐長松漁峡圖 以下丁丑

河陽遺墨人所羨當年待詔宣和殿建炎寄迹向江東白髮丹青承帝眷今之長松漁峡圖不與絹素同模糊流落人間五百載神品自與凡筆殊高岡素壁一相向双松夭嬌千雲想其落筆常風千尺、盤拏勢初放松根似有虬龍蟠空當畟、生暮寒恍疑此身入洪谷藤蘿百丈交縈旋其上一峰凌碧落俯看松梢如劍閣山巔窈林似范寬解衣画史應磅礴其下涣舟兩、来賣魚沽酒秋江隈此中別有一天地何不画我同浮盃手招芥亭結長夏科頭此地真瀟洒準擬人呼阮嗣宗何妨箕裘長松下

劉松年松林水閣圖

南渡以還劉待詔画品由来入神妙進御曽傳耕織圖不數李嵩與蕭照此圖清絶世無倫長松萬尺當水濱五鬣盤空自𢥞蟉江頭草閣無纖塵凭高臨水者誰子微波兩峡西風起淼、孤舟媚遠天待詔丹青聊復爾注目寒江李釣絲群峰疊翠映漣漪無邉秋色渺然去此意還應問画師

馬遠秋山疊翠圖

馬遠由来似北宗秋山一一青芙蓉烟嵐容𥂁見神筆紫翠萬状難為容迷離林際隠村塢松花茅屋閒雲封鳥道紆廻向山麓迂儈怪叟時相逢嵌谷巨石發奇𦾔峣岩仄徑披蒙茸古寺微茫出烟外千尋滅沒天邉峰長橋亘步見逸客水軒迤邐波溶、尋源瀑布几萬仞画閣隠隠如閃仝乃知紗手奪造化棋路欲絶風雨通君不見蒼岩欲滴螺黛叢懸崖薜荔多鬅鬆怨疑李思訓不類米南宮嗚呼馬遠由来似北宗

馬遠松雲水榭畫

唐之二李宋五馬畫史以來稱大雅二李謂大小李將軍五馬謂興祖至公顯及世榮而世榮生遠與逵也傳家絕藝擅丹青風流氣韻真作者當年寫此松雲圖山邊架閣臨水隅嶮岏巨石羅虎豹紆餘略約通平湖奇峰削出碧天外彷彿松風起靈籟晩雲如絮浩漫漫不止圓圓如車蓋幔亭三十六峰秋不雨疑作瀟湘遊此中自有幽人在迅掃烟嵐在上頭

王蒙春山烟水圖

黃鶴山人畫入神元明之際無與倫夏圭鎮不足數巨然遺法傳其真岕亭何處得此幅岕亭韋神氣散淡清人目雲霞變滅不可方春郊蕭疎帶平陸林下茅堂處士家開門平眺望見沙迢迢野容長橋外矗矗孤船落日斜十日一山五日水烟光飛向丹青裏此卷長留天地間荊浩關仝應不死

王叔明殘雪野波圖

吳興畫史推文敏蒙也似舊堪接軫蕭散欲追王右丞神奇不數崔青蚓吾家昔有秋山圖風飄雲散歸江湖對此恍如逢故友神移氣奪三踟蹰孤城遠隔寒溪路蒼涼殘雪嚴中樹野客騎驢過小橋彷彿梅花寒日暮叔明遺墨落人間零紈斷素非等閒我生好奇每成癖見此鴻寶常開顏此雖尺幅真清玩重之不減鵝溪絹何為剪劃作團扇藏之篋笥無人見不如常近班姬面

劉松年秋林水亭圖

錢塘畫史劉黠門至今妙蹟留乾坤片幅經営寓神采零膏剩馥同璵璠展卷幽情出几案汁點淡光零亂縱覩咫尺千萬里對此茫茫似江漢秋雲蕩漾似秋山嵐氣縈洄杳靄間亂峰古寺互掩映水亭一曲開銀灣陰陰灌木凝深碧中有幽人方對奕回頭青影入波心誰知乃是丹青筆

趙待制仲穆石碶秋竹圖名雍松雪先生子

海嶽從来稱畫史元章之後元暉起筆鋒扛鼎真虎兒敷文閣裏傳學士趙家承旨神駿姿吳興世業生椎奇王孫龍種出天水風流文采良在茲選想遺徽數百載於今翰墨依然在玉堂金馬盛當時丹青絕筆留滄海擅場父子各名家貌得神駒騰渥窪房星天育有餘枝渭川萬竹紛交加石溪掩映秋雲碧毫素猶存太古色空濛

烔景寫新篁寒玉森森几千尺不同俗艷鬬霏微
瘦骨泠泠未肯肥即令斷素已刓缺中有神氣
覩天机看来不是篔簹谷點點幽光寫寒綠湖
州老可疑前身髯蘋醉墨留茅屋老樹平臨錦
石斑溪旁彷彿聞潺湲墨君堂上添幽興絶勝
龍媒十二閑

題畢夼亭集古帖後

自昔翰墨存遺跡錦縹掩映珊瑚赤既聞歐陽好
集古亦有明誠録金石從来虞褚善臨摹硬黃秘
本良不易太清淳化爭駢羅戲鴻来禽亦陳迹良
工鐫刻多失真金題玉躞究何益古云瘦勁方通
神肥皮厚肉堪一擲天門龍跳竟何人鳳翥鸞蓀
輝玉冊夼亭好古集其尤日夕焚香展琛席具眼
平臨翰墨場目窮奇字考墳索臨池久已識真意
管城受策文章伯銀鉤鐵画屋漏痕書仙草聖歸
繩格鐘王已往隸壇下居然相士横玉尺秋蛇春
蚓盡棄捐氷壺絳雪留丹液譬如釆玉向崐丘剖
石坐得連城璧又如緝綴宮錦袍天呉紫鳳波濤
圻彷彿明窻館墨卿案頭裊裊雲烟碧琅函珍重
付名山光氣熊熊倚天脊莫将容易换鵝群至今

遺恨蘭亭客

趙松雪草書陶令歸田詩畢劍津家藏真跡

文敏亦是宗王孫辟如曹霸真清門翩翩文筆映
當代遺墨片幅爲世珍不使姸皮裹癡骨玉山朗
朗如秋月一往遒雋氣有餘龍鸞結體窮毫
髮珊珊晴雪飛長松珠玑迸落黛色濃驚鴻
挀翮向洛浦筆勢奕奕多澁鋒柴桑高子真
高蹈水晶道人傳墨鈔并留逸氣在人間千載
風流見同調徵君長揖歸田居學士揮翰承明廬
巾来出處各不偶無將觧組嘲焚魚

元盛子昭山陰訪戴雪景圖

北風蕭蕭江上寒須臾飛霰来雲端千岩萬壑一
時改琛林琪樹何漫漫細看此時剡溪路中有幽
人自来去山陰道上非人間一棹凌風冒飛絮此
時逸興真人豪比時氣與霜天高孤舟冥冥竟安
適戴公俗士非吾曹蘭亭佳兒几千載画裏風流
宛然在亂山寒翠玉精神千林皚皚流光彩飄飄
風雪木蘭船只在丹青杳靄間淋漓絹素蒼色
古彷彿琳琅堆越山越山残月光皎潔玉筍亭亭
筆如鐵幽幽清景誰與傳比意難從後人説忽疑

圖上丹梯茫茫銀闕無端傀畫師豈是偶然作
應訪名山入會稽

送日熙西園歸東海西園名璞時候補中翰

君不見滄溟浩浩流寒潮沐日浴月如銀濤扶桑
萬丈出龍窟珊瑚百尺蟠靈鼇中有偉人信才傑
西園先生亦足豪應徐鄴下幾千載風流方駕同
劉曹芙蓉池上侍芳讌南皮遺跡堪遊遨百一詩
成自慨慨倚天長劍干雲霄即今　天子好文雅
鈔選侍從揮霜毫鳳凰池上侍染翰雲裹紫綺
風蕭騷曲江戰罷杏花綻蘂珠姓字青雲高身
騎天馬走帝里豈容海曲仍逍遙

文徵仲山水圖

吾聞画史李將軍天寶年中迥出群號得蜀江
三百里嘉陵江色何氤氳受詔揮豪大同殿經
營慘淡無人見今日流傳號北宗金碧煌煌人
所羨千秋緝素想風流後來獨數文長洲老作
金門容鳳池侍詔歸蓬丘芥亭嗜古珍此卷春
山明媚雲霞遠隱隱丹青見匠心蒼蒼樹色連
翠巘基皴寂麗別有神逸韵散淡留天真嶔竒
五岳起方寸諸峯羅列皆嶙峋長松五鬣窮遙
瞩閒雲拂岍何迢遞中有遺人臨水亭簷前瀑
布垂天際是何意態幽且閑画品直欲超荊關
人門賡本幾千萬藝林未有真衡山我觀此圖
三嘆息神筆獨存太古色画力千年定不虛他
時静裡常相憶

為畢芥亭題元人盛子昭松陰水閣圖

魏塘盛子工緝素千里東吳稱獨步殘膏餘粉
留乾坤三百年來鬼神護此幅凋零勢不完歲
月陰消羽陵蠹虬龍片甲享千金彷彿精英此中
聚今之松陰水閣咫尺蒼茫隔烟霞深林歷落
古硐旁画檻凭欄風景暮青山遥望意迢迢石上
寒溪此中注乘興幽人時去來亦復臨流起遐慕
一片白雲生遠心芥亭應自知其故

題徐宗先所画畢芥亭松下弄琴小像

卑城客子真好奇酒後自稱吾画師風流文筆
証神品古之顧陸今徐熙東來直下營丘路策蹇
西風淄水渡燃薪舘裏作居停一笑相逢命毫素
興酣為寫長松圖横琴晏坐秋溪隅高山流水両
相映胸中丘壑何盤紆吾觀双松倚霄漢千尺潛
虬起天半疑是科頭阮步兵髼鬆揮絃嵇中散耳

畔似覺聲冷冷松濤琴韵相與清目送飛鴻風叜
叟坐看五粒花寘寘主人著書心獨苦千載龍鱗
老蛟舞青天風雨如怒號不減河陽李晞古画中叟松乃臨
宋李唐之急譜也如此琴心世所稀握毫入𦁤覷天机三峡
流泉瑠賀若無絲要自流金徽王恭濯濯披鶴氅
少文四壁群山響此時静者意忘言居然天濟真
人想折角之巾何委蛇畢卓由来仙客姿三毛頰
上宛然在虎頭神筆良不癡崐崙山樵數奇絶對
此移情氣蕭屑是時氷雪滿庭除琪樹瑶林争
皎潔堂上披圖若有神良工慘淡無其倫寫真既
已逢佳士豈是悠悠行路人

送邑學博高作肅謝病歸膠州長歌

膠西先生高常侍海内雄文天廟器早歳先登討
史車詞壇萬夫皆辟易君家兄弟不可當含香
画省尚書郎口御天憲凴玉尺兩袖清風来海方
羨君命世真才傑偶携寒氊遂幽潔首盤自古
號冷官鄭虔要自稱三絶難肋微名非所求蕭然
謝病歸黙啜持竿子陵耶復甫棹頭巢父将行
休珊瑚樹裏懸明月珠玑亰畔徵風發獨將詩卷
避人間浮丘洪崖共超越弟勧兄酬對海雲忘机

鷗鳥出塵氛佳兒弱冠弄柔翰筆陣横掃千人
軍如此風光不歸去眼前海市消何處湖州第
子苦死劉安定傳經厭氷署氷署今同漢二疏
秋風朗月送離裾海人故人相問訊手攀若木
釣神魚

寄韓定州檝依長歌

檝依于定州治内修復韓魏公衆春園
又移植蘇文忠公雪浪石於是園作堂
以合祀二公風流映帶先后照人歌以記之

太行出雲垂冀野畿南勝地恒山下灤水移来
刺史旌狐白之裘五花馬中山自公稱雄州韓
蘇持節傳風流衆春園裏續棠蔭雪浪齋中
懷舊遊令之韓侯古韓侯相州世業非人謀作
吏聲名動天子三輔政績驚千里中丞報最久
上書循良直達明光裏韓侯天挺真人豪材
具谿谿揮鉛刀玉輦特延向畿甸胥弩邀賜宮
袍餘閑百廢漸修復前賢遺蹟何矗矗玉井芙
蓉還舊觀曲陽白石悚群目君家竹帛紀楓宸醉
白堂中好致身他時畫錦歸来日說向交遊故
里人

和露筋祠貞女歌

當年暝色黄昏雨目斷高郵湖上渚白鳥羣飛
蔽地來千古錚錚此貞女今日行人爲墮淚遺壇
廟貌流寒翠濁浪如山正氣存魂兮如生生不寐
長吟短詠遍宫牆雲髻天衣被九章身無完膚
安足問至今姓字垂天香淮陽巨筆坐題詩驚
風烈烈譜神姿普天蚊蚋皆細响月落烏啼又一
時

問天吟

六月九日天乃雨一雨三尺農夫舞檣苗已槁種
新苗種苗何敢辭辛苦漸看平野如緑雲妄謂
豐年今載睹天降毒霧蚜蝣生萬頃良田噬平
土蚜蝣未已飛蝗來蔽天蓋地勍如虎眼看蚕
遍原隰顆粟凈盡終何補老夫持竿稚子呼驅
蝗不去日亭午今春斗米已千錢三冬騰涌安
可數遺民何計度窮年搔首問天天尺五

新城郎令君勘災淄邑歌

般陽城邊千萬樹曾是使君棲遊處河陽滿
岳美無倫銀章艾綬氷爲署神仙姑射本風
流飲得龍溪一盃去去年亢旱山澤枯螟螽蝗
蝻嗟殺淄民十室亦九空傷哉百憂復千慮
使君將命來勘災軫此窮黎在平恕天行爲
厲達九閽有脚陽春沛甘澍南畝爭歌康叔度
仁心爲質來何暮道州春陵人所慕福星遠照
東州路

於陵陳太令報政歌

長白之山何巍業萬仞層巒俯溟渤海氣晴
飛嶺上雲湖光遥映氷壺月中有姑射之神君
綽約仙姿流絳雪茂宰人推第一流手握銅符來
月闕人言此是召杜儔撫字陽城真政拙釜中生
魚古所傳茹蘗飲氷濟高節文翁教化流士林盛
世循良無與埒治成拜手上楓宸梧垣栢府森
成列彷彿當年老太丘清風直與雲霄揭

上學憲徐夫子長歌

壬午闈事畢八月既望學憲崑山章仲夫
子廣招衆門人大會于白雪書院良讌
雅集余既歸里俄以副車報罷作此志感

海内斯文數吳會玉節登壇標大旆崑山夫子久
承家紛紛餘子皆曾鄒君家三鳳鳴朝陽相公
早歳登明堂尚書先後推哲匠金門照耀稱班

楊履聳橐〻戣台斗文章司命良不朽一時牛
耳捧盤盂燕許由來傳大手官燭如椽送子
京煌〻史筆歸承明碑版爭馳走金石雖林片字
驚咸護我師汲古得修綆含香待漏鸞台省
帝簡儒臣水鑑空身騎天馬飛雲驊手攜玉尺
滄海西扶桑影裏闌天鷄六郡材多八紘察稷門
下士寵稿俛豈云曹謝敢方駕雄篇一一連城價
白雪樓前校藝時彩毫日近珊瑚架慶也搵車
上太行半生困頓走羊腸鎖闈戰罷不稱意欣
逢芳讌飛羽觴勝地徘徊生感慨齋魯遺風矜
海岱眼看駿驥爭先鳴座中老馬迷盼睞抱璞
蕭〻歸去來綸竿依舊嚴陵台此身自合布衣
老仲蔚安能厭草萊

將適闕里賦此

陰為齋兮陽為魯乾坤鍾此文章府萬年禮
罷留鼗鼓半生躑躅目無睹煌〻懿蹟存終古
執鞭拜親廊廡顧言博帶同傴僂為問當年瞿
相圃

至聖手植檜長歌

嗚呼至聖天所鍾宣尼既出吾道東玉書麟
角夲光怪況乃聖蹟無終窮生平窃慕手植檜遥
來東魯尋遺蹤是時殘秋已八月殿前曉日光曈
曨照見此樹當門右雕欄石甃閑雲封亭亭孤標
自不朽寧隨凡植摧烈風銅柯鉄質表金石霜皮
溜雨纏蛟龍天體左旋正復爾螺紋蚪綫煩神工
凜冽窮陰豈見剝中有華滋元氣通眼底何人
見榮落盛衰應有造化功此事蒼茫竟何在問
天搔首叅鴻濛商羊萍實有懸解安知玉樹常
青葱升沉倚伏几千載聖心聊用開愚蒙大朝習
禮式見代杏壇講習光沖瀜漢栢紫榆誰復見秦
山朽壞埋秦松吁嗟老檜挺奇幹身歷浩刼排長
空吾將為爾叩真宰嗚呼聖蹟無終窮

太白酒樓放歌 賀知章為任城令觴李白于此樓任城今濟寧也

四明狂容無與儔任城作宰留東州鑑湖一曲尚未
賜不可一世橫千秋道逢謫仙兩相送錦袍千里
來滄洲舉觴白眼風塵際看解金龜登酒樓趣
車流涎太狡獪眼花落井百不憂世上浮名那足
問流浪恨不如莊周七賢八達解人意逢場且典
千金裘浮雲倏忽過駒隙百年或恐同蜉蝣李侯
李侯何所求百篇一斗銷窮愁人生有酒傾金甌

可兒畢卓眠甕頭伯倫荷鍤良悠悠陶公浮盃常見留形骸土木歸丘自古飲者誰良謀與酒爛醉真風流杜陵老子應見收太白與知章皆飲中八仙

漢江狂漲行

是歲秦中大旱漢江上流頗細九月朔日楚中久無雨忽漢江大漲平地水深丈餘盖漢中鄖陽一帶大雨遂成狂瀾襄陽以下水陸俱阻余登郢城眺望見巨浸稽天大有懷襄之勢歸期遂不果爲之慨然

洪濤溢出浮天地萬里奔騰翻鼎鼐三秦閼道久無雨一雨坐使天河墜倒捲鯨牙飛怒濤蛟龍驤首如山高鄖西房陵下竹箭江岈肆圻奔雪驚長年舟子迷往路連天雪浪驚相顧村村野老盡浮家誰向雲中辨江樹憐我將歸東海東忽看江漲嘆窮途天吳河伯不相籍陸地變作黿鼉宮登城一望家千里雲山杳杳長波駛安能一舉凌九霄翛然鶴背臨般水

過村宿老農家在尉氏城南

我行逶迤涓川湧望門投止田家宿老屋荒涼八九間草堂斜帶平林木知涓原非旅店徒天寒日暮風凄凄敬邀客子入茅舍我僕登階酒初漉爰君行厨無市味青芻白飯何其速兩男傍晚野田歸含貽自教諸孫讀竹籜笠子芰荷衣雄雞角角向簷隙一一農器掛壁間空庭繫馬老樹禿我欲從君問姓名避客無言向深竹古之逸人無乃是箕山潁水子真谷老翁夜起天未明驅車早已鞭黃犢

渡黃河古意

問津昨在襄江泣狂颷悪浪驚欲死今朝挂席喜乘風片帆飛渡黃河水黃河噴沫高于山魚龍作勢波濤駛東望滄溟接海門順流直下三千里

閱武林李頌將小園文選諸刻爲賦長歌兼寄吳宝煃

錢塘潮汐擁海日明聖湖邊偉人出自是江郎有彩毫珊瑚又架徐陵筆君昔結屋湖山坳讀書富比復峯高閣居睥睨傲千古俯視餘子同兒曹麗詞綺語抄天下氣凌滄陸稱作者湖海元龍八尺牀貫酒鵾鵬五花馬仰天大笑萬里遊出門長揖交通侯袁宏倚馬草露布王粲作賦登高樓羨君欽奇何歷落驅車遊戲究與洛風烟載酒粵尉

台雄文高讌滕王閣生平喜作無韵詩頌将工文而成作詩
雖盂小枝謝弗為少陵不是諸侯客酒酣時呼
嚴挺之君家隴西玉溪子長劍倚天走千里西崑
結體三十六有時倒寫銀河水君今華髮風蕭騷
将欲高卧歸林皐六橋花柳正滿眼西泠烟水真
逍遥為訊延門吾好友二十年来久分手柳塘坐
擁百城書齋魯故人相憶否去年玉輅幸南州八
紘之網収枚鄒　御前授簡三千士帳殿昆池第
一流堂年志壑堂中客回首風塵思舊遊舊
遊新知兩蕭瑟悠悠黄鵠南飛翼異西子湖頭双
鯉魚側身還望湖天黑

述懐長歌上漁洋先生

漁洋先生真天人千年風雅賴一振仕宦由来
早通籍軺車萬里常扶輪古来文章有司命絶
調公能執魁柄邉李山川起人傑自是中樞非後
勁當年作賦向燕城聲華奕奕稱先鳴龍門萬
仞人所羡珠槃玉敦歸齋鳴遺老錢吳折輩
行南州車騎何駘宕廣大教主壇坫高令狐御
覧登甲帳甲帳嶙㟧上御墀漢庭七略校青藜
中朝人物王平北江左風流謝鎮西已入鸞台
跻清要便向鳳池知制誥常劇華陽誌益州陸
賈新書傳粤嶠清時物論首琅邪不祇靈光冠
海涯即丘六代尚書履列戟三槐令僕家青箱
世業推第一大令登朝頻造膝筆陣傳家數石
泉上殿英謀秘温室即令疏廣已懸車閑從渓
澂釣神魚名山久著千秋業退息仍倚四庫書
泉緑野恣幽討窮海雞林識鴻寶白傅長吟李
履道坊謝公聴墅山陰道有時自作洛下吟清
言疊疊寄雲林開樽　宸翰堂中月對客論衡
帳裏心試看庭下三株樹烏衣帳裏驚人句中郎
不惜枕中書王粲何妨自来去御李倖余五十
年陳荀子弟久廻旋生平未作三都賦　晏閉
前悅執鞭

夏侯節婦行

風蕭〻雨潚〻孤城五夜翻霊鰲緑林蜑賊聲
潜蛟長溪雨漲紛乗潮揭竿之子何嘈〻青巾
小兒紅戰袍寒光習習生宝刀長木之敵無不摽
柘弓棘矢矜在腰赤眉銅馬麒麟條營中羽葢
横金貂官軍旦夕来嫖姚霊旗獵〻飛雲旓豈
有完卵存覆巣雷鼓烈焰驚赤熛霹靂飛鳴

剗賊壞王師十萬聲咆烋辟如鷙鳥擊異神焚
遂使鳥獸紛騰逃氷出坐見海日消孤兒不死方
戢翻下宮之難何飄颻身同嬰杵非一朝百年旦
暮求其曹烏頭十丈芳名標

感應篇贈蕭亭叔氏

端居稽家乘沉嘆懷前修緬維水木源盛衰閱
春秋清河一派寄兩邑東有般水西梁鄒當年
百里接簪組朱門陳戟渤海頭焜煌玉珂相照耀
天東甲第羅鄒駙忠定柏台稱獨坐御史大夫三
公傳少保九列践台門揆席三載歸東陬兩家
貴盛本相埒疏傳乞骸栖滄洲齊魯儼同冠蓋
里江東門行優游隱几紗帽亦瀟洒碧梧翠竹
矜風流烏衣少年尚裘履金埒走馬依長楸趙
李經過競投轄鄭莊千里通書郵鶴鳴東廂接簃
入出門長揖交通侯吾家故習稍由謹旋馬之
庭吾所投兩地賢科闕相續絕無顯秩登龍樓是
時勝國已兆亂大廈將圮為國憂滄桑以後不
可說故家零落無良謀門祚既衰式微甚無乃
重貽前人羞君家邸第亦凋謝吾家無復餘
寢丘黃金皆盡賜書在清白子孫何所求世業
青箱漸荒落亂離奔走同廛劉三十年来更
潦倒譬若敝舟逢石尤叔也便便飫腹笥王謝
遺澤如龍優老来遁世隱白嶽采芝堂耶夫
猶論衡四本枕中秘寄身著述皆琳球立言立德
自耆舊鹿門遺老真清流于茲似翁結儔侶便如
雁蕩異龍湫榮期帶索足游樂無不足兮常油油
黛谿鵲嶺發長嘯天風汗漫何颼颼度也竹林仲
容华半生落拓空沉浮　吟秋籟愧几响
無殊馬滓同牛溲邂逅相際桓台側石帆亭畔追
清游蕭晨時復攜杖屨自愧研耕如樊因酒關
太息念家世相對忼慨悲窮愁

飲賜高丘宋家宰御馬烏獅歌

君不見今日廣平公清時乞骨明光宮表曰臣今
七十五引年之義將無同天子深心重耆碩寧忍
老成去台閣上書苦欲歸繁台　聖情繾綣良不
遽疏廣當年寵賚深尤傳太子賜黃金公之受賜
踰渥甚兩朝恩顧橫古今暢春苑中宣寶勅
潞寧居內傳玉食鳳舸頻遊紫禁中　龍顏霽
霽春無極異典從教頌尚方五言　睿筆提河
梁陸離五色耀珍氣更有御馬飛龍驤龍驤馳

騣下天廐　牧攻駒比其右嘗奉鑾輿御蓟鳴
驊騮騄駬相先後逶從西極貢流沙非復郭家
獅子花来歸有徳經萬里出入閃電騰金蛇神
駿尤憐態深穩碩步愈工氣馴謹　和鸞一一
中宮商天門彷彿飛龍引故獨推恩賜老臣安
車緩轡即蒲輪牽錫佳名烏獅号爭如世上銀
麒麟吾聞太宗照夜白亦有天衢如頭赤比是
黄家上六閑珍重難爲後車錫今之受賜誠吉
良八駿中有馬曰吉良　天育老驥叟瞳方風鬃霧鬣翦秋
水骨輕千里神揚揚珂玉鳴鸞資養老朝發天
衢蓟城道上東門外儼神仙此去梁園試春草
梁園春草辦神駒莫同凡馬飼青芻請向西陂
栽苜蓿珠泉百斛奉騶駼

歷下濯纓湖題愚山施夫子石碣詩後

宣城夫子文章伯衡文齊魯横玉尺閑從泰岱凌
海濤傳經多士明湖側慶也垂髫入泮池絳帳扶
風多異格一從軺傳去天東按部廬山開講席鹿
洞翻書大有人憲府高臨水雲白　聖朝初闢宏詞
科先生首應明堂辟臨軒　天子策賢良凌雲詞
翰聲諠赫璇璣一賦走昆池不數長楊耀金碧怒

貴清班侍從臣鳳凰詔下登鑾掖外臣持簡躡講
筵異數恩深爭嘖嘖海内久識　詩究陵替價
煩𦉍績陸沉金馬践清華宦況蕭條仍落魄長安
索米几何時蓟門丹旐来南陌比地湖天憶舊
遊濯纓橋畔感今昔咫尺湖心歷下亭四照樓
空重蕭瑟

崑崙山房集三卷山東巡撫採進本

國朝張篤慶撰篤慶有班范肪截已著錄其詩古文頗知名於時此集乃有文而無詩疑編次未竟之本也篤慶才藻富有洋洋纚纚動輒千言風發泉湧不可節制如集中所載代王士禛作侯補中書吳燦墓誌銘今錄入蠶尾續集者已刪削十之三四則亦頗病其冗漫矣其曰崑崙山房者以所居室旁有小山號崑崙因以名集云